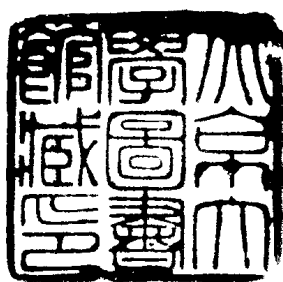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四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3/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四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四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二)

〔明〕于慎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于緯刻本

.....一

龐眉生集十六卷

〔明〕于慎思撰
運城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于氏刻本

.....二七八

玉恩堂集九卷附錄一卷

〔明〕林景暘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林有麟刻本

.....四三〇

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

(二)

〔明〕于慎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于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穀城山館

文集四十二卷》提要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五目錄

明累贈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前刑部主事

胥峰先生陸公墓碑銘

明故奉政大夫戶部郎中堯麓劉公墓碑

銘

明故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觀海劉公墓

碑銘

明故大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叅政壽

峰趙公墓碑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乙

二百五

明故朝議大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

管兗州府河工事念山蔣公墓碑銘

明誥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臨

溪王公合葬墓碑銘

香山寶燈禪師塔銘

明故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葛端肅公神道碑銘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西樓

謝公神道碑銘

明詒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

歷至知縣介菴王公神道碑銘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前肇昌府通判節齋魏公合葬神道碑

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二十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累贈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前刑部主事

胥峰先生陸公墓碑銘

平湖陸氏吳越間世家也唐為宣公贄宋為樞

密副使旋吉靖獻先生正國初為徵士宗秀永

樂中輪租振貸詔表其間徵士生珪兄弟四人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一

皆以有行賜爵召宴闕下珪生程鄉知縣贈都

御史銀銀生南京光祿寺卿贈都御史淞世德

益顯所仕及其里人皆尸祝之光祿公配曰王

太淑人舉五子一工部尚書杰二刑部司務裴

三贈禮部員外郎瓘五南京吏部司務集四則

胥峰先生先生諱果字元晉居近胥山嘗以自

號是生四子亦皆舉科第為吏今尚書公其長

也先生生六七歲疑重如成人長從諸生學誦

傳於文辭一再試不錄輒走之墓所伏讀盟其

配沈淑人母以家累相關嘉靖丁酉舉京兆高第辛丑成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出理漕刑用執法不阿與總漕大臣意異大臣以它故罷口語居間先生亦自罷也曰幸得奉先人丘隴砥修禮訓以式鄉閭何爲不若一官然是時尚書兄弟皆已有聞矣先生孝友篤至過絕常人居光祿公喪哀慕泣血糝不入口者六日仲兄爲諸生以小禮得過學使將削其籍朴之先生從童子試入而伏地號哭以請學使感動遂謝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東

罷仲不問仲長無子欲先生少子爲嗣淑人難之先生曰豈以兒女子私愛而使兄失丞賞等以子仲生平輕財好施自昆弟故人內外宗黨無不受其賜者常以生日集諸長年爲會分粟帛問遺其家尚書兄弟既貴又各出秩金佐先生施予若以聘幣惟所命母敢後於是復大宗景賢祠買田八百以贍族之婚喪老疾貧而學者謂之族田修小宗世德祠買田五十以供禴祀謂之祭田置塾講業族里之子弟羣焉買田

二百以給稍稟謂之學田謂宗屬日繁更徭不任也買田三百以代過更謂之役田而先世諸祠在他郡邑及外王父母婦翁沈先生墓皆隨所在修築置田以守而先生所分予諸子名田總之不覆是也歲首會祭先祠召前子弟勉以孝悌即有不率輒挾而記之以故陸氏之宗皆馴謹有文盡先生所化導云又念里俗澆敝與二三大夫講行鄉約里少年亦有所化不敢爲非吳興諸公爭誦其義自謂弗及也爲夷內訌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

東

當事用先生議大城平湖寇來不能上里人愈益德之然先生所條畫兵事猶多弗能盡用也平生好遊迹多在山水間嘗倡士民建塔當湖以爲城標因築堂其旁命曰明心峰曰五老磯曰放魚尚書歸侍又亭其上曰悠然先生樂之暇則爲行窩西湖菱衣桂檝漁釣其間至輒忘反而東南會稽天台諸名勝亦皆有履跡矣嘗自稱赤松道人一日汎西湖歸榜其室曰赤松入定所趣褰衣沐浴顧大兒至未吾歸矣蓋其

時尚書被召北渡江心動卽日夜還走及飯舍
焉人以爲孝感萬曆乙亥四月二十一日也
生弘治癸亥二月九日得年七十有三歲
書郎禮部滿考當嘉靖丁巳先生封禮部郎中
再起當萬曆戊寅覃恩贈大理寺卿再起當
甲申以佐天官滿考贈吏部右侍郎今再起爲
吏部尚書滿考受錫更進先生爵矣子男四長
卽尚書名光祖次舉人光裕次陝西提學副使
光祚嗣禮部公次舉人光宅嗣刑部公女三一
蘇城山館彙集卷之二十五

焉奕當代豈虛乎哉古之君子出則樹勲伐於
世居則化其邦族故能享有榮名施於後裔先
生以大用遺厥嗣人而身藏其器爲士矜式出
處之道可謂兩得者與旣載其行事乃作銘曰
粵陸之先聲故吳豐勳華閱鏡八區逃哉唐諸
貽詰謨歷世二十德不渝正獻以下食胥湖重
珪襲組美且都畫轡丹轂夾道隅峴山片玉稱
鉅夫瑰意奇行與世殊一試而韜意泊如糾宗
化里德訓敷用恢於家大厥間桂叢兢爽耀帝
勳家君翊聖協昌符斟酌珠斗幹玉樞公乎燕
翼樂只且玄宮載考隰上腴豐碑琬琰鐫以朱
皇三錫命耀地輿內史銘德視世模山高水脩
天壤俱衆者必式過則趨

銘

明故奉政大夫戶部郎中堯麓劉公墓志
戶部郎中劉公者充之東平人也諱爾牧字成
卿其先青州諸城人曾祖海徙東平三傳至尚
書公諱源清嘗爲江西進賢令會逆濠反南昌

使客略定諸邑尚書公大感憤局家人於室環以積薪而身率吏民逆戰殲其二渠濠乃大沮則與王文成公犄角江上卒敗禽濠江右談進賢勳節與孫許二公並也語具國史累擢至兵部右侍郎隆慶中追贈尚書今稱尚書公云尚書公踰四十而元配李淑人無子以張安人助遣安人夢垣壞而金魚出則誕降公七日而安人沒鞠於淑人公生而狀貌魁奇豐腴踈眉目天資殊絕數歲受書日記萬餘言而器度凝重不與羣兒伍尚書公異之數爲說史傳所載古人行事公輒解其指曰我能爲之年十餘歲居淑人喪三日不食百方誘之乃食總角列諸生有名嘉靖癸卯舉山東省試尚未冠也其明年甲辰舉進士高第授戶部主事公雖少貴而練習吏事以才伏一時往諸邊計臣召買芻粟率多爲之額或限至千萬乃報大賈操其重輕稽歸市物使價踴貴而儲不給公理遼左軍餉令來自十石芻自百束以上皆得開報卽中貴大

豪不禁兩月而竣有美銜焉再轉山西司郎中兼攝廣西司事廣西司者主供奉內廷而山西主餉九邊公兩任之裕如也其時西苑建醮費以億億公數以帑藏空詘聞卽詔所徵發常得減十二三至邊臣請乞又計所費與鉤校令出入相當乃已邊大臣憚之然亦以此賈怨矣甲寅京師私錢盛行民多煩費公疏奏錢法之壞由賈人乘時射利以權細民今欲使私錢不行則莫如出御府陳藏制錢賦吏士廩祿而使銅官益鑄以足用誠令京師內外非制錢不得貿易則一切鏤薄惡錢如榆莢鶩眼之類可毋禁而止也 上善其策行之在部八年榷會精核出納明允方大司徒器之獨公所草奏無不當大司徒指他子部署上皆與公計之諸郎則稍不堪目爲都郎中而嚴相子世蕃又令其舍人占西北邊鹽侵牟重利請公從中爲地公謂鹽法本以濟邊必不用縣官公課而殖權貴人私因奏核鹽課上諸牟利者名世蕃舍人在焉

嵩不知也而可其奏罷之世蕃恨公則嗾其黨御史甲論公變亂錢法使小民無所資藉及裁損祠廟之費不助君父祝釐無人臣禮奏上世蕃固不悅而公又嘗減中書入供費中貴人暨擢王本皆有寵用事則從旁偶語中公於是詔錦衣逮郎中闕下榜之百奪爵還田里方大司徒惜公甚爲遺賢調護得毋死而歸見尚書公尚書公曰固也吾固已日夜望而歸矣蓋公以才見任尚書公則私愛之而又喜其有大節

卽子弟更從亦不祈官爲寬假也郡故雄鎮多鼎族用奢詡相高而公以卿子朝吏惟一二蒼頭犢鼻擁簞出饌食客毋過數器客咸慕公亟見焉當世廟末年東省兩臺疏薦公至十餘上大司空朱公尤推轂之隆慶改元廷臣奉遺詔舉故建言諸臣首以公名奏會有他故未卽召而公卒矣其後三年廷臣復以公父子請有詔贈尚書公賜之祭葬而復公郎中如故又以尚書舊廕官公子曰嶺爲太學生始公兒時

爲文沉浸與雅取裁西漢至所自稱說以爲古
之作者必本原六經乃得成業當代惟崔祭酒
爲近詩則質寄陶柳神合建安蓋東方名能詩
者遠李諸公以往公最爲雄焉配趙氏勅封安
人壺範甚修自公沒足不下堂者數年郡守吏
賢而存問之其後以子貴再封太宜人云男一
卽國楨授戶部照磨遷上林監丞再擢中軍都
督府經歷誠慤文雅能世其家娶李氏封宜人
孫男三承安承芳承志公沒十有一年而經歷
終感節文集卷之十五
十
君仕爲內史則歸葬公於尚書公之兆田御史
大有銘之蓋又七年而經歷君官益進再受策
書乃樹碑墓左以昭示公之徽烈而徵文於行
行往爲諸生固從公遊蓋平生所見賢士大夫
文學質行不愧古人如公僅僅一二中心嚮慕
之誠樂爲撰述志行以詔來遠矧有經歷君之
請然公隱約日久又耻自炫耀故其書未出誠
有大雅君子取而傳之令操觚之倫有所程法
當與日星不朽而故同時長老則謂公濟時才

也令得究所欲爲當恢尚書公之業而大之
第稱其文已已耳然不盡其用而阨阨而不
起豈非天耶銘曰 岱西之缺羣峰所究汶帶
其要清濟則石厥壤可遊氣鍾以茂越有名卿
是開華胄烈烈名卿維右司馬孤忠奇績格於
上下公實克承爲世大雅文則枚鄒才維晁賈
厥清如玉而直如弦出以道見隱以言傳才溢
於位德周於年彼蒼何心數則使然相彼周原
有阡廬瞻公宮其中厥封負斧不朽者三與此
終古我銘則鑄永示民矩
終感節文集卷之十五
十一
明故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觀海劉公墓
碑銘
吾郡以隆慶戊辰舉進士者六人而滋陽劉公
嶧陽賈公與予仕長安最久尤相善也後十餘
年予請告里居劉公從長安謝罷歸過穀城山
間予追之道左揖與語別去又後三年予校士
南都返過郡城哭公於第矣二十年中浮沉聚
散曾不一瞬悲夫賈公已銘公納諸其藏予亦

何忍無辭乃以郎君之請述而揭之墓曰公諱
不息字體道兗州滋陽人也曾祖以下世有隱
德父贈給事中麟以諸生早世母王太孺人未
三十寡居公年五歲二弟愈少家更中落有田
三百索之力役不自食也太孺人夜績晝織廢
一於金甌廢一於幣修公年十七補諸生文詞
閎雅試輒居右而數黜於闈至隆慶丁卯乃以
春秋舉省試明年遂成進士予與賈公嘗調公
曰君覽麓濟南道上石城磷乎公聽然曰但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二 附

磷長安道上石耳蓋賈公與予數詣南宮而公
一試輒第故云已予與賈公皆選爲吉士而公
令賈抵寶坻者京兆劇邑民力罷極而稅多逋
太宰蒲坂楊公以爲公才可任也至則相賦役
緩急爲催科法民無負責有豪杆罔吏不敢問
輒取而法之羣奸屏迹寶坻大治部使更譽諸
朝已以武清困敝請調公往寶坻吏民千餘人
詣闕奏留當事不能奪也具其狀上詔以令還
寶坻辛未朝正月少師新鄭高公攝部請以故

事旌守令尤異者以風四方得公等十餘人召
賜白金文綺宴之南宮時曠典初舉郡國上計
吏雲集闕下相與指顧美之令僅二年餘即召
拜戶科給事中後以卓異褒者皆不及也明年
壬申奉璽綬封周藩報命稍遷禮科左右會

今上卽位蒲坂楊公復掌天官以公爲吏科都
給事中屬連歲大計內外吏公皆以職事居間
所條上便宜及糾舉官邪皆闢大體鉤校名實
不避與貴申戌入闈分校與太倉王公同經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二

多得士始嘉靖中有詔官曾子裔孫質粹爲博
士傳子至孫承業貧且盲宗人有豪黠者上書
爭襲已嗣官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力不能自
白公爲奏狀奪而還諸承業人心快之方公爲
都諫賈公亦都戶科公擢太僕少卿賈公爲太
常少卿兩公姻婭也而戊辰官金紫近列始於
兩公吾郡因稱盛矣後二年丁丑公以內艱歸
服闋詣闕有人附離政府能爲仕媒使客風公
公曰仕止有命卽勉事之不過得吾故物而整

折以承時貴乃失故吾因上書稱目病不能待
次請賜告歸遂不復出江陵卽世其人伏法臺
諫上疏言公受抑狀下主爵議旦夕且有詔召
而公以不起聞矣夫死生乃不可必何論仕止
公之言有命信也公爲人端凝沉毅儀觀甚修
事無難易精核持重不肯輕發接人盎然和粹
一見如舊而中有畛域未嘗妄交其在諫垣所
指陳當不厭中肯綮而不欲顯有所出蓋老成
有度之十也生嘉靖丙戌十月十八日卒萬曆

殷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十四

乙酉三月四日享年六十歲配高氏封孺人子
男五浙淳潯皆邑廩生溥太學潤邑諸生女一
孫男五女九于生曰璫丘蓋魯故封云自漢儒
江公以春秋顯子孫皆有儒術近代遂無著者
劉公才猷器識雖未盡其用然所論議錯施暴
於天下稱其經學矣豈公之後將復如江公邪
方權貴隆盛士惟不得其門而龍蛻鵲舉以翔
寥廓毅哉公於出處之際也與世之銳於進者
異乎哉銘曰 人之生也如偶而機與接日新

其化也如縣而解休於無垠一出入孰知其
門如電曄曄一瞬而滅如露瀼瀼晞彼春陽嗟
乎此吾友劉公之歲

明故太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叅政壽
峰趙公墓碑銘

陝西叅政趙公以萬曆甲午九月二十二日卒
於里第卜兆城西山麓明年三月二十四日卽
宮幽壤壙有誌矣其孤民化民表等以方岳三
品法當立碑復謁予銘予辱從公同舉邑里密

殷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十五

三化

邇邇從甚數知其平生謹表其大者曰趙公諱
雲翔字元舉壽峰其別號也自上世爲平陰人
居城西龍橋代有隱德父諱廷寶累贈陝西按
察副使母蘇氏累封太恭人凡有四子而公爲
長公生而迥秀不羣續學工文號爲雋士隆慶
丁卯舉山東省試明年戊辰第進士授直隸文
安知縣視事踰年察能改調遷安威惠流聞課
最左輔召入爲戶部主事司推許墅監兌湖湘
皆以賢聞復改兵部歷武選職方郎中贊襄樞

畫事有成法大司馬倚重焉擢拜陝西按察副使兵備榆林治餉理戎軍聲大振三年秋滿晉本省左叅政脩兵如故以太夫人年高疏求歸養撫臺梅公固留不可會丙戌大計言路有忌公者臨期竄入其名有詔賜罷而公已解組歸矣制府邵公聞之大憤曰以趙君之賢中考功何等法也疏訟其冤詔下按臺核狀未報而朔方兵起廷諸大夫將以邊才薦用而公病困遂不起矣公爲人魁岸豁達豐下甚髯舉止濶大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六

化

民弗聞也時奉檄行視塞上利病及將吏功罪核報如法奸慝無隱而未嘗馬怙作威有所侵冤故上下信焉其在上郡套虜挾邊尉以請願得受賜如代雲中邊尉無以難也公聞狀即詣塞外召諸酋長諭以威德使奉初約酋長噤不敢對受職如故一軍壯之其居家庭孝友嫻睦門庭諠然田產貲財若無常主三弟居積溫厚幾與公等其處鄉曲降顏析節不作貴態故人父老握手道舊歡如平生人亦忘其貴也夫其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七

年

璇樞九伐用彰公之在邊爲國鎖鑰芒掃機槍
塵清朝漠動績旣茂將大厥施人之無良俾哂
於時國步多艱將召而復天之無厚倏殲其祿
赫赫牧伯疇曰匪庸疇睹者文疇曰無齡世所
不足厥才未究公所有餘厥祉孔厚鸞停鶴峙
翩其蒲堂恢家濟美且熾而昌城西之原枕山
臨壑扶輿鬱葱惟公所樂馬鬣旣築龍章是鑄
歿而不亡於此萬年

明故朝議大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八

管兗州府河工事念山蔣公墓碑銘

萬曆乙未八月行方避客山中門人宜興蔣生
苴杖來謁再拜請曰先大夫待罪貴邦幸而歸
老不獲邀靈於天及於大故座師太宰蔡公銘
其壙石惟是平生政業半在先生之里過而賜
之一言以丹麗牲之楹豈非藐孤是爲將東土
士庶與有榮懷再拜而泣蓋生之來二千餘里
矣感其孝思辭復何忍乃擴張文學狀著其大
者云蔣公諱士元字君弼別號念山漢山亭侯

澄之裔也世居宜興漏湖之西代有聞人至宋
太師樞密魏國文忠公之奇位望尤著魏國之
孫益祖當政和間徙邑之泮泖家焉國初諱叔
華者爲崇明少尹三傳至野趣公雍雍生性深
公瀚世載隱德瀚生近山公秀贈奉直大夫薊
州知州配贈宜人陸氏是生二子公其長也髫
而少恃與弟士充相長同受春秋已又受詩博
涉傳記制義工典試爲諸生第一嘉靖甲子舉
應天鄉試蔡公所取也三上公車以乙榜授沅
州學正安福鄒公時爲分守重其學行亟稱許
之旁郡諸生負笈從遊屢滿戶外湖湘之間有
共師矣無何遷直隸新樂知縣撫臺立峰孫公
品爲赤縣最擢知薊州三年考績稍遷濟南府
同知用執法雪冤與巡道相左上記乞休兩臺
惜其才行特請於朝加秩運司同知領兗州河
事駐節單父居一歲子舉京兆公求歸益力請
至六七兩臺度不可留始爲具奏以所居官致
仕歸而閉關著述遨遊溪山雅自適也里居九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九

年萬曆甲午三月二十三日終於正寢距生嘉靖癸未閏四月十六日得壽七十有二嗚呼可謂完名脩福令德考終者矣公爲人雋爽有致器用過人居家孝友慈和內行醇備出而試吏用蕪平節約拊循吏民除其疾苦蓋古循良法也其在新樂以地直孔道省減煩文財損厨傳履畝定稅賦藉以平縣南沙河冬涸不舟賦民財以梁其修百丈及春而徹之材入於官及冬而復欽之公至閔焉乃以故財貸民冬取其償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

不復更派歲省可數百金縣城舊以版築疏而善潰議以甃憚之公曰不然更有紅腐可貸而役城有錯薪可斬以陶何不貲也如畫而城成其在薊州墾並塞甌脫招撫流亡亭平徭賦一切以丁田差地卽大璫貴族無所假借而中人以下皆得自保矣境內有渠轉漕餉邊時或決塞費且千萬更歲月不就丁丑復決公乃畫表裏兩治之策繕治堤防二百十有四里別開支渠二十有五里會於下流以殺水勢發丁夫千

人自食其力兩月而竣完庫不聞也貴戚官田三百餘頃與民田錯壤奏請以瘠易腴公持不可曰幸爲國家牧養元元終不忍奪其所生以奉時貴竟以故田予之其在濟南會有括田之令巡行十七郡邑身履溝塍問民所便制其盈縮歷下豪民多以名田自占無敢欺隱濟東有白雲湖故爲德府湯沐並畜多侵民田又不入賦賦加於民公爲正其封壤以田還民又除民間浮糧八百餘頃齊民大歡王家後上書訟藩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一

司風公政圖公執不可卒如初議郡有騎寇奔突屬邑騷動公居中制畫殲其渠魁寇平口不言功時論多之其在單父袁太行縷水二堤西起曹單東抵豐沛延袤四百餘里堤之內外多爲陂堰以蓄泄水費省而工堅迄爲水利故事防河徃卒暑雨輟工官收其直公曰徃卒達者或數百里雨而奪其直將使安之乃今自春至冬日給稍稟晴治畚耨雨治埽具閒則樵采於澤以儲椿簣終歲食官河隄有脩矣嘗攝邑篆

改行條編法以均賦役民無煩費至今便之在
官十有六年受策命者再薦書十有五勞書七
十有一保留書六又嘗以行視邊功受賜金幣
尤長吏所少云每去一官吏民號泣遮道生爲
立祠刊石頌德濟充士民聞公之沒皆將請諸
部使討食學宮可以觀政矣元配儲氏累封宜
人相德宜家恪有內範子男三弘惠弘恩弘憲
以春秋高第舉應天乙酉鄉試材儒士也女二
孫男女各七婚姻姓氏詳具誌中以某年月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二十二

仲

於祖兆東南玉臺山下公所卜也銘曰 周公
之支以國爲族建侯於漢璿源載俶爰臻有宋
家聲允穆爲相爲公彌光世服濟美垂裕以逮
于公才資雋邁學韞淵洪在文稱匠於儒爲宗
基德旣固効用彌崇厥德伊何溫其豈弟有懷
二人友於同氣尤家以恭睦宗以義貞白之風
光於奕世厥用伊何維民之主聲施燕趙政成
齊魯旣介以和允文且武匪兢匪隸不茹不吐
衆所共避公甘如飴衆所共趣公棄如遺道微

於古迹睽於時居有謳吟去有慕思理究虧盈
數操倚伏不足者遇有餘者福完名而歸壽耆
以復爰啟嗣賢前徽是躅公遊何之維桐之鄉
公歸安處維玉之陽封若負斧翼以奎章宰如
墳如終安且藏昊衷佑仁坤靈協吉俾熾而昌
無疆維錫圖芳擢美載諸樂石君子之藏過者
必式

明誥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臨

溪王公合葬墓誌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二十三

三頁全

蓋余與濟南王中丞遊雅相慕也余歸田且一
紀而中丞亦以榆林開府洗沐還里雅相聞也
忽一日命駕二百里以孫德璋自扶肅衣冠及
門布幣而拜曰非有謁於子固不出闕矧其有
境外之行不肖孤少而失吾父母也時甫爲諸
生耳又二十年而始徵一第以南陽府推官奏
績贈父文林郎如孤官母爲孺人又若干年而
以刑部主事遇國慶贈父承德郎如孤官母爲
安人又若干年而以開封府知府奏績贈父中

意大夫如孤官母爲恭人又若干年而以河南
按察使奏績贈父通議大夫如孤官母爲淑人
上及大父母焉四錫而至七命於布衣極矣然
皆不及生爵徒號而祝於墓爾痛哉不肖孤生
不逮養又無以光昭先德而考之令甲三品封
爵法得立碑墓左吾子其圖之一言而沒存不
朽余謝不獲則按狀叙曰諱儒字希賢自號臨
溪其上世淮之安東人也國初以士伍徙濟然
莫詳其世次今譜斷自福公始福公生玠玠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三百五十五

生銳三世奉佛好施里人號爲居士王家銳公
尤敦行誼日諷經典寒暑不輟方領矩步儼然
儒也後亦以中丞貴贈河南按察使配某淑人
是生三子伯佐仲佑少者爲公公爲人修眉廣
額髯宇軒然少與仲兄受詩一再過輒成誦仲
遜其敏父沒而家中落度不能俱學乃從里長
者卜誰其力穡以奉母氏則公兆焉捧匱泣曰
椎牛而葬不若雞豚之逮親也吾其耕乎耕三
歲而用饒上奉甘肫餘以資仲膏火曰輔兄爲

儒云與仲相得和若埴泥伯頗不憚則乘酒所
譙公公爲長跪請罪詎責益厲公色益恭坐客
不堪競前數伯伯去公起謝客曰負負兄性故
爾伯聞而愧之遂歡如仲嘗遊他邑當食心動
自念母得無病與投箸馳歸問母則疾劇呼兒
時也里人嘆公以爲孝比曾子家居矜莊有度
歲時祿獻豐而中禮內外姻親母問疎逃常以
時節修問里人緩急叩門應之恐後不言有無
一日與客渡河有婦携兒而涉迫懸崖不能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三百五十六

雨水暴至婦號呼欲棄兒旁客皆已引去公獨
解帶桑本自縋而下抱其兒以登婦亦從之
則叩頭泥中曰公實生吾母子願請姓名以圖
報也不荅而去平生慷慨重義曉曉世故里中
疑事常就質成卽有違言片語居間無不立解
賦性寬和與物無忤每從人飲輒引滿至醉調
笑多方竟無所觸意有不可卽浮白自勞不數
行陶然歌也嘗戲語人吾於累劫以前修斯陀
舍果一切煩惱久已掃除豈爲濁世塵勞所困

平生未嘗臥病忽一夕命酒呼中丞侍談歷
舉先世事爲戒因披案大呼曰仲氏以經術成
名十僦多士辛卯大比主試業取第一而爲御
史所詆棄擲憤歎悲哉孺子勉之必成仲父之
志且吾不憂爾不發憂其發之早而器未成也
中丞唯唯受教俄而就寢勦軒若雷漏下百刻
逝矣此豈於佛經去來之塗有所證悟與楊淑
人者故高淳教諭學書公女也伯父大叅公學
禮與太公隣居慕其質行乃以弟女女公是爲

穀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六

三月廿四日

淑人歸而操作惟謹姑憐其少也欲以顯委二
姒無苦孺婦爲淑人泣謝二姒事姑久亦旣勞
瘁奈何以新婦累姒每晨起必先姒上食未嘗
後時姑每語人吾弟顧天顧新婦異日多男多
媳盡孝如新婦代吾報耳公喜賓客客至治具
啐嗟輒辦公好施時益以簪珥公嚴督子學常
紡其旁劖膏分夜如是七年中丞學大成則淑
人代公而有終焉公生正德癸亥正月十四日
卒嘉靖甲寅十二月十八日春秋五十有二淑

人生正德丙寅正月二十五日卒嘉靖乙卯十
一月三十日春秋五十子男三長用召次用畢
早卒季見賓卽中丞舉萬曆甲戌進士以密雲
備兵使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才
猷政業爲代名臣娶張氏累封淑人懿範甚修
語具趙司徒邢問伯誌傳孫男三循用召出振
宗太學生娶按察使李公攀龍孫女繼劉及周
亦皆名族鼎宗聘叅政于公達眞女見賓出孫
女二一適大醫院吏目周之倫用畢出一字戶

穀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三月廿五日

部尚書趙公世卿男鉢見賓出曾孫男二德璋
邑廩生才僦士也德珣幼皆振宗出狀復述公
一二逸事有可采者公平生雅遊而性好音鳴
絃度曲妙絕一時隣家教侍兒箏隔牆屬耳以
手按節卽得其數旦日輒過隣人就師理曲師
驚訝曰此法外間不傳公於何受之而啓合乃
爾然兄仲弗善也諷曰今世所傳供奉之樂皆
本胡元其器與聲去雅蔑矣季何勉之甚不有
琴瑟可理情性乎公謝否否樂之雅鄭故不在

器師延爲紂作靡靡之音所操政五紂而新
聲兆亡禍流後世抑獨何與仲服其言無以難
也嗟夫今樂由古厥有繇然此可與通於音之
外矣銘曰 靈瀆之二南淮北濟有耀自他戎
衣則徙齋心慕義世濟厥美士稱仁人俗號居
士百年之澤五世而昌源深流遠孰發其祥允
茲上德含真履方紛其懿樂嗟難備詳質行溫
醇風神歷落身隱而彰居夷而約相維淑媛鳴
寰有恪冀野訓恭鹿門韞璞夙慧朗鑑外彪中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二十八 三百十四 君

朋聚順將母因心友兄代祿以善佐儒以耕潤
流疎遜惠滲孤輦達生實難君子樂只呈擬盡
消居易以俟明德饗天用錫厥祉惟不當世是
以有子有子伊何偉哉鉅夫才爲碩佐文則雋
儒治兵輔塞作衛神都帝曰俞哉爾功我圖煌
煌策書貴自內史侯服七命其猶未止永熾而
昌卜維肇祀翩翩鳳質振振麟趾華山之陽寢
成孔安蕃牖旁殖鬱葱上盤魯史作銘勒諸左
右積善之慶胡不是觀

香山寶燈禪師塔銘

東阿城北有大雄之宇命曰香山寶燈上人
之上人楊姓世爲田家生而多病年十有七
俗出家法名性然夙具利根頓發至願修習禪
定跪諷華嚴九年不出已而行遊四方謁禮五
臺受戒伏牛南涉吳越西極秦隴名山勝刹皆
有足迹又歷數年乃歸舊邑戒業精苦聲聞益
彰遠近道俗咸起信向矣嘉靖丁未新橋居士
吳仁盧濱等以香山舊寺夙號名藍而歲久荒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二十九

三百十四 君

頽幾成瓦礫挹上人高名禮請早錫乃從南曹
徙焉晝夜焦勞拮据締造太守殷君三禮時爲
諸生捐百金倡首檀施雲集金穀輻湊建殿
室環材偉構壯麗堅完右爲精舍一區高閣一
成棲止其中禮佛安禪勤修淨業其誦彌陀也
飲食寤寐未嘗輟聲其入正定也寒暑昏曉未
嘗就枕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六十年矣予嘗叩
之曰上人誦彌陀當生極樂應曰孰爲彌陀
孰爲極樂吾心是也聲聲相續念念不忘自然

五蘊皆空六根俱淨而寶蓮花現矣西方世界固在剎那豈懸遠哉其精詣如此上人風骨稜稜眉額巖嶄年近期順行步距躍蓋壽者相也造一座棺置諸榻右一日謂其徒曰吾今逝矣山門朱了諸緣以累殷公使馳告之得諾以報乃扶服入棺跌坐而化其了然於生灰如此平生修持可謂應矣生弘治十三年卒萬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得壽九十四歲首座宗璽亦有苦行年至八十先上人而寂孫通進通會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十

曾孫悟鑑悟一悟動悟欽皆恪遵律戒不替清規相與奉師遺骨葬於寺前右壠蓋將爲塔於上而先謁予銘嘗考神僧傳吾邑自元魏時有慧靜大師者識悟通遠學徒千人名流徐究之間其後數百年至宋熙寧中有僧應言者修薦誠禪院於邑之新橋鎮蘇長公嘗爲作記卽今香山下趾也又數百年而得上人法苑名流千載旦暮可謂邑境盛事矣予遊上人有年旣爲買田一區以供香火復因其請而銘曰維邑之

坎奠崇巖靈宮有倣麗且安旃檀衆寶象設閑誰其管之錫卓泉遐遊四域寒暑遷仰攀俯取窮真源歸來形影不出山勤修三昧息萬緣誠心苦願靜且專晝餐一鉢霄廢眠行年百歲志彌堅生滅既滅示涅槃婆娑雙樹何了然然燈古佛以火傳普照無量亦無邊於佛光中爇妙蓮往生極樂度大千長留化迹在世間弟子傳教恭以虔奉師遺蛻藏山田立之浮圖誦石鐫高峰終古無毀焉後學慕德永有觀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三百五十五

明故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葛端肅公神道碑銘

葛端肅公卒於萬曆戊寅勅葬禹津之里少師蒲坂張公爲之誌越十有七年甲午夫人王氏告終啟公之寢合焉而太宰海豐楊公爲之誌埏封有日矣家孫尚質君昕復立石神道之左使弟皓奉書請銘禮也行無似以故人子從公於朝有所睹記敢不綜循大節以示來遠公諱守禮字與立別號與川濟南德平人也遠祖士

能以下世有隱德大父恂正公智父林塘公環益以行誼修明聞於閭里並用公貴累贈戶部尚書左都御史大母張累贈夫人母某累封太夫人林塘公四子公其長也少遊諸生博學工辭聲稱藉甚年二十餘當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第一明年己丑第進士授河南彰德府推官察能召入以年不及格擢爲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報滿還部丁外艱服闋當事知公才名將改銓曹力辭不就乃改禮部稍遷至儀制郎中壬寅擢河南提學副使乙巳轉山西叅政分守汾州還本省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庚戌入覲卽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明年辛亥以虜警飭邊召爲戶部右侍郎總督宣大糧儲事竣還報改歷吏部左右侍郎在部四年三攝太宰世廟嘗對近臣稱爲忠清有聲已遷南京禮部尚書丙寅關西地震九卿自列公得致仕一日世廟問公安在左右以老對時年甫五十餘未老也穆廟卽位用廷臣交薦起

爲戶部尚書居三月以太夫人年高疏請歸養內艱服除廷臣又交薦公起爲刑部尚書至數月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越二年壬寅二品考績再受策書又二年甲戌年至請老上雅知公清望舊臣特詔不允乙亥六年滿考又再奏書謂年過七十考績至部法難議覆因堅臥不出乃晉太子少保賜乘傳歸里詔長吏歲致餐米以從卒給事自隆慶以來六卿謝事蒙恩未有其比也踰年廷中會推太宰猶上公名已而遂卒訃聞上爲軫悼贈太子太保賜謚端肅遣官治葬守臣稱制臨祭者三皆備物也公爲人器宇端凝風神道勁被服造次必於禮法世俗聲色貨利一無所嗜而不肯匿情飾貌以博名聲常守法務在鉏抑彊梗惠利小弱而不爲瑣細科條傷於苛急居常踐踈簡默言不出口及當大議大謀衆莫敢發公獨守經據古侃侃指畫常以片言取決平生取予去就嚴於一介至臧否人物常依寬大耻爲刻深蓋老

成正直君子也初舉於鄉長吏約三老子弟陳金爲駕力謝弗受至請其籍焚於廷識者重之司理彰德部中有大盜覺株連士族數百家以修宿怨且圖自解監司使公覆訊再三鉤核具得情實悉論出之其守關也海西夷人闌出禁物及邊邑豪市馬皆禁止如令朝鮮貢使以故事有所獻遺公力卻之曰封疆之吏禮無私交使者拜謝而去還白國王王爲立坊界上以頌其美有羽林列校詐稱遊徼所過橫索吏母敢

發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二十四

問公詰得奸賊卽移牒都官致之於法輦下肅然其卽儀制也代府三王以宗人奉祠貢緣請封行萬金賂貴近皆已報諸金吾調得其藉獨無公名問其奏使對曰卽中執法漂漂不敢以私請耳鴈門塞上有晉府牧爲居民所占王遣田官王之民嘯聚數百人賊傷田官與王家訟不決公訊其首亂者置之法而使吏賦其租代遶王家王與民皆不失田而亂因止秦府亦以牧地占民田立石隴上公使仆其石告以晉

事田亦歸民韓府貧宗入諫會城官府盡閉公時爲右使至前曉譬約以國法立爲調均所通以便宜假貸宗人感謝解去左使人覲藏吏奉美金爲裝公叱不內吏白此故事也卽公不內後人亦當有之公怒曰爾安知後人非賢者籍而王之祭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老疾當罷公公爲請畱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注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

發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三十五

尚書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卽此可爲賢能第一矣嘉靖末年嚴氏柄國廷中又多貴寵賄賂公行天下傳方岳入覲不齎金錢餽遺及爲吏部主計局門不受謁自葛公以外指不多屈非虛語也公佐吏部屬太宰缺柄國者意有所屬以上旨諭部公弗敢從而以周公延名上及調旨別推復申前囑公又不從而以屠公僑名上此兩公皆當世清正臣也在列環聽無不悚服而公以是南遷罷矣 穆宗卽

位大發帑金賜九邊將士朝議以爲邊吏卒多
老弱不任兵可因受賜時簡閱因而汰之此省
費實士伍兩便公曰不可將士守邊暴露幸蒙
大資亦欲邀分寸之澤乃因而汰之是以鉅萬
金買怨也傷 明主恩厚且生事端執政深服
其言乃止其掌臺政數上疏條畫振紀綱禁侈
靡令御史行部申明憲典毋得輕信告誥有所
侵寬凡四計內外吏務在綜核名實裁抑僥倖
尤重貪殘之禁萬曆初政所風厲處有 先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三十六

朝風多公謨畫云武岡王以近屬攝國陰結內
主謀奪楚王之孤太妃與兩臺奏數格不行公
廉得其佞行賄長安者劾論如法遂罷武岡歸
府而王孤有國矣武阜世以孔氏爲令時有不
勝任者朝議改設流官公曰 祖宗承前代故
事褒崇聖裔藏在盟府卽其人不職當擇賢者
易之何至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如故其論
事引大體持正類如此自爲正卿歷事三朝一
意奉法孤立無所阿曲正色直氣望之儼然所

遇二三權相皆折節下公公終不爲少異旣以
少宰拂嚴氏罷去及起爲戶部而華亭新鄭構
卻舉朝奏排新鄭獨公無疏又拂華亭及新鄭
再相修怨華亭至欲戍其子弟公又從中主持
得從報寢新鄭固已噉公第念其德厚忍未有
以發也及新鄭賜罷廷中有所推鞠詞語連及
禍且不測公又以危言激悟江陵下朱金吾雜
治其事乃解二公聞知皆心服矣家居奉事二
親孝誠備至與諸弟同爨幾數十年教諸子孫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五

三十七

馴謹有法於故人子弟鄉曲貧乏調護尤厚待
之色笑溫然不爲崖異人無小大交口德之病
則羣禱沒則行哭其中心誠信所感也閑常坐
臥一樓據獵經史手自斷注所著有靜思稿及
奏疏家訓若干卷行於世公生弘治乙丑二月
十二日卒萬曆戊寅正月二十日得壽七十四
歲始公爲郎時病而夢謁帝命曰以彰德獄事
增壽三紀至是果符其數夫人王氏內範母儀
式於士族詳具誌中子一引生邑廩生經術著

名累贈某官娶靳氏累贈某人女一適衛輝府
通判盧茂孫男三長卽昕以任至工部郎中陞
尚書司卿加四品服秩次職舉丙子省試第一
任翰林院檢討次皓邑諸生孫女二一適某府
經歷谷茂椿一適中書舍人般盤曾孫男若干
銘曰 運際貞元靈鍾海嶽於休我公應期而
作麗度淵洪風猷峻嶒品冠人流道先民覺行
有壇宇學有師宗守已以正事上以忠皎如烈
日穆若清風東都伯起西京少翁粵自初齡濯

懿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十八

進

纓輦轂詰奸於境抑彊於牘于蕃于宣保釐近
服化偃提封仁流巖谷時更 三聖位歷四卿
留都典禮銓省持衡乃司邦禁庶獄維平越總
內臺百度咸貞修明憲典班敘岳牧正分定名
獎廉抑黷 帝簡方熙羣情允穆八元可九五
臣斯六端流正色在彼周行士有矩矱朝有紀
綱風聲旣樹勳績彌光胡不百年以保我 皇
圖徽鍾萬垂芳牒史有丘罍如在河之浚玉策
金書既受多祉德厚流光施於孫子沒而不朽

先民所經鄭僑遺愛隨武流聲玄珉勒德匪以
摘榮是刊耿烈爲世作程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西樓
謝公神道碑銘

謝公諱綬字朝章別號西樓先生其上世潞人
國初徙家朝城以廢著致饒爲邑望族大父郁
舉明經仕阜城丞父珊贈如公官母某氏累封
恭人贈公任俠好施嘗夢一老父謂曰若昔解
裘衣我得免於凍畀而後顯於東土已而公降

懿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十九

文三

兒時器宇端凝不妄笑語十歲能屬文學使畢
公瑜試而異之成化丁酉舉山東省試甲辰第
進士授任丘知縣其治施刑緩征修舉廢墜日
夜問民疾苦勸課農桑以暇品校諸生執經問
難出其門者鄺閔邊劉諸公皆至卿座滿考上
狀召拜南臺御史內監蔣琮爲南京內備怙寵
放恣至鑿雨花臺起第公上疏劾琮 孝廟震
怒立逮琮下吏庾夾獄中已改北道條陳時政
六條亦見嘉納出按宣大大將李瑄峻削軍士

憐蹇不法前使莫問也公列劾罪狀劾罷之一
軍肅然改按兩浙值歲大饑民多死從三服官
織作純綺費以鉅萬公奏請裁罷上亦欣然
從之其時孝廟虛懷受諫公又以廉直見知
故所言輒聽如此期當大比豐城楊文恪公以
司諫典校公與同心共事所舉顧公應祥等多
爲名臣滿歲入報晉湖廣按察副使比猷平元
楚人德之正德初逆瑾擅權朝士多納交者獨
公無所問遺且與元禮瑾大恨公乃鉤浙中
決獄罰款千斛調四川險遠地公曰分當从同
險何足避以單車二僕往幕吏或以賊敗屬公
訊狀吏子夜進千金公固無意法之及見入賄
乃怒召其人伏庭下秉燭傳爰書旦日獄成吏
入股粟歲餘誅誅晉南京太僕少卿尋召爲大
理少卿嘗錄死罪千餘皆謂不冤拜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其時虜酋也先施廬百餘
里葆聚塞下數入侵盜公至鎮簡練軍實墾田
殖穀威名流聞酋大讐服部落遠徙不敢近塞

公又設伏險阨虜騎零抄出入扼要擊之多所
殺傷虜書褒厲焉公之在邊日將吏商軍方
掣夜治文書按圖籍指畫山川險易及虜中曲
折皆如身履尤好撫卹士卒調餉知芻糧燕犒無
不周至竟以勞瘁成疾卒於軍肅正德八年某
月日也距生某年月日得壽若干計聞詔守臣
臨祭如法後邑諸生薦其行履祀之學宮元配
張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詔錦承衛千戶娶湯
氏次註舉明經仕建平丞以詩名名家娶劉氏
俱恭人出次評舉明經仕太平府推官娶吳氏
佐室相氏出女二長適東阿文學劉仲公谷大
叅黃石公子也恭人出次適同郡太學生郭府
栢出孫男九筐篋邑諸生詔出爲司邑諸生笈并
俱儒士範隆慶丁卯舉人仕平山令博雅君子
也俱註出簞簞竿評出曾孫以下男女若干初
公歸觀雲中葬於祖兆及恭人壽終建平君改
卜新阡武水之陽奉公遷焉于廿六日卒從戚屬
後遊平山君爲忘年交因得謂是平君建平君

予大父行也文雅德讓三世彬彬稱齊魯諸儒
質行矣讀東省志傳所述公方正忠貞有大臣
節與所聞父兄良符私心嚮之而平山君懸軍
老矣一日遣子奉書以隧道之碑爲請嘉其追
遠之思不忍辭夫從百年之後而纂百世之勲
其聲實固無壞矣然非有賢子孫續承而昌大
之安能術美流光久而彌耀哉既粗摭舊傳乃
作銘曰 維路之宗從武陽累仁戢耀世用昌
金籙漸啟謨訓淑中允烈烈鳳凰翔大廷薦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三十三

稱賢良肇尹亦謨勳問彰帝嘉不續任紀綱霜
凝白簡殛大瑞丹書載考戎書僉越三服官輪
尚方取彼脂膏實醜僅一言紀牖民勞康寧哉
孝廟高百王轉圜投水施益光 武皇之世流
迴張如龜如鼉實在旁嚙不與睽覆與頤既離
其奈完弗傷出車秉鉞代北疆推牛醢酒士氣
揚左賢其遜谷蠡藏方趙燕門漢雲中在公盡
瘁殲戎行城隳棟折盡我皇階庭衆寶何熒煌
瑤環瑜珥琮琳琅璆受祉澤未央越九十祀

丘木蒼爰伐樂石碑中唐其土螭首鏤龍章允
也明德展不忘

明誥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
歷屋知縣介菴王公神道碑銘

今吳楚閩越之間鉅宗大閥本支茂衍一何衆
也江以北降自西晉代遭兵燹衣冠之胄遑遑
避地他徙居者亦尠譜謀雖翕戚疏莫之券證
可不慨與以余所聞惟太康王氏爲中州望族
宗法甚修私竊慕之無繇覩也而同年竹溪中
敦愷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四十三

三十四

丞以大父介菴公受錫於朝將勒成於神道走
使徵銘因得論其世焉王氏之居太康自贈侍
郎彥才公仕而有德於里其世始著是生八子
長純爲戶部尚書尚書子三季淪爲戶部侍郎
蓋國初稱世家名臣必曰大小司徒小司徒之
兄曰橘井先生濡儒而不試隱於方醫受署教
邑子弟初娶劉氏有三子繼室殷氏生公公諱
節字伸禮爲人豈弟純誠兼有異質十五受博
士尚書名伏一時邑令崔公敬者陝西鄠人也

器而以孫女之天順壬午舉於鄉二親在御奉
秋高矣居奉晨昏脩極色養喪而哀毀踰常禘
祀必準古禮里人慕其孝因共式之自以祿不
逮親遭延不仕宗老強之乃出主爵品其才以
授陝之盤屋盤屋者三輔縣也供億夥於他縣
至則值歲不登道有殍殣戚之蠲不急之役減
無名之征市或蘊糴亭其穀價使毋騰踴因從
富人勸貸得粟若干石計口廩之而於南山陸
海鑿渠二十五里引陂水以灌買牛號用二千

穀城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四

多置農器募貧民雜耕得田若干畝庾廼大充
邑人歌曰君教種花邑有蔭麻君教溉田邑無
荒年三年部使上其治行議且褒顯而以勞拜
成疾遂卒官舍伯子肅代治喪歸橐如水季子
杰生七歲矣父老吏民道號泣如悲私親相
與爲祠祀焉公卒而伯子舉於鄉旋復無祿又
若干年而季子舉明經仕縉雲承是爲梅岡公
梅岡公二子少者竹溪公璇仕都御史出府陝
西行部盤屋拜大父之祠下記鄠縣問大母之

里陝人且悲且歡曰嗟乎此父老所傳仁君後
也久之天子以防邊功下詔貴公及子皆爲
都御史於是王氏之廟策書上卿者六世矣而
宗人可數十百率科第明經仕爲良吏以十餘
數江以北無有也夫河出崑丘蒲類踰龍門積
石之險回折數千里而後彭澤汪洋放而之海
北紀之山由太華而東迤靡相屬結爲二室廼
稱嵩高維嶽峻極於天也夫地文則有然者以
公積德百年錫及丘墓赫然皇命臨之亦河

穀城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五

嶽之象矣豈有鐘於靈氣而與相符與公生宣
德戊午八月十日卒成化乙巳二月十三日得
年五十八歲先室崔氏卽故邑令女也繼室孔
氏陳州百戶纓孫誥贈淑人子三長廡舉弘治
乙卯省試娶李氏繼李氏仲駕娶張氏繼聶氏
崔出次某卽梅岡公孔出三贈而偕公官元配
蔡氏與中丞生母龔氏各贈淑人女三皆適名
族孫男八壯雅廡出旌執塚基駕出塏璇杰出
塏爲諸生璇舉隆慶戊辰進士以諫議出歷

自中丞公孫男四曾孫男女若干玄孫男女若干詳具志諸粉公宅尚書之穆形家以爲不協及中丞告歸乃以某年月日卜遷吉壤間於二昭曰是在祖考之延受氣於先厥後其蕃已而果然曾史氏曰余所綜公家世德譜中語也往恭從中丞遊竊服其儁朗溫恭如玉山卿雲之映而秉公竭誠効節官下有古大臣風斯以微淵源所自不虛國神明之昨奕世克昌以弘後中原之史獻皇皇乎烈哉其稱晉國之裔徙於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四十六

沛

宛丘固在錯繡之壤談記軼之何也非中丞克念厥紹勳成家史以詔來哲兩司徒之勳伐不其忽諸夫世家之傳豈惟族之茂衍亦以人顯晦爾銘曰於赫 皇代世有貞臣都哉華閭源逖流深晉國之胤去衛而陳累仁服義厥育振振維兩司徒實弘聖作內翊元樞外荒大岳勛述相承勛名有鑠疊勳於鐘踵圖於閣似而三葉是毓人英行敦萬范學植章程答書天府作收名城照以和惠肅以神明爰始握符歲云不

淑嘯饑我哺嘯寒我煥茲有棲不便有溢粟田彼南山鄭白之沃室陳俎豆奎踴謳聲祚則中壽德惟大齡靡屑不耀靡遠弗徵百年之昨集於中丞久也中丞享之麟鳳入矢忠猷出敷懿政戎韜載戢邊烽式靖是荷崇渥誕釐大命大命維何貽謀則旌遡及列祖六世稱卿爰圖吉壤聿妥明靈煌煌訓誥揭彼丹楹福降自天亦鍾於地展我吉人遐不奕世河水如絲嵩高若礪維德之長以蕃來裔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四十七

音王沛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鞏昌府通判節齋魏公合葬神道碑銘封御史中丞魏公以某年月日葬於邑東南之新阡宗伯臨胸嗎公誌其坎司徒長樂謝公表其封其言信參相徵也伯子中丞君復遣子奉書求碑諸其神道行也沐中丞之高義卽不嫻於辭敢不據實以揚世德按狀公諱怡字仲和別號節齋大名南樂人也始祖良興以下世有隱德曾大母黃始姪而寡舉遺腹子泰是爲公

祖再傳爲考公經以勤儉成家享有耆壽生伯愷及公受書楊孝廉先生呈瑞先生故博碩儒鮮所許可顧獨心器公謂耆壽公怡也良子必大而門愷弗若也兄伯不能無望則故爲方寤公令讀虞書一過輒覆誦期不得遺一字公果一過輒覆誦竟一字不遺也其聰穎絕人如此垂髫補邑弟子輒試高等名與楊先生軋二十七歲以貢入太學四方才士目所爲制義無不折服八試京兆不第始謁王爵得青州別駕治

蘇松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八 青

郡之顏神鎮顏神鎮者齊之距塞居淄青萬山中揭竿之徒聚之其魁姚世清亂後遺俗未殄人咸危公公忼慨叱御牲曰此吾盤錯地也至則用廉平除苛與之更始鎮因大治里豪某罷仕家居暴橫不法嘗以請事不得憾公公有所按舞文吏二人爲豪羽翼作飛語中公當道心知其罔而計無如豪何則請移公他郡父老邁道泣畱竟不能得去則爲祠祝之旣詣闕下改陝之鞏昌職王治栗鞏昌邊地疲而多積逋公

乃下令小民第量力輸即不中程別駕寧受其殿終不忍日咎若曹取課最也民聞感奮爭輸所負庾乃溢於平時當道廉公能質成有不決獄必下公治公居官廉慎用法平而不撓指揮某有獄事繫以木簡盛金借里大夫名以獻巨室某者又嘗貯金鵝腹詭爲蕭藩節賜公皆亟麾出之而論報如法然亦不自暴也居郡二年自以資地所局終不大顯輒謝事歸而顏神故里豪與舞文吏相繼中他法庾外齊人爲公忼

蘇松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九 青

之公歸而四壁立偕居外氏廡下耕則無田三子益長皆遊諸生資其廩以養已各以才雋著稱相繼成進士爲鉅卿偉人而公年九十餘再受策書至殿中丞步履矜踣飲啖不衰日陳所錄古文若詩召諸孫誦說意晏如也天性朴雅服御一無華侈恭慎好禮老而益篤即子孫起居不冠不見出則杖而行市中未嘗以安車從遇田叟里父與均茵席不以貴自異也仲叔二君業已先沒而中丞開府晉中以公年踰六

累疏乞歸得奉寢膳以及飯含可謂盡事矣配
累贈楊恭八卽孝廉先生女先生奇其女期字
名士而會公先配王沒遂以來歸恭人雅習文
訓孝經諸書歸而執婦道惟謹事姑以順撫王
所生以慈公遊太學恭人脫簪珥爲裝公罷官
州歸而有內艱恭人發其餘奩喪乃具公堂行
部秦州賦戶投金於几覺而索之逸也乃付州
庫恭人東旋復過其地州吏取諸箴以獻密語
蒼頭爲白君夫人此無主名可歸請以少拂旣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十

青三百四

塵恭人闔扉而謝素守內範不敢累主君名泰
人道其事嘖嘖嘆曰非獨別駕廉也乃小君烈
烈有樂羊氏風焉公生正德丁卯十一月二十
日卒萬曆壬寅六月十二日得年九十六歲恭
人生正德戊寅六月九日卒隆慶己巳八月二
日得年五十二歲子三長允貞丁丑進士仕郎
察院右副都御史次允中甲戌進士至吏部主
事次允孚庚辰進士至刑部郎中方公卒時孫
男八人中丞仲子廣徵旋第甲辰進士選翰林

院庶吉士餘皆爲諸生有文而曾玄以下至十
八人長者亦多爲諸生語在誌表中不具論于
慎行曰行方爲魏太公碑而東萊趙蒙宰亦爲
太公徵文趙太公者生與公同年亦以明經貢
爲吏三子亦舉科第太宰中丞其伯仲也卒之
日與公間數月爾何其年與事相符若此哉
聖朝景祚熙隆爲壽殿股肱名臣胥以鐘釜
承恩奉期頤之養千里比肩家聲又相若也此
不爲治平上瑞與卽繹而藏之石室足耀千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十一

青三百四

豈惟是麗牲之楹乃作銘曰 猗歟太公含華
咀實漢廷治行孔門經術急病讓夷顏神之績
文武自將奸宄辟易天定勝人廟貌有恤不貪
爲寶所寶非璧一介必矜安取百鎰解組來歸
家徒四壁爰啟哲昆聯翩仕藉方之龍門三珠
是植允烈中丞邦之司直期頤之養五鼎以食
黃耆熾昌以祉無數偕彼元淑歸於其室樹之
桓楹過者必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五

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六目錄

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少保謚肅敏浚川先生王公墓表

明故大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南畹田公

墓表

明故國子監司業澄川沈先生合葬墓表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竹陽王公

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直隸揚州府同知華村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公墓表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石

澤姜公墓表

故明經鐵峰先生陳公墓表

明勅贈文林郎河南鄆陵縣知縣義渠何

公暨配章太孺人合葬墓表

明故外舅公府家永東村秦翁墓表

明故太學生杏野賀先生墓表

明太學生淨宇王君墓表

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六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少保謚肅敏浚川先生王公墓表

于慎行曰往正德末河南王肅敏公為東省學

使先君贈宗伯公肅居門下受知及晚歲數

稱述之也日月滋遠未嘗敢忘今年商丘沈先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生以書來言浚川先生醇儒也沒五十六年矣

而墓無碑表獨許文簡公誌藏焉奈何令世人

見之今者其孫嗣美來請不佞惻然動心介而

見於左右夫揚先正之休以成哲裔之志請與

吾子共之行也謝不敏三作而拜命沈先生所

著碑銘業詳其世茲表其彰著者焉先生諱廷

相字子衡浚川別號也其先自潞徙儀封世有

明德聞於閭里父贈官保公增配一品夫人

氏是生先生先生風神秀穎早著文聲弘治

外舉河南省試壬戌第進士選翰林吉士授兵
科給事中正德戊辰以他故謫爲州判稍遷知
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會鎮守太監廖鵬壽
鰥民吏先生繩之以法廖遂大恨已而視學北
畿有兩中貴人關請先生焚其書不應兩人亦
恨未有以發也而廖因上書構之此兩人從中
主其奏逮下制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
擢四川僉事再進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及嘉靖
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旋拜都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
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年召爲左都御
史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六年滿
考加太子少保九年加太子太保 世宗出內
府王帶及廐馬賜之曾祖考妣以下皆爵一品
先生之督營也與翊國公郭勛共事及歲辛丑
勛罪狀覺 上欲遂法之會其受營勅後期因
逮下吏而勅連司馬名並罷先生歸三年以甲
辰九月七日卒於里第距生成化十年十月二

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一兩臺上書請卹所司畏
不敢請藁塋城東白村之兆 穆廟登極始用
廷議復先生故官加贈少保賜諡肅敏守臣稱
制臨祠將作金錢治其兆域吁可謂哀榮禮備
久而彌光者與先生居家孝友處鄉嫻睦好脩
古禮奉身儉素屏絕華侈兩遭大戚哀毀踰常
因著喪禮備纂斟酌古今定爲儀式士大夫多
遵用之其立朝當官壹務忠誠不欺奉公履正
國有大事以身任之利害毀譽無能動搖再列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三

臺諫所建白糾虔皆關大計出按陝西脩明憲
典擊斷無諱三爲學使品隲公嚴教先行履齊
魯燕蜀之士彬彬嚮服其撫四川威信覃布吏
人畏懷屬夷盜邊發兵討平解散其黨西徼以
寧騰驤四衛勇士隸在中洎多竄市人名籍幾
至三萬先生佐本兵奉命清查留五千餘人盡
裁其濫禁旅肅然南京內外守備多遣私人推
貨關津及進御用服食大發船舟橫索道路糜
耗不貲先生窮其根株悉以銖兩點權爲裁其

多少令與所載相準且請令守備內臣惟詰奸
遏雷以靖都輦不得受民間訟牒侵法司權

世廟雅意釐革所言輒聽正德以來中官壟斷

一旦剷除先生之力多焉其掌內臺日夜講求

憲綱分條類奏班諸御史御史奉以從事罔敢

踰繩至今其籍在也又嘗疏正會議之體事有

可否各出所見即廷推大吏各舉所知主者毋

得專決司馬舉江防大帥嘗以職敗立上書爭

之竟格不用督理戎政簡練士馬脩明賞罰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

校無敢私役兩察內吏三計郡國所贊襄簡隲

天下服其公再疏薦何公塘崔公銑呂公柟李

公夢陽薛公蕙諸人皆一時名流士論韙之已

亥車駕幸承天先生疏留不允以九卿扈蹕

道中數召問郡邑供頓狀具以質對多所省減

嘗和御製歌詩甚見褒賞及他所班賜尚方珍

綺不可勝計也世廟知人善任先生兼京營內

臺且及三考所倚信聽納有加等列中興之烈

賴先生記問該博學術純正於百家之籍無

不沉酣而不涉異教文辭詳贍古雅可爲

既罷官歸閉門謝客著述日富以其餘暇與一

二舊知嘯咏山林無染世氛遠近高其風規所

著家藏集十六種世多有之夫人劉氏累封一

品子孫振振濟美幾數十人詳具碑誌于慎行

曰世與道之交相喪也孔子以中爲至德而曰

過猶不及其敝猶之質爾後之學者異甚智者

過之愚者以其知入焉賢者過之不肖者以其

行參焉是以過文其不及也語道則持論要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

士苴六藝遊心象罔之原夷考其行務爲絕世

離俗超然物表若將撲規繩而斷之此遵何法

哉其始以不及爲過究之過亦歸於不及非天

地之中矣吾讀王先生所著慎言雅述諸篇於

天人性命之蘊多所發明自謂不以成說牯其

真見然皆切於身心無堅白玄眇之談與世所

稱說異趣矣其行以倫紀爲宗操脩爲實兢兢

禮法之中皜然不滓而未嘗矯性拂人以滑耀

於世又豈與聲聞過情者同乎哉先生教於鄒

魯之間其高第名流斌斌顧化以予所親葛端肅之忠誠吳介肅之恬淡郭康介之清貞曹司徒之樸謹所操持措注舉不失其師法而行也皆得以父友事焉私淑先生之日久矣九原可作所執鞭而御者匪異人哉夫以五十六年視先生卒之日則誠遠也以五十六年視萬世之日則猶近也後有爲名臣列傳而徵諸斯石以備信史所闕斯沈先生之志而吾所樂從與

明故太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南畹田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六

三十五

墓表

南畹田公者諱濡字少生東郡聊城人也其先蓋齊之諸田高祖子實當洪武初籍郡之東北傳三世得司訓公壽累贈太僕寺卿更曰贈公贈公先娶於呂生四子曰溥曰澍曰澤曰淳再娶於朱累贈恭人恭人生二子長者曰漳其次卽公贈公以經學傳世子澤爲永平博士漳爲河東轉運判官而公最少有過人才贈公奇之撫而泣曰必貴吾不見也贈公旣沒而公從河

東公授經爲詩義最精以其間博極群書文辭日著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己丑第進士授行人皇帝分祀四郊遣告東藩諸王又薨徽王於釣諸藩以故事贈遺皆謝不受壬辰報命闕下擢工科給事中於是公稱曰今世惟臺諫可以行志幸得列在赤墀與論議敢容容無以報國故其居諫垣最號敢言無顧避受命監脩都城有中官督工霄索軍士至斃公劾其罪死中官反中公下吏已而上悟乃釋之甲午遷禮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七

三十六

科右給事中監視九廟工程時武定侯勛吏部尚書鉉督工數以事相左此兩人並上所寵貴而勛勢尤盛公疏其罪以聞言勛欺罔作威福而鉉忿爭傷國體請並罷之上下詔譴讓二臣令協和康工毋得有負委任而飭巡視科道用心糾察以稱任使一時權貴凜凜工成進監視者秩公上疏力辭資金幣勞焉進刑科都給事中會昌國公鶴齡兄弟有罪上欲中以大法而念昭聖在上難於自內出欲得臺

諫一疏乃決省臣知 上意者趣公具劾公於
衆中大言曰張氏之罪天下以爲可殺 太后
在上天下以爲未可殺吾懼不能回 上意以
安 太后而欲以殺遺我耶趣者乃不敢言公
在省六年言得失書數十上皆切中事理不爲
依阿都官審決公主其議平反可六十人可酉
擢南京太僕少卿明年明堂禮成加贈考妣如
秩癸卯晉本寺卿馬政之敝也南畿苦賦北畿
苦養公請以額馬賦才之三其七以金代而輸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八

三十四

之止寺卽有軍興以便宜召買使兩畿民力有
所蘇息 上嘉其議行之後二十餘年山東河
南相踵以請迄今數省民不困而罔寺有餘藏
常施以給邊其議盖自公發之方是時公以名
諫列九卿位且益進年未服官也一旦以小疾
乞罷賜告歸里無何疾愈部使薦至十餘疏終
不求出年七十餘薦者乃止然其居田里不忘
朝廷每正旦大節必焚香北向拜祝聞一善政
下卽色喜卽問邊報災異輒終日蹙容隆慶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九

辰冊立東宮進爵一階公爲人眉宇踈秀風神
偶朗莊慎好禮進止步趨皆有尺寸家居垂三
十年閉門却掃杜絕交遊郡邑長吏不通請謁
其清介絕俗視世之溷濁若將浼焉然練識世
故肇畫事理不爲恢迂是非確固無所回撓天
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
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
拜起命子攝之扶立其旁猶啜然泣下此第五
兄二姊敬禮如一子孫宗族恂恂雅飭與人無
競性好整恪尤脩家政內外肅然不聞人聲官
室垣屋極爲嚴潔而無雕鏤文繡之飾讀書自
少至老未嘗釋卷於兵農醫卜百家之言無不
倚蹠論理賡給口如懸河而中有指趣無汗漫
語常誨人曰世之君子聰明才辯者不少所貴
聞道耳其梗槩如此垂老自行塋地種栢起祠
望之而歌其於死生之際猶夜旦也晚節病手
足痺一日忽不食惟歷道古人臨終事曰平生
用力正於此時驗之顧左右索衣冠整衿而瞑

時萬曆丙子八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弘治丁巳十二月十五日八十年矣配呂氏誥封恭人孝謹儉恪克相壺政後公六年卒子一元休郡庠生娶治中同郡郭公鉉女繼娶都御史東阿劉公隅女孫男五長爾默邑庠生次爾黼府庠生次爾烈次爾勲次爾煥幼女二嗣君以某月日葬公於郡城西南新兆以某月日奉恭人附于生曰往讀劉邵人物志品十有二流清節家第一常庶幾見其人今觀南曉先生不求仕進

穀城館文集卷之十六

十

五十五

不希名聲脩身砥行沒世而不改其節此何人哉至乃誦習百家核識世故文而不續觚而不堅又所謂經世理物之才而不究其用世多惜之然其所樹立亦足暴於天下而永有聞矣表而著之石後之傳先賢者庶有采焉

明故國子監司業澄川沈先生合葬墓表
沈澄川先生以萬曆丁丑卒於官太傅新安許公爲誌葬且二而孺人荆氏卒於里中丞同邑王公爲誌孤庠柝將合而封焉復走穀城山

中求桓楹之表嗟乎柝則誠盡思哉當嘉靖辛酉行從先生歌鹿鳴於濟又三年乙丑先生第爲太史又三年予亦第從史官後又三年蒙陰公先生第亦爲太史東人指目嘖嘖謂齊魯文學皆出吾榜也其後數年先生不祿又數年公先生沒予適是長安十餘年歸矣乃今爲先生表墓於縣東可勝三嘆夫沈先生世所稱博聞篤行君子也予旣爲昆弟交而使不彰於世何以稱友道焉不且傷孝子心乎表曰先生諱

穀城館文集卷之十六

十一

忠

淵字子靜別號澄川濟南新城人也世有隱德爲邑茂族語具誌中考諱雲鴈不及見先生第後贈翰林檢討適母周封太孺人生母黃號太孺人皆及先生貴也贈公四子伯源仲潭次乃先生又次季瀾而贈公獨奇先生塋父得高敞地曰必淵也食其報者贈公晚而病痺家且益落昆弟皆出分先生攻苦績學讀書城南寺舍暮則自攜膏火撲被徃宿日以爲常旣舉進士選爲庶吉士數居高等丁卯授翰林檢討其年

入館脩國史及掌制誥執事經筵凡此非詞林
深資不與以 穆廟登極亟舉大典故並得焉
明年戊辰分校禮闈得豫章張宮保位爲首辛
未冊諸侯王報 命闕下會 上在東宮出閣
以本官兼校書郎入侍萬曆改元用從龍恩進
編脩其年周太孺人沒特詔守臣臨祀並及其
父蓋異數也乙亥起復故職分校起居進爲經
筵講官端慎有儀開陳剴切諸公數目偉之明
年擢國子監司業 上幸太學先生進講尚書

欽定四庫全集

十一

元朝

賜白金文綺宴於闕門時都試屆期諸生雲集
先生攝大司成矩度甚嚴少所假貸貴遊高第
凜凜步趨莫敢關請國學爲之賤觀明年春病
病三月餘卒貧無以殮予與司徒同邑王公醜
諸里大夫宮保張公醜諸同門友共歸先生之
喪而荆孺人上書請卹 上念舊勞詔守臣臨
祭如法荆孺人者邑處士闈女也生五歲失姑
未笄而歸入門婉順卽以賢聞先生性嗜讀書
不知握筭一切內政倚辦孺人而家無有也刺

繡易粟上供甘毳以其餘餉先生而身自操作
或日不再食後先生雖貴文吏蕭然客至輒呼
酒具孺人躬爲執爨不敢告勞及稱未亡人上
奉壽姑下推孤幼日勤紡績課奴田作家乃更
裕裕於先生時可不謂健婦令母能持門戶者
與先生爲人魁梧豪邁儀觀儼然平生伉直不
阿毋論權貴人必以正對意所不可嶽嶽見辭
色而誠直無他腸不善記人過一語合意輒出
肺肝卽或謾之亦夷然不爲意也博極群書文

欽定四庫全集

十一

元朝

辭高古尤好爲歌詩體骨遒勁與李臨淮康裕
卿結社倡酬浮白大噉嘗竟日夜爲歡諸長安
遊客爭誦沈太史倜儻豪也吾觀先生學術操
行實有其文在漢宋諸儒中樸直似夏侯太傅
勝篤學似石有道介於齊魯家法稱博聞篤行
不虛矣假令遭會風雲致身密勿必能據經守
古有所匡持決非碌碌浮沉與世俯仰者而天
不佑良訕於短筭豈海岱之間風氣使然哉生
生生嘉靖乙未九月十七日卒萬曆丁丑四日

七日得年四十有三孺人生嘉靖乙未十二月
三日卒萬曆戊戌八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
二合葬古城之陽子男二長庭桂未娶後先生
一年卒次卽庭衽國子生娶王氏戶部員外之
輔女繼娶張氏女一適庠生李鵬程孫女一誌
藏諸幽復其詳於石便考覽焉

明故逆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竹陽王公墓表

萬曆初元吾郡多官侍從嶧陽賈公暇丘劉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四 三十一化

爲都諫任城王公爲侍御史泗水杜公吾邑李
公皆爲部郎行不佞待罪翰苑朝夕出入遊甚
驩也時數君皆已結爲姻婭獨行不與私心慕
之後二十餘年諸公相繼卽世而王公與行皆
致爲卿而歸乃以子女締姻交相覲也居無何
公亦逝矣俯仰舊遊俱成千古可不慨哉公病
且亟走書來訣幸備九列不能報國以天之靈
獲終牖下無請大葬於朝惟是盈尺之石可識
堂斧以累執事行也發書而悲忍不能應厥明

訃至矣兩臺具狀以請詔守臣稱制臨爾將作
治葬有加典焉以乙未四月某日與故夫人某
氏合葬城北相里行旣哭公於濟又視其對房
追公言爲表勒諸麗牲云公諱湘字大清居近
六逸之跡自號竹陽其先萊之平度人國初以
士伍西徙隸濟寧衛世有隱德至父贈公諱信
施仁累善日益有聞初室於李舉漢及滄再室
劉舉公及江有焉公狀貌魁碩弱不好弄未冠
補博士弟子與季洧同時聲相埒也嘉靖乙卯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五

化

偕計吏上乙丑舉進士以博學宏辭改爲翰林
吉士時館選久停首膺茂簡魯人榮之隆慶改
元解館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姜夫人卒於邳援
省僚例乞假得以喪歸期而逆宋夫人宋夫人
者故中丞鉅野宋公滄孫也禮成詣闕還報奉
命巡視內藏條列五事痛革敝習及設官吏平
權量如十庫法禁幣肅然出按貴州調畫機宜
振紀布惠蠻夷懾服無何請急歸省歸而丁母
夫人艱萬曆癸酉服闋北上塗遇海上運舟漂

損過當衛士冤號疏請亟罷海運專用漕輓爲憂以息民勞有詔如御史議遣按順天時罷兩關使者以公兼攝公身行障塞繩以三尺如其故使大將以下奉約惟謹御史按畿內滿歲輒更程書迫急獄囚父繫不時報遣多庾死者公爲先期核請論出二百餘人三輔無冤乙亥內察署河南道故相有所風解執弗肯從以是見噉推視南學政從中沮止改按江西旋陞陝西按察副使妖徒李一真聚衆行劫吏莫能制公授方略職焉遷浙江布政使分守金衢汰冗剔蠹興革爲多義烏少公去本業應募從軍公命長吏加意拊安遇有募應以浮民母發閭左壬午杭營之變衢兵聞風將謀不譴公乃登壇集衆示以軍法健兒爲國暴露官不負汝母干黃鉞士叩頭股弁迄無敢譁是年遷本省按察使旋改山西至則擢湖廣右布政使期年轉左上遣中貴人從司寇卽治江陵公爲藩長主議請毋以故相播及全楚司寇從之

籍其見產以報無所株連中貴欲復逮國公諸大集吏民間便宜狀皆謂不可因提其議以復中貴弗能奪也此兩事有大造於楚楚人德公而公爲故相所抑反全其孥世尤多公長者每歲催稽賦稅裁闊狹相貸宗人常祿給發以時毋使撓法郡邑輸賦令官解自視衡石筭庫無與焉文書上下應時給發或不越宿稽核賦法裒益盈縮撮其要領著之圖籍以爲永式故事採木之役內金於司受而出買弊端交多公度郡邑遠近令以便宜召買司受其成不問出入費省而逮及他所財損歲可鉅萬秩滿奏績策書褒美贈大父宣父信皆左布政使大母唐母劉皆夫人兩元配有今號焉居楚五年遷南京太僕寺卿抵滁值歲不稔出秩金糴穀以倡賑施滁人賴之未幾陞南京大理寺卿亭平爰書一以律文從事無所唯阿嘉興陸公時爲司寇亟稱服之嘗與一要人有卻遂構煩言上知公忠慎有詔廷尉第歸今且召用矣公在位幾

三十年奉法守官誠心體國端方慎重事無妄發故所至皆有績効去而見思平生恬靜簡朴無所芬華外夷中介不工俯仰當塗故舊請問疎闊歸日與昆弟親戚醺社歡飲使車及門輒匿不見亦無報書識者嚴之居家敦倫樹軌內行甚脩子弟遵其矩矱一門雍睦動有禮法與鄉人處坦夷謙冲不作貴倨聞軍民疾苦輒爲言吏或不使知輒獨無告時有施舍里人頌義焉病而群禱於祠沒而悲嘆其得人如此生嘉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大

君

靖戊子十一月四日卒萬曆癸巳二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六子男五姜出者二用霖乙酉舉人先公卒娶同郡劉氏繼娶楊氏楊殉夫死有傳用極郡諸生娶鄆城伯氏宋出者用斐郡諸生娶東阿侯氏用渠用校未聘女三一適曲阜孔博士胤桂一適子男官生緯一字同郡李廷彥皆宋出孫男若干詳具二誌嗟夫士品之淆久矣王公閭脩實踐皜然不滓朝無違言鄉有遺思斯不謂老成恪亮有先進之風者與鄆

之教唯篤脩躬行厚廩名實之際向者二三君子學術治迹要不必同至表裏相孚不失家法視公志行皆在顏行信吾國之多賢也斯言可徵其未爲里士觀乎

明故奉政大夫直隸揚州府同知華村劉

公墓表

劉氏其先東鹿人元末徙居張秋張秋在交部中爲諸邑會而與壽張近故入國朝自占爲壽張人三傳爲滄州守清舉天順壬午鄉試以四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十九

二百九十七

品秩居官又傳爲贈萬安令桓及弟隆平令相又傳爲汾州守坤舉弘治辛酉鄉試由萬安令擢汾號石梁公又傳爲揚州府同知寅號華村公華村公者石梁公長子也生而舉止端重凝然如成人年六七歲石梁公爲取小學講說卽能奉持遂以敬甫字焉舉嘉靖丙午鄉試劉氏世爲德門以孝友醇篤著聞遠近石梁公好學慕古誠厚無與比而公及二弟宙定皆肖之於是河上諸邑稱實行馴謹劉氏爲首云公性度

溫仁口踈踈不能道辭好施能讓里有貧不能
自振者不問其報施必竭力資之河上俗務華
侈人士美冠服出從騎奴生貴世公以世閑居
溫厚比謬公車乃更爲簡朴行市中未嘗乘馬
遂變其俗隆慶戊辰選直隸永年知縣居職三
年惟拊循勞來爲急未嘗言按人嘗曰韓趙之
聲吾非不慕顧持民太過所不忍爾然遇事敢
爲無所規避不肯阿大吏旨以撓成法城塹水
利歲租可三百金舊皆奉府公請付邑吏代里

藏卷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

甲供億溢水時溢多壞田廬公親按行阡陌隄
防堙塞民以無恐屬歲大侵邊餉不克俗祠泰
山相與推金爲社公卽借以輸輓尚不足額至
出私財佐之賦幸告完而民得全活無不感頌
辛未入覲擢知隰州父老遮道擁留哭聲震野
送至里中者尚數百人隰在山間租稅故多逋
負猾胥出內又乾沒其間公令民自輸郡廷遠
者遣僚吏往收之以是租得毋負御史鉤稽士
伍法甚峻迫郡邑奉行不敢後公再三搜訪必

求其真不肯有所枉濫御史讓以爲偏公對曰
此不敢欺非敢偏也嘗入山西省試取士二人
出而不以告士竟不知平生不求名迹類此晉
楊州府同知部使知公才望多所委托嘗守府
印綬及攝行運司所至剔姦除蠹無少假貸以
是多不相中會御史刺淮劾一長吏長吏乃撫
臺所親而公爲御史里人撫臺遂論調公以報
御史公笑拂衣長往不復請尚書選矣公生正
德癸酉某月日卒萬曆乙亥某月日得年六十

藏卷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三歲卒之日里巷垂涕隣邑咨嗟所部吏民走
千里祠斯已難矣配殷夫人石川先生雲霄女
也石川先生以文章行業著名弘正之間夫人
雅有父風勤儉孝慈善綜家政公甚敬之居公
之喪三年而哭不輟子訥邑廩生其醇厚如公
孫曾以下具誌不著于生曰余讀史術陳仲弓
之行始疑世無若人今觀劉公乃信焉仲弓官
不過令長僚然在閭巷之中而海內名流以爲
宗主公卿在位愧於先之此非有不言成蹊者

而能然乎哉今俗日馳騁於紛華或汨沒澆風而不能自出先民之軌幾無存者予猶及見公耳吏迹蓋其淺者恐其內行洵而不傳故表以爲世模亦庶幾無愧辭云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石

澤姜公墓表

石澤先生者故膠東鉅儒生也諱光宿字世奎籍郡之麻灣里高祖圭當國初舉異材拜光祿署正至兵部員外郎又嘗以禦虜功官一子錦

發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十二

三

衣百戶曾祖福以貲拜爵祖達舉明經不仕父業高年賜冠帶毋張夫人張夫人舉三男子長者光儒其次先生又次光燦往膠東諸儒生好治大戴禮從父艾峰公以禮起家爲御史先生從受經通其微指艾峰公私獨喜又嘗從日者卜曰當貴貴以子聞者迂其言笑之比先生學成爲諸生都講諸膠東言禮者皆推先生已數試數不第則稱曰吾不復握管挾書從諸少遊矣蓋其時家嗣叅政君亦已長大列諸生諸膠

東言禮者又皆推叅政君嘉靖壬子先生以父次舉明經叅政君舉省試爲魁里人比之張東厓氏張東厓氏者嘗以一歲中父子貢舉與先生絕類故里人稱之其明年癸丑父子詣公車對叅政君成進士以試第次補行人又二年乙卯先生授華亭訓導而叅政君奉璽綬策命諸侯王便道送先生渡江至吳興別而去使事竣報命闕下擢爲御史先生則遺書勅曰往吾從父艾峰公爲御史樹聲伐矣小子復爲御史無

發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

春

忘吾世華亭者江左才數士多博儒先生日召弟子論難經義卽弟子貧者常分餼助其婚喪而諸使監司數下記褒華亭博士有聲吳中後遷爲山陽教諭無何恭人病卒山陽而會叅政君奉命按閩聞訃先生走淮南逆喪先生亦上博士籍免也其後壬戌叅政君以御史滿考有詔封先生御史配贈孺人其明年癸亥叅政君出爲岳陽太守過謁先生色稍困先生曰若薄二千石耶今刺史至貴重顧所報稱云何則爲

邑叅政君受命往已擢辰沅兵備副使會隆慶改元覃恩有詔封先生恭人如今稱於是先生垂金紵朱爵爲大吏里長老記事者曰曩時日者之言何奇中也叅政君旣貴歲時以秩金進先生伏臘上家報備獻諸先從祖父曰此兒之祿賜又數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揮金甚衆先生年八十所不衰時前故人親知絃歌劇飲抵掌大噱雖甚未已也比歲庚辰叅政君部稅長安屬井陘兵備缺井陘者燕趙間要害勁兵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處往治兵大夫皆卽拜開府上擇其人以叅政君往且行忽心動亟取道過省先生先生無恙也然見叅政君而悲相泣告令趣裝去未去居七日先生忽索衣曰衣我整冠而瞑里人謂叅政君千里歸省七日而訣盖天意耶先生爲人清夷朗邵舉止雍雅處家孝友推財讓產爲宗黨所稱而俠節好義不爲異懷諸生倚以決策其訓華亭郡丞劉公有劾詔使逮繫使稍侵丞吏民洵洵先生心知丞枉率諸生數百人往

五

請詔使言丞廉吏得過權貴惟使者寬之又出俸金十兩爲丞道里費使者以生徒護之故遇丞甚謹丞事後解適爲別駕而吳人盛稱詡姜先生義士其居里中人有冤抑亦輒爲居間數得白而不受其報卽間右士或驕恣生貴先生弗校也其大指如此恭人者同里武隱君輔女未笄而嬪先生張夫人少之試以家政輒精核如素習其事張夫人婉順而敏朝夕上食甚恭張夫人安之其處娣姒子姪上下皆有恩義得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五

其雖心却境嘗有寇家人走入城避先生弟光燦少張夫人不及事也恭人負而從其後比入張夫人乃見之感曰婦活吾兒張夫人嘗病疽諸婦不能近恭人日夜侍數決其疽張夫人曰婦事我謹吾無以報婦願若有婦如若耳先生生弘治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卒萬曆庚辰十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四恭人生弘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二長繼曾歷官行人御史知府副使任河南叅政

恭人出娶韓氏累封恭人次繼鯉側室季氏出女三長適大名府知府趙慎修恭人出次適宋時雍李出次聘崔鵠側室金出孫男一女三子生曰往余聞漢儒金籬之諺心竊陋焉謂非齊魯間語夫士窮經抱藝徒欲致身明時樹竹帛之光至專門修業名其家學以規青紫洙泗之指衰矣百世儒猶尊慕之至如姜先生位雖不顯然明經篤行不侵已諾其教參政君曰夫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參政君以是砥行礪節爲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三百六十六

故明經鐵峰先生陳公墓表

先生姓陳氏諱職字汝受東阿浮輿里人也世

居安平河上以孝弟力田爲邑著姓至先生而業儒補博士弟子舉糧入邑從諸生遊常以術高第爲諸生所讓已稍厭薄章句慕古人之學不欲以雕蟲自居一日得越中先生語讀而悅之日夜潛思若有所悟而其時里中有三友曰定齋張公一齋邢公洪山張公皆束修慕古長者然其居相去各數十里皆與先生遊月旦爲聚會談說名理終夕不倦諸邑子聞而至者常數十百人著者在平孟我疆氏爲當世名流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進

厚而天性朴淳至不能名一錢居常布衣蔬食
興至輒爲歌詩陶然自得客有過者輒與握手
談所設不過卮豆然客樂聞先生之言至竟夕
不忍去學使廬陵鄒公集諸生濟上設壇而講
延先生升座自是四方好學之士道安平者無
不過而問鐵峰先生矣一日客有泊舟河上先
生詣之語及江南多士欣然欲往不復與家人
訣卽放舟而南家人知而追之至淮上而返其
好學如此生弘治癸亥正月十五日凡六十八
歲

嚴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主人

肅

年而沒時隆慶庚午八月二十二日也疾且革
逍遙吟咏拱手揖而瞑配侯氏三子長嘉行邑
廩生雅有文詞次嘉樂次嘉孚女三長適壽張
姜文術次適余兄慎動次適聊城王之第孫八
藻芹菰薇蕢芸行出荊蒻樂出曾孫二丁可藻
出工可芹出于生曰陳先生余父友也數從侍
几杖聞所稱說頗出越中微言而不涉玄虛至
內行脩飭以孝友德讓見信里黨有過於所談
者斯謂恂恂篤行君子矣世儒高談名理動稱

先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甚或假賢聖之學濟
而成其私於先生何如哉孔子曰宗族稱孝焉
鄉黨稱弟焉可以爲士矣言忠信行篤敬亦可
以行矣聖人所爲教者如此以稱陳先生儻謂
無愧辭與

明勅贈文林郎河南鄆陵縣知縣義渠何
公暨配韋太孺人合葬墓表

曹有德讓君子曰義渠何公諱朝臣字子忠其
先山西洪洞人也遠祖某公嘗爲勝國侍郎國
毅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主人

肅

初有詔徵之守節不應遂流於曹侍郎生處士
祥祥生處士金金有二子次者曰洪以文無害
推擇行省功曹號曰太公太公先娶於秦生朝
卿朝相其三爲公公生三日母秦見背繼梁生
朝士庶王生朝聘公旣生而失恃太公度不能
哺欲弃勿舉布著而占繇曰大吉乃顧乳媼哺
之長而聰警多所通記以父客在外就傳甚晚
乃慨自奮發洞研經術掄入膠序聲譽日起矣
太公老而謝事屏居村里庶王母子常從情愛

頗昵廼斥伯仲出居置公郡城使持門戶尺布
斗粟無所給予公外應更繇內困薪水不克卒
業於學遂以居積營殖稍致奇贏其事太公及
王尤盡婉順不見愠色伯仲二氏出分而貧竊
爰馬牛及穀太公震怒欲訟之官公從容涕諫
事乃得解王氏有女適在他邑父母念之服食
苞篚問遺不絕諸昆意弗能平或有訐語公又
從容譬解此吾同氣父愛所鍾不能承順親心
反靳其子養志謂何諸昆亦悟遂不復爭伯兄
性卞嘗有違言公奉之彌謹厥後字其遺孤無
異已出里人稱孝友焉配曰韋太孺人同郡處
上廷舟女也生而儼靜寡言居有儀則父母特
愛異之相攸得公結褵來歸和柔婉順宜其家
室值公不得於親食貧相守勤綜內政佐以女
紅鬱寃無聊相對而泣至乃娛侍尊章調護娣
姒孝友之行匡贊實多義問徽音徹於中外矣
少年數乳不育中歲舉子爾迅甫冠而天又越
數年爾健乃生卽今侍御君也將爲踐更所苦

門戶就頽及侍御文業有成鬱爲才僑公乃驩
曰是將大吾之門萬曆壬午果舉東省公時得
捷大喜思及長子又復大悲明年公遂抱疾亟
呼侍御歲在屠維若必登第我不見也公素精
目者家語故能爲兆已丑侍御果第試宰鄢陵
奉太孺人西征日以強刑薄歛爲侍御勉值中
州歲稔救荒有狀所活萬口頌聲大作朝廷慕
其廉能召爲御史使視司城會大璫伏誅籍其
家貲勢多連逮太孺人乃謂侍御曰天道神明
寧忤內旨母霍無辜侍御敬奉母言多所開釋
都人胥德侍御而賢智其母太孺人春秋旣高
侍御謀爲歸養力止弗許無何出按雲中遂奉
板輿過里取道西上使事未報館內艱徒跣
奔號以不及飯含爲痛乃於明年戊戌四月七
日奉柩公兆司諫任君銘諸其坎復以侍御使
來請表厥墓二君皆予所善誼不得辭總公爲
人坦夷侗儻履方蹈和端睦宗戚未嘗色忤里
人歆其德聲無不感服太孺人寬博明慧仁而

好施所解推賢貧偏於閭門迹其厚積博施德
孚遠邇凝祥篤慶受祉於天豈非同德之應哉
夫龐公鹿門之隱世訓靡關梁鴻會稽之遊嗣
賢未耀猶以齊年偕老炳煜無垠况夫秉明允
之芳規叶貞淑之懿範孕陶名世光佐鴻圖微
夫川嶽鍾靈神祇錫美軼潛輝於隱逸超內德
於姬姜烏覩其卓犖與公生正德丙子十一月
八日卒萬曆甲申六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
九孺人生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
酉十一月六日得年八十子男一長爾迅娶田
氏次爾健娶袁氏封孺人女一適諸生李子民
孫男六顯瑞武生現瑞武生呈瑞庠生出瑞禮
部儒士俱迅出應瑞庠生兆瑞湧瑞幼俱健出
女五長適秦問次適牛某次適黃某俱迅出其
二幼健出曾孫男七女四詳具誌文

明故公府家丞東村秦翁墓表

秦氏東阿世族也其先蓋鳳陽人高祖諱彥良
元末爲東平路總管府判官卒葬東阿子孫因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三十二

三月五朱

占籍焉總管公生秀永樂中舉明經任爲松
令扶風公生盛正統中舉明經仕爲濬司訓司
訓公四子其季曰泰舉弘治壬子省試仕爲長
子令長子公四子曰諶曰竹曰松其季卽吾外
舅東村翁也諱栢字大貞以別墅自號云母曰
熊夫人以江右名家適長子公之室生翁數歲
而寡擁護幼孤推產以讓諸兄不取盈也翁生
而聰敏多材治經通解未冠補邑諸生而俠節
好遊不視作業從賓客少年揮鞭挾彈出入鳴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三十三

進

瑟跼蹙之間亦以故稍減產焉嘗有吏事爲邑
令所譙憤曰丈夫不能自樹窘於吏嗾其世
矣聞一二里子以司馬法射策自念素精騎射
此可唾手取也乃求古兵法言閉門伏讀不至
數月卽得其要指能著論義往從御史試輒舉
高等再試名第愈高而里子同時舉者至十餘
人以翁大族行尊相與父事之母敢鴈行邑令
前譙翁者至躬勸爲之駕謂秦生材士也向者
吾督過之今內愧矣事在嘉靖戊午辛酉間其

時邑有白蓮妖徒聚衆數百結連四方渠魁造作冠服符勅私署名號約以正月上元相應而起邑令牒翁捕之翁率二穀騎馳入其室立縛妖人及其違禁服鹽以出獻諸部使時 世廟法峻部使畏不敢奏令筦庫藏其服鹽趣尸妖人於市而進翁於庭賜一卮酒勞之因謝罷焉又越數年數詣司馬不錄年且五十餘倦遊矣而不肖已舉進士爲從官翁因謂曰往者吾嘗有志於世今髮且種種計不能偶材官蹶張挽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三十四

集

詢訪應對有法無不改容禮之尊者在坐爲起守丞以下送迎揖讓如賓主君以是重翁將傾心任使之而翁終不能俯仰志又不行因自罷去主君使使召之結轍於道竟卧不往矣翁在秦族爲未技年最少行最尊諸秦長老黃髮齋背鞠脰上食率稱從子甚者曾玄而望閭親識亦無與同輩者故翁卽不大顯然其居邑屋中雍容甚倨也年六十餘邑大夫慕其賢延爲鄉飲祭酒時從問民間疾苦與政所宜興革翁輒以正對無所阿曲大夫歛容納焉少時忼慷豪舉不能爲人下有侵者必報之暮年家稍振行義益著乃更爲折節故時怨家亦解仇求親翁推心結歡無一毫芥蒂曰吾不能以子壻貴有汰色於故舊便以我爲匪人也以是里中無大小日益親之惟翁言是聽結社醺飲非翁至不舉七觴卽有爭曲直者或不謁吏但從翁質正一言而決卽或謁吏亦多委翁講解受其成不更辭也貧者從之假貸不以有無爲辭卽不能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三十五

沛

予息常緩其期甚或折券素好方書常勸治藥
餌以待札癘尤多所全活翁爲人豐盈儼然好
脩容止內無他腸其與人交一言取合即出肺
腑相示傾身護之卽不相中雖甚其言亦不
爲異容家產僅及中人而自奉鮮華服食輿馬
擬於素封或怪其奢翁嘆曰人生代間忽如過
客吾年踰七十堂構無托卽令被服所喜日夜
娛樂猶恨其晚管管自悴將以遺誰徒爲達者
嗤耳蓋雖大觀之言亦足悲也始予家自大父
以來與翁同巷先宗伯公相與出入遊處爲忘
年交予生始啐淑人數月卽締盟焉受室之年
先公捐棄予及淑人孤露無倚翁媪無他子女
亦惟淑人是依所以贍予膏火至廢嚙以供及
予仕遊長安二十餘年淑人多病翁家居思女
常以歲時輓轡省視或蹈冰雪不辭卽不及往
蒼頭起居者趾相接也其撫摩二甥恩義尤篤
二甥親倚翁媪甚於堂闈此尤難矣及歲辛卯
予以病乞休幸賜骸骨淑人得奉甘臠鄰下方

相與歡之歸永及期而翁遽逝悲哉邑人以翁
壽耆康寧享有福祉無所遺恨惟積仁扶義有
長者之行而不艾其後相與咨嗟憐之又多感
其德施空市走弔有行哭失聲者是以知其平
生矣翁生正德己卯七月十五日卒萬曆壬辰
八月五日得壽七十四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
於龍溪祖兆夫人張氏陽穀張公吉女今年七
十有二賢淑有材能綜家政旣拮据傾貲爲翁
治喪復念孫曾輩無少者以從玄孫國華奉翁
香火翁復有一女適東平梁起泰太史紹儒從
子也不肖行忝居甥館備荷深慈肺腑至情不
勝悲慕而無能自盡萬一聊繫其平生鐫諸墓
左使賢豪之行不至泯沒云爾

明故太學生杏野先生賀公墓表

杏野先生諱甲字子科究之東阿人也居張秋
河上家世業儒多爲文學士者大父以下徙居
邑城先生生七歲而孤長而能文聲稱藉甚試
輒高等教授生徒爲室下帷踞坐匡牀常數月

不窺戶諸生早入酉出無敢請間出遊以故門下最盛都授掄士輒又多高等至相繼登第爲顯官而先生數奇累試有司不第處之坦如也隆慶戊辰以建儲覃恩詔天下郡邑擇諸生異等者貢於是先生選對公車補太學生其時四方名士多以選至見先生恂恂雅飭無不肅然左辟者司成亦改容禮之先生舉子晚中歲乃有二子子又甚少在太學時日夜思其二子鬱悒不樂卽白司成求假滿給事御史臺又白

繫獄出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三十八

坤

御史求假歸而值二子種痘身懷抱之不寢食者兩月因而大病卒矣先生爲人美姿玉立溫粹冲夷身若不勝衣口無長語亦不言人過失事兄愛敬處友謙和束脩好禮進退舉止皆有尺寸然皆出於天性非有所矯也平生不近歌酒朋輩召飲遇有聲伎輒瞿然面赤反走同遊畏服卽有聲伎不敢復召先生矣學使廬陵鄒公聚諸生講學先生聞其說好之急負笈走濟上日侍鄒公歸爲諸生具述所聞相與繹之及

入太學而蘭陵太史趙公儀部徐公輩結社長安與四方遊士會講先生又躡屨參其間盡聞所欲聞融融有得也方先生在大學時行爲史官常謁先生學舍見几席盤盂往往皆有字畫趣就讀之皆日所讀諸公語也可謂篤信矣生嘉靖七年二月初六日卒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四歲卒之日無論士類卽市人行道皆爲嘆息諸生四十餘人相率擁金蓋而庇其孤焉先生初娶蔡氏卒而以王氏繼二子

繫獄出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三十九

坤

東升東白皆其出也王卒再繼以殷先生沒時二子長者八歲少者七歲而殷夫人年二十餘一室重垣將兒居其中稱未亡人毋悲其少說之更適夫人流涕自誓百端不可至剪髮示之乃止諸生請於邑大夫曰公月給米一石廩之方諸生葬先生行在長安不與父之請告抵舍乃索先生遺事表之而侍御孟君工部喬君皆先生門人也相與伐石而書嗟乎漢桓春卿喪其師朱普千里奔喪負土成墳彼何人也吾愧

之矣述其大畧以志悲云

明故太學生靜宇王公墓表

靜宇王君者平陰高士也諱詩字興甫嘗扁其廬曰靜宇人因號之興甫故邑士族曾大父述爲撫寧令自去其官大父來儀爲蜀幕以父老乞歸不遂請於上官移俸給養里人稱爲孝子父三顧隱德不仕興甫少而穎悟風神秀朗瑩然不凡年十四從諸生試文宗孝豐吳公奇其瓌儔錄入學宮其時宮保豫章朱公開府東藩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以郎君可大出就家塾訪於吳公求年少生可友者以興甫應而予與濟南于子冲皆同研席矣予年十五興甫少予一歲子冲又少一歲可大又少一歲皆不以予無似而兄事我越二歲辛酉文宗袁安節公試士拔興甫高第給廩後使曹公簡肄湖南書院知名諸郡矣此後二十年中子與可大子冲先後第進士同仕爲吏而興甫獨不偶久困諸生然其情好密比浮沉久近猶一日也興甫雅善記誦爲文詞奔放有氣

而少深湛之思以故九試御史皆罷不錄年四十餘乃以明經貢入太學非其志也興甫入對時予與可大在朝子冲備兵漁陽道出都門會於城西道觀劍合生聚相顧稱雄其明年予以病歸子冲在告與興甫過我因同遊玉符山中信宿大飲而別是年秋子冲西入關卒於道予携興甫往哭又二年甲午可大以言事罷官從江右來訪而興甫以是秋卒予將携可大奔哭而可大已病不能往扶服南行卒於江上嗟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十二

三十四

人世幾何吾三年之中而哭吾三友夢幻泡影踽踽一身悲可知矣興甫爲人美風姿自喜與人有情思胸中廓然無少城府而賦性孤介不能諧俗脩身潔行取予甚嚴空室蓬戶日晏不炊終未嘗向故人有司請問一語也可謂苦節獨行君子矣生嘉靖丙午七月某日卒萬曆甲午六月某日得年四十有九配高氏無子一女尚幼興甫之沒也予與其友劉元陽氏經紀而塋之劉君志其行頌鐫石於壙又親及吾門請

表其墓嗟夫此吾事也而劉君發之誼彌厚矣夫交遊之久近所不能齊諸人力命之厚薄所不能質諸天舉無可言者予獨惜興甫之安貧守志有原思季次之風而無聞於世也故爲表其大都使里人有考焉予冲名達真陝西叅政司大名維京光祿寺丞劉君名敬業四氏學授文雅士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七目錄

明誥贈少保兵部尚書湖西李公暨配一

品吳夫人合葬墓表

明累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西岡邢公暨配累封一品夫

人鄭氏勅葬墓表

明累贈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育菴

劉公墓表

常侍東濱孫公墓表

石溪先生傳

王氏瑯琊公傳

少保王文端公傳

月溪處士傳

周幼海先生小傳

許孝子傳

周母王太恭人傳

一品朱夫人傳

樊貞婦孫氏傳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七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鄒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誥贈少保兵部尚書湖西李公暨配一

品吳夫人合葬墓表

湖西李公者今少保李公化龍父也自上世爲長垣人代有隱德以質傾其間里少習儒術不及卒業長而以授少保少保爲令公封嵩縣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一

二百九十五

配吳爲孺人及徵爲郎公封南京工部郎中吳爲宜人及爲開府公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爲淑人及以征播論功晉爲孤卿而會公及淑人皆沒乃贈公爲少保兵部尚書吳一品夫人令甲錫命大臣先加官保無徑拜三孤者蓋以代錫圭云而考公諱繼古再錫如公爵大父諱誠一錫如公爵妣咸如吳於是李氏之廟號一品而祝者四世矣李氏之先旣席厚資及考公而家益振以僦儻材力役使邑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二

三

中徭賦主辨然不及中年而沒公生甫七齡又獨子也母張夫人則矢天而鞠之少長聘太學莫公女因令從吳公授經經通大義而會家殖帑落與前父分產所得田宅甚儉張夫人私憂之公請無然今母有子子幸有身何爲乃無家也獨無奈一委貌冠何爾於是棄經生業跳之田間身督耆頭傭保蚤夜力作父之垣屋繕完產益豐羨顧反出諸父上而二子亦長二子者長名雲龍爲太學都講次卽少保髫髻而負儒質則前白母兒能負薪敢請所業母曰家故儒也向者悔棄汝耕今可再誤乃携二孫就師於邑使公居田如故公則以旬朔入城奉甘膳省毋因問兒所受書而時侍母夫人飲召兩子勸勉爲道大毋瑣瑣時淚歛歛墮盃中也父之部使稍聞母夫人守義狀爲請於朝奉詔表閭矣而少保以弱冠舉進士爲令公念其少爲一往視問吏迹狀喜而趣駕歸及爲郎吏方岳則不復往以母夫人在也朝夕羞膳所以娛侍萬端

及喪蔬食致毀杖而後起人以爲難少保填撫
遂左以禦虜奏功公生受三品號爲上卿於是
少保居塞上久矣思親而以病請公曰歸可爾
歸而公益望悅日從所善父老選勝載酒酣呼
自適而曰今而後知爲人父樂也無何播州兵
興詔卽家起少保授節鉞督師討賊少保念親
老再辭公再力趣之曰老人雖幸健豈不念煦
煦聚首歡哉顧今方隅未靖主上旰食掃境
內而屬孺子其敢曰有親在以逆天命少保悚
懼對曰如大人教立起入蜀會賊已殘綦江兵
連不解乃遂厲氣銳精寢處兵革之間顧時時
治書報賊可期月待以慰公志公亦知其能辦
而不能無憂已而疾作食稍減遂至不起其時
少保已平賊奏露布而遽聞公諱仰天悲號以
孤之越在行間至不得一訣其親則何以生爲
矣然會兵事未罷詔留少保候代請至入䟽期
乃得歸因以倚廬之日爲三年制曰非敢踰禮
爲不忍也而天子以少保患有勞使守臣奉

制祠公且命將作治塋以二品禮少保持
踰禪又會河決大築堤臣所推舉數人留中不
報以少保名上立詔起家持節趣莅事河上河
上其里中裁數舍耳乃奉吳夫人行至而大
䟽塞河別開洳水以運功且就緒而吳夫人病
逝於省府於是得親飯含無之有悔矣而詔復
留少保候代請至若干䟽極迫乃允屬司馬以
播功上乃奉命則又使守臣奉制祠吳夫人
啓公之墓祔焉而塋以一品禮少保大感涕曰
吾何以報上恩也始公之塋少保婁東王公
業誌其墓少傳四明沈公且爲銘神道之碑而
會夫人之喪少保復請舊史于生爲表其墓表
者最其大都故不詳其世而論其略云公諱棟
字某湖西其別號也天性矜莊不輕言笑望之
巍然而好以和煦接人旣受貴爵與田畯牧豎
均茵讓席其恭如是親黨貧者歲時粟帛勞問
市廛數區盡施與居族子弟量所宜任以差假
息錢或授之事令其自食及資佐其婚嫁不

可勝計。張滿都榮常以止足爲戒。曰：當自惜福。無過享也。而吳夫人者，里之名家淑而有才，以勤儉相公上奉君姑，下訓二子，使公毋內顧憂。懿德尤衆，嗟夫！醴泉有源，瓊樹有根，斯固然矣。余獨謂國家承平日久，三數歲中再舉大役，東則宿十萬之師於玄菟、樂浪之境，以征卉服；而遼左爲之後距，時惟少保之績。西南則發四部吏士，翦鬼方之不庭，化爲郡邑，時惟少保之績。方其啓處，不遑何身？之敢問顧，獨念有親耳。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

三
日
壬
子
四
日

聞詔而趣之出，欲歸而遏其請曰：若翁若媼，方爲數石醇醪，以待飲至兒勉之矣。少保以是操抱而鼓，期不內顧以成勒定之勲。比公夫人之烈，不猶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且以捍災禦患而應祀典與？生饗榮號，沒受寵優，恩數彝章，延於世裔，不虛爾。今東西大難，皆已削平，推是一輩之河憂在，吭嗟誠以少保之勤平成有期，且續神禹之緒以著於河渠溝洫之史，其所爲顯揚光大，滋不細哉。姑表而勒諸楹，示我明有社稷。

之臣其所由式穀者，若此以爲人父鵠焉。

明累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岡邢公暨配累封一品太夫人鄭氏勅葬墓表

萬曆戊戌倭據朝鮮，上命總督薊遼兵部尚書邢公爲經畧，率師討之。明年倭平，奏凱還鎮，詔進太子太保，錫四代命。邢公上疏言：臣玠不天，髫而失臣父，且五十年。臣母鄭幸無恙，春秋八十餘老矣。蒙陛下恩，追封臣父以臣所居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六

三
日
金

官生爵臣母一品太夫人至異渥也。臣韎韐伏歿，歸自海外，臣母倚閭望思，願乞不肖之身，得一日侍母，疏十四上，乃予告歸。又三年所而太夫人終天年也。詔發少府金錢大治，贈公之兆，以祔太夫人而命守臣稱制臨祠者，再有加豆焉。時萬曆乙巳十二月廿六也。邢公奉鍾都諫狀請表隧，左然其時。邢公又已進爵爲少保，稱三孤於朝矣。表曰：贈公諱鎮，字大用，西岡其別號云。邢之先出自周代，有顯人元魏時，巒以功

封爲河間望其居青州之益都則自曾祖諱
始也祖諱端父諱聰世有隱德錫皆如贈公官
配皆一品夫人贈公兄弟四人於行爲季脩幹
偉姿布衣而慕俠烈太夫人者處士鄭公舉季
女資性淑嫻佐夫君以孝友親心日歡姊姒之
誼語弗聞析箸推腴居瘠宗黨藉讓焉贈公爲
人仁好施所衣食振救不可勝紀紀其尤可法
者嘗道得遺裝三十金招其主王大章付之大
章以半謝不受有鄭藻者貧其壻而悔婚譬勸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七

胡

不從則捐牛帛爲助鄭感愧納壻富豪何勘以
子錢勤夏忠賣婦將欽賣女忿往數之將質之
官何懼乃歸子錢贖還妻女兩家繪像祠之宋
氏兄弟爭產至以不法相詰乃集鄉三老曉譬
百方兄弟咸叩頭謝請從長者息爭蓋環北海
之境無不稱贈公仁則無不歸太夫人內助也
贈公不治經然讀書知大義時持儒者家法匡
正風俗嘗刻石寺門禁里之火化者而約衆
金爲社死而不收調予棺槨邑有兩儒生奉無

爲道教從其徒居贈公則面數曰君稽稽逢掖
生也左道從夷何類見齊魯之士兩生跪謝遂
屏教主爲人排難解紛惟力是視卽又不居其
功四隣儀公如儀大人緩急恃以無恐有盜二
人行劫長峪商旅禁不敢前贈公預伏壯士其
側而身往挑之曰爾知北海有邢大用邪胡逆
天殃民而欲齒吾劍爲盜方咋舌伏起大呼禽
之道路遂通又大盜王堂率衆據黑虎寨寨近
公里里人恒震公曰無恐也乃公且往行之卽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八

胡

挺身見堂曰吾邢大用也聞君信宿吾地敬効
一日之食願君息於沃土盜相顧愕眙曰邢君
義士誤踐義士里罪過遂去不敢復來歲大侵
或聚衆謀掠人粟贈公諭曰是在法當死死等
耳不死饑死法奈何衆愧而止已而他里掠粟
者果伏法誅則皆踵門謝以公向者言實生我
也年三十餘忽感創毒不救執手訣少保曰吾
素以行義聞亦思奮不顧身佐公家急乃時不
我值命也孺子有奇骨非輟下駒他日必成吾

志勉之又言處世惟樂善爲最與人交寧負虧
母虧人少保受而書諸策卒而太夫人痛不欲
生少保伏哭床下四日乃進七漿其時姑老子
少田有畔隣太夫人操持應接內外斬斷之
姑陳夫人沒齋素三年自持筐築墳土伯氏貧
無居推宅以讓從孫有父子鰥者割田而
室隣人韋氏父母未葬鬻地焉而身死太夫人
悲之亟還其地使舉三喪蒼頭負絹竊於逆旅
主人請償却不受曰奴自不力耳趙忠通官租

縣城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九

仲

繫鬻女與婦出篋中金贖之聞者爲之下泣曰
天道有知邢氏其興乎少保舉於鄉命分聘金
二十散與親族舉進士爲令以寬刑緩徵訓爲
御史按甘肅繪泣罪圖授之曰毋輕民命備兵
塞上聞軍士有單衣者親製布絮衣數十給之
歲以爲常奉命東征師行走使起居命二孫受
書戒令一志殉國無忘而翁所欲建立也老人
待飲至率諸孫觴以勞汝初少保爲令最而贈
公一命爲密雲令毋則稱太孺人贈公進兵部

侍郎則稱太淑人又進尚書則稱太夫人又進
太子太保則稱一品四錫而至九命金書翟弗
光映存沒於人臣無兩矣嗟乎以贈公之義烈
令得執干戈以衛社稷渠不能取萬戶封乃不
當其身而開少保卽車騎轡以文武才策內參
機揆外寄折衝若再見之其爲萬戶大矣太夫
人殉義代終外持內護最少保以報國功成而
安其養幾九十而考終及見孫曾文武簪紳之
盛史稱高涼洗夫人爲智勇福第一此有過之

縣城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十

三百四仲

無不及焉寧必錦繡寶幃出入行間乃稱丈夫
哉積德累仁陰功陽報操右契而受之豈惟樂
善之効抑均以敦勸薄俗師百世而不朽矣敬
爲表其大都以徵天之所啓翊相鴻明之運必
有由也子孫姻屬詳在碑誌中法不具論

明累贈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育菴

劉公墓表

予子曰劉封公隱丈人也而仕其二子於朝號
爲名大夫生而以仲子貴一爵司馬卽沒而以

伯子貴再爵憲大夫布衣閭巷之雄存沒三錫榮耀當世可以觀德矣而伯子來請先君幸邀寵于天惟是麗牲之楹以對揚庥命敢累記史奉郭宗伯之銘與季司成之狀予受而最其要焉封公諱尚德字汝全其先膠西人也出齊悼惠王之裔世系遠不可詳國初有諱宗者奉詔徙實東郡占籍爲博平人世脩什一之業四傳至太公諱舉家乃益饒娶趙生子二公其長也少有資性嘗爲博士家言已以失恃棄去從父受策推擇爲郡功曹邑中豪弱公每有繇發輒使任重公伉弗能誅也入而供賦出順指豪豪辟易敗事公矣在郡稱文無害府主賢而任之已二子籍諸生公彈其觚笑曰兒爲儒父爲史上書自免去去而大治學舍益市奇書延四方名士與二子課習其中時載酒往聽之爲稱說古昔及在郡所睹記吏治薦墨仁苛之効命二子謹識之久之二子同舉於鄉先後成進士爲內朝官公猶衣褐蹠躡田間與故父老侶

既受策書爲郎邑令延賓鄉飲讓不欲往令馳書都下要二子爲請乃強御冠服爲一卽席已卽筭而藏之更請不復往也二子迎養長安亦不肯駕一日忽自策蹇過都突入二子官舍召問所居官守法狀二子驚喜各以質對公乃更大喜呼酒勞之居三日復策蹇歸矣平生急人之困不言有無自宗族姻黨待以舉火者如千家所推解而婚者如千家焚券尤不可數所過廟宇橋梁圯壞必捐貲飭之自奉則甚蕭然食無兼味衣無重采床第不設絕縵旦日起課僮僕各有作業夜戒戶而後卽安居恒語所親曰長安貴人聞雞而攝弁冕郡邑大吏燭見跋而治書人孰有獲安者小人賴天幸施負擔其敢燕燕居息以隕厥祿聞者惕然閭里有紛居間輒解卽不可卒媾召而飲之醇醪徐爲開說無不人人意消後望公之廬而返矣有冤無告時爲直於當事若行金委曲及來報謝則匿不受或反佞僚郤之好行其德而齔然不滓多類此

卒之月伯子以使過里公命多具牛酒大召故人所善談讌甚歡其夜忽不語申旦而瞑蓋若爲訣云公沒且十年而伯子以知府考績贈公如其官已而進爲副使會有國慶又改公如其官故稱憲大夫然申錫固未已也而伯子於邑曰痛夫吾之失吾弟也令緩暮月無故吾父當晉三品蓋是時仲子已謝人間世矣公生嘉靖丁亥六月十二日卒萬曆壬辰十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六歲配李氏累封太恭人子男二伯子大文舉丙戌進士由大理寺正出爲淮安知府進河南副使備兵徐淮娶張繼周贈封俱恭人仲子大武舉癸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爲兵部郎仕至河南叅政娶謝封安人女二適邑人謝廷試一適邑人徐道文孫男八爾偉爾偶爾豪叔奎皆大文出爾章爾順炳章炳順皆大武出孫女幾人姻室各具誌中 于子曰余遊長安得事二劉君信名大夫也其所居官不同要各有以自樹至冲和夷粹退然若不勝衣

其中耿介廉方不涉世之滓垢若墳窆之應焉以推所稱述封公不謬矣今人有子仕爲吏則自喜爲豪奢媼衣美車馬出入從騎奴以明得意不則時謁長吏請問顧銖兩自豐若武斷閭里視利便田宅貸子錢廢箸不則深居簡出日宴稱未起戒典謁無入客也封公以兩貴人爲子受爵於朝而儉勤退讓若此正考公三命益恭偃僂循牆而知其後之必達矣是父是子語若進熟於公家稱篤論焉

常侍東瀛孫公墓表

東瀛孫公者濟南霑化人也諱輔正德末年掄入禁中爲仁壽宮近侍事 昭聖太后以小心勤慎聞嘉靖改元進爲御馬監左少監居久之再擢本監太監佐惜薪司精敏有心計能其官得賜蟒服比一品秩隆慶改元汰內監冗員公以賢留筦事如故又四十餘年乃罷公爲人頽然脩偉彊力恢廓雅善談說好遊海內長者東方士大夫吏於朝者卽甚穹顯咸與公交時過

從與語公爲設筭器食握手相對至移日乃去
平生慕尚高節日閱邸報有上書危言關天下
大計者輒藏其副時取而膾炙之又好進賢薦
士推轂名流惟恐不及至士行汙下者卽貴有
勢公不譽也居一斗室僅可容席而諸公往請
者車馬呵殿旦夕相聞以此傾其同署然其與
諸公遊遠或至數十年終未嘗乘間有所關說
諸公益重之公年益長涉歷世故明於失得言
事後當成敗與人賢否無不奇中至内外吏職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十五

皆洞其要領里人試吏公常爲指畫其所宜行
與所當慎皆老成有意識嘗有所知士人出入
要津聲勢甚張衆皆嚴之公獨感額語曰夫士
貴自立耳安有濡迹權門以博顯貴吾見其敗
也已而果然又常於都市設館邑人以徭賦入
都垂察而入卽有所詘乏又代之輸常得脫更
邑人德之相與立祠里門爲公祝釐云公在內
廷久居稱溫厚然不殖生產亦不建造佛宮及
廣樹私徒橫乞恩澤但二三蒼頭供事左右而

已生弘治丙辰正月五日卒萬曆甲申八月十
三日年八十九歲太史氏曰予數過常侍爲予
言事 昭聖時及正嘉之際也頗得聞 先朝
故事云其稱當時卿相名臣狀貌風采至權寵
貴倖隆赫一時皆如旦暮則已數十年人矣大
都風俗政化所由隆汙與人事倚伏之端可考
質焉豈古所謂避世宮殿中者與迹其平生論
議合於儒者而有俠節之樂使得在 上左右
備樞機之列顧不與管蘇繆賢同稱而浮沉冗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十六

三石溪先生傳

從以老夫亦有不盡其才者焉

石溪先生傳

石溪先生者代之隱君子也姓王氏諱憲武字
克定其先出太原分徙京兆永樂中有爲龍江
衛士者扈從北征留屯雲中塞下因遂爲山陰
人五傳得臨邑令縉有惠政臨邑子朝用籍諸
生不第受冠帶老焉是生四子先生其仲也而
兄伯行宕佚幾亡其產父不任而材先生授以
家政甫十有五歲矣家又中貧且田且受經而

兄伯所負責家日操券譟門求伯伯跳身遁先生往謝爲期約代償不令父知也公友韓公器先生而女之益多予女篋具及載粟若橐遺文先生皆謝不受曰丈夫幸能自食不敢以負累翁於是韓公益器先生戒子及諸壻謹事王郎郎嶽嶽不可狎也而先生又悉謝絕家累入山中伏讀三年不歸學遂大就試輒居高等諸少年生慕先生經術爭負笈從之遊而代鴈門間稱大師矣先生性篤孝友忼慨扶義振人之急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十七

化

惟恐不及其後父沒兩弟皆已婚有子女食指日衆咸仰給先生而兄伯前跳身遊益大困挈其兩子羸身來歸先生抱兄慟哭解衣衣兄子衣衣子具飲食湯沐勞苦極驢而伯因有家矣從兄死無後宗人將分其產有先生故業在焉宗人畀之不取曰人則不祀而因以利之何故業之爲也妙倩病無所歸舁而詣先生先生推室居之爲延醫療疾積歲而沒沒而調惜歎嗟焉族婦有贅虜而脫歸者憊且死矣先生救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十八

化

家沃以饒粥三月乃蘇里人娉以爲妾先生曰婦義不爲虜肯爲妾乎不許更擇善配嫁之忻口武氏娉婦未娶而女家亡徙塞下別鬻文武故與先生善奔以狀告先生陰具錢贖以歸竟不言費後過其里夫婦抱子迎拜上酒脯爲壽隣人爭走出觀相與嘆王先生長者也先生爲人魁貌脩髯居處甚莊子弟自勝衣侍側毋敢嘻笑卽行里中諸狹褻子望見王先生來皆走匿不敢出山陰號當路塞大吏行部延見諸生問兼先生常爲畫可否無諱卽有所徵發吏民弗便常爭罷之會虜大入邊而督帥戲下胡騎數百遮避兵老弱慘僵尸爲首虜夜抵城下先生率諸生白吏登陴謝之旦日帥至悲而詰諸生名先生從容對曰以是貌之城寢處烽火恐一旦之失守以憂將軍有胡服而夜謹俘人於野其誰知非寇而開門受之帥益悲弗省也會監司行部將核首功則大棄髑髏於塹而帥始悟且愧謝諸生去矣先生卽敢言有氣然其

與人居溫厚易直惟恐傷之口不道人過見坐中語咕囁有所指笑輒投袂起去曰奈何以宅人過失資口吻佐酒聞者悚服先生六詣省試報罷嘉靖甲子用明經徵對公車而冢君舉於鄉矣冢君者今閣學公家屏也先生聞大快趣治裝歸日召賓客故人相與飲飲極醉乃已將遂不仕迺其明年遽卒卒而冢君以隆慶戊辰第入翰林比侍 今上講讀先生再賜號至太子洗馬又數年冢君入叅大政而景夫人以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十九

曆丙戌卒邸中景夫人者先生再繼室也始韓夫人舉冢君七年而沒繼梁夫人又沒乃繼景夫人景夫人子冢君久有恩意冢君喪景夫人擗踊號泣日夜不輟聲而痛先生葬未備將因改營焉 上傷其志下壘書貴先生及父皆號爲少宰大學士如冢君爵遣使爲先生治葬命守吏奉少牢祠代鴈門間相語曰此故山陰王先生也以有子爲相 天子用三公禮葬之先生三子長者閣學公閣學公六子長者濬初舉

省試第一宅皆僑邵相繼起及諸弟子凡九孫云語其誌中贊曰行得事閣學公頗聞先生操行及所以教云士有明德雖不當世其後必興方先生數試不售韋布一經豈自知慶流元嗣爲帝股肱受其光寵耶種德食福若操右契解在晉國之樹槐也夫高山川澤能出雲雨以滋百物則祀典及之 天子所爲光寵先生蓋以此而論於德施之報則狹矣

王氏瑯琊公傳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二十

三百五

舊史氏曰古者氏族之法以郡國地望甄其流品可考而知也自此法之不講而豪宗華胤無所稽其瓜瓞世家之籍闕焉王氏之望以瑯琊爲首蓋始於魏晉之間然卽丘公之後舉宗南渡遂爲江左大族烜赫至今而睢陵公之裔一再傳而無顯者及太尉僕射亦然不以散落北土而譜牒佚與我朝自嘉隆以來新城王氏始以科名閥閱爲海岱冠冕蓋瑯琊之宗留在江北者至是而遠有耀矣非神明之胄得天能若

是乎然亦以譜謀無考宗祏不可得詳惟記
士貴公徙自瑯琊其德義有過人者亦足以知
啓祚流光厥有淵源非偶值矣予與司徒公
子遊得其大都作瑯琊公傳 瑯琊公者諱
新城王氏始祖也其先居諸城之初家莊實於
瑯琊境故以號公公故一布衣也而儻易負
以任俠自喜雅多智畧樂善好施急人常先於
已當元之末有白馬軍作亂橫行東方郡邑莫
能禽制公毅然發憤結里中少年數十輩各帶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三

忠

弓刀持挺約以冠至出擊至則身先嘗賊少年
奉其要束亦無不自奮者一日有賊數騎抄畧
村里其一蕩而沒於井公飲之罌梃其背斃焉
餘騎大驚走去則整其衆來索操罌者公因從
旁跳匿至新城之曹村居趙氏廡下稍占田自
食而其故莊居人亦多避寇新城初氏在其中
遂娶其女是稱太媼已以曹村地僻無所殖產
又徙業邑中耕牧作苦權金穀之貴賤以子母
息獲贏過當家用益饒而其好施愈甚度歲租

入幾何自輸官及衣食有所贏餘悉以賑貸
甞人以難告常傾橐爲之不言有無日作饅糜
飯游食僧道持鉢掛笠填門坐而傳餐終不厭
也公凡五子其少曰菩薩公伍菩薩公初承父
業家頗不給而好施不減其父然其事頗近尤
見誦說蓋里人目爲菩薩也語且葉宗伯傳及
邑志中菩薩六子其仲曰潁川公麟髻則爲邑
諸生傳聞強識號爲大儒不第以明經貢仕至
潁川主傳故以封稱語具某誌潁川公四娶而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三

忠

生八子伯曰經歷公耿光仲曰太僕公重光同
時以儒術顯文行皆如潁川諸公以雙璧目之
然經歷公亦不第以明經貢仕爲幕史而太僕
公第進士仕至貴州叅議以忠勤死官贈太僕
少卿語具某誌太僕公六子長之翰封副使次
卽戶部侍郎之垣次員外郎之輔次同知之城
次按察使之猷少者之棟爲諸生孫凡十八人
皆以儒顯象乾兵部侍郎象坤左布政使象蒙
監察御史象賁寺丞象節翰林檢討象斗戶部

郎中象恒某官象晉進士象巽象泰皆舉省試
象震象艮等皆諸生有名曾孫十八人先第者
與善而經歷公少子之都最後亦舉進士蓋自
太僕公之後至今且五十年南宮所奏士籍若
東省鄉書王氏子弟幾無虛牘又皆不出首簡
而劉太淑人年且九十安司徒公之養諸子及
孫過家上壽朱輪華轂羅列門庭簪笏珣佩俎
筵爲滿自海內故家所未嘗有也然皆燕儉敦
朴不失寒素風類古之石氏柳氏而文雅勲名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二十七

三

過之斯尤難矣賴川太僕二公業已追封爲侍
郎而司徒公家居年且八十司馬以制府東鉞
出鎮西南父子同時卿座又世所希覩何天之
寵佑一門顯融而光大之若恐其不足如此也
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克享於帝心則自瑯琊
公矣 舊史氏曰予觀王氏家乘異焉自沈隱
侯時卽謂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材相繼
如瑯琊之盛者以今質之豈多讓哉皇皇乎二
千年之世族再顯故土與卽丘相望也有如大

脩氏譜準晉唐所推地望則江北青箱且復爲
熙朝冠矣何言海岱間哉然吾又怪瑯琊公父
子以布衣處士之行所爲德幾何而享天若是
古亦有言活萬人者子孫必封又謂有陰德者
必有陽報夫何施多寡徵其內心必有所獨至
耳瑯琊公仁心慕義設誠而致行之天性則然
所濟雖遠不自知其善况欲人知此之謂陰
行德矣諺曰上德不德是有德謂以不有有
也則王氏所由興與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少保王文端公傳

王公諱家屏字忠伯別號對南其先太原人也
中徙陝右國初以龍江士伍從征留屯塞上爲
大同山陰人世有隱德其後漸以儒顯公父贈
閣學公憲武爲時專宿舉明經不仕配曰韓淑
人以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生公夢雲間仙
仗擁送玉童下止其室知其貴徵也生七年而
失恃繼母梁再繼景皆子公如所出而景尤父
公髫則爲諸生以才名著甲子舉山西省試其

明年罷公車對而丁贈公艱隆慶戊辰成進士
廷試讀卷擬一甲第二 穆廟稍錯綜之得二
甲第二而選庶吉士高第庚午授翰林編修與
修世史暨萬曆改元與修穆史及成受爵賞有
差中間分校禮閣教習內館及奉命冊封親藩
皆恪慎稱任使而文章行誼業冠冕詞林為諸
公所屬口矣乙亥建復起居注以史官六人佐
之公為首選會日講員缺公以翰撰先補蓋特
舉也時 上冲齡嚮學日御講殿公從諸耆儒
後音吐朗發懇款 上常欽容受之退謂
左右王講官端士也居一歲以病謁告賜金幣
給繹以行越三年己卯復以日講召至則為翰
撰如故又三年壬午乃陞洗馬踰月再陞庶子
明年癸未主考武闈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
院明年甲申春解篆教習庶吉士模範儼恪勤
督甚方士莊而服習之踰數月陞禮部右侍郎
又踰數月改吏部又踰一月詔兼東閣大學士
入內閣與太倉王公同日宣麻闕下動色相慶

謂為得人然公去為史官甫二年爾 上既特
知公眷倚甚篤數召對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
多所贊決乙酉從視壽宮協定吉壤賜一品飛
魚服明年丙戌以風霾為災偕同官條上寬卹
四事皆蒙嘉納其年大旱扈 上步雪南郊召
對天壇偕同官面奏 上勞勉之居無何景淑
人終於邸第詔賜賻布銀幣錫三代誥命使祭
贈公之墓而塋焉於是虛位待公三年部使以
禪除聞詔進禮部尚書趣還內閣遣行人往迎
踰年乃至時 上御朝漸稀公入都數月猶未
得面乃上揭言邇來朝講久輟章疏頗留典禮
並廢綱紉漸弛衆心喁喁請以 聖節出御畢
發奏章以慰海內不勝大願 上覽疏感動遣
中官諭旨曰王閣老忠愛之心朕已悉喻翌日
為出御門延公進見焉會廷臣請建儲久未得
允人情大譁庚寅元日 上御寢宮召輔臣入
對因出 元子見之四公面請諭教退復以冊
立請再上未報久之公以起用踰年無能有所

補救乃上疏自劾謂比者災異疊見疆圉未寧
議論紛紜風紀廢壞此亦主憂臣勞之時而署
待食不能効一臂之助臣罪當免奉旨慰留
公又疏言今元子冲庵中外繫心而大禮未
行群情疑慮又禁庭暫御之間喜怒過當訶責
太嚴上累和平下滋危震可憂可懼非止一端
而臣才力不能匡替精誠無由感通內愧尸素
不敢自安其辭彌懇上雖未允然溫旨敦趣
再三乃出視事中外因倚望焉其年十月四日

黎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君

公復請冊立不肖行爲禮官亦合九卿三請奉
詔譏議廷臣奪禮官秩於是三公各歸第引疾
謝而公居中調之上意稍解詔趣三公出旋
遣中官李浚諭公冊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
臣毋復奏擾如有復請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
聖示有期大本已定乃擬傳札以進請宣示百
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未必下也以便先錄口
詔馳報禮臣行卽具疏以復謂適奉玉音謹口
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其靜俟而亦

隱十五歲語上旣不許宣示及見部疏復遣
諭公浚所傳止令卿知爾奈何遽示禮臣且部
覆是何等語會科疏亦上並得譴責然上旣
不憚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皆公所調護
也已而三公奉詔出見公乃杜門請罷累
旨趣出明年八月工部郎張有德復請造辦時
太倉王公以歸覲行申公以言在告惟公及許
公直閣計恐有德言入或致激誤欲因而就之
乃亦引諭旨以請上旣怒有德因責輔臣不

黎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二十八

主月三

當附和又爲更期三年於是許公策罷公乃疏
言國所具揭臣實與謀乃至稽緩大禮國去臣
不得獨留請並罷臣疏入報聞而其時申公亦
去柄政且厲之公公乃請趣太倉入侍而與新
相趙公同居政本會曾少卿乾亨議太京衛官
衛官遞尚書同亨於朝公在閣聞狀急遣人出
諭天下有叛軍寧有叛官若曹敢於禁地遽辱
大臣罪死不貸衛官聞皆解散司馬欲貰毋問
公執不可請令五府詰主者名置之法事乃定

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儲官請嚴旨謫罰公輒封還御批力請寬宥疏入不報而他申救科臣者皆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因稱疾求罷言諸官諭教委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爲差謬而以臣封還內降至蒙譴呵謫削轉相秣累道路之猜疑橫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也今臣旣無匡救若復渙忍依違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於不義詒辱朝廷死有餘僇請急罷臣以

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痛切上終不允而遣

中官臨問諭曰卿其洗沐近醫藥自輔毋言去

也公具疏謝因堅卧不出又再請乃聽而令守

臣偵其起居以奏曰將復召云或謂公相臣也

卽諫不從宜少濡忍以就大事奈何取一決爲

高公謂否否古之人主惟所欲爲皆以大臣持

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爾吾意大臣不愛爵祿

小臣不畏誅罰事宜有濟聞者服其言公去三

年元子出閣又數年青宮遂建公奉手加額

以祝齋沐表賀上亦遣行人齋羊酒錄常問公於家官一子中書舍人又明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公以病卒得年六十八歲訃聞賜祭塋如一品禮特贈少保賜謚文端廕一子某官始終恩禮可謂備矣而天下猶以公忠誠體國不及盡展其韞以致太平有餘思焉公爲人長身豐頤魁然竒立器局博大喜愠不形而操履端嚴臨事有執意所不可賁育不能奪也方江陵張公病時朝臣相率請禱公謝不往及敗見籍沒所收交遊問遺書無公姓名蒲坂張公繼秉大政以同里故數從公受筴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愼濶朝士或詭激樹名爭欲有所措置積爲當事所苦公毅然中立無所依阿獨嘗以大義兩讐解之交相服也迨升揆席推公延納侃詞正色百僚傾仰迄無後言謝政家居卜墅遠郊與父老故舊爲娛客至不盡避亦不延接與與如也博聞善記其學無所不窺文思神敏援筆千言宏達藻贍自成一家敦倫砥節

行純備自以早失怙恃懷慕終身及執景淑入
喪號擗致毀哭不輟聲人以爲難其與人處豈
易寬和溫然長者而居室當官斬斬嚴肅小大
凜然宗族奴客無敢有竊借者急病振饑惠洽
黨里交際賓筵皆從豐腆而取予峻於一介身
所服用乃無紛華諸子既衆貲產不饒沒身之
日幾不備禮云公初娶霍淑人未廟見卒繼室
李淑人盡政甚修且多母訓以公歸次歲卒及
公之薨詔並祭而祔焉公凡八子長濬初舉省

穀城山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

試第一次湛初蔭中書舍人他少長有差及諸
孫若干皆稱儒邵婚皆名族語具狀誌不論
贊曰余從王公同舍相得甚深迹其偉度豐材
沉幾朗鑑汪洋千頃未測津涯矣及臨大節任
重守誠深堅若將以身殉義一何伉直不阿也
方其廷諍過激人主不能無憚然冊儲慶典
既緩急不渝而於公恩禮始終亦無少替意者
精誠感動默有信倚以定萬世之策聖神獨
運之原固難以用舍窺矣善夫公之論人臣

能不愛官爵見重人主天下事豈有難易哉公
居揆路前後八年乃猶未盡其用故天下惜之
然其所建畫表樹光明俊偉固爛焉列於圖史
而稱社稷臣矣詒穀昌後振振孫子則仁人之
報與

月溪處士傳

月溪處士者故吳之世家也姓顧氏諱榮字大
顯居常熟之顧墩父閻母甄處士生八歲而孤
母方二十七歲飲泣而決夫君所不以身亟殉

穀城山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三十二

惟是三尺孤保君血食爾夫君領之而瞑乃遂
毀容敝服矢以死守家故蕭然貧也有田二十
畝族伯叔復欲奪之父母不能無忿從容爲言
斬焉顧氏之世卽欲終天扶義如縣鰥何母應
聲大慟絕而復蘇指其心而不言父母廼不敢
強而伯叔益大失望則壞其田斥賣之奪所織
布縷不使鬻跡所育雞豚及種蔬薤不使長歲
又大侵母日夜力作易少米屑糲糠爲糜糝
以啖兒所自啜者乃其糲也課兒誦讀常至丙

夜因其餘火以續書有疑義無從質請兒母則相與泣處士既長學成經術甚著遠近爭除館舍迎爲子師處士亦借幣修供甘脆遂抗席就焉時有尊宿兩人教授海上里師無敢厲行顧獨引接處士爲忘年交數從談義一日爲百韻詩馳示使之立和款以窘處士處士屏不視而令門人唱韻倚席趣成傳信還報辭又瞻美兩人大驚益服顧先生才士也處士長則娶盛夫人盛夫人者邑之名族夙閑內則君姑春秋高惟二女一小婢餘無應門井臼操作匪異人任所以極意娛侍忘其貧窶餘二十年母卽世而處士子孫成立家亦稍豐矣處士儒生醇謹居閑簡素端凝正衣危坐終日不移亦無跛倚天性亢直聞人不善常面譬之而不暴於人坐客談人短長卽拂衣起罵曰誰無過舉而津津道之神不福女矣有惡少年酗酒格傷處士處士默而不校他日遇諸塗其人愧匿呼與揖謝之或謂處士太巽矣處士曰向者彼徒爲酒使耳

卽求當以報不讐酒乎里子弟聞之益多處士長者處士不喜媚人亦不受人媚見客罄折過度輒正色曰揖讓有節何不自重如此儉朴惜福食甘麤糲粒落几豆間必拾取之布衣芒屨帶十餘年不更及孫貴爲朝吏子受封爵終不肯乘車里門居常宴坐一室焚香誦經每飯必向空合掌然後敢食臨卧亦如之性又好遊常携所善客就松間竹下彈棋嘯咏日晏而歸乃不問家生產也處士之治經精於訓故見俗學相沿句讀音義多所舛誤乃盡取諸家所集校讐參訂正其淆訛學者宗之其爲詩賦尤工所著有蛙缶集間從水部君受其二三清婉絕俗有作者之致水部君者處士孫雲鳳也處士一子名汝成受爵奉直大夫曰奉直公奉直公二子長者雲鳳及大父時貴貴及其父而爲郡守入覲過家省謁處士無恙也居三月處士卒明年奉直公亦卒而盛夫人之諱已前二十年矣盛夫人者性行與處士埒長齋奉佛日操

績不休或勸盡少自逸曰吾性不喜侈尤不喜
逸精神心力有所勤動則肢體調適不則病矣
其身教如此次孫雲鴻亦名士也處士卒後十
年舉京兆舊史氏曰吾讀學士趙公所為誌言
處士子孫貴顯談及母時未嘗不嗚咽流涕也
悲之方節母食貧矢志歷嘗險艱唯是三尺孤
保君血食詎知光顯哉處士窮經篤學有詞人
之賦而不予榮利祖褐華首與世儒稱青紫金
簪異矣砥身潔行忘機寡營漢陰谷口之逸何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周幼海先生小傳

周幼海先生者吳門高隱也名天球字公駿其
少時遊文待詔門下習爲書法待詔亟許可之
他日得吾筆者周生也及籍諸生不喜治帖括
語治亦不工顧獨好古文辭諸同舍少年相與
竊笑先生先生益自喜不顧以故遊日益困度

終不能委蛇逐時則謝諸生去深自閑絕外交
陳百家所論著日夜切磨求一當古作者久之
其業乃成而書法亦日有名爲吳人所宗於是
先生曰嗟乎吾有以自見矣乃出南遊天台雲
門唱櫂武林湖上西眺三楚北走金陵大飲秦
淮酒肆從一二當壚貼屣鼓鳴瑟醉卽卧不去
又北登日觀揖海上三神仙酌五大夫而下則
又返吳門卧如是往來者數矣先生不喜自眩
有操尺牘求書輒爲酒翰不辭四方得先生詞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六

翰爭葆藏之故先生所爲文不脛而流千里而
部使者守吏至吳未嘗不枉車騎過市問先生
也隆慶庚午大司空朱公御史大夫王公使使
奉書迎先生遊長安先生爲一來當是時成國
弟太傅好客舍先生上舍日造門下供具甚恭
客皆嚴事先生而臺省貴游日相與過謁先生
輿騎羅戶外先生幅巾大帶出與語至移日夕
或操斗酒與遊湖山間先生亦間往然不自駕
脩謁候卽平生故人甚昵者亦未嘗請間有言

也萬曆甲戌成國卽世太傅以東帛加壁請先生勒石先生又爲一來則太傅亦已逝門下客皆散去空無人故舍惟先生在則起策一騎往游漁陽塞望見大漠蕭條醫巫閭諸山橫絕海上戚將軍呼健兒走馬射生使觀之先生扼腕談笑上指自以爲壯遊焉往先生入都諸公重其才行欲以師待詔故事奏令給事蘭臺先生謝不受也至是一二中貴人復欲白上官先生先生又謝不受客謂先生幸而帶半通之綸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三十七

避世金馬門中何不可者先生俛而笑不言于生曰彼先生胡以官爲也自古顯貴人勢位烜赫至不爲少一日與化俱徂莫能命其姓字至倜儻倬詭之士窮巷帶索至猥瑣也然大人學士各徃徃稱道之聲流千百歲何故哉彼自有不朽者矣卽無論遠者徃先生來時不睹朱家貴盛邪玉珂丹轂方駕而朝高堂鼓華鍾座客躡珠履負玉棋劍醺聲如震門下羽林兒腰劍魚符錦帶乘駿馬清巷皆是先生去三歲來北

皆安在富貴寧足保耶僕不佞竊聞海內一二大夫講業騷壇之上先生翱翔其間吳楚名能詩故多靡麗而先生所爲雄勁悲惋自近世所不多見挈其所長萬戶侯不足道奈何假一京帶趨走禁門從諸時貴遊乎夫鄒衍布衣處士之雄耳伏軾而遊燕使侯王公子擁篲先驅至宮碣石館焉今去之數千載談天之辯故在彼其時貴人豈少也故先生者無以官爲矣先生聞之俛而笑不言居久之買舟去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三十八

三十八

許孝子傳

許孝子者名性成字太初太傅文穆公族子也居歛之高陽里大人豫齋君與文穆相少長常同筆研又與汪司馬遊嘗以太學高第仕爲邑佐亦儒流也太初少則受博士經頗工章句不肯竟學去而遊於方外好莊列黃庭諸書又以早年羸病燕及素問醫經主養生言焚香靜坐宴然一榻不知有塵中事矣一日有異僧林間人定太初見而慕之延入齋閣旦夕供養僧感

其意密授真訣服行數夕霍然病已僧亦不受其施而去莫知所之已而父病彈疽百方莫効太初憂之焚香告天潛割左肱和藥以進父啜而甘之因而少愈太初不自言也時值炎暑創鉅而爛烝焉叔父與客怪而問故曰瘍也強發視之裹以重帛蟲流於臂母聞大痛走告於父相顧而泣里人白諸長吏命三老孝悌者共問里汪司馬公頽其室曰白華自是稱許孝子不問名矣太初業好爲醫家言已以父病攻益力

藝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十九

三年而父不愈自恨術之疎也攻之益力醫術遂成名聞於國乃擔簦北遊謁文穆公於都延居內舍一時朝貴慕其風節咸枉車騎過之聲爲歌詩至滿數卷太初亦澹如也文穆謂曰生逢盛世胡不取章服自榮歸上冢墓太初敬諾宗伯試其技業以詔主爵受侍醫號然太初白衣單衣自若不數數束帶謁客也文穆旣歸而復江相公再入賓之甚於許公太初自念生不能高蹈箕顙紹上世之風何至負夏無且樂業

從陞楫郎出入而托於大隱乎棄而南下東遊泰山關里稅駕安平里人操計然者相約除舍下榻延爲上賓太初亦樂就焉有沙門草衣者秦故王子侯也逸而爲僧遊於泰山之野見太初而悅之止與爲友相與修頭陀行戒律甚嚴然太初爲人儻浪自適亦不能純用佛法時宕而狎於酒人三爵輒醉攄几而瞑少頃卽醒醒輒復飲素善鼓琴酒醉脫囊奏一再行聲調清越及俗客強之則弗應也亦善歌謳爲子夜吳

藝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

聲響振林木六博踰庭遊於胡姬酒壚趙李間矣岱畎生曰余滿六十盟墨卿於指師毋相覲也太初請爲作傳輒復許之涼雨初霽清風徐來胡床石几踞於萬玉之林取蜀笈而泚之啜天目新茗一甌而成此足吾太初否太初娉節甚都語具陳文學傳吾獨竒其割肱事雖非中道亦賢智之高節可以厲世故以孝子名之太初佩一葫蘆長可寸許駐丹藥數粒又佩一木瘦瓢圓徑三寸餘而蟠屈欺屈如文藻

狀時出以自飲也予調太初胡不懸之樹間曰
畏風鳴瀝瀝聲爾

周母王太恭人傳

舊史氏曰予既爲柘溪先生誌著兩恭人大節
矣而王太恭人者周氏所以興其事近在耳目
有足風者不可使無聞也故劉向所述列女別
爲傳 王太恭人者叅政周啓明母也啓明父
曰柘溪先生沒而受爵更曰中憲公中憲公自
江西吉水遊學漢上止家南漳而太恭人父曰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五十一 四十一
處士故南陽唐縣人也賈於襄漢之間亦留
爲南漳人配曰盧媼生太恭人處士愷其女也
欲棄不舉抱而出心動若有所震遂止母棄生
數歲婉慧有儀精女紅不嬉遊相者謂其當貴
翁媼心陰奇之而會中憲公與蕭恭人操弓韜
以役欲謀其遣使媒通言處士不欲也盧曰疇
昔之夜夢神以綸褱被兒幾貴徵乎處士悟且
喜而亦雅聞中憲公賢乃亟許諾太恭人既歸
事中憲公順而有禮事蕭恭人恪慎而和母教

敵耦主君主母叅相得也數年而乳三男皆不
至數歲輒夭中憲公嘆曰嗟乎吉水之宗絕於
予乎日夜禱祠施舍所以祈子百方一夕夢日
入牀其光曜昭覺而異之越八日啓明生中憲
公大喜是亢吾宗因以夢賜命焉中憲公年且
七十乃生啓明又十餘年乃沒啓明十有三歲
一弟一妹皆少少者四歲而是時蕭恭人有長
女所贅壻王生宿之他境不返長女老家居號
曰伯姬與太恭人相提而視諸孤如阿保然太
恭人日督啓明出就塾師暮歸必質所業冬月
爨火煬兒督之夜誦少懈輒予杖且杖且歔歔
痛也中憲公沒十八年而當萬曆甲戌啓明舉
進士爲漢中司理迎太恭人於官至則謝曰老
人狎在田間樹畜蚕績以自娛樂不能邑邑居
官舍聞吏卒聲遂趣駕歸啓明爲郎長安及出
叅方岳數迎太恭人太恭人間一徃徃亦不久
稽也再受策書妻翟冠象服輒屏不御曰若翁
背兒時安知今日而令未亡人儼然被錦綺號

母師爲語既泣數行下子婦以下皆泣莫能仰視及拜三命啓明之遊知交貴人皆介幣修詞爲八十壽太恭人乃一御命服薦中憲公於寢坐而受子婦觴輾然色喜是符翁媼之兆已復泣曰此先君子之遺孺子毋忘國恩以光而世吾旦暮下報有辭矣啓明爲山東叅政備兵徐淮念太恭人既耄欲圖歸養而以有弟在侍法不得請乃請病歸久之太恭人病風且偏廢又喪其少子夢吉於邑悲哀病且日進因遂不起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三

忠

年八十有二壽矣而伯姬亦壽卒年相若云太恭人爲人樸愿儉勤慈而有制綜理內政巨細必親醢醢醢之屬以自給必備羹羹餅豐醢醢諸可盛者無虛器果蔬麻杲可茹可蓄無不謹藏蓄於服食寸絲尺縷毋漂越也而性喜施予戚黨窮瘁以緩急告不憚傾筐登之欲布帛則裂之欲金錢則剪簪珥終無恡色卽或謾而嘗之亦若不喻也晚節好佛宴坐齋中日誦彌陀千數而不信巫覡或以鬼物怵之輒怒不受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四

忠

目不知書然其論事成敗往往與古訓合中憲公卽世隣人侵其壩垣里父不平謂周氏孤兒也令人蚕食若此太恭人闔扉謝曰父老付矣兒孤而穉幸有闔廬免於風雨其敢愛尺寸之壤以逆彊隣毋寧讓之啓明旣仕侵者如初則曰吾方賴天後福未艾比不足與治也從而避之啓明平生嗜書歸自宦所以十餘簾自隨太恭人驚而譙問發之書也亦終不樂曰吾觀古人圖畫一琴一鶴自隨安取盈箱竹素爲乎市兒妄意知其中爲何啓明惶汗謝曰請後不敢乃解 舊史氏曰啓明蓋余門人云數數述母行誼妻爲祝辭矣中憲公一介老生羈旅異土携抱髫髻之孤以授少母如一髮之引千鈞卒之立其家室顯於當世其於周氏非獨稱母道也有中興之烈焉余觀古名閥巨宗未嘗不躋於艱難而以內訓昌也陶士行之母其義方可睹矣迹其千里却餽與太恭人之問挾書一何符哉竊以習勤勉以報國視魯文姜之命子

無多讓焉嗟夫十世之祉篤於一人豈可謂非天邪

一品朱夫人傳

一品朱夫人者元輔荆石王公配也家世太倉茂族父爲邑令有循良聲凡生二子一女女卽夫人夫人生而志度端凝才識明遠父母固內奇之笄三歲而歸公公少一歲業已以治春秋言數試爲諸生冠矣然一編伊吾不知問日早慕廟見禮成期而未覲蓋其淳也而公弟學憲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五

忠三十九

公偶爵配宜人莊氏隨夫人而事姑姑吳太夫人儉於當室兩婦日賦裁縻三碗羹肉數臠耳太公意憐之曰家所不足非兩新婦食也憚憚苦饑者何太夫人曰正欲使食苦後當豐逸爾兩婦迭主鹽饋夫人之饌多甘宜人少且病不任也待與俱前或分使更進欲以陰左右之蓋姊姒相得歡甚矣夫人數乳男不育乳女而育久之乃舉太史遂爲國器亦竟不復男也公以嘉靖壬戌及第從官京師乃受騰竊於姑親操

家政萬曆丁丑公爲詹事今上大婚禮成夫人入朝內殿恪而有儀環佩玉聲璆然六寢交屬目焉已乃自繪爲圖以示子孫毋忘遇也公爲少宗伯歸觀偕侍兩尊人歡及丁外艱相之成禮公召入閣偕奉太夫人如京此後凡十年中太夫人再南再北夫人獨御板輿往返可四萬里大寒大暑若姑大病所以將護萬端如公之在側也公再起入侍至見時事多艱圖歸益力歲餘乃得 命旨太夫人色喜顧謂夫人趣裝對曰具矣詔朝而出抵家三月太夫人終於寢夫人徒跣行號竟以不勝喪病病至不起萬曆戊戌七月六日卒得年六十有六矣始公以孝聞海內其生事也辭三公以養其死事也六十而孺子泣夫人之孝亦然助之哀而加勞焉及太史亦以孝聞其居夫人之喪哀毀骨立旣除服入試舉南宮繼公及第爲法從臣因大痛曰天平曾不愍母湏臾視兒子成一第也則伏闕上書請 詔遣守臣臨祠賜塋金錢如令蓋其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六

將始卜玄宮矣公爲人濶達不視生產內政多
委夫人夫人有治辦才然其要在操大計不屑
屑取小計省因人任使各盡所長銖兩推會不
握筭而析節縮從自奉始魚肉豆羹食不過三
簋衣或十年不易班給家衆一稟太夫人遺規
曰吾今而知姑之所以慈也相公仕四十年入
少費多而不至減產皆出夫人所矣夫人居室
雖儉至御下施貧則無所吝惜自甲午歸田朝
夕姑姊對食口語眉睫絕不少厭又時使使存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四十七

三百四十四

問其家有所欲湏不請而獲比隣市里喪疾有
急若藥食果醢昏夜叩門應輒如響閭政嚴肅
門內斬斬無嘻聲婢子危冠袷服者屏不敢
見廝役勤敏有狀立出酒食錢物勞苦又不以
尺箠加也而人人樂自效毋敢爲欺矣夫人性
資朗徹少好書史常篝燈夜讀或後公就寢古
今正史若通鑑綱目諸書覽閱幾徧時考其同
異得失以問太史太史毋能難也事公相敬如
賓相資如友公性耿介少幕中交朝有疑政退

而咨夫人夫人授讀古今斟酌情理以對言多
曲中其朝內殿時與一司馬夫人比席頗通環
珎之問最後公及大政司馬夫人以壺殮効款
有加璧焉發之大恨曰相公平生於一介如白
水世莫不知胡爲辱此於閨爲謝淑君請毋復
聞問矣既最後舉太史絕憐愛之然至督其講
業及出入步趨繩以萬度不少愆也一日飲而
夜歸倚門待問曰得無少苦太史蒲伏謝後不
敢卜夜矣訓女莊於婦御婦寬於子待外家恩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七

四十八

義周至而無私問遺母弟進見起居數語肅揖
而退毋有所也吳俗好祠及游里婦或以時節
群禱佛官及師巫見鬼之流縱橫閭市夫人盡
斥不見非有出往足亦不履門樞聞者肅然病
且革面徐氏婦嘆曰人間福不可過享吾一孀
婦人耳朝三宮位一品一可死吾夫如此子又
如此二可死婦道無遂而吾惠譽施於里三可
死矣夫人凡五命於朝公以編修滿則封孺人
已爲諭德又進宜人已爲詹事又進淑人尚書

輔政又進夫人太子太傅奏績乃號一品一品
者古所謂國夫人也予衡卽太史淵博瑰特
然儁儒三魁名第皆與公相後先海內修爲奇
談女三皆有淑儀中女守貞仙化世號之曇
大師而太史多子及夫人之世稱孫男女者八
人蓋太史自狀夫人語甚具而其論其大都焉
古之談女德者有云伯宗梁鴻之婦不聞爲母
文伯孟氏之母不聞爲婦亦各其所際然也吳
梁氏之政不出於家季孟氏之名不出於國卽
兼而有之亦渺矣至若爲國而資元公爲相而
釐內主且俾其以世忠也有命自天而應隆昌
之會豈論於閨姬里媛間哉鮑司隸之有婦而
貽厥孫謀呂申國之有母而儷其父教合而爲
朱夫人而似矣

樊貞婦孫氏傳

樊貞婦孫氏者太學生重光之配署丞學魯母
也太學父曰樊仲公仲公父曰尚書雙巖公而
貞婦父曰孫公九霄仕爲魯士師兩家皆鄆城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九

三
東

名族故貞婦字焉十五而歸歸而夫君病五年
不愈署丞在抱矣夫君且死亟目貞婦以是如
綫之緒形影無依將柰子何貞婦不應俯而雨
泣夫君察其色如欲殉也亟目貞婦以是藐孤
累子兩司馬之祀在焉子將柰何兩司馬者高
祖侍郎公敬及尚書公繼祖皆嘗爲司馬也貞
婦泣而應曰不敢衡命夫君絕而猶視貞婦抱
兒痛哭旣隕而蘇因不復粒夜則雉經家媼覺
而護之旦日士師諭曰夫立孤死事難易殊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十

夫君所不瞑者何而旣已許之矣卽欲遂一朝
之志以戚化者何以面諸地下貞婦乃粒其時
家計蕭索舅姑見背旁無兄弟宗人睥睨且苦
以踐更貞婦不自隳也內撫孤弱外持門戶紡
績田畜攻苦廢著趾不及閭聲不出閭之
有室矣家亦稍豐能自樹立遂以工隸家應南
官辟補丞大官列在近更雅善其職貞婦年二
十六而寡至且六十與令甲合署丞叩闕上書
訟母苦節下部使核狀三老諸生具以質對

天子御路門朝宗伯露章奏請下在所長吏出
官錢三百緡表其門閭樹綽楔焉制曰可先是
侍郎之孫涇娶李襄敏公孫女亦以節著三傳
而得貞婦若合符節豈樊氏世澤然與抑魯之
風教猶存有足感也李氏以無後不顯而尚書
公之胤惟署丞能亢厥宗貞婦之功烈矣嚮使
感奮一朝卽以身辱螻蟻比於同歸之義何以
長世如是自所親閭里婦女固多厲節冰潔以
身殉義而有聞有不聞其居然也貞婦之節信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泰

如皎自然非子爲從臣叫天闕而陳奏烏能顯
於世哉往署丞上書予掌南宮知狀比成魯志
又次其事於篇故得論著焉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七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八目錄

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莊棠川

殷公行狀

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穀原蘇公行狀

明故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

朱公行狀

明故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乙

一百五十四

都御史晉川劉公行狀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王陽張公行狀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八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八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複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莊棠川殷

公行狀

萬曆壬午六月八日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棠川殷公薨於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百七十六正

南里第孤盤集門下諸生議禮攝事既乃詣闕

告哀恩命已頒將求銘於元老以公遺命俾門

人于慎行撰次平生爲狀狀曰公諱士儋字正

甫其先濟南武定州人當金元之世多仕爲武

吏元末兵起有諱從善者避地關隴國初乃復

故郡公之六世祖也是生太子長曰贈德府審

理正旺配閭夫人爲公高祖考妣是生五子少

曰贈少保公衡景泰癸酉以禮舉山東省試第

五署永平府訓導選爲德莊王教授王之國從

藩府禮儀多所裁剗王上其績 憲廟以爾書

褒厲進審理正以是貴其父母仕王國四十年

王以師傅舊恩親爲畫像製贊自是占籍歷城

配李夫人爲公曾祖考妣是生六子第四曰贈

少保公峻以禮舉成化庚子高第其時許襄毅

公爲副使慕其經行遣二子出從學則大司徒

莊敏公誥大學士文簡公讚其後卒業太學與

襄垣劉公同舍劉公遣二子從學則大司馬文

安公龍大中丞夔方是時殷先生以家世傳禮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

爲山東大師諸齊魯間言禮者無不涉其學以

教然竟不第而卒配武夫人爲公祖考妣是生

二子少曰洪麟卽太公贈少保信軒處士也太

公生六歲而孤長有俠節大槩孝友篤行博綜

藝術而以貧不卒業配曰郭太夫人太夫人者

武定世家父巽仕爲保定府通判語具少師李

公所著碑記太夫人七舉子不就夢文昌星見

已而誕公公生而淵睿聰哲神姿迥異一歲卽

能言且善識事誕日示以辟盤取筆與書已取

一秤已取石印一他不復視家人奇之始太公
博物多能精於曆數公生五歲卽教以干支月
建時遁之例因能於掌上推行或賓客滿座各
舉所生歲時問之公一一屈指算無所遺失客
咸驚嘆一日問太公曰曆家所載止六十年何
過此者彼皆不知今我向上推行百歲十歲以
至無窮其生年月建皆在我指掌之中何不詳
載之太公大笑然私心異焉七歲遣就外傳必
擇名師不憚一歲三易章丘翟公者太公之友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

也數過太公所見公慧慕之一日飲太公而樂
輒起請曰幸得結驪一介少女以備郎君簪帶
客喜共從吏之輒相與合袂爲約翟公歸告其
母母曰柰何嫁女他邑怒不與翟公語然翟公
顧私獨喜以爲得壻其後翟公有吏事繁客死
郡城太公殯之客位如居兄弟之喪以致諸其
子翟公母乃嘆曰吾子知人然亦未卜公之貴
也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
蔡公經建湖南書院於濟學使試郡邑諸生校

其尤肆之公以垂髫與焉方公在諸生中最少
而貧嘗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
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力柰何以
丹砂誤人謝不受公既有名諸生而翟公已前
客死家益貧落於是夫人未笄而歸太夫人女
畜之三年而後廟見太公故精易數占事奇中
庚子寢疾屬且省試卽謂公若茲必第第且與
魯大父合符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也筆而
志之壁是歲也公以禮舉省試第五生十有九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

化

年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且泣已而以書一函
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行事也幸而試
吏毋害百姓以負朝廷公曰不敢以志壁之日
逝公旣以外艱未卽偕計吏上乃授弟子室里
中不給菽水又耻稱貸往往歲旦購楮書春帖
太夫人剪綵爲花勝令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
其甘貧如此嘉靖丁未舉進士第選翰林院庶
吉士讀書內館相國華亭徐公茶陵張公同爲
學士受命教習公故有儔才朗識卓冠人表

又力學強識淹貫群籍其爲文賦宏博鉅衍不
逐時格月旦甲乙數居上第其後二年己酉以
第授翰林檢討又三年壬子滿考奏績贈太公
檢討毋封太孺人是年十二月奉命賡璽綬錫
封伊周二藩以癸丑正月事竣便道過家展太
公之墓又奉太夫人如武定上冢大會内外宗
人各以親疎差賜金帛旣乃報使時公仕爲法
從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脩業不通干
謁文史祿薄或不自給太夫人在邸中至課奴
掘野以蔬掃廐以饗家人習於儉亦咸安之公
事太夫人旦夕承顏備極孝養太夫人比歲病
意忽忽不快公夫人數長跪請罪得一笑乃敢
起乙卯檢討六年考滿其明年丙辰同考禮部
所取多知名士又明年丁巳太夫人病思歸公
乃上書御母還里至則病益力公日夜焚香籲
天請減己齡益親壽乃至巫覡醫卜無所不用
太夫人病稍間則招致諸姻戚母之侄娣平生
所悅者時侍左右以娛其心有所欲予輒儲以

共命未嘗告匱明年戊午太夫人沒公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朝夕几筵三年不御酒
肉蓋先是公居太公之喪以哀毀踰禮孝聲流
聞至是歷下父老諸生千餘人上其狀兩臺下
學使議奏表其間公亟走記止之塋日自藩府
部使長吏邑子賓客會者可數千人公自奉太
夫人歸五年不出濟南諸儒生執經從遊者甚
衆公益覃思著述足迹不入公府又日以敦睦
鄆卹施貸閭里其後兩臺諸司日趣公駕乃以
壬戌春起詣闕會 穆廟開閣潛邸 世皇精
簡儒臣輔導以公叅講讀公念以經藝事儲邸
天下治忽係之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與有所
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亡之際及權
奸女寵官寺外戚之禍未嘗不惓惓三致意也
不憚危言激辭以動高聽 穆廟天授聖明每
奏一篇輒欽容深納左右侍從聞公敷陳亦無
不洒然變色易容者以是養成聖德係天下之
望功不細矣公久次檢討九年考滿晉在春坊

右贊善仍兼檢討 穆考在潛邸侍講讀 恩禮優渥歲時珍錯匪頒必擇其鮮以賜至是出金綺賀焉其明年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時諸大臣子弟試京兆或不第固內不快而京兆諸生因以其間爲飛語適一二占籍者及同考郎官誣以賊罪已奉詔覆試所適士皆如式而公素爲衆所信服言者無一語相涉故分考及所適士賴以昭雪其後多登第者明年丙寅十月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其年十二月

年翟夫人病卒長安 上以公講讀舊勞特賜祭塋公以六月上書送喪東歸詔賜乘傳並賚白金文綺爲道里費踰時而還其明年正月戊辰大計群吏時 上新卽位銳然更化圖理公以職佐太宰而日直講幄不顯坐曹治事太宰楊襄毅公召問郡國上計吏行其殿最公以故事出牘所薦刺治迹纖悉具備楊公多所倚決是月事竣有詔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公再上疏辭 溫旨褒答不允先是公以史官留滯且二十年至是從五品宮僚一歲中遷至上卿而同事少師高公已前 世廟時爲相及 穆廟登極少傅南克陳公太師江陵張公皆已爲亞鄉學士以其年並相而公名在後以次稍遷故未卽拜然 上心已日夜嚮注之矣其年二月會試天下士命與少師淮南李公典之取士四百其月 上謁陵從賜一品織衣銀椀佩刀諸物四月以 皇太子立覃恩大父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大母母皆贈夫人任一子太學生五月選進士
三十人爲庶吉士以公同少保趙文肅公教之
故事教諸吉士或以其成材多所寬假卽課文
括誦要以中程卽已不甚數數也公念以爲朝
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効士不通經博
聞而以華詞應世與張空券何異故日夜程督
諸吉士取古人文博麗者命之成誦其評駁文
藝性責實學不以空言爲質諸吉士各務彊學
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丙夜公

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九

忠

又深計士習日趣華靡浸失古道與諸吉士約
以素樸質直從先進舊軌毋染於俗諸吉士咸
遵其指至面背相字不爲小文是歲以災異詔
問九卿大臣用人理財之策各以便宜條上會
其時諫臣石星詹仰庇嘗言事忤上左右杖
奪其官又中貴人乘間多所求請及內帑金繒
乾沒不貲有司莫難也公疏以爲上卽欲用
人當責之主爵比臺諫以直言中法不得洗沐
吏部嘗請錄用並觸聞罷矣理財責大司農而

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

貞

內帑錢穀所增耗數主計不與知乃又求請差
遺紛紛無厭如是卽條奏山積何益請宣詔大
臣咨諏理道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董成部臣俯
垂聽納則實政日脩而災異可弭疏入中貴人
謹曰藩府舊臣乃不以聖斷爲是反爲言官
地以明主之失上亦不爲動而益眷遇公其
年九月大閱從賜衣一襲十二月大宗伯缺命
公回部管事宗伯子部主藩府封爵四夷朝貢
吏胥夤緣爲奸不可按核公日集部吏虛心講
究凡可釐析奸弊輒以法裁正不膠於故卽有
所當避亦不計也議上卹典條例及宗室謚法
名封勘報之規一洗舊習與之更始而適故猶
舞文吏甚者置之法文書積滯有數年不報者
悉召郎吏核狀當奏請者立爲奏請卽不當奏
請輒以便宜報罷令吏無所竊藉蓋其時邦禮
之政肅然一清矣其明年庚午正月朔望日月
交食公兩疏請布德緩刑受言省用及飭內外
臣工講求利弊問民疾苦各數百言皆侃侃敷

切不爲文具初公在詹府日侍講讀及掌大宗伯不與上還宮問狀左右以顯職對上念公講讀數年猶未帶玉於是諭內閣講官士儋久効勤勞加恩一階進太子太保會冊封四妃以公文副使資金幣時經筵日講或以冬夏輟免公上疏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經筵之期非大風雨雪亦毋輕免又請於經史之外進講祖訓昭昭詩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上皆稱善從之時今上在東宮屬質長成

慈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一

負

公兩上疏以國家舊制東宮講學不出八齡請以時出閣臣等規畫儀節以奏上以東宮方少未卽從其後二年乃出閣如故事以公預請故也是歲天下大比士於鄉異日郡邑以有恩詔選貢諸生太學集天下英雋以數百千而兩京所取士限於舊額公條科舉事宜用祭酒孫公鋌議請增兩京制額各十五人以待恩貢上允行之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祀其後世廟從侍醫請作景惠殿於署

常以春秋命大臣將事至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疏以爲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而列於醫師之中使勾芒四佐配享其側於禮不協請毋祠於署而進歷代醫師祀於一堂歲遣醫令以少牢行禮疏入報聞初嘉靖末議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嗣以親昆弟若昆弟之子嗣王不得以旁支請繼已而肅懷王薨無嗣其大母定王妃吳氏請以攝府將軍縉熾嗣禮部議縉熾雖定王姪其實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有

慈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二

三百六胡

旨以本爵攝府如故至穆廟卽位又以吳氏疏請有旨如先帝令已又以肅宗人疏請結上左右爲內主公再疏執奏上曰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填之其令縉熾嗣王公又三疏力請以爲朝廷所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遵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旨可守今肅府請封既違成憲且二聖明命赫然如一若復從其所請則條例不足遵明旨不足守人人欲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朝廷號令何以行於天

下疏入 上意堅不可回乃進郡王攝府食將
軍祿如故其後縉纈竟封爲親王則當時郡封
徒以公在謫也自 上卽位再郊未舉慶成之
典是歲冬至大報以公請舉如故事是禮不行
者四十餘年諸司案牘或無可稽考儀文樂節
亦多殘缺公乃博訪故老詳核令甲肄習禮儀
奏定位次是日百官與宴者咸相忭蹈以爲盛
遇矣故事殿廷賜宴五品卿丞若經筵侍從近
臣列坐中左門下他卽臺諫史官具列丹墀而
道家羽服之流或以六品列坐門下公請令降
列丹墀序於太常祠官之後議者疑之是月詔
公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公再
疏辭 溫旨褒答不允十二月虜大酋執叛人
趙全以獻用運籌決筴褒賞輔臣加少保晉武
英殿大學士官一子中書舍人賜之金幣公上
疏辭廕請給曾祖以下一品誥命 上不允其
辭而從其請於是審理公以下三世祖考皆贈
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三世祖妣皆贈爲一品夫人其明年
辛未二月冊封六妃以公充副使賜之金幣公
平生志趣雅在守分知止泊於世味常從方外
逸人受養生之訣以盛年入相倚藉方隆乃居
常思歸不甘寵利客有以鼓琴見者數令操歸
去來之調倚而聽之是年十月累疏稱疾乞骸
骨歸田里 溫旨慰留者三志不可回疏至四
上 上重違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金文綺
乘傳還里遣行人護送有司月廩四石歲給輿
人八名以其年十二月歸老於濟蓋是時甫五
十矣公旣退居里第閉關却掃不談世故家無
長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
一區僅蔽燥濕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燕坐
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
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
以從公卽故湖南書院與立期會部使者慕之
下記所司爲諸生供具一時濟上彬彬盛文雅
有漢諸儒風而公暇時又召諸同遊故老罷

家居者月旦會飲或遊山水之間亦頗聲爲樂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稱曰嗟夫造物不假人以金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恩遇位至公孤於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遊龐畝享無爲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於人間世矣方是時公年則盛海內日偵其起卽上及太后亦數數問殷先生無恙語頗聞外廷而公固已與世忘矣萬曆辛巳冬公忽病股腫數日起居如故輒戒門人子弟趣爲我豫後我其不延聞者謂謾語耳其明年壬午春公日羸羸然時時跼蹐出與客語一日自調棺具云以六月當逝家人亦莫信也至六月之朔病利下寢疾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而不答至其月八日逝距縣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一壇使使治塋賜太保錫謚文莊公爲人偉幹重願儀觀甚飭孝友恪慎寬仁愛人學必稱師言必及禮綜核事務

靡密精詳卽米鹽履屐皆有經畧器度深沉操持堅確不爲岑詔大言以賣名聲而致在必行無所回易識鑒明敏善於中微圖事揅策不務虛遠至衆論紛糾無所適從常以單辭考衷得失善敗罔不如響門人知友捧檄爲吏或在遐方僻徼聲聞所不及公指畫其險夷利病與治之宜生長其地者有不及知卽有所盾請謾示數語初不甚解及後履其事亦無不驗又好推轂下位獎稱人善如恐不及少從里師郭公寧受書而李公攀龍爲諸生與郭公善一日至郭公舍見公熟視偉之曰此少年生異日當爲大器吾不及也卽引公下坐與揖讓居無何遂舉省試名第相次爲忘年交其後李公以文章自命而頗簡伉不偶於俗公旣貴顯乃日遊其名行於諸公間李公雖以士流推戴爲海內宗亦多公所推詡也公居詞林二十年非習爲吏然文法推筭典章名物無不精貫後見吏之武健刻深欲務文巧以致行法相高平民侵冤無所

告訴乃集古往奉法長民之吏以寬仁獲
蛟驚遇禍者凡若干人命曰日監懲錄大較本
爲善陰陽之指而專麗于文法又見法吏訊治
多以喜怒自遂或撓掠酷烈不奉憲典乃取大
明律令答杖問擬之法後吏漸失其指者集而
爲帙命曰讀法須知吏見其書者亦多感動方
時政精核吏如救火揚沸而陰以其間有所化
導功實懋焉學問博衍無所不綜教人以經藝
爲準他所曉悟絕口不談其處里人和易虛謙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七

化

不爲峭岬卽布衣故諸生相見握手殷勤娓娓
道語常竟日夜不厭齊俗故健僂卽貴有勢出
其上少所頹仰一日里少年與公舍人相挖語
或侵公左右以告公曰此自謾若屬耳固無與
乃公事郡邑事有所長短亦謹遜之弗與校公
謝政歸而故少時所事師郭公爲郡丞罷公每
過其門必入謁師却行避席如少年禮郭公亦
安之弗改容也里人兩高之公生嘉靖壬午三
月二月距卒得年六十一歲配程即程公洪女

也再封爲淑人以沒賜之祭葬再贈爲一品夫

人李公攀龍誌其墓子男一即盤以從子繼籍

邑諸生雅有雋才娶葛端肅公守禮孫女女三

長者程夫人出適禮部員外郎張志陝西叅議

嵐子次者佐室某出適海豐公某兵部左侍郎

申虛子又次者佐室某出字衍聖公尚賢長子

廷椿始公自曾大父三世皆葬歷城東郊之原

及太夫人之葬墳有塗矣乃改卜長清鳳凰山

之陽以考妣遷至是盤且奉勅營兆其次以某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八

三百八

年月日公即玄宮惟公精忠茂實簡在二聖

欲謀豐績著在國史雅度清規脩在輿論宏文

博殖布在詞林卽家庭子弟有不備知門墻下

士其能深稽盛美仰贊鴻烈幸公所自著年譜

稍存梗槩乃又請諸長老各出所志麗以年月

署其大畧以備采擇惟名公大老惠而賜之銘

以垂耀圖籍斯公所不朽於世矣謹狀

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穀原蘇公行狀

公諱祐字允吉初號舜澤穀原其更號也世爲東昌濮人居北王趙之原高祖克明公當洪武兵後斬蘆葦以田貲甲濮上克明子義公爲醫訓科訓科子贈尚書公亮亮好佛法里人號曰亮菩薩菩薩子贈尚書公思號北莊居士剛方有行義是生五子天民天澤天爵天祿公其季也母曰王夫人王夫人誦觀音經祓子已而公降烟霧覆室三日及在襁褓或撫之晝寢忽展轉亟啼不臥抱而下堂屋梁斷免焉識者知其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十九

墓

貴人七歲從塾師授書屬對輒出奇語名公長老無不驚嘆既補郡弟子員長吏爲禮送酒方行忽大雨霹靂火光如斗一座皆驚曰是必有名聞天下者居王夫人憂流賊劫畧至郡大人趣公走避泣曰毋殯在堂兒將焉往願以灰守之竟不避俄而寇去正德癸酉舉於鄉卒業太學爲穆文簡公所知名益著辛巳丁外艱嘉靖丙戌成進士授吳縣令吳縣編里五百徭賦十歲一更簿書紛不可任公分置糧里塘吏使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下

三月

各署民產高下不得雷同因以叅伍定役役遂稱平吳俗奢靡一切用敦朴財省三年大治使表吳治行章八九上矣以周夫人喪去周夫人者公之嫡母也舟泊穀亭穀亭人夢神告曰河上有尚書至旦日視之公舟在焉服闋補東鹿東鹿故多繫囚公下車一日罷釋數十百人民有昵妾而殺其妻沈之井而逸吏弗問也是日捕置之法明日財罷僮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召東鹿令東鹿人語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

便遣人入諭曰凡兵之來固欲安之也而爲訛
言逆命者何趣下卽免不者種族久之鎮撫王
寧出見持城中將吏署狀乞貸首惡七人公嘆
曰尚爲賊游說耶 朝廷二百年生養何負若
屬而暴亂若是寧因前密訴曰七人者城中非
與之也顧力不能誅願得當而行耳公因與約
趣使馳報城中於是其魁馬昇楊林窘斬黃鎮
等傳首出獻門闕公按轡整儀仗徐行而入老
幼俯伏焚香填塞道左左右請爲兵防公曰苟
殺賊出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不推心左右誰非敵者諸軍皆國家赤子倉卒
迫賊耳何以兵爲聞者遂安已有詔戮其餘黨
督臣礪不敢發公輒與中丞樊公會驅亂軍於
市中戮之大同遂定而昇林以自歸不誅握
兵如故公因出行邊以林從護道中徐語之曰
朝廷賜若不祇幸矣任職受賞人其舍諸林泣
請命公曰唯解兵可免耳林悟受命則移記撫
臺亟代其任遣馬乙未出按江北江北大旱疏
請大司農金六萬振貸民賴以濟每出行行部

戒郡邑吏卒送而不逆因著爲式符離集故有
河患公築石堤十里人號蘇堤如杭丁酉按山
西監臨省試以得人稱錄大辟減死五十餘人
代還掌河南道河南道者法擢九卿同臺或忌
之薦以爲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士衆歲試數月
而徧日閱數百卷皆有評議至面語諸生率能
背誦決其科名次第錙銖不爽凡所獎進皆一
時名流多顯於世壬寅擢山西參政分理鴈門
三關廷臣薦公可當大任晉大理少卿乙巳拜
殺賊出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均徭賦省供億
革冒濫民用寬裕右輔以寧丁未進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協守及營田奏功兩賜金幣進秩
一等成寧武關城已酉召入爲刑部侍郎已改
兵部庚戌轉左考績三代錫如其品廕孫蔡國
子生無何以所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秋
虜犯京師率三鎮兵入援斬首虜數十奪馬牛
以萬計論功賜金幣廕孫宋國子生辛亥虜乞
貢市公請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朝議許之虜

妖賊論功賜金幣壬子老營堡獻捷晉從二品秩賜金幣咸寧侯鸞之在邊也公將之入援入則拜大將貴寵至是出行邊使使言公請以首功一級官公少子公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兒非嘗從軍也吾又且朝暮電去不敢以累將軍癸丑三品載考晉右都御史虜二十萬衆夾大同南下將入內關公聞報提兵馳赴至永安堡遇賊與戰斬首虜四百有奇捷奏祭告郊廟榜示九邊晉兵部尚書賜白金五十文幣四雙

蘇城山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代

孫祭改應錦衣正千戶三代錫如其官公居北邊十年厲兵秣馬訓練將士虜宿其威幾不近塞知人善馭下馬芳劉漢胡鎮董一藝皆拔自行伍爲大將各樹功名既致仕去鎮會總兵岳懋昭虜幕府者懼則奏公不請兵糧撫蘇後期故及於敗本兵亦素有卻言如幕府逮下詔獄然公實嘗乞餉奏牘具在諸公無以難也而少師嵩故尚書時嘗爲公所論恨公從中主之削籍爲庶人隆慶丁卯今上即位詔予冠帶歲

東宮立覃恩以長子光祿君請復故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薦於朝竟中尼不召當世惜之公爲人豐肌魁岸戟髯電目望之如神而不爲城府和易可親立朝耿介有節能決大事御史時大夫浚川王公署其考曰有學識有操持有膽量有作爲時目爲四有道長博覽羣籍游心千古爲文辭歌詩適麗典雅海內以爲名家所著有孫吳子集解三關紀要法家稟集穀原詩文草奏疏道旃瑣言等書既歸田里日與

蘇城山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故人長老結社置酒爲驪平生好施常建倉儲粟以濟貧乏世故子弟或以貧困來謁傾貲捐濟無所吝惜逮邇頌其高義公有四子皆儒雅多藝以賢豪稱諸孫美秀而文稱其家學歲時伏臘更前爲壽歌舞滿堂花亭月榭進讀賦詩爲歡未厭也辛未仲子澹都試卒京師公遂於邑發病以其年九月二十九日薨於正寢距生弘治壬子七月九日得壽八十歲配陳累封夫人卒先十六年公自爲誌子男四長濂南京光

祿署正娶許氏贈人子貴再贈宜人次澹
舉嘉靖己酉鄉試娶宋氏次漢德府審理正娶
馬氏次浣國子生娶劉氏女三長適貢士許
次適經歷馬適監生許賜禮部侍郎成之
子側室劉山也孫男七榮錦衣衛指揮僉事娶
桑氏奈國子生娶錢氏繼陳氏宋恩生娶邢氏
繼馬氏案儒官娶張氏樂生員娶吳氏本官生
娶邢氏彙生員娶顧氏孫女九長適鄆城奉祀
全完次適生員陳萬殊次適鄆城尚書樊公繼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三十四

祖孫重耀次適生員錢邦龍次適鉅野都憲宋
公澹孫生員良翰次適曹州馬從龍次許聘劉
顯烈餘幼曾孫男五光偉光勳光復光許光泰
曾孫女八光祿君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祖兆
將乞銘於某公屬行爲狀行里開末學舊嘗御
公適叨塵吏館恭纂 先皇實錄得親公所建
白光祿之請其胡以辭謹述其大略以備采擇
伏惟名公鴻筆托諸貞珉用垂無斁謹狀

明故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

朱公行狀

萬曆甲申七月四日故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
山先生朱公薨于里第兩臺上聞禮臣核令甲
以請 上念公勲德詔贈故官遣守臣諭祭使
使營其葬事厥嗣工部君維京將請碑誌於朝
因具行實門人于生爲狀狀曰公諱衡字士南
吉之萬安人也其上世籍南康宋時有諱孺庭
者爵至東京郡公始徙萬安之西塘科名相繼
稱邑世族國初有諱如初者號不易公不易公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六

三十五

二子長曰與言公當永樂間仕爲都御史次曰
與信公徙居邑之東門與西塘別與信公子諱
彩號元飾公早世而有遺腹子祖貴號東一公
東一公生而孤子爲宗人所扼旣乃自樹有家
以施德聞益大其族公之曾祖也東一公二子
長曰寵次曰憲長公無子次公仕爲博士以子
鵬爲長公後是爲公大人其後公貴兩大父及
父皆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工部尚
書兩大母及母陳皆贈夫人陳夫人者邑之

姓也以正德壬申正月二十日生公慶元里舍
有群鶴盤空廻翔舍上邑人善星者卜曰大貴
與劉忠宣公同法太公弗敢信也公生有異質
出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年十一補邑弟子文詞
嫺美崑山周玉岩公奇之手書朱童子銘褒焉
十四廩于學宮每試輒首名伏一時嘉靖辛卯
舉江右高第明年壬辰成進士授福建尤溪知
縣年二十又一歲矣法令明肅聽斷神敏吏民
懽伏莫敢爲奸又好古教化講禮興讓修先賢

段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二十七

三百四十八

祠宇贍給生徒士咸悅服居一歲舉能治劇政
徽之發源其治如尤溪而才能益展所修舉與
除尤衆聲名日進故太宰汪公鉉家在婺源
邑有御史行臺太宰以居第近從使者請使
者命公公執不可使者弗能奪也太宰之子
納婦假閒署置酒召客公聞樂聲而愕命吏
遷之太宰聞狀不樂而薦書日至無以詘公
會徵天下令長入補臺諫則謂公年少不中
格罷毋召而霍文敏公韜從中調護乃擢爲

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公雅精法比處讞平審
大司寇漁石唐公甚器重之聞太公小恙上
書請告里居六年閉門窮經博及群言學殖
益富癸卯詣闕復除故官轉本司郎中時貴
溪公柄政重公才器欲引入銓司公遜不敢
當以某公代宗伯欲檄試南宮預謝不往其
後貴溪公敗某公以黨誤而翟相二子並第
舉主坐適翟相子者與公同經識者服公乙
巳奉命錄囚江南會太公病取道歸謁七日

段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二十八

而太公沒服闋補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擢爲
福建提學副使公蒞職精瑩校閱諸生甄別
品第錙銖不爽卽所擯落亦爲逐句評駁有
以服其心至許其終身所就往往奇中不知
所由得也初試黜邑拔陳公謹爲首輒以天
下士期之明年廷對第一他所識獎爲名卿
重臣無慮十餘人自閩中校文之盛無如公
者太宰李公默閩人也子弟家居張甚與同
邑生構率奴客市歐生墨其面而曳之吏不

敢省公曰幸奉尺一爲學吏令貴疆辱諸生至此立捕諸李子弟窮治得狀論上御史御史難之公曰此獨其爲之不敢以累使君御史不得已從公而諸李子弟跳之長安爲太宰訴狀太宰之積四歲乃遷爲四川叅政過家觀陳夫人月陳夫人卒服闋補河南叅政時分宜公柄國亦慕公名公第從里人旅進無所結納世蕃快快補官歲餘不遷戊午入河南省試其冬遷山東按察使明年己未歷左右布政使故

事諸郡邑從藩司入賦藏吏以釣石低昂解戶償補及文書稽蹕道里之費或至破產公命懸秤於前召解戶自允錙銖之贏皆以予之藏吏負牆而立莫敢竊窺文書朝入暮出關無停旅得全產者無筭歡聲如雷庚申卽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其年蟲蝗爲災郡邑大侵公數上書請蠲租振貸招撫安輯條畫纖悉至忘寢食下記郡邑民有得蝗一斗償以斗粟又遣使糴徐沛穀麥舟輸河上以貸貧民父老請

府白災公召前面諭酸楚虧缺父老感泣歡呼如在懷保是歲也東人微公幾敗其明年辛酉景王之國侍衛臣僕方舟數百道路洶洶公先檄郡邑王舟所過不煩里胥一錢幸告吏民謹俟迎送無怖吏民詳諾莫知所出公乃摧藩司羨金下所在供億而身從御史守臣逆於境上役列兩岸至卽啟行時刻無滯諸中貴人緹騎見所至治辦無以難公王舟出境若弗聞焉是秋召入爲工部右侍郎三殿告成以采石勞賜

一品飛魚服廕一子太學生時公董工西內世廟從殿帷望見間儀觀者誰以公名對上瞪而悅之其明年壬戌改吏部三年考績贈大父父皆爲吏部右侍郎大母母及配皆爲淑人廕一子太學生公乃上言臣幸得備位列卿蒙被恩寵褒及先世而本生祖妣未沾一命竊不勝私情迫切請以臣所應得移贈本生祖妣有詔皆准給與不必移贈自是再命咸受尚書號矣時太宰嚴公左侍董公嘗以直贊侍內惟

公坐曹延見群吏蓋攝篆者三年乙丑以久次
擢南京刑部尚書會河決徐方運道湮塞上
憂之甚改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
自兩畿山東河南監大夫以下咸受節制公日
夜馳至徐方率四部人吏行視河所決道漲爲
平陸濬之沙隨水壅渟不可足其旁橫流汗漫
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則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
河事獻者立召見口對久乃得新渠規度焉始
故渠之東有湖曰昭陽河從西來以湖爲滙其
勢絕渠而左公念舊渠卽幸可疏安能使河毋
趣湖而新渠者乃盛中丞應期所嘗荆開以罷
去不就在湖之東河卽橫決得湖而止勢必不
來規以爲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尚
書畫公廬於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不停
書六月正午去蓋立隄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
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交作濕裂又其時役夫
多疾公親行其中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感
其恩意有流涕者聚衆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

年丙寅功且就緒諸故河隄市人以渠他徙買
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上命都諫何公起鳴
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明年渠成
凡鑿新渠起南陽至留城百四十二里疏舊渠
起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萬艘流通誦敷大作
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方議
爵公而 薨御上賓矣 穆廟登極晉公太子
少保加一品秩留經理漕河事宜又閱歲河渠
大備屬大司空闕乃召還掌部 穆廟時 朝
廷清宴興造頗多所取辦少府常溢舊額公奏
本部儲蓄闕乏不足經費請勅內監諸臣爲國
節約不得濫有取用卽仍蹈故習許臣以便宜
執請如有巽與不舉亦令臺諫劾臣 穆廟聖
明多納公言一時中貴歛迹不敢橫恣 上嘗
建一閣禁中命曰光泰召所司營之材用已具
公上疏諫 上曰尚書不可奈何其罷毋營太
監孟冲請造齋山燈棚摧之費可三萬公上疏
言今歲元夕月食方在脩省而興遊宴之娛樂

費財用不稱懼災之義有詔報罷時又遣中官李佑于浙直織造所增額以千萬公上疏以爲此太監陳洪假以取悅不知江南民力困苦已極上豈以服玩之故忘恤元元疏入亦少裁焉然公諳多指斥用事左右亦嘗有旨譙問以爲沽名賣直公執請如故上亦察其忠誠不深過也往內監匠役皆長安無賴子弟竄名冒食不可究詰公請核其名實所沙汰數百千人衣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得增減中貴人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

三十三

又大驪然亦無以爲辭部中藏金舊用一郎吏主之不問出入公乃請遣科道監收著爲令司空僦人從貴人關請輒得預支估直不則稽留至數歲公乃權其關劇以次支給毋敢預請筦部三年奸弊盡絕會徐祁河決漂沒官舟八百餘艘上遣給事中雒公遵往視還奏河流易治然必大司空往乃可圖也上又以公兼右都御史經理淮邵等河悉心經畫疏汶濟之淺築徐邵之堤塞豐沛之決鑄海門之壘數月告成會穆考升遐山陵工作乃起

召公還部時新鄭去國江陵方貴用事一日謂公某被顧命輔理責任至重何以相規公曰主上冲年踐祚今日要在調護聖躬愛養元元如其振作以俟他日江陵曰公不知也上以大事托我不以因循姑息上負聖明且人心玩愒日久修明法制正以庇養生民奚相悖乎不憚而罷會有王大臣之獄連及新鄭公謂江陵妄一男子闖入禁門一衛士之力耳會內廷以獄下金吾公謂都督朱公此獄正須速成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

三十四

若羅織不已他日必有煩言誰執其咎朱公亦悟趣具獄上寘大臣於法群議遂止涿南故有山溪雨水驟發行者多阻諸中貴或入白狀上以太后命詔司空建橋公奏脩理橋道乃有司之職今聖上念及小民德至厚宜下所在興築不足以煩內使疏上詔發慈寧湯沐金錢司空母與也涿州有泰山元君祠都城士女祀之一日詔司空脩祠如法公又疏奏上自御極以來崇尚儒術以二帝三王爲法佛老異端皆

所斥遠况民間私祠以禍福惑眾又不經之祀
而以是祝釐非所以光聖孝疏入亦遣中使營
焉武清新貴詔爲起第長安費以數萬公援故
事上請謂武清幸得備肺腑不務光昭聖德而
非分徵求卽欲保全其祚宜少裁抑之便上
悟亦減其半會左輔賈人從武清關請謂京邑
土可造城磚比臨清道里近於縣官省武清入
其說賈人上書公奏臨清造磚乃祖宗舊制
一旦以貴戚故更之示天下私又京邑所造磚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與臨清堅脆殊絕不可用其事遂寢公所與中
貴戚睨忤類如此當議建橋廟時相君邀公語
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
難處且近日上所欲爲甚多已從容挽回此
等興作未其有損可少將順也對曰某與老先
生事體不同輔臣以調燮爲事機在挽回部臣
以守官爲法職在執奏江陵默然甲戌五月公
且以九年滿考言者承指上劾謂司空外爲疆
直中實剛愎無人臣禮然上殊眷倚公無意

去公也公再上疏陳乞皆奉溫旨慰留至三
疏以病請乃錄前治河工加太子太保賜馳驛
歸公旣南旋明年劉御史臺上疏御史公同郡
人故諸生時客公舍與可大遊公亦罷重其人
以爲御史奇士也御史按遼左上疏據江陵奪
爵歸田里故人莫敢問公壯而時存撫之里子
有遊江陵者謀構以取悅則爲飛語司空失職
怨望與御史爲腹誹相公固甚恨而可大當其
奪情又嘗欲具奏論或見其草止之而鄉進士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六

奏

上書廷杖創鉅且死可大從二三里人護其藥
食偵者以報江陵曰果也快快郎君乃屬江右
使者踪跡司空久之無所得值辛巳大察吉郡
賢士大夫皆得適罷可大亦不免焉然公殊不
爲意第戒可大趣之適所無者眉睫其明年江
陵沒乃復召可大爲郎公亦不色喜也公少年
貌癯多病在告數年脩養生訣寡欲清心老而
益健年踰七十耳目聰明形神充溢少壯人不
若也其沒蓋中風痰前夕治書報御史大夫

公猶作數百語明日病遂革起盥櫛坐子孫還泣揚前問以後事笑而不語視日早暮瞑矣得壽七十有三歲長老謂劉忠宣公嘗治張秋決河位至正卿與公合符卜者固云公爲人容止莊嚴器度凝毅雙眸炯炯音吐如鐘善持議論上下千古包羅百氏口如懸河聽者神悚精采溢出過絕常人與子弟立談每至夜分不少疲倦其坐曹對吏手治文書口接訴訟事無劇易迎刃立解拊御小民孳孳嚶咻能得其心自試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七

沛

宰二邑至開府東土去輒見思濟南父老爲祠祀公至公誕日相與飲食絃歌其中曰爲公壽云河工告成徐沛之間祠于夏鎮歲時禮奉視濟有加焉平生愛才好士推轂賢儔如恐不及士有緩急不遠千里馳書爲地或不使知後生寒士獲一進見得公數語如飲醇膠去而愈思其風聲言氣能感人心在位既久門生故吏且半天下諸公莫望也天性孝友內行醇篤太公性嚴重公怡顏承志能得其歡仲涑爲名諸生

早卒公每念及輒嗚咽不自勝子弟居常語不敢及仲恐傷公志也少時從季父芝山公學芝山公者諱麟舉已丑進士仕至貴州學使公貴每飯不忘所得祿賜常使使馳獻之家故與族群從子弟接棟而居皆閑雅好文出入溫厚公旣懸車日出所餘賜金置酒爲會述上世積德隱行誠諭疊疊不倦卽子弟以筭器上食亦人爲舉筋以相歡樂里人慕之其居官燕不啻私開府典銓秋毫如水自奉儉薄衣常布素食無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十八

沛

重品家人化之亦毋敢爲紛華自以受恩深重每談及先朝咨嗟泣下家居遇二聖忌辰輒北向頓首愀然盡日其學無所不窺爲文詞雄奧歌詩深雅取裁騷選又善書法有晉人風骨一時文苑名家咸相推重中年厭薄詞章潛心理性從鄒羅二先生談性命之學益有得也先配劉氏處士遷女累贈夫大無出繼配劉氏湘卿令天孚女累封夫人通詩書有淑行先公卒語在少師李公所樹墓表子男二長卽可大

名維京丁丑進士任工部主事娶鄒文莊公女
封孺人次綬京太學生娶劉氏俱夫人出女三
長適同邑劉某子諸生應宿夫人出次適廬陵
曾某子諸生文昌貳室彭氏出次適同邑劉某
子諸生士選夫人出孫男一長大夏維京出聘
鄒氏次大商綬京出公所著雜記撫河道奏議
二十卷行於世工部奏議若干卷詩文集若干
卷惟公三朝舊老在位餘四十年才名勲德
彪炳一時而新渠之役爲國永利與陳平江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三十九

宋司空等可不謂功在社稷而懋賞之典闕
焉士咸爲公少之誠得當世名筆賜之碑誌以
傳使聖世勞臣之績光垂奕世列于春秋固
甚鴻鉅不朽事也謹狀

明故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晉川劉公行狀

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堠運道告堙詔舉才臣
臨視感言上黨劉公卽家拜工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併河漕之政惠焉公以其年

八月往淮行河所決請濬趙渎故道明年己亥
告成詔晉公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一子官
明年庚子溧邵伯之湖明年辛丑議開泇河公
病卒于濟公子用相奉柩西歸亟以遺命請狀
將藉以乞銘焉念余束髮登藉二三同舍晉則
公與山陰魯則余與嶧陽兄弟歡也今各失其
一矣往余誌嶧陽之墓今必山陰誌公誰復爲
之狀乎狀曰劉公諱東星字子明別號晉川山
西沁水人也世居邑之坪上稱爲德門曾祖諱

四十

文住大父諱得保贈吏部侍郎太公諱賓封吏
部侍郎母牛淑人公生而穎秀博聞善誦封公
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試嘗居右嘉靖辛酉舉
山西省試第三隆慶戊辰第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讀書內館故余等與同舍也庚午授兵科
給事中尋轉禮左所條奏邊務國儲及釐剔奸
蠹諸疏號爲老成有識其時新鄭復相宵人附
麗政多失平公將露章彈之或泄其語相懼因
請大汰言官所睚眦舉細之公得謫蒲城丞居

諫省數月爾久之徙知盧氏公雖以內吏左遷然其爲令若躬行節愛未嘗傳舍其民所至獎薦儒生多成名士二邑皆歌舞之萬曆改元召爲刑部主事署中有所比諫不當其辜他郎毋敢難也公獨力白其冤司寇則目攝公獄有左驗何據而出公仰視曰雖有左驗情實未明亦何據而當之苑司寇起謝罷郎竟傳爰書磔歿已而事白司寇及他郎皆奉譴旨鑄官而公名大起矣丁丑以戶部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十一

已卯轉陝西叅議以學行推遷浙江提學副使浙士富于經術前使峻爲繩削以奉時政口語嘵嘵公一以行誼爲先而評騭藝文秉衡上下未嘗有所尅核私書請謁則屏不視士服其公壬午陞山東叅政轉漕中都已而丁內艱服闋補河南旋進山東按察使備兵易州歷湖廣左右布政使壬辰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其時倭寇朝鮮王師出討宿重兵于天津羽書狎至歲又大侵公外畫東征便宜內理

荒政條上改折蠲停差次及請臨德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直而民贍給是歲也西輔饑而不害博陵盜起聚且千人吏請發虎符誅公曰此潢池弄兵可尺檄下爾賊其魁若干餘黃不問乃皆解散癸巳轉左副都御史入理院事尋遷吏部右侍郎以清正廉平佐天官臺長政本肅然會閣邊論功大父以下得賜今爵而封公年八十有二從養長安公請送歸許焉聞命而卒於邸 朝廷賜之祭將作治葬亦異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十二

三

數也久之有河事乃召起公故事河漕爲兩府漕大臣居淮主發運河大臣居濟主疏渠會有大役兩不相謀幾廢成功朝議合之便乃總屬公七省監司長吏咸受節制自設官以來所未有也公旣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爲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而並舉之于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時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北徙潘大司空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

河決黃堦稍盪成渠惟曲里鋪至三仙臺四十里臯陸如故公因而鑄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界首二湖楊之巨浸游波決漕風則善溺漕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加口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冰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竒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莫或決筭舒大司空嘗鑿韓莊中作而罷至是公遂成之初議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四十三

三首詩信

百二十萬費且七萬有渠形矣而會河決宋中故道填不可舟艤謂加口若成明年新運可毋乞靈河也而公不起矣方公疾時督漕御史過濟視諸榻前公予泣拜而請輒爲具疏已而公疏亦上累詔不允則從牀簀治書經理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邪嗟嗟傷哉公爲人癯而健骨風神瑩朗目光炯然警敏多才遇事風生而能持重不輕發談說纏纏不爲畔岬而中甚勁特有所不可萬夫莫能撓也歷官

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以居食常脫粟家人化之居室不產而施歲嘗大饑糴粟以振饑履田間時從野老泥飲孟羹豆飯皆爲盡歡足迹希至公府有冤無告則爲白之一日憇于道周有輓輅而覆者號伯助予臂而出詣渚路人驚曰何物販夫至使天卿夾轂起河漕日方憇於門二騎士奉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伏請罪公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公其朴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八

四十四

生貴如此在濟上時臨清稅使雷而激變蹀血署門公聞立遣一將奉檄往撫定之而亟以狀聞用公計畫東方以寧或謂濟清相去且數百里有兩臺在可毋煩公公曰不然大臣出疆惟利社稷是以安有秉鉞方州而河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職守謂何其年燕趙齊梁災流徙滿道公出秩金爲倡下記所部各以多少設粥鋪餓者于道旁所活甚衆又下郡邑諸城旦徒惟盜竊不免其他盡令漕河得以輕重相准弛其

什五六既頗省召募徒得早脫所生全亦無算
凡公所爲福利於民多此類也公旣脩無生之
學以出世爲宗平居訓迪子弟惟理道檢押爲
先不及榮利聞海內名碩不遠千里遺之從游
後當任子憐弟孫孤幼欲以官之公子忻然惟
命退無二辭及公卒交游贈送一無所受曰先
人命也斯以知其內訓矣公生嘉靖戊戌正月
二十二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
四歲配李氏某人女累封淑人子男幾人某娶
某氏某氏某氏女幾人適某孫男女若干云云
總公平生廉而不礫惠而不昵崇簡易之理而
不擇便狃鴻鉅之烈而不雄成虛心正己奉公
矢節凜然古貞臣風焉病而詠曰人能常清淨
萬物悉歸依此其學術所繇矣公駐節濟寧與
予里近各操一舟相訪過諸鉅澤之湖異乎平
生所薰習也慨然謂余古人朝聞夕死者何獨
吾與若冉冉老矣於死生夜旦之常猶未了了
不同生乎余則河漢其言茫然失也公且歔而

謂家人避無怛化吾歸矣公歸安處以其所歸
覆其所聞其必不爲罔生也蓋漢初未有佛教
而曹相國汲內史以黃老清淨之學施于當世
其理若懸符者吾以是謂公焉伏惟當世名公
察其韞樹而賜之紀述卽公且不死何言歸乎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玉陽張公行狀
萬曆壬辰秋玉陽張公召入爲少宗伯中道而
病以不起聞上念公故在講幄軫悼之遣官
臨祭其家出少府金錢營塋事如滿考法蓋殊
渥也孤堯咨等卜以癸巳七月某日奉公卽安
祖兆將求銘於某公以狀來請予爲之發書而
悲蓋往者從公讀書翰院同舍爲雲中王相君
上黨劉中丞嶧陽賈少司馬吳門徐少宰雲間
林大卿與吾兩人而七此七人者相與同起居
食飲歡如昆弟已而皆荷上恩布列有位一
時稱盛際爲今公已乎而少司馬亦先公一月
卒矣可不爲潸然乎按公所自述世系以爲張

氏肇自青瑒至唐宰相文瓘始渡江家于姑蘇
乾符中避亂徙歙子孫蕃衍遂爲大族傳二十
八世爲公祖福高公福高公三子其仲諱清號
秋潭居士卽贈殿講公也贈公受計然之策行
賈大梁室劉太安人因止爲祥符人年四十餘
始舉公已復舉一女更無它子故公居大梁鮮
兄弟期功之親而惟歙宗大馬公諱一桂字稚
圭王陽其別號也生而穎卓稍長出就外傳文
殼蔚然歛俗多賈諸長老皆謂贈公暮年獨子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十七

三百五十四

當脩世業贈公意亦念之公乃長跪請曰小子
雖不敏必不敢浮慕一經而失先人廢著願少
寬假之冠而無成受賈未暮也贈公奇其志許
之未冠補邑弟子爲亢太史所知目爲國士年
二十餘爲嘉靖辛酉舉河南省試於是贈公益
自喜謂黃金一簾孰與賈多矣明年壬戌從南
宮報罷遂丁外艱哀毀骨立喪葬一準古禮自
此奉太安人客居下帷攻苦學益有成隆慶戊
辰舉進士高第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授文苑公

趙文肅公爲師交器重公有所制作大見稱賞
庚午受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二年壬申使持
節冊封德藩禮成還報會 今上改元覃恩賜
之勅命贈公受編修號母封太孺人公亦滿三
年考矣甲戌分校南宮所取多知名士是歲
穆廟實錄成進本院修撰賜白金三十文幣三
雙羅衣一襲宴之南宮乙亥補經筵展書官兼
掌制誥丙子給假送母丁丑還闕會 世廟實
錄成進本院侍講宴賚如甲戌令已而選直起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十八

三百五十五

居編纂六曹章奏階資日進矣而會江陵相君
以父喪奪情吳趙二太史上書得譴吾同年七
人具疏論救七人者公及今趙張二相李大宗
伯田少宗伯習官尹與不肖行也疏奏格不上
聞因以星變大察出趙公外臺遷張公南雍謫
習公佐郡田李二公皆以他故乞假公及不肖
行皆以病請告去三四年中同年在館署者幾
爲一空矣及歲癸未江陵卽世諸公皆起遷謫
中復居禁近而公及予輩亦稍詣闕相聚如故

會公考侍講滿再充經筵講官及分修大明會典而是時戊辰在詞林久次同輩或至卿佐公尚爲從官人咸嘆其淹公不爲動也越歲甲申乃擢爲右春坊右諭德仍無侍講乙酉充日講官其年順天大比士公及南克陳公典試有中京兆諸生因緣爲飛語流聞禁中動搖上聽下法司覈狀無他具以質對閣中亦爲公解上意猶未釋也有詔調南京兵部員外郎在廷諸公交爲訟冤謂當上章自理公謝曰主上聖明照如日月使臣有私亦何待辯使臣無私亦何待辯即日陛辭出都馳之白下從諸省郎遊頗行進退無少幾微諸郎以公先進咸卻曲不安尚書不得已用使事寬之使得奉太安人往來南中而公所取士明年入對上擢爲第一時論爲公快之越三歲庚寅進南京國子監司業其年卽拜祭酒辛卯召入爲太常卿領祭四事東裝北上道中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復折

而南南太宰缺公攝其篆壬辰七月改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未至轉左而公方上道時業已病痰欬意忽忽不自得行至永城疾遂大作易簀而嘆曰死無以報國已矣白頭老母將安所依於邑而卒聞者悲之蓋其年八月二十九日也距生嘉靖庚子四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三耳公爲人長身偉幹風神雋爽精采射人好脩威儀言動有法而接對賓友色咲溫然不爲崖異操持清慎素簡交遊取予之節嚴於一介事所不可義形於色而識度通達明於大體不爲迂僻之見至其論說當世慷慨陳辭懸江河而注之矣爲史官時新鄭相君在位朝夕館署未嘗私謁一日有鄉里會相君徧謝諸大夫揖且至公目而旁問爲誰前道姓名乃知其張太史也左右貽聘相顧訝以爲踈而識者陰心重之才思警敏交詞瞻麗博聞強識涉獵百家其天資有過人者至如本朝典章諸曹法令靡不練習考究顚如指掌卽守官老吏弗能難

也自修 兩朝國史及會典起居納繹校讎多出公手予嘗几案相接有所不核舉以問公公皆能別白道之在南雍時嘗與趙大司成重鵠南北言又嘗自鐫南史凡幾百卷南雍士習輕公端整教教繩以要束即貴勢請求一無所用或謂南銓之改爲當時所抑亦有故焉孝公至性過絕常人太安人自秉家政臨子婦嚴格公及安人所以恩事高堂端惟恐少失米鹽七箸之微無敢專決及推太安人指服食精腆可與女弟共者終不敢言有無安人貴家女再受禴翟躬率諸姬臂鞶執爨爲姑具食如新婦禮女弟新寡太安人日夜悲恩即上疏請假御母而歸尤人所難也以公篤孝如此而不得終事其母卷卷易簣之言寔其傷矣始贈公卒時所假貸貧乏負責可千金公悉焚其券曰此大人意也請告里居值大荒大疫所蠲租及負又可千金施藥餌愈疾及瘞死者又數百人卒之日宗室父老相與流涕思之其有愛於里如此

夫公之學足以謀國經世而不及大政其德足以範俗表物而不及大年皆非人所能爲也然堯咨等彬彬儔邵能世其家及公素所著述卓然可傳于後亦自有沒而不朽者焉元配鄭氏其女女累封安人子男四長堯咨開封府學生娶周氏按察使于德女繼李氏知縣希程孫女安人出舜咨娶劉氏諸生蓋臣女側室尹氏出堯俞聘楊氏副使時馨女側室汪氏出舜俞聘黃氏左通政克念女側室何氏出女五長適諸生和調元參議震子早卒次適諸生李擇善知府邦佐子安人出次子吳道行指揮使國輔應襲尹出次二俱幼側室秦氏出孫男一光祖堯咨出未室不肖既從公有年號爲莫逆凡公立朝大節皆所目覩及其生平心曲所自道說有耶君不及知者敢爲著其梗槩以介於當世名公其憐而賜之銘是公且不死而同遊藉光也謹狀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九目錄

同館會誦座師殷相公啟

上魯王正旦並賀千秋啟

登第上大司空鎮山朱師啟

上座師殷相公賀正啟

上座師殷相公六十一歲生辰啟

賀郭黃涯大司空七十生辰啟

賀務本王孫元旦啟

賀中立王孫元旦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乙

一百九十五

賀撫臺汝臬趙公轉少宰及公子登第啟

謝撫臺趙公按臺錢公建坊啟

上魯王元旦千秋啟

賀張鳳盤相公進爵少師及公子登第啟

賀申瑤臬相公進爵宮保及兩公子登第

啟

賀余桐麓入相啟

請子冲可大聞喜宴啟

報上谷開府蕭嶽峰公賀正啟

賀朱鎮翁老師正旦並生辰啟

報陝西制府邵文川公啟

報鄧陽開府小山毛公啟

報江右開府馬定宇公啟

甲申荅賀生辰啟

賀大同開府胡順菴中丞正旦並加銜啟

謝四川開府送扇啟

賀宋金泉太府考滿啟

賀于子冲轉少叅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二

一百七十五

賀魯王正旦千秋啟

賀蕭嶽峰開府正旦並考績啟

謝徐華陽開府送扇啟

謝于子冲送行床啟

回賀轉亞卿啟

回于子冲賀轉亞卿啟

回蕭嶽峰司馬賀正啟

賀張弘軒制府生日啟

戊子回兩廣制府正啟

通撫臺丞子公按臺毛公請建公坊啟

荅各省送錄啟

回王對滄開府賀正啟

衙門迎王對南閣學啟

同年迎王對南閣學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三

六十化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同館會請座師殷相公啟

伏以蓬館儲材師相闡談經之教楓宸錫命詞
林疏結綬之榮是肅賓筵仰瞻台座恭惟老師
閣下光猷元精股肱碩望鰲扉鳳掖西清早會
於風雲畫省仙臺北斗常依於日月聲名器度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乙

三十七世

卑岱嶽而狹滄溟功業文章拍夔龍而推班馬
沉幾先物談笑而運八埏厚德鎮浮從容而調
萬化周官之制六典厥有帝師天下之儒一人
而况魯國相業行彌於宇宙文光舊覆於門墻
伏念某等斥鷃卑棲蠹魚末品荷 清朝之雨
露幸歸杞梓之場望碧海之瀛洲濫廁圖書之
府更勞虎席久駐鸞坡是惟藹藹之倫共沐循
循之誘春風滿座丹鉛陳北海之帷夜雪盈門
塵拂映西河之帳啓天球於秘序多人間難見

之書探月窟之真樞盡生平未聞之論題高月
旦飾敝帚以千金奏協官商韻啞鍾以六律
俾操觚之侶俱稱舐鼎之仙拜恩綽於九閭
官聯於一命或玉堂青瑣珥筆於螭坳或栢府
蘭曹鳴珂於豹尾冰 聖代清華之選感明師
陶鑄之恩顧報稱以何由幸依歸之有地謹卜
某日序臨首夏候叶良辰嚴別館之供張待元
公之謦欬朱輪玉舄遙瞻天上之星辰綺席蘭
觴正對門前之桃李敢陳竹牘上叩槐階倘荷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二 三十三世

賁思何勝豫喜

上魯王正旦並賀千秋啟

恭惟國主殿下王派流祥瑤圖衍慶名高梓訓
邁北海之工書化洽桐封軼東平之樂善茲者
乾坤啟泰祚開五始之朝正逢日月懸輝瑞應
千齡之旦誦椒花而改歲慶溢堯封酌栢醞以
延年歡騰魯頌其幸生邦域暫息田間占匪歲
星去金門而避世歌隨月簫棲蓬館以逢春趨
甲觀以無由捧辛盤而思獻敬致熾昌之祝聊

賁燕喜之章

登第上大司空鎮山朱師啓

伏以絳節遙開東省憶傳經之地碧衣新試南
官叨擢第之榮微名久荷於陶埏大造真同乎
肅載恭惟老師台座一代宗臣兩朝碩輔神惟
嶽降廬山鍾五老之英文擬河懸彭蠡倒三江
之勢播芳猷於中外四十年姓覆金甌應熙運
於明良五百載名符玉錄光膺寵綽特借清臺
重臨懷保之民變齊至於魯變魯至於道茂廷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 一百四十五

平成之績自汶達於濟自濟達於河已崇三少
以升階行列四隣而輔化伏念某稟資闇昧際
運孤寒冉冉橋椿但棲遲於墨綬森森棠棣皆
偃蹇於青袍自甘斥鷃之蹤奚有漸鴻之望幸
從翳樺卽荷甄收拔之驪黃牝牡之中納之蘭
茝瓊枝之列薇堂春永三年披座上之風栢府
宵寒之夜立門前之雪韻軒轅之律呂官商
下焦桐揮郢匠之斧斤散黼溝中斷木遂成澗
植力田不假於逢年自入門墻總角忽觀

升天高地厚錢丹素以何窮日居月諸感蹉跎
之已久更歷軫念誨深提耳之言復荷栽培名
與點頭之選拜綸音於鳳闕自知身出裁成披
緇帙於鸞坡正恐學慚造就酬恩何地昇營桃
李之蹊感德終天徙倚瓊瑤之詠敬陳蕪啓聊
布私衷伏冀昭涵何勝企望

上座師殷相公賀正啓

青規律轉祥開獻歲之朝綠野春融慶集調元
之府恭惟老師閣下貞元應運海嶽鍾英化贊
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四

璇璣應三陽而啓泰功成鍾鼎含四序以同春
况逢花甲初週仙筭重標於寶曆且見芝田逾
茂韶華早發於瓊枝某身廁門墻地親里閭念
東風之桃李近列園林望北極之星辰重回斗
柄敬獻椒花之誦聊伸芹子之誠

上座師殷相公六十一歲生辰啓

伏以節臨上巳東皇開七帙之辰日麗初躔南
極映三台之座松椿馳祝燕雀翩懼恭惟老師
閣下熙朝哲傳命代大儒咸一德以格天舊

虞淵之日協三公而論道早爲商野之霖碩畫
精忠以天下爲己任陰功隱惠利國家無不爲
兩朝垂耆德之勛千載見真儒之效長庚大鼎
五百載以膺期旭日卿雲六十年而復旦仰泰
山而比壽况茲逢降嶽之辰挹滄海以添籌何
止效如川之誦卿雲縹緲紫呈芝草之盈田香
藹籠從紅見蟠桃之將地汎蓮舟而披藻芡恍
疑地上之羣仙列珠履而挹瓊漿共祝山中之
上相某夙緣樛櫟誤荷菲葑放迹青山阻遠潭
潭之府馳心綠野莫趨兩兩之階肅拜魚檄仰
通麟閣伏惟重臨不任冰兢

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五

三百五

賀郭黃涯大司空七十生辰啓

伏以瑞錫玄圭舊應六符之象春盈絳府初開
八帙之辰朝著欣傳鄉閭共慶恭惟台座一代
宗臣三朝舊老鍾靈海岱學探魯國之淵源接
武夔龍道協虞廷之岳牧承恩衮展方崇畫閣
之勳適志丘園運動滄洲之興名於今而爲烈
年自古以稱稀睠惟降嶽之朝共獻如川之頌

日臨初度應十二月成物之功天錫華章八
千歲爲春之旦鳩作杖而刻玉已及韋賢相漢
之年熊隱渭而釣璜將登尚父師周之歲某幸
叨桑梓復厠松蘿敢探海屋之籌敬效華封之
祝尚書上應北斗方齊紫極之輝太傅高卧東
山猶切蒼生之望

賀務本王孫元旦啓

春回鳳曆天旋北斗之杓慶衍麟宮日永南山
之筭不膚純嘏茂對昌辰恭惟殿下經術醇儒
綠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六

三百九十一

神明華胄奎章寶書名傳北海之書玉藻瑤華
學掩河間之頌節臨上歲壽介大年璇源益茂
於天潢紫綬新頒於帝闕麟書增策紀王正月
之春鶴髮凝禧邁衛武公之雅某也居依華屋
節對青規聊瞻桂樹之叢敬獻椒花之頌

賀中立王孫元旦啓

龍躔肇歲轉淑氣於黃階鳳紀書元介蕃禧於
桂苑地天錫羨宗國同庥恭惟殿下橋梓家聲
珪璋士望窮經博古名高魯國之儒樂善右文

客滿梁王之苑肆春回於寶曆欣慶集於銀潢
正攝提於孟陬茂對內三之泰布鴻鈞於一氣
同欣吹萬之歡某也一入深山再更華歲獻椒
盤而未遂望蘭坂以長思敢對昌辰恪陳善頌

賀撫臺汝泉趙公轉少宰及公子登第啓

恭惟臺下斗山碩望柱石崇勛總領西臺會風
雲而扈聖保釐東夏奠海岳以歸仁忠簡在於
帝心德靈永乎吳晚茲金書渙寵廻斗柄於薇
垣更玉樹傳芳發秋香於桂苑仙臺八座已看
綠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七

三百九十二

大冢宰之聯班春殿五雲行見新郎君之步武
勛高麟畫方且弘稷契之謨慶衍龍圖豈止紹
常平之業某自慚菲陋謬荷陶甄喜大厦之幘
幪徒深燕賀望衮衣之信宿莫遂鳬趨敢肅蕪
臧聊申下悃

謝撫臺趙公按臺錢公建坊啓

某也山澤臞姿榆枋末品叨塵甲第名甚愧於
賢科濫列詞林學罔裨於聖世乃蒙臺下激揚
士類弘獎人流爰於行部之初特舉建坊之典

表厥宅里慚無善以樹風聲大其門閭念何德
以勤父老雕甍盡棟藉台翰以流輝金勝
聞微名於不朽此惟鴻才駿望方克堪承
末學微銜所能叨冒寵駕駘於一顧殷價
享敝帚以千金光榮曷既感藏高誼激切微衷
聊脩一介之函用代雙南之報

上魯王元旦千秋啓

伏以內三成泰弘敷萬象之春得一爲元茂祝
千齡之筭東風入律南極呈輝恭惟殿下地重

穀城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八

方音六

親賢德隆藩輔州分海岱郊青帝以迎年國應
奎婁轉鴻儀而得歲丕應純嘏懋對昌期將臨
獻雀之辰適值浴麟之誕日躋初度十二月而
成歲功天錫華封五百里而稱侯服紀夏正則
四時肇序考魯頌則三壽作朋某也幸列提封
久依大廈觀青陽之左个莫稱獻歲之觴望滄
海之西丘願效添籌之笑

賀張鳳盤相公進爵少師及公子登第啓

伏以想宸鑑龍元公崇金鉉之階桂殿傳香哲

衮冠璇魁之榜福關國祚慶衍家聲恭惟閣下
柱石承天斗山命世靈鍾光岳并參儲河華之
精運協貞元日月啓風雲之會文經武緯凝庶
績於五辰坤轉乾旋播鴻鈞於一氣方泰交之
伊始膺異綽以重申大慶覃恩載錫元台之昨
殊功奏捷榮班上賞之書位晉帝師首三公而
論道秩兼天宰式百辟以銘勛司鼎軸於黃扉
柄璇璣於紫殿蓋舜日以爲宅揆而商家所謂
阿衡尤欣麟趾之祥高擢鵠頭之選 聖天子

穀城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九

志

重明揚之典求儒又於百千卿大夫進賢能之
書推經術於一二步蓬瀛而叫閭闔獨收海上
之鰲扶雲漢而搏扶搖疊翥河東之鳳懋堯舜
君民之業方傳宋聖德之詩邁韋平父子之榮
且編漢世家之史某潢汙下品山澤隳姿閣啟
平津廁翹材於曩日筵開東觀叨埏埴以多年
比請告以旋歸拜叩恩而感戀門墻日遠屏營
湖海之踪伏臘馳寥闊雲霄之候比聞新渥
倍切私欣卽在杜門敢忘賀履望彤扉於天上

暫阻亮趨裁赤牘於山間聊陳雀忭

賀申瑤泉相公進爵官保及兩公子登第
啓

伏以龍墀渙命九旂崇上袞之班鶚刻升賢三
物冠高文之選德榮華國經術傳家恭惟閣下
命世大儒承天上柱若濟川而立傳爲帝者師
同降岳以生申維周之翰德符粹益含元氣以
如春學海汪洋總有流而爲長間兩社以爲輔
位映璇樞咸一德以格天福疑寶曆 聖主虛

蒙密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

三百一十

心而倚毗多方忼手以謳吟大慶覃恩載胥元
台之命奇勲奏捷重頒上賞之書舜左禹而右
臯使宅百揆成師周而保奭是謂三公更綿麟
趾之祿同掇鵠頭之選射斗南而鑄鉤吳苑空
異北而索駿燕臺寶璽連城對奏崑山之璧照
分千里雙呈合浦之珠家有箕裘豈止繼晷董
天人之對國多閭閻行且邁韋平父子之榮某
葭爾下材謗焉末學談經東觀荷陶鑄以多年
請告文園感生全於此日門墻天遠能無依戀

之表伏臘颺馳莫展興居之間比聞新渥倍切
私欣卽在杜門敢忘賀厦侈玉堂之歌誦已耳
聞求聖德之詩紬金匱之圖書將首編吳世家
之史

賀余桐麓公入相啓

伏以國膺景祚久鍾柱石之基 帝簡元公首
正台階之位泰交伊始異命重申恭惟閣下藝
苑儒宗師壇上座彤墀獨對陳禮樂之三千碧
漢高搏會風雲之九萬比滄溟而挈器量總群

蒙密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一

三百一十

流分雲漢以爲章學苞萬有橫經青禁龍焚日
以升霄曳履彤庭鰲戴山而立極望推民譽用
勸相我國家忠結 主知乃置諸其左右前旒
渙寵上袞升華名啓金駟面三槐而論道職親
玉鉉間兩社以疏榮比聞大慶之覃恩更見師
臣之荷寵命召公而爲保夾培九鼎之安相司
馬以居中遠厭四夷之望功成樽俎借前籌清
漠北之塵澤霈絲綸宣上德布山東之詔占六
符之象緯光生兩兩之階騰五服之懽欣響溢

元元之誦某也材非桐梓叨培植以多年用劣
刀錐入鑪錘而有日益比者負犬馬之病實羸
然在草莽之間傳漢長安新開丞相之閣處齊
下邑未掃舍人之門敢肅魚鰕少伸燕賀丹衷
無盡赤牘奚殫

請予冲可大聞喜宴啟

伏以景運天開 聖世重臨軒之典禁林春永
名賢接踵第之榮豈伊異人是惟同志恭惟門
下靈鍾斗嶽質擬圭璋早稱國士之風夙負人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三

羣之望彤墀牘奏播一日之殷名紫殿臚傳應
五雲之氣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以垂天覽
德輝而下之五百年而瑞世遂附雲霄之會長
依日月之光某馨愧芝蘭情深膠漆總角而參
研席曾叨龍尾之稱拭目而望威儀親聽螭頭
之唱敬除堂宇肅布尊疊聊分視草之陰暫縮
有花之騎乘九十春光之盛陶樂事於良辰續
三五少年之游想舊歡於昨日

報上谷開府蕭徵峯公賀正啓

伏以璇樞轉柄弘開鳳曆之元玉節分旄誕布
龍荒之朔丕膺新福茂對昌辰恭惟門下鐘鼎
豐勳圭璋令望文經武緯望高西府之符碩畫
鴻猷任重北門之鑰左賢請吏既已清朔漠之
塵右弼虛階行且正魁台之座茲者一元肇歲
庶品含春回淑氣於青規共迓內三之泰布陽
和於紫塞均騰吹萬之歡某也契溢盍簪情深
結綬對花磚之日影方嘸六琯之灰傳錦翰於
雲端忽枉雙環之問仰惟渥厚何以堪承敢附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三

綈函少仲丹慊

賀朱鎮翁老師正旦並生辰啓

伏以節臨獻歲東風調六琯之祥日紀元辰南
斗映三台之象春生綠野氣協青陽恭惟老師
學蘊聖真道隆皇佐三朝闡圖麟閣而史鸞
瑩一代勲名錫玄圭而鐘三版茲者璇璣啓泰
寶曆頒春適當吹簫之旬正值懸弧之旦七十
年而始壽天與華齡八千歲以爲春日臨初度
王潢鈞渭九重卜協於飛熊金鼎調商羣品心

僊於賀燕其也身叨冶鑄誼等生成一隔寒暄
斗更伏臘望江皋而夢竟常逢節序而寢夢
尤深敢布寸丹敬械尺素五雲天遠莫稱獻歲
之觴三島春深敢効祈年之誦

報陝西制府邵文川公啓

恭惟門下勒石豐勲銘鐘碩望名高畫閣早成
西塞之功恩錫彤廷特起東山之卧擁絳節而
塵清萬里秉彫弧而氛靖三邊金版六改再觀
軍中韓范黃扉八座行瞻殿上夔龍某也東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四

報鄖陽開府小山毛公啓

恭惟門下八座崇班兩朝舊德勲績夙孚於
帝簡嚴華久協於輿情茲者光奉恩綸重開幕
府控秦荆之要塞露潤三藩據江漢之上游霜
清萬里出臨節鉞暫勞六轡之儀入踐斗樞上
正三能之位步鷁行於左掖曾聞曳履之聲

犀節於南雲忽枉械書之問敢當厚雅但切欣
藏

報江右開府馬定宇公啓

恭惟門下海嶽人英斗山士望名高畫省久傳
南服之勲庸恩錫彤庭新領西臺之節制控蠻
荆而引甌越勞暫駐於禧帷依日月而上星辰
見平臨於霄漢步鴈行於秋苑曾隨擢桂之班
望鶴嶺於江天忽枉折梅之問感藏無既報稱
何由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五

甲申荅賀生辰啓

江海賤儒榆枋末品客容下列虛塵有道之朝
冉冉流光已逮無聞之歲惟自憐於雌甲寧誤
擬於長庚乃當饋鯉之辰特荷烹魚之問寶章
耀目情深三祝之辭嘉籥旅庭寵溢百朋之錫
四十年曰強仕敢羞執戟之班五百里惟侯服
尚俟錫圭之命

賀大同開府胡順菴中丞正旦並加銜啓

伏以邊風應律節臨玉琯之春內渥酬庸寵晉

璇樞之位膺公益盛純嘏茂膺恭惟門下海岳
英風乾坤淑氣珠韜金版嚴鎖鑰於雲中玉戚
雕弧靖風塵於朔北茲值三陽啟泰朝野同春
適當兩市成功華夷胥慶七校尉分屯而守霜
寒小月之戈五單于解辮而朝雲集大宛之馬
對青規而奏愷鼓簫均歡分紫塞以承恩旌旄
動色某也自達德範屢枉芳華隨春色於長安
莫展栢椒之獻覲恩華於上袞欣看竹帛之光
敬布荒臧聊伸賀悃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六 一百四十四

謝四川開府送扇啓

九華煥采方聞貢篚之陳七寶開函特枉時珍
之貺涼生懷袖濯錦水之回波清拂炎烝想雪
山之增重某質同秋翼識陋夏蟲雉尾身依正
對漢宮之明月蠶叢天遠忽披蜀道之仁風敢
附報函聊陳謝悃

賀宋金泉太府考滿啓

恭惟門下仕林碩望藩服英嚴應鳳詔以起家
剖麟符而領郡仁風遠扇化馳鳧繹之郊惠

流潤入青徐之野未三年而報政魯禽父之
遺風連四郡以書賢召翁卿之故事賜金增秩
暫留鈴閣之春曳玉鳴珂行踐斗垣之座歡生
比屋慶洽提封莫答鴻慈敢伸燕賀

賀于子冲轉少參啓

尊丈載奏膚公光膺大命朱轡畫轂進方岳之
新階玉印雕弧領兵戎之舊任從容而制廟勝
佇聞秉鉞之謨談笑以靜胡沙未數請纓之事
一軍動色九塞生輝某碌碌賤儒依依故侶和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七
新避世方執戟以浮沉伐木興歌輒彈冠而重
躍重北門之管鑰暫假折衝光泉薜之圖書早
期回照

賀魯王正旦千秋啓

伏以春回大地詩陳東海之風星轉初躔節介
南山之壽歡均境土瑞集宮牆恭惟殿下克崇
明德茂迓蕃釐青土分茅順青規而布化玉潢
衍慶調玉燭以迎年况臨獻雀之朝正值流虹
之旦尊開栢葉進仙家九醞之觴盤誦椒花祝

帝于千秋之筭某幸生邦城獲列朝端陪燕笑
於梁園曾授長卿之簡廁鵷行於漢苑再逢義
仲之春敢介華辰敬伸菲賀

賀蕭嶽峰開府正旦並考績啓

伏以勛書麟閣方膺鳳詔之恩氣轉鴻鈞又布
龍庭之朔事因時會祿與歲增恭惟門下鐘鼎
元功斗山偉望旌旆出鎮威宣右輔之屯秉鉞
臨關塵徒左賢之幘晉臺奏最著竹帛以流光
魏闕酌肅布絲綸而示寵褒推貽穀榮既邇於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八 三百九十九

璿源慶襲象賢賞復延於華胤况茲璇儀布象
同歡泰內之亨玉帳班春茂迂師中之吉邊城
絃管久歌一路之福星禁苑芳菲已近九霄之
御月某有懷倚玉無地報瓊敢酬椒栢之觴用
介松椿之祉

謝徐華陽開府送扇啓

敬捧莊詞欣傳綠筆五明麗製映三春雉尾之
班百綺新裝來萬里羊腸之道幸卷舒於畏日
獲披拂於仁風惠出裁成似握錦江之月涼生

懷袖疑分玉井之冰

謝于子冲送行床啓

念此匡床分從幕府無脛而至可卷以懷強
不捨厥長闔閭善藏其用得之馬上宴然過枕
席之師脫諸囊中修爾運幃幄之勝制驚異巧
體識同心遠道載書恍下陳蕃之榻虛齋所復
幾分謝眺之瓊坐收偃息之安適協炎涼之際
隔扶風之帳聚致待雨成雷下江都之帷營地
任其棘止清霄露月露之下幸無席地幕天他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十九 三百七十六

回賀轉亞卿啓

客容下品碌碌凡才十載橫經竟何裨於啟沃
半生執戟空自愧於浮沉誤荷明恩濫叨顯陟
過踰涯分徒切慚惶乃承俯惠德音申頒渥貺
精鏐文錦光生華篚之陳曷玉鏗金寵溢赫
之問惟同心之誼敢不拜嘉願殊錫之頒云何
稱塞謹因返璧聊當報瓊

回子子冲賀轉亞卿啓

江海孤生粉榆末植詞垣珥筆虛隨卜祝之群
講幄橫經茂表涓塵之効容虛先木分積前薪
乃荷明恩謬加顯陟班陪南省將何贊於寅清
秩領北門更無裨於獻納愧深罔措寵至如驚
仰辱同心俯垂遠問將之篚采溢彈冠結綬之
情先以瑤華斐曼玉鏤金之句惟鮑子少而知
我不謂非宜愧燭武壯不如人無能爲役敬佩
平生之訓聊全末路之驅

蘇州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二十

三百八十五

回蕭嶽峰司馬賀正啓

恭惟臺下業匹夔龍勲高韓范布皇威於鴈塞
久清漠北之烟塵頒御曆於龍荒誕在朔南之
聲教某也幸隨雉尾獲列鴈行愧展賀以無由
辱記存之孔厚歲時易往念契闊以多年召命
將臨佇寤言之在邇

賀張弘軒制府生日啓

伏以天北塵清懋建濟川之烈日南氣應欣逢
降嶽之辰恭惟門下位錫虞主名高趙璧影伴

青瑣兩朝輸獻納之忱畫轂朱轡四國徧旬宣
之詠陟夔龍於殿上履聲高八座之班出頗牧
於禁中戟影動三軍之氣波澄瀚海方消傳箭
之烽律轉台曜正值懸弧之旦長庚大昴瑞南
極之祥光玉印雕弧鑰北門而奏凱福歸廟社
慶溢邊庭某猥以肅流夙沾末照望廣筵之賓
從莫遂是趨介大斗以壽祺徒懷燕賀

戊子回兩廣制府賀正啓

伏以象轉璇儀政應三陽之令春敷玉帳恩融

蘇州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三百三十八

六管之天恭惟門下豹畧夙閑虎符久握咷條
風於赤何已澄瀚海之波賓旭日於青規正屆
嶠夷之旦碧幢紅旆綬八桂之光華葦索旄符
集百城之慶祉某也慚荷班之濫綴稱椒竿以
無從萬里折梅遠寄南熏之札三朝面棘佇旋
北斗之杓

通撫臺李公按臺毛公請建公坊啓

竊祿多年叨榮過分上無寸長之樹可補於朝
廷下無片善之稱可孚於鄉曲乃承臺下俯垂

采錄曲賜甄揚樹之模坊表厥宅里遂使北山
逋客特標通德之門東海世家遠續廷平之冑
顧何脩以勤父老徒獵寵以耀門閭已不日以
告成敢及時而請額更念先朝之舊老久虛後
學之儀刑並列於一坊俾永於奕世蓋邀部使
闡幽之惠以展邦人景德之私石室蘭臺久列
六卿之史璇題金榜同輝十室之間想在高明
必蒙允亮

答各省送錄啓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一

棘闥論秀已登天府之材風闕升賢遠致星垣
之使殊寶不脛而自至羣情快覩以爭先是承
琬刻之頒更枉琅函之問南宮代奏光分桃李
之榮東序先陳色溢球琳之瑞拜書忻忭報札
屏營并脩完璧之忱少代報瓊之禮

回王對滄開府賀正啟

恭惟門下德備圭璋功高屏翰五兵不試風清
細柳之營百福交臻日麗崇蘭之曉乃當新歲
曲憶舊歡畫鷁方貼於門庭繁鴈已傳於驛騎

綺詞溢牘珍品盈函酌椒竿以踟躕望榆關而
企佇和風應律暫閑北斗之旗湛露疏榮即聽
上方之履

衙門迎王對南閣學啓

寵命重膺師垣載入綸扉舊物職叅斗極之樞
畫省新階位正文昌之座簡眷無煩於夢卜懽
忻允慤於傳聞宣殿陛之黃麻使節親詣於日
下望闕門之紫氣仙輿佇發於雲中千載奇逢
一時盛事某等夙叨誨植久逃光塵欣燕厦以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九

三十一

彈冠仰龍門而擁篲敢陳漆牘奉迂油幢伏冀
照涵何勝願企

同年迎王對南閣學啓

恭惟台座乾坤毓粹光嶽疏英慶兆槐庭紹家
聲於晉國學淹竹素綴世業於龍門翊贊璇樞
考六符而弘化參陪玉鉉象四輔以承天越從
台袞之言旋益重宸旒之瞻顧倚廬珂里烝嘗
已迫於公除虛席綸闈夢卜亟還於舊物大廷
渙號有衆孚心謝傳之起東山蒼生慰望溫公

之來浴上衛士懽迎愧千載之奇逢信一時之
盛事某幸塵鳳序久侍鸞屏側聞異渥之頒殊
倍恒情之忭茆萬間之大厦敢伸燕雀之忱迓
雙旆於蔚茅佇覩龍蛇之影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目錄

回賀轉正卿啟

回子冲賀轉正卿啟

賀顧冲菴開府轉南部啟

與王竹陽親丈問名啟

己丑回賀生辰啟

己丑回賀生辰啟

己丑回賀生辰啟

報顧冲菴開府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目錄

己丑報南都賀啟

回馬柳坡兵憲賀啟

賀張洪軒制府生辰啟

賀蕭念渠制府啟

謝張洪軒制府賀正啟

庚寅答賀正啟

賀郭東野相公存問啟

賀于子冲陞河南大叅啟

都門送別子冲報啟

賀張洪軒制府轉京營啟

賀蹇理菴制府啟

賀王對滄開府轉少司馬啟

賀宋可泉開府生日啟

賀張洪軒制府生辰啟

報鄭範溪制府賀正啟

回吳韞菴開府賀正啟

謝四川撫臺送扇啟

賀肅念渠制府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荅潘印川尚書謝奏議叙啟

辛卯回四川開府賀生辰啟

回宋可泉中丞生辰啟

賀王次山方伯啟

壬辰回賀生辰啟

壬辰回賀生辰啟

報楊楚亭守道啟

賀鄭撫臺崑岩啟

報梅凝初兵使啟

二

名

報陳玉壘閣學啟

甲午謝賀生辰啟

賀蕭嶽峰大司寇啟

乙未生辰謝啟

賀吳容宇兵憲轉江西大叅啟

戲問元戎侯兄買田被訟啟

報黃水部與叅求文啟

丙申謝賀生辰啟

謝孫湛明賀生辰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賀魯王受冊即位啟

丙申回賀元旦啟

回孫湛明賀生孫啟

賀魯王婚禮啟

賀馮琢吾生辰啟

謝王荆石相公誌文啟

與王對南相公趣誌文啟

送康正郎轉四川少叅啟

賀孫湛明生孫啟

三

三百

謝馮琢吾互賀生辰啟

謝邢知吾賀生辰啟

與孫湛明賀正啟

辛丑謝賀生辰啟

回馮琢吾互賀生辰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回賀轉正卿啟

山海豎儒章縫下士周旋禁從愧鹿鹿以無奇
陪貳卿曹更魚魚而寡效偶承人乏謬荷恩私
旣獵秩於鷄翹復兼銜於鰲禁控陳未遂跼蹐
不安門下遠賁函封俯頒篚采鴻詞獎借榮踰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乙

卷五

華衮之褒大賚便蕃寵溢琳琅之重深光沆藉
省分慚惶敢對使以登嘉敬政械而報謝汲深
懷大恐難乘駕鶴之軒身病家殘亟願返屠羊
之肆

回子冲賀轉正卿啟

旅踪躡躅鄉思棲遑始願未諧新除復迫宮端
初改慙瑞日之升華春省旋推望密雲而未雨
顧承厚念申錫莊函遡東海之宗盟門閭共慶
念中原之交誼冠綬同升至勞斐爍之辭特賜

便蕃之貺昭其文也敢當九采之章匪伊垂之
忽畀萬釘之寶其賜而不受豈伊異人恐受而
無名何以處我臨臧悚汗對使屏營暫分在笥
之華庸展承筐之報

賀顏冲庵開府轉南部啓

恭惟門下山斗鴻名干城重望漁陽建節塵清
細柳之營遠左登壇海宴扶桑之窟特膺寵命
首進陪曹曳履文昌對映兩都之座握樞畫省
仍屯七校之師廷議灼歸輿情共忭建豐勛於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九塞已開勒日月之常膺寵命於三台竊俟步
星辰之武

與王竹陽親丈問名啓

粉梓相依日結思瓊之念松蘿有幸天開種玉
之緣向托冰言已承金諾愧蓬門賤胃濫竊國
恩欽畫閣淑儀蚤膺姆訓喜遂念年之交誼忻
承兩姓之姻盟敢脩告吉之儀聊展問名之禮
已丑回賀生辰啟

人地孤寒行能薄劣獵進鷄鸞之列方慚宦業

之容容適逢犬馬之辰徒覺歲華之冉冉門下
遠賜華函俯垂清問既忘其濫竽之愧而賀之
以言復記其懸矢之辰而伸之以祝寵溢百朋
之錫筐篚盈庭光分一札之榮瓊瑤滿牘祇承
無地感佩何辭

已丑回賀生辰啓

某也人地孤寒性資樸拙容容仕路方慙蕭艾
之生忽忽歲華更值桑蓬之旦何意十行之炳
煥來從六轡之澄清伏惟門下高誼薄雲洪光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貫斗中臺抗疏揭日月於三天右輔乘輅肅風
霜於一路幸龍門之獲御望鳥署以遙馳乃玆
犬馬之辰特荷鱗鴻之札華函貴飭渥貺鼎隆
仰奉高深殊增寵藉遐不謂矣惟珍十襲之藏
何以報之愧乏七襄之杼

已丑回賀生辰啓

某也鹿鹿凡材蛰蛰末品熬燈照夜慙虛太乙
之光蓬矢懸祥愧匪長庚之焰敬勞高誼特在
華槭愛之欲生俯賜豐亨之祉喜而溢美居多

賁飾之辭念返璧之不恭顧報瓊而無自捧函
感藉拜賜踟躕敢駢九頓之辭聊代雙南之謝

報顧冲庵開府啟

關門紫氣已度油幢潞水秋聲旋開畫舫望光
塵之匪達奉几杖以無由反辱瑤函申頒華貺
龍盤虎踞暫紆江上之旌旗鸞序駕行行返日
邊之袞繡

已丑報南都賀啟

罷能淺薄人地孤寒叨隨萬王之班循墻自愧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四 百六十四 東

復值六弧之旦覽鏡如驚乃荷莊函俯垂清問
望鸞鸞之列慶既切於彈冠記犬馬之辰祝更
申於酌斗情陳筐篚貺溢百朋詞擬瓊琚光生
四壁懼祇承之無地感分誼之踰涯敬附報章
少宣謝悃

回馬柳坡兵憲賀啟

人地非溫溫能無取珥彤金馬徒竊祿以多年
待漏銅龍愧酬恩之無地偶承時會濫竊班行
既叨南省之崇階兼領北門之要秩方切濫竽

之愧敢期結綬之辭乃荷厚慈俯垂達念望素
川之迢遞如覩容輝憶隴水之潺湲遙分纁素
知心同於萬里愧報乏於七襄敢附尺函少伸
寸悃持麾旌於西塞暫勞秉鉞之輝映樞斗於
北辰行聽賜環之命

賀張洪河制府生日啟

伏惟西下靈鍾嶽降精感鼎生惟茲初度之辰
已逮一陽之月况功成瀚海方收復北之勲名
而績奏明廷正值弧南之瑞應信天人之交助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五 三百六十五 東
亦時事之相逢某也幸列簪裾夙隨劍履視雲
臺之六瑄已書迎日之儀望海屋之三山莫展
祝年之誦

賀蕭念渠制府啟

伏惟門下學擅儒宗望隆仕苑瑣闥珥筆夙高
補袞之勲戟府登壇再建褰帷之節茲者光膺
內渥改鎮名藩同六詔之麾幢暫正西臺之座
聽五雲之劍佩行宣北闕之麻側聞吳令之申
叨承征之慶敢陳蕪篚少展遐忱

謝張洪軒制府賀正啓

遠來鴻翰俯賜寶儀禮愧投樾反荷瓊瑤之報
節臨懸葦仍分栢椒之盤誼既重於未將感尤
深於既辭望燕關之要塞春滿轅門視魏闕之
新恩光依斗極

庚寅答賀正啓

天回鳳曆同忻吹萬之懽朔布龍荒共近內三
之泰伏惟門下道隨陽長德配泰生銷兵氣於
漠尚有和風於直北望天邊之虎帳方切心馳
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六
來塞上之魚書何殊面對捧函增慰拜賜爲榮
一路福星尚隔烽烟之道九天卿月行依斗極
之垣

賀郭東楚相公存問啓

伏以天書渙寵特脩憲老之儀帝傳承恩益重
尊賢之典黃扉盛事青史美談恭惟閣下一代
宗臣三朝元老統百官而贊治夙高藻鏡之勲
間兩社以輔公載茂旂常之績備人間之福五
地上神仙燕天下之尊三山中宰相卜熊影而

應兆年符渭水之占衍麟鳳以傳芳世繼汾陽
之武凡協熙時之上瑞宜應曠代之殊榮四牡
使臣奉綽函於內殿三河守吏迎絳節於重城
光被林臯歡生道路某詞場末品海國孤踪晚
入漢廷未獲掃平津之閣遙瞻洛社空思登綠
野之堂幸舉鴻儀殊深雀什映德星於德座色
齊兩兩之階開壽域於仙臺祝介千千之筭

賀于子冲陞河南大參政

恭惟尊丈一代人豪三齊物望垂髫振藻鳳蜚
轅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七
海嶽之英結髮升朝允擅岩廊之器文武萬邦
之足憲精神千里以折衝攬雲夢於胸中若將
吞其八九獵上林於筆下不但躡其二三鶴列
登壇方繕漁陽之甲熊轡問俗聊爲洛下之吟
蓋將掃幕之南而空大開戟府且使分陝以東
而治小屈油幢某也誼稱同舍契合知心割華
管之璫應爲龍尾結蕭朱之綬愧竊鷄行方依
東壁之餘光忽感河梁之別緒敢致烹魚之問
粗伸賀燕之忱

都門送別子冲報啓

城隅斗酒方術未盡之歡塞上尺書已卜言旋
之吉望郊原而極目顧潯水以傷神乃至幣賦
微臨漆矣解衣之誼醴尊見錫依然命醕之情
對使屏營俯楫愧荷御監興於濟上聊爲書錦
之遊開榮戟於河陽行奉天書之拜敬陳短啟
聊答鴻私續有別函遙將絳節

賀張洪軒制府轉京營啓

恭惟台座文武籌邊忠勤體國三年報政北門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八

百六十六

收玉鑰之勲九命疇庸西府正璇樞之位螭頭
豹尾總羽林十二將之鉤陳犀甲熊旗領劍客
五千人之上選寵綽風馳於帝闕惟聲雷動於
天營其也夙奉光塵數膺記憶頃聞渙號正切
道思念方遂於檣烏賀遂遲於厦燕茲逢新渥
幸陪晉接之班庸展舊忱少布恭征之慶

賀蹇理菴制府啓

恭惟臺下斗山碩望社稷貞臣錦里題橋方遂
南陔之詠烏臺正位重歌出牧之章一札絲綸

寵命星馳於蜀道隔年旌節惟聲雷動於漁陽
幸列鵷班何勝雀林

賀王對滄開府轉少司馬啟

伏惟台座勲猷並懋文武兼資建節雲中舊荷
北門之鎖鑰宣綸闕下新陪西府之璇璣蓋以
掌邦政而流六師即將亮天工而宅百揆四郊
多壘方且延借著之籌萬里無塵行見奏舞干
之化

賀宋可泉開府生日啓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九

百六十七

伏惟年丈海嶽人英廟廊偉望西臺建節聲馳
三輔之郊南極呈輝瑞應六符之度况值九秋
之奏籥欣先七日以懸弧敢因鴈使之旋少展
鶴齡之祝伏願恩隆召衆早開畫閣之勲壽永
添籌更覩充間之慶

賀張洪軒制府生辰啓

伏以日臨長至密開三輔之春星次初躔茂啟
千齡之算正太史書雲之旦遇元公夢日之辰
相轉璇璣北斗方回於帝座灰飛玉瑄南山共

祝於仙臺喜溢油旃歡生緹幕某也意深雀忻
地阻是趨敢伸一綫之忱少祝六張之慶

報郭範溪制府賀正啓

象轉璇儀春回玉鏡望征西之車馬已傳三捷
之音空慕北之烟塵永靖二庭之地未伸遠問
先辱華楫敢附報函少宣候悃關門柳色暫勞
節鉞之臨驛路花香行聽凱歌之奏

報吳韞菴開府賀正啓

伏以璇儀轉象方回大地之春玉節頒條始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十

三百六十六

中州之政播仁風於二室流淑氣於三陽猶厯
望月之懷遠發迎年之問東玄纁而戒籛函珠
唾以成箋對使登嘉附楫展謝籥周一甲久疑
玉樹之思盤薦五辛聊答椒花之誦

謝四川撫臺送扇啓

惟茲寶篋出自名區濯從錦水之波龍文煥采
獻入椒風之殿雉尾生涼豈期貢篚之餘獲荷
函書之賜動搖明月疑分萬里之春披拂仁風
欲頌三巴之政愧瓊瑤之莫報惟懷袖以中藏

賀蕭念渠制府啓

滇黔重鎮各借特麾荆楚上游方勞秉鉞復荷
九重之命特兼兩粵之權少司馬之兵符威行
六管中執法之憲節風偃百蠻豎銅柱於天隅
服雕題於月竈海波罷警佇成麟閣之勲斗柄
伺杓行正鸞臺之位

答潘印川尚書謝奏議敘啓

家傍河隄身沾海潤久欽禹績未觀臬謨乃下

詢於勸義俾獲披乎琬琰淵謨碩畫較如借箸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十一

三百六十七

之籌偉績豐功脩在銘鐘之簡幸林樗之已滿
愧蠹測之未能益從伏枕之中聊展握鉛之役
殊未得其肯綮應見笑於方家敢辱寵函俯垂
勞藉玄圭輯璫請先藏委宛之書石室抽毫容
別續河渠之史

辛卯回四川開府賀生辰啓

廿載薄遊三時謁告支離病骨方資藥石之生
躑躅孤踪不記桑蓬之旦乃蒙門下厚意動渠
英文璀璨箋函珠玉儼秋月之兩章貺備玄纁

發背大之萬里馳歷井捫參之騎問簸箕挹斗
之辰祇荷春存但深街戢觀我生而進退正當
維谷之時錫爾壽而熾昌曷副如岡之頌

回宋可泉中丞生辰啓

寵渙楓宸進陟中臺之位籌添蓬苑適逢初度
之辰喜壽祉之兼膺見天人之協助俯念懸弧
之旦幸同展於階賞仰承錫算之仁更遙馳於
渭樹感深什襲光溢百朋屬行李之方殷愧投
桃之莫報聊陳薄悃上謝深慈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二

賀王次山方伯啓

伏惟門下仕苑英流朝端碩望海邦問俗舊聆
栢署之清風濟水分藩猶想棠陰之遺愛乃茲
疏榮紫禁正位鴻樞畫省旬宣暫領東方岳牧
仙臺翊贊行旋北斗璣衡側聞竹馬之歡迎寵
幸熊轡之莅止某也夙陪鴈序近息漁磯欣寵
渥之維新慶旂幟之有地敢肅踵門之使聊脩
賀屢之忱

壬辰回賀生辰啓

返服多時臥疴少間及凜秋之云暮適賤日之
將臨芳菲非其彌彰松菊慙披於舊徑老冉冉
其將至桑逢怯遇於初辰乃荷深情特垂遠問
贈我綉段愛以德而賦緇衣稱彼兕觥賜之年
而酌大斗蔚矣舒霞之翰溫然膏王之音占牛
斗之不神多慚善禱念參商之久隔宛對清顏
敢肅使以登嘉敬附函而展謝

壬辰回賀生辰啓

行也丘綏餘生林霞癖性老冉冉其將至欣隨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二

鹿豕之羣髮種種以何爲漸對桑榆之景望道
猶幾於學易行年已迫於知非乃當蓬矢之辰
特在木樨之間筐篚鼎來於遠道玄纁旅布於
幽廬將卷錦以無繚擬報瓊之有地數終人之
甲子幸未辱於泥塗守彭氏之庚申或可延於
歲月

報楊楚亭守道啓

伏惟門下金閨碩望王署名流暫移法從之班
尚須藩宣之節寒帷臬嶂文光近燭於奎婁列

戟麟郊道篇遐探於洙泗誠此邦之盛遇亦儒
者之壯遊也昔相如以文章侍漢而持節於巴
渝莊助以詞賦遊吳而制符于甌粵不廢承明
之著作足爲史冊之流傳況在盛時尤多故事
往雲間之秉國議以歷歷而深今蘭谿之逢
時資望以屈伸而重況以雄文華國舊稱黻黼
之才豈因直道事人久隔絲綸之地見魯國先
騰於誦衮想燕廷行聽於宣麻某悵別多年憶
舊歡而如夢依仁有地聞新命以增欣果從羅
敷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四 三百四

賀鄭撫臺崑岩啓

恭惟臺下命世鴻儒佳時哲弼詞宗學海遐探
鄒魯之源流偉畫嘉謨仰接夔龍之步武矯矯
千尋之直上汪汪萬頃而不撓樸被天曹舊著
山公之啓事舉帷隴塞新傳范老之威名簡晉

西堂保釐東土擁油幢而布化岱畎生春伏玉
節以臨戎海波息警仰福星之遠照沾膏露之
旁流三月而惠問風馳千里之歡聲雷動其曾
隨驥尾共侍鵷頭隴上輟耕憶舊遊而如夢田
間作社聞新政以興誼塤篪猶切於私衷竿牘
疎於公府歌成章表方將銘日月之常位近
魁台行且聽星辰之履

報梅疑初兵使啓

恭惟臺下珠琳秘寶山斗鴻名珥筆蘭臺茂著
敷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十五 三百五

澄清之節分符畫省弘宣屏翰之勲更移岳牧
之崇階俯揖河隄之鉅任合鄒魯曹滕之域贍
綉纓以承恩總汶沔沂泗之流輯玄圭而順軌
慶大東之福庇暫借星華見直北之恩光行旋
斗柄某仕林末品野澤臞姿昔隨柱下之班行
曾觀殿中之鳳采念將迎之久廢竿牘無從辱
惠問之遙頒蓬茨有爛光分河潤寵及山靈敢
用登嘉特伸報謝

報陳玉壘閣學啓

恭惟閣下一代名流兩極間氣儲精并絡詞宗
掩揚馬之聲華毓瑞台躔世德邁韋平之閥閱
淵猷雅量汪洋萬頃之波偉器洪圖磊落千尋
之幹十七載功高啟沃簡在帝心二百年運際
明良會爲名世誕啓金甌之舊物延登玉鉉之
崇階能自得師爰立作相稽二朝之策命耀前
周後魯之榮間兩社以弼丞重左禹右皋之列
在昭代方稱爲矧見矧同遊不竊其餘光某曾
國豎儒漢廷樸學采山中之杜若久隨魚鳥之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

十六

三百八十五

伯吹塤而仲吹篪側聽和鳴之響

甲午謝賀生辰啓

江湖野迹林壑餘生逢秋氣之蕭森感歲華之
流邁經疎學易空符大衍之籌時迨知非頗覺
迷途之悟乃承厚雅特寵孤踪念其張矢之辰

貫以珠璣之間喜而溢美皆善頌善禱之文愛
之欲生有俾熾俾昌之初酌昌黎之南斗謾計乘除
倚彭澤之東臯未妨嘯傲

賀蕭岳峰大司寇啓

伏惟老丈海岳殊英乾坤間氣三千里關西鎖鑰威名
風播於華夷一十年漠北烟塵勲績有光於廟社茲者
承恩進秩飲至策勲再轉管輅改王班高於九命首登
卿座錫圭位逼於三台益將相司馬而建修攘且先借
爽鳩以均勞逸衛士望塵而忭蹈都人加額以歡呼仰

縣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

十七

三百八十六

乙未生辰賀啓

材同社櫟迹托山樊電露浮生漫閱大千之世
界風塵夢境虛過半百之年華幸存林壑之餘
姿詎憶桑蓬之初度乃承門下過垂隆眷特賜
記存念其覽揆之辰錫以便蕃之寵賜已豐於
加璧辭復責於春金愛之欲生過爲鄭重喜而
溢美厚見周稱沾海潤之汪洋敢沐祝川之誦
仰星華之煥爛莫斟酌斗之辭小人不知紀年

孰華晏歲人情莫不欲壽自養殘生

賀吳容宇兵憲轉江西大叅啓

恭惟臺下藝苑名家仕林偉望鍾靈南紀文明
煥斗女之墟問俗東郊聲教洽虛危之野茲告
成而沐寵旋晉秩以遷喬襟泰岱而躋滄溟正
沐澄清之效控蠻荆而引甌越將宣屏翰之勳
暫領正位於徽垣行見薺榮於栢府望光塵而
馳日之翰牘以濟心尺素雖將寸丹未罄

戲問元戎侯兄買田被訟啓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丁八

三百五十五

伏以龍韜虎畧方圖負耒之耕雀角鼠牙遽速
穿墉之訟堪爲捧腹未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
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衣玉帳欽攘夷安夏
之才袖手青山爲問舍求田之計本覓禾麻之
野翻成烟水之鄉汪汪千頃之波惟見浴鳧而
飛鸞閨闔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罄
於橐中尚輟耕於隴上反勞訟牒致見北追陶
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棹王將軍之武庫東矢何
充魯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三尺

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自
釋作中之愧

報黃水部與叅求文啓

伏惟門下學擅人流名高仕路秉世家之月旦
映仙省之星華時當問水之閑首勒藏山之業
據今考古書旣續於河渠采俗陳風志兼成於
鎮署遂使萬年命脉總歸山海之圖三邑提封
並入方輿之覽爭先快覩正欲借觀乃承琬琰
之頒特荷芻蕘之采欲留末簡俾綴荒詞慙無
載筆之長奚副抽毫之命糠粃難先於珠玉敢
望前茅蠅蚊可附於驂騑請爲後距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

十九

三百五十六

丙申謝賀生辰啓

清時末品大塊孤生樵漁久混於江湖歲月渾
忘於甲子五十之年過二漸迫衰頽三萬之日
無多自驚末景惠同藥石誼篤金蘭記其蓬六
之辰錫以華三之祝香浮寶札斐然揚馬之文
寵溢瑤圖宛若松喬之侶七襄莫報什襲爲珍
拜君貺以何深揆余朽而增愧

謝孫湛明賀生辰啓

清時末品大塊勞生秉耒東皋久矣十千之耦
探籌南斗已過半百之年方驚驚之凋蕭每
撫六弧而感嘆門下昂藏器畧傷朗風猷崇階
已近於槐庭篤誼不忘於梓里念鷗群於海上
志其覽揆之辰緘鴈札於雲中貴以熾昌之祝
酌斗以祈黃耆斐然駢四儷六之辭承筐而戒
玄纁爛乎至再及三之祝惠而好我何以報之
髮種種以無爲殊負錫齡之愛芳菲其未沫
殷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
二十

願深崇德之盟

賀魯王受冊卽位啓

伏以彤庭錫寵新頒屏翰之封朱邸承恩誕正
藩垣之位歡騰繡甸慶溢銀潢恭惟賢王殿下
仁孝性成睿聰天植承祧主鬯夙膺訓梓之方
崇德象賢久協析桐之望茲者欽膺寶命光紹
璇圖襟冕繹而帶泗洗宅十二君公之地家詩
書而戶絃誦撫三千禮樂之邦分星上應於奎
婁賜履旁連於海岱白茅青土衍千年磐石之

基大路龍旂爲列國宗盟之長誠聖代展親之
茂渥而名藩錫祚之榮觀也行也欣逢鴻典之
成倍副龍光之願敢效蘋蘩之末品聊伸燕雀
之微忱

丙申回賀元旦啓

自旋舊里數閱新年鏡裡秋霜拂條風而朱解
梁頭春月望遠道以相思適當獻歲之朝特荷
問年之貺椒觴受賜慙後飲之屠蕪葭管占時
候中鼓之太簇敢介祝松之牘聊伸報李之忱
殷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
二十

望北極之星辰共慶三陽之泰守東臯之隴畝
方歡九扈之春

回孫湛明賀生孫啟

緯生一兒七日而折孫公賀至故報辭云云

幸從子舍再見孫枝正擬含飴翻成畫餅蔭吹
鳳簫蘭方茁於春臯淚落鮫人珠已沉於夜浦
誤蒙惠問倍切悲惶禮雖不可以虛拘感則有
同於實際謹因來使借陳返璧之辭容待他時
別領懸弧之貺

賀魯王婚禮啓

恭喜殿下大婚肇舉嘉禮告成慶衍星軒誕啓
二南之化光生月殿弘開萬福之原宣寶冊於
九重歡騰禁苑統璇輝於六寢喜溢邦圻夙荷
渥慈幸逢吉典詠闕睚而增忭歌麟趾以迎祥
敢介薄忱少伸賀悃

賀馮琢吾生辰啓

節屆一陽星躔初度系弧六矢欣傳岳降之辰
綉線五紋正協日長之慶年四十曰強仕將登
九命之階歲八千以爲春始受三山之紀聊伸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三十二

無祝仰介松齡

謝王荆石相公誌文啓

幸塵館署久辱門牆輒陳追遠之誠上瀆闡幽
之筆望雖累歲使僅一通詎期華袞之崇褒果
及布衣之賤品拜名篇而屑涕鏤貞石以銘心
恭惟閣下學者泰山國之正氣撫五辰而疑續
謂安社稷者臣循四序以韜功欲後天下而樂
玄亭清靜猶容問字之賓綠野優游不廢立言
之業周情孔思粹然法出於六經帝典皇墳凜

若芒寒於五緯蓋一字比瓊瑤之重况特書垂
金石之章不應羅雀之門亦襲睡龍之寶何言
可謝無地以酬昔中郎之表林宗固因民望若
吏部之銘貞曜亦爲朋從豈如故老之側微特
荷元公之品目雲漢映荒山而演彩日星麗腐
草以生輝遂使承襲拾穗之幽蹤列在漆園之
簡擊筑鼓刀之細行勒成石室之藏微名獲附
於青雲渥澤已淪於白骨遺漠欲墜敢云先祖
之是皇世德可求豈獨小人之受賜諒三生之
有幸福期九死以難忘敢脩雙鯉之函聊展七襄
之報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三十三

與王對南相公趣誌文啓

在昔冬殘再承台諭及茲春暮尚缺德音磨斗
石於黃山已成苔篆望奎章於碧漢徒仰掄輝
知綵筆之生花素無勞於頃刻怪化工之雕葉
何憂閱於年時未應白首之如新終冀青雲之
可附不任叩心之請敬陳苦口之辭倘遂蒙元
老之品題藉以上先人之丘墓奚但三生之有

幸矢將九死以難忘

送康正郎轉四川少叅啟

門下斗畔虹光人中駿目自臨河省屢閱星華
一葦疏流北道無虞於梗塞萬間作厦東方久
入於併幪峻陟台阶榮躋岳牧橋通萬里行來
濯錦水之渡地跨三巴到日見雪山之重無奈
甘棠之蔽芾正當芳草之萋迷敢伸賀燕之忱
並表歌騷之戀

賀孫湛明生孫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四

二百六十五

伏以寶筵迎長方展五紋之繡璇閨錫羨初滋
九畹之蘭震一索而得男福再傳而衍世蓋鴻
鈞佑善將興必有禎祥斯燕翼垂休有穀貽之
孫子茂啟繩繩之祚弘開秩秩之源瑞應階庭
歡聞里舍况叨風愛尤倍恒歡敢陳布幣之詞
庸效懸張之賀

與馮琢吾互賀生辰啟

歲忽忽其不待懸蓬又屆於初辰芳菲菲其彌
彰食菊方懷乎舊好朞來寶翰貴錫珍儀知多

病之所須特分大藥念一寒之如此爲解綈袍
惟臭味之相符有佩服之無數披緘感藉對使
登嘉幸值折梅無能報李預計履長之誕先將
獻壽之忱日月光天世運祗憑黃閣老江湖滿
地生涯亦有白頭翁互伸三祝之詞共薦百嘉
之祉

謝邢知吾賀生辰啟

老冉冉其將至又值桑弧蓬矢之辰芳菲菲其
彌彰敢當松茂竹苞之祝乃厘揆藻特賜嘏枯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五

二百六十五

分工女之寒機衣安且煥選食單之上品物旨
維偕豈惟臭味之相符更見解推之不厭披緘
感藉拜使登嘉虛勞大塊之生敬謝長年之貺
卷素書於圯上多慚墮履之期起高駕於隆中
尚切彈冠之望

與孫湛明賀正啟

伏以鳳曆授時暖律起萬方之蟄龍躍布朔卿
雲騰五色之輝時適慶於王春福益隆於君子
恭惟門下魯國名儒漢廷哲佐傾葵丹悃協柔

訪以向榮衿栢貞操煦早梅而傳馥丹韶佇聞
於北斗蒼生正望乎東山屬陽德之亨嘉淑氣
與韶華並儼仰德星之炯耀歲華共人事俱新
欣瞻寵命之自天喜見陽和之匝地執筆擬歌
花而獻頌應耀芳辰肅函效芹藻以據東閣陪
綺席筭疇福五茂同協律之賞華祝願三不啻
匡時之業

辛丑謝賀生辰啓

勞我以生年已躋於望六承君之貺惠何啻於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二十六

建

至三乃當挹斗之辰復損承筐之間酒珠幾於
咳唾懷我好音分斧鑕之光輝華子良歲况枉
元方之駕親臨仲蔚之門欲壽欲安惟是爲小
人之事善頌善禱何以報君子之辭

回馮琢吾互賀生辰啓

伏惟上考承恩崇階進位未伸燕賀但有見馳
乃勞天上之音響數問山中之歲月此交遊所
曠賸於禮俗爲倒施何德以堪無辭可謝感誠
幸之冉冉每驚張六之辰思遠道之綿綿但仰

三之象計茲仲月序屬元陽適當立說之期
正值生申之旦慶星占之得歲先華祝以祈年
敢云桃投李報之文旌伸栢茂松悅之悃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二十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一目錄

魯恭王哀冊文

故大宗伯琢吾馬公誄 有叙

高碩人哀辭

王太夫人哀辭

誥封王母狄淑人誄 有叙

亡兄太學生航隱先生哀辭

亡兄鄉貢進士冲白先生哀辭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一目錄

乙

八十六頁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一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成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繹 男于緯重梓

魯恭王哀冊文

於惟大國胤自 高皇奎婁畫野鳬繹分疆千

齡肇祀九世彌昌應期誕哲迺篤 賢王於穆

賢王德惟帝度光合辰象靈鍾河嶽器宇顒卬

風標卓犖河間比雅東平表樂冲齡踐阼遂主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一 三十五卷

宗盟龍章鳳質玉裕金聲溫恭內韞慈孝天成

望孚侯衛德簡宸衷敬遵成法恪修藩度惠露

丕沾仁風遐布辭祿均澤輪租佐賦哀此笑獨

恤彼儒素諸宗廩廩象 王之德羣黎熙熙歌

王之澤折節禮賢傾身結客梁苑猶希齊門尚

阨式是友邦昭格 列祖維屏建位象瀆作輔

世際成周望煥舊燁燁桓主煌煌青土昔聞

天道仁罔不延何其無厚降戚名藩六祈滲輟

五緯災纏國虛哲后朝失親賢訃音上聞 皇

心悼慕內殿齋蔬外廷縞素遇命卿臣持節往
賻遇命史臣圖徽表墓哀騰朱邸愴逮國人凡
我庶士罔不悲辛苑園寂寞桂殿深沉跡與化
徂名隨響臻日月不居驟駢戎軸蜃衛虛陳龍
輜出宿臣僕號追城廓望哭露零易晞魂往不
復卽官長夜兆吉靈轡牛封峯律馬鬣嶺屹玉
衣自舉寶帳空懸黯黯西日滔滔左川某也食
毛下邑列籍提封旣欽德教亦荷旃幪西園明
月北渚丹楓會稀欵密迹遠情通比幸懸車依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
三百五十五

仁有地若節春秋起居無替胡天不圖吾邦霄
庇懷德由衷潛焉一涕病休里巷入臨無從依
稀陵樹髮髯音容心坂去轂目送遥旌聊陳薄
酌用表遐征

故大宗伯琢吾馮公諱有敘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三月三日故資政
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北海馮公告終
於位越某月某日塋於青郊祖兆禮也國傾大
廈世實連城輿嘆結於班行寤擗流於寰寓罷

杵歌者比巷捐瑱珉以盈塗禮官上聞 皇情
震悼爰命司空宅兆內史宣辭贈以官保之階
護以星華之使出東園之秘器題奏登輿假虎
賁之羽儀葆吹在道乃遵大陸言返舊鄉殯閣
未塵玄宮載考嗚呼哀哉夫神鍾嶽降旣甄日
觀之靈光表星分亦洩玄枵之彩豈非弼由
賚運假人成將以弘四七之訃謨濟百六之厄
會者哉然而霖施未霈鼎席方虛殲茂質於華
齡疏長材於短步裁培無準昭假何徵諒國步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之未康豈曼威之無厚與行也幸緣世契夙結
心知尚慨離居儵馳訃問山陽笛韻虛纏向子
之悲谷口琴聲永輟伯牙之奏芳輝欲闕遺烈
未忘爰誄素旂以宣哀悃其辭曰 邈哉景胄
代有麻徵在秦上黨在漢杜陵猗與北海肇自
明興重輝遞映遙派相承四世策名襲珪疊組
華耀仕林文雄稅園鍾美維公才超振古丕構
考謨纂戎祖武長庚芒散賜谷靈分瑰姿炯夜
逸軌空羣甫臻弱冠已際風雲策模實傳對掩

終軍策筆承明宏辭煥錄演綸左掖皇猷渾
市駿燕臺剖珍楚璞畢獵瑰奇高懸渠襲總章
間道太室陳圖畫延內殿日進嘉謨宸輝雖越
高聽猶平功成消蠖是謂師儒迺貳國均官常
不肅迺司造士文風允穆陸公之奏山公之牘
窮海流傳彌天頌服儲宮茂建國本攸寧疇襄
大典實維巨卿功收獻納位正寅清皇輿望泰
鼎路侯升謂天蓋夢錫公何渥謂天無爽奪公
何速二公沉綿背寒違煥堂下墜鱣座隅止鵬

蔡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四

胡

嗚呼哀哉公之性質金純玉潔公之才藻雲流
電掣二酉紬藏九流考業何道弗臻何思不徹
靈心秉炤算析重玄豐華御辯萬象雕鐫詩則
韋杜文則馬班隨珠耀月和王生烟孝友宅東
端確成性貌偉而恭詞溫而正茂德鎮華淳資
抑兢峻極象崇汪洋比映鄧侯有位王令無年
踰強望艾髮纘顏丹蘭膏燼夜玉樹沉淵有如
可贖何百何千楚靈遺忠衛鮒死諫太上動容
路人興嘆帝之寶臣民之碩範何議之須微稱

未薦嗚呼哀哉蹇子窵啓早濫詞林繼得夫子
方駕披襟綢繆文史流連酒琴豈惟偶影允謂
同心靡謀不咨靡適不與載歌且謠倡子和汝
地無適遐形忘出處尺蹠之間不離寒暑憶公
北上訣我齊郊臨岐色黯望遠魂銷期公早遂
及乎晚凋弗圖弗慮先折豐條里巷同時石交
蓋竟紀二三君歲衰是保歷下白楊蘭陵宿草
公其如何捐金復早題書挂壁賦草緘膝耳憑
墜響目結遺形諒齊淹速亦了虧成情猶未免

蔡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五

三

能不沾纓嗚呼哀哉鼓箛載更輶軒告駕合此
華屋卽彼厚夜塵暗墨堂霜凝月榭景微未沉
儀形永謝牛山雪涕溜水流寒松風淒緊薶露
悲酸慈親嗷嗷稚子樂樂鸛歌往吉鶴化歸難
生死理常疇能終免烈烈如公千秋未遠誅德
陳詞百不一展淚盡抽憑心摧擗瑄嗚呼哀哉

高碩人哀辭

碩人高氏者少保崇川相公之室也以萬曆丙
子秋月卒於內寢相公悼慈輔之奄絕憫微聞

之莫彰禮儀具舉哀榮備至上自臺省大僚下
逮列郡姻友摘章而酌者函軸累百瞻旒而送
者輪蹄逾萬某也奉職京邑聞訃後時不克展
賻秘之誠與執紼之事乃爲文以寄哀焉其辭
曰維碩人之淑懿儼元宰以膺祥亶蘭芬而蕙
郁展玉韞而金相方月儀以布曜揆星發以圖
光羌增輝於黻繡爰婉美於姬姜爾其心祇冲
華神棲淵靜慈儉宜家幽閑成性貴圖史以陳
規懋蘋蘩以薦敬翼淑訓於中韓嗣徽音於壹
政早諧種玉之田幾兆徵蘭之夢公宅百揆內
顧匪遑誰其尸之而家用康鳴玉堂之環佩調
金鼎以瑤漿聽雞聲於闕觀嘆麟趾於堂皇楚
樊之進賢並美周妣之逮下均芳福穰穰而未
沐芬菲非而彌彰公遜碩膚優游泮奐誰其友
之君子維宴敬占異缺之耕食舉梁鴻之案芳
聲遠播於中朝惠問旁流於里閭方期偕老以
千齡豈意收榮於一旦春心寂於瑤臺水悠悠
於銀漢遂使瓊華滅采璿庭藏輝幃軒寂寞組

昨霏微閉鏡鸞之夜影悲琴雉之朝飛悲
今令羅紉玉露晞兮霜月寒自夫君之渺渺
嗣子之潺潺隕連城於絕瀨沈明月於空淵里
喪叔其共悼家實庇以增嘆川澹澹兮不流雲
霏霏今承宇揮彤管以無聲援靈輜而莫覩念
夫子之心悲動門牆之惻楚聊陳詞以助哀靈
姍姍今何許

王太夫人哀辭

嗟夫圓精苞粹方挺王母得之以處少廣
傳說得之以相武下物無開而不兆言匪信其
易微允矣太夫人懿範弘淵穆之淑風秉幽
閑之矯節誕毓德於蘭闥肆儷芳於鼎閤既壺
政之丕宣亦母儀之有燁斯以璞照乘於荆山
穀長離於丹穴鑒靈覽之攸甄寔貞符之是協
爾乃教成鄒里慶集虞賓掩四七之遐軌應五
百之昌辰歷三朝而稱老成一德以爲隣亶出
身而事主罔訕志以違親是以綏綏非華朱轡
若寄羣萌之寵不足易其歡湯沐之供無以兼

其味有累札而不畱或屢徵而未暨皇心諒其忠誠士類欽其孝義於是藍輿適體魚笋承歡庭森玉樹壓擁長筵浥十洲之墜露藝九畹之芳蘭介千齡於海上備五福於人間若將記蓬萊之清淺涉弱水之潺湲胡若華之不翳溘焉薄於西嶠委雲衣而厭世騷鶴駕以昇仙慨宗人之數數恒元老之樂樂詠蓼莪而愴悵吟茅苴而泥濶蓋猶結情於永日而忘其介嘏於長年也哀音上徹皇宸軫悼乃眷元臣煢煢在告召內史而受辭命司空而宅兆酹天酒於彫筵揭金書於素旒圖漢宮之令儀賜魯師之嘉號豈惟儲物以酬庸亦以作忠而廣孝於是雲凝隴陌霜結泉臺龍韞夕駕蜃衛朝開掩容翟而不御秘蓋僊以生埃川沉沉兮東邁日黯黯兮西迴淒風於盡閣泣護草於瑤階惟徂音之未沫展生榮而沒哀蓋昔者陸宣公之母中使迎於江東張文定之母手詔褒其福壽唐年後爲美談宋史稱以奇遭然而臣主之契未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八

泰

乎裴亮之暮罔究豈如帝佐之勲猷出自母慈之啓佑鍾萬衍其芬芳海隅膏其滲漏故太君之生不榮於徽章寵數之隆而太君之沒不哀於賙恤恩卹之厚也况乎懋迓繁禧彌昌景胄子舍凝和孫殺衍茂紛玉珥而瑤環亦麟角而鳳味豈非聖代之休楨而名家之永佑也哉行也材資最下人地非溫附仲君之鴈序登上相之龍門頃抽簪於禁近幸稅鞅於丘樊憶升堂而儀禮美聞計而銷魂悵徽儀之永遯景懿範之如存把瓊芳而莫致羞澗藻以靡馨敢抒哀於幅素聊寄悃乎江雲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九

晉

誥封王母狄淑人誄有敘

誥封淑人狄太君者萬戶松石王公元配而都護楚南君母也毓質璇閨蚤寅典訓儷德鼎胃夙締音徽祇若舅姑克修七簋之薦敬共夫子有嚴環瑄之客至乃光啓嗣賢早膺世爵性敦詩禮埒御穀之承宗英軼孫吳比衛公之似舅則以明德有耀內訓丕昭故也斯非文史之芳

規母儀之令聞與淳釐既備穹壽復膺以萬曆
甲辰正月十八日終於正寢都護君方以將漕
待命夙夜在公驟罹大戚棘欒永慕聆樹風之
無歇悵泉臺之已宮瞻舊幌而孺悲捧遺杯而
嘔泣乃以是年四月二十九日敬奉靈輶祔於
考公之兆因陳素履求勒通旃爰抒彤管之詞
庸備蘭臺之采誄曰 國庇元徽家成令叔有
懿母師發祥景族惠性璿輝芳襟蘭郁衡總有
容并允穆訓宗圖史儀肅琮璜結禱華胄佐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世

餒尊章豆籩無怠締綌惟良貞心潛抱嘉聲誕
揚烈烈夫君中年解組桓桓都護韶齡振武策
奮戈船動高戟府孰是訓成其惟文母昭哉令
軌允迪前徽和丸勗業輟膳申規家聲克振後
祿方綬暈綸沐寵翟弗承輝既壽而康益昌且
熒倚伏胡常盈虛誰制祗祲告凶收華委世陟
岷長悲詩咳永遷篋衣習網蠅室局塵三漿汎
酌五鼎虛陳恍蟾輝之烟夜俄發彩之銷辰恨
堂護今背腰悽若木兮藏陰嗚呼哀哉春旭韜

和朝霜降列青陸徂景朱離屈節塗龍輶而撒
筵闢焉封而共穴飛素旒之凌雲喝邊簫之咽
月慘棘人之擗標兮緬慈容而割裂背雕幌兮
陟荒丘涉通川兮戾莽洲馬頓轡兮踟躕車按
節兮夷猶金缸優兮寒宵永石埏邃兮玄陰抽
義御忽其匿曜泠淵澹而不流信來芳之未沫
兮嗟往駕之難留爰累德於燁管兮庶圖芳於
素旒生有涯兮此夕各無斃兮千秋嗚呼哀哉

亡兄太學生航隱先生哀辭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百七

嗚呼吾兄音容邈絕號而不復肝腸欲裂憶昨
何爲千里跋涉謂從弟臘乃與弟訣嗚呼痛哉
倚伏糾經數固難通我獨何爲覩此閔凶靈根
夙隕具邇多零前年哭弟今年哭兄鼎鼎百齡
歡哀遞禪曾是單門仍遭多難永懷前人母敢
怕慢奈何天心曾不是監嗚呼痛哉追惟吾兄
天挺雋邁逸氣凌雲高華掩代泌滴溢湧鏗鏘
砰礚辨析毫端神遊霞外夙工楚聲宗屈慕賈
遐綜往牒濡班載馬永康跌宕隴西瀟灑旁睨

偷輩無足當者總角趨庭豪遊關輔挾策籌邊
揮涕弔古厭次上書濟南繫虜朗識英蕙庶其
與伍志既負俗道固忤時恥操城旦以干有司
初試而憤再試而疑暨乎折節芳華已萎驥伏
鹽車志猶千里老鵠下韉爭能未已傷哉末路
壯心如燬擔簦束書與羣兒齒時無楊意世棄
君平五逐於國三折其肱進不酬志退未成名
縱酒自廢抑豈其情耳熱眼白高歌永嘯俯聽
蠅聲如出蚓竅下士敖敖揶揄而笑不謂其悲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二

志

覆謂其傲以茲岐路遂至途窮一經白首齋志
而終天其可問命定不同生斯人也而阨其躬
嗚呼痛哉念我 哲考才而不究維仲與叔咸
稱雋茂予孱無知竊餘以售名在里閭稱為五
實胡天不佑迭毀連城叔殲中路仲隕末齡鴈
行折翼花萼凋榮旣鮮兄弟亦無友生立則笑
斃行則踽踽遊誰與賦居誰與語仕亦何榮隱
將安處明發有懷悲淚如雨嗚呼痛哉自我薄
遊餘二十年僅再洗沐相從於田壩來命駕自

齊徂燕惻愴存沒相顧淒然聚首無幾予忽抱
疹兄奔而救起予於寢予甫下牀兄也伏枕亦
奔不寧心猶力盡百方莫効一往不迴舍此華
屋歸於夜壑以含以殮匍匐增哀豈伊異人同
生孔懷吟嚶之言略可彷彿象角射興徒遊於塞
上妻孥居遠曾不色悵烈士殉名英魂猶壯嗚
呼痛哉旅櫬在堂奄踰旬朔汎彼孤舟僮僕是
托城闕迢遙雲空寥廓駟馬悲鳴徒旅淚落靈
輻信邁丹旌逶遲旋禽躑躅斷梗孤飛孰無生
死亦有此離所遭如此人何以支義御韜暉迅
波無返幸有遺書僅盈數卷知兄者弟其傳或
遠沒而不亡托諸文苑行矣吾兄魂遊舊鄉池
塘寂寞山水荒涼有肴在俎有酒盈觴爾弟酌
爾胡不來嘗嗚呼痛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三

三百七

亡兄鄉貢進士冲白先生哀辭

維萬曆元年春正月壬午朔粵四日乙酉亡兄
鄉貢進士冲白先生將遷柩於先兆蓋兄之卒
也以嘉靖甲子今且十年矣時緣二息方孩未

克卽葬其後五年弟行亦仕於朝急不敢以私
請又後四年適得以疾乞告賜洗沐而歸也又
一年所而後適得言襄事矣嗟乎痛哉龍輶就
駕祖奠交張酌酒陳詞一哀如雨其辭曰相玄
運之茫茫兮何哲愚之改錯既何適以永年兮
回何爲而時數鬱蕭艾於中舉兮萎蘭蓀於夙
露武夫襲於橫中兮琅玕折而不樹服罷蹇於
中黃兮埋騷衷於長路驚繁華之中零兮嘆淑
懿之不祚悼正平於漢年兮痛長吉於唐錄心
於邑其不寧兮涕潺湲而橫鵞涕潺湲而橫鵞
今益竊愧乎吾昆鍾穎慧之異質兮抱耿介之
明心神脩脩以飈御兮氣渺渺以蘭芬甫勝衣
而操翰兮迺授筆而成文掃千言以駭電兮羅
萬古以如雲玉藻流而照夜兮鳥篆工而入神
探鍾王之妙品兮步屈宋之清塵賦靈光而絕
和兮談稷下而空羣紛才技之廣洽兮夫何道
而不臻羌髣髴之翩翩兮迺鳳舉於海岳握靈
蛇而抱荆玉兮叩九關而斗閭闔何時命之坎

璵今抱長材而落魄保厥美以自珍兮疾世人
之溷濁甘原憲之長貧兮守楊雲之維冀望下
仞而翱翔兮孰華年而隕落青鬢蕭其未改兮
紅顏萎而不作怨春草之長萋兮恨秋霜之已
薄嗚呼哀哉邈東海之遐裔兮世沉淪於漁釣
猗哲考之好修兮寶榮名而罔耀偉二昆之奇
服今掩前修而同調季煢煢以何知兮迺追遊
於二妙豈閭閻之足陳兮亦文采之有曜考旣
塞而不究兮君又摧於中道豈天道之靡常兮
諒吾家之不造痛切怛以傷心兮淚汎瀾而永
嘯嗚呼哀哉歲忽忽其彌遠兮日冉冉而十春
陳荻被於堂隅兮總帳空而有屋壁遺孤之在
抱今旣婉孌而負薪悼門庭之黷慘兮悵棲萼
之蕭森想音徽於寤寐兮披翰墨而酸辛神宇
寥以凜凜兮天路杳以沉沉鶴去家而不歸兮
壁沉水而難尋諒東川之無返兮於焉托之乎
空岑嗚呼哀哉昔寒冬以戒期兮涉春明而于
邁雙轡儼其星駕兮丹旆翩而旆旆淒晨風於

中帷兮零夕雪於素蓋鏘薤露而微吟兮邇玄
雲而永慨長松萋以振柯兮白楊悲而成籟邈
潛靈於冥漠兮闕重局於蔚蒼天夢夢以不聞
今夜漫漫而未艾已矣乎斯人不可作兮叫彼
蒼而一酌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六

全八忠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一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二目錄

祭座師殷文莊公文

祭太師張文忠公文

祭宮保鎮山朱師文

會祭冢宰吳介肅公文

會祭御史中丞霽寰吳師文

年家會祭丘簡肅公文

同鄉會祭丘簡肅公文

會祭宗師袁安節公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乙酉年

祭中丞鴈泉侯公入鄉祠文

代祭太傅朱忠僖公文

祭大司徒定陶曹公文

會祭少宰丁文恪公文

祭業師鄭舒軒先生文

會祭壽光李封君文

會祭陽信光封君文

祭李春泉宮監文

祭外舅秦翁文

遺奠外舅秦翁文

祭李玄洲春元文

祭大理卿竹陽王公文

祭趙壽峰大叅文

辛未展墓告文

庚辰焚黃告墓文

壬辰焚黃告曾祖墓文

壬辰焚黃告祖墓文

壬辰焚黃告考妣墓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告高祖墓文

祭大兄文

遺奠二兄文

遺奠五弟文

祭李氏姪女文

奠兒婦王氏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二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二

東阿于慎行著

北海董可威

都門李本緯

祭座師吳文莊公文

嗚呼泰山巖巖羣嶽所宗泱泱渤海百谷則從

地靈溢湧元化冲融風雲之會代有人雄於赫

熙朝聲明三五亦越師臣興自東土 憲孝之

世壽光惟輔 毅皇末命東萊振武 肅祖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元誕膺天相海嶽氣凝吾師以降玉燕旣祥赤

麟表貺學擅專門才稱哲匠鸞迴禁籞鴻漸詞

林握瑜摘錦戛玉椹金澄波萬頃寶樹千尋九

德旣備三宅傾心粵我 穆考龍潛興慶茂簡

國華橫經養聖廣廈細旃三覆諫誦迺自銀宮

誕膺寶命 帝曰師來予學汝成予治汝弼曰

臻大寧仰參衡鑑俾貳寅清歲三錫命羞為上

卿造士文苑掌禮常伯儀鳳乘阿飛黃受策旣

洽神人亦和邦國法抑寵藩恩覃異域 帝曰

師來予懋廼庸欽哉左右亮我天工味調鼎鼎
藻繪山龍坐而論道是謂三公伊摯師商常賢
相漢萬斛涉川崇朝灑旱化弼函三風行吹萬
鞮譯輪珠旃裘改面忠孤無與道大難容寧方
而室不圓而通情紆 聖眷望韞羣工溫實在
洛姬乃居東築堂濟濱雙流夾牖前拱玉函金
與則後學子橫經交親載酒朝叅起居衷詢安
否方周六甲酌醴稱歡縝髮未素玉顏尚丹咸
開長樂數問甘盤玄纁加璧且下齊關云胡吳

錢武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二

太

天不遺一老轉睫何其音容已藐問鵬坐隅騎
鶴華表星拆中台庭來大鳥維東部使亟馳報
牘 皇心軫悼徹懸改服宋都罷市鄭國巷哭
矧伊里門春歌忍續於乎哀哉吾師之學綜實
鉤玄冥搜象罔顯涉蹄筌并苞百氏囊括羣言
而非六藝口則不談施於有政淵泉瀉瀉破彫
為觚驅浮成雅志定神閑才博用寡目卻全牛
治損害馬師所選時誰曰不厚然其蓄積十不
一究生既行涯彭聃匪壽惟是明德天胡不佑

世大造損益推遷方園不並齒角難全孰為
鈞亂孰為永年師亦得矣夫何盡焉俯惟賤子
頑蒙寡識蓬羽門牆濫竿仕籍 帝作之師影
纓受藝函丈樞趨春秋再易所悲今古知已實
難惟師與我義存再三音猶盈耳貌不違顏心
之悲矣摧裂辛酸重研信宿來臻大邑及門黜
然登堂罔覲蘭尊虛荐彫筵徒飭雪涕眶盈陳
詞聲失於平哀哉

祭太師張文忠公文

錢武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言一本

赫赫皇明貞元膺世代有元勳垂鴻典記新郊
永嘉降流四裔疇嗣徽稱公也克繼爰自初服
龍翔鳳翥學掩羣流氣蓋千古宏覽淵謨冥搜
博取光射斗墟珍羅冊府粵我 穆考躍在璇
淵鸞坡疏寵鶴禁登賢翼同黃綺授埤甘盤廼
捧六龍以升於天爰簡帝師晉叅大政宅揆宣
猷賡歌流詠六符既平四隅以靖寶鼎瞻臨瀛
陳顧命我 皇嗣大粵自冲齡觀圖翊昭負宸
戴成兩宮擁佑羣后趨承委裘在御萬萬咸貞

成貞維何維公之績鞠躬殫猷廼心帝室舉燭而書戴星則入手足拮据髮膚罔惜仰毗主德學有緝熙卷阿納誨無逸陳規言罔弗入知無不爲辟石投水如音應徽樹表陳藝輻輳風行素或滅采實皆中聲吏鮮留牘功無後程歡覃萌庶澤寫由庚密握韜鈴顯資謀斷掃汾山陝澄氛海岸三韓繫組二庭解綬露飛甘卿雲表約令旣一俗亦大同鐸罷警蹕譯還通維帝之聖維公之功帝曰康哉嘉廼不庸

不孰先祥金豈曜胡契於公親加祓濯簡自詞垣參諸講幄俾以微忠啓心上沃旣逃門墻屏居丘海闕奉音徽於今四載星厯實繁塵趨何承所不忘公惟寸心在詎圖一夕階兩銷沈哀

祭宮保鎮山朱師文

嗟乎大恩不報甚痛無辭生我者父成我者師師在先朝實釐東土行方總角見師於府師撫而視是異羣兒顧謂長君女其友之惟濟南生亦旣及止過庭陪趨請業迺起鑪錘日化埏埴維均行雖不敏亦幸有聞如是三秋吾師入贊微師之福叨隨羔鴈旣遭家難矢路邇迪馬生未遇原憲方貧師來居東河堤弭節召置蘭室得率舊業是用不墜獲舉南宮師於其年入掌司空六律焦桐千金散市色笑如春遊揚在口

休辭之夕退而師謂所不趨承以日爲月越歲
惟戍師請還南攀車仰視歎弗能言師悲顧予
今下女親敬保爾身無忘疾疾冉冉歲華悠悠
江喬徒懷遇天無由結地尺書萬里歲以再三
來本訓告幸跡盈城皇路旣夷舊老咸召曹謂
我師後黃在道云胡不弔歲在龍蛇山頽木壞
真那夢邪上爲列星下爲五嶽頽仰芒芒神歸
安託九重震悼羣辟悽愴奈何小子不裂肝腸
嗟乎吾師才非有匹動則川湧定而山立嗟乎
吾師學海誰儔辯雕萬品識總羣流惟師好士
虛懷吐握細大畢收緩急一諾維師所至咸得
民和邑有俎豆戶有絃歌師事三朝亦越四紀
茂實精忠光於圖史萬世之功在河之役達濟
洞淮里百四十法繩貴近力抗時權衆所墨墨
師獨毅然四序成功奉身而退嗟乎吾師出處
其備生爲鉅公沒爲明神所不朽三朝耀無垠
容散信陵時更桑海凡師舊遊無幾人在慙給
命使光動江間其於報功蓋猶闕如河山有影

金石有敝惟是知己鏤心曷旣翟門如舊陸莊
未荒有如白日皎皎可忘況從長君聯鑣仕籍
黽勉相期不愆夙昔封塹有日負土無從何物
心香可展哀悰於乎哀哉

會祭冢宰吳介肅公文

於鑠昌朝明良克配有偉元公龍驤海岱跨騰
天衢糾肅帝載苦節貞時芳猷擅代厥初駿發
聲自曹郎出臨岳牧勲績彌光純鉤百鍊厥耀
惟芒古黃飛電乃軼康壯有嚴河朔國之右輔
公奉策書建節開府開虛秉析邊無控弩旣安
以攘允文且武心睽玄素鑿拔圓方邈哉鳳德
逸翮高翔茅茨環堵田彼汶陽濯纓振領有茲
其芳帝簡耆碩陳於時夏魯國迎申東山起
謝司憲西臺師尹惟亞翬此清風毗我洪化
帝瞻南顧念彼陪京圖莫我宇疇爲國楨周旋
三省晉位阿衡望冠羣辟是謂元卿五典克敦
百揆攸敘避席台躔遊心雲路連章累歲瞻留
彌固車懸未穩舟移非故倚與我公抗志重玄

夙稜駭厲神監虛淵其貞如栢其直如弦展我
民矩胡不百年塵流蘭宇風淒松喬明月沈淵
朱絃掩廟士庶悲咨 皇情震悼人之云亡慨
其永肅某等幸同里閭夙奉儀刑都門承諱一
涕沾纓鄉關寥邈故老凋零陳辭展酌莫旣哀
悰尚饗

會祭御史中丞吳霽寰宗師文

嗟乎先生湖山毓粹星昂鍾靈振纓東越結綬
上京堂構繼承爲國隆棟名齊小阮才侔大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小 三百〇 前

舍香西省惟允惟明旣陳國憲亦著文聲校藝
南宮瓊材競驚二相三卿於皇軌路閭閻魯俗
泱泱齊風乘輶振鐸來教於東敦行右文祛華
崇質士也彬彬登堂入室仁流楚服政肅江邦
旣稱良翰亦整頽綱 帝曰命哉洵予良使嗟
彼巴黔爾其予又有虔秉鉞鎮是百蠻猖狂不
諛喙息盤跚椎髻投戈雕題繫組不告於訥桓
桓我武有是武功翻然高驚軒冕鉅鉾我志孔
固川遲作楫壑已藏舟大年未究何意仙遊嗟

乎先生風神卓邁韻宇淵宏爲士矩道冠民
宗萬頃不撓千仞直上邈哉哲人何其高朗嗟
乎先生學綜羣籍胸羅百代瓊佩鏘洋春華瞻
萬國翔道圖上下詞林所謂大雅卓爾不羣嗟
乎先生教有必至名固無量壁韞愈曜蘭萎彌
芳 帝悼貞臣嘉迺丕績賻貲載頒光流里域
其等質慙駮驥材謝梗楠長鳴遇樂寸朽逢般
幸荷裁成咸登仕籍載是明恩服之無斁遙瞻
絳帳忽報哀書嗟悲雪涕相向漣如虎座長乖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九 三百八 後

龍門永逝緘一瓣香迴泗江喬

年家會祭丘翁肅公文

維岱降靈東海鍾英是毓名卿邈何卓犖風神
嶽嶽咀華抱璞學殖旣豐翔鸞漸鴻蜚鳴於東
晉而在列精忠儼節大名有韓 世祖聖靈赫
若雷霆仗下無聲公日補牘遇邪必觸羣枉銷
伏夸夫枯權厥燄炎炎彊項其間志不可怵身
可以詘用晦厥迹出日之隅有田一區以耕以
漁誅茅宴處不蔽風雨布衣管屨我 皇肅明

予子車旌舊德咸升公來蒲輪都人欣欣曰維
舊臣廼承御史爲綱爲紀庶政咸理廼佐司辟
正是三尺罔敢越軼楚獄旣平載陟天卿曰殿
舊京公貞以肅羣工率服在官穆穆 皇心眷
懷虛位中臺哀音適來山頽棟折士皆涕雪民
捐珥琰 皇愴以悲曰不憊遺股肱實虧葬有
賜錢祭有加邁鴻號歸然公之磊磊其操如水
如弦如矢才則翩翩談鋒倚天霞駁毫端古者
電滅如公碩哲胡不大耄謂天享仁掌珠夙沈

嚴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百五十一

行路含辛謂不佑直公授渥錫於人臣極彼蒼
難知生有盡時惟名無期世之穰穰典刑已往
其將安仰謫謫諸生昔從嗣英偕歌鹿鳴或奉
車茵或聆德音咸樂陶甄聞計有惻相顧失色
爲鄉爲國道阻且長莫獻椒觴是械鞭香

同鄉會集丘簡肅公文

天壤之間物各有真剖璞識玉鍊冶知金其在
於人品流斯秩有如我公古之遺直爰始振依
興於東海寶缺騰芒明珠耀彩貯經成筭握筆

如談淺聞者退曲學者慙 世皇之末公在省
闈壯節霜稜英華電發言無回瞻行無卻曲有
佞必指靡邪不觸九隕未悔百折焉撓公身可
退名則彌高且二十年鷗魚是伍鑿跡以通巢
林而處 聖后在御車旌翹翹孰是中達有隱
弗招公亦感憤輓輅以登百僚拭目 明主睽
容俾佐栢府羣史咸飭俾貳爽鳩是虔三尺
帝簡公忠俾往治楚旣彰國憲亦寧舊土 帝
謂貞臣式是百辟乃瞻陪京股肱攸寄將有後

嚴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百五十一

命入筦中臺計音忽至都邑傳哀 上所馮依
有不軫悼賄祿策書使實臨告乃詔守吏言樹
之阡大行受名嘉號則頌邈哉伊人社稷之衛
主恩煌煌展也不愧於乎哀哉世道交喪衷辟
相淆羌分璞脂孰辨蘭蕭於鑠哉公士所矜式
我思古人其誰與匹公雖嶽嶽而質以純數馬
之慎似萬石君其方如觚而直如矢見憚黻辰
則汲內史食纔脫粟出或無車如貢大夫白首
不渝廷絕私書門無謁醜皎然四知其楊太尉

賢適逢世世亦須賢乃如人斯胡不百年知也
無涯死而不朽縱多後福名於何有某也不佞
四紀從公稔公之初亦覩厥終惟里諸生事公
恨晚景行芳躅其疇不勉云胡一夕素旒來歸
江流無返露歌易晞人之云亡則將安仰行路
所悲豈惟吾黨一觴遥酌於海之門蕭蕭風雨
髣髴公魂

祭宗師袁安節公文

吳嶽之秀誕生鉅公倬彼名世邁迹羣龍韻標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二

國器學擅儒宗東先多士鴻漸南宮瑣垣曳武
蹇蹇輸忠佐憲於閩振鐸於東人懷水鏡士仰
挺鎔簡陟列卿兩都戾止嘉績休聞 皇心是
倚忽憶秋尊軒紱芥屣布衣主賓倏然寒士行
修於家化成於里名可得聞書無相抵十載遯
肥交章荐起總憲南臺尋典三禮天卿率屬治
官之紀動著師纂議持國體中朝虛席文昌聽
履抗疏抽簪五湖烟水香山洛社古今兢美懿
範彌敦哲人已矣嗚呼哀哉世既喪道典則渺

然刻意尚行猶以為艱邈哉我公實得其全高
而不激方而不矜弗為節苦其節逾堅弗為名
的其名乃完松柏自勁桃李不言可以寬鄙可
以廉頑乃如之人胡不百年某等幸以鼓篋蚤
辱掄拔青衿賞譽國士相期邇從仕籍獲奉芳
規奄忽聞訃曷寫我悲瓣香遙致勒此哀詞

祭中丞鴈泉侯公入鄉祠文

至和之氣融結精靈下為喬嶽上為列星鍾而
為人為世豪英歷千百年其死猶生允也中丞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三

三百六十六

維星維嶽氣骨昂昂藏風神磊落矯健如龍軒翔
似鶴志雄萬夫術綜三夏抵掌時事唾手封疆
掀髯揮塵四座飛揚功成菟塞威偃龍荒長城
萬里不在金湯赤羽獻俘篋書罷將芥視圭綬
屣脫卿相簪簪山間輟耕隴上野老或爭鉏夫
則讓才資用世世亦須賢胡鍾厥美不究其年
於茲三紀墓草芊芊閭門未表閣畫先傳乃考
祭法爰修祀典鐘鼓在懸邇豆有踐思樂泮宮
式燕以衍茂實榮名遺芳益遠行也不類幸叨

如屬憶在垂髫嬉隨捧腹題以縹緗易以調謔
撫頂笑言宛其在目公及先君里閭同遊偕仕
偕隱亦有春秋迫我郎舅勉繼箕裘或隨豹尾
或擁旄頭里人來告公有社主緬懷先君亦分
半俎割席均茵於焉終古俯仰今昔涕零如雨
備官闕下莫致精虔聊修蘋藻酌公以言高山
可仰北斗在天後生小子視此彫筵

代祭大傅朱忠僖公文

天有三能將星繼輔國有三公亦文亦武於鏐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四 三百五十五

鼎閥肇自東平匡持玄運是奠神京烈烈平陰
夙綏効節兩世二王勲名有燁明德之胄不顯
其光中興佐命實惟定襄太傅之登自彼公路
家號二難國憑雙柱寅恭夙夜以事 世皇佩
之玉劔綰以金章總率期門周旋禁闥軌路清
夷姦迺不發 穆考之世眷顧彌深爰逮 新
朝仍司羽林癸酉之秋定襄即世公日悲號聲
聞於 帝孔懷之軫泉路同歸嫺姚傳陸異代
相輝 天子曰咨天胡不佑不憖一老在朕左

右乃召內史錫號焚麻卿臣將命臨祭其家器
出溫明儀崇鼓吹隆章寵數光於域內猗與太
傅溫溫其恭既繩厥祖則友其兄寵而不盈貴
而不有聲折焉求再命而僕平原賓客卻縠詩
書公能兼之古人不如豪華易盡逝水流波高
堂如舊珠履無多丹旆晨飛輶車宵駕違此皇
扃卽彼長夜左輔之垆有蔚其阡藏舟埋劍於
千萬年某叨同京邑夙承厚雅聊陳俎筵祖公
於野邊蕭慘愴夜笛酸辛高城愁入一涕沾巾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五

三百五十六

祭大司徒定陶曹公文

大臣之義維才與誠求其備者罕得而稱烈烈
我公興於東土偉貌長材允文孔武胙土之任
實寄專城公由宰邑遂肇英聲柱後之司實惟
國憲公在西臺以直見憚潢池弄兵於梁之野
方部披靡無敢距者公履戎行身當一隊旬始
倏讎師行不再島夷入侵在彼勾吳五湖三江
具為盜區公秉節鉞皇皇于征雕題卉服隨指
而平孰柅其成遜於雲朔野服角巾居然鎖鑰

穆皇改曆登我元臣列在樞筦寵命惟新斷腕
之酋控弦而驚公自請行以紆北顧瞑目語難
顰標隼疾烟烟丹衷有如皎日 帝閔公勞佚
以間燕薇省仙臺陪都是殷七十矍鑠胡遂引
年為劔抵掌猶在燕然身外驚臺塵中麟閣屏
迹河干獨全至樂天佑我 皇登閔理道胡不
勅遺國之耆老計音來奏仰惻宸衷有祠有賻
物備恩崇蓋公名位人臣之極而其素心未酬
萬一耿耿精魂駢箕懸倉化為弧矢猶嚮天狼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六

三百十六

有赫遺聲留在青史人貌榮名其猶未死某等
頃以屏陋列職清朝倭公矩範海濶山高赤烏
繡裳庶幾再覩奈何一朝遂成千古蘭湯絮酒
莫展哀情殄瘁之悲相顧同聲

會祭少宰丁文恪公文

天有氣運不數生賢士而選世亦或迤邐既豐
其遇不引其年彼蒼憂勞於何究旃淮水東流
於海之壖靈淑盤礴公生其間周流學殖馳騁
詞源披褐入說其牘萬言卿雲在廷臚何以傳

公於其時洛陽廣川演綸秘閣橐筆櫛軒玉堂
領篆石室開編清標鳳翥雄藻霞宣公於其時
為唐許燕 穆考之世公在法筵 皇開經幄
公入實先論思 兩朝日侍蜎涓公於其時掌
賢史丹升華春省晉貳衡銓回翔卿座踐武台
矚望鄰境立地通具瞻公於其時夔龍比肩歲
在旃蒙公有外艱匍匐國門奔而潺湲日之云
邁越在隴阡且承明詔曰北其轅云胡遽謬風
露纏綿始者聞之謂不其然公甚矯健神采翩
翩豈其一夕羽化而仙是耶非耶為之楚酸於
乎哀哉世之喪道大雅疇遷公獨耿耿不汨其
天性而介志潔而堅內絕嗜好外斷塵緣遇
事侃侃抵掌而談義所不可推之莫前清標勁
節如水如弦展我人斯胡不永延茫茫大塊萬
化推遷螻蛄彭祖何後何先華實不並角翼難
兼於公所有已得其全晚而眾子駒駿雛鷄公
乎長歸何恨九原某等步趨詞苑義重情聯追
隨講幄日奉周旋式同渠馭和比簞墳孰云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七 周百廿一

昔遺響難扳空山夜笛流水朝絃迥彼海風遠
此誄篇

祭業師鄭舒軒先生文

嗟夫世之相遇有如不佞行之於先生斯非數
邪先生處南海行處東海江湖隔越萬里而遙
矣乃行以孱然垂髫之年徵福於司空相公舉
而置之先生門下與可大子冲肩隨鱗比執經
函席再離寒暑竊懽然不敏夙夜奉命承教冀
樹寸尺其後可大子冲擢藻天庭蜚英畫省行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八 周三

亦先弛負擔備職詞林盡先生所甄植也而先
生數舉南宮不博一第抱經捧檄列爲官師又
非數邪方先生丁丑出都行與可大子冲送先
生上東門外浮白擊擣俛仰極歡已相與於邑
嘯咤指髮扼腕然不謂先生竟不第也旣行以
犬馬之病走伏山中先生庚辰入對返而過我
則始矍然自失有如是材而風塵老乎然又以
爲國家蒐羅雋偉毋拘文法以先生器用遽不
能懷半通之綸辟戟陞楯而意其止於斯邪先

生之遷南越嘗寓一書問我二稔而後達及聞
報書至至越又當復一稔也數月而越使者
北上以先生計聞矣其時魂慄神駭若墜淵冰
以爲夢邪又數日而朝正客過以郎君書遺我
乃始改服爲位一哭失聲計向所報書則猶未
至也嗟夫庚辰一覲遂爲永訣南越一書遂爲
絕響痛可言邪蓋先生之學醇飲縹湘沈冥圖
史遐綜萬品宏探四遊至於尺蹠長篇雲謁霞
爛千言立掃無假雕鐫可謂藝苑之霜鋒詞場
之神駿者矣如是而不博一第第不以文耶至
乃長材矢激逸氣森騰標如玉山目若岩電精
法家之指而老吏弗能難通五方之俗而輜軒
無以窮如是而不躋貴仕仕不以才邪爾其爲
人明允洞達諒直長厚談事則慨然抵掌萬夫
不回御物則坦然推心一體無間如是而不及
大年年不以德邪嗟夫彼蒼不可問矣其慌罔
倏忽茫茫點點浮沈淹速惟人所值而莫之宰
邪意華實不並盈朏難常而力有所限邪意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九

任

尤絕迹鍾靈都美忌而弗使成邪自非然者則如無生斯人而可耳萬載蟬蛸千齡菌蔘泰山與秋毫埒大螻蛄與彭祖同期是以古之至人其出不欣其入不距適來者時適去者順故曾氏歌桑扈而秦失號老聃也吾安取噉噉於其間哉先生往也先生之文可托琬琰吾爲永其傳先生之嗣可行箕裘吾爲扶其弱如是止矣嗟乎片言易罄寸臆難宣生歿交情一朝萬古先生其聞之邪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二十 三百二任

會祭壽光李封君文

覽海國之精靈偉耆哲之矩步振磊落之長風抱淳明之雅度軼陶倚而頌叩輟原嘗而馳驚遊齊魯之諸生富燕秦之千樹比素封而偃蹇曳黃綬而趨蹌秉哦松之朗嘯慕棲枳之遺芳雖斗食其適志聊吏隱以相羊掛予冠而信邁諒厥後之洵昌情真意之瓊枝翩翩之威鳳馳藝苑而班揚步騷壇而屈宋或懷瑾而握瑜叫天闔而作貢或曳組而垂魚樹崑廊之巨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二十一 三百二十二任

表閎閎於東海振芳菲於上京撫白璧之雙篋薄黃金之滿籬躡鹿門之舊隱踵栗里之遐聲折若英於濛汜仍羽人乎玉城歧閭闔之九關儼金書之錫予義馭胡鞭而莫留鶴駕胡驂而高舉慘風雪於庭椿悵謳吟於巷杵慨遺饗之云亡悵哲人之安處某等景名家於故里附令子而同情挹金波之爽潤揆靈源之所由慕百年之愛日驚一夕之移舟聞悲聲於千里涕汎瀾而不收川澹澹而淒冷雨瀟瀟而瞑眩路迢迢而遄迴人樂樂而不見酒玉液兮蘭湯陳瑶席兮象璵悅靈御兮琴瑟鑒遙悲兮一荐

會祭陽信光封君文

倚逸夷之卓落振華宗於海疆系冠纓之磊磊代文史之琅琅美履仁而慕義繫函淳而葆光德有清而彌曜澤有隱而寢昌重器陳而簞盞名寶燁而珪璋莞樞機於溫樹陪法從於長楊譽有得賢之誦名傳諫獵之章固已扇芳風之晻藹跨高標之煒煌丹鳥翔而耀亢崑嶠燭而

昨岡熾家聲於舊里渙天書於尚方爛綈園之
灼爍瑤瑤佩之鏘洋脂巾車今疇隴策鳩玉今
山房東海之間已大南山之筭無量胡飄颻而
遐舉溘天路兮迴翔涉商飈之浙浙躡紫府之
茫茫國曠茹芝之岫家虛蕤蕤之塘蓋懋喬松
之數者多坎壈於榆桑玩朝華之曜者或有慨
于彭殤夫既祺而壽止又流輝其未央睇域中
而歷覽亘斯人之不亡某等列粉榆於故社聯
鵷鷺於名郎景高風而岳峙溯靈源而水長駭

欽定四庫全集

二十二

三百三十三

祭李春泉宮監文

漢有蔡侯周惟孟伯固亦多賢何容易得有偉
哲雋是惟李公彬彬其質溫溫其恭受學內廷
備官禁籞皇眷舊藩俾焉出護冲然雅尚左圖
右書遜哉確履鉤步矩趨越有休聞交遊日進
在列名卿多所接祗維慈維友羣從相依昭茲
義訓咸遵逢承凡公大節皦皦可述其在士流

或有不及謂天佑善必永若人豈圖奄忽逮此
不辰清顏尚丹鬢髮未素翻其大歸百齡旦暮
僕也拙簡素寡交籍不知於公何緣莫逆釋褐
之歲卽結良遊越二十稔情益綢繆高榭春筵
珍臺月夕言念舊歡悲心內怵古傷舊館涕惡
無從矧稱久要如僕與公爰卽素筵一觴出祖
撫事徊徨潛焉如雨

祭外舅秦翁文

嗟乎孰無生歿亦有舅甥若翁視我殆百恒情
及我先君遊如昆弟湯餅方傳綠蘿已繫暨予
受室夙實所天翁年耆艾蘭玉蕭然予既食貧
翁亦匪美絕少分甘以棄舉案廿年通籍作客
長安歲時往視亦孔之歡比遭家難兼嬰疾
幸荷明恩言旋里室松楸已老棣萼具腓誰爲
肺附惟翁是依聚首丘園方期永日云胡一朝
溘焉長畢嗚呼痛哉翁雖不試代有冠簪策名
樞府拄笏公門亦云治生而無形役居處雍容
愉永鮮食年幾大耋既壽而康乘化歸盡亦復

欽定四庫全集

二十二

三百三十三

何傷所可傷者豈嘗靡寄天道何如仁人不世
黔婁有婦垂白箴箴中郎有女安所歸寧日月
不居忽臨五七門徑如昨音容已失聊陳一俎
敬獻髣髴女也在是靈其顧施

遣奠外舅秦翁文

於乎我翁今安往耶去此華屋卽穹壤耶嗟乎
悲哉翁之少也有宛孔氏之遊閑而敦之以文
史翁之老也有仲山陽之棲逸而濟之以任俠
翁之棄儒而武也有介子投軀之志而會不逢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周 三 〇 七

年翁之棄武而官也有馮譚彈鋏之吟而時不
遇主翁之生而榮也諸公虛左有夷門監之逢
迎翁之沒而哀也闔邑行悲有樓君卿之賓客
蓋壽考康寧純嘏既膺於天造而睦嫻任恤遺
思亦結於人心矣世所不能釋然於翁者鄧僕
射之階庭將虛禴祀而翁無所少介然於世者
蔡中郎之閨媛可作門楣也嗟乎痛哉夫人代
之遽廬適來適去而造物之委蛻何有何無古
之達人所以齊夢覺於當年謝悲歡於異世也

翁之外生而知命已了然於此久矣其不可以
含笑九京而怡神太素也耶然行也於翁之逝
則獨扳號追慕而不能自己者何弱冠而失怙
恃所爲佐膏人而饋壺飧者翁也垂老而鮮兄
弟所爲護寒暄而偕伏臘者翁也廿年遊宦會
合難常一日來歸瞻依有地方且慶松蘿之孔
邇修冰玉之相輝翁胡一疾不留舍若女而長
逝耶仰觀棖桷嘆莫挹其容光出睇賓筵慨不
聞其笑語目室帷之號擗則數十年之休戚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周

徹肝腸聽兒女之悲啼則十餘載之恩勤情關
骨肉悵孤踪之莫倚傷舉目之無親詎堪多病
之軀值此積憂之損斯以望青城而增悒適素
館而含辛者也岳母傾盃篋以治喪旣從豐腆
內子捐環珥以爲賄頗効經營馬封蔥鬱於岡
密唇衛翽翽於里巷輓送之輪蹄載道宗親之
哀袒盈門使翁正復多男亦未必有加於此也
其不可以含笑九京而怡神太素也耶日月不
居靈輿信邁卽官厚夜永訣終天載酒於尊崇

看於組臨風一酹涕泗渾如翁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

祭李玄洲春元文

嗟乎先生賦瓊瑋之資稟淑靈之性紹青箱之世業擅白雪之高華韞淵深既金相而玉潤風神雋爽亦鵠立而鸞翔爾其棲志丘墳遊心竹素冥探萬卷懸解五車於凡山經海謀之編綠簡緜函之秘漢篋中之所失周柱下之所藏莫不纂要鉤玄發微洞奧叩而卽應考之輒符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二十六

三百九十六

斯可謂宏覽之儒珍博綜之選軌矣使得遭時運會附翼拔鱗劉子政之校書張茂先之博物何足道哉奈何生華貴而食貧抱利器而稱蹇年踰學易始獲一第之榮中未周巡遽嬰二豎之沴信乎天不可間而命莫能爲也吾邑山澤鍾美閭閻雲興劉李二宗實爲冠冕其在劉氏則吾舅忠恕兄弟以早秀而夙零其在貴門則公及哲兄小吾以晚成而不遂焚蘭新桂齋志泉臺抵璧捐珠委形塋墓蓋吾亦有餘痛於吾

之二兄也豈山川之氣能降而不能成耶抑乾坤之珍在名而不在實耶何賢哲之易謝而文獻之難徵也然而電露流空水漚汎海大鵬與斥鴳共盡蜚蜚與冥靈同期嘆肘楊之易生痛尻輪之可御古人所以鑑井而笑倚門而歌良有以矣以先生之玄覽其不達於此耶憶在垂髫追隨矜履廿年出宦久阻樞趨稅執林居讌談頌曉憐才嘆逝但焉在心涕愧無從辭或可酌奈何夫子不聞其聲於乎哀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二十七

三百九十六

祭大理卿竹陽王公文

嗟嗟我公地宣靈秘天挺家英文爲國華才爲世植摘藻彤庭修詞莪苑夜耀青藜朝揮玉琯視成鰲禁展采鳥臺司存獻納藉甚清裁遠按鬼方近巡神輔貴遊避驄垂吏解組歲逢大弊佐察惟公有執而亢無異以從秉是鉤繩遂成枘鑿出歷羣方爰登四岳牧伊何鵠人之矚荆人搆孽靈擊自天絕其株連開其荼織仁者之利民以寧一奉官恐後進趣恐先朔湘四君

亦已邐延駟騶天閤在彼南服煌煌棘寺列於
留轂衆方遲公左右彤扉公遊已倦遂拂歸衣
嘯傲林臯行吟樵牧走日息陰涉川登陸書絕
政府迹遠公庭杜關掃軌削迹逝名衆方僊公
尚其早召公獨相羊不荅而笑旣訖其施宜畀
之年胡恙不起遽賦遊仙士有遺思里多聚哭
羣些畢奏百身莫贖計音上聞 皇心軫惻乃
遣藩臣祠以制冊將作徒役少府金錢龍章馬
鬣賁彼重淵玉樹充庭蘭芽已茁流慶何綿遺
轍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云其亡

祭趙壽峯大參文

惟公濟時之器名世之賢靈鍾岱趾瑞應奎躔
雄才磊磊逸思翩翩淵渟嶽峙海蓄雲宣筆穎
清英談鋒迂越揮塵風生操觚電發解褐南宮
才名有燁分符赤縣威聲是揭乃晉郎曹職司
祈父葦省趨陪鵷行布武乃承簡命鎮彼朔方
握鈴虎落耀德龍荒謨存幕府節著封疆桓桓
矯矯國士無雙秉鉞專征將膺內召名盛集毀
轍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邑里投簪幸而稅鞅從公於林公胡舍我適彼
空岑舊識凋零新知寂歷聆笛酸辛撫絃於邑
臨公之喪潛然沾臆特薦一卮用表夙昔

辛未展墓告文

維隆慶五年歲在辛未十月朔日孝子翰林院
編修慎行謹以剛鬣柔毛酒脯香帛敢昭告於
顯考平涼府君 顯妣宜人之墓曰見行昔對
大廷叨登甲第復膺茂選濫列詞林典奉國華
周旋禁從遭逢明盛備沐 恩私追惟吾父才

設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百十許

名邁衆而未究厥施吾母辛楚多年而不食其
報後先捐棄歲月俱深產業荒涼門庭寥落累
累兄弟茹苦食貧惟是數卷遺書其相砥礪今
蒙顯佑得蔭餘休意者天心未厭舊德豈見不
敏所克靈承惟有守清白之規以追遺訓厲忠
赤之志以報國恩必不敢爲溫飽之謀慕紛華
之染此則可自保者耳所恨慈馭長賓音容永
逝有親不逮焉用浮榮斯以雪涕荒丘擊悲故
宇每逢歡慶轉益悽愴者也頃以奉職都憲

申展告茲蒙賜告敬掃松阡伏冀尊靈俯垂鑒
焉謹告

庚辰焚黃告墓文

維萬曆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孝子翰林院侍講
慎行謹以牲醴庶羞敢昭告於 考妣之墓曰
兒以菲劣仰承靈祐服官禁苑閱有年時誤荷
聖恩拔參講帷司存獻納得効涓塵皆 考妣
之遺澤餘麻爲之蔭庇豈伊微末所克靈承邇
值上號 兩宮推恩侍從我 考妣是以再膺

設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百七十五許

愍綈加贈新銜蓋由玉署之階游晉金華之秩
對揚申命悲尉交并茲者請告言旋掃除墳墓
敢用宣揚綸制仰徹幽冥禮器陳音容眇隔
攀號痛顙摧裂肝腸尚企尊靈 服茲寵命垂休
錫美永裕後昆謹告

壬辰焚黃告曾祖墓文

維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孝曾孫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慎行謹以羊一豕一豕一豕
於 顯曾祖考處士楮村府君 顯曾祖妣孀

人劉氏 顯曾祖妣孺人王氏之墓曰追惟我
祖考妣積德累仁未食其報貽謀衍慶祿我後
昆仲孫叨沐國恩渚登崇顯長安匏繫久曠松
楸茲以宿疾乞骸得歸田里時維春仲雨露旣
濡敢申告至之忱少展聿追之孝伏惟俯垂鑒
享默佑無疆惟我祖考妣之靈亦永綏於在上
謹告

壬辰焚黃告祖墓文

維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孝孫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慎行謹以羊一豕一敢昭告於

三十二

顯祖老誥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壽官翠峰府君 顯祖妣誥贈淑人
劉氏之墓曰追惟我 祖考妣履仁服義隱德
著聞克享天心遺床再世以孫孱翁弱植叨沐
國恩褒及貽謀錫有顯號茲以沈痾力請獲返
丘園雨露旣濡松楸無恙敢用對揚寵命仰慰
泉臺並製七命服章焚獻墓次少紓永慕之懷
尚冀尊靈歆承茂渥益弘佑啟以裕後昆謹以

長伯考信卿府君二伯考瑞卿府君三伯考順
卿府君四伯考守卿府君祔享謹告

壬辰焚黃告考妣墓文

維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孝子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慎行謹以羊一豕一敢昭告於

顯考誥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平涼府君 顯妣誥贈淑人劉氏之墓

曰嗚呼我 考妣之受三錫而爵七命也實惟

丁亥之春以國典奏成而錄焉今六閱歲矣拜

敬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命之初卽當焚告而值二三兄弟相繼淪亡閭
祚稍單歸心日劇連年控請展轉至今幸荷恩
俞得還田里乃能因茲時享以對皇休固已後
時矣痛惟 考妣位不酬才年不副德一官辛
楚四壁蕭條先後棄捐歷茲三紀幸而天心降
鑒神理昭彰俾我嗣人食其餘蔭乃今龍章誕
告法服虛陳身後浮榮何裨永慕古人所以嗟
悲於負米雪涕於呼風也所冀靈承茂渥昭格
時烝垂裕後昆爾昌祚胤惟我 考妣之德施

尚永延於無斃謹以兄冠帶儒士阜泉兄
鄉貢進士冲白耐享謹告

告高祖墓文

維萬曆三十年歲在壬寅閏二月甲午朔越十
有九日重子孝玄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慎行偕同枝兄弟三人率六世孫十
四人七世孫三十八人謹以羊豕庶羞敢昭告於
顯高祖考處士謹至深府君 顯高祖妣老太
孺人之墓曰維我 列祖遷自海邦占籍受田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三百

食於茲土綿綿遠矣四世而及 先君仕爲州
牧五世而及藐裔進陟國卿本支子姓奕世振
振或列章服或服隴畝亦咸有闔廬以居皆我
祖之遺庥是賴惟是舊域封樹遺跡依然歷祀
始二百年去邑踰六十里雖歲時廟祀敬奉烝
嘗而霜露荆榛久闕洒掃猶恐紀年踰遠表識
無存追遠之心曷云寧處是用敬諏穀旦奉樹
碑題並列華表門坊以肅神道庶使樵采可禁
瞻謁有依以妥神棲於無斃伏冀尊靈右享默

垂擁祐俾我子孫百億永荷熾昌之祉亦其禱
祖烈於無替敢告

祭大兄文

於乎生人之所甚欲而或比之桎梏以其勞也
死人之所甚惡而或比之縣解以其佚也吾兄
則不然其生也甚樂其亡也甚悲少而從宦長
而服田門戶付之諸弟井曰操於丘嫂寤寐於
中山之味拍浮於平原之境未嘗知憂未嘗知
思可不謂樂乎老而不子臥病連年嫂氏先一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三百九十九

歲亡長女先一月歿易簣之際舉目荒涼總帳
空縣盃漿誰酒可不謂悲乎夫適來者時適去
者順樂亦不知也悲亦不知也雖復三號亦誠
何益然吾所爲心折而肝摧者蓋自傷也昔者
吾喪吾母同母有三兄焉吾喪吾父同父有三
弟焉曾幾何年兄弟俱盡矣而吾以多病之身
處單孑之地遊於千里之外役乎百感之交誠
何時哉誠何時哉二三年來燕閒塊坐則惆悵
而思夢寐神接則涕泣而寤悽愴無聊之狀亦

可想矣天何苦我至此極耶今有喬木於此密
葉凋殘長條搖落焦枯朽壤幾成糜株惟餘一
枝迢迢孤竦得免於風霆之震撼雪霜之剝落
亦云幸矣而欲承零露之澤橫蓋畝之陰不亦
難哉方擬求歸尚未得請念兄嫂久棲瘠閭營
魄不安今遣二侄奉耐於先人之兆青衣守舍
俾有所依少女方孩使如已出兄嫂可以瞑目
矣沒不視其含葬不臨其壙有弟如此兄何賴
焉遣使祖奠酌之以辭淚隨筆傾語不能盡於
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自九十七

乎哀哉

遣奠二兄文

維萬曆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弟慎行率姪男
紹綬緯等謹以羊豕庶羞哭奠於兄航隱先
生之靈曰於乎吾兄長安旅觀千里來歸殯閣
凝塵五年未葬蓋弟所爲連章控請職此由也
乃今幸遂縣車可親襄事春秋漸遠窀穸難留
將奉靈輜卽安祖兆薄陳遣奠用餞遐遊哽咽
含辛詞不能壯於乎吾兄富挾天之才藻而未

成片紙之名耀射斗之精芒而未效一割之用
承箕裘之緒業而居僅免於縣鵠處圭組之門
而遊不豐於結駟棲遲末路落魄窮年抱此
孤竦卽彼冥漠結知音之長恨傷烈士之壯心
斯以扼腕而悲吟拊膺而永嘯者也嗟乎已矣
千齡且暮詎辨彭殤萬古一丘何知回跼楊朱
罷哭秦失佯號悟泡影之條消諒石火之易燼
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惟是愛割孔懷感深具適
亭臺如舊花樹依然遊目溪山想壺觴之共飲
陶情文史悵華萼之相輝桓公之如意猶存子
敬之琴聲已絕撫今悼往睹物思人未免有情
誰能堪此念昨一遊京邸三哭同胞歸入門庭
如適異域孤踪塊處形影相依似半槁之枝立
春風而憔悴類失羣之翼摩霄漢而哀鳴萬感
攻中百憂疚首興言至此摧裂肝腸天乎痛哉
吾兄往也恣嘗有托著作可傳嘉號命於友生
懿行鐫於琬琰臨風一奠永訣終天奈何音容
曾不彷彿於乎痛哉

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二

三十七

三十四作

遺奠五弟文

維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兄慎行率姪男
紹緯榮等謹以羊豕肴核哭奠於五弟茂才之
靈曰吾弟云徂七夏歲月兆之未嘗待吾而決
亦及嗣歲伯仲淪亡三年之內乃值三喪心用
不寧連章上顙甫荷明恩復我邦族兩兄之藏
幸而畢舉及茲適歲又將藏汝嗟乎痛哉昔在
烈考蘭玉盈庭暮而舉弟最所鍾情及我慈闈
鳩鳩惟一鞠育恩勤愛如已出迨予受室弟甫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二十八 周言十一

垂髫庭闈見背遺業蕭條居其數椽食分半菽
啼號盈耳悽惶滿目我通仕籍既厭厥家弟遊
博士亦有聲華胡學不成胡志不就沈湎之從
一疾不救昔我往矣執手道旁今我來思爾殯
在堂痛惟我考位爲牧伯垂老家居饔飧鮮給
爾時諸兄猶有後言謂弟在抱其或私憐及弟
折居蕭然四壁苟有微藏其至此極兄仕而貧
其愧在兄父仕而貧或可以名惟爾遺孤謀生
亦拙休戚關心憂何時撥吾及汝嫂顧念多方

庇爾之室營爾之喪博延地師歷求吉土考卜

云何往依我祖人生地上如露如漚冥靈爲暫
齒聲爲修無虧不盈無仁不佑旣天爾年尚艾
爾後惟汝病兄崎踪踽踽舉目無依其誰與處
昔如叢桂今也孤桐昔如羣鴈今也離鴻未泐
階簷再觀掩窆所不摧傷其惟木石有肴在俎
有酒盈卮送爾于過長與此辭我淚未乾我聲
已咽酸楚陳詞以與爾訣於乎痛哉

祭李氏姪女文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三百十六

嗟吾伯兄烝嘗無主誰其似之有淑者女女旣
笄止曰嬪名門閨閤伊邇敢處相聞時節歸寧
亦嘗甘旨離孫滿前式燕以喜自予之仕兄抱
沈痾昕晡護問匪女伊何胡天降喪先於厥母
父子相依如荼斯苦曾無幾何女又云亡盡傷
厥考號咷在床亦不踰時考卽幽室惟女之思
匪以其疾烝嘗闕奉羈縻靡依如兄與女路人
所悲嗚呼哀哉自女之歸實勤厥家躬操井臼
時理桑麻克奉尊章無違夫子椎布是甘拮据

已家幸完止身則焉如壁鵲有巢成而不居
丁及孫振振繼起沒而不亾亦在是矣妻其
墳閣已越三秋賢家來告窻空不留極目鄉山
輻卓罔覲遙遺祖筵啜其雨泣嗚呼哀哉

奠兒婦王氏文

維萬曆三十有三年歲在乙巳六月甲辰朔越
十有四日丁巳乃兒婦王氏五七之辰舅翁穀
山主人偕姑秦氏臨靈奠告曰爾之婦而相吾
兒也十有三年矣姑之視爾非婦也女也爾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四十 周 二十

視姑非姑也母也朝夕親倚痛痒相關生以死
離繼繼不舍其情甚篤亦甚悲矣至乃以道助
夫居無綺語以和接舉動無違顏婦道之備而
已試者也纂組之工兼及縫紉蓄藏之細不遺
鍼縷婦才之試而未盡者也二人垂老舉目無
依方藉代終以安慕景胡天不憐筓苦纖我孝
婦以傷老懷耶爾之在床已及五月姑負疾而
守視日夜不眠夫起疾而奔營百方俱奏力不
運命人豈勝天展轉迴環迄以不救痛何如也

爾之臥病呻吟多訛至於歸命蓮城托身寶地
焚香念誦彌留不輟此何以哉抑亦生有所自
沒有所歸神理茫茫若爲究詰乎吾世儒家不
作佛事爲爾遺托五建齋壇以資冥福爾其往
也宿業已消世緣如幻爲嗔爲愛一切都空如
果有淨土之因便速往生莫迷塗路如尚在中
陰之境可早投捨勿作遊魂吾與爾姑親臨酌
汝悲悼之至不知所云爾其能歆承之否於乎
哀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二

四十一

任直若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二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三目錄



祭座師大宗伯林公文

祭大司空晉川劉公文

祭少保王文端公文

祭少司馬石葵賈公文

祭少宗伯玉陽張公文

祭葛太史鳳池文

祭蘇中一參軍文

祭于完朴大參文

祭魯府長泰王文

祭誥封禮部侍郎仰芹馮公文

外叔祖中丞劉公鄉祠告文

祭姊丈都督侯公文

祭光祿寺丞朱訥齋公文

祭王興甫太學文

祭魯太妃文

祭外叔祖母王太夫人文

祭外叔祖母麻太夫人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乙

百五十六

祭岳母張老孀人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二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三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三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稷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祭座師大宗伯林公文

元氣盎然爲光爲嶽於人爲英值代之熙世甄
景貺文明化成玄精磅礴極海而復委和孕靈
誕與碩詰實惟我師爲士儀刑允穆我師巍標
宏蓄淵淳玉立宅衷粹白韞能修燁洵美且飭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一

爰自佩鞶揭華漱潤淹苞典藝迺奮六翮扶搖
千仞覽德下集入對赤塗縱橫萬言彬彬可述
皇用嘉止卿雲理縵臚句以傳珥形螭切演綸
鰲禁鴻藻茂宣守玄履貞不涉世滓文質炳焉
洎參棘苑端衡朗鑒偶吉聯翩有仙胄宮儒宗
民表兩都載歷引繩秉萬輔之色笑士恪以輯
晉貳秩宗寅清夙夜更歲六七端笏垂紳正顏
蹇辭在公退食皇覽絕誠迺登八座試於南
邦彼赫巖巖曾是頤指蜮弧且張師曰歸與鴻

飛寥廓弋亦何傷制報曰吁君姑假沐蒲輪在

閑疇不爲工目煢色授而終抱璞疇不爲園旋

指轉轂而方其鑿權之所趨羣皆熙熙而我寂

寞名之所假嚶嚶尺喙而我默若師歸安處炎

洲之隩可耕可漁耄而不杖猿攬鶴翥骨輕色

愉耆社優繇平泉嘯浪歲二十餘周師渭水漢

傳扶陽師齡則如展也令德胡不百年悅今長

往國喪耆蔡士失山梁則將安仰皇用惻焉

錫之備物徽聲昭晃內史致詞司空兆隧以貴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

玄壤惟師慶澤熾昌以延施於孫子奕世象賢

觀光廓緒旣耀圖史玉樹理枝大者珪璧小者

環珥善始令終完名純嘏其靡憾矣行魯堅儒

蚤承甄殖列在門墻虎觀石渠亦趨亦步提誨

多方我徂東山師處南海各天相望尺蹠萬里

箴子是尉恩斯可忘俄焉承諱惻惻然疑今誠

何夕國士感知在三之誼彌天罔極邈哉素惟

歌薤負土遠莫能卽秉是瓣香遙天展酹一號

聲失

祭大司空晉川劉公文

乎鳥桓隕鄧部曲致劈面之哀義峴失羊吏
民傳罷市之哭人之於公其能已於悲乎老聃
亦化秦失止於三號桑扈反真琴張爲之倚嘯
吾之於公亦有事於悲乎以公亭亭峻表落落
孤標衷耿介之明心稟中和之令質學淹流部
而不炫其華操砥潔清而不飭其貌才足以遺
艱投大而出之以冲虛謨足以勘亂定傾而守
之以靜密固儼然貞臣之上軌先正之流風矣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三

三百五十五

方今皇路多艱蒼黎告困羣工洵洵莫知所圖
經數百里之河流舉四百萬之漕輓隆晉所關
豈伊渺小而玄圭未告壑舟已藏棟折基傾國
將安倚故人之不能已於悲爲公之生而有爲
也以公遊神物始蟬蛻人寰瞬電露之浮生狹
蚍蜉之未壤方且冥心於去來之境曠觀於出
入之門昔未知其果生今安知其有歟高超色
界化於非想之天植命運臺紀於無量之算說
星不足喻其象申嶽無以挈其崇而吾從石火

之中嘆閭浮之外不亦鄙哉故吾之無所事於
悲知公之沒而有歸也雖然自非太上未免有
情況在石交其能無憾憶昔結纓仕路珥筆詞
林魯晉吳梁合爲七子食則共案肄則均壇德
業相覩則磨礪矢志譙談洽比則爾汝忘形比
鄴郊之唱酬埒建安之遊咏何其歡也已而滯
被崇恩各躋上列大者爲相次者爲卿雖出入
殊蹤劇閑異任而慷慨匡時之志精忠報主之
忱遠近相期始終一節求之仕籍謂罕其儔又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四

三百五十六

何盛也日往月來升沉互遞星移物換淹速何
常不謂天假旌麾照臨我土河梁把晤華首相
看時歷三秋壤隣百里尺蹠數至寸悃相依猶
謂光景匪遙良覲可再孰知一夕遂成千古嗟
乎悲哉黃葵未更靈輻已駕率時河許踰彼太
行吏人望旆而奔號城郭板輅而巷哭盈塗咽
雨震響成雷安有笛韻山陽不救向生之淚棗
亡流水靡輟伯牙之絃哉素車恐後漬絮遙撼
平生之言涕從筆隕於平哀哉

祭少保王文端公文

龍門派衍鳳塞靈甄委和儲祉翊聖生賢秉資
駕允毓質冲淵德爲士軌覺在民先遐苞藝苑
博總言筌經術爾雅文章煥然雲達鴻漸天路
鵬憲洛陽三策平原萬言邁羽近班珥形容職
寶爰朝披青綬夜直洎簡師臣夙登儒碩石室
宿函金華布席入覲明星出當景日禮逾三接
謨該六籍正色吐辭沃心效畫皇爲改容虛衷
以逆晉叅邦禮旋貳天卿雍雍其度侃侃其誠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五青三百十三

朝廷揆路 帝賚元英匪夢匪卜是協輿情國
維潰決士議縱橫調之以虛鎮之以貞苦口奏
藥別味和羹五辰旣正庶績其凝震器有歸儲
闈未建外心頗缺內言欲竭衆喙盈庭 天威
所譴公伏青蒲謬謬以諫陵慙不阿黷直見憚
納笏前階牽裾後殿累疏彌時竟違 聖眷潔
已非心希名豈願運關隘替身繫重輕裴耽綠
野謝寄蒼生譯鞬問貌婦孺知名孤忠見亮鴻
典竟成玄纁臨問蒲輪飛望盛海寓位懸保衡

公胡不待乘雲上征時維季冬孤辰甫越酌斗
歌闌酌觥涕屑驛音上聞宮懸命徹乃召內史
陳詞遣醲將作鳩工斧封其穴崇號况榮徽稱
表烈 皇卹旣隆士悲未愜市罷謳謠路捐環
玦齊嬰鄭僑遺思永結於平哀哉公之器度萬
頃淵濔公之品地千仞孤騫煦顏陽藹素節霜
嚴遼九國滯庖刃無前福鍾純嘏期非小年錫
羨之數並凱齊元嶽瀆在地犀箕在天有形者
化不朽者延念本魯狂蚤隨藝館合志綢繆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六

祭少司馬石葵賈公文

嗟夫世衰道喪友義湮淪市門朝暮陌路荆榛
匪無把臂所貴知心故有遡千載爲旦暮聯萬
里以比陞而况生同國域出並梓紳綴荀班於
禁闕叅筆彩於詞林如君與我者不亦埒雙龍
哉

之比翼稱兩璧之同茵者乎何者情析於肝膽而分重於蘭金也奈何夫子遽舍我而遐賓也耶嗟乎悲哉海門西畔魯國東偏鳬繹爲望滄浪爲淵下黥深而無地上層釜而造天賢哲之所雲湧名碩之所蟬嫣歷稽往代炳耀孟盤而我朝二百餘祀獨於君乎鍾焉爾其籙金景霄芸閣靈源名成環壁學紹絕編則孟蘭陵之經術奕世傳也英英直節侃侃嘉言鳴如朝鳳擊類鷹鷂則臣丞相之奏疏相後先也三仕三已

殷墟山集卷之三十三

七

市

樂彼丘園松雲結侶菽菽承歡則疏太傅之知幾未暮年也獵窮藝藪涉極旨筌雕龍滿帙倚馬成篇則梁昭明之文筆和者難也此非孕山川之靈淑表國運之綿延者乎勳高節鉞念切斑斕再疏陳情久懸輿於海上四如多壘方飛詔於林端欣征軺之載駕見樞筦之周旋聲且馳於鬼塞績將掃平狼烟曾須臾之不待浮蟻蠓而上仙天平天平何其歛重雲於早麓折桂權於洪瀾也嗟乎賈君不汝覩矣芝宇蘭襟餘

土丘矣玉色金聲嗟何許矣繡筵綺陌接鄰連鑣成千古矣瓊藻瑤華長箋尺素無處所矣古人所以聞笛響而汎瀾輟琴歌而流涕豈不苦哉半生密契情結中腸窮山臥病聞計悽惶風悲日慘水遠山長想驚猿之啼月悵獨鶴之棲霜致生芻而神往懷宿草而心傷胡於君之生也誼則深於王貢而於君之沒也情乃慙於范張哀托辭而哽塞涕承睫而淋漓契平生之翰墨陳舊日之壺觴嗟乎賈君亦爲我而徬徨也耶於乎哀哉

殷墟山集卷之三十三

八

川

祭少宗伯玉陽張公文

嗟乎張君魯岑嵩嶽沆瀣洪河降神鍾美其謂之何才關世運善惟國紀孰是之生而畀之歟謂君不偶位旣爲卿厥施未竟安取時榮謂君無年亦云踰艾鍾鼎在前胡不少待嗟乎張君英英王立曄曄虹光風神道上氣骨昂藏理徹言筌學窮書庫三篋補亡五車問富令典紛還圖經秘奧如取如携有倫有要識融朗鑒辭劇

懸流談鋒慷慨情駿綢繆動有鉤緝行遵墳宇
物表亭亭人羣偶偶摘文雅贍命藻豈華筵述
有自著作成家爰肇華齡植根芳苑虎觀
螭頭擢管廼啓沃廼演絲綸皇風澤
臣陳二史奏成六典告竟金綈綺函則三錫
掄材京邑冀北空羣江臯左次廼篆成均亦既
賜環聿云聽履契合冲融謂從此始軒車北首
皇路徂征胡恙不已遽隕台星哀音上聞宸衷
憫悼管遂遣祠式悲且耀徽音寂寞逸軌銷沉
丹璫閟寶綠蘭萎芥蓋君之學足以經世見之
者述乃其流裔君之才略可濟時艱陸沉金馬
或匪所安誰實選時而君止此位豈謂崇年亦
太駛尤可傷者垂白薏闡君之篤孝其有遺悲
亦云慰止芝蘭滿砌翩翩繩繩彌昌以熾浮生
電露曾不斯須適來何自適去焉如於乎哀哉
憶昔同舍七子遊遨歌符鄴下賦比鄭郊居或
連櫬出則結轡語皆肺肝心無偏倚倏往倏來
或出或處萬里比隣襟期未阻良時易邁盛會

難常今茲何夕遂有存亡涼飈戒秋嶽陽
白露初霜鵬集君舍風淒梁苑月黯夷門懷人
嘆逝有不銷魂素車可脂道之云遠束帛雖致
情胡以展是用忍哀贈君以言平生之誼一涕
潸然

祭葛太史鳳池文

惟君才資踔越器宇端方蘭薰雪瑩玉采金相
國載世臣鄉欽華閱羊角扶搖繩其祖烈文成
斧藻譽擅珪璋丹山鳳舉碧海龍翔擢穎賢科
耀芒禁秘賦陳甲乙經分同異演綸東觀校藝
南宮典謨渾噩文物睿容氣藹風雲司存雨露
爾公爾卿匪朝伊暮年踰強仕玄首渥顏胡恙
不起遂棄人間我觀君才譬彼赤驥爍電流星
中阪而躡比君之器承景合光或淬其鐔而折
之銑天平生材豈宜少惜才而不究天其可必
報劉無日大耋在堂幸有昆弟蕙茂瓊芳晚而
夢玉青葱瑜珥書香可托君其未久知音寥落
大雅銷沉匪君之痛痛在斯文況也通家締交

三世爰始識君逢衣容裔十牛館署日逐高蹤
三秋澗別寤寐相從倏聞哀音可勝愴駭筆札
猶存其人安在兩津之野道阻且長臨風寄爵
一涕潸浪

祭蘇中一參軍文

嗟乎蘇君鳳毛平瑞麟角鍾仁其文翩翩其德
振振摩自華齡操觚慕古既讀父書亦繩祖武
鳴鑾藝圃敷瀾詞場丹青顧陸翰墨鍾王屢謫
棘闈懷璞莫售於樂辟雍錫惟象胃振綱高步
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一

青三百九

彈缺悲歌遊同事郭處狎羊何鴻漸之儀翺翺
密府謨契戎韜法行士伍家稱哲胤國號名賢
五侯避席三事停軒入則曹郎出則岳牧胡不
須更遽聞鸛鶴佻佻稚子何怙何依靈椿歲晚
傷如何其於乎哀哉寒子不類夙同梓里京室
偕遊雅稱知己流連文史嘯飲琴尊花時覽眺
月夕過存暨予返初君方詣明風雨淒淒一揖
而訣歸不數月猶得君書又無幾時哀音在聞
渼水滔滔亦流於濟欲投弔辛一邇迴安底乃械

東帛使酹於堂含毫涕落聆吹心傷

祭于完朴大叅文

嗟乎子冲吾安所爲辭以哭子耶世之所甚悼
於子冲者三而吾不謂悲也玄首未華丹顏尚
渥輟權中阪芳零上春嗟子冲乎然而吹萬同
期千齡共盡彭殤子孰知短長此不悲也一
官遠塞吉往凶歸僮僕飯舍路人殯送嗟子冲
乎然而人生地上如寄如客孰爲真宅孰爲逆
旅此不悲也漢之中郎晉之僕射丞嘗關主堂

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二

青三百九

構靡傳嗟子冲乎然而聚同搏土遺如委蛻六
卿之胃今知爲誰此不悲也吾所爲摧肝擢腸
而不能自解者有焉惟念昔者髫髻同遊遂從
廬陵定交濟上鼎足而處鴈行而趨芬若椒蘭
歡如兄弟繼登仕版同事清朝伯塤仲篴叔出
季處薄蕭朱之兩綬少雷陳之雙軌天下莫不
聞也去年闕下叅語連朝今歲山間偶居信宿
禪關夜醉歌涕相看不言少別遂成千古此吾
之痛也大雅不作斯文道喪中興諸子兢懼

珠歷下一儒獨執牛耳繼其後者非子而誰乃
今校閣未聞藏山尚闕雷音抑鬱瓦金喧旭茫
茫古今誰知其故况乎質亡卽斧調掩牙琴尊
酒論文忽爲陳迹此又吾之痛也國步方艱時
才輻輳法夫抵掌模母飾妍如君氣局雄視當
世而深哀罕喻大器難材知其小者以爲一劍
之雄其似者以爲一官之比方進方退且信
且疑使翠黃牽絆於縲索鵬鶚羈棲於韝絙未
盡其用復奪之年人之云亡天胡不憖此又吾
之痛也夫吾之能了然者在造化鑪錘之密而
吾之不能釋然者在人間悲樂之常則亦不知
其情之所至也嗟乎子冲其遂已耶其爲鼠肝
蟲臂而夷於蘇壤耶其爲列星長虹而遊於太
清耶深山聞訃涕泗漣如借我良朋扶病來哭
通門如舊總帳空懸老母悲號稚女在抱玄雲
黯黯淒風颭颭山川寂寥城廓無色吾又知其
果悲耶果不悲耶於乎哀哉

祭魯府長泰王文

枝疏瓊樹派別璇淵冲資獨稟茂德夙甄
敬始超庭學基就傳圖史三餘才華七步河間
好禮北海工文龍章婉姿鳳質繽紛穆穆主君
愛鍾統鄰 皇用展親鴻恩載錫茅分青土器
秉桓圭新宮孔曼璽綬增輝亦云嘉止祥開文
定翟弗斯煌旣頒成命胡恙不起遽遽哀音藍
田玉隕合浦珠沉親意摧傷 皇心軫悼延遣
使臣奉辭臨弔卜其兆域賜之徽稱史有列傳
壙有嘉銘存沒恩深哀榮禮備所可悲斯繁華
夙瘁大塊噫氣吹萬悠悠千齡爲暫一夕爲修
檣櫟窮年芝蘭萎露貴賤旣懸淹速亦數爵俸
靈瀆星號天孫其生有自其沒如存誰爲主君
陳此玄理東門之痛庶可以已某也生居封國
誼屬通家希聲仰止承訃興嗟致潔蘋蘩聊陳
祖奠睿靈如存尚其來鑒

祭誥封禮部侍郎馮公仰芹文

語云嘉禾有舊根醴泉有故源此其小也豫章
出地七年萌芽可識而後歷雪霜風日之餘輪

困筭蓼以結垂天之蔭何其久也濫觴之泓源
於岷嶽出三峽風濤之險而後爲洞庭彭蠡顯
滌潢漾以衍帶地之流何其艱也是知千仞之
枝非一夕之拱萬頃之滙非一壑之流五世之
澤非一日之積天之所殖豈不遠哉馮氏之先
奕世載德號爲鼎族雄於青土烈祖觀察公旋
自醫閭光宅舊服五常代起繼美西京可以興
矣而昨未融也烈考大行公明德有文夙昭民
譽繼承先志棣萼相輝可以顯矣而年未邁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五

也

於是我公以百晷之孤奉幾筵之母食貧茹苦
僅而成立龍翔鳳翥作瑞明廷可謂繩武光家
克昌厥世者矣然以其英特備邁之才足備社
稷之隸而戒滿於藩垣以其淵醇慈允之衷宜
綿大耄之期而考終於下壽豈猶有不盡者與
天欲施其有餘則必有所不盡人惟韞其不盡
然後成其有餘此所以啓佑宗伯而大保艾之
也夫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知生而不知死
弔而不傷情之在禮固有難兼矣乃若世列通

籍早借擢第京華聚樂衆中稱莫逆之歡世路
間關彌載結不忘之誼吾之於公可謂知死否
耶契托忘年分深同家殷情密比則肝膽可陳
雅志規隨則古今無兩吾之於宗伯可謂知生
否耶都門蕭寺暫挹清揚橋梓一堂盛殯相對
甫更歲首予卽歸田再閱春華公亦解組菟裘
之逸將終老於東山蒲輪之徵未嘗遲於後命
云胡不勅遽遽哀音屈出恒舊遊從晨星之落落
馳神良友念素館之煢煢斯以夢斷屋梁魂驚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六

延

宿草淚山陽之管無以喻其傷重薤露之吟不
足宣其弔也然而述遁荒陬地疎隔郡望齊山
而綿邈顧魯道以遭迴徒聲外寢之悲未戒素
車之軫不亦愧范張之末路慙班尹之故歎乎
玄冬旣凜輻軒載脂鬱彼新阡奄宅吉壤邊簫
兢喝楚輓孤鐙有內史之策書遣其屬衛有司
空之寢器懸其斧封赤塞神畿有尸祝之遺愛
華宗梓里有行哭之餘聲歟烈著於官常名實
懸於心旣寧旣順亦哀亦榮是公之沒固自

信其有餘而公之生亦不可謂未盡矣適來適去自得其常方生方死孰知其紀公其乘莽眇之鳥以去八無窮乎公其騎箕尾之精而飄然上征乎清濟之瀾可緘而清岱獻之藪可采而羞千里含情片辭致悃爲傷爲弔不知所云於乎哀哉

外叔祖中丞劉公鄉祠告文

維萬曆二十四年十月辛亥朔越十有六日壬申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外孫于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七

謹以羊豕庶羞敢昭告於外叔祖御史中丞範東劉公神位曰荷與我公秉乾坤之淑質孕海嶽之元精樹清迥之高標葆冲涵之雅度博綜今古書窮四部之藏吐咀英華學綜六家之要殿中執法弘謬諤之英規塞上論兵考安攘之偉績蚤辭寵利終謝風塵敦孝友於門庭絕聲迹於公府韞九淵而龍德正翥萬仞而鳳苞輝忱昭代之人宗抑詞林之哲匠也卽世三紀鄉祀未修澤必久而彌長論自昔而已定茲以里

子弟之陳請部使者之褒揚爰祔秩於學宮永居歆於嘏祝光凝几俎渥耀丹青粉梓均歡葭李交慶猗與麻哉某也名塵後學序屬離孫旣景前修復嚮往緒先宗伯之少而寡也匪公則無師先淑人之生而孤也依公則有父誕承大造啓我嗣人咸自嬰提胥蒙顧復泉扃譏開曦軌靡停明訓如聆慈顏在目幸襄茂典良愜素懷先靈有知亦其夷憫嗚呼百年未報之德何云其忘千秋不朽之名自今以始是陳菲獻聊紆微悵戚與欣并涕隨辭隕公靈不昧尚冀來臨謹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六

祭姊丈都督侯公文

嗟乎哀哉曷有稱弟郎有稱兄惟君與我殆百恒情在昔二父經術齊名蕭朱契分秦晉姻盟及我伯姊儷德高閨兄垂弱冠我方十齡忘年締誼一德爲朋或操觚墨或對盤飧靡遑不共靡抱不傾諸謔密比論議縱橫指畫千古咳唾六經我誠君會君語我聆芳人嗽嗽胥齔且澄

時有姑布衆睹而驚謂此二少一將一卿曹聞而笑豈其可徵逮予解褐保直承明兄旋投筆躍馬邊庭浮沉相應聚散相仍遠或萬里近或連楹近如合璧遠如飄萍戚戚念姊懸懸憶甥悲歡互遞寒暑代更兩階異位八命同升予既得請稅駕歸耕松蘿萎謝棣萼凋零惟兄同志惟姊同生幸而解印亦返柴荆相依皓首式燕以寧西疇南陌綺錯溝塍花臺月榭盃酒將迎宵或達曙晝或見星耳不聞政口不談兵罔知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九

沛

喧寂毋論醉醒自言此樂與歲俱贏兄胡舍我遽卽幽冥鶴歸何樓鵬對何憑情瀾在目不覩君形清言在耳不聞君聲百年昵好形影煢煢有懷誰語有適誰并琴歌嗚咽笛韻淒清念此沉痛如何可勝嗟乎哀哉君之閔閔奕世華纓桓桓丞相烈烈中丞君之才略萬里干城駑庸彫虎劍殲長鯨六韜成畫八陣爲營漢惟定遠唐則西平用雖未盡而位旣登羽林列將上應台衡志雖未竟而號已成羣公想望百蠻震騰

有孫有子鳳翥鸞停决雲上漢負風振溟箕時旣備易卦已盈不簣不藥飄然上征君之後祿又誰與京其所不沫耿耿精靈化爲弧矢猶掃機槍國有羹器里有佳城誠如所願不已哀榮日月信邁倏易階冥撫今追往雪涕怔忡爰糾族姓共勒丹旌雖無備物亦表哀誠有肴在俎有酒如澠英神實在來格來聽

祭光祿寺丞朱訥齋公文

嗟吾可大真長往耶如夢如驚其惚恍耶前歲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

二十

之春君過我而南去歲之夏君訪我而東歷覽舊遊流連風誼花晨月夕促膝論心蓋雖骨體稍癯而精神甚王也昔夏徂秋遊軒信邁道旁握手相顧黯然亦云感後會之難常惜頽光之易迅已矣而孰謂其至於斯耶春初聞計方駭方疑周訓行言未有確據幸其誤也邑子入都詢諸舊吏方知別後在道易簣遽廬乃始於城南飲餞之亭爲位而酹焉悲風慘日一涕潺湲竟不知何地何辰含飯何狀郎君追及曾否一

訣至今無從問也嗟嗟世有交深白首分比同
生而存沒茫茫曠如異域興言至此嗚咽何勝
羊左嗤之於周年張范嗟之於漢代矣痛何如
哉夫歡莫歡於心知哀莫哀於死別此固交遊
之大分品庶之恒期也若吾於君之平生豈特
世之所謂歡而其於君之今日亦豈特世之所
謂哀耶昔在嘉靖末紀見吾先師於使宅而侍
君之筆研也君方總角吾亦垂髫共事一師時
携二友服食起居義均昆弟乃至言郁蘭菹志

協塤篴俯仰古今吐納文史望魯霄而言志指
白水以盟心當此時也年侔華管而笑其志之
不謀矣自時厥後離舍多端予幸先登君因後
至比有影組展采明時遊卽窮晷談或徹旦相
與回翔執苑恍慨時艱扇徽烈於當年究芳華
於盛世當此時也誼並蕭朱而賤其交之不固
矣比予三歸舊里輶景中林巷抄回車座無揮
塵君從千里之外顧我者三或舁棹於蘭皋或
駐車於桂路爾乃登高望遠詣絕探奇適情山

水之間有枕石漱流之趣忘形觴咏之際有幕
天席地之娛當此時也薄陳荀之相遇空擬聚
星鄙嵇呂之及門虎傳題鳳矣凡此出入幾四
十年久或三秋近止期月遠或隔域邇則比鄰
雖不能無離合之嗟浮沉之感而至其期明德
於皓首要末踰於歲寒固庶幾追松羨而爲倫
侶佺涯而等算也孰意夫子乃舍我而長逝耶
燕笑嬉遊情瀾在目尺書短札手迹盈函絕流
水之結未足方其沉悼輟成風之芥無以喻其
幽思矣而豈世之所謂歡與哀邪夫豫章之材
必棟萬間之厦黃鍾之器必宮九變之音天之
生物固有以矣其在於人何獨不然以君珪璋
特達之姿錦綺華輝之寶纂章平之世業恢元
愷之家聲洽聞多識則腹笥汗牛揆藻摘華則
筆椽掃電貞心壯節探龍頤之珠光練識豐猷
燭斗邊之劍氣清輝掩映絕足昂藏翩翩一世
之英落落千人之俊而位未道於右列年不逮
於服官壯心阨於促齡長算詘於短路遂使家

梁木國隕連城斯以軫行道之悲吟結士林
之永膺矣其爲痛悼豈獨同心於戲君已反真
我猶爲人冉冉頽齡脩脩華髮家門衰落朋舊
凋殘壬歲哭子冲甲歲哭與甫曾不踰年與吾
可大感心猶目悲緒萬端顧非金石何以堪此
聞計至今心神罔敞不能爲韻語酌君以成一
獻而第忍哀擗管迷綢繆之票以代祝焉少選
當傳君之行業著之鍾石若叙君之著作刻之
琬琰而今且未能也一雞一絮馳三千里而瀆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二 青六

祭王與甫太學文

嗟乎傷哉生別如雲死別如雨前年哭子冲今
年哭與甫嗟與甫自是人英操觚美翰總角
馳聲爾時吾輩俱在髫齡子冲稱弟不佞稱兄
肩隨趾接是友廬陵坐分研席居叅寢與初蘭
並馥倚玉齊榮情均具邇義則友生吾與二子
繼通仕籍念我良友棲遑魯壁君不我踈我常

君惜再告歸來時相出入情略浮沉誼敦夙昔
賢良觀光帝邑吾與二子其時畢集大隅
連朝微吟永夕盼睐今古謂無與匹及吾得請
就駕林臯二君顧我於山之椒花晨雨夜醉舞
行謠子冲之訣遂在崇朝遺吾與子以遊以遨
縹緲頽景殷勤久要何圖今夕君亦予逃廬陵
在遠巫咸是招吉凶未卜我心忉忉寂寥丘壑
蒼茫故里親識凋零知心已矣出無與遊入無
與止笛韻驚心琴聲在耳人之觀悲亦何至此
數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青三

臨辭平生之言以爲爾告君靈不昧亦其髮髯
祭曾太妃文

惟靈瑞臺降瑞玄渚儲蘭儀誕啓玉質夙成
流德通門升華紫禁娥月方輝軒星比潤圖書
貴道頻藻稱虔椒宮授管桂殿鳴環容與內則
周旋女史樛木延和齋斯肇祉 嗣王纂業丕
紹鴻規受釐王母究禮慈幃春草凝暉冬曦衍
碧鳳子龍孫繩繩濟美壽登耄耋福備人天既
膺 帝眷胡不百年祝朔書氛觀臺考象宇入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五 青二百九

降婁雲昏嶂嶂 王既仙舉 母亦遐升國虛
內訓世遺令名三殿降策兩宮馳輿殊渥便蕃
徵章有爛龍帷夕改鸞輅晨遷泉宮既啓總帳
徹縣鷺總不陳闕荻永寂儷體 先王歸於其
室長川迥莽靈岫嶙峋樂池輟響蕙路空陰撰
德旂旂圖徽琬琰如蘭御風其芳彌遠某幸生
國域荷禮 賢王懷仁憶往聞訃悽傷伏在下
邑無從祖餞遙企椒風敬伸一獻

祭外叔祖母王太夫人文

於乎濟祥鍾美有開必先珠呈合浦玉產旋淵
猗與太君稟資淑令相我元公克襄壺政乘輶
劍外秉鉞燕南筦簫之寄內助惟賢嘯傲泉石
徜徉田畝冀野鹿門匪配伊友終溫且惠既儉
而勤內修蠶織外董耕耘遐遐凝和福鍾麟趾
累業華纓是惟有子偉茲主器實我渭陽煢煢
玉潤瞻瞻珠光太翁卽世幾三十載績學成家
則惟母在謨敦燕翼訓勅熊丸一經入對邁迹
賢關鼎養綸綸褒天庥滋至胡厭塵芬鸞輶倏逝
蘇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六 三十三

壽開九表享視千鍾榮哀旣備於母何恫惟先
淑人太翁所育諸母相依恩慈孔篤孫能記憶
亦荷提携牽衣而哺繞鄰以嬉失恃啻恤於今
四紀每覲慈顏式悲以喜丁年遊宦皓首言歸
猶及見母拜於床幃擬誦遐齡兕觥效祝禮之
未展聿云來哭日月云逝窀穸安有期東芻一酌
寒雲淒其

祭外叔祖母麻太夫人文

維靈神都毓粹坤維隤祉行備靈儀教閑女史

遐綜訓典夙賦溫恭維德作配嬪我元公歷晉
中丞勲名不振以有內主徽音祇順東山息駕
林壑徜徉冀耕梁曰陰教彌彰宜其家人有雍
有肅施於宗黨維嫺維睦外祖捐館亦既有年
撫我舅氏二母均歡霞帔虹裾不扶不杖鵠髮
丹顏期頤在望既榮且壽仙路翔翔樂樂吾舅
猶爾摧傷維予小子屬忝離孫痛惟母氏夙荷
春溫失恃多年外家寥落瞻仰壽闈永懷有托
今夕何夕緘帳空懸登堂入室一涕潸然舅實

嚴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克家公車計蘭孫接武書香可繼生榮死哀
庶謂不亡式荐薄烟神其洋洋

祭岳母張老孺人文

於乎壽先百福載在詩書母年大耋何其有餘
亦曰克昌以綏後祿母無似胤何其不足鳬固
有短鶴固有長孰隆施是夢夢彼蒼惟母之生
揚芬令族淑質春溫貞心桂馥惟母之歸遯事
尊章管簪無怠珩佩有鐙惟母之才允爲女史
陳圖稱詩以相君子母之淑性既肅且仁哀

惠寡無聞踈親班氏丹鉛桓姬井臼展如之人
徽音並茂中年殖落門戶荒涼及臻晏歲幸煥
而康圻既歸田女方擁膝維翁與母胡不永日
五世之裔三尺之嬰俾承禴祀夫豈其情舊業
瓜分遺室安處其有奇羸半出而女女曰天乎
何恃靡依終鮮兄弟予其無歸兩甥連如受福
王母言念恩勤能忘肺腑六親零落萬感回皇
吾今於母有不心傷曦御靡停玄冬已迫乃穆
良辰爰闢下宅耽耽憂屋惟女營之煌煌蜃衛
維女成之徒御如雲素車盈里何必生男緩急
可使輶軒既駕玄醴在卮是率婦子抒此悲詞
嗚呼哀哉促莫促今百歲期修莫修今永別離
旛旒翩今駟踰藹雨雪霏今路逶遲背城闌今
望原野陟山臯今厲水湄憑白雲今駕言邁歌
薤露今無日歸蹇誰留今懽容與靈蜨局今女
心悲嗚呼哀哉

嚴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嚴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三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四目錄

雜體 贊 頌 傳 文 書 題 跋

考 議

葛端肅公像贊

贈大宗伯東武朱公像贊

大史盧涑西先生像贊

勅封監察御史邢公畫贊有叙

王松石像贊

如是居士壽頌有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乙

桐鄉侯傳

七夕訟天孫文

與司寇丘公論江陵事書

與撫臺宋公論賦役書

年譜畫冊題辭

題浮山法會卷

恭題 御書卷後

先考遺集跋語

岱松考跋

太廟祧遷考

太廟親王祔食議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二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四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葛端肅公像贊

生也有涯無涯跡也覩公之貌心可識也亭亭
乎其似竹與稻其孤直也巖巖乎其似泰山喬
嶽其壁立也朴乎其似商彝周敦其華而不飾
也淒乎其似秋其憂社稷也邴邴乎其似春忘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 二百七十五

贈大宗伯東武朱公像贊

儒而耆宿如雲之柱五鹿胡不櫛劔而逢服吏
而循良如邑之祝桐鄉胡不墨綬而銀童璫然
而佩瓊琚燁然冕而紵朱無乃身遊於巖廟無
乃名符於斗樞帝曰予嘉良弼謀謨有秩其疇
燕翼是用三錫以祉無數曰赤水之淵下有玄

珠厥流迺長巨壑之植蟠於湯谷上為扶桑士
有明德雖不當世其後必昌胡不觀東武先生
窮經慕古鞠躬履祥學探道腴教有義方如喬
年之祿陽何以志旃厥像在堂

太史盧涑西先生像贊

嗟乎先生靈鍾泰岱精感奎曜詞林大雅昭代
名賢學淹羣南道軼言筌淵渟海蓄霞駭雲宣
珠既沉浦瑟亦絕絃先生之文不落人間讐書
天祿振佩承明周旋列寺回翔兩京寧方其杓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 二百七十六

不圓為卿先生之位未極而榮澡身清冷宅心
卓犖彼啖彼噍我恬以懋彼雕彼華我懷太璞
先生之風何其香邈我服我朱有紱斯皇我紆
我帶有燁金童有趾整弁貌渥髯霜先生之像
宛其在堂彼圖墻與繪閣者又烏較其短長也
邪

勅封監察御史邢公畫贊有叙

莊惠先生者封御史邢公里謚也先生號靈名
濱鍾美華宗朗而含真樸而體賡慶雲委蔭

夢流輝棲志丹鉛遺情青紫爰始負羣禁署鼓瑟王門繼乃蟬蛻氛埃鶉居訓陌力田以代洗腆息業以佐幣修汎愛周於閭門博施延於州邑義方垂訓德慶凝祥茂玉樹於階庭秀瓊珪於祀閣遂乃靈承貺命載荷真封黃髮齊眉暨願踰耄方以鹿門之隱昆胄無聞儼以鳳穴之珍壽域永介疇如天人交助德祉綦隆者與萬曆壬寅十月某日終於正寢享年九十有一歲空城走赴罷市行哭裂紼繼而獻誄捐珥玦以

而長厥夷然而渥光厥蒼然而若玄霜晁而續衣儼然在堂慶鍾於世德流於鄉其人雖遠其名不忘古之所謂逸民上老祀百世而圖芳者與

王松石像贊

以爲儒也橫金而袋魚以爲武也左圖而右書以爲隱也而鼎鍾其間以爲仕也而林壑是居而狀于徐而色敷愉如登春臺如遊華胥此何人也數或損之而益物或虧之而全故用不究

於人而樂獨邀於天金貂七葉旣爲之前韜鈴之緒復盛而傳夫何爲哉以漁以田尚羊曼衍以窮大年吾不知其畏壘之役吾不知其姑射之仙丹青有神在阿堵間不死而生望之儼然史也作贊是圖是鑄必百世祀尚其考旃

如是居士壽頌有叙

居士受經東魯紹寶西乾蚤應昌期弘濟時之業中軌玄典詮度世之真已而厭薄塵緣皈依地白門解組黃岫閑關棲十笏之精廬味一

鉢之香飯親執罕接其面僕豎莫覩其踪其出世也不以道而以俗其了義也不以言而以心其擅施也不以財而以法其正定也不以坐而以遊固翛然泯四相而獨存躋八正而無等者矣夫非應化之上真入地之善果哉有是逸人夙同里居纏累情塵飄泊識浪幸親道範慕而從遊三年而忘有形骸六年而忘有肝膽九年而忘其無形骸無肝膽也於是居士壽躋七十矣無量之算曠劫爲期忘言之符一笑爲贅其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五

志

何以益之哉然而梵筵作禮詎無諷唄之辭世法祈年亦有岡陵之祝爰逮懸弧之誕聊伸對爵之忱乃作頌曰 我觀居士如是如是無如爲如無是爲是少而學儒壯而躋仕凜乎其標浩然者志萬仞頡頏千尋挺植錙銖軒綬溢澤朝市迹托人寰心出器世現宰官身如是如是內鏡真空外融理事染淨一如心佛無二寐不床棲坐不內視口絕語言目捐文字煩惱菩提等無有異叅祖師禪如是如是澄念銷塵棲神

宅秘六度克弘五根夙備示有身財而身不繫示同俗法朗然獨詣不耽禪寂不輕世諦行菩薩行如是如是以清淨覺了真實義證悟三身發明四智入法兩空去來無滯願超九品位躋十地得無所得離無可離遊如來海如如是寒予下根慙非利器回嚮徒勤追踪莫暨居士之年無量無際居士之德不可思議觀法王法會維摩意如是如是是爲居士

桐鄉侯傳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六

三百七

桐鄉侯名晦字維淵其先出赫胥氏棲於冲漠之野以炎氏坎氏爲媒取於木公之支因以燕然爲國是生九子其一曰黔更號烏丸氏結繩既廢文字代興烏丸與漆雕氏遊於竹素之林漆雕第工爲科斗文至龍蛇雲鳥諸體非烏氏不能也戰國之世其族有翟子者以兼愛爲學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孟氏所闢族遂解散又百年而有陳玄徙於絳縣秦并天下與管城子同升上有所畫指揮管城使告諸陶泓氏玄爲

潤色而楮先生受焉及用斯言焚燒六經並罷
玄等惟泰上命龜使進其食刑人則冒刃從之
嘗面攻英布布爲改容恨之刻肌曰我行當王
爾焉能淫我哉漢興蕭曹諸公共執持之不戰
而功爲最武帝稽古禮文侍從之臣多藉玄以
進然其守刀筆之吏致行其法亦頗受畫云文
深峻削一成而不可變矣成帝獵長楊館玄之
裔孫與翰林主人問難其辭甚設楊雄錄之以
進賜爵客卿世襲其號東京時有脩廢父子給
事尚書脩廢者客卿小字也曹魏代漢有石斛
氏者出於黟山假卿之姓亦得侍中曹氏館之
三臺爲陸士龍所取此其賡矣而客卿之貴有
少而媚麗者爲隋煬帝所嬖使爲宮女畫眉謂
之蛾綠子宗人耻之有唐中葉顯于上谷爲祖
氏所主與康香氏交而相和也明皇寵之置之
几案一日以道士服見伏而呼萬歲三上覽以
爲玄香太守加九錫卿爵如故五代時奚氏父
子載卿之族去易水而徙歛邑於萬松之林曰

吾母族也因止不去其後遊道日多益貴而後
身被五彩雙龍夾脊飾以金寶士林益尊慕之
以豹皮爲幄列之室中或飲其德而醉甚至濡
首宣和之世尤見親禮剖符封松滋侯從母居
也本公之族旣繁不能無薰灼濁亂時爲管城
所囑而卿居歛久交遊亦濫四方賤之伯休父
之世居於有篠之野見而愾曰此卿胄也而汚
於所自出微是其無喬木乎吾將更之乃之嶧
山之陽問津於桐氏挹其光彩曰此真吾所願
從遊歸以告里人子倩曰此麗澤之資油油然
與之偕可也子倩信之曰吾與點也與之立談
久之盡吐其氣兩相忘而化旣而悔之肌色黧
然見濕灰焉主人擁篲掃除希韞甚恭奉之圖
室意終不合越有大武氏者善與人交居中調
劑處之故舊之間乃一快矣自是方員長短惟
人所假無不曲從兩儀萬彙之形百家二氏之
籍與其圖象古文鐘鼎丹篆法符之品苟可模
範無不默而識之又耻爲小文痛刮磨其故習

一尺於機使實而有光輝不佩金珠不衣績藻
黜然燁然叩之鏗然顧獨守其太玄伯休氏自
喜曰此可以爲藝林寶矣走書而荐之自兩都
公卿學士無不結爲文友相與議荐於朝曰烏
尤之後以母受國今木公之世微矣更以桐氏
爲母宜就其國邑改號桐鄉奏具未上而木公
之庶孽婚於烏氏之奴不復與族家通矣默默
先生曰卿之國於木公尚矣桐氏之死乃以協
律善談爲師襄所撫爾一旦起並明光遂列凌

蘇松山館文集卷之三

九

芳

烟之畫異哉且子倩胡爲者尺寸之材中立而
不倚百木之長避之士貴自樹耳始木公將廢
有希皐氏者好嘗毒草亦有由然乃其性脂滑
善匿縉紳先生難言之故不如尚同自管城興
於蒙氏楮先生之承旨薦自蔡侯皆有功於文
苑而伯休氏傾其橐貲以奉客卿至不得黔其
突卒之賜姓受封益張其世以再造文明於草
昧功不在二子下矣世徒目爲墨家者流嘲以
玄之尚白豈知其淵旨哉

七夕頌天孫文

日曜於畢階有七霓義和旣匿望舒廼升倬彼
雲漢有女將行迢迢河鼓氣如玉瑛執筵執几
蔬果布庭崇脯於豆注酒於甕玄鍼綵縷曰乞
天靈或望而拜或欣而驚亦云得巧時謂休禎
予究其歎沈吟杼杼俯而思之竊所不平仰而
嘆曰夫世之佻巧甚矣嗟爾天孫胡爲乎井之
夫使世之驚於雕華而盡喪其真者天孫之所
爲夫滿中憤蘊志意怔忡偃僂長跪訴於帝庭

蘇松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

淮

曰大圓之闕厥狀混成黯黯漠漠窈窈冥冥品
庶熙熙不知所憑拙亦無有巧安從興誰爲儵
忽遇於北溟謀酬混沌遂鑿玄局目攄其采耳
發其瑩率是以往大道廼盲跛彼織女金梭玉
繩七襄信美爲錦與纈宜舍厥巧黻黼儀刑胡
狗私請牖我蚩氓是雕是飾何道不增茫茫區
宇萬竅縱橫百巧之溢不可殫稱機崇作用體
尚模稜陰藏弄械顯閉絨縢趣墻陟壘貌則錚
錚金椎喙矢見謂康貞口吻性命寤寐冠纓曾

史之標蹻跼之情是曰行巧既顯且榮口如含
飴舌如振鈴逆知喜惡默中憐憎機以肘送語
以目營嘻笑之險險於佳兵時可以襲不迫而
鳴毛釐之害卷舌無聲是曰言巧其辭乃騰烹
鮮竭澤毫析奇贏上觀下獲左將右迎錙銖顯
除鉅億潛征粟罄於窠雉新於城謗譁旁流頌
聲仰騰是曰吏巧爲侯爲卿唵飛走簌蕩心
英罔吝典故罔式章程鉤玄索隱詰屈歎傾探
奇選輿窈窕鏗錫玄酒不御裂吻以醒朱絃輟
響靡靡是聽是曰文巧匪猷匪經玉杯漆器大
貴猶爭今之臣庶侈汰崢嶸雕鏤刻畫藻綠丹
青麗窮龍鳥細徹蟪蛄刈俗損日耗穀傷耕是
曰貨巧貧從此生燎原之焰肇於熒熒綿綿不
絕滔天襄陵其在干今巧已不勝奈何天孫復
增其所未能耶二儀左運七曜靡停陸躔次舍
曆象難乘無心之運乃合璣衡雕玉爲楮三歲
而呈造物如此焉雕萬形僂僂木鷀一跼而抨
何如較輪檻檻四轟黑牛白題策者輝精童子

苟視不策而評鏤脂畫餅壓飯土羹目可以飫
味不可馨棘端之眇獮猴是榮雖工何補聖哲
靡微百工技藝羣材所登侯王不爲聚如坻京
拙者尊貴巧者趨承維鵲有巢既深以閱鳩來
居之終安且寧巧者憔悴拙者豐亨今如何其
豈不是微皇矣上帝臨下明明願還太朴以養
羣臣解帶墮帻與道爲朋食肉之母俾也常盈
下方蟣虱政貢丹誠陳詞勢泰五內凌兢望河
之游若沒若微龍梁戢綵鳳麟輶輶莫來莫往
宛彼二星胡巧胡拙寥寥大漠俛首而坐不知
所聆抱拙守一蒼生爲正

與司寇丘公論江陵事書

謹啟老伯榮差尚未獲面竊聞台駕嚴裝啟行
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事體重
大恐有難處生行在里子之求不揣輕微有所
陳於左右以備采擇惟老伯垂聽焉生行濫竽
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睹其輝精畢
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下

若者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
政之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知其過至於今
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
情實也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甚
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
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
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
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
是稽沒一事實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爲老伯陳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三

三十三宋

之今上之所爲藉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
藏而欲求當於外一則考分宜之故事而欲合
符於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
誠如三氏卽然而正法不已晚邪然以事理度
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
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
門以及門庖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
有一缺卽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
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

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
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
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
告保保卽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
扁其堂室遂其弟侄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
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
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
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分宜之事又不
同矣何也分宜父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四

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價俱陳積蓄鉅萬固
其所耳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
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故其交深密戚
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
有賂瘞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
則不敢此其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世之
功自豪國不肯甘爲滯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
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范
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其間隙

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九卿
疏中所謂不及世蕃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
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
兩人此可爲寒心也乃執此而取盈不甚難邪
況其席藁二年豫爲道理卽有所燕度已流散
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 上命從而根究株
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使者
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省今疏本不可少業已
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五

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馮璫勿談而以分宜
江陵不同之狀爲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奏
豫悟 上心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以報命也
不然者其說長矣然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
堂年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佻儇書生不涉世
事籍沒之後一簪不得著身必至落鳧流離無
所棲止此行道所爲酸楚而士類傷心者也望
於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
爲之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諭有

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至爲樂郤之族而
死者不至爲若敖之鬼亦 朝廷帷蓋之仁也
然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人可望哉
生行叨塵館局嘗受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
得過知已竊不勝愧悚自屏於田野之間僅而
獲免然當其得過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
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阿忤
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舊乃今坐視其敗而不
能吐一言半辭以酬公之知我愧之至而老
伯在事得以進言異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
後此上存 聖朝之恩厚而下以爲使節之光
也老伯其垂意謹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六

與撫臺宋公論賦役書

伏承尊諭以條鞭便否下詢仰見虛懷咨諏之
誠何勝悚服不肖迂腐諸生闇於世故然少居
閭里頗從父老聞賦役之大畧矣蓋所謂條鞭
者自萬曆初年敝邑舊尹白君始議行之至今
且二十年邑士民皆稱其便而他邑則有謂不

便者此有故焉請先言條鞭之名後言敝邑之所謂便也邑之所謂不便而後及其法之當否惟臺下擇之夫條鞭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如糧不分版口總收分解亦謂之條鞭差不分戶則以丁爲準亦謂之條鞭糧差合而爲一皆出於地亦謂之條鞭丁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丁之條鞭地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地之條鞭其名雖同而其實不相蓋也敝邑所謂條鞭者稅糧不分版口總收起解差役則除去三等九則之名止照丁地編派丁不論貧富每丁出銀若干地不論厚薄每畝出銀若干上櫃徵收召募應役而里甲之銀附焉此敝邑條鞭之畧也然而有便不便者其說何居舊時差役之法如夫役一名該銀若干各僉上八則人一戶謂之頭役而以九則花戶貼之別有閑民代富給領由帖自向頭役打討如數受成使其取償于貼戶而所謂貼戶者人數衆多居有遠近所貼銀數或以錢計或以分計頭役不能徧討甘

于包賠而代當之人亦不能純得銀錢大率尺布斗粟皆昂其直以予之故兩受其負自條鞭法行差銀上櫃按季給銀代當者得本色銀錢無折准之苦應差者照丁地出銀無包賠之累此不坐頭役之便也舊時徵派稅糧預選殷實之家僉充大戶列肆自收完日各照版口給批自解當其收時錢銀入手未免妄費及至解納侵漁已多勢必賠償甚有鬻產賣田盡室流徙者自條鞭法行糧銀上櫃收徵但僉一櫃頭守之止知投入不曉鎔兩無從侵牟亦免賠補此不僉大戶之便也舊時里甲之役十年一輪謂之見年一切買辦支應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當一年之費今將里甲銀數併入差銀官吏支銷里牌胥徒不知有輪當之苦矣此不應里甲之便也舊時門丁均徭分爲九則二年一審置產多者則自下陞上棄產多者則自上擦下故里書造冊有詭寄之弊士夫居間有請托之弊里老供報有賄買之弊官吏受賂有輕重

之弊自條鞭法行均徭不審而此弊盡除矣此
不審均徭之便也蓋敝邑所以稱便者如此舊
法編派均徭有丁銀門銀而無地銀則穩括其
貲產而爲之高下也今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
之惟計其產不料其貲則田家偏累而賈販之
流握千金之貲無隴畝之田者徵求不及焉此
農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則入戶舊有丁銀門
銀今去其門銀而易以地銀猶可言也下丁
戶止有丁銀原無門銀今丁銀與上八則等而
易以地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濱海斥
鹵之地如濟之東北荒棄不耕之地如兗之東
南故皆一望無際顆粒不收平時秋夏稅糧猶
累里牌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牌亦不能支矣
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不便也蓋他邑所
不稱便者如此綜之敝邑所爲稱便者在四弊
之除而地無荒棄也他邑所爲不便者在四弊
之未除而地有荒棄也以我之便而謂彼之不
便以彼之不便而奪我之便豈其情哉今東省

州邑自有八城有如敝邑之稱便者不可知其
幾何必其無荒田者也有如他邑之不便者不
可知其幾何然必其有荒田者也今欲使他邑
之不便者皆如敝邑之稱便則不必照地亦自
可行何以實之糧銀上櫃即可不僉大戶不爲
差之照地與否也差銀上櫃即可不僉頭役不
必出於地而後可上櫃也里甲併入均徭即可
不當見牛不必出於地然後可併也惟差不照
地則均徭當審耳然欲不審均徭而一切照地
亦自有處丁之貧富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
千萬其來久矣富見一丁之饗不當貧民千百
而丁銀無差等何以服丁之貧者上田一畝之
價有至二三兩者下田一畝不能數銖而地銀
無差等何以服地之瘠者誠於丁存九則之名
田有三等之別而於工賈市肆之流稍有以裁
之則照地編差亦可通行無弊矣然又有說天
下有治人無治法敝邑所以至今稱便者以十
餘年來長吏皆得其人能潤色而損毫芒也設

或不然豈能無弊何者大戶不貪矣倘即使櫃頭稱收則有大戶之侵欺或別貪富民微解則有大戶之賠補是大戶之苦固在也至於不坐頭役亦有流弊蓋差有頭役代當之人自以其便取之於民雖有折准緩急可濟今使待哺於官必及期而後領當其未及勢必稱貸以濟急需及其已得則錢出官櫃卽入債家之手加息重貸子數日增展轉再三各抱空質於是頭役之苦不在民間而在代當之人矣此但就中少

庸也所謂門銀者卽有家之調也所謂稅糧者卽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稅糧而益之以地差差出於門丁而去其門銀是田不止於租而家可無調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戶有口自上古以來未之有改今不分三等九則而但以丁起差則按圖而披不知某爲某門是有口而無戶也條鞭之法其善如彼而名義之間乃有謬於古而悖於今者則何以策之而可乎統論此法便於南者多便於北者少便於糧者多便於差者少而其所謂便不便者前所陳之四弊而不謂其照地與否也誠於頭役大戶里甲均徭四事如敝邑之法行之則照地亦便不照地亦便設使四弊之名尚存則地銀與門銀無以分也惟臺下察之

年譜畫冊題辭

甲辰之歲甲子已周屆指六十年來浮沈盛衰恍如夢境及披曆筭年庚不載已迺造化之鑑天將世緣家累文字交遊一切謝遣惟冥心守

一以邀餘年無他情想矣會稽金生雅工寫照
過余山中爲作大像一幅頗肖五六又遇生平
履歷自少至老種種狀貌衣冠及所遇之境其
成三十六幅彙爲一冊時開視之輒然而笑夫
其髻髯柔荏者誰頽然而壯長者又誰紅顏充
盜者誰頽然而衰白者又誰惡知其爲一惡知
其爲衆惡知其非我惡知其爲我異哉大化之
密移乎波斯匿王昔白世尊我年二十衰於十
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而恒河見性
毅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題浮山法會卷

往聞桐城浮渡山在大江之曲有七十二峰三
十六巖故稱名勝宋時遠錄禪師所住也其說

法處在峰之絕境號妙高巖故有大利名華
嚴已而數興數圯鞠爲榛莽及今朗日上人遊
歷其地始卓錫焉而吾友觀我吳君濬宇阮君
方相與棲息諷誦爲東林之隱上人因圖修復
北走長安歷告達官長者值司空晉川劉公駐
節淮上亟檄所司經營其地又與在廷名碩議
請藏經作鎮山門金沙居士附書抵予請爲標
題數語及讀黃太史慎軒記述此山數百年來
興廢之由歷歷如見至其圯墜爲之悵然而嗟
至其興復爲之欣然而讚不自知其解也夫一
卷石之在恒河何啻微塵數百年之在曠劫何
啻刹那而橫生悲喜安加嗟讚是以有涯之識
而遊於無盡之藏也吾則陋矣老人夙障所知
未叅內教但聞諸法非法諸相非相亦無生滅
亦無成壞今於不生滅中起生滅緣於無成壞
中作成壞相是真是幻是權是實又此嗟讚心
從何生上人傳語二君叅此一轉開示老人亦
當如六一公之信嚮也
毅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恭題 御書卷後

恭惟 聖上冲年御極崇儒嚮道時時親講官
翰以賜近臣萬曆丙子臣位臣慎行題補講官
一日 上御文華內殿顧謂閣臣二新講官尚
未賜與大字閣臣對曰請 上乘暇一揮翌日
內侍濡墨伸紙陳於別案 上出見之即取揮
成受賜會極門下時 聖齡方十五耳而天毫
道勁具鸞回鳳翥之姿真冊府上瑞也章句小
臣叨承 日星之輝寵榮何已惟是執經獻納

欽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十五

三十四

十有四年終無萬一補塞至今尊捧 聖謨但
有慙汗爾然自庚寅大婚以後 上益勞心萬
幾罕涉文墨惟時作扇頭草書流傳禁中而輔
弼文學之臣無復受 御書飛白之賜如初年
光景者則愚臣向日遭逢可謂一時之盛而於
藝文翰墨之間仰窺 聖心之勤怠亦不能無
關於治道也山居暇日偶爾瞻捧感激之餘繼
以慨嘆惟祝天啟睿衷清心嚮道毋替有初老
臣伏在丘壑永有欣戴敬書數語卷末以傳示

後昆永保無數云萬曆甲辰十月朔日禮部尚
書翰林學士臣于慎行頓首謹跋

先考遺集跋語

先考贈宗伯公少負才名數奇不偶薄遊關隴
宦業蕭條平生賦詠撰述遂多散佚殘編舊篋
間餘二三未盡其大都也往歲邢子愿氏畧取
二卷刻於南宮李北山先生及中立王孫哀集
海岱名家皆有采摭及同年張子陽氏來索全
稿刻于安州始幸有成集矣懸車之日奉歸家

欽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十六

三十五

塾守舍不戒烈於赤燂每為悵然念之不忍手
澤之復湮家學之終鬱也爰取安州舊本重加
校定鋟而藏諸祔使子子孫孫永有遵奉云爾
先考文宗國左以冲和典與為體而不尚浮夸
歌詩雅澹湛深取法韋杜視促數綺麗之調若
將免焉蓋能自得於古人之矩矱而非求合於
流俗者守永邊郡周旋幕府值西陲有事參與
行間故塞上之詠為多云諸子昆勉藝文各具
一體視考之渾成明潔皆瞠乎不及塵也則克

月之難矣富世論文之士倘能於堅白驪黃之外得其淵源所自而別爲流品則半生之偃蹇庶亦少伸於身後矣乎附錄數首先妣劉夫人所著謂非女工所敦成輒去草煨燼之餘所遺無幾亦標其梗槩焉不肖男慎行頓首謹跋

岱松考跋

考之秦紀始皇二十八年東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舉主休於樹下封其樹爲五大夫卽此松也五大夫者秦之爵名耳秦爵凡二十等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有五大夫七大夫在庶長公乘之間漢初猶用以封絳灌諸功臣可考實也予觀泰山二松質幹甚古卽不必秦時所封亦千百年物無疑而謂松數本五火焚其三至有欲爲補之者則不知源委矣平陰劉君元陽博物君子旣恨松受秦官不得饗處士之號代作議表雖非古制意亦奇矣又笑世人以大夫爲五作岱松考辯之因雜取諸詠松者彙成一帙予嘉其雅志爲歌以釋其恨因跋數語志厥繇焉夫松之封餘二

千年而其名始正其志始伸可不謂遇有時也然松之閱世與人深矣古今一瞬何知寵辱吾與劉君切切然白之知冷風之拂枝條忽然過爾於松何有哉

太廟祧遷考

嘉靖中年 孝烈升祔奉祧 仁廟萬曆改元 穆宗升祔奉祧 宣廟皆非禮也大禮已成不敢追議姑備稽舊典以俟議者考焉謹按我朝太廟本以同堂異室分列昭穆及 世宗創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三十二

建九廟奉 太祖爲太廟 成祖爲世室而以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爲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 九廟既災仍復同堂異室之制而升祔 睿宗此後遷廟藏主則九室南向前殿祔享則 太祖南向 成祖西向北上七宗東西相向蓋雖左右分列無昭穆之名而昭穆之倫世次固未少也及 孝烈升祔本與 武宗同爲一世則 仁宗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遽議奉祧因此 穆宗升祔又祧 宣宗於

今日太廟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韋玄成鄭康成則謂周以后稷爲太廟文武二廟百世不遷其下高曾祖禰親盡而毀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七廟之制也劉歆王肅則以高曾祖禰並五世六世無服之祖爲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文武世室百世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九廟之制也今也九廟分建旣以成祖爲世室不在昭穆之列而同堂時祫又以成祖北上出於七宗亦不在昭穆之列則仁宣以下猶當有三昭三穆可也而遽祧仁宣於是英宗一世憲宗一世孝睿二廟一世武世二廟一世穆廟一世是昭穆之數五也與太祖而六矣豈七世觀德之義哉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爲世也請言其義古人之制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則唯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

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爲昭右爲穆即今太廟南向之位太祫之位北爲昭南爲穆即今成祖與七宗東西相向之位也故文王稱穆考則魯衛毛聃皆曰文之昭武王稱昭考則邾晉應韓皆曰武之穆是昭穆者父子之名也非以傳位爲世也如以傳位爲世則兄或爲昭弟或爲穆子孫何以別焉故曰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萬世不刊之典也兩漢以來宗廟之制固不相沿然皆以同堂異室爲主其昭穆之序固未必盡如周禮而其世數祧遷則皆用昭穆之法未有以兄弟相傳分爲二世者也晉武帝追尊七廟則景皇文皇兄弟同爲一世故當武帝之時六代而七室其後惠懷愍元兄弟四主同爲一世故當成帝之時七代而十一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唐中宗睿宗同爲一世故開元之時八世而九室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世故開成之時

九世而十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宋太祖太宗
同位其坐故當徽宗之時九世而十室其後世
宗徽宗又同爲一世欽宗高宗又同爲一世故
當寧宗之時九世而十二室此不以兄弟爲世
也蓋同堂分廟制不必同而父昭子穆則一定
之序未有以兄弟相傳卽爲二世者也今自
二祖之外廟雖七室其實五世揆之七廟之制
世數不足而况云九乎然祧遷之失始於祧
仁廟而改正之舉在於復 宣廟何也在隆慶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孝睿二廟

時 仁宗不當祧在今日則 仁宗當祧而
宣宗不當祧以其在三昭三穆之內也 孝之
於 睿 武之於 世二廟可也以當二世非
也以其昭穆同也然則何如而可曰姑以 宣
廟未祧設爲次叙明之寢殿藏主九室南向則
太祖居中成祖以下一代各居一室 孝睿二
廟同室異坐 武世二廟同室異坐前殿祫享
則 太祖南向 成祖西向北上不在昭穆之
列 宣宗西向爲昭 英宗東向爲穆 憲宗

西向爲昭 孝睿二廟東向爲穆 武世二廟

西向爲昭 穆廟東向爲穆如此則祖功宗德
之祀既有托而可久而父昭子穆之序亦有條
而不紊矣或曰據鄭氏七廟之說文武世室在
三昭三穆之中則今之太廟七世也 成祖不
在昭穆之數乎曰鄭氏之說非也蓋懸度一時
之事而未嘗深思耳何也文武二世室可以在
昭穆之中者以其父子相繼兩世不遷故昭穆
不紊倫序如故也設使文王以功德不遷而武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孝睿二廟

王以親盡迭毀卽文武二室俱存而懸隔數世
之後又誰與爲昭穆乎昭穆者父子之稱非可
隔數世而論也劉歆曰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
之不可預爲設數漢之不遷者五宋之不遷者
五若俱列於昭穆則祖禰之廟亦有當祧者矣
故世室在昭穆之中者非也世室旣不在昭穆
之中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故當
仁宗未祧則 成祖固在昭穆之列 仁宗旣
祧則 成祖無與爲昭穆矣無與爲昭穆而百

世不遷則不得不列於昭穆之外 成祖既列於昭穆之外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或曰昭穆之制爲九廟而名也既復同堂異室之祀則已不以昭穆名矣奈何復以世論曰不然古禮昭穆之名正爲同堂異室而有也何者方其主藏羣廟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全其尊不相凌越固也惟至祫享太廟則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羣廟之主列於北者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刻於南者取其向幽而謂之穆此正昭穆之所由名也奈何謂同堂異室無昭穆之名乎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蓋以一世爲一代而不以一帝爲一代正是父昭子穆之分耳三代之制或七或九皆據漢儒臆度未有定論但今治法後王禮沿習見漢晉唐宋既皆以九世爲數今安得降而爲七既皆以父子爲昭穆今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使代數不備乎或曰宗廟之議嘉靖中如聚訟矣 世宗制禮作樂講求備至當時禮

官何以不言曰不然彼時議禮之臣皆有一合回護未嘗盡以禮經奏也宗伯夏公本以同堂異室爲主及官允廖公請建九廟上合聖心禮官謂而從之非得已也九廟既災遂復同堂異室之制而昭穆之廟名廢矣要之二公之意固皆出於傳會而其或分或合亦莫不各有考據惟至升祔之禮直祧 仁宗則非二公之意也且 世宗初祔 孝烈嘗欲奉祧 仁宗及閣臣有陰不可當陽位之言乃藏主於 慈孝獻皇后之側以明祔姑之議惟祫享殿座則設於西向之第五位耳蓋彼時雖議祧 仁宗而 孝烈實未嘗當一世是 世宗之心亦尚有不妥也及至庚戌升祔則宗伯徐公以嚴旨譴責不敢執奏遂奉 成命而行然至升祔 世宗之時 仁宗卽祧猶及改正而議禮之臣漫不加省徐公在位又不肯遂改前說而人亦不覺其非矣可不惜與或曰同堂異室又以昭穆爲世則祧遷之法何如曰古之祧法不可的

第三云昭常昭穆常為穆蓋昭則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而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為其各為一廟而不相凌越且羣昭羣穆之裔助祭於廟各從其世為列故昭必以班也至於同堂異室則以昭穆代父子之名而非以昭穆為一定之位如守祔各以班之禮則孫居祖位反為左一父居本位反為右一於倫叙何如故必行近遷之法如奉祧 仁宗則 宣左而 英右奉祧 宣宗則 英左而 憲右前殿給享相向之座也奉祧 仁宗則 成左而 宣右奉祧 宣宗則 成左而 英右寢殿藏主南向之座也是則今日已行之規自可相沿何必更論總之九世七世之說固不必同然必皆以代為數而不以帝為數則萬世不可易者故以為仁宣之廟在嘉靖萬曆之初皆不當祧祧之非禮也謹摘昔人論辯列諸左方以備他日采擇晉元帝卽位上繼武帝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潁川府君晉武帝之高祖也世數過七宜在迭毀

事下太常賀循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繼為世下世既升上世乃遷未有下升一世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一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是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又云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世則祖位空遷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哉王藻溫嶠皆以為然於是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自是以後兄弟一世皆因此例無所登除按晉惠懷同世故祖不再祧以此推之世宗升祔卽武宗升祔世次而再祧一代所謂下升也唐睿宗升祔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於是開元

十年創立太廟九室中宗睿宗同爲一代唐自
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唐宣宗代以六
而遷至武宗祔廟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
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爲兄弟不相爲後不得
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難
於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
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
敬文武三宗同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代
十一室焉

按晉之潁川豫章唐之獻祖中宗代
宗宋之僖翼宣三祖皆當祧而復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三十七

宋英宗卽位仁宗將祔廟孫忭等議以爲七世
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
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
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
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國朝太祖太宗
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今大行祔廟
請增爲八室以備七世之禮蓋其時以僖祖爲
太祖而太祖太宗與三祖俱爲昭穆故也至神
宗升祔已祧翼祖哲宗升祔當祧宣祖崇寧三

年始用王肅之說創建九廟復翼宣二廟共爲
十室其後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世故無所祧
高宗祔廟以與欽宗同世亦無所祧於是淳熙
末年太廟之祀九世十二室矣

太廟親王祔食議

謹按 國初建四親廟以十六王祔食十六王
者皆太祖之伯叔兄弟祔食祖禰禮也然諸王
之享本祔四祖及數世之後 四祖已祧而諸
王之位依然如故則何所祔而享乎且 二祖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三十八

列聖以來親王無後者代代有之卽禰廟未遷
不聞祔食之禮况祧廟之後何以獨存誠以爲
太祖所祔不敢輕議則 四親之廟亦 太祖
所立也又可祧乎且使 四祖未祧則十六王
者屬爲子姓配食其旁統於尊也 四祖已祧
則 二祖八宗皆十六王曾玄之屬而儼然臨
之使其祔享於下恐非所以妥先靈而叙世次
矣漢高祖嘗以兄武哀王姊昭哀后祔享太上
寢廟及孝元之世太上寢廟既毀二祀亦罷以

其無所祔也今卽未忍遽廢宜照金山諸王事例於鳳陽墓所四時祭饗卽園陵無考則祔饗皇陵祖陵亦無不可在廟非禮也又十六王之親唯壽春王乃仁祖之兄係太祖伯父當祔熙祖陵廟臨淮盱眙二王乃仁祖之子太祖之兄當祔仁祖陵廟其南昌王雖係仁祖之子見有靖江爲後不應祔食安豐以下九王但壽春王子孫禮有祔無祔祖俱應能祀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五目錄

恭擬 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恭擬 御製昭仁殿箴

元旦內宴請

仁聖皇太后奏書

大慶內宴請

慈聖皇太后奏書

聖節 兩宮內宴致語

慶成大宴致語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五目錄

命婦賀 中宮筵戈

慈寧宮御屏十贊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五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恭擬 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敘

夫人君典學圖治本諸六經然至考鏡古今以爲法戒則史亦有資焉是故英主誼辟將以茂建太平緝熙鴻業則必博稽載籍而觀於得失之林矣朕以冲昧纂紹不圖卽位以來日進儒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一 卷之六

臣討論經藝因命以資治通鑑進講閱十餘寒暑幸獲終篇於歷代興亡理亂之蹟亦固不洞哲矣萬幾之暇又閱朱子綱目深嘉慕焉蓋其書因通鑑舊文而成筆削去取一準春秋之法指在於正君臣之分嚴夷夏之防晰善敗之由究天人之故上下千三百餘年大經大法瞭如日星信乎萬世權衡繼春秋而作矣可不謂師古之模範博聞之樞鍵與我 憲祖儲精藝文嘗勅史臣刊正梓於內府顧是書斷自威烈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七

商以徃軼而不載又于群言考證多所芟除音釋未備讀者稱難因命博求善本模而刻之以三皇五帝三代紀畧增於其首復據百家所著如考異集覽實正誤諸書附於分註之下庶與義微詞炳然在目以繼成先志垂諸來裔有所考覽焉於戲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朕嘗以是書廣之歷代之政雖不一揆然其治也必其以憂勤恭儉之心進用仁賢遠斥邪佞斯紀綱法度咸得其理而天下安其亂也必其以逸豫怠荒之志疎棄正直狎昵群小斯紀綱法度咸失其常而天下敝蓋所繇隆污大都若此而幾則微矣夫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人主揆於前代之述誠鑒其所以安存而易其所以危亡則聖帝明王之治可幾而天命永保矣是書也所以裨益君德助成化理不亦弘哉爰序諸首簡以自勗云

恭擬 御製昭仁殿箴

惟天地萬物父母德以元稱惟大君萬民父母

化以仁成大哉惟仁體之則聖施於政濟世宜
民本諸身祈天永命是故古之帝者身處法宮
恩周六服懷保赤子知其寒燠煦之如日育之
如春元和流賁福祚無垠柰何彼昏曾是弗度
肆於民上而縱其虐亂不自天怨豈在明帝用
不享勳焉以傾是知齊物以德不以刑服人以
心不以力三代仁而迭興秦隋暴而亟失天命
有嚴若之何勿勅眇予寡昧罔燭於理丕顯夙
興惟仁是體乃恢別宇位在青陽辨方取類嘉
號斯彰宵而燕息晝而遊衍終食無違顧誕匪
遠仁胡以昭乾乾夕惕心撫四海神遊八極仁
胡以進志意靡通怠或勝敬私乃滅公是故樂
不可以耽耽則政慢恩不可以殺殺則膏屯法
不可以苛苛則民怨費不可以侈侈則人貧毋
曰時安一夫無襦予授之寒毋曰時夷一夫艱
食予授之饑維民罔懷綏之斯來俾熙熙登於
春臺維帝何力順而不識俾皞皞遊於化日斯
道誠簡諸福之門斯言匪與萬化之根無假銘

盤匪資倚几穆然璇題廸我上理

元旦內宴請 仁聖皇太后奏書

子皇帝臣御名謹 奏伏以律轉青陽既協履
端之慶歡承 紫禁宜脩上壽之儀恭惟 聖
母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德聞坤珍道含慈實
享九重之至養福備天人御六氣之元和春融
宇甸甘旨常怡於愛日芳非況值於迎年歲華
與仙祚俱新國運應天時共泰禧凝寢饗慶浹
宮廷展奠葉於堯階肇衍泰元之策薦椒花於
西池之仙御少奉春輝占南極之祥光聊申華
祝臣不勝惓惓謹奏

大慶內宴請 慈聖皇太后奏書

子皇帝臣御名謹 奏伏以 彤闈衍慶崇名
既薦于龍章 紫極承歡至養宜伸于燕喜時
因事會禮本情生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
后陛下道邁姜任賢稱堯舜祥開華渚蕃禧誕
發於冲人化肇璇宮滅澤潛孚於下土至德同

天而莫報微誠愛日以方深屬嘉禮之初成肆
徽稱之再薦河清海宴幸逢萬國之昇平日暖
風恬更值九重之暇豫卜以某日敬陳嘉宴仰
侍 慈顏肅主饋之新儀考稱觴之舊典伏願
俯垂俞鑒特賜降臨移絳節於瑤池茂對六宮
之喜氣受玉卮於漢殿不膺萬壽之昌期臣不
勝惓惓謹奏

聖節 兩宮內宴致語

伏以 聖壽無疆萬國效華封之祝 慈顏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五

喜一人承 長樂之歡昌辰值電繞紅流盛會
際河清海晏光生禁籙慶洽寰區恭惟 聖母
仁聖懿安皇太后至德洪名佐 先皇而母天
下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深仁厚澤佑 聖
主而致太平微稱普浹於八埏慈訓均敷於四
表恭惟 皇帝陛下德含太一道格重玄溥孝
治於綿區共仰堯天浩蕩燿壽星於午夜欣逢
舜日光華玉帛俱陳祝 聖節八方朝貢煙塵
無警樂豐年四海謳歌問道彤庭既握千秋之

金鏡承顏 紫極爰稱萬歲之瑤觴 黻座承

開五色雲中分雉扇玉卮親捧九重天上稱

龍袍香泛芙蓉瑞露瀉金莖而薦壽涼生殿閣

商飈浮玉宇以流輝天厨水陸畢陳送麟脯猩

唇絡繹仙樂宮商迭奏聽鸞笙象管鏘洋望南

極之祥光遙拱 北辰之位仰 西池之慈馭

來添東海之籌喜溢人天福歸宗社億萬人之

同祝見金甌玉燭永固瑤圖八千歲以爲春祝

鳳子龍孫同陪燕喜 臣等猥以賤工叨參法部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六

旅公庭而振萬幸逢大有之年象嵩岳以呼三
頌奏長生之曲敢陳俚語仰奉 宸歡

慶成大宴致語

臣聞陽回玉曆臨日至之元辰禮洽瑤壇考天
中之曠典肆開廣會式宴群工既叶貺於三靈
允均歡于萬品恭惟 皇帝陛下德茂重華資
躬上聖擁六圖而論道心奉三無坐黃屋以訓
恭化行九有五兵不試垂橐清大漠之塵萬宇
咸寧擊壤澹華胥之夢昭其聲明文物格於上

下神祇爰當迎日之辰式舉報天之典被紫壇
而肆祀奠蒼璧以陳儀精誠潛格於玄穹叶氣
而盈於泰時既薦周郊之祉爰開漢殿之觴洪
玉案於雲中遙降鳳凰之輦啟玳筵於天上平
分鴛鴦之羣騰華祝於春雷爛榮光於旭日瑤
觥滿座流堪露以晞陽麟筆盈函紀御雲之復
旦龍飛鳳舞總來平樂之場伐鼓縱金合奏洞
庭之野固以邁周年之魚藻掩漢日之相梁鋪
張太上之洪休鼓舞域中之和氣臣等叨陪法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七

部獲奉宸歡竊忭昌期敢進口號

命婦賀 中宮箋

伏以 慶衍璇宮肇啓二南之化 禮成蘭殿
弘開萬福之源喜溢天人懽騰臣妾恭惟 皇
后殿下鍾祥令族毓粹神都質柔順以倪天德
安貞而應地屬聖齡方茂來賓有待於塗山乃
天意攸鍾作合已占於渭涘肆協神謀之吉爰
徵文定之祥宜寶冊於彤庭迂金輿於紫禁光
分六寢欣瞻禕翟之華瑞藹千門映觀星軒之

潤獻禋種而相祀春秋奉 九廟之恭嘗羞脯

栗以承歡左右致 兩宮之孝養既章婦順允
稱母儀象彼坤維配乾元而載物方之月彩儷
日馭以中天慈王假有家釐女士而從以孫子
必天立厥配作父母以御於家邦妾等幸際昌
辰均叨寵渥覲椒塗而慶忭望繡座以懽忻伏
願道替皇風化光盛政和徵於葛覃樛木雍雍
肅肅恒培有莢之祥慶鍾千齡趾螽斯穆穆皇
皇茂衍無疆之祚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八

慈寧宮御屏十贊

附寶感電

黃帝之母

軒轅聖母厥有靈符燁燁神電繞彼天樞精通
景貺慶啟瑤圖紀雲迎日百王所模昊開皇統
厥兆則殊

女節應星

帝少昊之母

邈矣軒妃神風遐邵睨彼長虹中天垂耀光流
華渚祥徵慶兆乃誕金天首弘帝道不有聖跡
焉彰靈造

慶都毓聖 帝堯之母

大哉唐帝德與天同靈甄聖母冥感神通玄雲
入戶赤龍在宮遂開景運萬國時雍濟濟岳牧

是謂龍

塗山翼夏 大禹娶塗山之女

禹錫玄圭周遊四隅啓生而出八年不復允維
塗山脩政椒屋遂登夏道永承天祿澤遠源深
昭哉有俶

簡狄生商 簡狄帝嚳之妃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九

三百七

於鑠聖緒長發其祥瑤臺有女玄鳥來翔乃遺
之卵覆于玉筐簡狄吞之感而生商玄王之胤
是爲成湯

太任胎教 文王之母

立教之方罔不在始思齊大任震夙聖子視聽
有儀周旋中禮所以文王緝熙敬止穆穆母儀
光於圖史

太姒嗣音 文王之妃生武王

關雎之詠王化所流徽音仰繼靈政內脩葛覃

訓儉樛木承休篤生武王以興有周賢哉太姒
孰可與儔

明德崇儉 明德馬皇后漢章帝之母

漢有明德休風可慕外飭宗親內虔禮數屏去
奢華敦崇儉素大帛之衣實隆顯祚保族安家
永爲矩度

長孫進賢 唐太宗后

唐宗烈烈踵美三王實惟哲后左右椒房調和
直諒獎進忠良俾茲法拂各奏厥長煌煌彤管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十

三百七

千載遺芳

宣仁守舊 哲宗祖母

宋哲冲年握圖在宥尚賴王母單心擁佑政必
法祖人惟求舊一洗熙寧化爲元祐休哉女德
唐虞比懋

魏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五 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目錄

謝賜路費馳驛疏

考滿謝賜羊酒疏

請朝講疏

請冊立 東宮疏

再請冊立 東宮疏

請 皇子出閣疏

春月請朝講疏

謝患病遣官臨問齋賜羊酒米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目錄

乞休一疏

乞休二疏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稜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謝賜路費馳驛疏

日講官翰林院侍講臣于慎行謹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吏部題覆為久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給假回籍調理事隨奉 聖旨是于慎行

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二十一兩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絲二表裏欽此臣捧讀 綸音不勝感激伏念

臣猥以凡陋幸際昌明荷蒙 皇上拔自史垣

俾叅講幄奉 天光於咫尺徒增韋布之華值

聖學之緝熙寧藉毫毛之補苴久嬰於沉痾時

忽涉於冬春疾痛呼天至徹雲霄之聽恩綸予

告尤霑雨露之零續食乘輶波瀾無虞於道路

賜金錫幣輝華遠賁於鄉閭極儒者之至榮實

聖朝之異數祇彌增於感愧顧何分以堪承犬

馬微生苟未填於溝壑 乾坤大造敢忘報於

涓塵臣不勝瞻戀感激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
差義男千慶謹奏謝以 聞奉 聖旨知道了
禮部知道

考滿謝賜羊酒疏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于慎行
奏爲恭謝 天恩事萬曆十七年五月二十九
日該臣以歷正三品俸三年考滿吏部照例引
奏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着復職初四日復蒙
欽遣御前答應牌子陳朝頒賜新鈔二千貫羊
酒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

信三言九上

一隻酒十瓶到臣私第臣當卽望 闕叩頭祇
領訖伏念臣猥緣淺殖謫玷清班侍 講幄以
多年開陳鮮効佐容曹以累歲忝竊彌深茲當
課績之期宜被黜幽之典顧蒙高厚曲賜包容
仍承隆越之恩特降便蕃之賚函開寶楮驚分
內帑之環品備尊卑幸厠大官之饗奉 綸音
而馳賜勤 勅使以臨頒寵溢班行光生門巷
頂踵難酬乎大造銘鐫矢結於微衷臣不勝感
激屏營之至謹具本親齎奏謝以 聞 萬曆

十七年六月初四奏初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
禮部知道

請朝講疏

題爲 聖節屆期臣工胥慶懇乞蚤舉朝講之
儀以安群情以隆治化事本年五月間該大學
士申時行等以 皇上久未朝講具疏懇請隨
奉 聖諭朕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朕意欲
與卿等一見但朕自前月服平肝清心之劑至
今頭尚眩暈眼黑心滿脇脹飲食少思寢不成
較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信三言九上

寐身體尚軟朕豈敢以荒逸怠厥志若朕疾少
愈卽先出御門後聽講今諭卿等知卿等可傳
與諸司衙門務各盡心乃職不可因朕疾久以
廢政事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憂勤在念飭厲
不忘莊誦 綸音何勝欣悚乃自奉 諭之後
大小臣工喁喁企踵日夕待 命者又兩月有
餘矣竊意天保彌隆神庥滋益 法官之珍攝
旣久 聖體之願養必周卽今時屆仲秋天氣
漸爽 聖節大慶萬國歡欣各省直諸臣以入

賀至者輻輳都門咸欲一觀耿光同伸嵩祝倘
畢事而歸未蒙引見傳之遠邇實駭聽聞且
經筵秋講例在是月因此日御講幄延見儒臣
亦其時也伏望 皇上仰思 祖宗付託之重
俯順臣民仰望之殷乘大節在邇蚤出視朝使
進表人員咸得隨班瞻仰以遂其望日之衷因
於 經筵開後照常日講進輔弼諸臣相與商
推理道以啟其格心之益庶治化益隆於有永
而 君德愈進于無疆矣臣等又惟理國之道

欽定四庫全集

四

三

譬如養身養身者必早起夜臥不敢放逸然後
血脉流通肢體強固而六氣不沴理國者必夙
興夜寐不敢宴安然後精神貫徹臣工警惕而
萬幾無壅伏惟 皇上銳志化原遊心經術自
然形神和適志意清明不惟圖治之要機抑亦
攝生之至道也臣等待罪禮官職掌攸繫一念
犬馬微誠不任惓惓祈望之至 萬曆十七年

八月初四日上 留中

請冊立 東官疏

題爲仰承 聖意請建 儲宮以隆大本事恭
惟我皇上丕膺 天眷誕育 元子及茲新歲
已屆九齡臣等方齊沐卜期具疏候請隨於正
月元日恭聞 宣召輔臣特承面諭 聖慈溫
謫倫序昭然且因 皇長子出見仰窺冲姿岐
嶷粹表克盈一時大小臣工轉相告語莫不舉
手加額誦 皇上燕翼之仁又莫不雷忭嵩呼
祝 皇上熾昌之福臣等備官典禮快覩群情
尤不勝踴躍歡欣以俟 嘉命恭惟 皇長子

欽定四庫全集

五

三

睿齡漸盛英識初開稽之成法已踰受冊之年
考之舊聞又及出閣之歲誠宜亟頒 大號早
正鴻名使左右前後之人各分責任出入起居
之節咸有法程因而置講讀之員備詩書之教
以養成德器罔發聰明此 大聖人之作爲所
以重國本而端儲訓也况今蒼震肇祥允符時
令天人交贊然協 宸衷竊意 九廟聖靈擁
持有日亦恐 兩宮慈念屬望多時則今日格
祖承歡之孝亦無有大於此者伏望 皇上深

惟大計早發 德音勅下臣等將冊立大禮擇日具儀上請舉行并查出閣讀書舊例次第題請將見 國本以豫建而重 聖功以蒙養而成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不任懇切祈請之至緣係前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朕見質體尚弱爾等如何紛紛煩擾意欲離間乎這所奏知道了還候旨行欽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六

三頁十九條

再請冊立 東宮疏

題爲再懇 聖明早舉冊立大禮以修儲教事近該臣等仰承 聖意以冊建儲宮上請伏奉聖旨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朕見質體尚弱爾等如何紛紛煩擾意欲離間乎這所奏知道了還候旨行欽此臣等不勝恐懼惶悚股慄待罪莊誦 綸音大本已定大分已明昭如日月信如金石自宜恭候 成命待期舉行何敢再有賣陳以煩 清聽惟以聖功養正於蒙而儲訓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七

三頁十六條

成於豫古之帝王輔翼太子蓋自襁褓孩提卽修諭導有詩書弦誦之教有疑丞師保之官養薰陶化成若性有道之長實基於此竊惟皇長子年已九齡睿資開發蒙養之功正在此日必須先正位號儲貳之儀方可慎選臣僚受習學之益臣等所以惓惓上請蓋爲此也茲以質體尚弱稍欲從容乃 皇上愛護之慈敢不仰體第思行禮受冊不過頃刻之煩就傳讀書亦多遊息之逸蓋古人所謂養不可以不教而愛不能以勿勞惟 皇上垂念焉父子至親出自天性長幼定序斷自 聖心和氣溢於宮廷成法遵乎 列聖固不待臣下之請方能贊成亦原無疑似之形可以離間臣等叨備禮官職當陳請一念葵藿之誠正欲成就 皇上之恩慈豈忍離間一芥草茅之軀亦知上畏 祖宗之法度豈敢離間不但二三禮臣卽今中外大小臣工咸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亦皆不忍皆不敢也惟望 皇上俯垂聖鑒早賜俞音

乘此新春吉月將冊立大禮及時舉行以便出
閣讀書豫端儲教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曆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上 留中

請 皇子出閣疏

題爲遵 祖制體 聖心恭請 皇子出閣讀書以
端蒙養事近該臣等以 儲闈未建再疏懇請候
肯日久未奉俞音臣等竊惟 皇上慈洽宮廷慮深
宗社於 皇長子旣明長幼之序使咸知主器之有
歸復念體質之弱欲少需冊立之大禮定分揭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八 三百七

于日月 明旨布於華夷蓋雖大號未頒而國
本已重鴻儀未舉而人心已安矣但臣等仰稽
先朝舊例 皇子出閣講學大率不出八歲蓋
準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小學
之義 列聖隆儲立教無不及期而舉行者典
則昭垂萬世不易 皇上一舉一動咸以 祖
宗爲法乃茲儲教之修實治道隆汗所繫而可
緩圖之乎卽今 皇長子茂齡適屆九歲誠及
是時出近師保日朝講讀俾薰陶德性啟發聰

明蓋以豫養乎聖功實則率循乎 祖制也亦
知睿識開明無假論導冲質珍護未耐煩勞但
濬哲雖出於性成而涵育必資於學力如玉之
在璞待雕琢而成章如金之出鑛藉鑪冶而成
器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德者當
此志意未定情實將開有所服習則易成有所
開見則易入故早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滋培早
學一年則有一年之進益不然禮記所謂時過
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者容有之矣其關於治
忽之原豈不要哉况優游于殿廷之側與深宮
旣不殊從容於講讀之間雖移時而有節是
皇上訓迪輔翼之教誠踰於拊摩顧復之恩而
臣等及時嚮學之請正仰體 聖心以勞爲愛
之意也故敢不避煩瀆披瀝忱悃伏望 勅下
閣臣將一應講讀事宜查照舊例稍爲斟酌及
勅臣等開坐簡便儀注上請 聖裁乘此春和
擇吉先請出閣讀書以修儲教天下幸甚臣等
幸甚 萬曆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上 留中

春月請朝講疏

題爲春令融和懇乞 聖明勤御朝講以隆泰治事恭惟 皇上勵精化理兢志經術臨朝每勤於宵衣聽講不輟於寒暑十八年來中外乂安民物康阜真可謂太平極治之效矣惟自去春以來 聖體靜攝久免朝講已經屢請未奉命旨向以冬月凝寒不敢數瀆乃今春和景明百嘉欣鬯 皇上茂膺新福聖體益康大小臣工頓企望乃自春正之後尚未一御常朝遇

欽定四庫全集

十

卷之三十六

經筵之期亦未一臨講殿固知 皇上日覽章奏時對簡編未嘗不留意萬幾遊神千古第臣下之事上猶萬物之戴天必有日月之照臨而後生機顯露必有風霆之鼓舞而後潛蟄昭蘇故群臣望清光如日月聆大號如風霆若經時不覲 天顏累月不聞 面命縱使 綸音申飭法制森嚴終是堂虛不交形神隔越益免朝日久不惟人心稍懈將開廢弛之端且恐 天聽益高遂成壅蔽之漸非所以弘治功也免講

日久不惟儒臣之敷陳鮮効格心之益且恐輔臣之獻納亦無造膝之因非所以崇治本也臣等私竊憂之伏願 皇上體不息之誠嚴無怠之志乘此春光融暖啟處適宜照舊日視常朝而決奏對無令赤墀文陛之上久闕儀章因而時臨經幄延見輔臣無令廣廈細旃之前久疎啟沃由此傳之四方聞之兆庶既皆窺 聖心之無逸而肅然改觀亦皆知 聖體之萬福而欣然相告矣所以靈承 天貺慰悅人心孰大

欽定四庫全集

十一

卷之三十六

於此記曰君子以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蓋人之精神愈勤勵則愈彊固人之志意愈收斂則愈清明 皇上因政學而夙興夜寐則精神之完粹必甚於燕處之安以朝講而養性寧心則志意之冲和必甚於深宮之逸此又保攝 聖躬之道而臣等一念犬馬之誠尤願以此爲 皇上獻者也伏惟 聖明爲宗社生民留意臣等不勝懇切祈請之至萬曆十八年二月二十日上 留中

謝患病遣官臨問齋賜猪羊酒米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近該臣以患病具奏欽蒙
聖恩賜假調理隨於本月初八日 欽遣御前
茶應牌子高昇齋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
二百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到臣私第臣謹於
臥榻叩頭祇領訖伏念臣夙嬰疾瘵漸致疲
并逢寒暑之侵輒有陰陽之沴懼曠瘵之廢日
因疾痛以呼 天敢期上軫乎 宸慈乃至特
勞乎 勅使出導官之白粲兼分八簋之珍頒

隸密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十一

御苑之金莖更備雙牢之品起色忽生於控塞
恩光遙溢於歡傳舉七箸以加飡嘗必正席佐
刀圭而入藥藉以蠲痼苟髮膚獲托於生成卽
頂踵敢忘於報稱臣不勝感激荷戴之至緣係
伏枕不能延謝爲此具本令辦事官袁萬朝賡
捧奏 謝以聞伏候 勅旨 萬曆十八年七
月初八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
了禮部知道

乞休一疏

奏爲夙疾沉綿不能供職乞 聖恩放歸田

里以全 恩造事昨該臣以患病曠職奏請印
務伏蒙 聖恩准臣給假調理仍勉令痊卽
出供職旋蒙特遣中使頒賜酒米蔬肉諸物臣
不勝惶懼感激伏念臣以狗馬之病仰軫 聖
慈既賜之優假以便其調攝復申之間賚以資
其饘粥卽天地生成之惠父母顧復之恩不是
過也臣於此時頂踵捐糜報稱無地何敢遽有
他請以瀆 宸嚴緣臣稟受素虛夙多疾病臍

隸密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十一

腹之間舊有結成氣塊每遇風寒暑濕痛楚難
支向爲編修侍講再經請告家居日久稍得痊
平自召復講筵時涉勞役每歲輒發數次每次
輒臥數日然旋發旋愈愈則復初以爲積久之
疾隨時療治但能勉勉遑恤身圖不期連歲以
來家難頻仍一弟兩兄相繼隕沒摧怛於邑幾
不聊生自前月末旬忽感暑疾泄痢日久真氣
虛陷新痢未愈舊恙轉深攻治多方茫無寸効
及該醫官吳海等診臣脉症皆謂沉痾纏綿根

已久必非旬月可望安全蓋至是而微臣感恩圖報之心有不能自彊者矣夫人臣之事君以時未可以求退則去爲辜恩身不能以有爲則留必曠職方今 聖明在御世路清夷有生之倫感恩自効而臣微策過分疾疢旋臻精力銷亡驅策不逮是時雖未可退而身則無能爲矣用敢昧死陳情上干 天聽伏乞 皇上察臣迫切至誠俯垂矜念准照有疾例賜之休致使得屏伏田里日親藥石庶托大造幸保餘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十四

三百九十五

尚能謳歌太平遊泳 皇化雖在猷畝不敢忘恩臣不勝伏枕涕零懇切籲請之至爲此具本云云伏候 勅旨 萬曆十八年七月十六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調理痊可卽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乞休二疏

奏爲患病日久痊可難期再懇 天恩俯容休致以遂生全事該臣於本月十六日以舊疾沉綿具疏乞休伏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調理

痊可卽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枕聞 命感極涕零旬日以來徧訪群醫千方療治冀幸痊可奉 命早出而藥石罔効病勢轉增虛火上炎真氣下陷腰腹刺痛行立艱難委頓踉蹌息不擇地其不爲癰疾痿廢者殆無幾也臣竊自惟草茅下士名行無聞幸以經術備員講讀蒙被優渥越有歲年曾無分毫可以報稱一旦復叨恩造晉掌繁曹得於典章文物之間效簿書筐篋之役此固臣策駑磨鈍盡誠竭節之一時也而敢干斧鉞之誅以自棄鑪錘之外乎但臣疾症纏綿非由一日本以家門多累憂鬱而成前疏未敢盡言茲萬不得已披瀝爲君父陳之臣起家寒賤賦命孤畸未髫失母未冠失父同胞兄弟荼苦相依暨臣宦遊幸免流落不意三年之內相繼凋零孤寡盈門酸辛萬狀而臣隻身客處俯仰無聊心事荒涼夢魂淒楚蓋當食而嘆聞響而欬者亦三年於此矣緣臣父母墳墓迫近溝渠每歲山水衝塌苟無餘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六

十五

地以是兄弟諸喪未從祔葬停留多日待臣處分益必臣父母之塋得遷安壤然後臣兄弟之骨皆有歸依而臣門祚既卑別無倚托須是躬親營度方可改圖乃今受任專曹勢難請假徘徊內顧轉益勞慙蓋家門之私縈繫而不解故膏肓之病沉結而彌深也夫報國分當忘家如臣則幾無家之可忘事君義當致身如臣則幾無身之可致如此精力如此精神即欲龜勉馳驅將何自効此臣所以不避煩瑣再瀆天威者也伏乞 皇上察臣危迫至情非有飾托賜之骸骨放歸田里使得從容調攝以除積歲之病因而匍匐經營以終兩世之葬則臣身家無累視息得全自今已往之年皆大造生成之惠矣臣不勝呼天請命迫切哀懇之至爲此具本云云伏候 勅旨 萬曆十八年七月廿四日上廿六日奉 聖旨典禮繁重倚任方殷卿宜遵旨暫攝卽出往事毋得再辭吏部知道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六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七目錄

請朝講疏

庚寅請祭 郊廟疏

請立 東宮第四疏

請立 東宮第五疏

自陳典禮失職疏

請立 東宮第七疏

辛卯元日請朝疏

謝遣官臨問發賜酒米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目錄

乙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七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七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請朝講疏

題爲時事方殷懇乞 聖明勸御朝講以勵人心事本年二月內該臣等以春令融和奏請朝講原疏留中未蒙發下臣等悚息待 命不敢寧居續該科臣等官交章上請奉 旨報聞例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七

不具覆書臣等犬馬之誠雖未能動天而諸臣芹曝之獻可幸而回聽也果至夏秋之間視朝再四召見輔臣奏對煖閣一時人心翕然鼓舞謂太平之治可幾覩矣乃自八月以來臨期輒免雖 聖節大慶萬國來朝亦未獲一覩天顏已事而去非所以肅儀章弘觀聽也又自去春至今經筵日講率從傳免執經之臣具官待問雖 聖學日新無資啟沃而盛典久廢獻納無聞非所以廣聰明光盛德也卽今深秋爽明正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二

當調適之時况值疆圉多虞尤非晏安之日伏望 皇上日御常朝聽決庶政非過風雨無遽傳免至於經筵之期不過二三日講舊規寒暑不輟尤望時常出御延見儒臣則內外文武臣工仰見 皇上宵旰之勞將莫不淬勵精神奉職趨事而以泮奭之遊適起居之節亦所以保和 聖躬茂綏多福也臣等不敢遠引 祖宗故事卽 先帝在御臣等叨列班行所親覩見當時日日視朝日日臨講一月之中傳免不過數次自 皇上卽位始以三六九日視朝餘日聽講一月之中所不未明而索衣戴星而入朝者蓋無幾也乃連歲以來朝講疎闊遽至如此使天下謂 皇上典學勤政漸不如初無論祖宗之法卽視 先帝之時有未及者竊爲 聖明惜焉伏惟 皇上留意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萬曆十八年九月初一日上 留中

庚寅請祭 郊廟疏

題爲恭請 聖駕親承 郊廟大祭以重祀典

以光聖德事臣等竊惟國之大事莫重於祀典
祭之常經莫先於郊廟古先聖王所以欽天
格祖報本追遠用是道也迨我列聖相承重
祠敬祭南郊大報每歲親行太廟祫饗四
時不輟所以上膺昊眷仰格明靈時和年
豐內寧外謐而肇億萬年之盛治有由然矣及
我皇上冲齡嗣服崇護聖躬卽位三年方
親郊祀蓋一時權宜之禮也不謂自此相因遂
成疏節間三四歲始一親行及自丙戌迄今又
越四年未舉親郊之禮至於太廟時饗自
登極以來未嘗輟免惟去歲孟秋以聖體珍
攝遣官暫代至今裸獻不親亦經六祭矣雖
皇上仁孝素積誠敬允孚明德之馨無假殷薦
然非欽天格祖之禮也記曰惟仁人爲能
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嚮也嚮之然後能饗
焉謂之嚮者言心有專嚮而躬致其誠信也若
以事帝之禮而使卑者承之則分不相及以事
親之禮而使疎者將之則氣不相屬皆非所以

嚮之矣而欲望天地之居歆冀祖考之右
饗其將能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正以稱
祭之備文不如親祭之盡志也臣等每當大祭
陪列班行竊見代獻之臣踧踖而將事祝嘏之
史詹皇而告成測冲漠之降臨想穆清之對越
於皇上饗帝饗親之心得無有惕然而不寧
者乎且臣等聞之古者天地災異則有策告之
文年穀不登則有所祝之典治軍討罪則有類
禡之儀飲至荐勲則有受脰之禮何也人君奉
教密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天地之祀承祖宗之統其精神命脉無一不相
流通而休咎禍福無一不相感召故祭有報有
祈所以協神人之助承上下之庥非彌文也邇
年以來南北各省水旱相仍癘疫交作流離殍
殍所在凋殘卽今一歲之中隴洮地震城堠夷
爲丘墟羗虜寇邊軍民厄於烽燧此皆天心
仁愛所以警告聖明而九廟神靈亦必有
戚然顧念者皇上方將爲元元請命於上帝
帝爲國家祈祐於祖宗而明禋大典不躬厥

事將何以感通靈貺錫福兆民乎伏乞 皇上
暫勞起居恪修祀事先於孟冬朔日親饗太廟
繼以仲冬至日親祭 南郊以答 上天錫祐
之仁以慰 祖宗默相之意則三靈之祉歎欣
交通萬姓之心鼓舞悅懌苗害不作嘉應駢臻
澤被綿區慶流罔極惟 皇上少留意焉臣等
待罪春曹職司三禮今方飭設祠官祇候 聖
駕但恐臨時遣代奏請無及輒敢披瀝款誠先
期上懇伏乞 聖明俯垂允納不勝幸甚謹題

穆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五

三十一

請 旨 萬曆十八年九月廿六日上十月初
一日奉 聖旨廟饗大典朕當躬親對越豈有
推託但朕夙疾未獲全愈今次已有旨遣官暫
代郊典臨期奏請候旨行這所奏知道了

請立 東宮第四疏

題為建儲大慶候 旨日久懇乞 聖明早賜
舉行以昌泰運事先該臣等於本年正月內仰
承 聖意請建儲宮奉有候 旨之命不任歡
欣續該臣等兩疏繼請 留中未發然大小臣

工拭目盛典恭候 綸音又將一年所矣而
嘉命未頒鴻儀未舉中外人心咸切疑懼臣等
竊惟 皇上之意必曰大分已明大本已定舉
行遲速可以惟意也但今 皇長子岐嶷夙成
英睿未啟迨新歲已十齡矣臣等不敢遠引前
代以資 宸聰惟考之 祖宗舊制未有年及
十齡不行冊立者 皇上卽位以來事事恪遵
成憲不敢愆忘何獨於國本大計反不以 祖
宗爲法耶且如 皇上推 祖宗之恩於 親

穆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六

王之子年及十五必爲之遣官冊封誠以有國
之胤不可不早定也而況於天下本乎豈 皇
上所以自爲者反不如爲宗藩計耶又如士庶
之家自一命以上生子十歲未有不延師教養
者誠以承家之托不可不夙圖也而況於 天
子之子乎豈 皇上所以自爲者反不如士庶
之爲其家計耶 皇上至聖至明超越前代於
古今事變何所不知豈待臣等盡言方有警悟
但望聖心深思遠慮爲 宗廟社稷早定大計

無使道路愚民妄生窺測 宮闈近習潛搆猜
疑此誠治忽安危之端不可緩圖者也臣等叨
係禮官與有職掌著不及時懇請罪復何辭以
是不避煩瀆披瀝下誠伏乞 勅下各該衙門
先期成造或於長至或於新正擇日具儀舉行
冊立六禮將見國本一定協氣自通時和年豐
之慶內順外威之美未必不自此召之矣臣等
不勝懇祝之至 萬曆十八年十月初一日上
留中

欽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七 三百九十

請立 東宮第五疏

題爲懇乞 聖明早發冊立明旨以重國本以
安人心事竊見 元子已長冊立未行近該臣
慎行等於本月初一等日三疏上請又該臣繆
等於本月初九日合辭上請恭候 明旨再決
旬矣連日接得皇親都指揮使鄭國泰揭帖亦
爲前事兩疏懇請大小臣工方切欣望以爲
宗社大計斷自 聖心戚畹之臣能承德意可
以仰見宮闈勸戒之美矣乃亦奉 旨報飭未

欽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八 三百十

賜俞音豈 皇上以國家大禮欲允於群臣之
公議而不欲行於戚臣之獨請乎此尤臣等所
大願也夫聖人舉事必順人心人心所同即天
意所在冊立之禮自閣部臺諫諸臣前後疏請
不啻數十上矣群臣之言猶云遠也腹心之臣
言之則其地密矣大臣之言猶云疎也肺腑之
臣言之則其情懇矣外廷之言猶云 也即國
泰疏中有云 皇貴妃跪泣而爭之其念深矣
至此而 天聽猶高此臣等所未喻也夫人之
至情莫親於父子人主之自計莫重於社稷群
臣爲 皇上而親 元子孰與 皇上之自爲
燕翼謀群臣爲 皇上而重 社稷孰與 皇
上之自爲 宗社計則今日之舉亦何待臣下
之請而後決也乃臣等惓惓不已者誠以國本
不可不豫建儲訓不可不豫端倫序已明 聖
衷久定何若早立一日之爲安 睿齡漸長諭
導當修何若早教一年之爲益且以 皇上之
聖明閱天下之義理深矣歷觀前代史籍亦有

忽輔翼之具而貽治安者乎近考 祖宗成法

亦有及就傳之年而無位號者乎願皇上之熟

計之也臣等恭聞 成祖之時 太子侍前

太孫侍後 憲孝之世 慈闈在上 儲宮在

下其時和溢宮廷慶流海宇乃國家熾昌隆平

之福也以 皇上之德祗承天眷將兼而有之

矣夫 皇上秉錄膺圖握萬年之治於上而

皇子問寢視膳修三朝之禮於前以承 兩宮

之歡以奉 九廟之祀此 宗社之崇禧神人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九 三百七

所想望也 皇上亦何所猶豫而不亟圖耶臣

等叨荷 厚恩義關休戚欲懇聖聽既不敢爲

虛文塞責之辭仰體 聖慈亦不敢陳深憂過

計之語惟望 皇上俯順群言早頒成命以上

承 天意下慰人心開有道之長筵無疆之祉

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十八年十月廿日

上奉 聖旨建儲之事屢有明旨如何又來賁激

奏擾其立序以定已不知爾等爲大臣的每每

催激早立但遲亦是立早亦是立不知早立何

意遲立何意不知爾輩心爲何使雖皇貴妃跪

泣諍立之言可不言牝雞晨鳴維家之索這立

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以煩言間離天性

自陳典禮失職疏

奏爲自陳典禮失職乞 賜罷斥以明分義事

近該臣等以疏請冊立未蒙 俞允與同部院

諸臣會疏再請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恭

誦 綸音惶悚股栗無地可容然一念犬馬微

忱終不敢以 天威嚴譴遂止而不請也臣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十 三百一

聞自古以來皆以建儲之禮爲宗社之大慶錫

胤之祥爲人主之上福故多壽多男封人以祝

其君宜君宜王詩人以誦其上蓋爲此也今大

小臣工受恩深重見 元子睿齡已茂儲位尚

虛所以再三疏請正欲延 皇上家國之福衍

皇上本支之慶以祈 聖心之悅懌以介 聖

體之壽康蓋雖章奏未免煩煩情辭容或過切

而一念忠君愛國之心則未有不於至誠者

若謂有所爲而爲有所覲而發則爲臣如此不

惟不可以事主而列於班行亦不可以爲人而容於天地矣况臣等待罪禮官係關職掌及時不請責有所歸屢瀆宸聰乃其官守也然長幼之分敘定已久有祖宗之家法著在謨訓有皇上之明旨布在華夷遲早之間似無容慮而臣等亟請舉行者惟以早立則侍從可簡而起居調護之人各有專責早立則諭導可修而詩書弦誦之習不至過持早立則位號定而禮節易行早立則人心安而煩言可省所以體

終城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十一

三百六十四

分義亦明矣然臣等竊有懇焉皇上以堯舜之聖御喜起之朝在廷諸臣孰敢不精白一心畢忠竭誠求稱任使而以煩瀆之迹蒙不測之疑如此令群臣之心何以自安此非聖世所宜有也至於皇上天性之愛不惟外廷之臣無從離間卽左右近習亦誰敢不畏祖宗之法而有所窺伺惟是宮闈之內形迹易生凡百言動亦有不可不慎者詩謂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正謂此也伏望皇上推至誠於臣下宣至愛於宮廷使家國上下之間歡如一體蒸爲太和以弘宗社無疆之福臣等退伏草澤有餘幸焉臣等不勝惶懼懇祈之至謹具本親齋奉聞伏候勅旨萬曆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上二十三日奉聖旨爾等旣言長幼以久奉明旨已定矣如何屢屢催激迨無虛月日至言爾等職典邦禮其於要君疑上淆亂國本亦難逃責姑各罰俸三個月

終城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十二

三百九十五

請立東宮第七疏

題爲冊立大禮 諭旨已明仍乞 早示定期

以便恭候事本月二十六日該內閣傳奉 聖

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計二次輔陳謝本
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託股肱之
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惑非以
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托朕正賴卿等與朕
分析以解清亂卿等豈可自生疑貳紛紛求退
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術要挾於朕朕恐
此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意着二次輔陳卽

欽此

十一

君

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陳辭至於冊立之事
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
十歲朕自有旨冊立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
催瀆今諭卿知之欽此臣等竊惟建儲之禮在
群臣之懇請固已披肝膽而無餘在 明旨之
昭示亦如揭日月而無隱矣然而天下人心尚
未能確然無惑者徒以長幼之倫雖有定序而
冊立之舉尚無定期也乃茲始奉 聖諭云少
俟時月繼奉 聖諭云待過十歲則已有舉行

之日而非復猶豫之辭自此天下之心當曉然

知 聖意之所定而無復淆惑而在廷之臣亦

幸 皇上之能亮其誠而無所疑貳矣然臣等

之意猶以爲 皇上欲布大信則莫若早息群

言欲止群言則莫若早頒明示今云少俟時月

則時月之外必有請者云待過十歲則十歲之

首必有請者不惟臣下煩聒之語爲 主上所

厭聽而 聖躬靜攝之中日聞瀆奏亦臣等所

不安也倘蒙聖布諭旨明示定期使諸司儲其

欽此

十四

備物禮臣考其儀章以俟 成命而奉行焉則

人心益定群言自息而臣等一二禮官亦有辭

於天下矣昔唐臣陸贄有言上情不通於下則

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若上無可信之實

則情必不宜於下而下有無已之瀆則情愈不

達於上是下之惑滋甚而上之疑愈積也以此

施於吉祥之典見於昇平之世臣等懼矣臣等

近因具疏自陳致蒙天譴祇宜席藁待罪敢復

有言但思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子有諫而父

不從必起敬起孝悅則復言臣有請而君不納必至再至三悟而後已况臣等累疏懇請苦口披陳無非體 皇上父子之情爲 皇上宗社之計若蒙俯亮誠悃曲賜聽從卽三黜不辱九隕未悔如以忤 旨而袖手待罪而結舌則朝廷置股肱卿佐之臣將安用之惟 皇上垂聽察焉緣係云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留中

辛卯元日請朝疏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十五

三

題爲元旦大禮恭請 御殿受朝以伸慶祝事竊見連歲以來元會大禮再經傳免奏請無及臣等不勝惶懼竊以禮莫大於朝會節莫大於元正 皇上每遇元旦必行拜 天禮於大內明有尊也必行朝賀禮於 兩宮明有親也臣子事君尊如天地親如父母乃不得於歲首之辰効嵩呼之悃是尊親之禮伸於上而臣子之情闕於下矣分義謂何以是連年歲節一遇免朝大小臣工相顧悵沮杜門私第不通往來御

雨天衢寂無冠蓋較之常日反覺蕭疎蓋因咫尺闕廷禮無由盡是以徘徊退食心不遑安也誠得一望 天顏少摠慶祝使文物之容快覩而歡忻之氣交通豈非所以邕太和之風昭昇平之象乎伏願皇上仰承 天眷御殿受朝展王會於兩階懸治法於象魏以納泰來之祉以協上下之休天下臣民不勝欣望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
二十日奉 聖旨是

教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十六 三

謝遣官臨問齋賜酒米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近該臣以舊疾屢發具奏乞休欽蒙 聖恩賜假調理隨於本月初四日復蒙 欽遣御前荅應牌子郭朝齋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鐺到臣私寓臣於臥榻扶掖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材同樗散誤荷栽培質比蒲零早成羸瘁爲感恩而圖報矢力疾以當官幾經委頓於周行輒至號呼而上顧乃蒙慈渥曲賜優涵復驚 勅

使之親臨特奉 綸音而勞問簡大官之玉粒
使充饘粥之資挹仙苑之瑤漿用佐刀圭之劑
餽出牲牢之博腍味分菹醢之芳珍伏枕席以
先嘗恩沾肺腑踴雲霄而仰戴感切銘鏤豈期
推食之仁適副加餐之望飫芬馨於湛露幸可
回枯朽之春快飲啄於長林猶冀遂生全之願
臣不勝感激屏營之至緣臣病臥不能廷謝爲
此具本云云伏候 勅旨萬曆十九年二月初
四日上初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
部知道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七

十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八目錄

自陳奉職無狀再懇罷歸疏

請立 東宮八疏

乞休八疏

請立 東宮九疏

乞休九疏

予告謝恩疏

謝賜路費疏

回籍辭朝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目錄

乙

七十三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八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八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自陳奉職無狀再懇罷歸疏

奏爲自陳奉職無狀再懇 聖明亟賜罷歸以全臣節事近該臣以病憤失職自陳待罪仰奉恩旨慰令安心供職隨親邸報山東巡按御史何出光復奏前事與先投李以唐揭內情節大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八

一

百八十八

畧相同奉 聖旨已有旨處分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不勝惶懼不勝感激竊思按臣奉命監臨職司糾察果有情弊自當奏聞但題差考官不過部臣職掌與場中事體毫無相關惟是采訪之時所開職名有限或能指數其人題差之後所餘省分不多或能揣摩其地影響所涉易有流傳耳目不及安能禁止以此罪臣疎虞臣不敢辭也至于六月初旬正差雖曾商確臣絕不出於口其誰聞之副差雖經開送臣猶未擬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八

二

三百八十八

於心其誰付之內而揭稱六月初四卽據住京吏之稟報斯已異矣京師去臣本縣一千餘里本府巡歷地方遠者又三四百里縱使預洩於此數日之內安能及於臣鄉縱使能及臣鄉百姓之言何由達於按院而疏稱六月初旬訪自東阿士民之口斯尤異矣揭稱聞之東省似於司道有入耳之言疏稱告諸同巡似在按院爲出口之語時日無幾曲折太多前後情辭亦多回互以此執臣預洩臣不能知也科場事宜與都察院該科會議京考差用與吏部會題皆據先朝成法近題事例固非一時所創亦非一部所私李周策旣學行兼優自當推用非專出於循資楊鳳係解元吉士部臣罕儔亦不難於預料以此詆臣欺蔽弄權抗違明旨臣不敢當也嗟夫以有心之結構遮無心之罅隙何事不可釀成以無根之日期托有憑之印揭何辭可以解免非 聖恩垂念於遺簪卽慈母不爲之投矜乎本官與臣素識別無私忿及今臨臣鄉土

分義相關一旦操以深文中以危法其已甚之
辭至加以欺蔽抗違不可原之罪而自狀之語
至寫其痛哭流涕不得已之情則臣誠不知其
何故也但臣職司既墮於官常名行無聞于鄉
曲至今式問之使親爲對仗之彈第無論其言
之所從與意之所出而臣之望輕品劣不堪任
使明白甚矣縱皇上以已有處分曲加涵貸
可復使之濫竽近列以辱卿曹耶况臣陳請多
時未蒙 恩允強扶病體委不能支倘承湔洗
之餘得遂生還之願正臣之所欲言而不敢也
伏乞 皇上察臣素心憐臣久病准容休致全
臣晚節因以謝執法之吏重典禮之官其於政
體士風未必無少益焉臣不勝懇切哀籲之至
萬曆十九年八月初六日上初八日奉 聖旨
卿清慎著聞朕所鑒悉人言何足介意宜安心
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請立東宮八疏

題爲冊儲慶典 成命久頒伏乞 聖明俯睿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

萬曆十九年

藏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信三

豫辦以候吉期以昭大信事照得萬曆十八年
十月二十九日該內閣通出揭帖文書房李浚
口傳 聖旨傳與兩京部寺科道等官冊儲事
明年傳各該衙門造辦錢糧後年春舉行冊立
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欽此隨該臣等欽遵
通行傳示兩京各該衙門一時大小臣工恪遵
明諭無敢復有奏擾以瀆 宸聰但臣等伏觀
諭旨豫辦錢糧原在今歲茲者秋令已深正宜
及時營造祗候施行不意工部主事張有德率
爾具奏于冒 天威蒙加罰治至欲將冊立吉
期改于二十一年舉朝臣工無不惶駭臣等竊
惟 皇上神聖英明乾綱獨攬小臣妄有瀆擾
罰治固宜至於冊立元儲定於明歲係關 宗
社大計斷自 聖心本非因人言而決豈反因
人言而改且昨伏覩聖旨原欲過 聖節舉行
卽此一念上孚 天地祖宗之靈下協中外臣
民之望衍慶禎祥莫大於是柰何以一時之震
怒而搖素定之宸衷以一夫之狂愚而更久傳

之綸命恐非所以昭大信而安人心也伏乞
皇上仍照前旨勅下臣等通行內外各該衙門
及時造辦合用錢糧俟明年春月恭請吉期舉
行冊禮臣等不勝懇切顙望之至緣係云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八月
二十二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乞休八疏

奏為廢疾難痊曠官日久八懇 天恩早賜放
歸以重典禮事臣於八月二十一日以久病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

五

芳言止

痊具疏七懇伏奉 聖旨典禮殷繁正賴脩舉
卿疾慎加調理痊可卽出供職不必再辭吏部
知道欽此臣仰捧 恩綸中心感戀恨不能收
功藥石勉效涓埃奈何舊症沉綿有增無減飲
食少進肌膚日銷身不能佇立片時足不能安
行寸步蓋病在膏肓非湯液之所及而根深歲
月非旦夕之可痊也且臣自春初至今註籍已
經數月入部僅止數旬署押付之同官公座幾
於虛設奏牘伏床而視草呻吟不便參詳郎吏

及門而質成往返能無稽悞是豈惟典禮之當
舉者臣不能襄卽職業之當脩者臣亦不能盡
矣夫 朝廷以六曹分職如天有四序虛其一
則歲不成如人有五官闕其一則體不具然則
一殘病之臣何足有無而使四序五官之職有
一不備於 朝廷者此臣之懼益深而疾益甚
也伏乞 皇上憐臣負不能起之病念臣尸不
可曠之官早賜放歸擇人代任庶殘息有再生
之望而煩曹無久弛之虞矣臣不勝懇切上籲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

六

三百九十四

之至為此具本云伏候 勅旨 萬曆十九
年九月初二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朕以邦禮
屬卿方切荷任微疾不妨暫攝豈可堅意乞歸
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請立東宮九疏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于慎
行等謹題為冊建元儲久願 慈諭懇乞 聖
明仍照前旨及期舉行以全大信事竊惟冊儲
大典奉有去年聖諭臣等方候舉行適因小臣

瀆激致緩吉期一時人心皇皇莫知所措然臣等以爲冊立之期定於二十年皇上之本心也非因羣臣之請也其欲改於二十一年非皇上之本心也乃因一二臣之激而發也不知皇上真以此一二臣之言而欲緩冊期耶抑姑以重一二臣之罪而未欲即改耶臣等旬日以來未敢遽奏蓋欲俟聖意稍平人心漸息輔臣從中密懇或有轉移乃連日恭覲聖諭則輔臣之調停未蒙允亮而小臣之煩聒益冒威嚴誠恐大典果稽人心益惑臣等幸備大臣與有餘責敢以天理人情之至爲皇上陳之夫父子之親天性之至愛也冊立之禮宗社之隆福也宗社之大計與臣下之一語孰重孰輕九重之愛子與一介之愚臣孰親孰疎輕者發而不當譴之可也奈何以所重者持之疎者言而不合罪之可也奈何以所親者禦之萬一傳聞之口妄有揣摩宮闈之間少生形迹皇上獨不爲元子計獨不爲宗社計耶夫天道非

信不能運四時君德非信不能御四海故信者君之大寶也皇上去歲之旨許以明春天地祖宗聞之在上百官萬姓聞之於下乃以一時喜怒致有遷延是皇上之成言不足爲金石之固而小臣之激瀆反能爲山嶽之移也當此國事多艱之日人情易動之時而使詔旨不信於臣民德意不孚於遠近臣等有不勝其懼者矣且臣等聞之制命在君奉命在臣今以激而致大典之遲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遲則在皇上以激而致大典之誤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誤則在皇上激聒煩瀆以擾穆清之聽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無可激聒無可煩瀆亦在皇上奈何以易處之事體而示不斷之形以易息之人言而成難杜之口此臣等所未喻也臣等受恩深重誼關休戚祇見先朝成法未有年過十歲不行冊立者亦未有年過十歲尚未就學者此乃祖宗億萬年之統緒臣民億萬年之根本國祚安危之所

君德隆污之所係若東守坐視城口無言不惟得罪於皇上抑且得罪於祖宗得罪於萬世矣卽皇上上一時優容不加罪責他日聖心開寤必究臣等不言臣等卽伏斧鑕何辭以解是用合誠上請伏闕待命伏乞皇上斷自聖心請諸聖母亟勅臣等禮部仍遵前旨預行造辦俟新年春月擇吉舉行以綿萬世宗祏之福以慰四海臣民之望臣等卽蒙嚴譴亦不敢辭臣等不勝伏地籲天懇切祈請之

欽定四庫全集

九

進

至緣係

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萬

曆十九年九月初六日上雷中

乞休九疏

奏爲調理日久病勢不痊九懇天恩俯賜骸骨生還鄉里事該臣於本月初二日以廢疾曠官具疏上請奉聖旨朕以邦禮屬卿方切倚任微疾不妨暫攝豈可堅意乞歸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臣屢冒天威不勝悚懼仰奉溫綸勉諭感愧何辭但臣蒲柳之姿望秋風萍狗

馬之病踰歲彌深卽今精力銷亡形神敝憊宛轉牀蓐起色無期用敢力控丹誠仰干清聽緣臣往歲曾因前疾請告家居屏迹深山齋心習靜綿延歲月方得少瘳再入京師因勞增劇日甚一日遂至廢殘迨今血氣向衰益難取效若使服官調攝必不能痊則臣今日之求歸猶欲如昔年之望愈也其他身家苦累有難數陳若非情迫無聊何敢自棄伏乞皇上憐臣淹病勢委不支原臣苦衷詞非有托特賜旦夕之命

欽定四庫全集

十

以全糞土之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爲此具本云伏候勅旨萬曆十九年九月十四日上十六日奉聖旨朕以卿碩望宏猷簡司邦禮方切倚毗乃以疾屢疏乞休情詞甚懇特准馳驛回籍調理痊可之日地方官具奏起用吏部知道

予告謝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該臣於本月十四日爲調理日久病勢不痊具疏上懇伏奉聖旨朕以

御聖宏猷簡司邦禮方切倚毗乃以云履既
乞休情詞甚懇特准馳驛回籍調理痊可之日
地方官具奏起用吏部知道欽此臣恭捧 諭
音伏床感泣竊念云人地孤寒材資陋劣幸逢
聖世濫獵清資十四年講幄橫經慚無獻納五
六載卿曹典禮愧乏猷爲雖葵衷向日以輸誠
奈蒲質先秋而易瘁每追陰陽之寇頻蒙洗沐
之恩卧閣經年憂瀆 穆清之聽曠官累月猶
塵慰勉之辭迨罄竭於丹忱始渙頒乎 俞命

藝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一

憫其與疾而就道許令擁傳以還鄉聆 天語
之春溫彌彰 聖眷就星輶而夙邁更藉 恩
光鑲骨銘心莫報 君親之賜采芩弭木能忘
猷畝之忠爲此具本 云伏候 勅旨 萬曆
十九年九月十六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覽卿
奏謝知道了念卿講讀舊勞特賜路費銀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禮部知道

謝賜路費疏

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八日伏蒙 聖恩

差御前答應牌子郭朝頒賜路費新鈔一千貫
至臣私寓隨於次日因臣具奏謝 恩復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念卿講讀舊勞特賜路
費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禮部知道欽此又蒙
欽遣御前答應牌子陳朝恭捧至寓臣連荷

天恩不勝榮幸俱該臣焚香望闕伏床叩頭祇
頌訖伏念臣本由寒賤夙藉生成方懷傾軫之
忱已負采薪之累報稱徒深於戀 主呻吟每
至於呼天幸蒙 予告之恩復渙匪頒之典絲

藝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二

三十五

綸寵錫兩勞中使之臨宜楮幣函馳再荷尚方
之傳賜精珍瑤璆瑩分玉府之珍文綺煥煌麗
出天機之巧既示卿臣之備物仍存講幄之微
勞 恩輝近溢于儒紳行色遙增於道路賢非
疏傳誇故里以揮金學謝桓榮侈諸生以賜服
蓋 聖代優崇之茂渥豈愚臣去就之私榮惟
慙自棄于鑪錘猶得仰沾乎衣被 主恩愈厚
臣罪彌深敢隕涕以登嘉矢刻衷而永戴臣不
勝感激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專令辦事官表

萬潮齋捧奏謝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上二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回籍辭朝疏

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于慎行謹奏為啗恩望闕恭陳辭悃事諒臣以久病不痊屢疏上懇伏蒙 聖慈體念特准回籍調理且承綸音優渥賜資便蕃仰被光榮愈深感愧今將扶疾就道長辭 闕廷戀 主懷恩祇增涕泗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

十三

五百九十一

從此江湖迹遠雖永隔於瞻依然而臣子情深實無分於去就舉頭見 日終身戴 天擊壤可以歌太平呼嵩可以祝 聖壽惟願我 皇上勵憂勤于已治周儆戒于無虞崇護起居以介保和之祉常臨朝講以宣下濟之光早建國本昭大信於臣民廣運廟謨布天威於塞徼則宗社無疆之景祚自此彌昌而臣愚未盡之孤忠可以少慰矣臣不勝感激依戀之至緣臣患病不能報名廷辭除焚香望 闕扶掖叩頭外

理當遵例具奏為此具本專公義勇于其奏辭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辭知道了禮部知道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八

十四

七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目錄

閣試高帝善將將論

閣試原性復性定性論

九德論

五諫論

擬

世宗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閣試閩廣賊平露布

原學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目錄

七日來復解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館課高帝善將將論

爲國莫先御將御將之道在有所可信而有所不可測夫將者以其國戰也有將而無賞罰不可以戰賞罰不信不可以戰信而可測不可以戰是故使之可信又使之不可測然後可得而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

三百五十五

用也何則將非無身也白刃湯火之中甘心而蹈之者上信也擁百萬之師而歸命於萬里之遠凜乎其不敢違者上不測也如是然後可以戰勝攻取一旅之衆可以有天下古之帝王蓋漢高帝能用是道而韓信曰陛下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信亦知君也哉蘇子論高帝謂其馭將布信越得先賞之法馭樊噲絳灌等得不先賞之法以爲善將當矣雌雄未決之秋得地則以王之爾而安在其爲善信之所爲稱

高帝必大有以懾服其心而不止乎此也信之不聽武涉之說也人嘉其不倍非也信不敢也方信之追還南鄭執戟之隸而亡命之人耳一見而拜以爲大將舉百萬之衆坦然予之而無疑及其北舉燕趙擁兵大國之郊勢甚盛矣詐爲使者馳入臥內取其印符而易之軍舉百萬之師忽然奪之而不難夫其能予者必能奪也而不測之奪與不測之予互發而兼用是高帝賞罰之大槩也嗟夫信之事高帝也蓋其心帖然服凜然震矣是故舉趙下燕定天下之半不請其地而王也得齊而後請蓋度高帝之必與齊也而事定功成可以一請而得及其據十二之險南面稱孤而猶豫於一生之言徬徨而不敢發誠畏之矣是何也有所可信故不倍而有所不可測故徬徨不發也帝真善將哉夫黥布信越三者皆人傑也操縱而予奪之如弄丸掌上爾他尚何可道哉嗟天賞罰者將將之物也使之可信此也使之不可測亦此也法曰某功

則賞及其有某功也斷然而賞之法曰某罪則罰及其有某罪也斷然而罰之如是則信矣曰某功則賞而賞或不必其功者意有出於賞之外也曰某罪則罰而罰或不必其罪者意有出於罰之外也如是則不測矣信之至也使人捐千里之國而不請不測之至使人有千里之國而不敢言倍我也而况乎一介鼓鼙之士哉古之賞罰能運千里之國而後之賞罰不能運一介鼓鼙之士不亦異乎吾聞之開創之世惠當浮於威不如是則人不爲用守成之世威當浮於惠不如是則玩愒而不振是運之道而已矣

閤試原性復性定性論

天下之言性久矣何其淆亂而不明也亦不識其本體而已本體者何太虛也無象焉耳矣無象而天下之象森具於其中人見其森具也而指象以爲性則性始不明於天下嗚乎曷不求其本體而觀之乎蓋孔子之論性其指甚微思

孟之論性其說甚著而未始分也分之者始於諸子其最著者吾得原性復性與定性三書焉韓子之言得其象而分析之者也李翱之言得其象而矯揉之者也程夫子之言得其無象而忘之者也載性體者也請先言性體性者太極也太極者無極也天地有樞紐之神而無聲無臭強名之曰太極人心有神明之宰而無思無爲強名之曰性是性也虛通靈明徹乎玄冥探之甚微索之甚精如鑒之光蘊而未照如水之源澄而不洩本無象也故曰性者強名之者也既名之曰性則有名矣有名之物不可以空虛而無據故孟子謂之善荀異孟也而謂之惡楊異荀也而謂之善惡混皆肖其象言之也而韓子以爲三子者既各爲一說吾並包以異之是故爲三品之說以爲上者純善下者純惡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其言渾淪完固左右求之而不可得其罅漏然其於性也鑒矣故曰韓子之言得其象而分析之者也至李翱者又觀三品

之說疑焉而不敢信以爲性無惡與混也惡與混者情汨之也故欲止情以復性不知心本無象性者心之象而三品之所由名也去情則無性矣又何復焉故曰李翱之言得其象而矯揉之者也嗚呼天下之言性何其淆亂而不明也不識其本體而已善乎定性之言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君子之學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定者何無象之本體也無象故定定故可以照萬象而不窮是故欽之方寸而非內放之六合而非外寂之乎思慮未起而非幽納之乎紛遯轉輾而非亂本之乎杳杳冥冥而非無措之乎皇皇赫赫而非有何也太虛而已矣故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天地之常所謂無聲無臭者也性之淵源也聖人之常所謂無思無爲者也性之本體也然則程子之言性求之於未始有名之先而體其真者乎故曰程子之言得其無象而亡之者也知性體者也然則二子

之說廢乎曰不然得程子之言而二子之說可以相發而不廢何則無象而定者性之本體也定則情善而爲善之象不定則情惡而爲惡之象定與不定交則其情有善有惡而爲善惡混之象是故原性者原其無象者而已矣欲復性者復其無象而已矣識吾性之本體而二子之說可得而通也雖然談道極於鉤深而體道基於致實以論性也吾由定而約於無以盡性也吾由定而推於有

九德論

三代而降天下何其難治也其故在於朝廷之上無中和全德之臣而各用其一偏以爲治是以天下之治展轉相因卒弊於一偏而不可舉夫惟中和全德之臣布列於朝廷則天下無一偏之弊而治易以成聖人欲成治於天下則其所取於天下者何可不以全德求之嗟夫全德之不見久矣吾觀後世之治而悲之三代而下言治者莫如漢唐宋然其用人亦各因其所尚

漢治尚實所用多綜覈質行之臣其弊也矯激而不和唐治尚通所用多曠達平簡之流其弊也寬緩而難收宋治尚寬所用多誠懇老成之士其弊也優游而不振以唐救漢以宋救唐而天下之治卒於不可成者所用偏也朝廷之所取於天下者苟見其一偏而以爲可用而其人之所以自効於朝廷者亦不能舍其一偏而有所施轉相效習遂以成風吁求天下之善治不已難乎及觀書傳所稱唐虞之治協和風動

萬國熙熙其盛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辟之元氣盎然流行於萬類而形神不露何其盛也因反而求其故於九府之叙得其具焉而未核於九官之命得其原焉而未詳及觀臯陶九德之謨則喟然而嘆曰嘻此唐虞之所以治也今夫寬柔愿亂與擾天下之所謂柔善也直簡剛強天下之所謂剛善也得其實柔愿亂與擾若可示天下以仁而又欲其備栗立恭敬之德得其直簡剛彊若可示天下以義而溫廉塞義之

德又欲其兼體而不遺且俾有其三者則始以爲大夫而有其六者則始以爲諸侯聖人之所取於天下者其無乃太深乎聖人見天下之敝於一偏而不欲以偏持天下故必求中和全德之臣而用之也今夫天之所以覆萬物者元氣也陰陽元氣之運也四時之吏陰陽之寄也使天而專用陽則元氣至於散渙而不節而專用其陰以成物則元氣必且腴劑萎爾而不能以自運是故以春夏生長萬物而藏二陰於其中

故剛不至於折朝廷邦國之間浚明亮采翕受敷施熙熙乎皆中和全德之臣由是以撫五辰以凝庶績仁義陰陽同運並行而莫揆其所自弘覆涵育與天下爲優游煦命之政而天下凜然而不敢怠鼓舞振作與天下爲奮迅精明之紀而天下油然而不倦其治之成至於渾淪布濩而不知其然故稱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其原在于用人之際不倚於一偏而必以全德求之也雖然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聖人之授守有道焉曰允執厥中中者九德之準仁義之樞也陰陽之運以太極爲綱維仁義之施以中爲樞紐故中建于上而九德之蘊可推而知也臯陶之謨曰在知人在安民而首之曰慎厥身修思永旨哉颶颶乎淵源深矣吁此又三代而降所不聞也

五諫論

夫諫非諫之難也使君必聽之難也有社稷安危之幾言之則泰山不言則壘卵有生民休戚

之端言之則衽席不言則湯火當此之時保吾之身而不顧國家之利害非人臣之職也盡吾之職而不顧人君之聽否非人臣之心也嗟夫人臣之心誠未有逆其不聽而爲之著也是故不可以無道也蓋君子之諫五日譎曰譎曰降曰直曰諷夫子蓋取諷焉予以爲五諫一也顧用之之宜何如耳夫諫不同也有忠臣之諫有良臣之諫有說客之諫侃侃而陳諤諤而爭萬人卷舌一夫碎首可生可殺而不可使不言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

忠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直與譎也理而論之使自求之隱而箴之使自得之君享受言之利而已無進言之名此良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降與諷也俛仰慶弔捍闔無方聽之謬於大道而往往有迴瀾過日之功此說客之諫也夫子之所謂譎也忠臣之諫足以立名不足以取悟良臣之諫足以取悟不足以必成說客之諫足以必成而君子不由焉雖然諫豈有常哉顧吾所以用之爾用之之道三曰度主而施之相時

而規之審已而行之主暴耶則切直之詞難得主寬耶則婉曲之辭易入主多智耶則揣摩之辭可得而中也是故度主而諫則名實得事之將成也則談笑之言緩而流涕之狀深事之未形也道之則回而激之則遂事之已成也詭其辭而中之或可以底幾焉是故相時而諫則理勢一言者諫臣耶批鱗折檻非以爲許也言者大臣耶納牖遇巷非以爲容也言者游說近幸之臣耶恢諧滑稽稽廣譬博喻之談非以爲誕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

十一

進

是故審已而諫則道職符夫諫至難也一介之士必有爭友百里之君必有爭臣有臣而不諫與無臣同諫而不聽與無諫同故諫期於聽也無道而何以致之或曰四諫宜矣君子之事其君也固亦有譎乎曰此亦人臣之不得已也父有惡藥而疾革者子欲生之進藥而曰湯也固有之矣安有父母死生之頃而守孝已之信者乎夫龍逢而下以諫名者不少嘗總而觀之忠臣之諫聽者十一焉良臣之諫聽者十五焉說

客之諫聽者十九焉非說客之愛君固深於譽
謬之士也術也且夫說客之術非專於譎而已
蓋亦兼而用焉故其抵觸忌諱甚若蹈不測之
淵而恬然以濟此豈無其故哉蘇子曰龍逢比
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吁有龍逢
比干之心吾謂之道不謂之術矣

擬 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伏以軒游漸遠莫攀不顯之神虞廟初開遂奠
孔安之位肇萬禩無疆之祀慰一人罔極之思

終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三

沛

恭惟 皇考世宗肅皇帝道光泰始聲穆乾元
握大寶以臨人祗奉三無之德撫真圖而論道
弘開九有之基集百王禮樂之成郊廟朝廷大
備尊親之典茂四紀安攘之烈蠻夷華夏咸沾
仁壽之恩方淵默於楓宸黃道麗中天之座倏
仙游於鼎路蒼梧低日暮之雲旣歲月之不居
佳氣鬱園陵之樹宜宗枋之有奉彤宮開寢廟
之延欣逢典禮之告成允協臣民之想望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秉資睿聖撫運盈成體敬一

之心源問道金華之幄諷農桑之內訓監耕蠶
和之壇燧柴臨泰紫之郊蓋享諸親推而享諸
帝解網布風雷之令則虔其始俾以厚其終故
雖不改父之政不改父之臣守成規而致治然
亦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遵末命以弘恩初
號慕於遺弓悵望龍髯之逝遂祫承乎馮几重
開鳳曆之元禮雖俯就於先王孝則仰承於永
世望銅池於馬鬣尚懷如慕之疑奉玉鬯於龍
帷已踰不言之制載考事生之典爰成祔主之

終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三

沛

儀諏上有嚴躬親必信闕官載啟璇題高紫極
之垣清廟倣成瑤瑟穆朱絃之奏奏石函於寶
座薰蒿如在之神裸鬱酒以蘭觴洞屬思成之
敬九賓穆列和鸞振鷺之肅雍六經具陳晏玉
鳴球之清越遂使望雲就日居歆昭穆之宮屢
露濡霜對越蒸嘗之位廟觀七世之休繼祖繼
宗與繼福而各盡禮聚百順之備報功報德同
報本以俱伸知 聖孝盡思風木之悲無已仰
皇靈有主聲容之想非遙伏願念承祚之艱難

少慰靡然之抱思紹庭之泮與無忘敬止之秉
下聯萬國之歡心仰副九京之默佑行其禮奏
其樂對在廟如在天見於羹見於墻易思哀爲
思敬臣等不勝屏營佇望之至

閱試閩廣賊平露布

臣聞臣大造濟天之孽法則必誅上帝有激電
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爲之治亦多不戰之征
伏惟 皇帝陛下具神聖之資乘 祖宗之統
陽舒陰慘不言而四時行文德武功有作而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四

三百六十八

物覩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譯來王玉帛
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
有窮海之邦最爾起潢池之盜妖賊曾一本等
嘯聚兇徒首萌亂畧集爲起穢之物腥彼南溟
散作旬始之妖幸於大角初則倡舉綱長驅之
侶沐魚鳥之波濤旣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狐
鼠之城社逮梟風之殄瘁猶蠶尾之連瞻鼓惑
我人民搖蕩我邊境荒陬絕島妄鏤擁劔之鋒
白晝大都漫漶吞航之浪遂使烟迷合浦鮫人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五

沛

泣明月之珠峰舉番禺估客棄桃枝之簞損天
地和平之氣傷朝廷玄默之風旣成梟獍之凶
可緩鯨鯢之戮臣等仰承聖武祇奉王猷嚴典
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碧幢紅旆飛蓋海之
樓船犀甲熊旗誓登壇之將吏未鼓而人心激
厲雷霆震輦雨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洒
炎風之地總督閩廣某官臣某秉中權而下令
分外閩以臨戎左顧而合兵七閩倚劔扶桑之
窟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巡撫福建
某官臣某總長戮勁努之兵揚旆於泉漳境上
巡撫廣東某官臣某率鶴膝鯨函之士陳兵於
潮惠城邊軍聲大振於前茅從天而下賊勢應
摧於破竹無穴可藏孰知遊釜之魚尚學處堂
之燕罪已深於擢髮勢何斬於燎毛至某月某
日舳艫並進草木皆兵貔貅沸萬井之烟介冑
增一鼓之氣初戰於某島已寒豺虎之心再遇
於某洲遂折螳螂之臂孰累某而不墜且留早
暮之餘生方壓卵以如山寧許須臾之勿死至

其日某日師盡陳於水上賊已入于穀中投鞭而浴海成田鳴簡而馮夷罷舞旁張兩翼此雲合而星馳連發七擒彼土崩而瓦解潤剛鋌者魚貫而披翻染鋒刃者川流於潏沆隻輪勢迫羣兇甘涿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縛轅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如雨之師卽當剖狡獪之狼心且快三軍之怒獻突梯之鼠首各陳一體之功妖氛旣已澄清疆圉當時平定日無私照南鄉永以無虞海不揚波北戶晏而不閉華夷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六

震疊朝野懽呼此皆 皇穹默佑潛消芥蒂之憂 聖武布昭預定廟堂之筭不然何如霆一舉勢無駐於建瓴不日斯成功有輕於拉朽帝之德也永橐不戰之功臣何力焉但祝無疆之祚其曾一本等云云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原學

夫學也者非學吾之所不能也而學吾之所不能而能也粵自太極流行真精妙合繼善成性

人斯得焉是吾人之初也當此之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豈學而後愛乎稍長之識無不知敬其兄也豈學而後敬乎何也不慮而知天下之良知也不習而利天下之良能也是故天下無學之名也何聖人之有異迨夫形生神發氣交物感本體既淆天真乃昧於是有不愛其親者也而聖人之孝始彰於是有不敬其兄者也而聖人之悌始著天下望聖人之孝而不能於是學聖人之孝天下望聖人之悌而不能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十七

於是學聖人之悌又以聖人之孝悌則天地而通神明非常人之所能測於是揀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要則聖人之道始難能於天下而天下始有學之名夫聖人之道非果難能也學之而後不能耳豈知是道也非吾所學之而不能也乃吾所不學而自能者也始焉不學而能終焉有學之名遂至於學之而不能則亦不思其初而已矣試反而思之初嘗不慮而知矣今胡慮之而不知乎慮吾之所

不慮者而已矣初嘗不習而能矣今胡習之而不能乎習吾之所不習者而已矣初嘗有惻隱之心誰殘之而不惻隱也學吾之惻隱而已矣初嘗有羞惡之心誰蔽之而不羞惡也學吾之羞惡而已矣初嘗有恭敬是非之心誰昧之而無恭敬無是非也學吾之恭敬是非而已矣故學也者非求之於聖也求之於我也世之人不察也然則不以聖爲歸乎曰越人之適巢也問程歆日飾車秣馬謀之數年而不發遠之也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八

其一旦翻然而悟曰適巢者我也非越也慨然就道不踰期而至矣是故求學於聖人勞而愈還求學於吾心逸而彌近何也道在我也吾之所不學而能即聖人之所以難能也昔之學聖人者莫過於顏子想其仰鑽瞻忽之境宜必恍惚渺冥不可以意測而其功曰克己復禮已吾之已也克吾自克之也未嘗求聖人之無已也禮吾之禮也復吾自復之也未嘗求聖人之全禮也及至天下歸仁而聖神功化之二極渾融而

無間則顏子之學成矣使顏子曰模擬乎高堅前後之跡顧盼躊躇莫知所措則早爾之境焉從而見之故善學者求之於我歸之於聖人而始之於顏子

七日來復解

五氣順布四時流行可以觀天地之心乎曰是天地之化也根柢造化樞紐品彙可以觀天地之心乎曰是天地之神也天地之心於何而觀之曰於復觀之易蓋曰復見天地之心也而繫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九

之曰七日來復夫自六月一陰之姤歷遯否觀剝以至於十月純陰之坤則陽之漸退者蓋已消漸燼滅至於不可復觀而造物生生之理亦且岌岌乎欲盡也乃忽有一陽焉生於積陰之下旁皇游衍若已去而復來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心存其幾希欲盡之陽而生於不絕如絛之後使之日新月盛充積而不窮是故元氣之運如呼吸之相扇而不得其間也如循環之無端而莫知其窮也此造物之妙也然則自臨自

夫不亦七日之期乎不謂之來復何也曰天地之心主陽而不主陰也陰也者天地之不得已而用焉者也不得已而用陰是故首臨至夫其消也若以爲幸自姤至剝其長也若以爲難至於陽則不然其長也保護維持惟恐其不進必至亢龍無首而始受之以一陰其消也擇節紆徐惟恐其或速故至於剝之上九矣而猶有碩果不食之象以爲來復之地則天地主陽之心不俟乎復而始有也至復而可見耳天地之主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二十

陽如此何不純用而不廢而必復之以七日也曰氣也造化之異運也有陰焉有陽焉世道之異齊也有治焉有亂焉人心之異習也有善焉有惡焉有陽而無陰有治而無亂有善而無惡天地之心也陽而不能無陰治而不能無亂善而不能無惡非天地之心也氣也氣有所鼓而不停是故陽之亢也則陰不能不生而其未至於亢也陰不得先一日而爲姤陰之窮也則陽不能不長而其未至於窮也陽不得先一日而

爲復天地者蓋順之而已矣惟至夫羣陰衆起一陽如綫之後天下之所恐懼疑惑皇皇而寧而忽有一陽焉起於積陰之下聖人者觀而慶之曰茲天地之心哉是故復不能不以七日者天地之氣而七日之後不能不復者天地之心也此造物之妙也雖然我聞曰天地無心而成化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理也天地何心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三十九

二十一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十九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目錄



荀卿非十二子說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劉子玄評史舉正

練兵議

郭太史簡儀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四目錄

乙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四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荀卿非十二子說

蘇子曰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顧敢為高論而不讓者也予始信之今讀荀子書見其所非詆六家之言歸於畧法先王為子思孟軻之罪若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三十一

蓋亦欲為孔子之道而索之思孟之書徒見其說之汪洋汗漫不可得其要領也則遷延而舍去而又恐天下以我為非孔子之道也於是取非孔子之道者五家歷指而詆之而終之以思孟若曰子思孟軻五家者流也非孔子之道也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支蓋其中有所不可已也今夫縱情恣睢自放而不檢任竇魏牟之行也慕古之所謂狂而失之者也忍性離跂為高世異人之行而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陳仲史繼

之行也慕古之所謂狷而生之者也尚同兼愛
優劣差等使上下渚瀆者墨翟宋鉞之行也所
謂墨家者流也尚法下修詭合於君臣而不可
以經國定分者慎到田駢之行也所謂法家者
流也怪說琦辨苟以裨闔天下多事而寡功者
惠施鄧析之行也所謂縱橫家者流也此五家
者誠非孔子之道也卿一言以折之若不勞餘
力而獨至於子思孟軻則反覆其辭曰畧法先
王不知其統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
約而無解若卒遇勍敵力與之角而惟恐其不
勝者是故其言可驚可愕使人聽之莫不惶惑
而四顧故蘇子曰敢爲高論而不讓喜爲異說
而不顧不知卿之所以極詆思孟者非故異其
說尚其論而其中有所不得已也反覆荀子之
言而洞推其底裏大率取禮教琢磨以成經緯
而其論治要在審後王之道以就平世之俗蓋
亦治名實功利之說而又不安於卑卑之論則
欲本孔子之道而援取二帝三王之統以就

治名實功利之說施之目前可使旋至而立
有効則荀子之術已及其觀子思孟軻所誦述
孔子之言不究其廣大精微隱而未發之蘊而
徒見其汪洋汗漫之迹窮年而不可聞言之可
聽而欲以施之名實功利之間則不可以速得
其効故難之荀難之而已也然孔子之道在焉
方欲適孔子之道而可以叛乎其徒故一舉而
列之乎五家之中使天下知子思孟軻之不爲
孔子之道也而外於子思孟軻之說者或可以
庶幾乎其間故如此其排之也辟有人焉贅富
人之家而欲假其宗姓則必驅其嗣子而詭言
以擯之者也豈理也哉故吾以爲荀子之論專
爲思孟而發彼十子者卿之所制挺而捷焉者
耳雖然荀子誠過矣然致之有由焉今觀思孟
之書其言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之旨渢渢洋洋
皆帝王相守之微言而至於設施措置之畧則
隱而不發以爲是聖人之糟粕可以隨時變易
而何事乎筆之於書及至易世之後學者治其

說而不得則求之乎言語文字之中而詞章訓詁之學雜然而並出於是孔子之道不明則不善學者之過也荀子者蓋亦知其流之至此矣然論道之不明者猶不曰詞章訓詁者害之也而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吁此亦子思孟軻之罪乎哉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或問文中子續六經也可得聞乎曰聞其續三經焉制詔志策比乎典謨以續書也政化頌嘆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四

三百五

合乎風雅以續詩也始晉迄陳踵乎麟趾以續春秋也易則述之而不敢論爲之贊而已禮樂論之而不敢作爲之論而已不續也曰六經之道同歸續三何也曰三者後世之所有也書者三代之文也後世無典謨訓誥之體而未嘗不謂之文也詩者三代之聲也後世無國風雅頌之音而未嘗不謂之聲也春秋當時之史也後世無賞罰褒貶之義而未嘗不謂之史也均三代之文書有聖人之因革焉爲之因革而已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五

出

矣均三代之聲詩有聖人之勸戒焉爲之勸戒而已矣均當時之史春秋有聖人之賞罰焉爲之賞罰而已矣此文中之志也其論書也曰帝王之制備故索焉而皆獲續書欲其索之也其論詩也曰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續詩欲其究之也其論春秋也曰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作元經欲其考之也此文中之志也至于易者聖人之所作也故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知其道之深耶繼業者聖人之所行也故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知其用之大耶夫如是焉從而續之曰易禮樂之不續則吾知之矣向不續三經也可乎曰奚不可哉經也者聖人所以示萬世之大法也不得已而作焉者也聖人懼天下之昧於帝王之制也擇其文而爲書而因革之法立矣懼天下之闇於興衰之由也采其聲而爲詩而勸懲之法立矣懼天下之眩於邪正之跡也其史而爲春秋而賞罰之法立矣故夫三經

者聖人假以法天下焉爾非謂書足以盡天下之文而三代之文皆不可以不爲書也非謂詩足以盡三代之聲而三代之聲皆不可以不爲詩也非謂春秋足以盡當時之史而當時之史皆不可以不爲春秋也不過假之以立法使天下後世有所守而行焉爾奈何其續之哉今觀太倉公傳其平生所療治卽其人脉理聲色具焉何也示法也有庸醫於此忘其術之精粗亦操牘而記之則天下笑之矣文中子之經何以異此且夫文中子之經其罪有二而僭不與焉一曰淵源之陋一曰取裁之濫何謂淵源之陋自古聖人之作經皆非自取之也蓋皆有天授焉是故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旣沒道在六經是天地者六經之淵源也堯舜禹湯之授受亦不得而與焉而文中子曰吾欲修元經得皇極謹議焉吾欲續詩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得政大論焉夫是三書者吾未得而讀也然其爲書之人不足當畫卦衍疇之聖明矣且聖莫盛

於文王周公然其父子作述僅克繫易而已文中子淵源三世而成三經焉跡其所自述家學之盛文王周公豈得而藩籬之哉甚矣文中子之陋也何謂取裁之濫夫三代而下惟漢爲近古固也以言乎聞道則遠矣今也文景之理措之乎堯勛舜華董賈之策合之乎臯謨說命擊筑橫槊之音和之乎關雎麟趾則無乃不倫乎且夫蜀漢帝胄也一言無採焉而曰中國有并聖賢除之則周赧以後尚不得齒於列國矣元魏夷也以中國之帝帝之而曰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則吳越可以與盟矣此又非春秋之法也文中子之經其失蓋如此而天下徒責其僭則過矣彼旣已儼然自比於孔子被服言笑無非孔者而猶責其僭經是猶執吳楚之王而數之曰女奚以二戟前也又奚爲王旌以田則天下有不笑其迂者乎故夫文中子之經吾無責其僭也已矣然則如何而可曰孔子大聖也亦曰述而不作文文中子誠欲爲孔子也論

且贊焉可矣

劉子玄評史舉正

與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邇
矣遷固既往代罕稱良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
其難哉唐有劉子知幾夙以卓資獨秉淵覽三
爲史臣兩入東觀博淹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鉤
玄囊括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
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譽中朝江左之曆
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崑

藏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八

三百集

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摭摭纂著
靡有遁形斯已勤矣爾其神識融洞取舍嚴明
操筆有南狐之志摘藻有班馬之文克其韞籍
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拘見深文
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
之才遺此無窮之恨省以憮然爲之太息畧而
原之其罪有二其失有三夫堯禹爲聖幸癸爲
凶自有生民所共覩記而信傳疑之語遵好事
之談以竹書爲龜筮以壁經爲土直信其言也

則丹朱之不帝重華有築壇之謬倉梧之不返
文命有膠舟之志履辛之不道乃陳琳草檄之
誣西伯之戡黎如桓溫拜表之轍遂使皇圖帝
錄萃通逃之數傾官瑤室邁垂拱之規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
矣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
刪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紂則紀言之史
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
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丕曰舜禹之事吾知

藏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九

集

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亂臣依附
之言人之不聰一至于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
萬世者乎離經之罪二矣夫史猶繪也善繪者
具人之體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據事之故
實而必存其色象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
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千古如覩也公索亡祭
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
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辛垣衍則紹介之
言里載王生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

漢之妙也而子玄剽畧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輸之矩墨而裁成度索之枝執神禹之斧斤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辭或多擬議是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遺之詠也今焉執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食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緇侯竹馬之迎以鳥啼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筭評無恤最賢之語是必譚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摹也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睹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詭也謂阮籍聞母喪無圍棋飲酒之狀是不聞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識特達有知子玄而糾錯不經彰彰若是諒其難乎夫磨礪

練兵議

毫之瑕則完盈尺之壁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於世云爾
蘇子曰國家之患莫大乎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深哉其言之乎夫自兵農既分而邦政之敝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中外居然坐困舉天下皆知之而徇徨熟視若以爲固然而莫爲之所此何爲者哉愚竊怪之佔哩之暇作練兵三議直指而不文庶便採擇焉嗚呼三議者天下之所謂迂遠而難行者也雖然就其易行而策之則天下之患何時而可除而亦安知其果易哉 一議京營團操夫天下之事有萬世之長策有一時之便計國初五軍之制本萬世根本之圖忠肅團營之設乃一時補救之方事極致至交有其弊謀國者權其輕重而已然今日欲練京軍必復五府之舊而後兵可練也何則五軍之制任有所分責有所歸賞罰有所稽強弱有所較其利

易於責成而其患難於調遣團營之制其便在
於兵將相習一有倣急猝可遣發而其敝至於
法制繁多上下掣肘無所稽其殿最故兵之
練難也夫駟馬一車而三人御之則千乘之
衆可以分行於九軌之途聯十駟之馬以駕
十車使三十人焉執策而臨其上有不撐抵
盤跚交壞於道路者乎此五軍團營之形也
且夫先王之不分兵農也夫人而皆兵也惟
夫農之不能皆兵則兵不得不別之於農而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二

不能不廩之以食今也皆謂之兵皆廩之以
天下之貢賦乃練其半以爲兵而棄其半以
爲不堪之數誠不堪也則農而已矣何爲隸
之以尺籍而廩之以天下之貢賦誠以團練
爲可用也而授甲乘城不足數萬此何以別
也其棄者旣爲冗兵而練者又無實効是舉
天下之財而盡委之無用矣古曰琴瑟不調
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之兵制可
謂不調矣熟視而不敢更張則予之所大惑

也故爲今之計必復五軍之舊而後兵可練
也一議畿輔兵成周之時天下未嘗有兵也
而軍旅追晉蒐狩之後取六軍而用之如邴
諸掌何哉兵雖不常於京師而六鄉六之
中皆天子之爪牙也故無事則籍之司徒而
爲比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統之司馬而爲伍
兩卒旅之師此所以無聚兵之患無養兵之
費而得居重馭輕之權者也漢之六郡良家
蓋有其遺意而不能久行耳國家建都幽燕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三

直隸八府之地卽古燕趙之域杜牧所謂王
不得不爲王伯不得不爲伯之地也則今日
京師之形勝可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矣
乃塞下胡夷蜂屯蟻附邊烽一起輒瞰門庭
何哉畿輔無兵也及至庚戌癸亥胡騎薄於
近郊反調遼軍入衛而肘腋堂奧之間熟視
躊躇而無一卒之可發豈今日燕趙之民與
古殊異若是哉不能作而用之耳爲今之計
必於常制之外倣鄉遂良家之意設畿輔民

兵而後都邑可守也二議沙汰冗將夫兵之不練由於食之不足食之不足由於將之太冗冗將之弊二一曰承襲太濫二曰添設太廣何謂承襲太濫三代之時將吏不分既無祿食之費漢唐而下員額漸廣亦鮮世及之官祖宗削平僭亂再造乾坤偉勳神功古今無二當時拔堅執銳拔城陷陳之功皆親歷戎行得之親記故論功課賞不吝世延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載長之命脉端任是矣及至

續藏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四 青三百三十二

承平以後國家無大征伐不過邊庭烽火即或立功勝敵亦豈有當時拔城據邑之勞哉況其間戚畹中璫假名奏帶家丁邊將買功討賞身不經行陳之厄目不覩旌旗之色而子孫受鍾石之賞享茅土之榮此何爲者也嘗總計天下之官文職大小不盈二萬而武職大小乃至八萬有奇一衛之中甚至官軍相半管事者輿馬赫焯日浚貧軍之膏血帶俸者關茸蒐瑄坐享縣官之祿食兵部除選則老弱藍縷狀類乞丐

者指揮千戶也幕府行邊則扛輿控馬形侔臺隸者指揮千戶也此等輩而欲使之折衝禦侮手將不使之折衝禦侮而徒養之乎均非策之得矣若爲祖宗報功之仁則開國元勳今有不知其子孫所在者矣而況於一級一功之上乎宗藩襲爵自鎮國而下以次遞降祖宗艱難所得之士子子孫享受尚有節制而況於奔走之臣子乎且夫吾所謂濫者又非謂此等也謂夫未經行陣未睹旌旗之輩也此可以無所顧戀而不爲也爲之如何曰兵部通查天下衛所將官見在承襲者多少名數當時蔭襲是何功次除開國靖難之功照舊襲職有罪即爲拔黃無後旁支不續以漸裁之其宣德以後一切功次自立限之日爲始照宗藩襲爵之法以次遞降如父爲指揮則子爲千戶孫爲百戶而世以百戶終焉身爲千戶終於總旗身爲百戶終於小旗非武舉不得管事非管事不得支俸至於邊方有功將領設爲方畧精其考覈痛除

續藏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五

奏帶之弊寧厚賞而不可妄陞寧超陞而不可妄襲如此而冗將可減也辟之藝圃疏其籬落則生植長茂矣何謂添設太廣國初設立武將都司衛所體統相維而總兵叅遊等官間一設置其員甚少其任甚重故權有所歸而事無所廖近年以來止爲補偏救弊之方不思拔本塞源之計官日增於上軍日困於下自總兵而下非衛所正官隨在添設一事而數人治之不免疊床架閣之弊二卒而數將守之且有十羊九牧之譏寧獨如此軍士之糧不加少而貧苦不能聊生則必有所由去將領之俸不加多而富潤至於不貲則必有所自來辟之羣鴟守一腐鼠其餘幾何而胡以責軍士之不練哉嘗考衛所之制一衛官軍約五千六百員名今一總兵所部乃三千耳是爲一指揮之任設一總兵也而指揮之隸屬者何啻數十一所官軍約一千二百員名今一守備所統甚者止五六百名是爲一千戶之任設數守備也而千戶之隸屬者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六

坤

何啻數十夫所謂指揮千戶者而不能統如許之兵也則當時不必設所謂總兵守備者而足以統之則何不以都司指揮等官名之而必以崇階厚俸加之哉爲今之計宜將添設將領減其員而重其任一總兵所統須五萬以上一叅將所統須一萬以上其守備以下卽令衛所掌印管事等官帶其名色不必另設至於邊陲阨塞當添兵守禦處所撥某衛之軍卽令某衛指揮統之撥某所之軍卽令某所千戶統之一切冗濫名色盡爲裁罷如是則官少而軍不困矣嗚呼不困而吾可以責其練也

郭太史簡儀贊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七

三

轉轂折衷倚蓋三體以爲準的玄規因之營度
然而六合苞外厥狀渾淪俾彼疇人艱於頽仰
元太史郭守敬獨秉玄幾凌駕往哲仰眺九垓
旁羅四極登臺升庫遂創新儀察七政之盈虛
則指掌殆盡課六歷之疎密則臬黍無乖通幽
洞靈合符造化永世貽則浹乎千茲始天啟其
衷顯茲神道者與昔哉公著賦虛握靈蛇之珠
郭璞遺圖空握東序之寶辟彼鏤冰何殊畫餅
而猶布在芸編珍之無斁况乃入神之制陶匠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八

三

堪輿明時之規戶牖象緯動倍孔甲之盤功百
神禹之鼎豈可使銀書金字未勒玄象之文璇
表玉儀有陋昆吾之義者哉乃作銘曰 茫茫
玄運莫莫三辰譬彼輻輳轉於一輪舊儀詢美
而狀渾淪卓哉良史創物維新其新匪他維舊
而析四游兩軸當乎二極南軸攸沓天常下直
維北欹傾軸焉是式赤道上載列宿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奇焉樞機所運五環三旋去極之度
游則昭然囊括兩儀珠輝七曜象在靈臺不言

而告邈矣維人何識之妙配皇等極昭茲神造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

十九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一目錄

人主和德於上論

甲戌會試程策第三問

乙酉應天程策第二問

乙酉應天程策第三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目錄

乙

山館文集卷四十一目錄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一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吳于緯重梓

人主和德於上

人主之治天下而欲與天地合其德則在於養天下之元氣元氣者何天地太和之氣也天地以太和之氣周流六虛絪縕萬品而人主代爲之運人主代天以運天下而使天地之氣猶有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一

百六

所壅闕而不流則與天地之德不相似故必和其德於上以養天地之氣而後國家之命脉綿延鞏固不可紀極是故聖人之治天下遊神乎恬漠之域怡志乎春融之境流於無垓之宇而涵於不滑之淵使血氣之倫莫不優游厭飫有以自樂然後元化醲郁而上下同流也則請終言和德之說乎蓋儒者之述君德其指至博有寬猛之宜有張弛之用有道法之任有文武之執而公孫弘直以和德爲言人主而專以和爲

德無乃有所偏而不舉治何以成噫此非所以論於人主之德也夫人主之德非攝持天下而運天下者也運天下者在於凝固太和以養其元氣而國家之元氣卽天地之元氣故人主必求和德於天今夫乾道變化以一元之氣鼓鑪萬物使之各正性命而其所以運之者在於保合太和是故明而日月潤而雨露鼓而風霆肅而霜雪豈不有所生成肅殺而合之於和故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和之原也人含是和以生而不能致其和故中和之極必建之於人主而後天地之大德可見故人主之德天地之德也何也人主者天地之宗子也其權足以樞萬化其政足以攝四時言脫於口而恩可以翔海甸志萌於心而精可以通鬼神行成於身而効可以感象緯然則天地之德非是其孰體之人主闇於天所以立君之意又不知國家之元氣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故國與民之根本往往置諸度外而惟廣後厭縱是務於是君娛樂於

上民怨咨於下九閭之外言有所壅闕而不通朝廷之上政有所偏諛而不舉閭閻之間情有所鬱結而弗宣使人主之德與天地之氣不相流貫辟之人身若痿痺然其四肢非不附於心腎而血脉經絡不相攝屬則和安從生由是則有驕陽亢旱以應其紆結間阻恩不下逮之象由是則有悽風苦雨以應其怨抑無聊情不上通之象由是則有彗孛飛流山童水涸以應其乖戾窮極政多疵癘之象是何也則人主之德不和而元氣傷也明主知其然是故視天地猶一身而和其德於上以和天下然必求端於心以爲一念怠則德不足以聯屬而和者窒於是朝修夕考宵不晏食而毋憚於厲精之勞一念泰則德不足以容納而和者隘於是居高聽卑履盛思危而毋滿於滿盈之戒一念侈則德不足以節制而和者溢於是土階采椽澣衣非食而毋卽於恬淫之失猶未也喜怒哀愛憎恐施之不當而好其和也毋輕嘖笑毋示意指以杜其

窺而防其流禮樂刑政恐修之未協而間其和也毋具虛文毋溺積習以定其制而一其令進退黜陟恐察之未核而戾其和也毋循異同毋信毀譽以彰其命而公其計猶未也生養未遂懼民之有啼饑號寒以塞和氣而爲之利用厚生阜財聚欲以導樂利之原爭奪未息懼民之有角力役智以傷和氣而爲之鋤強戢暴禁奸止邪以息爭奪之萌仁義未洽懼民之有風靡俗染以澆和氣而爲之漸其耳目融其知識以

固淳龐之俗當其時人主雖藐然於九重之上而呼吸喘息直通於窮簷簷屋而無所壅雖超然凡宇之位而精神志意微及於蠕動喙息而無所滯雖晏然斗極之居而汪濊醇醲之澤四達於炎荒窮海而不可遏使太和一元之氣薰蒸醞釀塞乎天地之間函之如日育之如春而人主方抱恬守愉藏神見光以臨於侯王君公之上而運之於樞此和德之極也夫人主之德和則國家之元氣旭然而日固國家之元氣固

而天地之元氣益盎然而無所分是故六氣協雨暘若泰階應占玉燭正符而天之氣和矣是故川珍効嶽貢修器車表禎醴泉甄貺而地之氣和矣是故麟鹿遊鳳鳥至朱草在苑彤芝在房而天地之間和矣故曰心和則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也何也人主以其心爲心而禮樂政教百官萬民以及五方四裔之遠則人主之形神氣色也天地以人主爲心而雨風露雷三辰七政以及於翹肖動植之微則天地之形神

氣色也故人主之德和而所謂形神氣色也者旣以和感則天地之心和而所謂形神氣色也者亦以和應也非以其和應人主而天地之元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爲保合以成其化亦安知其和之所自出乎雖然人主之德固非沾沾煦煦以爲和也政有時乎用寬亦有時乎用猛而皆謂之和而不偏則和也體有取於一弛亦有取於一張而皆謂之和中節則和也治有任道亦有任法時有尚文亦有尚武而皆謂之和均調

則和也陰陽並運然後一元之氣無所沈滯亦無所散越仁義並施然後人主之德有所隆施亦有所疑固故儒者曰執一無端爲國源泉一者和也俯仰千古方和之氣獨唐虞成周間得之迹其時雍和刑措不用以至百獸率舞海波不揚猗與盛哉而究之有允恭之心有危微之戒有無逸之陳故能成其和嗟夫憂勤惕厲之衷固和之府也豈必唐虞成周間哉弘當其時不能正多慾之主歸諸仁義使其雄心日騁

穀城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六

三

元氣索然欲以感天地之和而比隆上世道無由也嗟夫爲人主者可以鑒矣

甲戌會試程策第三問

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故漢人述忠敬質文之尚至纖悉矣然四者之不相沿也果自名而自尚之耶抑人以其政窺之乎夫質文代變之端與天地之運故相流通者也乃儒者稱皇降而帝帝降而王若不可返者而又直三正循環五德終始之論其說果孰爲當與三

代而上歷年長者莫如周三代而下長者莫如漢二季之世天下何其文盛也然勢極致至而天下卒返於質則循環終始之說無亦可徵與我國家熙平二百餘年其初上下之所漸濡固甚朴也迄於今而聲名文物郁郁盛矣乃識者顧心憂之以爲風教漸澆俗化漸侈論議漸煩文章漸詭是文盛之敝也然與否與聖人能通其變於未窮未窮之原非盡可以法禁防也通變宜民之道必有要焉可指而陳與夫世道汗隆之際士人所宜究心者也願相與揚榘之

穀城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七

香

對天地有不可已之運聖人之所順而不違也聖人有不可見之權天下之所用而不知也何也聖人教天下以樸固知其後之必巧也教天下以簡固知其後之必繁也然而不能使之不巧且繁者非聖人之徇天下而天地之運爲之也不能使之不巧而能使之樸不能使之不繁而能使之簡則聖人之微權所以移易天下而

不可使知之者也運有所必至則聖人不能違
天天也亦人也權有所必設則天亦不能違聖
人人也亦天也然則世道質文之變可述已夫
文質之用吾未之前聞也其義起於三統漢儒
所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是也而又以殷
爲尚質天質之與敬一也而吾以爲皆非聖人
之教也世徒見其道之不同而以爲聖人之治
天下若有所尚而已矣非其自爲之名也何也
蓋上古聖人修無爲之理而天下熙熙不施忠

於民烏有所謂忠不施敬於民烏有所謂敬天
下有淫比而忠之名始出天下有悖慢而敬之
名始出故夫未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質焉可
也既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文焉可也豈待周
而文哉然則三代之教雖不可窺而其無所尚
可知也卽有所尚而周之所尚非文又可知也
雖不尚文而世道之升降必自質而文又可知
也儒者見其然遂曰三皇之時如春五帝之時
如夏三王之時如秋五伯之時如冬然則五伯

而降其將流爲長夜而漫漫不旦乎必不然也
則冬未嘗不可爲春而伯未嘗不可爲皇矣故
史遷謂三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
相終始烏見其遞降而不返哉而予以爲此天
地之運而王道之所因也蓋天地之運其未至
也有所不可已而其既至也有所不可極何也
數基於一至於百千萬億而未嘗不歸於一也
聲起於宮至於九成八變而未嘗不相爲宮也
故質而不能不文也如春之必有冬也不可逆

而止也文而可使之質也如冬之復爲春也非
有強而爲也一寒一暑推而歲月日時之序順
一文一質變而元會運世之化成是所謂循環
終始之說已而談者曰文而欲返之質猶移江
河而行之山何其妄哉夫周之始何以明其不
文也太羹玄酒則禮之極致焉朱紘洞越則樂
之極音焉甚朴而非華矣及其敝也分爲十二
而諸侯之才臣僂子樞衣鳴玉驚其文巧之辭
合爲六七而天下之策士大俠憑軾鼓舌信其

押闔之說道術分而白馬雕龍之辨與六藝爭道而馳文藻流而湘纍郢客之章與大雅分曹而秦故自周至於秦而天下之文極矣然其後不能無漢也不能無漢是至漢而循環也漢承秦敝斷雕爲樸內而將相大臣有椎魯少文之風下而吏士元元有清靜寧一之化泯泯乎古風已及其敝也一變而西京經藝之儒各立家門抱策而爭句讀又變而東都瓌詭之士私相標植扞罔而博名高又變而建安之才人握管而覃夸麗之聲又變而江左之玄譚揮塵而課清虛之理故自漢至於六朝而天下之文又極矣然其後不能無唐也不能無唐是至唐而循環也噫由此而唐宋之未造可推已夫此數代者其始固甚質矣非久而文則何其曼衍不已也嘗思其故一代之初天造草昧其政化風俗皆淳然有太古之風故天下朴也既朴矣培之數十年而公私物力必充美而有餘故天下盛也既盛矣聲名文物必參汰而不可制故天下文

也既文矣根本命脉必有所撓焉而不固故天下敝也嗟乎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董子曰已雕已琢還反其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物極則反豈獨人爲蓋亦天行之道也然二代之末無聖人以救之而其勢遂極極而無以制其後聽其自返於質焉則純任乎天而已豈不惜哉國家常 祖宗時其簡澹無爲之理可考鏡也至故老所道說醇美愿茂之俗又可觀也今俗化常如是 聖主握道而理何憂天下而弘正以來六七十年之間則所謂豐亨豫太之時也培固陋而文明攬淳質而華巧上銷日月之光下鑠山川之精天地之氣皆已流而不韞而人之智慧已窮故識者以爲文太盛也試核其大者夫風教嘗淳矣今也繩之以文法而如束濕薪察之以鉤距而能見淵魚銅墨之長日暴其情以中大吏而民日無聊則吏之政澆也俗化嘗儉矣今也不事本業而務於淫伎曲巧三家之市列雕琢綺畫之觀千金之貲而博玄黃琦璋

之色里見賈子厭錦綺而不御史卒下走蹈文組而不爲華則民之俗侈也論議嘗簡矣今也一令之布而筐篋紛紜老吏握刀牘而汗沾背一議之興而上書之囊滿道郵卒馳而不得息則議論多而成之者少也文嘗平正矣今高者窮極玄渺而盡去其藻質不則修先秦西京之業詰曲亢厲而少恬愉不則呈烟雲月露之形以爲纖麗則文章詭而根本撥也夫明月之珍飾之以銀黃百年之木破而爲犧尊見謂失其性矣天下之文致若此也是世道之憂也愚竊以爲返之至亟矣夫吏治澆者名法敝也其道莫如重教化使長民之吏常有仁厚化民之志而無嚴切操下之心則上之所爲教者敦矣民之靡侈者本業微也其道莫如明法民遊食則法作無益則法買難得之貨則法修奇辟之服而踰冒則法則下之俗儉而天下有餘財矣論議之煩者政不信也其道在斷而畫一一言有當何煩乎累牘之陳單辭可成不必於盈庭之

論則議簡而政省壹矣文之以華奇爲工者學不明也其道在尊經而復古學術正而蕞搖之辭遠淳雅復而鉤棘之調息則文正而不陂矣雖然此非法禁之所能止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以身先之而已矣故令禁於已然之後而化漸於未然之前令之所禁由之而可知而化之所漸用之而不可見聖人之爲天下常使之可用而不使之必知故聖人之功常始於不可見而終於不可及無他道也以身先之而已矣樹寬仁之風則無敢以苛應也躬儉朴之化則無敢以侈應也敦簡靜之理則無敢以靡應也遵平正之軌則無敢以譎應也此所謂聖人之權也嗟乎聖人之權用而終始循環之運在人而不在天矣故謂江河之不可返者妄也

乙酉應天程策第二問

問自古英君誼主欲建修攘之烈曷嘗不以制御將吏爲務哉二考八柄肇自虞周倬哉備

矣後世治不逮古然其課吏任將之法不可
述者歟乃唐宋以來又有觀察安撫總
憲之政有節度經畧諸使握兵戎之權其
法何所昉歟豈守令將領之殿最又有所自
出歟我二祖文武兼資創守一德制御將
吏之權載在日曆政要諸書蓋嘗仰窺一
二大率以黜陟賞罰鼓舞一世而不聞有
所責成豈皆出聖心獨斷而耳目之者
寡歟正統以後乃始道漢唐之建節開
府內撫方外鎮邊陲而吏之職否將之
功過有所受成矣其職與前代諸使同乎
否歟法果孰爲善歟皇上一聖哲文武紹
軌繩麻御極以來日惟嘉惠元元計安
疆圉是務諸所整飭吏治振作戎機罔不
斷自淵衷恩威並運興一二督撫循資內
遷念其數易煩民畱僕久任至乃面諭九
卿布臺長申飭之條顧問輔臣嚴邊方巡
歷之法蓋責成內外開府以總將吏之要

真善繼二祖遺謨矣然今握符之表鮮
臻實效振旅之士率獵虛聲豈轉移激勸
之方猶有遺邪將所以課其職否核其功
過者未盡得人也且今臺察之使與開府
提衡而治亦當責成否歟抑本原之地尚
有所在歟予居而談當世必有槩焉盍究
陳之

對今夫談天下之治於內未有急於御史者
也談天下之治於外未有急於御將者也何
也內之欲成順治之功而布宣德澤者在吏
不得其人而民無依矣故課吏之法不可不
講也外之欲建威嚴之烈而慎固疆圉者在
將不得其人而兵不振矣故任將之法不可
不講也課吏人在黜陟而百里之能豈萬幾之
所察於是乎擇保釐郡國之臣以分理於內
而後更可綜矣任將在賞罰而一尉之畧豈
萬乘之所照於是乎擇統御封疆之臣以分
理於外而後將可簡矣我皇上所以覲揚

前烈茂建太平用是道也稽夫二五之代政
簡化淳體國定制無所謂文武之名建侯樹
屏無所謂將吏之職然而虞夏二考黜陟之
文垂焉周官八柄賞罰之典載焉其道可循
也自漢以下文武始分而制御之方有足述
者其御吏也增秩賜金緹車屏蓋何其寵也
居官不易衍氏子孫何其久也寬以文法三
歲不計何其優也手書賜諭一札十行何其
親也然其權有在曰黜陟而已而黜陟有所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十一

三言苗采

由成焉其將將也推轂以遣授劔而征何其
尊也置吏收租輸入幕府何其寬也按轡入
壘敬勞將軍何其禮也留屯便宜手書慰問
何其密也然其權有在曰賞罰而已而賞罰有
所由成焉何也古者王使大夫監於諸侯之國
故外稱二伯內爲三公西京之部使東都之州
牧唐之采訪觀察宋之轉運安撫皆其職也而
守令之所由黜陟在是矣古者使公孤師保出
統三軍居則爲卿出則爲將兩漢以列卿出屯

六朝以大臣建節唐所謂節鎮都統宋所謂經
畧制宣皆其職也而將領之所由賞罰在是矣
是故郡邑之理臧否由於諸使而朝廷握黜陟
之機兵戎之政功過核於諸使而朝廷操賞罰
之柄近代制御之法大要若此而建功流化不
能比於虞周則本原之道有所未正而非法之
過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造丕業我 成

祖文皇帝光纂鴻圖

聖德弘敷文教宜期

神功誕布武略遐宣皇皇乎烈哉丕天之律莫

欽哉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十一

三言五言

可名矣嘗仰讀 日曆政要諸書而竊窺其指
大要在於獎敘羣材作新衆志施不測之恩以
勸宣力奉法之士用不測之威以懲列方千紀
之流所爲興起吏治振厲人心信足以軼越百
王規垂億萬矣然天下觀 二祖之黜陟而不
測其所以黜陟者何也進退之權在 上也當
時郡邑之政總之藩臬而歸之銓宰他無與也
其後大臣開府內地以總郡邑之政則藩臬謹
守筭鑰以奉要束若部吏然而欲以守令責之

不猶膠柱而操乎天下知 二祖之賞罰而不測其所以賞罰何也命討之權在 上也當時兵戎之政總之主帥而制之司馬他無與也其後大臣開府於邊以程士馬之材則主帥謹執橐韃以奉奔走若部將然而欲以將領責之不猶望表而涉乎夫聖與時化智與變俱事以勢遷功以便取創業之主親識艱難利在獨斷守成之主深居九五利在任人知此而制御將吏之道有可言矣 皇上英睿紹圖憂勤圖理日

欽定四庫全集

十八

十九

惟嘉惠元元計安疆圉是務是故興勸吏治則尊顯循良有面褒之渥嚴繩酷烈有城旦之書所以旌別淑慝而操黜陟於上者凜然 二祖之遺烈矣振作武功則疏通侯之爵以勞殊勲重失律之罰以懲不恪所以鼓舞人心而運賞罰於上者赫然 二祖之餘威矣而執事猶以爲吏鮮實効將欲虛聲憂治危明之計固甚深也愚誠不敏敢以臆對夫御史之權黜陟盡之矣而吏治未盡興於理者何也此所謂內地開

府之責也自今觀之問俗則有刺舉奏績則有殿最非吏之臧否所由成乎然亦有淆於名實而不足示勸者乎何以明之夫多指亂視多聽亂聰今也令長之治不以屬守而使郡之佐史察之吏民之過不以屬令而使邑之長佐調之是庖俎之代也臧否安可稽也上要下詳上詳下亂今一事而條陳互異從違莫適一法而操縱殊科去取安準是單父之書也臧否安可稽也十夫撓椎羣羽飛肉故一廁褒書曹起

欽定四庫全集

十九

胡

而謂之不問其由偶乏勞語曹起而非之不察其故是吹竽之和也臧否安可稽也用目飾形用耳飾聰故上有治名民或以爲屬下有神譽上或以爲罷是隔垣之視也臧否安可稽也上知其然故於內地開府尤加意久任焉而郊壇而論公卿又以吏治干和申飭部使淵哉 聖心何明見萬里如此也一時保釐諸臣有不改觀易聽以奉上之德澤者乎夫御將之權賞罰盡之矣而將未盡奮於武者何也此所謂開府

邊地者之責也自今觀之平居則有校閱遇事則有論報非將之功過所由成乎然亦有掩於真贗而不足服人者乎何以明之上有所欲張也虜士馬一而當十上有所欲諱也吾士馬百而不當一則勝有爲飾而敗有爲掩矣功過安可核也五聲非殊調也或以徵而爲羽五味非異齊也或以苦而爲甘則聽淆於入而味嗜於同矣功過安可核也又其甚者文吏所欲與或爲施之文吏所欲取或爲聚之則察有時昏而剛有時折矣功過安可核也又有甚者魚貫而獻功非敵首也垂橐而相載非市直也則戰以降鬻而和以賂成矣功過安可核也上知其然故於邊地開府尤加意久任焉而煖閣顧問輔臣又欲邊方督撫躬親巡歷卓哉神畧何坐炤羣情如此也一時統御諸臣有不洗心滌志以奉上之威稜者乎雖然任不可不久也然使擇之不愼則下何以堪職不可不親也然使委之不專則才何以展故任督撫之臣必也

惟其選乎內之保釐方國則藩臬之長老成而練者卽其地拜焉外之統御戎旄則治兵之使精敏而才者卽其地拜焉何也蓋上習其根株而上亦有以究其源委下操其長短而上亦有以制其重輕視之未嘗而食者功相萬也必也重其權乎內而一方之利病委之開府俾臺察之使刺其不法而毋相奸也外而一軍之利害委之開府俾臺察之使省其不虞而毋相淪也何也任職者心志精專而不病於異同奉行者耳目純一而不虞於牽挽視之連橫而進者實相懸也內之開府誠得其人如周恭襄之撫江南于忠肅之撫河洛而任之則吏之臧否無所遁矣而後朝廷以黜陟臨之廉能有狀顯以不次可也弗問其資品矣焚虐有狀辟在刑書可也弗問其人地矣如是而剖符之長將無不砥行立名奉法循理有百年之愛而不敢爲旦夕之圖矣開府於外者誠得其人如余肅敏之在延寧許襄毅之在關隴則將之功過無所逃

矣而後 朝廷以賞罰制之有銘常之勳疏之
士可也小過毋絀也有亂行之罪試之齊斧
也細謹毋錄也如是而援抱之士將無不策
磨鈍竭節効誠進死之氣銳而退生之志輕
矣是故將與吏辟之事也開府大吏其轡策也
執策止轡操縱在手人主之所以御天下也將
與吏辟之舟也開府大吏其維楫也理楫張維
緩急惟志人主之所以濟天下也然必主上以
憂勤奮厲之心運之於上而流浹乎人心 廟

堂以正大公平之體佐之於下而整齊乎衆志
由是聽言責事舉聲核實執要受成操一御衆
不參伍而精不繩約而信不金爵而勸不鈇質
而威海內蒸為太和方外罔其神烈德與元氣
遊威並神明運矣此又其大本大原也故曰本
原之地在朝廷惟 上加之意焉

乙酉應天程策第三問

問先王體國莫不衆建親藩屏翰王室所以固
本根而隆統緒也史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而得 著十有四人其說何居武王大封同
姓兄弟之國十五可按籍數矣乃其睦族展
親之 禮見於戴記亦可為後世法與漢興諸
侯強大專制擁兵賈生蓋深言之乃其後食
租衣稅僅同封君法何以更也唐初亦大封
數十餘國然甫一再傳裁削始盡則置十王
宅百孫院聚之長安不復出閣矣宋因其法
建睦親敦宗諸院分處二京恩禮抑又薄焉
其制善否皆無足論獨其傳世數十宗支蕃
衍而主藏之臣不聞告訕是操何術也我
聖祖功高百王子孫萬億蓋宗社無疆之福
乃邇年藩祿日增數倍經費計臣日夜持筭
罔知所措即宗人待哺不贍或亦不能無愁
嘆矣 皇上深規遠覽永惟萬世之策特遣
法從近臣稱制臨問頗以便宜條上而曠日
彌時未聞定議何也始其中有所難歟議者
大率操限封定祿開業通籍數說為一時通
變之術不知於成法何如抑法所不行亦有

可仰奉遺謨而不膠於迹者歟夫所爲博議者固欲廣朝廷親親之恩使爲可繼耳然則宗人之情亦有不能自達而當爲曲體者歟蓋當事者多取補偏救弊之宜而不求拔本塞源之道非得已也士挾策而談豈亦束於事勢幸具以所聞對

對天下有情不容已而當優之以恩者聖人不忍弛也天下有勢不可過而當節之以義者聖人不能違也何則親不可使疏厚不可使薄情

穀梁傳文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四

二十

也恩之所必用也顧恩濫則其勢易窮而恩愈不繼於是乎有變通之法親遠而不得不降制久而不得不更勢也義之所必用也顧義勝則其情易拂而義亦難遂於是有曲體之宜蓋以不忍弛之恩裁不可過之勢以不能違之義節不容已之情如此而藩祿可策矣夫藩祿之議有日矣而未有成畫者非畫之難也知而難於言言而難於任也胡不歷古今之故以明之聞之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蓋親

並建自古然矣司空季子稱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而賜姓者十有四人蓋以德建也周王光有天下封建親戚而兄弟則十有五國見於富辰所牒蓋以親建也軒轅之歷選矣難追而成周之法載在戴記義可陳焉曰朝於內朝以明親也則外朝以官也曰授事以官以尊賢也則公行在列也曰族食世降一等以著殺也則親盡可推也曰祖廟未毀吉凶必告不怠親也則親親不告也曰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

穀梁傳文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五

則非賢不錄也曰公族之罪雖親不犯有司以正術也則干法無貸也周道親親而降殺之等固若斯矣至於後世代有成法又皆因時變易而非膠於一也漢興懲秦之孤大封子弟分天下半賈生指股之喻其言痛矣至武帝之世主父獻其遺策分王子弟畢受爵邑然後終漢四百諸侯奉法則武帝之通其變也且夫衆建諸侯而漢不厭其多者何也王受國而侯其支庶世世侯之以至於盡而漢不益之國侯受邑而

食其支庶世世食之以至於盡而漢不益之邑也故至平帝之世諸劉屬籍十有餘萬而益戶賜爵者毋過九百斯其効可觀矣唐初雖大封宗室四十一國較漢則不及焉先天之後爲十王宅於苑西天寶之後爲百孫院於宅旁而終唐之世不復出閣矣乃其時諸王月賜盡出宮中而有司不問故易給耳宋初宗人散居京邸比之於唐則又儉矣景祐中置瞻親院於都下以處近親而又有廣親睦親之宅崇寧中置敦

敦睦山館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六

宗院於兩京處踈屬而定爲南外西外之法厥後食祿之籍止於五百一歲之供止於九萬故易給耳三代以來宗藩班爵之實大較若此而祿賜之費則無有如今日者蓋我高皇帝光復華夏功軼百王子孫萬億瓜瓞綿衍祚甚豐也乃數十年來宗人之生息無窮而費又日侈國家之貢稅已定而民又日詘今歲漕江南以供京師者四百餘萬而天下宗人之祿乃至八百餘萬昔之稅以十一今稅以十二奈何民母

敦睦山館集卷之四十一

二十七

困哉至於宗人又非裕也汰者浸欲崇侈不可盈厭謂者懸鵠百結日不聊生故有爵列河山四壁如掃有年踰強壯六禮未行有掉臂市門亦同負販有竄籍公府迹混輿臺蓋天橫之困亦極矣當事者何以籌之夫富有萬國而至於靳九族之施恩之所不忍也費以一事而至於空九府之藏義之所必裁也及今不爲後數十年可若何矣頃皇上遣法從近臣行兩河秦晉之間稱制臨問使諸王宗室各盡便宜亦頗以其議上矣使所未至又下諸宗陳其可否亦頗有至者矣而廟堂之上未聞定畫何也蓋所議者更制而制不可更所議者節費而費不可節也夫物有虧盈智者弗能預計時有移異聖人不能先天聖祖開物之初亦豈計萬世之蕃衍至於不給我故制不可更也制之所不禁而可以適時何迹之可膠費不可省也費之所溢出而至於病國何故之可冀愚生念此亦熟矣以爲遂推祖宗之志而斟酌

於法之外其說有四下體宗人欲達之情而竊益於法之內其說有四請深計而毋誅可哉夫國家之爵宗人較之前代誠亦侈矣而議者欲限其封則不可不深考也何也親王之子定其封數則尊卑懸矣郡王之封裁其世數則爵邑削矣柰何其限之也無已則郡府之庶當封鎮國者可額乎中尉之宗當主蒸嘗者可封乎而此外皆議減焉雖計効於數世之後而亦足爲萬世之規矣故限封當議也今諸宗衆者通歲之祿僅得二三徒有虛名竟鮮實惠而議者欲限其祿則亦有不可不思其終者何也夫千石之祿其實三百耳十人析之而人三十又倍而析之而人十石不再傳而比於斗食之秩何以稱侯服焉無亦裁其貴賤而區別之乎藩祿多者府歲二十餘萬誠無以加乃亦有一府不盈數千者何以知世世生息出其中而足也無亦酌其中數而少增之乎蓋必使盈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墮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亂

然後上下相安而節制成也故限祿當議也自上世以來宗人子弟有不試爲吏者乎今也爲之厲禁使懷奇抱藝之倫不得與寒士並進以光家國而愚智同藏虛糜既廩此陳思所以願辭遠遊而佩朱組也守法如此且謂之膠况非法乎而議者逆憚其難御至不敢通入仕之階則德向不孺於漢而臯勉不吏於唐矣故通籍當議也夫養生之宜束之則不足任之則有餘中人之情勞之則動心逸之則忘善今也以萬指坐食而使之崇欲以百室待哺而無所資身是重敝之也誠開其農賈之業使自擇謀生之資則貧者有所利賴而不至於流離惰者有所愁勞而不至於惰佚矣故開業當議也議既開則不得無弛禁禁既弛則不得無致法自此以往可數計矣夫四者皆世所熟畫而莫能專決也則以累朝之舊制不敢更而不思二祖之遺謀所未有也體祖宗之仁而通四者於法之外生民之困紓矣雖然今者諸宗之困寧

盡爲祿不給邪抑猶有其故而世難言之乎何也 朝廷親親之恩至周渥也吏之賦祿者徒苦其難而不求其易陽以爲急而陰以爲緩有已徵而他抵有折少以爲多柰何其不諱且怨也故有司之出納當審也夫有國家者非寡與貧之患患不均今宗人有爵尊而甚匱者祿非損也有爵卑而富溢者祿非增也而何其相懸甚邪是挹器之喻也貸子錢以食積日累月而息終不可舉故交祿券以質貸日累月而祿終不可得今貧宗受金於府者非挈鎔銖歸也夫親待同室以乾餼而厚望 國家以行葦必不行矣故宗人之封殖當裁也今夫宗人名封請自藩府完事臣吏操其重輕得者累歲之入不償其出矣則守秩坐槁名不上聞此甚難矣而猶易言也國之黠校以入奏爲居奇省之主吏以交關爲守故此彌難矣而猶易言也至若釜鬲之行處乎輿突之間關石之權握於機衡之地則法之所無如何也故撫臣之代奏當行也

夫漢世郡國歲計上宗人名籍宋自熙寧以後祖免之外不復賜名非疎之也誠取其適而已今至庶宗子女吉凶必請簿書往復徒滋弊竇何如以銀潢之派命名於其宗以家人之禮主婚於其長生賜之封沒賜之祭以展親親無相遺也不已寬乎故名封之法當議也四者皆世所熟知而莫敢頌言徒欲裁酌鍾金以紓目前之急顧不知諸此之費豈從天降地出皆縣官財乎安所省乎故下體宗人之情以酌四者於法之內而宗人之困亦紓矣嗟乎天下之弊莫大乎知之而難言之而難任也宋臣有云以疎而謀親者忠蔽於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憂國之臣談何容易今夫千金之家有傳器焉而缺以爲上世所遺不敢補直謂之守器非善守也十仞之木液滿理縵其蠹在內而修其條榦使中繩尺非善財也伏惟 聖主深覽古今永惟終始遠考周室親親之典遐稽漢宋班爵之法上思 祖宗垂裕之仁下體宗人望澤

之念寧以有限之制推無窮之恩毋以有盡之財填無隄之費使家國兩利民社同庥豈不萬世之訏謨百王之令典哉然非下之所敢言非下之所敢任也愚生草茅之見策止此耳惟執事進而教之幸甚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三十二

九十四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一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目錄

乙酉應天程策第五問

巳卯江西程策第二問

巳卯江西程策第三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目錄

乙

五十四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龍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乙酉應天程策第五問

問記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蓋移風易俗之微權也然奢則不遜惟禮可以已之而獨示以儉其說何歟孔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與禮得無出於一歟余觀三吳之俗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一

三

不謂儉矣然氣化有所由開而習尚有所自起可得原本否歟嘗考禹貢職方所載楊徐三州田賦物產若嗇於諸州矣而越絕及遷史盛稱閭閻春申之建國也其用物一何泰歟然其時泗上十二諸侯及楚之下東國猶稱僻壤豈地利關於江左而未及淮泗間歟漢初吳楚淮南分王三州之地皆以富雄諸侯六朝王氣所鍾人文益盛及唐中葉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廣陵以筦諸道之賦而

江淮南北皆號爲陸海神臯以至於今未改矣夫土壤非益沃而盈虛如彼亦有說乎

聖祖初業金陵三吳列爲畿輔及後燕都定鼎而東南爲財賦所出蓋國家根本膏腴地也顧承平旣久文物熙恬故四方風俗大槩趣於華侈而吳爲之標卽有所創造四方慕而馳之如應影響故與天下且相御而趣於敝矣欲振而維之當示以儉歟抑示以禮歟夫易有節以制民財有履以定民志蓋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二

三

相爲用者今欲體而施之厥道何由諸士試精言之豈惟吳是爲四方將取則焉對執事策士三吳而推其俗之侈儉至深念也乃其指宏博若借吳以問者士吳人第以吳對夫物之生有盡而人之欲無窮以有盡之財而贍無窮之欲則靡散而至於虛故聖人授之以節節以制度裕民財也以無窮之欲而御有盡之財則宕佚而無所止故聖人授之以履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記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

之以禮夫示之以儉所以爲節也示之以禮所以爲新也天曰禮與其奢寧儉儉非禮而何矣是故制國有常而裕民爲本經世有紀而正俗爲先有以率之於上則表直而影自端有以維之於下則坊固而流不溢知此而移風易俗之方有可陳矣夫三吳者何、神聖基圖之所創也詩書文藝之所漸也羣材之所鍾百貨之所聚而賢哲之林也盛有日矣其在禹貢則厥土赤埴塗泥厥賦中中下上然而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三

忠

狄蠙珠織文織綺橘柚篠簜之珍貢於天府則物產亦非纖也其在職方則川以三江浸以五湖然金錫竹箭孔翠犀象列在方物則地利亦非鱗也顧其時氣化淳龐民俗朴茂天地之藏有所函而未闢山川之珍有所秘而未吐故號爲九州之腴而不入列國之紀厥有由矣降是而春秋則闔閭以勾吳舊邦雄視上國越絕書志其城郭宮廷之制如所謂通門二八隔閼寒暑與夫瀕池六尺玉鳧

交流何其溢也降而七國則春申以楚之上相裂土江東司馬史稱其城吳故墟自爲都邑至於上客三千皆躡珠履何其汰也然其時淮南十二縣邊齊之南爲楚下東國而泗上十二諸侯附麗故宋之旁以介于大國卽今淮揚諸郡是已則吳越故壤已擅豐區而淮海舊壤猶稱曠土矣漢初吳淮南分王其地疆者卽山煮海擅銅鹽之利下亦厚招娛遊以亢三尺則故吳益沃而淮南北亦漸衍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四

禮

矣唐承隋江都之舊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廣陵以籠諸道貢物達之長安而淮南北之盛畧與江南等矣夫地利有上下天時有盈虛而吳獨日盛何也蓋自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樂而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爲中原者方且淪於戎馬荆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爲二京者方且盛穹廬旃幕之場故益遠也然則吳

之盛久矣俗之弘侈亦匪今矣 聖祖開基
淮甸吳諸郡則左右輔也 成祖定鼎燕都
吳諸郡則內外府也豈非根本膏腴之地哉
然以蕞爾之土而當天下財賦之半加以連
年水潦之災民多懸耜野有與草守閭之吏
日夜責租民展轉呼號莫所聊生蓋吳于今
日又甚詘矣而執事猶談其盛無乃見其影
而未察其形耶請實其狀天金陵五方之輻
奏萬國之灌輸三服織作內給尚方衣履天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一

五

下而器食之用自水衡少府半取給焉然而游
浮之民大都之風非有厚藏也故其地物產而
功侈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以跨引閩越則
姑蘇一都會也其民利魚稻之饒居果布之湊
造作精靡以綰轂四方其土也慕遊閑之名頌
雋俠之義故其地實膏而文侈自金陵而北按
三楚之舊苞舉河淮則維揚一都會也其民皆
窳輕詭無所積聚煮海之賈操鉅萬之貲以奔
走其間故其地主齎而客侈自金陵而上至於

甌越則宣歙之間一都會也其民盡仰機利行
賈四方唱權轉轂以遊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
贏故其地內蓄而外侈今執事徒聞其侈而不
知其蓄也欲以儉與禮裁之則過計矣然吳之
膏則生於侈者也欲使之無膏而可使之侈乎
嗟夫侈則誠侈矣彼其琛奇溢目則頰丹明璣
珠琲磊珂弗爲異也其御服鮮華則蕉葛升越
弱緡羅紈筒中之韜鯁人之獻弗爲靡也其器
用精良則桃笙象簾寶鈇文犀單費百縑取直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六

萬戶弗爲詭也其遊藝嗜古則山甫之鼎考父
之銘華山之博菴吾之刻弗爲遜也其晏居過
從之盛則海錯陸珍剖纖析靡盤舞隨風悲歌
入雲弗爲適也其百賈之所聚則方舟結駟織
陸鱗川飛塵降天赭汗如雨弗爲譁也衍平子
之賦無以盡其華重士衡之趨無以極其靡矣
而豈知其力之膏哉夫山林不給野火江海不
實漏卮難其繼也是故識微之士見本而揣其
末陳風之史觀盛而防其敝亦有說矣且夫吳

者四方之所觀赴也吳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爲弗文也吳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爲弗珍也服之用彌博而吳益工於服器之用彌廣而吳益精於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吳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吳膏也古人有言奢侈之費甚於天災談非過矣挽之可後時哉請畢其指語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何以實之一日耕而終畝其於以雕鏤不盈握也一日織而盈匹其於以纂組不累寸也如是則損日矣以終歲之所耕而易盈握之器以終歲之所織而貿累寸之華如是則傷財矣然則背本而趣末者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昔者先王之御天下也因其情而爲之防體其宜而道之利阜其財力而齊之以制厚其利用而約之以繩是故桑非不足於簋而不耕者不以祭帛非不足於楮而不蚕者不以衣玄纁筐篚非不足而納采無過五兩飾車駢馬非不足而不命則不得乘故天下望其服而知

貴賤觀其用而明等威今也不綰半通之綸而享溢於珠服玉饌不名一伍之長而室華於瑤瑤構瓊汰流侈靡日新月異是天下之大蠹也則吳之日膏此其由矣夫嗇生於侈而吾懼其不能侈也好生於不足而吾懼其不止乎侈也操司牧之權者待不能侈與不止乎侈而圖之不已後乎故欲民用之不匱非解衣推食而予也示之以儉耳矣欲民志之不淆非裂衣斷帶而止也示之以禮耳矣何也民之從好也甚於其從令也以身教則由而不知以言教則服而難入故曰璧玉不御於上則玩好棄於下雕刻不納於君則曲巧絕於民以身先之也誠使上不御無用之器則市無雕奇而作者詘矣華旣不售則不得毋樸樸則有餘日以養其力貴旣上極則不得毋賤賤則有餘貨以養其財如此而民可毋匱矣此易之所謂節也故曰示之以儉且夫民之服禮也甚於其從法也何也禁於

已然後則費而少功防於不然之前則微而易過也故必由大府之憲宜畫一之規正車服之等陳器用之則別吉凶之禮裁器食之量使之各處其檢名是其心則民志一矣董子所謂使之有欲不得過使之敦朴不得無欲蓋易之所謂履也故曰示之以禮伏惟 明主留心萬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九

三百三十三

蕃殖之效成惇龐之俗固皇代讓其淳沕帝籍推其景鑠矣嗟夫天下之事有視之不足慮而其實可憂有按之不可述而其患甚遠者用與俗是也今夫計國之臣以盈虛多少爲筭而不權於用之重輕守官之吏以刀筆筐篋爲能而不揆於俗之善敗安得長者之問而陳其萬一哉然今天下之俗大都趣於華侈儉禮之所示匪獨吳矣故知執事之借吳以策也謹對

已卯江西程策第二問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

三百三十四

凡八音與政相通文章與時高下其說尚矣五帝三王之文載在六籍中國之人世守之亦可以高下論否也自春秋秦漢以迄於今其文具在操觚之士日剗心焉卽其才人人殊而一代之機杼較若畫一其故何也論者以爲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與復起又有謂韓文不如漢漢文不如先秦戰國者其過相沿以降乎其代有盛衰焉轉移變化之迹其端安在可得詳究之與古之論文者其書至不可紀有爲輿論者有爲文賦者又有文章流別論與文心雕龍二書其詳可得聞與我 國家以文化致理往學士家論著故已富於前代邇年以來作者愈工大抵馳騁於先秦西京以爲復古而日靡於琦麗雕華則可謂甚盛矣然識者顧以文巧太過爲世道之憂其亦有見否與彼將以文體之變不可不亟反耶抑亦有出於文之外者與夫賁辭觀乎人文以

此天下孔子卦得之嘆然而嘆聖人固無
樂乎文盛也誠欲反之其道矣由諸士必有
心知其意者尚究言之毋以文應

對嘗謂天下之事有可言而不可知者有可知
而不可言者氣之有淳澆也而文因以高下此
講藝之士所詳也然而轉移變化之迹若有朕
焉而不得其故此可言而不可知者也文之有
盛衰也而治因以隆汙此識微之士所憂也然
直折而倭陳之則見以爲汙漫而無當於實此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一

百二十七

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執事有鑒於中而以文策
士令揚摧古今文章之變誠意不爲文也愚生
烏足以知之然嘗讀易之渙矣渙之象曰風行
水上渙天下之至文夫風與水相遭而天地之
文以著人與世相閱而古今之變以成故風不
能不以地推移而文不能不與時高下彼風之
行於濫觴之淵也泓渟決瀲有龍鱗而霧縠者
焉風之文也及其行於盤澗大峽而湍悍蕩颶
起濤飛沫電激輪轉者亦風之文也及其行於

洞庭彭蠡之澤而汪洋浩渺浮天無岸連山歎
雪不可嚮遏者亦風之文也文之與時高下亦
若是而已矣是故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
事若存若亡論者猶謂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
變商周麗而雅又或稱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
灝周書噩噩蓋取諸六籍而萬世文藝之淵源
肇焉春秋戰國之文繼六籍而作而其理不及
也然而攻奇飾說本原百物極窈窕閎肆之談
使後世工文者雖出入萬變而未可得易斯已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十二

奇矣兩漢之文竊春秋戰國之意用之而又不
及也然而椎雕爲朴反華爲質善叙事理能得
人情言之精者可以不朽斯已偉矣晉宋六朝
竊漢之詞用之而又不及也然而善鏤鑄古人
之言以耀光鬻采霞駁雲譎如登赤城之嵒炫
目動心麗而不淫者矣唐人竊六朝之體用之
而又不及也然而沈浸醲郁貫穿百家其詞平
易爾雅不爲琦辯雖風骨靡而不振其韞富矣
自韓愈氏至於宋變唐人之體而去其辭而又

不及也然而探頤鉤深咀嚙道要刊落華藻而歸之本根雖時有蕪陋然其淵源正矣劉禹錫曰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如是則盛衰有時勢極必返矣孰振之哉而朱子謂韓文不如漢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則直以古今風氣日趨於澆薄已耳孰靡之哉此可言而不可知者也意者文之有高下以氣之淳澆耶氣之有淳澆以運之升降耶合之則古今之升降爲一代而分之則一代之升降爲古今故觀之風與水之推移而二子之說可互見也雖然渙之文至矣然而聖人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又何以說也 國家文化宣朗典與帝典王風比隆較烈自弘正以來鴻裁哲匠操觚登壇修詞之子景合雲起靡然向風家握隋侯人懷和氏口不掛江左之籍目不涉唐宋之簡直欲極騁逸軌於先秦兩漢之間而上與六籍接跡豈不甚瓌壯哉執事乃憂其太過有音還淳反朴一與

之更始此非諸生之所及也竊嘗俯仰古今而求文之所以高下以爲其相習而不察者其過有六而詞不與焉其相推而不可已者其敝有四而文亦不與焉六過者儼儼然在文之中而四敝者墨墨然出乎文之外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嘗言其似夫文者器也器各有體體方圓也彼莊生議論之文也故雖徵之以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遷敘事之史也故雖濟之以談說而不可謂之文今不思遷之爲史也而襲模之以爲文是猶慕瑩之圓而規璣之邸也失其裁矣是何也不辨體之過也大塊噫而萬竅皆號比竹者一一而吹之以稱於天籟則遠矣春氣生而百昌皆遂雕王者葉葉而鐫之以稱於大巧則迂矣文而肖此至陋也是何也不練氣之過也夫握徑寸之珠而衣褐入市不以爲糞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而過者無不笑也君子誠有高世之識則辭之所運縱橫曲直無所不可若必求工於偏僻矜激乎一致而以片語單辭

仰模作者雖精不逮矣是何也不廣識之過也
梓慶之爲鑊也十年而不敢懷非譽巧拙栗然
父之承蜩不以天地萬物易蜩之翼彼焦於
者猶若是若乃夫績文之士逐時以爲工偶世
以爲好失已者也是何也不定志之過也夫五
味調鼎而和羹之啜不辨酸鹹五音成文而咸
池之奏如出一管是故古之爲文者沉涵百氏
醞釀千古泐乎泱泱而不知其門若夫學一先
生之言讀之而可辨也則下矣是何也不儲學
之過也夫文者以神會者也得其似而未真是
胡寬之管新豐也得其真而未化是優孟之學
叔敖也古有以舞劍而悟書者入神矣若乃不
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綠惟其色之是肖不亦
是何也不會神之過也是故文有六過而
工拙不與焉此世之所習而不察也雖然
憂也世之所憂者在於頽波橫流不知紀
之若甚緩而其關於世道之升降不啻形
不可弗之思矣請畢其說夫古之人非不

能艷采辯說窮極瑰麗以駭里耳也以爲文而
至於夸則太慢而無統元氣漓矣故弗爲也又
非不能哀歌忼慨眦裂髮指若彈鋏擊筑之流
也以爲文而至於悲非治世之音大和散矣故
弗爲也又非不能離析堅白連類要眇若畫工
之圖鬼魅也以爲文而至於怪是陋者之所託
雅道流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雕鏤刻畫棘喉
滯吻以爲工也以爲文而至於巧言華道隱
太朴鑿矣故弗爲也此四者古人之所謂敝也
乃今講業之士盛稱引以爲高舉天下而羣赴
之若鵠不知其比於夸與悲而以爲壯麗也不
知其近於巧與怪而以爲瓌奇也得非有所推
而不已者乎夫六者之過也過於文之中憂在
文而不在世四者之敝也敝於文之外憂在世
而不在文此遠識之士所爲察機於微眇而口
不得言者也乃執事又舉古著書論文者數家
以資諸生射覆此非所以索於文之外矣夫魏
文之爲典論直品第建安名家而陸機文賦備

述九變盡其曲折劉勰文心雕龍十卷其詞辯博不可殫述而摯虞爲文章流別論捃摭上下亦無餘蘊然皆藝苑之指南而非世教之砥柱可畧而無談矣愚獨以爲聖明在上誠欲還淳返朴以成一代文明之治則莫若使人務學務學者何以博文強識爲能而不以虛辭藉也又莫若正本正本者何以六經孔子爲宗而不以百家之說間也又莫若尚實尚實者何以好修篤行爲賢而不以浮華取也如是則靡巧之敝革淳朴之源啟而治道之隆見矣此易之所謂節也

已卯江西程策第三問

問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古之成大功立顯名於世者其居常守職與人不相遠惟當天下之至難才技所不能爲而後其過人者乃見彼遵何道也宋人雅以識量論人如謂士惟識量不可強及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之言豈不亦論篤與然識量何以辨也

嘗觀古人行事有疆臣陳兵入朝而談笑折之者有回紇傾國入寇而單騎見之者有失印不問而得於故處者有下馬嵩呼而軍不敢誅者或當魏軍方至而圍棋對戲識者即知非游賊或當車駕渡河而飲博驪呼人主顧待以無憂其處天下之難一何偉與又有密荐仁傑而反見擯於外者有數稱寇準而陰見短於上者詘於所知皆不自明又何汪洋無際也小有可以驗大近有可以明遠故有跌寶器於軍中而色不少吝有觸玉杯於座上而神不爲動者事雖眇小固難能矣此其人皆負一代之望當時號爲有識量者今以數事觀之果稱其名否與假令局曲之士當其所處其亦能辦否也然則大受之具信有不可及者與夫太音希聲大圭不琢豪雋不羣之士固不可以才技取也誠慕而效之其必有本焉諸士將志爲大人者幸明著所由以觀尚友之學

對古之所謂大受者有應天下之識有勝天下之量者也識者何高視玄覽創思遠圖揆善敗之端究是非之紀萬物並興莫不響應明不足道也者何并包兼蓄一齊殊軌以靜持躁以險夷輻輳莫之動搖弘不足道也識而損之以量然後權疑制變應天下而不窮量而濟之以識然後負大荷艱勝天下而不匱自古及今所以拯立人紀恢翊世運撥亂反正排難解紛必此人者爲之而非世之所幾矣嗟夫士

稱引必有試矣請先言其義夫世所謂識者不以其權奇慧辨爲察而已乎而實非也譬之登高登塊阜之丘則十里不能隱登名都之鎮則百里不能隱登岱華之巔而天下弗能隱也所處高焉耳矣夫世所謂量者不以其儻優迂恢爲容而已乎而又非也譬之量物以鍾釜受則升斗不能滿以尾閭歸墟受而天下弗能滿也所蓄深焉耳矣是故其豫之有素其徵之有時其持之有故其出之有宜往往以卒然之應而關天下之安危以偶然之感而定終身之優劣是故天下之事有所迫焉而易懾而氣不爲之撓有所交焉而易惑而目不爲之眩有所發焉而易擾而志不爲之亂有所拂焉而易怨而色不爲之忤有所觸焉而易驚而神不爲之動此所謂識與量也而明問所指者卽其人矣可得而揚摧之乎夫桓溫操問鼎之謀而陳兵新亭之下廷臣皆組上肉耳然而謝安從容就坐談笑自如辭未及畢而壁後之甲解矣是太傅以

一笑之驩而存晉之宗祊也回紇以傾國之師
侵至涇陽兩京如累卵耳然于儀單騎出見使
之下馬羅拜交臂求和日陰未移而勝負之機
決矣是令公以一騎之任而安唐之社稷也此
非當人之所易懾而不撓者乎以丞相而失印
人之所徬徨而急索者而裴度不問也左右復
白果於故處得之此何以故當吏人之竊急而
隘之則其情易敗而匿益堅緩而開之則其間
可乘而跡易解故以不索索之也方大閱而嵩
呼人之所怖愕而急止者而張詠弗駭也亦下
馬東北嵩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又何以故當
萬衆譁噓之時以令禁之或反激而爲亂而置
之不問且至難以自明故以不止止之也此非
當人之所易惑而不眩者乎魏兵西下蜀以一
旅當之此何時也費禕乃圍棋對戲終日無倦
而識者知其辦賊契丹入寇車駕親幸澶淵此
何時也寇準方飲博歡呼倦而熟寐而人主持
以無憂又何以故蓋兩國之壘旣陳士而視吾

之舉措爲安危也而吾以動示之則惟怯而不
振敵而視吾之淺深爲進退也而吾以靜示之
則惘疑而不前矣此非當人之所易擾而不亂
者乎狄仁傑不知婁師德之薦已也而欲出之
於外師德不自明也於是仁傑嘆曰婁公盛德
我爲所包容久矣寇準不知王旦之薦已也而
數短之於上旦不爲愠也且對真宗曰準對上
無所隱蓋見其忠直夫二者非奇節也獨以世
之論交者當其聲名相藉之時則異形爲肝膽
而至於權位相軋之日則同心爲胡越況於施
德而不知者乎故二公者可謂當人之所易怨
而不忤矣裴行儉以器識論人者也其平都支
出所獲瑪瑙盤以示蕃酋將士忽爲軍士所跌
而色不少吝韓琦以寬厚稱者也其鎮大名有
獻玉杯二隻者一日出以宴客爲侍吏所碎而
神色不變夫二者至瑣事也然常人之情當其
志有所持或可以辭千乘而至於情無所攝不
能不失聲於破缶况千金之璧乎故二公者可

謂當人之所易驚而不動矣夫使天下之事皆可以持筭預計而運之掌握有知者盡能圖耳惟其出於卒然之應而有所不及圖故機之敏鈍懸而識之高下列矣天下之事皆可以迫性閉欲以號招名聲有足者能企及也惟其出於偶然之感而有所不能強故體之靜躁異而量之深淺形矣之數子者有應天下之識有勝天下之量者也識足以應天下故能迎事立斷如迅弩之機敵不及距而又擴之以量量足以勝

影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二十三

天下故能從容制動如萬仞之壁物不能搖而又濟之以識豪傑之士所以名成而不墮功立而不礪垂鴻光于圖史流景耀於春秋也而孔子之所謂大受者與嗟夫士何其難論也材有短長器有大小小者不可使大而大亦不可以爲小短者不可使長而長亦不可以爲短是故夏后氏之鼎鑄以九牧之金度之廟堂爲國傳器然以之烹雞則不能釜鬲之用吳鉤湛盧陸截犀兕水斷鳧鵠萬戶之都不易而以之直履

則無以效刀錐之能何者大小異分而長短殊宜也故曰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今夫機智才辯之士下者因時浮沉與波上下參偶比周以準主意見便而赴知難而避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其趨會投機非不工也左圓中規右方協矩循令而行按法而治小文細謹白黑不渝其奉官貞度非不當也或好謀喜功見奇賈慧釋結應劇歛如轉圜若如導窳燒其精營以馳驚於世其樹聲進趣非

影城山館文集卷之四十二

二十四

不利也談者察於一辭審於一技華言媮說縱橫四出辯解連環捷過矢較其晰微研理非不與也然而明於切切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廉於間問之智而不知大數之所紀誠使豪傑之士與之挈長於尺寸較重於銖兩則有所不及矣要以定難持傾卒制決於咄嗟轉盼之間而樹蓋世絕倫之績則其相懸也豈不甚哉何也大受之才與小節異自司羣吏以用爲才者也故其才在技數將相大臣以不用爲才者也

故其才在識量劉邵曰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則明于大小之分而通于長短之宜者矣雖然識有所蔽量有所塞今夫離朱之目天下之至晰也一塵眯之則不見丘山外有所蔽也魏王之瓠可實五石呬然大也堅而無竅則不能受卮水中有所塞也利蔽之外則識易昏私塞之中則量易隘而全才不幾於世矣故程子又謂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則學不可已也而學之要在思誠誠則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

二十五

三百八

明明則不可蔽而量益宏誠則虛虛則不可塞而識益遠故能適變無方利用不匱定乎內外之分而辨乎榮辱之境也夫伯昏瞀人之射臨百仞之淵足外垂而神不慄當此之時禍福利害猶浮芥也苟僂丈人之承蜩累丸而不墜身如繫株枸當此之時得失憂喜猶飛塵也誠之至也士而論功名於當世若伯昏瞀人之射與丈人之承蜩也則卓矣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十二終



樂在
琴書

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

山東巡撫
孫道本

明子慎行撰慎行有讀史漫錄已著錄此集乃所作雜文也明中葉以後文格日卑學淺者蹈故守常才高者破律壞度慎行之文雖不涉弔詭之習至於精心結構灝氣流行終未能與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並據壇坫故錄其詩集而文集則附存目焉

龐眉生集十六卷

〔明〕于慎思撰

運城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于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龐眉生集十六卷》提要

刻龐眉生集敘

嗟乎行無似蓋從遊吾兩兄云
兩兄者仲氏無妄叔氏無擇皆
以博學宏文光大我先君之業
然皆服裋褐以終而行也竊其
緒餘以邀寵於世私甚愧而傷
焉無妄諱慎思瑰瑋豪岸士也
漁於清濟之濱號其齋曰航隱
人因稱航隱先生云先生生而
磊砢負奇氣始就外傳日頌萬
言年十六七從先君入關中過
古秦漢陵墓宮闕之墟擊劍悲
歌茫然灑涕裴回留不能去不
知者目為狂生先生自謂不狂

其學於百家諸子無所不涉居
恒尤好談兵聞制府曾石塘公
建議復古朔方地輒為安邊十
策跳詣軍門上之張中丞南渚
時客塞上聞而諭曰部吏予上
書於體非便乃止毋上而歸從
東省試見陳兵夾索又以為非

于仙于集

二

待士禮憤不欲入入為七義故
闕其草而出逃於酒間曰吾不
從科名進矣已而無擇及行相
繼上公車先君未嘗溢喜蓋深
念先生云先生意亦不能無動
乃始從中丞鴈泉侯公受經生
業服習甚勤竟不偶時以老邑

人士至今惜之先生漁獵最博
議論最豪而其為文茹古涵今
自立機軸氣骨本遷史體裁出
昌黎氏雄渾淵博蒼然古色寧
違繩削終不肯雕刻字句以競
周容所乏者栗密爾詩善古歌
行好常樓居孫太白之調沉雄

于仙于集

三

激烈神采動人近體不純於唐
亦不落宋至傍人口吻齟齬効
顰素薄不為也少時喜讀離騷
其為騷體甚富稍長亦復棄去
嘗以數首呈文宗吳霽寰公吳
公謂其真得楚聲可霸騷壇非
漫語也先生雖遊於藝文志在

取世尚論古豪傑人於唐慕郭
元振於宋慕張忠定陳同父議
論押闔又慕蘓氏父子其志趣
可覩矣而坎壈蹭蹬白首一經
天何心哉無擇學遜先生而才
藻過之為文甚敏倚馬千言多
不存草又不及壯室而沒故所

子仲子集

四

藏僅得一帙而先生遺藁自題
龐眉生集者尚可二三十卷及
行歸田頗多暇日乃從子縈索
之又復散佚於殘編斷簡中定
其可讀者若干首付縈梓之家
塾使世守焉先生又工為宋元
詞曲深研其聲病謂近代所為

即被之管絃於古無當也而成
文之音亦寡又半從狹邪中得
之乃其憤邑不平之志借以抒
寫有足憐者自宋諸名家皆以
樂府入集政文之一體不可廢
爾他所論著有劍術說林兵畧
八陣圖解諸家要畧論文博采

子仲子集

五

羣書題跋諸書雖施之當世未
必盡合而能倚撫千古成一家
言亦必有識之者然不能盡梓
也兒謹藏之母覆醬瓿可矣昔
扁鵲兄弟三人皆以醫著及其
自實謂伯兄為上而名不出於
家中兄為次而名不出於鄉越

典為細末愈細愈精

集 148—281

騷

漢廷平之言今世海上之荒陬歲單閼吾以降兮是多夢而好修謇余既有此奇質兮又兆夢而筮言夢或遺余以繡轂兮曰惟眉山之子軾軾蓄憤以滌華兮故吾志之所許念偃蹇以違俗兮世不軾與精專專以獨淮兮服此志而未昧中懣懣以怵怵兮澹心容其憔悴意有載而獨韜兮神無適而靡寧視皇皇以外藩兮氣沸鬱而怔忡雖衆芳之未艾兮恐鸛鵲之先鳴

于仲子集

騷

二

言毛髮之未辨兮僊坐俟乎河清世險薄而奸詐兮謂蹻蹻回舜非是之難憑喟此中州其不可留兮余忽忽其遂行朝發軔于東蒙兮夕余說乎西極涉澶淵之修阻兮亂洪河之泌汨水灝晶以拍天兮榜崩浪以東激過蔽幽而眺眇兮信雄圖之未遯眈太華之巍巍兮聯仙掌之嶽峯舍崆峒以小憩兮見鳥鼠乎淋滲度蕭關以西邁兮悲虎兕之余侵月凝凝以寒白兮雲黢黢而欲沉山嵒嵒而障天兮水鳴咽而悲吟

偶皮服之故衆兮侶有崇之遺民聽羗管與胡笳兮聲哀怨而不可聞飯莩菽以御饑兮豈云

杞菊之乏珍語僇僇以咿嘸兮質信鄙而猶淳諒九戎之可居兮固前哲之所欣悔薄遊之日遠兮猶豫乎吾將復抹余馬而曳輪兮望白雲而馳陸徑伊闕而左轉兮心拂鬱其若覆帟往古之廢興兮眺漫漫之陵谷蹈阿房之頽址兮喟祖龍之不君揖長沙之遺宮兮酹昌黎之故墳信神合而氣感兮嗟累歎而不禁悼賢哲之

于仲子集

騷

三

長往兮中繡緯以悵悵要宓妃於伊洛兮泣北印之甘岑曾嗟嗟以自訖兮願抽憑而忼慨等薄軀於天地兮曠大鈞之一芥白駒忽其不留兮暑與寒其遞代持顏色以自葆兮恐歲年之易邁老蕭颯而逮余兮豈春陽之可再心緡結不可解兮懼匏瓜之終懸塵冉冉而我穢兮服此志而方堅衆兆翫靡而枉懷兮紛持白而曰玄屈情素於澨淩兮愴狡童之我譏謂毛嬙為醜惡兮謂此佳為妖閑捐修芷於林薄兮滋藁

苑於重垣繁榮從於籠籠兮策跛蟹使上山豈
不捐腸而以腹兮為山鬼之所妬情悽悽而內
傷兮遭此世之遭迤恐遲暮余不及兮將往遊
乎八垠紉蘭茝以為佩兮要天路之美人始成
言而不余報兮孰雄鳩之可因揚修袂之拂拂
兮豈高丘之無女解瑤珮與瓊枝兮猶豫成言
而反許吾使九魁折衷兮鞭九天之河鼓起黃
姑兮為媒兮覲帝子乎瑤之圃去嬋媛之幽思
兮終迴邐而舍汝駕六龍而擊電兮舞秋郊之
鬼母土伯怒以逐人兮匪員余誰伍雲霓鬱
以無色兮日曛莽而無光偃反袂而涕洟兮言
反余之舊鄉余讓讓而自讓兮眾熙熙而若狂
苟余衷之不渝兮長坎壈其何傷少歌曰鴻鴈
群而南翔兮一獨飛飛而在後迹雖近而心遠
兮哀衆志之不吾偶目棘棘以懼繳兮聲啓啓
而求友天澒朗而無儔兮窮余生以終守亂曰
天球康瓠周鼎瓦缶錯辱擊兮錦衣負薪御後
兮茅絲雜糲投卵兮杖策逐日卒蹇蹇兮

王仲子集

卷一

四

爵邑侘傺生不辰兮忍余情以終古余誠無慕
於今之人兮

抒情

夫趙趙聶嚙刺促偪側屈余情素舊矣
披胸輸憤不能無辭使薄夫見之不謂
余狂乎嗟嗟舉世皆然斯言誰告

羸閑居而無適兮形彊彊而日悴若樊籠之毛
羽兮欲翻飛而不遂長離殃以愁苦兮醪酒炳
而夙醉自九浴猶振衣兮塵拂拂而我穢迹媿
媿而無營兮雖長勤其何類吾聞衆輕之折軸
兮豈積愆而乃然何善之不揚兮獨惛惛乎
永年然嬋媛而愁余兮懼青陽之我先強躡跡
于朋醜兮猶不及其便儂吾欲自盛以橐兮逃
狂俗之煩冤獨貴希于知我兮慕老聃之遺言
惜露尾而費啄兮焉比德於孔鸞棘礙余以穢
校兮溷集余以湛湛余亦肆行而不顧兮誰遶
蛇而圖存昔余好此酷服兮質欲麗而不奇何
敢錦之璀璨兮中襍褻以紛披既着體而覺酷

王仲子集

卷二

五

兮又厚衆兆之所疑羗非余之所臧兮世孰為
而明之邇流歲之忽徂兮啓篋笥而委之葺高
荷以為蓋兮寧芙蓉以為衣濯清漣之曾文兮
余水遊而自嬉豈不舒徐而自快兮免多指於
路岐夫高明之逼祥兮鬼或瞰其室余蹇蹇以
無媒兮或為鬼之所釋世叢巧之榛榛兮每沾
沾而自是孰能忍而慕茲兮此翩翩於濁世終
秉信而杖德兮歛修容而自植行軒軒而外昂
兮羗衆人之余尤也將怡慢而無儀兮又余之

王仲文集

卷一

六

所羞也心煩督而內結兮愁中余以夢夢悲五
內之潛推兮悵百骸之不融心勞勞其不忍兮
塊失度以憧憧額抱素余何求兮世多朋其信
工諛曰高峰矗矗江上愁兮攬此芳歲余心憂
兮曾思於邑長自尤兮委離怨苦終相求兮晚
彼青陽不我留兮媒弱路阻馮雄鳩兮

吞嘯

世有傲世遺榮之士雖體奇慕異而友
生同好亦幾鮮矣嘯而吞乎於邑摧歲

甚也

九關兮縣圃瑤壇兮瓊戶紫微兮玉華靈懷兮
余杼天吳兮九首鼎負兮左目土伯兮駢駢逐
人兮走陸兩龍兮為珥雲蓋兮如羽素娥兮浩
倡鼓瑟兮考鼓切切兮怵怵蓀余兮愁苦九鬼
兮六神相將兮華予美人兮夷猶要之兮天路
人世兮偏側蓀余兮自錮黑白兮倒施玄黃兮
改錯茅絲兮雜糅冠履兮相互鷄鳴兮鳳穴驚
駭兮玉輅笑余兮醜酸訾余兮丹素盛鬋兮高

王仲文集

卷一

七

髻髻夫兮余惡揭靈兮揚揚浮江兮北邙猶豫
兮自悲委離兮焉訴夏首兮郢門皇皇兮屢顧
眈芷兮塞蘭含芳兮未露斷斷兮儷狸斑斑兮
兩虎綺色兮錦章黑斷兮綬組桂旗兮蘭車從
余兮北渚騷騷兮飄風淅淅兮賁賁有鳥兮嚶
嚶何為兮在下墜雲兮錦色湛湛兮可咀反膺
兮太息徬徨兮下土佯笑兮吞嘯私微兮伊阻
謂余兮不能宜笑兮修語佻巧兮便懷心挑兮
目與獨爾兮優游余惟兮盲瞽思公子兮抨余

江草兮長脩脩

江靈

不利方不周容江靈其知余乎珮瑤華
餐落英余其知江靈乎余不能返木客
招石友非江靈之志其疇守

阨時俗之膠葛兮紛難質而肆章盜驪雜於罷
驚兮孰能等其玄黃涕浪浪其若屑兮心忉馬
而內傷奈熱羨之不懲兮九折臂而猶創願舉
足而信步兮及余年之未央目遑遑以外淫兮

江草

卷一

八

行夷猶而不知四方日沉沉而欲賈兮悲川河
之無梁徒沉心於千里兮仰離鴈而徬徨曰伯
庸之皇胄兮或名伊曰正則好竒服而危冠兮
行明白而志得非蜚蜚之相求兮諒無慕於世
澤何喧卑以搶攘兮卒為世之所賊當皇輿之
敗績兮宜高舉而偕逝脫醢鷄之生死兮肖孔
鵠而遊睨豈不服潔而抱素兮遠塵塗之我穢
病癢於蚤蠹兮舍總櫛而弗寘吾聞蠱客之
淫兮招邑犬使羣吠義弗食而致斃兮卒與

江草

卷一

九

蛟龍乎爭食使後世之不自白兮雄嘒嘒而笑衆
諒龍蛇之猗靡兮非衆之所恐為何於邑而歔
歔兮竟中傷而自悲朝九錫而暮三刑兮豈狂
世之足縻吾逍遙而遠遊兮何懷愁於故圻美
人之不余報兮即抗顏而自持何嬋媛以騷騷
兮丐雄鳩使吾媒累初徬徨而不去兮曰念朕
之皇祖何肝膽之揭揭兮亦兩東門之莫睹世
鴻荒之不再兮紛總總其合離哀吾累之俊乂
兮夜參旦而哭之累初樹蕙之百畹兮欲與嘉
穀爭賴悲回風之尚早兮宛林薄而翦敗累
扈薜荔與江蘺兮戶盈要以服艾嗟我服之未
凋兮言遠逝於天外恐靈修之好讒兮既吾志
而憔悴天高高而日晶兮下蒼蒼而晡夢紛靈
修猶不累結兮於今之人乎何怪歎曰白雲南
山畔宇愁兮乘彼木蘭塞中流兮蓀蘅杜若余
信芳兮辛夷采采露為霜兮服此蕭艾臭余襲
兮盈要歲蕤愁無極兮朱榮曄曄遂委離兮訊
此衆芳聞鳩鵲兮飄零此離長飲淚兮幽蘭逝

美余何足分

游志

緬邈前修遭時伊阻鎔采則逢紛紆思
泰奇則惜賢愍命莫不胸臆海嶽質章
麟鳳攀前覽後亦云偉矣長風遠響余
有慕焉作游志

歲朱明之季月兮少皞轉而司秋悲風蕭以迴
薄兮閨愁雲之四浮蟪蛄鳴于中庭兮攬青嶽
之既周霜掠地以騷騷兮鴻鴈嘹唳天恍恨而

羊仲子集

卷一

十

無憐百卉萎前以萎黃兮慘獨悲此瘵傷鬱抑
若放臣嫠婦辭家去主越萬里而相求歎飄搖
吾安薄兮中耿介而不可留涉漫漫之廣路兮
渺不知其所由言渡桂水之波兮吾安取夫艤
舟心憂慙而不可化兮羗欲語而誰訴世溷濁
以好奇兮吾安替乎此度衆惜予使予惜兮誓
不悔乎前路服吾志而未泯兮幸年歲之未暮
葵信宿迎吠余兮余亦搶攘而不顧孰被髮以
為誕兮孰蹀足以為狂世厚嫉以好猜兮掩雕

之文章夫既處嬰姍之薄世兮順草木以推

遷忍流滯而不反兮孤華榮之盛年嚴霜獵獵

以凋歲兮食落英其何俟眇秋原之蕭條兮積

故宮之將圯撫急節而驚歲兮感浮雲以歎駛

倏忽乎吾將行兮仍淹留以倘佯登九疑以抗

節兮言導岷之九江泊少海之安流兮浮沅羅

以上湘懷椒醕與瓊茅兮庶此志之有明庶盜

燕而溷隨夷兮世與我而誰狂棄周鼎使炊黍

兮聞尾金之雷鳴使莫邪而捕鼠兮執康瓠以

羊仲子集

卷一

七

上堂嗤寶玉為燕石兮石之藉以九重貫魚目

以為珠兮蝦蟇屈起蚴蟊而嘲龍余嘿嘿其何

言兮懷隱憂而自傷重曰世器器而莫余則兮

余嘿嘿而服此余誠不忍金赭堊與黑白兮疥

瑩明之碧珉終惴惴而軒敞兮服江蘿與薜芷

美人別

宋賦高唐屈思佚女皆命意幽深攤辭

悽楚騷家餘響心私賞之抽毫命牘作

美人別

將暮兮行揚瑤華兮上湘紛吾乘兮玄雲
駕孔鶴兮鳳凰天泠泠兮無色從余道兮九江
霧交障兮崦嵫日斜射兮扶桑景忽忽兮愁人
達余情兮九章朝踐兮長洲暮薄兮橫塘浩浩
兮分流舫兮未將採貝兮拾珠幽蘅兮信芳
婉婉兮兩龍綺色兮玄黃雨霏霏兮欲墜風颭
颭兮飄颻遵北渚兮安流揭錦帆兮具張渺湘
妃兮來迎被輕霓兮素蒙流盼兮笑余謂余兮
不戒解瑤華兮要之荃報余兮瓊觴鼓瑟兮擊
鼓為歡兮未必青玉兮蒼暇文杏兮構堂衣之
兮龍綃坐之兮象林舉芙蓉兮為車攬修芝兮
翼梁何以兮食之桂酒兮椒漿蕙心兮玉質優
游兮倘佯既與余兮成言何所樂兮多方棄余
兮若遺言余思兮故鄉窮追兮弗及掩涕兮徬
徨馮文魚兮贈辭恐中道兮流亡心迷惑兮煩
膺愁中余兮如傷日既沒兮月復長思公子兮
不敢忘施鉛華兮蘭澤如杜若兮為糧去外慕
繁憂植修容兮自強

慙

敘曰慙閔也閔命也傷今思昔悄焉有

懷故作慙

世叢巧之榛榛兮背先黎之矩度紛醴醴以笑
狂兮反謂余以何故羗結縉而不可解兮余胡
恐而不能去錯茅絲而不別兮雜芳馨於蠶蠹
執盜驪以寸絢兮驅中庭使信步豈不折脇而
頓足兮諒長鳴而不顧懸汲甕於旋臺兮憂尾
釜而和之欲宮徵之迭應兮尤孔鳳之不儀投

于傳子集

卷一

三

申椒於溷塗兮謂芳鬱之可夷車砰礚以雷奔
兮積叢卵而厄之濤滔天以拂怒兮欲撮沙而
障之妖嬈勃屑棄周行兮扶戎婦而御之我我
盛鬋紛剝落兮衆髮首以為娛夫衆既榮此鬋
首兮謂玳鬋之不宜髮鬋鬋以行遊兮泰姬閭
之我知余死不比此衆兆兮雖願領余恐之衆
給余以周容兮驥追曲之不時偁規矩而頗繩
墨兮諒非余之所師終蹇拙而無媒兮託憂心
而誦詩昔湘纍之畜憤兮撫彭咸之所蹈魂

贊而寃結兮至今千年而不吊雄乃謂余為善
焉兮余謂雄以宜笑聲殷殷以聞雷兮潮洶洶
而神暴徒宗國之數覆兮今千年為蕪草惜往
日而增傷兮思美人於秋杪哀郢都余何極兮
悲回風之尚早羗懷沙而竟沉兮惜誦憂而悄
悄言我高舉而遠遊兮終何云乎識道攜瑤華
以涉江兮余抽思而若悼終卜居於魚腹兮遺
漁父之一嘆溯長風於千古兮苟余情其信芳
神惘恍而靡薄兮心怫怛而如湯豈不哭楚而
哭秦兮訟謂余為狂儻歎交集以雷音兮護閱
閱而我傷春慘慘其若秋兮木茂飀而中霜葉
蒼唐而無色兮朱榮紛以萎黃流歲徂而若電
兮誦往昔以自陳兮修姱猶未白兮懼螻蟻之
俱塵吾疾穢於世俗兮獨抱素而守真遭遙夜
之獨處兮魑魅集而哭人

天夢

天夢夢天也唐李賀作夢天余作天夢
蘭宮兮芷宇金銀兮堂戶蘇阿以兮為楣獸蒼

數壁荒蕪蕭瑟兮戎戎渺桂旗兮何許飄飄
兮安風淅淅兮凍雨君不來兮夷猶又徬徨兮
不去螭蟠兮龍霓橫迤兮九野闐闐兮若雷噦
噦兮伐鼓招余兮素娥衆倡兮繁舞聊愉娛兮
逍遙子何以兮愁苦有道余兮上征伊天路兮
修阻桂何為兮馨香雲何為兮在下然中適兮
狐疑心迷瞶兮無所若有人兮珥兩龍揭日月
兮霓為旌渺冥冥兮不見心猶豫兮懔懔瑤臺
兮佚女宜哭兮修語悵悵兮日余愁余兮食汝
烟霏霏兮若練望郢門兮不見下湛湛兮無色
上瀼瀼兮如霞塊三山兮五湖目渺渺兮長
愁余荃不念兮故鄉望天門兮娛以娛天門兮
九虎誰余兮敢侮瞰出兮東方月泊兮北渚下
瞰塵中兮浪生死聊逍遙兮澹容與歷歷兮白
榆杪之兮安處秋鞠兮春蘭王孫遊兮不還思
公子兮如何心惆悵兮不歡

取世

宋玉有大言小言云者良以瓊形儻伏

僅若毫粟吾安取大頭顧冠裳薄遊四方
吾安取小蓋至是無所逃矣僕弱齡
意氣狂顧寡儔以為浮海登山自可長
揖薄世槍攘紛擾日月逝矣遠舉遐思
竟亦何益年過弱冠持鏡茫然陳詞自
矢以抒衷素作取世

歷窘迹之渙忍今遭華采之將摧心忉忉而不
化兮信愁悽而增哀余侘傺其何言兮神忽荒
而靡歸訟謂余為佻巧兮慘卒不悟夫靈懷衷
于仲子集 卷一 去
兆陰薄以好詐兮余故忍而莫之慙也何靈懷
之浩蕩兮亦為此態也妮彼庸之瑣瑣兮余愁
約以長勤將言奇而見疑兮余蹇蹇而無文被
姣服始自好兮羣詈余以申申世比邪以干正
兮好嫉妬而朋淫歛神聲以惟肖兮甘抱拙而
反真物有蠹而難移兮事有迷而罔晰下何玄
之不叩兮上何高之弗即悲商風之翦蕙兮喟
余情其信芳不頗伊之繩墨兮孰揆世而圖方
行苟姱而匪阿兮雖埒埒其何傷心歎問以長

愁兮 之內車爵 其非寧兮精淫淫
以外馳 中兮客寒之感外愁余
逐而不 貧嫗媛而我愛和氣橫以射余兮
貌纖纖而 瘁過太史與巫陽兮使筮予而我
裁簪六龍而 之兮司命以為介世皆修而
好朋兮 惺惺而無類念我寡而彼有衆兮
豈不孤獨而 狼狽吾欲舍筏而登岸兮今方乘
桴而擊汰 虛舟于天地兮惕青陽之我邁鸛
鵲之屢鳴兮豈云衆芳之未艾曰身服義而未
泯兮今不疑其何卜內寃結而含悽兮悵狐疑
而刺促昔李唐氏之遺眠兮羗酷志而自許荃
不怨於靈懷兮曰余命唐天而食唐土欲長逝
而遠集兮疇異天而可處長懷茲以行吟兮余
寧忍而與此終古張肝膽而明目兮豈修塗之
伊阻身福祿而樂康兮考逢逢之鼉鼓豈不玩
華而噉實兮與羣芳以為伍終去陟而來坦兮
聊愷悌以容與攬天地之鴻德兮度羣貞於綿
于醉醺醺而不醒兮屢傲傲以繁舞

集騷

夫集句非法也言筌意魄大乘所遺古
人命為百家永誠陋之矣然剪縹裁翠
補綴成文龍鮪黿夔五鯖合膾遊戲筆
墨覽者珍之故余采集騷文間以賦語
雖詞涉重複而意無關閑遇正法眼諒
不我尤也作集騷

朕幼清以蕙潔兮大招好夫人之慷慨九舞馬

舒情而抽信兮思往曰余昏昏其無類賦往

于仲子集

卷一

大

者不可扳援兮哀時知來者之可追歸去願自

直而徑往兮九舞欽吊楚之湘纍反騷汎容與

而遐舉兮遠遊嗟余去此其從誰橫四紛逢尤

以離謗兮惜誦恐修名之不立騷歲忽忽而

道盡兮九舞眇不知其所蹠哀情純潔而固

偽兮憂苦何性命之淑靈賦長噓吸以於邑

兮惜賢世溷濁而不清抽思流膏液而枯居兮

兮賦和氣壯而攻中長門服覺酷以殊俗兮遠

逝賦知予之從容騷何方園之能周兮騷

搽規矩而無所施哀時考吾道以自終兮紆思

九折臂而成醫惜誦歎愁悵而委情兮哀時迷

不知吾所如悲求介子之所存兮悲托彭

咸之所居悲棄舲船余上湘兮涉江忽延佇

乎吾將返騷望龍門而屢顧兮涉江哀故都

之日遠哀頽微鰲以沮敗兮逢紛志沉抑而

不揚哀時覓營營而至曙兮遠遊曼遭夜之方

長抽思勒駢驥而更駕兮思美集芙蓉以為裳

騷荀偷世之謂何兮數文心拂執其若湯自

于仲子集

卷一

十九

悲鸞鳥鳳凰日以遠兮涉江蛟龍隱其文章悲

風不撫壯而棄穢兮騷惜年齒之未央涉江

以天球玉璽而貨康瓠兮延陵蛇蠃蠹於筐

簾離世破伯牙之遞鍾兮憂苦秉干將以割肉

憫悲時俗之迫阨兮遠遊曾何足以少留樓

羅椒桂以顛覆兮九嘆捐林薄而蕩死惜誓

心鬱鬱而無告兮哀時屈情素以從事靈懷終

危獨以離異兮惜誦願曾思而遠身惜誦倚石

旅以流涕兮惜賢悲江草之芸芸考志衆並諧

以好朋兮初放吾方高馳而不顧涉江吾令鳩

鳥為媒兮騷經要佳人於天路行吟卷中道而

回畔兮抽思教朕辭而不聽抽思願承聞而効

志兮哀時又未知其所從九舞春愁忽其不淹

兮遠逝恐美人之遲暮騷經知前轍之不遂兮

思美何不改乎此度騷經車既弊而馬疲兮哀時

望紫微而振策底逝悲泰山之為隍兮哀命

有河清而志得西征亂曰路遠處幽抽思其孰

依兮靈懷重仁義懷芳霏霏兮九歌鵲

翱翔兮原屈鳳矯翼兮底逝好姱佳麗抽思獨無

匹兮懷沙汨吾南征底逝寒誰留兮九歌低回

夷猶抽思覽冀州兮九歌懷信佗傺涉江遭世

孔疚兮原屈舒情離世聊以自救兮抽思

龐眉生集卷二

東阿丁仲子慎思著

賦類

隴城聞笛賦

歲在丁未客遊隴干去我鄉國三千餘

里荒烟絕塞獨坐無聊隴人好為笛聲

朝暮聽之為賦以和焉

惟羈旅之多愁對秋空之寥朗雲浮沉而苦色

風撼瑟而異響昔鄉邑之迢遙緬今昔而頻仰

歲冉冉以不留世滔滔其安放寄愁恨於寥天

思纏綿而悄怳於時纖月初升微霜尚薄空庭

無人槁葉將脫鶴命侶以鳴臯雁呼羣而違漠

情愀愴以多違志縹緲其馬托如暉酒之鬱中

迷不辨乎今昨夫何天籟之悠揚叩哀音於寂

寞始滴瀝以淒清乍淋灑而繹絡或怫鬱以惜

悽或頽唐而激躍或咿嘷以索衍或礚礚以遶

闊或窸窣以婆娑或紛離而落拓莫不怨楊柳

之將折嘆春梅之已落寫龍吟於水裔送鴻歸

於雲鄂於是悽然惻然迴颺颯然踟躕流慢徘徊盤旋見嘹唳之中人改容色而聽焉爾乃盪懷滌慮寫累銷憂類窮秋之出塞似暇日之登樓裏四寡侶嘯浪無儔聲雖微而必入志雖遠而莫留惟茲器之一量感愁心之萬族層山歲以障天空原廓其極目猿板樹以鳴嗥鼙蹕隙而踣躅見敗葉之蕭條撫寒沍之汨瀑聞殘曲之要眇忽屏營而局蹐爾乃雲連沙塞雪度天山西瀾疏勒東接蕭關路崎嶇而阻閑水鳴咽

于仲子集

卷三

二

斯時也蒼梧調遠班篁淚沉簫殘鳳榭琴寂龍門罷銀箏於瑤臺絕錦瑟於湘菟謝胡笳之柏月辭羽管之愁雲痛飲淚乎千里惟伐竹之悲音羗百景之悽惻懷憂思而不任於是餘景就闌繁奏既多悽惋流麗心悲柰何邈明輝於星漢抽遺韻而為歌歌曰歲云暮矣胡不歸月出皎兮霜沾衣對荒涼兮無限心鬱抑兮裊回紆中情兮何願與鴻鴈兮同飛歌既乃凭闌俯仰伏枕轉側夢荒忽以千里魂飄飄而潛伏匪修路之艱涉庶見吾之鄉國

于仲子集

卷三

三

北印山賦

余往來關洛道經北印壘壘廢冢一望無際緬懷千古裴回嘯歌命管城於馬

上云爾

逞逞斷岸矗若長雲西連伊闕東度盟津衣冠輻輳之域車徒輻輳之門崖却荒陟路塞崩榛銷寇愁目折骨驚心想夫雄圖未燼豪華方競當萬事之咸集為一代之全盛聲聒區宇氣薄

真上揭九垓下彌八紘雄堞連曼百五十里
樓閣迤邐萬二千重積聲成雷積氣成虹茫茫
浩浩不知西東崢嶸參差惡可狀名蓋將等神
麗于縣圃埒悠久于層城也豈意一時之娛樂
為千載之彫零哉玉輦沈跡金根絕響頓壞
閣化為丘莽遺山川與後人嗟九京之日往徒
使敗草風吹頽垣月照山鬼晨號城狐夜嘯菩
薩瓦棺之文雨溜璇房之竅同大寐之未覺嗟
過者而誰吊若過六街同規九門異制管絃沸

于仲子集

卷一

四

天羅綺幔地輪蹠之所軒輳塵壒之所躡厲帶
甲士馬之雄臺館宮闈之麗貝犀寶玉之珍紉
纈綯縠之製三台七貴之恩榮六郡五陵之意
氣怒則介冑鯨吞喜則旌旄蟠蔽勢崩山嶽之
嶽嶸力挽滄溟之沸渭任揭地而掀天亦炎威
而波逝又若石家金谷鄧氏銅山五都貨殖六
郡交關唱權轉轂奔走中原莫不湮淪銷落閉
骨窮泉含百年之榮辱為千古之悲嘆至如龍
圖縉紳麟閣英俊偉續鴻猷忠言崇論播繡簡

之勲名子孫散兮已盡徒使眇眇生愁丘隴埋
恨尋履迹于故老真復見乎餘韻而已若乃點
厲麗人掃眉仙侶玉顏燠移絳唇絃語貯以金
屋登之璇宇鍾鳴趙李之筵玉食金張之墅若
殿春花紅樓夜雨念行樂之幾何忽舍此而將
去惟夜臺之不曉共吞恨而無言歸窮塵兮已
矣抱幽憤兮終焉悲夫人世永辭玄室不敵今
古悠悠逝者安放雲霞變兮傷神塵濛濛兮結
想繁想凝兮不可禁烟景淒兮愁人心地壙壞

于仲子集

卷一

五

兮渺渺荆杞叢兮慘慘鵲寒吟兮晨雨鼠羣窺
兮朝氛諒茲地之多怨閨年歲而不春朽骨暴
日蔓草凝塵螢火引怨鵲血歎冤夷豪盛為蘇
壤歛繁華于墓門石馬咽而無聲白楊吹而向
人知發掘之屢遭恨碑銘之無存豈時代之可
考混姓謚而莫分望空原之寥廓維塚墓之森
森懷千秋於一瞬羗黯淡而悲吟重曰山寂寂
兮重雲河流斷兮夕照占滄寒兮沙淺曠不辨
兮晨昏余之來兮云暮心結兮情情對繁華

之零落悲繁麗之銷沉於厚噫嘻塵代何常浮
生後後陰陽鳥瞰若過隙觀興廢之屢遷同
感慨于今昔若大漠之一塵焉逃形於此日况
朝夕之奔走攬榮辱而與爭委朱顏於末路凋
青鬢於浮名宜其等樛株與枯草同奔電與流
星競生年之勞逸曾不若乎流涕載愁苦之滿
身忽乎爾之將行歸去來今人間不可以托此
吾將寄迹於蓬瀛

鸚鵡賦

千仲子集

卷一

六

余畜得一鸚鵡或客隴于時所致也提携
萬里意甚憐之見其容慘聲悽如泣如
訴欲詰調笑反助悲辛故代為之言以
道意云

有俊逸公子風致閑淋文史游心珍奇玩目渺
萬里而薄遊博禽經之羽族彌崑閬之靈墟涉
隴干之修阻披錦霞於層山翳翠雲於寒浦獲
玉質與金精命嘉名曰鸚鵡羽離從而有文口
睨睨而解語被綠華之方嫩含丹葩而欲吐態

婉麗以都閑意清遠而屏顧懲紅顏之勝人念
蛾眉之多妒故馴順而和調竟周容以為度若
蜀血與湘魂抱幽懷而罔愜爾其地傳隴坂路
緬秦川塞烟鑪海朔吹拂天草駭眉而半死木
黃萎而將殘霜露慘以交下明月出而便娟於
是刷翰窮山馳思上苑掩且單而見羈入籠篋
而不返身委命而飄零志離羣而悵悵度涇渭
以東征去故鄉之日遠信日闕而心愁想巢林
於隴阪爾乃瑰奇妖蠱明媚便嫫六翮麗穆四
趾踟躕摧羽毛而有葆任條鏃之推遷雅隨方
而改韻真投意而獲憐若憔悴之姬姜雖頻蹙
而遺妍於是抑怵悵而不發歛修容而自持庶
君心之我悟每察聞而致辭傷瓊形之遲暮數
幽抱之棲遲哀提携於萬里生阻絕以仳離想
層巢之伉儷時飲啄而遊嬉群翔翮以矯矯望
長林而下棲何今日之飄零宛隔鳴而背飛愧
慈鳥之反哺感乾鵲之構枝雖燕雀之滿目非
儔侶而不思去穹荒之遼遠觀金屋之光儀雖

承寵而無歡兮。每嗚咽而泣其聲。歷歷而驚心。
念時。忍而聽之。迺若簷牙月夕。簾櫳清曉。休盤
盃之飲。咏對軒窗之窈窕。窮調笑之淑靈。厭失
音之佻巧。聘歸翼於雲間。聽棲禽於木杪。心摧
藏其若割。整殘翮而思矯。眷西路以長懷。徒側
目於縹緲。又若寒氷結岸。微霜在屋。明月長空。
蕭蕭落才。感夙昔之翔遊。嘆今茲之刺促。紛母
子之相隨。叩飛鳴而踴躍。苦涼風之蕭瑟。忽遂
巡而歛縮。蓋爰居避風。鷗鵠迴日。孔雀薦文於
手。仙手集。卷三
彩尾。翡翠呈珍於秀異。斯皆材可用而見求。心
自好以來執者也。何薄軀之寒拙兮。無寸珍以
自異。體潤鑊而疑臊兮。羽障炎而不蔽。容顏不
足以駭俗。語言不足以諧世。負稻粱之泰養。勞
鍾爵之見掣。慙君子之明恩。按言辭以達意。羗
懷憂而未抒。終寒寒以自閉。徒使低回飲恨。黯
慘吞聲。每處身之若繫。故守口而如瓶。既絕想
於林隈。寧寄迹於樊籬。諒織生之無補。甘陳辭
以効忠。苟所懷之在茲。庶愜樂而有終。

鳳翥石賦

東省藩司有奇石丈許峙於堂階。榜曰
鳳翥。方伯鎮山朱公命魯生慎思為賦。
夫何翩翩之瑞羽兮。翹儀采於中庭。偉奇姿之
軒楚兮。固雕鏤之莫成。儼崑丘之靈璞兮。象什
穴之健翎。豈茲區之粹美兮。富琅玕而藝桐紛
迴翔而棲止兮。落九苞於大東。賦曰。世淳龐之
已沫兮。瞻靈曜之不光。孔鸞威鳳。日以遠兮。隱
離褻之文章。繫德輝之罔覲兮。恍寥泝乎高岡。
手仙手集。卷三
緬軒轅之肇運兮。啓天籟於伶倫。肆截竹以勤
聽兮。遂八音之可陳。暨少皞之紀官兮。先九扈
而司春。粵重華之協帝兮。感蕭韶而下臻。逮姬
錄之靈長兮。有召周之夾輔。美德化之浹通兮。
盡太和於西土。顧拳拳與姜姜兮。亦窺巢而可
覩。德降及於隋漢兮。集京兆與潁川。指野鳥及
鷗雀兮。徒遺詬於史編。信涼德之莫饗兮。豈靈
應之適然嘉。
皇朝之宣明兮。樹方國之儀刑。建藩宣於東夏。

兮稟齊魯之舊程惟茲禽之絕世兮遂擇質而
蜚英翔千仞而爰止兮望朝暾而欲鳴晚熙暉
之未滿兮聊舒徐而容與羽翮矯以臨雲兮每
蹁躚而欲翥偶君子之光儀兮志豈忘夫耕耒
飲醴泉而吸甘露兮瓊枝挺而既芳翼鎗鎗而
合度兮羽濯濯而流光長百禽而表瑞兮亘終
古而相羊藹雲虹之叛衍兮兆斯地之文明嗟
坤元之締構兮夫孰胚此異質不嬰禍而類鶩
兮寧碌碌以如石琢蒼玉之琮琤兮出天工之
劃闢駭七德之楨符兮具一卷之靈迹超刻牛
於蜀道兮藐翔鸞於零陵挾叱羊之仙侶兮鄙
化鵲之星精節巖巖而肖貌兮集翺翺以呈形
信中流之砥柱兮兆聖世之昇平亂曰塤黷相
盪孕奇魄兮有開必先產茲石兮大璞若巧匪
雕飾兮不鳴不舞峙鳳翼兮河源海窟逋休祥
兮取彼崑閬儀紫堂兮藩臣象嶽翊永昌兮
聖人萬壽邁虞黃兮

吊梁王太傅賦

風蕭蕭兮雲淅洛河汭泊兮水迴波而直上思
君子之故宮兮乘印山而騁望天菴夢而愁人
今日慘慄而無光目浩渺其何托兮見秋草之
蒼蒼羗哀時而流涕兮惟君子之是閔紛逢詭
以離尤兮胡夫人之所忍揚舲冉冉兮汨予南
征汧沅江而容與兮從湘纍之所憑昔湘纍之
就溺兮曰國炎炎其將灼忱履忠而懷信兮諒
雖死其不忤予孫菟之營營兮絆躓躓而逶遲
既高風之不可即兮愁溷厠之茅靡衆口狴狴
而訊余兮獻佻巧于天王審出涕而無語兮曷
余心之有明閫矩步以詭笑兮指高潔為狂攄
惓惓而陳詞兮謂怪誣而不章夫天王之聖明
兮何蒙昧於忠告置白璧於前席兮曾不以目
眴嘉猷之纒纒兮惟毒刑而斥逐彭咸為余太
息兮龍逢為余痛哭惜菑祥而混之兮稱惠鳥
為鵬俾予心之周章兮誰予為卜曰君子之為
豈與世而相悅苟媮世而媚榮雖繡黻其如
大厦理而未起揆揆標而先折惜逢時之不

其何輟輟致韜玉兮其光彌有萎蘭
其芳伊久嫫母息於瑤臺兮夫孰不知
其妍醜佩明璫使負薪兮亦何傷其瓊玖飲清
風而飽之兮酌潺湲而當酒君之願余不及見
兮天茫茫而回首

七述有敘

叙曰夫文章殊致迄有定歸要使意稱
物而靡遺文逮意而不槁風骨情采誇
目愜心藻溢辭盈博觀有要則勁翮修

于仲子集

卷三

七

翼其投棲于七林乎粵自昭明所選擇
麗俊拔逸塵斷軌追者雲興若七激七
興七蠲七依七款七舉七厲七辯之屬
或清要博雅或綺靡淵弘或旨趣精工
或事理衍邈艷辭甘意奪人鬼鬼雖轉
相傳韻而各有區畫悠悠千古死者不
作歲月性靈如斯邁邁斯以撫急節而
驚秋感浮雲以歎逝今昔雖殊意同一
軌矣夫心思所麗曷有限極藻翰所敷

于仲子集

卷三

七

亦無涯際第能綜核七竅之嗜欲摹寫
萬物之形神使人情之通好並陳而大
道之要言莫隱則雕蟲霧縠或足以奪
功于造物矣且又憑思噫感乎外也又
憤思涕鬱于中也人非土木攻者交并
發蘊抒情曷可云已故有未離吳宮而
觀廣陵之濤者非誕也未游楚澤而較
雲夢之獵者非迂也鉉繫臞儒而談歐
冶之劍者非躁也規矩莊士而弄直儻
之九者非誑也情志所極必恣意以售
奇心思所鍾必課文以載意售奇必資
于窮搜載意要兼乎雄麗鎔情鑄采固
其理耳始纏綿于情巧終歛約於鈞繩
而謂其諷一勸百曲終奏雅殆不然乎
鄙人弱齡任俠屬意弓刀壯髮踈狂置
心鉛黛年來落魄眉鬢漸多喧卑山城
貧于文史情勞媒拙自負奇偏故罵狀
寄聲宣之觚墨廻環自釋破茲孤悶爾

觀者得無謂驚駘之足擬跡千里鷁鷁
之翼希彩九苞哉

玄虛主人年踰弱冠挾千古之長風索八紘之
秘玩疾羣穢之雜糅卸塵氛之替亂內莞結以
含悽兮曠不知其所營心幽愍而不可化兮廓
獨處而無友生于是精神荒忽顏色憔悴綿綿
纏纏容內感外若舉足而被羈若翩飛而中墜
跡兮于而無聊視適皇而不快諒色類之難名
嗟攻之而益憊客聞而造焉曰主人之病深矣

于仲子集

卷二

古

中煩外躁擾擾總總罷神遐想若醉若醒察至
人之病若有伏憂紛紛庇庇明以自煎烈以自
焚吞聲飲泣不可以告人主人曷以得此且僕
聞振危起屢非藥石之力也發蒙解惑非巫史
之職也夫以明白之質而處黯黯之鄉以修姱
之姿而遊沉濁之場此隋珠卞玉所以闇忽而
不自明者也至人之病深矣且夫屈轂之歟疏
屬之拘無從而解也辭林談囿遇之者破當之
者壞此其故何哉齊給之辨足以發鬱律之情

至若主人之病者獨宜聖人辯士博理析物智
不給術無不燭討論百家本原萬族若醒醲
酒若滌煩滯雖有染脂縈絲結轡之疹慮無不
解脫而輕去者况直瘁瘵瘵悒眇小伏憂之徒
云爾哉故曰霜辛露酸莫慘于刻骨之辭秋實
春英莫富於懸河之艷揭雷走電莫加于揮塵
之雄振落揚華莫甚于炙轂之辯僕將掉舌緩
頰熨砭礪鍼以發子之膏肓而起子之廢疾可
乎主人曰末學膚受習而遂迷體勞心瘁戚寔

于仲子集

卷二

七

自貽荷指南于吾子敬滌耳以聽之

客曰九成之臺中突兀而參天覆以炤爛之飛
甍繚以金碧之曲欄夾以綠雲之複道繚以隱
泠之通浦列峭崿之崇巖錦錯落而流霞彩尺
寸而緒烟曠六合之清明可窮眺而極觀于是
游目娛心殫樂縱歡肆筵設具命酒其間則有
慷慨悲歌之雄倣儻瓌瑋之士平原信陵之豪
俠金張許史之富麗結交則霧雨馮陵吐氣則

風雲蹕屬又有金園之彥蘭臺之英淵雲嚴樂
墨妙筆精洩餘辭而吐鳳騁小辨則雕龍可以
清蜚霜於潯暑迴煩律於玄冬爾乃撞萬石之
鍾伐千石之鼓涸湖湘之水以為醇酎盡中山
之禽以為醢脯心奢體汰中含爾汝荒參無極
不可縷數迺有齊姬吳娃燕趙才女袿服靚粧
間暇容與旨酒既將爰命鄭舞投袂赴節恍若
洛浦高唐之神朝暮在楚湘竹之痕涕淚千古
衆賓稱善觴竿載舉蘭鐙既陳多方為樂接袖

千仲集

卷三

七

絕纓冠舄交錯巧咲微辭清談暴譴射覆明瓊
五白六博齊瑟秦箏紛其相薄娉情臆意斌媚
纖弱繞梁之音激楚陽阿含羞凝態歛黛而歌
歌曰遵大路兮凌崇阿攬朝華兮蹇渚荷為歡
及時兮去日多歲將暮兮可奈何歲將暮兮可
奈何當此之時微高致則出埃壒之外語密歡
則在曲房之中窮愉娛則洽百年之樂命交遊
則稱九土之雄主人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高門鼎貴鄉曲豪族盤遊殫赤縣之歡服

御極神州之青選聲練色以娛耳目于是曳文
純之白紵被翠微之單袵薦輕盈于羅綺藉纖
弱于紺紵紫綈素錦色鮮欲然輕涼溫厚心爽
肌暄布成火鼠繭出冰蠶皎若積雪飄若委翰
羔絨駝毳煖若朝烟狐白貂紫輭若春綿金華
之鳥切雲之冠舉止生光俯仰異妍家僮萬指
心惠體便締交賓從曳履以千曲房洞宮惟所
宴安娛酒日夜所至盤桓則有霧谷豹胎月窟
兔肺猩肪麟髓八珍百味和以椒蘭薦以菱芰

千仲集

卷三

七

丙穴之鯉苦酒為漬穀薄絲縷剖之蝶飛揚牛
肥狗黍矢之肌脆膿芳脆累析纖微醎酸甘和
既調既宜芳菰精粳玉粒瓊糜膏腴乳酥石密
沙飴入口流散軟滑若脂筍蒲葵苾冷柘寒齋
屠蘇織翠觴豆淋漓易牙量其糝糲彭鏗和其
鼎雋紫蘭丹椒霜柑荔支河豚初上蠚螯乍肥
苟目索而口訓遠千里而致之則有千閨紫酒
瓊蘇漂清椒漿竹葉桑落蘭英盛以翠羊浮以
兕觥若中山之流酒醉千日而不醒此服餽之

極致固足以寧體而順情矣主人能從我而居之乎辭竟主人疲極稱倦久伸思睡

客曰嬋媛今姣天人玉姿細腰皓腕膩骨豐肌纖穠合度長短適宜絳唇絃語玉貌煥移素不假粉丹不假脂融冶無力弱顏固持意都心遠恍若有思玄髮可鑒長眉中規粲然巧笑逸韻微辭姱情修態見之者迷爾乃遊止閑宮棲遲秘宇悵悵懷人宛然獨處精魂蕩以迴薄兮步逍遙而容與諒所思之有繇兮獨抑鬱而誰語

千仲子集

卷

六

眺蘭臺而上下兮迷不知吾所如擣守官而伺夜兮信情素之不舒若天人之永隔兮恨交接之道殊因三鳥以緘辭兮託雙鍼于素書於是僕與主人跨綠蛇之駿騎被青鳳之文裘解明璫以申好贈為藥以嬉遊美人迺布瓊筵薦玉羞揚妙舞發清謳若有來而乍往若欲舉而中留怨盛年之易迫恐斯歲之將邁眇天邊之孤翼望雲際之好仇託微誠于皎日庶公子之可求爾迺曳翠雲之綃振明霞之璫華裾長袂轉

盼生光金搖翠目的纏含芳婉娈嫋娜侍君之旁閑軒既寢寢就蘭房華燈錯兮錦幄張笑顏醺兮蘭澤香玉釵掛君冠羅袖拂君裳愜意憐人可以娛腸叢鬟既解媚安漸揚含情微睇嘯嘆成章辭曰朱榮采采其實被柯人生朝露為日幾何如何公子忘我實多迺弛其媚服去其華祛頰肌柔液滑膩如脂時來親君不能自持此亦天下之靡曼極麗妖冶之致也主人支頤仰視若無聞者

千仲子集

卷

九

客曰迺有元戎上將尊嚴若神智諳五兵氣凌萬軍既詩既禮亦武亦文分籌定畫有徒如雲建華旂於幕府抗玉璫於轅門則有熊羆之士眼如掣電命中而發飲羽沒箭慕俠骨之長香方銜恩于一劍御以韜鈴揮以旗鼓若揭雷霆若馳風雨攻瑕擣虛騰聲樹形威靈睒睒趨利爭衝勢無堅而不破衆無厚而不崩泰山可使為隍廉盧可使折鋒漲海之潮可使懾威而息浪天吳之怒可使却步而歛踪於是杖犀渠按

帶吳鉤東越棘挽烏號馳鳴鏑清萍結綠
鉤湛盧豪曹巨閭價重名都白虹紫電青冥
百里風胡所營陽文陰理精氣鬱決上屬星紀
鳴角援桴搖鐸振鞞洞心駭耳聲若噴坻旌旄
旗幟鏘薄虬螭各有名號不可辨知形圓圖亂
紛不相離陣則天覆地載雲垂風揚龍飛虎翼
蛇蟠鳥翔鳳后握奇車輪厲行雌雄牝牡或圍
或方首尾相屬厚其兩旁駐如山峙奔似雷行
指揮如意厥變無常當此之時孫子失容尉繚
于仲子集 卷三 字
歎息穰苴借著而不籌黃石恍然而自失固豪
盛之雄圖而丈夫之偉事與主人曰壯哉然吾
方有所思客曰何思也曰方思杜郵之事耳
客曰若迺高躋玄覽體奇志幽耽精八區狂顧
九州登日觀而東望探曜靈于海陬至則未見
日之出也徒觀其蒼蒼涼涼燿燿煌煌洗洗漾
漾海溢湧而中裂雲曉曉而上襄被縞練于天
際若季秋之降霜美流光之照燦復五色而成
人曰善此真足以發蒙解惑矣然則日出

何如哉
客曰曄矣麗矣曠無際矣博矣神矣渺無垠矣
於時辭髮之南詹耳之北日本之窟沃焦之域
無色類之可方神物踴而中出始蝕山而儵閼
乍浴海而蕩汰或磅礴而汨沒忽崩騰而鬱擊
淪頽血于搏輪竟規天而突兀偉燭龍之嘶照
紛鬼駭而神怵煒兮燦兮蕩旁魄兮恍兮惘兮
浩漭漭兮百燎俱揚冥火薄天兮怒濤直上蛟
龍連蜷兮韓輶碾礧聲若雷兮驚神駭目心連
于仲子集 卷三 字
回兮于是凝眸而遠眺時可駭而可玩海水沸
其若湯紛回薄而交戰乍去地其未尺倏成滅
而駭散射金碧于蓬瀛燭扶桑而照爛攬平生
之至奇始窮年而一見其始出也燁兮若鮫人
織錦裁華裳其少昇也最兮若火輪灼燭出沸
湯其進而將麗于天也熒熒焉如天孫懸鏡而
理紅粧然後鷗鷁應候而長吟白榆局縮而共
匿循黃道而周天布大明于八極此其駕軼之
可洵湧之勢詭異之觀瑰瓌之麗又非登山臨

觀濟平也主人曰善病已請事此游

人歎曰天道如何吞聲者多璫形之寄

之游水喬微息之菱若狂風之搖木末

之榮瘁棲一塵于大漠故紅顏為素髮

之賄章艷為枯槁之母泉壤為羅綺之宮冥

為登歌之府陽烏不仁歲月難數方逆旅憇息

彫迺膺情于樂苦吾是以憐其愚而笑其

陋茫洋之野昆侖之墟恍惚有無真人所居

瓊華瑤草丹臺石閭辟穀鍊氣三尸是驅白雪

黃芽是產玄珠悠悠澹泊等寄太虛將游于

不可之庭授予以寶訣之書書曰六府修治潔

如素虛無自然道之故舌下玄膺生死岸出清

入玄二氣換驕女窈窕翳宵暉重堂優優揚八

威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移獨食太

和陰陽氣故能不死天相既觀志流神三極靈

長生久視道之精于是嚙吸沆瀣餐和含腴入

火不焦入水不濡則有赤松王僑安期羨門飛

瓊少霞偓佺之倫周流六極出入九垓谷神玄

祀後天地存金鼎方堅靈術既真別人世兮千

年悲蟻蟻之窮塵主人曰茫茫元氣孰知其初

達人遺物何有何無蓋有聚者必散有超者必

伏而有形者必歸於太虛惡觀所謂神仙者乎

客迺獵纓正冠愴然而進曰主人風雅既喪詩

書道否嗟福祿之既狹雖萬塗而壹軌辭未及

終主人聳然而聽之客因稱曰迺有倜儻瑰瑋

之士含奇挺生風流殊致絕益稱雄襲仁迪義

履潔蓄忠幽思縮地脉壯濤耀天庭擅八區而

稱萬播千載之華名蓋毛褐所不能賤繡黼所

不能榮鍾釜所不能富糠粃所不能窮方將示

大觀于萬寓抗奇跡于四溟攄絕俗之遐想發

吊古之幽情言遠集而長逝思澄濁而振清感

此生之若寄悟大運之靡停下何玄之弗扣上

何高之弗攻惻薄俗之洪烈詠太古之皇風若

憇龍之用壯隨蟠飛而皆亨於是敷理道振綱

全性命布文章流德惠服暴強圖于不朽夫

所長居于不有夫何所以方軌儒門不折不

廢一笑昔人雄視百世若此者何如也主人膚
色漸盛沉疴頓抽迺躍然興曰偉哉跨倫絕匹
金相玉資維山有木工則度之蓋星好有風兩
人性有異同向子棲我于龔贖之塲居我以鮑
鮑之地是借江魚以野獸之遊責靈龜以飛鳥
之厲子心則勞我無所用之矣至聞華質殊衆
兆之能靈跡攬天地之密睥哉大人絕世獨立
若似我以照乘之珠壽我以連城之璧永翫德
音服之無斁

于仲子集

卷三

五

龐眉生集卷二終

龐眉生集卷三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五言古詩

雜感八首

軒帝鍊崑崙鑄作黄金斧劈開混沌塲萬物生
九土日月如走丸消長誰能數茫茫八埏內造
化售今古索齋終不宣世人何所覩

榮辱不可謀禍福如翻掌蒼狗與白衣行雲自
來往冥鴻一垂翅畢竟遭羅網寄言五侯家黃

于仲子集

卷三

一

金非善賞

濛濛九陌塵氤氳三月柳身既生道傍不辭攀
折手桂叢有初心餘馨在枯朽

昔日赤帝孫曾侍瑤池宴矐然西王母白日来
深殿至今茂陵田秋草徒葱蒨楚王在高唐寤
寐神女顏臺館成陂池緬緲江水間荒淫竟何
所千載留巫山

景畧治關中法令良已繁安石相江左戎馬踏
中原丈夫宰天下蒼生當熙然大雅亦神州四

海歌管絃莫學當路予馳驚榮華前豈不愛清
卿努力此少年

白雲無深蹤四海多岐路不知騏驎遊却有邯
鄲步行行何所之但怨朝復暮天地積煩冤瀚
海蛟龍怒

令伯豈詩狂相親惟有酒一身任轉蓬世事多
垂首抱危卧胡床夢逐天吳走非為昧與愚衆
談好妍醜人類已衰泊行行覓石友

滄海已為貧昊天已為低茫茫天海量小大詎

于傳集

卷三

二

有倪蝸牛爾能行蚶子亦能棲萬物本同科世
人徒爾迷造化小兒愚亦自如醯雞

新豐

客行新豐道不飲新豐酒新豐非故時豪盛成
枯朽縱有十千錢何從得一斗斜日破村屋春
風官渡柳汀洲怨有聲草色荒涼久

夜過崆峒山下

阻居近三載馳馬始向東客愁殘夢斷夜半經
崆峒繁塵如細霧滿面愁濛濛寒星度鴻鴈落

月啼猿猿深山多古木况復號霜風長河凍不
流俯視川原空握轡心已孤念茲途路窮萬里
滯歸跡一身如轉蓬會遇學仙子尋當了始終

自嘆

弱齡好奇調結交青雲裏手持雙明珠欲以報
知己但恐歲蹉跎榮吝失料理誰憐寶劍篇萬
里西風起

古意

十五學吹簫自愛雙鳳凰泠泠蕭史意渺渺雲

于傳集

卷三

三

中翔十六彈箏篴哀音感人腸春風柔絃動字
字鳴琳琅竭來游俠子贈妾雙明璫翩翩去不
顧塵暗羅襦裳妾年已二九頗近錦瑟旁錦瑟
音調古聽者誰相將無端五十絃一一含宮商
初彈迫軒轅再彈迫羲皇寧知貴人意所好常
相妨含情難自進曲譜徒鏗鏘倚門請所儷嫵
彼邯鄲倡秋風紉素扇篴箏生悲涼豈以冶容
好而不愛景光願言歌此曲此曲哀且長莫云
苦但願聽者良居然抱明月掩袂回空房

對酒示友生

昨吾游金穴沉沉日將酉僊子衣綺縠欣艷驪
聚首春酒嫩如酥時光自花柳私心慘不憚默
默絨予口素心匪如斯飲人不飲酒今茲粟里
遊正值忌機偶柔韻藹如鶯雪花大如手懷袖
起馮陵大噉傾百斗雖非好肴簌盤中亦頗有
相對話心期撫弄雲蜺走所以古人言澹澹情
彌久不有君子心夸毗誰云詬我歌貧交行歲
華運如帚上可醺聖賢下可詔師友

子仲子集

卷八

四

歷下述懷

蔓草澹游雲秋色彌千里涼風起天末行子思
未已霜露翳美蕖下有雙尺鯉雙鯉亦何如因
之尺素書願言述離索聊以達故居故居不可
問丈夫各有恨努力乘明時萬里思一奮裴回
望閭闔天路以為近

臘後思母

玄陰慘窮律凜凜霜雪繁怵惕在中野蘭蕙安
能蕃卧聽反哺鳥仰觀創箭猿言念泉下人歎

歎不能殮生死永隔絕寤寐追遊魂遊魂不可
近悲號守墓門欲度馬鬣側春草纖枯根欲傍
闌榻前塵網罟啼痕欲述衷曲恨哀哀不能言
憂來意何所落日摧殘萱吞聲勿復道永負慈
母恩

上吳霽寰宗師

憐茲貧女姿善舞無長袖五逐與三出費用良
不售豈無荆山璞含光愧瑩琇騏驥服鹽車垂
耳驚駘後何當泛駕倫解脫一馳驟甚知吾公

子仲子集

卷八

五

真甚愧吾公厚粵昔發南服氣與江山秀曾讀
英賢編早暗名公胄質已具璇瑜胸當羅星宿
長視宇宙空齊魯聊一邁低回絃誦都濟濟青
衿遙欲復禮教風德業咸區囿嗟我聲利習萬
鳥無一驚海內有鉅宗密邇不知叩至音白雪
篇傳播誰能究余生少也迤老大沉幽陋一聆
箭韶音寰宇豁金奏况有門牆緣可以資薪樵
但恐當宁思廊廟推公右一登台鼎崇樞趨何
能又屬書賈少年清淚迸衣袖

漕河功成送大司空朱公還朝五十二韻

四游紛迴薄，黔黠連相維。氣化莽變遷，人事遂淪萎。不有千載業，何以延重禧。

皇帝二載秋，有詔垂嘉容。重臣舉元勳，始陟匡世資。俞哉卿，賜環畫一憑。蕭規父老為兒啼，行舟不可繫。北人豫愁勞，南人豫愁饑。百萬瀕河民，公歸豫愁疲。公歸國有庇，公歸我無依。願作轍前塵，泥公北行輜。憶昔

先皇世，儲君洪濛時。濁河森迷漫，捧土盡所施。

千律集

卷六

六

云誰司國是，主見多推移。欲以有盡力，填彼無窮涯。因陋雖小失，事自關安危。神京百萬命，一綫誰可携。惟公膺簡命，矯矯抗衆譽。雲遠一驤首，不受虞羅羈。長圖千載計，持此疇洪私。跋涉清水曲，周覽匝四隲。豈徒父老指，尚有名臣遺。朝步荒榛陂，暮愁濁水坻。梯沐髮如葆，上下足生胝。劃地馮堅土，截流引清澌。畚鍤日雲集，鑿鼓弗知罷。戴縶恤札癘，投醵慰瘡痍。折膠百萬役，挾纊無嗟咄。勞未一載工，役已云釐北拱。

壯神京，南嚮通帝畿。遠達梯航貢，近濟枕席師。

下船渡香輶，六月來鮮鰭。五兩輕如羽，百丈駛

若馳。掌上曳一線，西風獵靈旗。棹人奏歌鼓，鼓

吹渺何之。朝廷壯冠蓋，侯甸懾蒸黎。精神感

先皇，中夜焚青詞。功成告五嶽，墊極清二儀。靈

光匝几筵，姓字勒鼎彝。彛瓠子決，何慮吾山莫。有

期無勞沉馬，壁快已驅蛟螭。聖謨因茲著，神

翰詎可知。兩朝藉開濟，九服已康夷。禹功誠

肇肇，帝力仍熙熙。含哺東人樂，凭軒北極思。懷

我資碩輔，日月已婁其。北斗維喉舌，南極自遷

迤。即如衮職補山甫，功成齊即如麟閣象博陸。

安可離渠成，百世利事美。一代奇我歌，安澤謠

相與摩豐碑。

雄劍

雄劍撫霜文，悲來淚如雨。我有千載愁，裁作淒涼賦。東風渭水濱，古渡旗亭路。狐鼠與鼯鼯，遍穴前朝墓。嗟我獨何人，未使塵心悟。人生行處樂，年命如朝露。沾酒覓花鈿，且服紈與素。

感遇

田家豈不苦所貴在夜聚手推嘔軋車不憚朝
與暮桑麻遍原野禾黍繁藝樹與與復油油時
得隣壤妬既誇膝前兒亦語機中頗終歲了繹
租不遭官長怒豈期八月餘旱爍若炎熒皇皇
三時動嗷嗷涸轍鮒仰籲已逾時霖潦即常澍
莫望田中苗且買市頭渡決旬禾已朽狂霧忽
而驚申之以嚴霜戒之以白露箒篲與汚邪零
落在中路吁嗟乎皇天勞我果何故獨怪北隴

千仲集

卷三

八

農穰穰倉箱裕

蚤春訪吳會溪文學與敬所張君同遊香

山寺

山氣夕正佳春風暖猶勁迴清濟滋欲叩朗
公鏡緬懷同心人攬轡獨游詠高誼薄延陵雅
抱匪趙孟學將溟渤闊名與岱雲橫稟氣本龐
篤樵詞別雅鄭况復廕澤留伏臘躬溫清我持
毛生書便覽考已行知君有良朋自詡毋不敬
筆與清辭皎若冰輪靚幾欽溫淳資素想夷

坦性披襟當春風自慚獨伶俜高視凌羲軒大
嚼有賢聖梵宇常嶽岑松巖各支掌伐木山更
幽出谷鳥猶競我歌谷風篇相期業短繁

代送周都峰兼憲晉南少司成三首

鳳凰巢阿閣延頸求其曹朝陽鳴未已方與儀
箭韶君子發南服特立凌曾霄忠謹垂勁節雅
素騰芳標載膺新政簡東土歌千旄栩栩魯諸
生時觀德音昭方期至道化匪謂留都遙奈何
東序師奔我向與僑涼風吹廣路四牡行何驕
乃行者勞

千仲集

卷三

九

明月懸空林松檜長蕭蕭浮雲西北馳江漢東
南朝浮雲日以遠江漢日以遙良時不再至無
乃俗蔽聞見千載遞相因不有宗工肯何以啓
迷津客從遠方來惠我瑤池音遺世乃絕伎繁
絃多苦辛清商一以奏此曲得其真乃知伯牙
操妙理請人諄明發縈遠思去住思情新但有
盈觴酒可以崇所親行行渺何許古道難具陳
清濟日千里游子旦復旦攬衣起徘徊中夜發

山歎千載此一時餘暉殊可戀機杼成文章雲
霞約河漢俯視私自憐達人日我遠宛宛池中
魚歷歷天邊鴈翩翩飛有適瀾瀾宜所患所期
在良時齊香聊可薦願言崇明德努力加餐飯

感懷

咄嗟復咄嗟往事何凄其人生當盛年曾是一
瞬移十五蒸鳳文耻與凡鳥棲朝發秦漢汴暮
薄黃盧潛二十心俠游金彼英豪資舉世所踴
躍而我何能羈三十方軌敢與儒神期數載

于仲子集

國志

十

遊都邑願欲託羽儀下士每相哀中人詎見知
三獻三見則良工志已疑持此連城寶流涕亦
何施人生貴適志山林固所宜泌丘豈無藏泉
石豈無奇所恨陶鈞力負此聖明時懷哉深閨
女空老尚無儷幽貞謝脂澤蘭襟坐自閑生不
見姑嫜饋醕禮宜廢所以君子心皇皇愧仁義
吾 皇睿聖資吾代神明裔曠矣吾所懷美矣
吾所際勞矣吾所學久矣吾所愜深惜舊乾坤
深愛大神器長林與豐草徒爾鸞麟逝終美佇

嚴廊豈為溫飽計所與在斯人所愛在斯世舟
楫與鹽梅決非偶然事斯意恐蕭條臨岐獨攬
涕

詠先師植檜

我昔懷直幹緬邈雲山岑今來謁聖里始若涉
鄧林厭彼百卉蕃熙此群木陰權奇闕千種礪
礪呈一琛先師手所植柯色如蒼琳力與虬龍
鬬不受霜雪侵秦松爵自辱漢栢迹已沉萬世
永有土八方長見欽時運自興替盤據無古今

于仲子集

國志

士

鬼神閔詞護風雨常謳吟貞姿挺靈宇未可丹
青臨願以太古色照我太古心

曲阜恭謁顏廟代鄒宗師作

吾儒崇正學大業不可量所貴體道真悠然事
天常便辟即纖趨廊畧誠荒唐養氣與知言闊
步難追翔顏氏其庶幾賜也何敢望觀其自得
時外誘如糝糠不惰與不違聖域優堂皇斷斷
樂不改坐以心齋忘博約成秩序克復非顏顏
喟然一嘆問卓爾百慮亡大聖為依歸豈伊眇

宮牆所以簞瓢陋而無異念成清風原千古琴
韻幽以揚我來觀魯風載登君子堂瞻言崇聖
模彌高始褰裳因之如復聖始知教思長高山
尚可梯弱水亦能航歸仁固由已一闌即八荒
請事雖不敏弘敷先東方

梁山道

頑山石逕窮驅馬覺漸遠行人日疲勞上下常
偃蹇烈烈霜風寒望望烟塵晚長歌行路難世
顏客淚損

李仲子集

卷三

三

龐眉生集卷三終

龐眉生集卷四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七言古詩

望嶽吟

十日行陂陀頑山總不快一朝望峻嶒忽然開
眼界明滅微茫或可覩嶄嶄青嵐照終古神秀
獨鍾造化奇遠射蓬瀛近齊魯七十二主未封
前靈秘乾坤知幾年秦皇玉檢徒為爾漢帝金
泥亦枉然漢封猶有雲出處碑斷秦人留玉筋
三光未老岱宗高元氣茫茫收不去翠嶺分嶺
崑上有松糾兮蘿結鹿駭兮猿躑安期美門不
可以倘見吾將乘螭驎豹求錢俵與玉喬日觀
峰頭衆山小夜半赤輪映浩漭莫言日月隱光
明且見陰陽割昏曉我來暫向峰前過一望丹
崖顏已破拄杖穿雲會有時凌風觀瀑歡無那

岱嶽游引

生海岱客乃夢嵩華遊積蘇累塊不入眼十
增蹬還東州塵寰偏側那可柰時時倒景凌

清秋人言岱宗鄉土物可與元化消百憂因之
高丘望遠海海風四至聲颼颼天門高高望不
及但見奇峰峭壁千態萬狀使我應接無停休
登月殿開雲樓下視霧雨翻螭虬辨馬峰頭認
足練側身猿狖仍哀愁地五嶽矢三台造物辨
此何雄哉若士豪遊此一至齊諧汗漫未可恢
君不見華山傾圯恒霍羞海岱惟有東諸侯
人望嶽如望母膚寸興雲副所求書生泥滓憶
清波未斷塵緣奈別何泰山處士高風在且

李仲子集

卷五

三

東峰騎薛蘿

咸陽懷古歌

白面書生太瘦生倦騎瘦馬東西行含咲入關
無一事西風兩襲多悲情行行直至彈箏北朔
雲鰲隼胡風黑饑鷹勁翅劈秋天蛟龍怒吼青
城側沙漠烟塵夜夜來雪山冰浪日崔嵬兵氣
寒迎長劍冷月明愁聽角聲哀把箭射龍復射
虎貂裘萬里辭鄉土仰身長嘯揖崆峒丈夫肝
膽一何若千疊回谿萬簇山悲歌夜度古蕭關

李仲子集

卷五

三

蕭關舊是甘泉路回首咸陽慘客顏當時全盛
應無比肩閣龍樓雄帝里五陵車馬綠烟中九
陌笙歌碧雲裏紫殿貂璫法從雄瑤階劍佩列
三公花明漢口紅春苑柳暗唐家興慶宮官中
勝節多佳麗剪綵藏鉤行樂秘得意私憐畫閣
開含情半恨長門閉春風院院理紅裝元夜君
王宴未央異國聲容陳角觝內園曲譜按霓裳
夾城貴介多年少走馬鳴鞭橫門道紅樓十里
暗浮香輕把千金買一咲樓前畫棟勢凌雲多
少繁華對落曛家家玉笛風前度處處瓊簫月
下聞東方曉上曛曛日萬戶千門香霧出綺羅
嬌艷滿城圍花柳春風正無力當時富貴曾如
許幾日河山無舊主西望浮雲萬里愁青楓瑟
瑟如悲語荒城古壘恨如何白草寒霜積漸多
廢宮夜入懸燈嘯高隴時聞牧豎歌我來過此
驚心魄下馬伏頭禮荒陌玉棺金井各茫然惟
有青青丘壠麥千載興亡是舊京風前吊古恨
難平紅塵何處空歸去咲殺尋常兒女行腐儒

玩弄乾坤小沽酒狂歌跨蹇裏不駕滄溟東海
東茫茫身世何時了

燕市歌

君不見會稽寒士朱買臣繩樞縈網衣懸鵲時
人共指溝中餓浩浩行歌自負薪又不見馬周
西走新豐肆劍鉞無光塵滿地十千買醉不知
貧寒乞時遭村媼棄人生早暮各有時青史勲
名自致之緣流漫過屠門嚼總是悠悠世上兒
宣明人文二百載而我含和生聖代海濱伏讀

李仲子集

四卷

四

幾秋春時頭芒屨蹋赤岱紅塵世路總堪憂彈
缺懸鵲未是羞雲鴻望望長空遠結束還來燕
市遊燕京自古重豪華鼎食鍾鳴十萬家樓臺
蔽日金門曉甲第連雲御苑斜金門御苑隱鳴
笳煙柳驕嘶白鼻騮內裏爭擎七寶扇外家誰
喚五香車珠箔繡帳華筵暮底里張燈更足誇
金屋暗藏生色畫玉樓常貯浥香花繡黼牙符
光照地金紫銀青多意氣五侯七貴遙傳呼
肩輿皆得易將軍開府坐當衙貂錦千群擁

莫耶四姓傳宣催賜玉三公揖讓已宣麻共知
天子振乾綱儒將籌邊未易當雕題辨髮爭納
款稽首年年朝建章朝建章樂未央

陛下之壽三千霜燕支銅鼓天王地碣石題名
豈足方書生寥落佩履刀慷慨悲歌嘆三毛齊
庭不合吹竽好燕市空傳擊筑豪飯牛屠狗昔
賢事豈有男兒不得意但恨熙時際

聖君棲遲落魄非吾志曳裾回首歲蹉跎今我
其如 聖代何吁嗟乎聊為五噫望京歌

李仲子集

四卷

五

寄張中丞求寶劍歌

中丞黃人名子立世稱壯士先生雅善
談論喜讀書豁達多大節故開府榆塞
謫戍原州余往見之談笑累日別去寄
是歌焉

張侯張侯世絕倫只今淪落衣滿塵丈夫結交
重意氣不應親我為凡人美侯學書熟學劍折
節倒屣曾無厭五鹿談權四座鋒雙龍夜起寒
光燄殿裏吹噓鬼魅號人間未有真豪曹市人

眉眉重升斗誰識雄心在寶刀君侯料是苦岐
路何不借我雙吹毛嗚呼安得青冥紫電百里
來為橫斬東海負山之六鰲

美人草

虞姬墓上草也采之入掌能舞

君不見阿房宮中祖龍死茫茫四海無天子項
王血戰三千場英雄割據當如此力拔山兮時
不利鴻門王斗輪劉季美人墳上草青青至今
留得從前意玉帳金鉏意何苦雙劍重瞳姿妖
土芳姿恰恰向人來千載猶能掌上舞廢興萬
事可奈何勸君沽酒花前歌莫使香魂悲薄命
含情含怨長婆娑

妾薄命

開門轆轤東風曉露枝花烟見春鳥花繁露重
春笑狂一鼓幽恨何時了羅襪輕塵小垂手櫻
桃初綻臙脂口紅淚一雙不語時慙慙為問草
臺柳金刀偏剪邯鄲紗邯鄲城中是妾家不識
門前車馬路慙慙愛惜顏如花邯鄲空有輕薄
千金勒踏花為花死羅衣不舞鏤空幃二八容

顏青鏡裏東家醜女換新粧並抹看隨陌上郎
人間重色不重色薄命紅顏自斷腸

行路難

富貴勝人健如虎朝度笙歌暮撾鼓玉斗一雙
羅綺筵十斛明珠量似土繁華瑣碎不足數世
事紛紛何太苦五侯門外六街塵珠履還爭笑
環堵誰能餓眼望金臺直須學弄渾脫舞

二十行

君不見放翁貫騎桃花馬二十客狂錦城下錦

李仲子集

卷四

七

江春水倍生色千年重見當壚者又不見驢背
龐眉長爪客指點南山守中國買酒時澆千古
菟獨有愁心嘔不得我昔十五學撫箭走跨蒲
梢眼如電盡付風流與少年逝將結束隨征戰
坐聽胡風捲海來石竇懸秋雨如線萬斛閑愁
未與論千里歸來羸一劍匣中肝膽自相親三
尺虹光七尺身龍蛇滿目誰能辨獨寫殘編弔
古人此生此恨何時了重把吳鉤看腰裏白眼
青天世上人男兒二十亦不小

楊花篇

君不見吳宮花木燕城草綺閣春風正天好當時全盛逐灰塵巨耐天荒及地老又不見蟬聯錦繡銅雀臺如今搖落生蒿萊修髯雙劍埋妖土割據英雄安在哉可憐豪盛成枯朽紅塵青路千年後淚滴湘江恨已銷人間惟見隋隄柳江南二月春風起萬疊雲山翠烟裏楊花滿地雪飛來誰緒柔腸恰若此青驄白面紫雲裘欲進不進行人愁千里遙思錦里樹一枝曾上武昌樓倡家少婦攪離腸慣折楊柳別潘郎那堪夜月樓頭夢更見東風檻外狂憶昔醉驀章臺路漠漠游絲裊烟霧大道塵生十里香珠箔繡帳華筵暮修眉翠黛不復覩每見楊花想歌舞零落人間一布衣夢回往事如風雨意氣復來不肯平男兒仗劍重行行但須酩酊春前醉何川流連萬古情

送三弟之平涼

氣凌長空孤裘犯霜雪匹馬赴崆峒愁生早

別胡風騷騷胡鴈號嗟爾夢斷魂亦勞關河迢迢烟塵滿零落棲遲嘆我曹骨清髮短心萬丈憐爾亦是人中豪塵埃碌碌混俗眼遂令騏驎同凡毛人憐人羨何足數世事翻覆若風雨結束重賦遠遊篇萬里修塗吊千古驚鷗駕鵞相追隨我乃與君成別離牽衣折柳兒女事丈夫安用涕零為

河平謠為宋大司空賦

大河西來是何年洪濤直注積石巔軒轅皇帝鑄九鼎相與永奠鴻濛天蚩尤治兵度涿鹿五嶽四瀆皆森然帝遣清淮作南紀直與天地相迴旋有何共工怒觸不周裂遂令后土東南偏女媧補天不補地山隳谷罅漏百川標蛇之神狂而顛坐看萬國赤子鹹鹹淪深淵神禹竭來乘四載怒驅大章走豎亥黃龍夾舟穩不驚直送馳波到東海只今供億在漕渠江南百萬輪渤澥三千里路不辭難二百年來渾未改胡為手濁河之水日夜東俄傾湮沒沛與豐空山怒

吼飽後虎巨壑下飲渴時虹梁家久沒壽陽壘
漢代已見宜房官長淮清濟出中土寡介敢馳
狂濁中北有運道南山陵兩京相望如引繩億
萬咽喉在一縷謁者冠蓋空相仍陽侯賁膽勢
最劇強弩射潮不可憑宜期疏河有賈魯果解
開山似李冰黃河西來天上下其大如股空從
橫怒濤澎湃自南注何敢北向仍猗猗但見千
流萬派瑣瑣不足數雖有吐納無虧盈中原命
脉今也通 帝京佳氣長龍葱九牧貢金時絡

子集

卷四

十

繹萬方輸稅吹鱣鱓下亘厚地上摩高空百神
受紀萬福同扶持自是先天力開濟元因翊運
功李冰賈魯非能事方入巖廊籌國是當年已
頌惠民渠茲日可成足國志 帝分九州燕臺
鍾山南北并峙人居其間河濟順軌蛇龍幸安
堯舜都冀方三苗敢為頑我聞堯厚終舜虔始
天下呱呱皆赤子司空勲業致平成台鉉中朝
照金紫十年辛苦為蒼生千載功名光信史江
湖廊廟重含情至德成功荷 聖明詞人解上

河清頌自快扁舟一羽輕

寫竹吟寄謝中立宗侯

寫竹如寫真寫形兼寫神君心皎潔如玉雪筆
下颯颯生風津瘦骨當空立寒碧怪質眼底成
嶙峋清聲滿耳不受暑凝睇豈是寰中人憶昨
劇飲東亭上漱玉批瓊錯相嚮兩兩鳴珂入晚
風環珮衙牙更衝蕩春雨兒孫破綠苔奇石修
篁在函丈將軍筆陣王右軍墨寶兼之愛此君
臨池倏爾來清興一幅生綃長綠紋空皆屹立
臞仙貌曲檻輕騫彩鳳文世人畫竹竹有踪將
軍畫竹竹滿胸建章官裏朝鳴珮儀鳳樓前夜
度鍾方知夢入簞簞谷稚子雲根起籜龍山人
長日食無肉翠袖淒清在空谷悠悠不改歲寒
心一種蕭森映林麓有時清夜憶西園戛石敲
金理幽獨此君一見如相惜直節虛懷誰與匹
琅玕披盡世俗驚汗簡終當照今昔

朱令君石宗大書歌

君不見岱嶽參天杳何始連綿迤邐中天起觸

石興雲膚寸合條忽甘霖彌萬里海若鞭石西
向縈石墮水面如砥平三畝盤塘通一綫渠上
渾疑鑿削成中有山人結廬處泉開石竇流雲
注赤脚踏石頭冠雲獨釣清流屹砥柱明公意
繫天下奇白晝簾垂牒訴稀賞音久著調琴譜
淬鍰新成試劍池振纓獨訪巖穴闕一見石淙
輒有意淋漓揮墨入平雲淨掃秋烟立寒翠鐵
勁銀曲在筆帚柱立山橫一運肘蒼松怪石墜
懸崖顏柳曹朱皆喪手石骨迸徹山靈肅共拜

元中集

卷四

七

流觴石上笑泉聲琴聲相和鳴流水白雪誰此
調明公返棹留真蹟渺渺飛鳧落雙鳥山人寐
冥考槃寬天籟亭中理玄籍采三秀兮盤之間
石旰飢兮水潄潄望卿雲於霄漢絢五色之璘
璫濯清流以自潔撫孤嶼而盤桓夫安得從美
人於天路灑霈澤於毫端

高麗硯歌謝侯中丞伯式

君侯貽我高麗硯紫文碧質相根株鴨綠江水
浸元氣漫漶來取愁夷奴沉沉萬丈鎖幽怪鋒

刊直至蛟龍都百靈護河海若送良工環視皆
踟躕朝鮮文字古來有此硯留寫義皇圖中丞
摩挲饒風乎建牙雲朔通遼海健將身輕萬里
行奇石價重千金買露布頻年幕府多賓僚一
見容色改憶昨行李燕南路精靈魑魅皆驚怖
提携歸來更幾春文房夜照光華露阿蒙落魄
半雖小自顧心期古來少世上文章入眼酸崔
文唐句只傾倒中丞拭目驚初見倒疑王符不
問鴈則我文章第一流拍君寶愛三尺硯啓匣

元中集

卷四

七

跪捧汗欲流四壁圖書懸紫電毛穎玄圭供指
呼金星龍尾皆輕賤大人方自抱青萍瀚海天
山待洗兵阿蒙伏讀五千卷搔首羊裘涕滿纓
安石歸老東山上人云天下無才將吁嗟乎公
豈獨天下無才將文章海內無宗匠

異哉行

少虛先生吾土之傑俊也蚤年受知名
卿首樞卿薦轉樞群書不肯碌碌苟合
於世緝學養浩澹如也丙寅之春先生

偶感小恙經時未愈城中諸年少洶洶
以酒食相徵逐未有問訊之者予竊傷
焉一夕然燈理業悵然有思遂引杯抽
毫作異行以問之

君不見天下之水皆西來滔滔濁浪喧風雷江
漢河淮萬餘里漩渦豬汭相縈迴中有一水獨
寡介伏流到海仍徘徊怒濤衆匯衝射蕩激不
能為之下因思此水何異哉濟北城闔二十九
亭毗豪貴何不有只向人間學治生誰於紙上
千字集

卷四

五

圖不朽不朽悠悠未有涯焉知塵世獨處叟
今捉襟露兩肘珠璣萬斛才八斗昭代文章知
幾家殷何徐鄭皆吾友憶昔幾上金臺路汗血
騾裹稱獨步偶然歷塊蹶康莊駿足遂與罷驚
驚罷駕滿目錦鞍韉鹽車垂耳誰能顧軌中常
被羈轡縛櫪下時遭廝養怒嗟哉世事不可知
硯硤見賞和氏疑平兒冠上空如玉牛子腹中
豈有奇我公蚤歲匠鴻筆筆陳咄嗟萬里逸方
思河鼓能攄錦誰遣維摩作染疾丈夫自有制

中數百錢
中數百錢

寶劍篇

寶劍光芒壯心苦蝕花燦燦照今古人間縱不
重吹毛忍與尋常刀錐伍昔蹋冰霜渡孟津損
訶雷霆遣風雨橫指長河不敢流馮夷泣許蛟
龍怒那能神物惜凋殘落泊淹留半塵土自歸
山城無用之海隅天愁公莫舞君不見瑣瑣人
間多是非元龍閉門學忍饑肝膽精靈懸夜夜
會須携劍後天飛

劍歌行贈侯將軍大弟

侯君將門種燕之駢傑才短衣掩脰我不厭拔
劍斫地君寧哀紫氣夜干牛斗動赤雨晝下雲
霓開風塵傾洞未足哢生恐豪雋潛蒿萊萬言
不直一盃水儒術於我何有哉侯君侯君數相
顧知余頗不諧常度時將長纓動燕領高談大
嘯披心素屢嘆蛟龍困蛭蟻長期鸞鳳出籠笈
今年詔旨下三齊君乎一逞借奇遇清朝拊髀

少干城塞上蟬聯多紱袴即憂城社走狐狸每
起英雄嘆時務裴晉國李南平古來豈有浪得
名何當仗劍出關去與爾同踏瀚海鯨

試劍石

石在華山余過石下把腰中劍斫之為

歌

華山高何所極上有古時試劍石摧鋒不斷
千古愁今日榮枯猶似昔我佩伊州雙寶劍刀
間鬼血蝕花徧人海鯨鯢日日忙會須一割滄

波斷

種松歎效荆公體

三載種松羔離立如人長撫摩非不至葉瘿才
針芒幽菊生其下憔悴亦不芳不見河邊柳咄
嗟百尺強童童似青蓋歷歷成千章山人坐自
悔自悔復自傷空復勞灌溉何時見昂藏從吾
道人曰速者自速吾何為而喜遲者自遲吾何
為而怒榮自榮耳其得於天者本然賴自賴耳
其與於人者何故吾豈耽脆而薄貞吾豈好朝

暮汝謂松劣而楊優耶夫誰能傲霜雪而
輕雨露

七歌

歲在庚戌年及弱冠父母弟妹遠客秦
關初度里居悵然感念因效少陵之體
以寫鬱懷

二十男兒好身手廣額闊眉仍大口只今落魄
未知名風塵錄錄長奔走畫虎無成自不奇屠
龍有技誰能偶知己無過萬卷書逢人且盡一

盃酒邇來對酒不敢狂虛名却計千年後嗚呼

一歌兮聲入雲空原燕雀豈吾辟

長缺長缺金轆轤芒光奇怪來昆吾皇天蒼蒼
星斗動歐冶已死風胡徂去歲胡塵犯北關血
蝕寶物空模糊我欲持之見天子九關虎豹方
嗥呼人生富貴未適意焉能淪落悲窮塗嗚呼
二歌兮歌欲底燕山烽火何時息

有父有父乘星輶愁顏漠漠玄髮凋千山萬山
秦坂十年奔走勞塵囂生涯吏隱為五斗不

堪贈燈長折腰當年有志在四海何乃零落羞
漁樵烽火干戈阻鄉信兒也夢斷魂遙遙嗚呼
三歌兮憂思多大風慘澹愁雲過

男兒有身嗟不偶壯志昂藏慙報母阿母食貧
生我時冬十一月時辛丑乞米憫憫仰四隣何
言歡會開尊酒但道生時有異夢簷下珊瑚犬
如肘又夢客從蜀道來坡公衣帶為兒有自後
學語訝權奇還驚驕悍成童後辛勤長自寫遺
編教兒燈下不停口娶婦只今望弄孫生兒猶
未謀升斗枯顏寂寞四成秦穆短髮如衰柳
嗚呼四歌兮歌正哀空庭萬木悲風來

有妻有妻出儒素淑資雅自耽章句早承姆訓
毓深閨入門操作數椎布具食舉案視顏色時
時宛轉防嗔怒自羞長大未成名憐渠不是蘇
秦婦嗚呼五歌兮歌未闌慚愧吾家首蓓盤
有弟有弟風骨奇生來不是人間兒弱齡截蒲
苦嗜學早時倚馬能裁詩吾年二十寡儔侶相
目心素惟君知衝寒一騎入秦隴慙知搵汨遙

相思嗚呼六歌兮心如掃沈憂一日令人老
有妹有妹髮覆額痴小偏為親愛惜倚柱能吟
魯女詩臨文亦寫班姬籍生年曾未識中門從
母今朝遠為客嗟我同群兄弟行別離令爾成
蕭索嗚呼七歌兮思悠悠天涯骨肉增離愁

雁門

生集卷五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五言律詩

孤鶴

本是冲天物。誰教六翮傷。孤棲殘樹底。時向小池旁。已自慚鷄鶩。焉能足稻粱。長鳴松月白。雲海意茫茫。

少年行

攏掠繁紹裘。行行作浪遊。咲登金馬第。醉上玉

人樓

樓。匣裏頻看劍。筵前對打毬。并州有惡少。膽

力敢相酬

出塞四首

阜陽今屬州縣名

一出阜蘭北。黃雲四塞愁。前軍援鵲幟。後騎投蛇矛。掠地悲風起。驚人濁浪流。莫言征戰苦。都

護欲封侯。沙磧茫茫遠。征人出塞遲。胡天無一樹。倦鳥集何枝。馬上飡冰雪。軍前拍鼓聲。丈夫生報國。惟有劍心知。

卷五之三

草白不知春。平明起塞塵。熊旗雲影暗。龍劍血痕新。肥馬驕凌雪。饑鷹怒掣人。男兒思裹革。苦樂不謀身。

十萬羽林群。龍城早策勳。移營過古堠。踏陣出寒雲。笳拍歌青海。旗竿靜落曛。從師古云樂。今見李將軍。

山中漫興二首

相見倍相思。相思兩不知。美人時漫立。游子暮何之。莫採蘼蕪草。長裁薜荔衣。明珠將翠羽。南

浦正佳期。

卷五

數楊臨浩渺。一徑入嶠岵。自曠人間世。寧知物外驩。採山荃作珮。羣鳥為冠。東嶽僊人至。探囊藥一丸。

春雨

乍覺塵香動。風前細若縑。無聲猶似雪。得潤已如膏。美利存南土。餘滋付小桃。體知青皞德。意不為嬉遊。

卷五

翠色碧氣氤氳日未照林稍零舊雨山頂入
殘雲醉粉白花類風羅破水紋踏青人誤約芳
思幾紛紛

惜花

看花開有分薄亦蹉跎蜂蝶原無定笙歌得
幾何利名長自後風雨不須多趣取紅香春高
吟捲醉襟

落花

妖艷憑誰主春光去不停離魂亂飛絮生意逐
浮萍殘英偷餘態平蕪蘂舊馨年年芳信在切
勿歎飄零

山中漫興四首

偶至碧溪東因以一畝宮白雲長爛爛芳草自
茸茸琴寫泉聲清經翻貝葉空此中名姓隱誰
者寄詩筒

自有雲林舊寧期鷗鷺同石盤平若砥澗水曲
於弓鳴清瀨漁舸漾碧空野人垂釣穩莫
使夢飛

又絕塵寰累幽偏漫爾為石渠環抱洞烟樹遠
連瀑布穿簷雷迴波拂釣絲主人多逸興終
日不知疲

雅意耽真隱何心等素封聊生千樹棗扶病一
枝筇草自游龍蔓濤如振鷺容新來結構好池
上想行踪

得泉

自買山椒土何期正得泉劉雲初細細吐玉已
涓涓地脉從茲注天根漫已懸烹葵煎種藥
于仲子集卷五

馭好翻翻

閑居

長夏寂無事幽居正可人倦開三徑雨不染六
街塵苔破松筠長花深鳥雀馴攤書渾漫興靜
裏見天真

贈劉秋鵠道士

愛爾名公貴能為物外觀家聲存玉檢心事托
金丹煮石然秋桂焚香禮夜壇緱山天路迥笙
簫碧雲端

聞邊報有感

愁心燕關望邊烽入漢都天心終鑒佑人事不
湏更落日黃雲合連山紫塞孤狂夫無意緒幾
欲說單于

即事

三逕轉蕭森因知歲序深病中銷劍氣愁裏度
琴心幽鳥時相顧新蟬日與吟青編多少恨寂
寞到于今

少虛先生見過山莊三首

子仲子集

卷五

五

自得逃名趣溪橋日與躋竹箴三逕迴雲掩四
山低卷裏開函丈壺觴倒接離門紫長蒼微凡
鳥不曾題

老鶴千年意冥鴻萬里心溪山紆勝賞風雨促
悲吟石蘚出泉滑巖蘿吐月新何緣臺上隔時
有鳳鸞音

客醉卧胡床山亭午夢涼峰聯雲渺渺樓俯樹
蒼蒼杜曲懷三賦蘭亭泛一觴晚來同小憩佳
句得琮璜

寄四弟太史二首

歲宴孰華予荆扉但索居那能愁澹蕩終不效
蓬蒿雲漢時時聽鴈滄波好射魚匣中靈劍吼天
地意何如

身世憐吾拙家聲羨爾賢新恩修玉檢舊業用
蒲編道路仍多阻音書未易捐兵戈與人事
斷似今年

送術士海田劉君二首

長路苦無媒奇書秘草萊勞歌應有意旅况
難裁白壁荆人璞黃金郭隗臺侯游游已倦投
筆賦歸來

君閱滄桑變余悲綠鬢疎中原寧有處傳舍夕
無魚姓隱哉苑觀名高猛杏書嚮來接隱地歸
興渺何如

泛大明湖

夜雨供愁劇齊城景色秋凌晨登畫舫薄暮
清流荷芰衝霜悴烟霞白晚收忘機誰是侶相
狎有鳬鷗

永和中立殿下賜題航隱別號

性僻真隱。烟葉欲遁名。靈樞時紀斗。短棹隔
登瀛。身世馴鷗鷺。風光度燕鶯。明時應可出。恐
負五湖盟。

呈中立殿下索抱朴子併所製雲山中棹
王孫今偶傑。夙昔慕遊仙。鴻烈淮南子。風流葛
稚川。奇書宜出世。大藥許談玄。共適雲山意。冠
從戴曉傳。

手集
駿馬錦鞍。三齊美少年。傳經雄海岱。扶策上
幽燕。自王衣冠氣。宜泰柝。神權花卿才。畧在談
笑靖狼烟。

代宗師作恭謁孔廟二首

幸為天子使。嘗見聖人。道在秦灰。冷書存魯
壁。深東周勞夢。寐西符發悲吟。萬古師宗地。遺
芳衆所欽。

纓綬偕童冠。來遊沂水旁。檜沾周雨露。碑著漢
文章。詩禮長垂訓。金絲舊有堂。徘徊聽絃誦。佛

仿入官誌

聞訪

素志應誰誦。孤衷祇自明。杼從三至擲。虎為數
人成。皎皎應多污。營營每浪驚。重裘怯霜重。終
日涕後橫。

受侮

若問昔人事。今來恨亦輕。劍鋒韓信怯。厠簣范
睢驚。鼯鼠機難發。隋珠彈易傾。君看桑下詬。樹
立肯平平。

手集

卷

東流泉上和朱訥齋廷平用韻

涼入脩脩浦。青開面面岑。流雲時作態。幽鳥自
成音。潭影方凝碧。波光遠漾金。因逢同調客。相
與滌塵襟。

洪範池小集和朱訥齋廷平

源自天根出。疇因洛象名。疑寒侵骨爽。湛碧逼
人清。深竇魚龍泳。危巢鵲鷺鳴。沾沾雷雨至。捲
幔罷晨征。

西池

不到西池火龍蟠漢末仲天風吹衆籟地脉寫
重垠雷雨千年秘琬瑤萬象新長魚藏舊水狎
至頗相馴

上白令君雙壽

岵岵頻瞻望迎親飾板輿榆關千里道錦里一
函書獻壽高堂並承歡綵袖俱客來庭樹靜歷
歷聽慈烏

恭謁闕里孔廟

不賦靈光殿來求泗水源聖言昭六籍吾道屬

王仲集

卷

九

群倫壞壁圖書古遺宮磬管喧諸賢在廊廡列
侑向來尊

送明府白公入覲

雙鳬乘曉集望望薊門行海日瞻仙仗春風射
斗城庶來端有惠何去若為情竹馬還相待臺
鳥莫早驚

願學書院侍文宗鄒師講席恭紀

自識迷途遠聞言敢自岐宗工垂愷惻末路竟
支離掬水涓涓滑看山面面奇此中玄解在何

用訪安

通明書院聽講仍用前韻

焉有真陰者無勞嘆路岐峰巒層歷歷雲樹鬱
離離虎座動須作龍媒烟自奇岱巒疑遠色心
共海鷗期

彈劍放歌二首

雷氏今無價風胡舊有名光搖三島暗寒透一
江明犀兕休輕視鯨鯢莫浪驚果能酬壯志紫
塞有龍鶯

王仲集

卷

九

長嘯夷門下行行意不難干將曾自獻勾踐漫
相看月影金環動星文玉匣寒倚天何處賦西
海試樓蘭

聞四弟太史疾愈志喜又家書憂歲歉詩

以慰之

喜汝微痾愈天涯好自珍飽食大官飯緩飲
兵醇幸列北門貴休憂南阮貧山齋傲酷暑赤
脚弄雲津

重九東少虛先生二首

佳節近重陽。踈籬正吐芳。清愁同楚客。雅韻似徐娘。山自悠然得。孟因漫爾長。茱萸寧采摘。鴻鴈久淒涼。落魄嘆書生。高臺夕望平。秋原山挺秀。霜浦月生明。紉佩雜芳杜。餐霞采落英。誰歌綺蘭曲。絕不堪聽。

虹霓

何物蛟龍氣。橫空百丈低。勢連滄海上。影落日門西。錦旆天吳曉。霞綃織女啼。壯心渾欲吐。長

嘯托雲倪

札問李六玄洲疾

代有相如偶。于今何恙哉。四愁閑可賦。三徑好誰開。寒雨荆扉濕。平雲鴈字哀。加餐應自適。天意護時才。

五言長律

隴干述懷四十韻

萬里秦中地。孤身塞上天。風霜非故國。歲月又新年。鄉土心愁絕。音書淚滴穿。征塵成阻隔。

思總連。樓角黃雲滿。城頭白草芊。胡天秋漠漠。隴水夜潺潺。月冷聞啼狖。烟深望點鸛。棄襦心澹蕩。彈劍涕流漣。放志秖叔夜。銷憂王仲宣。題詩憑遣興。習靜欲逃禪。白雪安能和。黃庭漫可編。半生空落莫。終歲尚拳拳。鯨海雖云闊。鵬霄會有緣。錢神那可近。窮鬼喜曾延。未贈瑤琴操。徒吟寶劍篇。友朋久踈曠。兄弟少團圓。昔作膠投漆。今為陸倬船。少年豈有恨。薄俗詎相憐。氣與青雲壯。愁將大藥牽。看函關下。二海嶽巖。三千合。至歌鶴鵲情。深拜杜鵑自。傷多路險。敢望此身先。聖代恢疆域。名都廣幅員。邊關饒瘴霧。山郭富人烟。頓頓胡麻飯。家家絳繡旃。多騎高額馬。只少闕頭鯢。野戍鳴笳吹。春城沸管絃。羗人工角觝。番婦競鞦韆。貫醉他鄉酒。常食異俗羶。俠遊還汎汎。豪興總翩翩。北里笙歌會。南樓翠黛簾。留情憐玉腕。拋眼向花鈿。跌宕千重醉。輕盈一咲妍。沈郎思寶瑟。慮女寄瑤箋。半踏千山裏。蒼茫萬古前。那能心鬱悵。祇是走蹁跹。

行路良難矣。居人何憾焉。勞歌非可盡。幽思
自綿綿。

塞上書悶六十韻

歲盡空回首。人生浪皺眉。薄遊心鬱鬱。畏路走
跂跂。避地思三島。懷沙問九疑。行當凝滯道。坐
此網羅羈。劍氣寒星斗。書香馥桂枝。紅顏青鏡
好。白晝火輪馳。惆悵悲身世。嗟陀閱歲時。誰言
牛馬走得與。鴈鴻期。驚驚饑籠箴。蛟龍困水湄。
宓妃含娉嫋。嫫母作風姿。世路何驅迫。人情太

嶮巖。仰天徒自笑。遊世已先罷。題柱成都客。捐
繻濟上兒。英雄吾老矣。蹭蹬爾安之。海內交游
少。天方景物奇。青蠅原可嘆。黃鳥莫相疑。已自
經搖落。誰堪悵別離。秦關雲漫漫。渭水漸淅淅。
野堞戈鋌靜。邊亭鼓角遲。猿啼聲正苦。鳥道目
常隨。看婦收冰繭。羞兒牧野麇。雪山浮凍浪。霜
樹落枯枝。塞月粘天上。邊沙卷地吹。弓關雕羽
箭。酒飲木皮卮。獵騎懸生虜。人家養健獺。胡雛
聲。齊築秦女弄參差。驛使臨星海。降夷出月支。

似乳酥酪膩如脂。逐勝遶峰起。奔亡虜
徙移。健兒思馬革。老卒衣羊皮。衰草連沙磧。平
雲度崦嵫。淡烟晨漠漠。寒雨晝颼颼。魯國三千
里。秦川十六陵。歸心殷鞞鼓。秋色落旌旗。時運
乖。竿。瑟。文章喜魅魘。千言徒爾註。三策欲何施。
彌陀書空恨。昂藏斫地悲。唾壺敲欲碎。如意手
空持。麗賦裁鸚鵡。輕冠著鷄鷄。帶愁慵作字。携
病強吟詩。潦倒真吾愛。猖狂豈衆思。酸醎惟異
嗜。丹素轉相訾。南國歌紅豆。東山飲紫芝。二賢

三仲三集

卷五

古

成往事。千載是吾師。獨坐生岑寂。閑行怖險夷。
空山叫猿狖。荒壘嘯孤鴟。感物應心悸。思鄉但
淚垂。多愁歌歷歷。一醉舞僛僛。奇骨應憐我。窮
途好問誰。元龍惟自傲。叔夜少人知。碌碌成今
昨。蕭蕭感變衰。簷端承破瓦。屋角卧空甍。覓句
驚敲戶。看雲自杖藜。有心在廊廟。無策答黔黎。
穩步青絲屨。狂吟白接離。既能齊得喪。那復笑
銖銖。個儻劉伶志。淒涼杜甫詞。羞將華髮老。生
使壯心虧。大化應難定。浮生各有涯。不須吟楚

盤酸側吊湘纍

送孫三升擢鄭府工正

祖席離亭暮。西風澹蕩秋。循良應結戀。去住此
含愁。德化謳謠決。藩封禮度優。遺民懷魯卓。坐
客美應劉。淇水新生色。漳鄉豈漫遊。笳簫迎上
路。桑梓憶西州。辛苦晴雙鬢。棲棲一裘宦。微
惟報國道。遠只登樓未。遂投綸願。其如搵袂憂。
百年留佩犢。千里發鳴騶。霜露感生感。風期長
者通。相思懸海月。清夜玉關頭。

于仲平集

卷五

五

崑泉對雨恭和朱令君韻

短壑清松外。臨流對舉觥。簫音疑弄玉。夢境憶
飛瓊。片雨尊前墮。轟雷足下生。竹林消暑氣。石
窟散秋聲。谿洞千家暗。烟雲十里平。悠然忘世
累。渺矣濯塵纓。欲起潛鱗蟄。先收瑞鳥鳴。煩襟
聊此豁。天宇若為清。

竹軒

正苦塵勞累。條然對此君。籀龍元有種。儀鳳欲
成文。峴沓千竿雨。便娟半畝雲。幽軒秋水淨。曲

落花分環佩。瑶池度簫韶。碧漢聞書生。持汗
簡。何日策高勳。

龐眉生集卷五終

于仲平集

卷五

六

龐眉生集卷六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七言律詩

山閣自述

元龍樓閣入雲霄。四十無聞漫解朝。此日蕭條悲短髮。當年容易過垂髫。高歌不用彈馮缺。痛飲惟須賦楚騷。明主恩深二百載。肯教豪儁老漁樵。

九日少泉侯弟招飲時方下第

于仲子集

卷六

九日東亭菊已開。杜陵多病罷登臺。茱萸帶雨繁枝泣。鴻鴈迷雲片影來。塞我未酬題柱恨。多君自有勒銘才。人間得失渾閑事。慷慨臨風一舉杯。

放歌二首

山頭冰雪照茅廬。丘壑謀身計本疎。白眼自應成嘯傲。黃金端不憶吹噓。裁成鳳籜千竿雨。註有龍韜數卷書。可嘆當年珠履客。輕將長鋏嘆無魚。

千古英雄誰是我。百年事業我為誰。逸材政可驚駭下。遠志何勞燕雀知。好鍛嵇生原玩世。吹簫伍相未逢時。長纓此日猶堪請。不向人間泣路岐。

寄汶上吳繼湖丈下第

一笑相逢弟若兄。葛巾爛醉濟西成。家聲此日傳箕冶。儒術當年識典刑。為有蕭郎能縮筆。因知嬴女善吹笙。今來迴作窮途別。離緒牽人太瘦生。

于仲子集

卷六

寄湖山王君下第

問訊湖南有釣舟。好懷應亦賦窮愁。空山雨落梧桐冷。大野寒生蘆荻秋。幾見龍蛇蟠落又。教斥鷃笑淹留。何時共接搏空翼。一逞扶搖慰舊游。

憶弟

駟馬門東念別離。棣華塘草正參差。叔君已自稱騫絕。季子方憐構藻辭。薛氏敢言威鳳穴。謝家原愛鵲鳩詩。清宵白晝渾無賴。步月看雲任

所之嘉靖壬子三弟慎言已克解額今年戊午
今入場子應試濟城而弟俱不獲能詩以志念

寄梁慕雲文學

美人東望渺烟波。懷芷寒蘭意若何。五月漁舟
觀競渡。三年螢火嘆勞歌。非無寶劍酬名俠。實
恐青銅惱素娥。客即蕭蕭風雨意。襟期誰與慰
蹉跎。

村居感興

蕭疎青鬢怯西風。避俗逃名小逕東。窮岫蒸雲
手集

常作雨。斷潢樓霧不藏虹。因耽摩詰圖能好。轉
信韓康道未窮。誰憶幽蘭在空谷。零霜猶自滿
芳叢。

下第山中感懷

清濟悠悠日夜東。愁來萬感托枯桐。丹山鷺鷥
青冥裏。碧海龍魚寂寞中。獻策何年追賈傅。請
纓當日詫終童。床頭書劍依然在。三十男兒未
是窮。

貧女

貧女如花。自傷前釵蓬。時因悶廢
春前。解為人裁嫁去。蒙石氏園中。歌管聲張
家。內盡。長人。間縱有相憐愛。誰把空羶關
曉粧。

雨中憶少虛先生

山居一月不出門。亂頭對書常昏昏。偶聽雷驅
雷雨度。仍喜虹見蛟龍吞。自憐諸葛吟時態。誰
識劉伶醉裏魂。密雨淋淋憶梅石。蘇家况有雙
文樽。

手集

沿溪行至香山有感

款段閑行汶水濱。春雲春樹畫氤氳。村童解唱
阿歛調。游女能裁織錦文。斜岸野花晴歷歷。長
溪沙鳥靜云云。還思九老當時會。無限悲涼對
落暉。

憶昔

憶昔春風濟北城。俠遊滿座總豪英。一園紅玉
粧螺髻。四起清歌趁錦筵。花壓燕泥沾畫棟。樹
籠鶯語隔雕欄。別來最有心相憶。芳草平湖夢

不成

山中有感

萬物皆有情。今日相悲耻。問年自顧身。名
節。每逢時序一凄然。虛拋花樣千機錦。穩
卧雲根十畝烟。蘿月松風非昨夢。山中苦恨有
啼鵲。

題連洙亭館

君家亭榭倚山城。寒翠蕭森夢亦清。數疊假峰
凝翠嶺。一泓曲沼對蓬瀛。花低小塢春雲色。松

手仲子集

五

亂殘書夜雨聲。幾度聯床石几畔。微茫蘿月不
勝情。

九日偶題

九日開尊只自憐。寒芳冉冉透孤妍。從前愛唱
春陽曲。此後惟談秋水篇。關塞笛聲怨楊柳。簾
櫳月影閉嬋娟。始知人生若會悠然意。肯恨當年足
惘然。

送鄭舒軒文學還閩

美人南國今朝去。旅雁征帆帶曉寒。別酒未傾

竹葉老離愁。正值菊花殘。三年雅誼。筒簣厚萬
里。京江道路難。莫向江天雙淚眼。明年鵬海待
君搏。

王礪川館蕭寺同二弟夜過因問鶴姿上
人病偶翻佛經有先人之感

文樽清夜共誰開。聯袂衝寒訪戴來。僧病乍緣
巢鶴去。客愁元為復烏催。諸天貝葉金為界。淨
上蓮花玉作臺。獨有謝家春草夢。每因明發一
徘徊。

手仲子集

卷六

六

登泰山絕頂

迢遞諸峰一杖藜。清秋吹萬滿丹梯。携來縹緲
烟從破。獨立蒼茫雨不迷。海色高浮秦苑外。河
聲半落禹門西。蓮花片片青霞底。握手天風日
觀低。

咸陽原上

孤槩瘦馬客愁新。再過咸陽又遇春。處處人烟
殘苑樹。時時鬼火傍征塵。河山自欲傷今古。陵
墓誰能辨漢秦。一望凄然無限恨。可憐牢落百

年身

過漢長陵

漢祖長陵渭水濱荒涼遺跡感行人一杯尚抱千秋恨三尺曾清萬里塵瘦馬西風堪墮淚殘雅落日重傷神豪華事往山河在惟見汀洲草木春

登回山王母宮

回中佳氣鬱青葱阿母瑤池有舊宮偷得碧桃人去遠歌來黃竹事成空東方謠語成仙錄西

手抄集

卷六

七

海遺踪信畫工愧我未聞三島訣欲從天女駕清風

送三弟四弟會試

十載談經共一簾天風吹長碧琅玕河東我已慚三鳳頴上君應號二難塵起龍媒空伏櫪光生螢火幸彈冠黃金臺畔休回首春草池塘夢易寒

下第

漫向塵中憶苦辛空山雨夜獨傷神鴈來響入

愁中句木落寒侵病裏身十載未能酬壯志五窮何事倍情親結衣穿履男兒事祇愧人間冷齒人

山中二首

海內吾山不可住暫欲出山還不成大峰小峰雲霧態東谿西谿風雨聲短棹自將傾白墮長鑱或可求黃精冷冷之水我所愛誰者相與濯塵纓

手抄集

卷六

八

石古山高細路分面山關子背西隰風來懸瀨渾成瀑霜入疎林已半醺有夢誰能開似鶴無心我更懶於雲林丘自慕陶弘隱祇恐清時負聖君

重游湖南尹太宰園亭有感

太宰湖亭半已非重來瞻眺思依依胥牆雨暗留題字別渚寒生隱釣磯畫閣勳名三史在清朝文物百年稀不堪寂寞南塘路蘆荻叢深鳥自飛

寄四弟太史

赤驥行空蒼絕塵詞林聲價一時新天恩賜錦
迴音瑣午夢含香近紫宸草視鑾坡常逮夜花
看禁苑易為春明良此日真奇遇願秉清忠翊
聖人

暮秋感懷二首

榮來零落前蹤長漫向壚頭典鵬鶴人世自能
輕結綠天機誰見織流黃松筠寂寞開三徑蘭
菊芳菲誦九章擬踏青山驢背穩兒童何用識
韓康

李仲子集

卷六

九

莫把漁舸與四隣先生自戴白綸巾含靈莫漫
疑山鬼歐崇還須假社神祇以方圓異卿阜誰
從真贗辨瑜珉男兒三十身強健獵兔義魚未
得貧

賞菊

三逕蕭森四座豪黃花采采鬱沾袍秋來覽物
愁仍劇老去逃名意自高期與松筠傲霜雪不
將雨露等蓬蒿憑君留取根株在餘韻寒芳附
楚騷

夜坐偶成

滿冠只溺我為儒廿載飄零愧壯圖夜永詩愁
侵碧落天寒鄉夢入平蕪長鏡短褐渾憔悴牧
豕歌薪定有無若論封侯饒事業平生獨未辱
人奴

村居感興

覽鏡侵尋嘆二毛空齋長自嚼松醪窮冬門巷
多寥廓落日林園轉寂寥脉脉泉流經樹遠稜
稜山骨入雲高人間得失吾知矣懊悔從前著

李仲子集

卷六

十

六韜

山中漫稿二首

愛敞荆扉抱石泉山中人袖自翩翩高峰月冷
猿常嘯暖谷雲深豹自眠佳句不因寒陋減村
醪時有聖賢緣持螯可了平生事早為同遊辦
酒船

藤蘿裊裊抱烟松半畝寒塘瀉石淙斜有鷗沙
侵矮屋高從猿樹見奇峰奔馳世自如投兔遲
暮予今作卧龍何人為問天隨子雲海悠悠寄

遠踪

送劉海田西遊

躡橋重來過海沂好懷相伴轉依依雄心每為
談兵露道行寧知賣卜稀幾見鳥雲占氣象更
將奇偶索玄微豪遊萬里交期重肯向江鄉戀
釣磯

登濟上同文閣有感

極目平蕪旅思勞同文樓閣巖崑風翻疑見
龍蛇動影落驚看鶴鵲山色湖光遙隱映書

手集

十一

囊劍術總蕭騷神遊故國渾如夢十載擔簦嘆
敝袍

送高丞雲溪參佐長沙二首

佐史當年出大官翩翩書記未稱難五湖漫道
風波急七澤由來烟雨寬鄉夢時能登壯固羈
愁曾不戴南冠勲名何處還堪羨試向樓船列
傳看

平缺悲歌悵別頻十年菟夢阻江關君思望入
雲霄迥使節看隨幕府開會見飛書騰瀚海何

溪按賦吊湘潭三江自是豪華地莫嘆人間道
路艱

寄上田思齋侍御尊丈

海鶴風神玉雪顏年來杖屨自閑閑名高濟壯
英賢傳身在襄陽耆舊間閣上圖書多白著庭
前蘭桂喜長攀塞帷持斧成陳迹玄島蓬壺是
故山

東田繹思文學

東魯醇儒舊所知傳家元自閱靈奇春風戲鍊

手集

十二

常翻袞白日攤書每下帷交誼久期青玉案詩
愁同汎暖金卮齊庭莫嘆吹竽阻遲暮終難負
盛時

聞朱長君訥齋登第志喜

林卧柴門畫不開故人千里校書來家聲舊自
槐庭植仙種新從杏苑栽幽討已暗經世畧雄
詞夙具揆天才五雲傳唱真成瑞况有餘光到
草萊

上魯宗務本殿下

濟美堂中綵襲頻海山宮闕正嶙峋漢家王子
知多雋魯國經儒合有人靈秀淵源應自迥光
華日月鎮常新彤廷已下東平詔寵命重褒桂
苑春

贈劉海田山人

閱盡滄桑嘯屢吞唾壺擎缺黯銷魂溪山花鳥
春成夢湖海烟霞客到門病裏柔腸煩易結醉
來豪況迴難論送君前路多知己到處應傳幸
食殮

李仲子集

卷六

三

和四弟太史見寄用韻

分携忽漫驚三載千里音書病裏聞自恨多生
淹白屋誰從知已附青雲芳春鴈度池塘草午
夜驚回禁祀文九五聖人今正位海濱樵牧
敢離羣

和四弟除夕見懷用韻

佳氣神京迥未闌久知烽火報平安逢時爾自
舒吞錦招隱吾方賦采蘭上日椒盤春共得五
三藜杖好長看山居獨醉空搔首腸斷當年守

歲歡

奉壽魯藩務本殿下二首

新來海國多奇勝南極祥光潤一星名似李邕
能著賦家同劉向自傳經乘槎遠泛天孫渚昨
土遙分日觀靈雛綵人間多勝事風吹環佩想
趨庭

烟烟靈椿得大年家聲橋梓更相連鯖菹幾向
西池熟瑶草初從海上鮮經學芸香垂世業仙
方鴻寶綴遺編九重此日思宗老几杖遙看關
下傳

李仲子集

卷六

四

酬寄四弟二首用韻

自漱山中玉屑泉悲來三嘆閱丁年慙無異術
能揮日祝有精誠夢捧天冉冉枯條疑化雨葱
葱榮木藹祥烟春深湖上思君屢幾度看雲罷
酒眠

十年心事繫悲涼靈劍苔侵尚有光煖石不妨
塵滿甌鳴琴只有月盈床誰遺秋浦芳蓀佩小
構春雲文杏梁鴈影天涯多遠夢長看溫樹日

慈蒼

魯藩中立公令吳人徐煒齋濟美堂稿相

示寄謝

南州舊日聞徐孺况捧梁王辭賦來懸圖靈樑
真濟美小山叢桂本憐才慙無瑤草酬玄宴每
向斑衣羨老萊此夕一瓢風雨意幾迴曾上讀

書臺

邑博李先生三臺交獎

瓊島珠崖毓大賢青春函丈迥超然學宗丘相

于仲子集

卷六

主

經時畧筆效韓公記海篇落落風安元自得昂
昂才氣許誰先褒書一日吳聲起魯國諸生紀

崔鱣

送少虛先生都試北上兼寄舍弟

黃山春雨正瀟瀟席帽青衫上計遙寄弟應教
觀富稼逢君自解念貧交燕臺欲售千金駿蜀
道重題萬里橋愧我一經終碌碌時依北斗望

清朝

春雨

葉葉輕雲帳薄羅坐者飛雨灑庭柯風前杏蕊
紅香重烟外垂楊綠意多聲落簷牙成短瀑點
勻地面起圓波晴來西北凭欄望拂黛遙峰濯
萬螺

贈孟連洙丈自平遙入觀過里

僊郎夙號神明宰赤縣馳褒最帝京三晉雲山
迎使節五陵衣馬照行旌風塵綠鬢寧相染聲
價青萍自不輕回首翠微聯榻處文園空老舊
書生

于仲子集

卷六

主

四弟寄遊常園詩時有請告之圖賦此答
之

韋曲去天真咫尺中藏勝賞更霏微時拋紫綬
開吟卷共攬青尊傍釣磯東海舊遊同倚玉南
州詞客共振衣池塘休沐君恩在溪畔芳亭歸
未歸

贈賈石葵諫議

以聞豪雋魯儒生文藻風流舊擅名陶毓本鍾
源秀遭逢不比漢唐輕宣公濟世封章切賈

時獻納明側想我冠疑簡日垂紳端使泰

附平
代贈勳臣

聖代酬勳寵數優長安人羨富平侯坐驅貔虎
三千隊卧閉嬋娟十二樓調馬自知南內地聞
雞特借尚方籌衣纓累葉勳階貴時秉桓圭拜
衮旒

東道者詹石谿翁

石谿老子來江徼問道清朝總聖臣丹竈夜封

于什集

國奏

主

窺至理黃庭朝誦識玄神煉烹有度元非幻澹
泊無為始是真莫遣青牛度關去仙遊到處隔
風塵

聽郭梧軒處士彈琴

長安旅食久無媒綠綺能令懷抱開流水高山
元自異幽蘭白雪總堪裁當年已笑齊庭鼓此
日還從燕市來江上數峰青未了采珠人去意
悠哉

元旦隨班入賀恭述

九天仙仗闕重闌午夜常瞻王氣新瑞露零霄
開壽域卿雲捧日啓元辰彤墀半是麒麟種紫
禁寧容惡蠱巨遙望至尊疑碎穆長楊賦草
獻無因

從邑侯東洲田公游東流雲翠山水用韻
奉和

秋盡千旄歷浚都忘機到處狎鷗鳬風流共羨
高陽會名勝渾成栗里圖萬壑輕烟迷遠岫千
林暝色入平蕪醉翁亭畔軒車過猶有遊人載

于什集

國卷六

大

酒呼

上朱大司空治河功成

萬里樓船拱縣官黃金九牧禹功寬魚丘故道
成堙址龍首新渠避倒淵玄武署中蒼水佩河
隄使者憐山冠宣房寶鼎歌成日開濟元勳贊
似潘

以自然汁餉李雪泥先生并呈二首

偶釀山中玉屑泉奚童遠送到樽前試除悶悶
聊斟酌勿謂平平可弃捐興至休尋東道至醉

平時愛北窗眠明朝寒衾衛容相訪好破袁公文
字禪

酒經嘗羨東坡老吾酒今來合自然靜裏坎離
分上下閑中冷煖自聯綿文樽滌處排孤悶荷
蓋傾時映碧圓莫笑中山千日飲醉鄉到處是
壺天

送邑博趙銓齋先生赴館陶

趙壹才名舊絕倫三年函丈倍相親立來夜瑩
門前雪講後風披座上春交誼自甘君子淡離

情多荷丈人真黃山清濟無多地小艇還疑傍
水濱

閑居感興

羽扇綸巾休未休惠連春作望江游輕風曉露
千山雪煖浪潮生五兩舟全盛衣冠充上界
離烽火達蠻陬珠崖銅柱天王地早靖烟波慰
衮旒

遣迎四弟殿講請告

乞沐承恩自帝京茲遊聊足慰平生春明門外

天涯近綠野堂中畫錦明岱嶽秋光侵斗極滄
桑世態閱升平西清東壁渾閑事祇願忠良荷
聖情

朱和朱令君夜過石淙月下聽琴

痴隱方憐古渡東石淙不與世相通欄迴三經
烟霞外檻對千峰霧雨中泉滙龍池懸夜月雲
開豹谷度薰風囊琴幸自逢真賞流水高山意
未窮

送東平丘郡公止廣陵丞

三臺最績早相聞五馬東州羨使君正羨塞帷
優岱色寧知騎鶴傍江雲曲傳綠綺誰同調匣
有青萍自不群到日觀濤應有賦可能重憶嗣
宗文

癸未送舍弟承召命北上

春風一劍入燕關柳色桃花滿目班北極五雲
天咫尺西陂孤艇日潺湲離鴻斷處情無賴芳
草生時夢未閒悵望誰為招隱操幾回別緒繞
家山

下第後偶成二首呈十舅

壯志其如老大何生平襟抱此消磨擬將寶劍
求豪士寶恐青銅惱素娥病裏琴書渾落莫愁
中歲月飽經過短衣白石休嗟嘆牛角仍須一
扣歌

華髮年來漸欲新羞將書劍老風塵羊曇去後
悲生事蘇老重來愧後身文戰總如看北越雄
圖枉自話東秦襟期緬緲終難歇海嶽英靈翊
聖神

千佛子集

卷六

五

闕下觀雲中獻俘有述

款塞兵書冀止馳陰山縛致射鵬兒爾曹梟獍
寧知主今日鯨鯢竟是誰勝筭百年歸鼎路嚴
城萬里罷征輦太平此日看王會前殿朝稱萬
壽卮

上殷棠川相公

寰海于今荷聖明當年燮理致昇平戎機久見
烟塵息廟算元因密勿成左掖絲綸懸紫禁東
山雲樹繫蒼生麒麟閣上題名在千載應傳帶

礪盟

賦得空谷有佳人

空谷佳人翠袖單采珠攬珮涕洟瀾祗愁薄景
急難步為有明霞高可餐此地玉顏猶自削誰
家金屋鎮常寬天寒日遠休疑絕止有靈蓀晚
有蘭

贈周幼海山人

陌上相逢意頗真長安我亦未歸人奚囊有錦
還成趣幸舍無魚未是貧客夢但迷三徑雨野

千佛子集

卷六

五

心誰慣六塵塵竿莫訝無歸處浩蕩烟波伴

此身

周詩有五湖無地
著漁竿之句故云

呈謝翰苑諸公過訪

屢檢瓊瑤嘆雅音玉珂珍重更相臨離鴻春鷺
南雲遠天祿朝開東壁深千載英華光史筆一
時豪雋鬱詞林野人漫有滄洲興寂寞文園去
住心

僑居大明湖畔望華不注有懷

鵲華秋光不可攀小亭常日濯潺湲池邊盡閣

懸妝鏡城上高峰擁翠鬟荷老霜前聞郭索樹
藏雲裏度間關何緣醉驀湖南路遍寫烟嵐未
肯還

龍山登樓有懷寄殿講弟

獨上危樓覽眺新涼風天末正懷人平臯僚慄
聽離鴈遠道遲迴盼錦鱗北極絲綸知遇主西
清啓沃豈謀身題書唯願加餐飯青簡丹心翊
紫宸

感先人誥贈重褒有懷弟妹時弟在長安

于仲集

卷八

七

妹在貴竹

為愛山中康豕緣病軀高卧自年年夜郎淚寄
朝正使曉殿香含進講筵兩地音塵成遠夢半
生踪跡付殘編先靈不昧還承寵次第天恩到
九泉

送印石王君赴穎昌幕僚

伊昔翩翩美少年成均廿載憶周旋青絲舊擁
王孫騎黃綬今叅刺史筵江左華宗人共羨五
陵俠氣自堪憐先公舊有桐鄉祝極目西州一

泫然

山中憶四弟宗伯二首

千里長安綺陌塵十年不見倍傷神蛇龍未為
雲泥隔鴻鴈何勞風雨頻黃菊欲開人自去空
山無伴鶴相親殘燈獨對西堂夜夢入瓊樓第
幾闌

中朝八座麗文昌愛弟承恩劔履光本念家門
成落莫敢期天闕逐翱翔浮踪已向雲山遠離
夢那知道路長慈母遺音猶在耳只今淚盡九

于仲集

卷八

七

回腸

有懷趙少虛先輩

天涯秋色重傷神虛館青燈憶所親夜雨十年
空有夢凌雲一賦總無塵明珠何日酬知己寶
劍徒勞伴此身安得相從湖海上長歌踏徧故
園春

寄嚴人月娥

十載神遊到廣寒瓊樓曾倚曲闌干青天有路
行雲濕碧海無波墜露溥隱映蟾光金鏡冷婆

夢桂影玉函
雲海偷靈藥長使韶華駐
令顏

李次重惠書訪不遇書此為贈

元龍豪氣
小篆東山漢索居雙劍相看
搖碧落三
帶幽廬不傾綠酒春應去每
望高軒日更疎底事相過阻相值野花芳草亦
躊躇

七言長律

重九山中書懷十四韻因示三弟四弟

九日空山鴈不來寒鴉飛盡楚王臺黃花半放
渾含雨綠酒新篘自舉盃總恨虛韜平子筆未
應終老稚川才清時有道還難棄白眼無成只
自猜幾見巖廊虛任使稔聞天地勦氛埃欲拋
壯志焚三畧猶抱雄圖望九垓遲莫朱顏心自
改蕭騷華髮日相催阿誰解覓金臺駿夫我原
非大厦材氣燭豐城知是劒夢醒柯郡悟為槐
十年苦志徒為耳萬卷儒書何有哉欲買漁
清濟曲不妨樵隱岱宗隈腰鑣自可對猿

杖時能跨蹇駘漫想陰雲迷豹谷時看長道走
龍媒吁嗟世事今如此溺亦能然是死灰

龐眉生集卷六終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五言絕句

溪山小景十八首

山勢曲於環山色碧如許不是放鶴歸山中欲

誰語

環山

毛遂與荑私伎倆只如此自識楮先生駸駸好

書史

楮村

夾岸柳條長春來攪妾腸雙魚將錦字何處達

于仲子集

卷七

檀郎

柳岸

花開明絳雪花落喧紅雨媽如壽陽妃含笑羞

媚嫵

杏林

千樹武陵溪數株天台洞此中蟠桃核本自雙

成送

桃溪

採葛賦三秋採芝緬三秀芝長葛綿綿荷衣詎

可授

葛巖

精衛嘶細石悠悠欲填海海枯石子浮此意終

不改

磯石灘

連山嶺大窩回洞名小有人間歲月促不似此

中久

小有洞

托迹在山椒發源自石留高矣可下施潔也聊

自守

高潔池

主人萬斛愁渾作一泓水噴薄漾圓明珠玉自

累累

噴珠泉

一龍乃一蛇曲屈久如此天工護主人石渠寫

流水

龍渠

虎子在深谷毒霧蒸毛理物病乃成文人病當

于仲子集

卷七

何以

豹谷

朝歌南山旰暮歌白石爛歌聲出金石為有薊

維劍

石子灣

磐石百丈平映帶在林澗時見康裘翁嬰姍自

歌舞

磐淙

買釣豈機心為愛磯頭坐深處避狎鷗自笑魚

非我

釣磯

水面葦曲欄沙頭種紅藥鹿子動眠鷗欄邊影

花落

藥欄

惟秦池池場爲此作貞玉玉屑注仙家服之等

醴醴

玉屑瀑

飛絲落縣崖下隱餐霞洞洞中龍眠翁不作世

人夢

飛練洞

大明湖北廟四首

湖上有瑤臺帝子臨壯渚疑睇眇愁予靈旗卷

風雨

短渚映菰蒲湖光渺凌亂爲有賣酒家舟行近

壯岸

三

敗荷滿枯叢蟹行何郭索捕蟹供行厨下酒亦

不惡

湖內有人家疎籬間深樹隱隱棹舟來搖搖載

酒去

西汀隄上十絕

沿溪踏莎行鎮日不知倦渚畔鷗鷺驚似因揮

羽扇

解衣坐溪灘滿眼無俗遇惟見驅驢人時來尋

古渡

錦荇小如錢菖蒲淨堪把明月上空林乃在澄

潭下

濯足復濯纓濯纓自牛飲棄置許由瓢溪上一

高枕

蒼翠落前灣空明倚天際當時七里灘未必饒

高致

鷺鷥立短磯孤影知枯木白魚撥刺鳴掉影驚

溪竹

赤脚弄連漪無伴亦無夥誰是哦詩人白鷗閑

似我

清波浴紅蕖野塘長青草我愛惠連遊吟詩自

應好

短蒲隱孤舟沙鷗靜如許林間蓑笠翁折柳穿

魴鱖

白日多坎壈紅塵有是非願却塵緣累青錢買

釣磯

七言絕句

塞上曲十首

務結營門晝不開成樓秋盡鴈飛迴雪山重疊
寒威合霜氣朝迎劍氣來

三秋兩塞視刀環極目千山復萬山怪底東風
吹不到憐將春色度陽關

輕騎西追胡馬去重兵東斬虜酋回日中白刃
明如水收得樓蘭喜氣來

鴻鴈無家亦有情往來飛處寄邊聲邊人生長
窮荒地不似君常南北行

青城烽火三邊急紫塞烟塵六月寒聞道單于
并仲年集

傳號箭征人且莫解征鞍

萬里沙場路不分海天漠漠接平雲原頭燐火

成殘燒新鬼號聲夜夜聞

金鉦歷歷鏖關開十萬軍聲殺氣催聞道嫖姚

新出塞虜群休逐鴈群來

關山漫不見家鄉白草黃雲塞路長鴻鴈先知

霜力苦秋風未起向瀟湘

千山隱隱水滔滔何處霜煙試寶刀莫道龍城

征戰苦試看麟閣畫圖高

過得恰關不見春錦鞍空帶劍華新年光滿目
無相識楊柳蕭蕭愁殺人

柳枝辭六首

羅綺繁華盡可哀荆榛滿目是章臺笙歌散盡
楊花在依舊臺邊自往來

愁緒柔腸總未消美人相贈一條條春風不忍
生離別淚落當時舊板橋

杏館剛拖印竹去桃林空拽酒旗歸隋堤無數
新栽樹十里鶯聲落絮飛

玉連環總錦鞍鞵馬逐香塵撲綠烟好向武昌

樓上望酒旗影裏畫橋邊

一簇紅塵踏不開雨行烟色入關來霓裳舞罷

楊妃去宮殿江頭開草萊

婀娜分明似索郎枝枝葉葉自顛狂吳宮花木

空如錦爭帶春風得久長

春書遣興

化影進進轉畫闌夢回猶自怯衣單深春彈指

夕窮還把松醪敵峭寒

春恨

一庭漲綠暖溶溶夢繞江籬恨曉鍾鴈字不來
春又暮海天三十六離峰

睡起偶成

春晝風花歷亂香無端鶯燕促流光凭闌自
游絲笑不與離人續斷腸

下第有感題壁

子晉吹簫骨本清又隨仙侶解吹笙獨憐苦鍊
丹鉛客二十年來藥未成

子仲子集

卷七

七

落花

一夜殘芳泣露痕曉來江雨點蘭蓀對人終有
風流在幾片斜飛到酒尊

項王墓下醺飲

社鼓村醪祀項王土人猶解撰文章長陵至竟
成何事衰草寒烟共夕陽

過阿房宮故蹟

傷疊樓臺一炬灰咸陽遺事總堪哀休吟杜牧
阿房賦吊古前身今又來

關鄉道中

萬里東行已自憐馬蹄春盡草芊芊布衣零落
惟書劍欲訪當時阿對泉

塞上曲

長城草枯胡鴈翔朔風一夜行客傷下馬關前
舊戰壘月黑白骨如秋霜

贈別南陵王先生

齊北輕裝厭舊遊十年零落弊貂裘楊花煙雨
江南夢一別春風萬里愁

李詩集

卷七

八

西遊懷古二首

黃金葬骨終何用白石成塵任底忙惟有長門
舊時月依然含怨過官牆

愁思濛濛萬古塵豪華終古作悲辛明光殿裏
何人住君到長安細問人

村居二首

百尺危樓俯碧淙主人端自愧元龍夢迴午扇
焚香罷坐對南山第一峰

前山夜來風雨惡玉溪之水鍾球鳴病客繞床

總驚悽山妻夢入冰壺清

秋園竹取瀝

自入空林阻水清蕭條孤榻對寒曛誰堪肺癆
增煩劇一畋清愁憶此君

村居即事

繞村夏木總千章不似龍池老白楊剩與村人
作雷雨神鴉社鼓鬧斜陽

詠榴花八首

促錦纏頭似皺成暖香透玉自分明只應一點

輸雙倩曠臉偎人慢作聲

藹向南池笑早霞紅芳冉冉傍人斜出闌似欲

傳心事絳袖先開繫臂紗

庭軒四月草塘幽燕子鶯兒作隊遊何事衆芳

稀暗盡獨留紅艷綰春愁

內家巧樣鬪鮮粧韎韠珊瑚未是強榴子熟時

君記取水晶團襯火珠光

一半含酸一半甜都來不共主人言酸甜未若

儂心苦苦恨流光似舊年

絕魄香魂詎得知從前人唱杜紅兒若教解語
應愁絕一點芳心千葉吹

蜂衙蝶隊不曾閑默染芳香破玉顏就使嘶將
春色去也留情味在人間

軟齒青梅照眼葵南風時節舞垂垂芳樽低席

橫釵上玉手先攀是阿誰

詠真四首効白沙體呈鄒宗師

午夜波光自一川波心皓魄碧澄圓君家有月

同儂否不是寒輝在在懸

活潑源頭不用修天機深處自優游湏知水到

船行力非是篙工蕩槳求

誰把瑠璃範作燈圓光瑩徹玉壺冰若教添得

撐持力反與圓光隔幾層

本來非露亦非藏天體溶溶自景光若會宣泥

無隱處秋風滿院木樨香

孟侍御環秀樓用朱令君韻奉和

何事輕拋獬豸冠幅巾常日撫迴轡袖中正有

青萍劍百尺樓頭五夜寒

代作前題一首

世路何期早掛冠樓成元自倚層巒知君羣玉
峰頭立白簡凝霜六月寒

絮

慣惱東風未定家高樓長陌柰無涯一春情緒
空撩亂不及牆東免燕花
舞雪紛紛力欲微沾泥猶自怨春暉有時穿入
花陰去無限蜂兒作隊飛

蜂

游蜂紛撲競花繁未到香須只自喧盡日却輸
蝴蝶計開紅心裏默無言

燕

出入高堂性自馴泥巢深穩足容身雕梁并宿
嫌頻看巧語分明似罵人

題香山寶上人禪舍二首

河邊蕭寺俯山城古佛堂中落梵聲八十老僧
無世事閑翻貝葉度山精
青蔥雲樹晚冥冥泉脉潛通溉木苓花雨開簾

龍吸硯松雲掩幕鶴聽經

書悶

致身無路隱非閑伏讀空齋自閉關猶有向來
骨鯁態擬將醜石築孤山

閨中曲

閑館春晴靜錦箏西園呖啞盡梁聲携手曲闌
摘并蒂不將梅子打流鶯
含笑勸君金屈卮儒家風致咲容兒荆蓬偕老
終無怨况是徐娘未老時

杏花

美人梳掠綠窗明春滿簾櫳總未驚忽見堦前
花似雪漫將幽怨託秦箏

神樹

回山枯樹千年枝云是青鸞舊棲處仙人何事
憶人間乘得青鸞却飛去

九峻山

九峻山上塚笑兀九峻山頭日復沒自笑人間
百歲身還悲地下千年骨

驪山

松雪了了驪山上泉水涓涓驪山下往來不見
驪山人回首驪山騎瘦馬

下第病居唯泉舅氏見慰四絕用韻附謝

每想前身嘆業身幾迴魂夢倍相親休論赤壁

黃岡日三百年来屬此辰先妣誕不肯之夕寶
夢東坡公降于正寢

因命小字夢
蘇詩及此

落魄元非用世才國恩庭訓重低回唐家詞目

依然重塔上誰題杜甫來

于仲集

卷

五

老矣愚公志不移前塗尚遠詎能知獨憐一種

亡羊客每向人間嘆路岐

多生骨性迥難群苦鍊丹鉛悵暮暝每怪從來

蕭史輩只馮吹管便凌雲

東歸

榆莢含情柳絮飛濃烟芳草思依依不辭更向

關東去滿路春風待我歸

別妓

玉骨冰紈橫素秋年来操翰獨行遊相逢草草

聞歸去贏得蕭娘一段愁

代妓言懷

枕前珠淚階前雨淡翠輕紅愁幾許一種相思
說未得閒簾鸚鵡和人語

嘲妓不能歌

學向人前舞柘枝清姿欲似杜紅兒如何無限
相思調不與蕭郎耳畔知

有悼

湘水巫雲送此身可憐薄命屬佳人鏡中不見

于仲集

卷

五

青鸞影上空餘繡陌塵

花委芳枝玉委塵從教鸚鵡怨黃昏香魂化作

芙蓉草猶是後前腸斷根

瘦盡蕭娘如玉身楚王行處不曾春後教歌舞

千行艷不是風流個裏人

萬事傷心死即休誰教香閣賸溫柔經年不見

檀郎面蕭郎眉一夜秋

題壁上鶴

蘇氏蕭郎久不聞石林秋氣夜氤氲孤鶴叫月

海天迥華表夢斷空山雲

龐眉生集卷七終

于仲子集

卷

七

龐眉生集卷八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序

代賀魯王殿下千秋頌敘

蓋聞慶衍僊源肇皇支於有永圖傳玉牒綿國祚於無疆故河山開億載之基圭爵應千齡之運建侯之利所由來矣矧壽星分土于東皇甸服首隆于青社有不崇福極之歛錫增曆數之靈長者哉洪惟我魯王殿下德本天成忠膺

于仲子集

卷

帝眷膺資穎異令問宣昭捐祿以助軍興釐典以振邦紀惠鮮矜獨優禮文儒字愛宗英恪崇命吏雖河間之大雅東平之樂善方之茂如也天子特降璽書再表宮門恩數優渥列藩莫望岳牧守相載瞻明德亦有榮光焉萬曆六載冬十二月癸巳千秋令節某等各奉簡書有事茲土敢不控首階墀上觴稱壽夫德言祉也祉言壽也惟王克明顯德哉是用錫羨垂麻以大庇我東夏維王克承多祜哉是用引年增紀以永

翊我皇圖是諸福之物本自致之豈伊單詞所
克湯誦然在昔魯公以姬姓侯東屏翰王室詩
人訝之有昌熾耆艾之介况茲 聖世篤我哲
王地當偏雨之鄉潢自近天之派然則省方肅
紀觀采風謠以勤宣我藩服之令德用侈無疆
之休禮也豈特魯俗然哉敬作頌曰荷與

烈祖神畧無前分茅胙土建我東藩兗州之鎮
魯邦所瞻盛德在木名嶽配天配天如何盟存
帶礪山川土田爰及來而篤生哲王以屏以翊

睿學崇儒惠和明懿祚既弘止而德維新今儀
令色克長克君挺然特著卓爾不群體仁慕義
侯服所尊維是德符自天多佑聿駿厥聲必得
其壽緝熙純嘏保艾爾後俾也戩穀俾也單厚
帝心簡在天意順成靖共厥位勵翼維城一人
有慶百順來膺歛時五福以莫不興厥興伊何
既多受祉袞冕桓圭施于孫子則百斯男式燕
以喜品物咸熙庶績允理拊茲東夏世濟其祥
名德顯位于

烈祖有光八千歲春五百里王帝臣司土敢効
斯章

壽里人胥翁九十敘

蓋聞順和之人逸嗜寂之人康忘機之人休葆
真之人壽何哉其天者全也故絕惛惛之戾者
無擾擾之勞去營營之圖者罕棲棲之累簡熙
熙之念者鮮遽遽之驚含悶悶之醇者引綿綿
之筭此老聃所謂知白洪範所繇歛福也以予
觀於胥翁蓋不謬云胥翁者世居阿之西鄙自
其大父已來即力田殖產有居積之饒翁少年
時精悍強力來往漕河上買木采石堂構塋堅
以奉其親則翁之服勤茂也即又立約誓敦嫻
卹助守望贊生養鐫石垂久以聯其族之人族
之人蕃而且睦至今為阿稱首則翁之約束定
也諸子若孫森森成立儒者掾者富服田者皆
淳朴馴雅不事浮靡則翁之內訓明也翁自六
七十時即屏謝家務委之諸子時操鋤荷鋤自
嬉田間或念其勞曰吾自樂此不為勞也翁之

來田間。步履從甚。又能聰聽遠視。過絕常人。至六七十時。猶如少年。今已九衰。猶如六七十時也。門有磐石雙樹。時時暨諸父老。話桑麻。磐石上倦即枕杖卧。磐石上雖盛冬猶然。初不苦寒也。間嘗過溪。見有龐眉龍鍾來者。以為翁笑。笑之。乃翁。翁子也。及翁至。乃友秀眉烏首。服便而體輕。因問翁何以得此。翁笑曰。吾惡知吾哉。吾未嘗知憂。吾未嘗喜。未嘗驚。於外而懷其樂。必時而食。必全。而和惟適。吾之適而樂。吾之樂。吾又惡知吾哉。因又問翁居閒何念矣。曰。吾何念哉。吾家計付之子。身事付之天。獨在草野間。閱甲子歷數朝矣。猶懷。泰陵時歲稔而俗淳。吏良而民。至武廟則紛紛多事矣。今天子神聖在御。獨久。比見犬多夜吠。屋有逃亡。賦役殷賑。民不自聊。歷老之人。未至城市。豈方今夷狄有不德。而土木繁興耶。治化有未清。而老成有未用耶。何吾民之日凋也。嘻。吾老矣。

旦暮入地。寧不為子孫慮哉。吾聆其語。深有感焉。昔隱士陳圖南有言。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觀翁之自攝澹泊。無營鮮。為外役。既有以全其天。而異於人。而身所經歷。獨有憂於時如此。撫世者得其說而存之。又安得不以蒼生為念哉。惜無作史者。著翁之行。觀風者。采翁之言。而吾獨因里人之請。為翁壽。敘其槩於篇。以備裨官之錄云。

送侯弟國儲侍親雲中敘

僕少時則好彈鋏。抵擊拊掌。論兵沉酣嘯歌。睨唾一世。蓋慕古豪傑之風。慷慨激烈。思欲與之上下。然名稱不挂於通人。交游不出乎閭里。棲遲坎壈。歲月如馳。則又慙然大沮。以為天下決無所用智。有冲穆先生見而謂予曰。惜哉。子劍術之疎也。身困蓬蒿之下。而談涉萬里之外。役為鉛槧之傭。而志馳卓犖之域。藉無尺寸之階。而心存魏闕之上。惜哉。子劍術之疎也。予乃歸業齊魯。澡沐儒訓。口欲言而卷舌。足欲步而蹶。

疏學於舊史。不以時競。蓋百氏之籍。無不涉獵。六經之訓。靡不究覽。則亦雪洗心神。誦法前修而已。所謂古豪傑人者。槩乎其未覩於今也。乃聞方今天下。稱鴈泉公者。以文武才畧。雄視一世。能當大事。不為卻曲。

天子倚以為重。無西北憂。此豈不偉哉。夫古之可等古豪傑人哉。公可以等古豪傑人而產於吾鄉。吾儕以公為鄉邦重。而國儲為之子。又於吾為昆弟。則踰揚光烈。樂道喜談於君之前者。

李集

卷六

六

與吾夙心合矣。蓋吾慕古豪傑人而不見。見之於鴈泉公。慕鴈泉公而不獲見。故於國儲之行。道之也。行矣。集事在時。畜德在素。成業在不。懈。廣益在擇交。繁華流宕。悍戾宣驕。逐世俗而薄古人。軼鉤繩而傾規矩。戒之哉。非吾所以望於君而亦非君所以世其家聲者矣。國儲勉乎哉。

贈東村秦文舉武試北上敘

首班超投筆之言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

李集

卷六

七

為傳介子立功絕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超固布衣諸生也當其匍匐蓬累因于傭書即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乃太息大言欲討侯萬里之外厥後都護西域剖封定遠驍雄才畧世謂無雙斯亦嚮時椎埋屠狗之朋哉然非困阨所激又烏能自著施于天下後世也士當貧賤時坎壈偏側無以自見人之視之固蕭然若失群之翼中霜之草而士之自處則審于天下之勢而篤于自信篤于自信則必不以困阨而自棄審于天下之勢則必優游際會以圖其成一旦遭賢聖見心志輪籌畧制國是舉發榮奮大辱之積志鳴劍抵掌即燕然銅柱皆封勒之鄉矣田阮云乎執岱樵子曰古今豪傑之士六國時在游俠賓客兩漢在賢良孝廉唐宋在科目科目不能盡天下宏博奇偉駢馳之士於是始議制科武舉國朝罷制科獨存武舉開初之初辟策輻奏亦尚不急此科正德間劉公大夏乃復申明其制條奏而著行之且舉

唐郭子儀求高志寧為已事之徵而又曰法度
雖嚴未能致景傑之士臣與古人異代而同懷
也自是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
術以効用於世垂數十年擢榮顯而樹功名者
比比然矣而吾阿之以衣纓族舉于武科者則
秦氏居多若東村君者劍敵萬人射穿七札志
意溢湧不甘為田里人而居士大夫間恂恂無
所失予是以益重秦君而知其可附于古人也
嘉靖辛酉君以司馬法再舉于鄉將赴金臺試

于仲平集

卷八

鄉人賓友屬予言以贈君子天下之不偶人也
安能榮君之行然即以予所素聞而君之所業
者最君可乎夫有生之類咸願伸其志志以赴
功義烈之致也故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因至情
而用之豈獨用士者為然亦士之所自用者耳
黃石公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言乘時而適利
也君之才畧武健亦操刀而彗日者乎古人之
事班定遠可羨也若夫戰守之具制勝之術亦
有要矣夫勝負原于勇怯勇怯生于畏侮畏

也曰于賞罰賞罰畔于公私勝負形也勇怯勢
也畏侮機也賞罰政也公私心也無心不可以
宰政無政不可以發機勢屈形見而安危存亡
之迹決矣故能不矜目于揮金者始能不利方
於鑄印能不矢聲于破釜者始能不變色于崩
山吾志既定事從心出何千萬人傲若有餘故
貴臣可以行罰罰可以教戰堂堂斬斬而無
所礙續續紛紛而不可亂敵白晝之敵齧壘之
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弗露其倪孰我究之此古
之豪傑所以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也行矣
秦君吾告君盡此語矣若夫困屈排擠之情嘯
歌沉淪之感固吾所飽諳而夙飲者因君而興
思耳非所以贈君也

賀次溪李君中武科都試鎮撫濮州敘

昔在黃帝制冕衣裳以象文圖握奇法以司武
政風后力牧氏肇掌兵官涿鹿之師七十戰而
息矣天運五氣地飭五材俗異五方人蘊五
衷世襲難孰能去兵故曰六藝於道一也禮

以治序樂以宣情射以達材御以開度書以紀政數以析別夫六藝之極射御書數皆所以治兵政焉而禮之尚辨樂之立動又所不廢則詩書所稱詎不信夫阿于子曰兵紀恢恢豈不與哉運用之原存乎心志不可忽也凡兵動之於時因之於地鼓之於氣爭之於利勝之於機明之於智六者決而成敗興亡之効見矣凡兵餽餉原於農機器成於工財貨通於賈而智術度數運於士故士之於兵猶伏波氏之式銅馬也

李集

卷

十

必合儀氏之韜中帛氏之口齒謝氏之脣髻丁氏之身中數家骨象備矣而後可以乘天下之馬不如此者不足謂之知兵故兵如木雞然後不虛憊而恃氣兵如處女然後敵人不我與兵如脫兔然後敵人不暇顧公戰如私憤然後可以舉旗而限戰民不畏敵而畏我然後可與之赴湯可與之赴火請遂言兵夫荆軻之劍術不如留侯之隱智鴻烈之勦襍不如蘭陵之精記商君之勇戰不如管子之有制杜牧之憤切不

如魏武之神契知此則尉繚之練愜吳起之精明孫子之妙訣皆可會於司馬法矣何必談三六之真贗雜問對之膚淺哉阿于子曰古兵法有七十家自孫武至亢倉子古兵政有四種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云宋制制館會天下兵陳圖器械著武經總要其言多謬國朝以武經七

書百將傳訓習材官成化中用王公鑒疏勅有司以武科舉天下士如制自是債帥膏梁備諳韜鈴鄉曲儼子多習騎射建牙分闡寔藉斯流

李集

卷

十

馬嘉靖己未東阿李君舉司馬都試有鎮撫濮陽之銓鄉人姻戚榮之而修賀焉于子前曰猗李君功名之會壯士所慕豪傑之遇勦維厥時吾儕焦心腐唇以窺斷簡有年矣尚未能一舉有司而盡所蘊君之致身誠足慰哉且吾阿名將藪也如孫臏程知節勲業光青史今範東鴈泉諸公籌邊許國實邁前人異時為國家立不世功者安知非吾阿人也而君以方盛之年際致身之會志業誠不可量矣李君勉乎哉夫

於衆不可以成務淪于淺不可以言學餌于利不可以致遠吾故詳兵政之精要者以似君夫儒服而談兵於君無忌也子之遊四方出斯文於筆研介冑之伍其有評我為孟浪者豈惟不當以知文許之哉亦不可以知兵許之矣

贈劉醫文峰敘

于生曰予讀太史列傳所載秦越人淳于公事而知醫道之重也夫一元之氣絪縕兩間命之曰太和降受生人融暢內蘊命之曰委和夫謂

于仲子集

卷八

七

之和者人與天通無所舛戾也六淫薄之於外七情擾之於內萬有役其神百欲蠹其靈於是乎和者忤違而病斯作矣病之作也自內者十之七自外者十三氣沴於中則病因以生中守不搖雖有外淫無所乘薄醫之為道其務守中致和而通極於造化者乎志曰上醫壽國中醫壽身小大之用也夫醫者意也言有解也藥者淪也言有疏也天地之氣運候異委風土之變南北異宜寒暑之節壯弱異受故有異疾而同療

于仲子集

卷八

七

殊劑而合効者蓋醫之於疾若老吏斷獄古方書所謂藥也顧所取裁不遷於成是故纂緒而達其變會要而參其全不可以執而必曰古方書過矣夫醫之為道自農黃岐伯雷公而下聖哲開其源賢智導其流故能拯黎元之疾苦贊天地之生育世道既降士大夫視以技藝不屑為之昧精微玄奧之理仍苟簡虛憍之習此名醫不多見於天下而不能起人之疾者也夫越人者治療之詳而曰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及至望見桓侯血脉腸胃骨髓疾以漸而深曰不能豫識微也至淳于意之診驗多方又神妙矣醫文峰劉伯堅氏世居陽穀東阿之間往往著活人之効河州守陳公循良吏也自嘉靖庚申有痿廢之症不知人者累日予焚親識咸共危之而劉君診曰是可起也因意運藥投即痊愈而康爽者累年子姓親識則咸慰焉公素持庶茅屋瓦器與世異趣而他醫者多視貲財供備以為劑量劉君每至公所輒孜孜

盡心力必期於愈而行止貲供之豐約不計也
予是以益賢劉君之為醫而慶公之遇焉豈公
之德心惠政活人於郡邑者多如所謂醫國者
故天假良醫以壽公之身哉又豈劉君家世儒
醫有契於精微玄奧之理而不同於世之簡醫
者也柳柳州所謂若清者豈獨賢於市人嗟乎
殆為劉君發矣予於公為門壻既深幸其就德
而時起居公見諸伯仲之誠孝懇至於公之愈
而喜形于色也作說醫以贈或降予

于仲子集

卷八

送月堂張先生權上虞掌教

思蚤歲則聞會稽宛委射的諸山辟在于雲有
懸度之險刺溪鑑湖澹蕩乎其下而越臺秦望
蘭渚曹碑之勝又前代名醫所特賞而題詠者
夫湖山淑秀之氣扶輿盤薄競標疊見於會稽
則東南之美者丹砂玉札竹箭之產不足以盡
之宜必有瓌奇鬼礫挺高邁倫副地靈之毓者
於其間而上虞則會稽之劇邑也自漢有王
仲子集

人薰其風而博夫焉故入

予聞之士曰天下而上虞為最美夫當湖山
之勝而之美政前哲之風以與今之材且
大得焉者角遂於天下而號獨著焉則副上
虞之士望者固甚難而師上虞者遙羽俊造橫
經而請業攻本而扣鐘以光昔賢弘大業儲
聖世之需者有司之求難不益甚矣乎嘉靖甲
子聖天子別靈狀雍與天下更始銓擢黜陟
覈實考索一以至公而吾庠司訓月堂先生張
公以經行素饒擢授上虞掌教先生南燕人也
賢而嗜學家世多聞人通方而不污挺高而不
僻所交識皆海內名公為南土俊其延接諸生
啓以聞見飲以情禮所人士業已彬彬嚮風矣
然訓職故散局勾帶升散之外罕所事事日棲
名宦祠側持一幘以古松下有以率履將迎未
相期者靜而不慮蓋如是者閱年歲不輟吾是
以識先生之果異於時流而足以師表多士也
夫世之治忽關於民俗俗之美惡成於士風海

內士宗鄒魯鄒魯之盛而得良師如先生者可
以興起矣而勾稽升散率醜將迎之外宰所事
事如此則遠於聖人之居者宜何所法守也嗟
乎世變之趨有深可怪者古之學校以造士今
之學校以躋爵古之育才以為國今之育才以
干祿古之為教將以優柔厭飫和平之具養其
智仁聖義中和之德今則以聲利之焰薰塞鼓
盪以長其躁進苟得之習是以古之於黌序也
黽勉卒業不見異物而若將終身今之於黌序
也攘臂怒目而議進取其不垂涎於掇涕之夫
疑目於攫金之計者蓋憂憂矣又安望士氣之
揚而師道之立哉然則相噓相染之弊延蔓蒸
徹於宇宙間真非一人一時所能挽者而先生
之抱膝自靖有獨得矣又何怪乎雖然政俗與
世移易而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闕里之趣邈
矣即如前代白鹿藍田之約非有督促之政勸
率之典廩庖管給之制而士猶累足羸糧千里
而往從之豈若今日奉

天子之制煩有司之供備官師之訓顧沓沓如
彼也哉是可惜也夫陽城之馭物也以情而安
定之成材也因志士各得其情而材各有所就
以是二者古人之能事畢矣上虞饒士大夫安
知無自勸於白鹿藍田之軌而陽城安定之教
將於先生乎有望焉則教學之相裕不病於無
所事事而古人豈專美於前哉先生行矣造士
在於興學興學在乎明傳正鵠設而射志定型
範齊而治器良聲流教濫俗轉風移使上虞之
士得盡洩山川之靈秘遠溯先哲之遺美以無
負於國家長養陶成之至意將於先生乎有
望焉而廷議方新專任超遷不拘流品之規由
是績著化成又將以淑上虞者淑天下是非獨
一方之慶也魯諸生方淬礪翹跂日夜為先生
誦之

壽里人劉翁七十敘

昔讀漢循吏傳見劉寵去琅瑯山谷父老龐眉
皓首與太守相尉勞寵之德意暖然增煦以此

其政化琅瑯漢名郡大姓右族暨薦紳之士
祖寵者常多乃舍置不著獨見山谷父老何也
又讀蘇長公所記方山子者追述其少年跌蕩
精悍之色至老不少衰翩翩俠氣竦然動人矣
夫長公不肯折節當世以齟齬窮其視天下所
稱豪無如也而獨從遊光黃間一隱人至為重
傳何也斯不以魯惠之實取徵於不二之老儻
儻之槩樂觀於不羈之人乎思於斯益不能無
歌嘆焉夫古之論人尚尊者先齒崇福者惟壽
嚴政者以德稽行者以節故三老之任長者之
稱自漢迄宋千載無替彼豈職以勢利靡麗為
哉今茲之俗大失淳古之舊而尤欲挽之於厚
者予於鄉曲父老蓋有所遇云吾阿有劉翁者
豪爽人也世居東南山溪間少年時重然諾急
信義不能隨人俯仰一邑中皆服其剛正至論
法比政理評殿最料事後成敗鑿鑿不爽錙銖
一邑中又皆服其練達教諸子業儒受戒各既
成立遂絕跡不入城市惟力耕植牧雞豚話桑

麻優游田野間曰吾以娛老而已又何為哉嘉
靖庚申予讀書範池之陽時葛中管履偕翁登
項王冢歷石子洲倘佯深林清水之間周覽遺
迹與翁論楚漢事刺刺不倦翁竦然聽之既乃
引滿舉白遺落世事蓋翁方以遠世自逸予又
以不能媒世自憤故耆少不同而有相得於塵
壒之外者不愈游於酒人劍客乎哉而扣舊事
論世故探其德致又若接琅瑯父老及方山子
於千載之前也今年翁踰七袞矣色愉而膚充
體健而神王吾謂翁期頤可也會山中人合辭
壽翁而命修辭於余余雅重翁義槩又自大父
已來即同里閭為交舊而翁之言又契予衷也
故述漢史蘇公所紀以為翁壽而所祝願頌贊
者將不止此

贈金吾侯君赴太原幕府敘

天下事所以不振者以儁傑無自致之期耳夫
儁傑士易常惟世之所用之與士之所自用於
世者曩時版築飯牛屠販椎埋之朋或有覆旁

時見不難自屈平能感會風雲奮其志業著於
旂常載在竹素雖其人之賡知我亦乘其時之
可為也故昔人有言久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
者此非士之情也然困阨固士所由激而非附
青雲之士又烏能自著施於世哉夫持不盡索
之才而游於易濫之中蠢然作蟄然止於萬物
何辨焉此壯夫烈士所為扼腕赴功名捐筋力
而不顧者也 明興餘二百年文德武烈固已
殫播夷夏而承平日久上下恬愉至以全盛之
勢不能加威於醜虜此其弊在將領乏材故兵
紀懈弛而鋒距積劒也籌國之臣欲振刷頹綱
以興大業未嘗不佐拊髀之思而曠瑋奇人欲
有所表見以應國家之急者亦未嘗不馳鳴劍
抵掌之志然而相遇則難矣嘉靖甲子
聖天子既已剔蠹抉壅與天下更始秉鈞重臣
與本兵諸公相與圖曰方今夷裔不逞誠得有
才畧者効其才畧有勇技者効其勇技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夫三晉非天下勁兵處哉五家之

良六郡之美棠谿鎬鉞之利代馬騰踴鉅鏃良
輪趨發而逮至武夫銳卒駢道而處無不一當
百於此而不得夙有威望者統之即京師之左
臂何屬焉於是朝議推右司馬兩溪萬公萬公
人豪也起家江右為時名碩銳意經濟其論兵
政之源委邊備之單復虜中之曲折如走蕩於
建瓴也如鑑宣朗而衡持平也如指諸掌上而
陳之目中也至其虛心延訪嘉謨忠言無不攬
內士之有一技一能者咸願布之公前而聽麾
置焉及董太原之師建牙開府求識幹勇力之
士贊宣謀畫於左右而山東侯生適以例輸司
農奏可金吾右職遂因翁之行塞委身以從焉
侯氏自金源時有宣武將軍者以武功著有蕭
國公者以相業顯皆紀在信史而厥考大中丞
鴈泉公深畧緯文忠誠練敏其所建白施設皆
副於名實見之行事可以信今傳後而無疑者
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名方壬戌之前疆場多
事交章而薦公者三十二剡而公竟不起則紹

已播之休而終未究之志者宜何如也侯君勉
手哉夫士阻於嚮用之階無以見志而睽於遇
合之勢無以建功今君居士大夫間業循循有
文譽而偉幹絕技擊劍握槊挽七石孤命中百
步外則又材官蹶張之徒所嚮指驚嘆者夫人
有將率之具如此固宜其不能久事筆研稿項
巖穴間而當蠻夷陸梁時又得海內鉅公為之
統帥以是建功樹聲若決百川而放之海予無
以贊君矣君所謂雋傑士非耶而萬公之得君
其亦善於用材者耶夫膏梁統務既非所以論
君而遊俠無俚又非君之所志若夫管子論爵
之言陸公授職之疏斯可以原計臣一切之術
而非所以論於跼跡之士也予既壯君之行又
慶司馬公之得君以從事因與賦詩談兵敘以
識別

送莘菴任君之定海簿敘

阿暑姓莘菴任君以國子生謁選得浙之定海
簿行有日矣其鄉薦紳文學之士十有二人儼

然而造焉曰昇我任君閱世而需用舊矣乃今
膺茲劇任亦將嘉乃最績勉之哉母以道藉稱
疲母以務繁稱倦母以職庫而坐自諉也夫持
已莫如廉蒞政莫如平應事莫如敏秉心莫如
慎以茲四者宰鉅郡可矣奚有於邑我

國家稽古撫圖薄海內外區分而畫守之郡有
守倅邑有令丞簿尉簿雖有分職而勞績每在
丞尉右以其攝劇而任夥也先儒云一命之士
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簡自銓衡奉
職百里與銅墨之長相折旋上下其議論者哉
夫淞古楊州地山越巢窟大海東蟠昌國蛇川
實當巨浸淵衝淤壅三農告匱訟訐繁興頗號
難治益鑛之徒隔聚旅拒島夷入貢風帆信宿
突至倏來點詐叵測先事之備屬於定海則任
斯土者未易辦也而君佐理劇邑又以捕務叅
戎幕餼穀兵甲寔維兼之顧可不力乎且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兩淞沿海最為騷擾增
兵置帥勢弗容已罷兵輟餉而海上之警又至

矣斯安據長策真不可一日不講者君茲有橐
鞬之職焉豈徒篋篋簿書已哉夫庶平敏慎可
以馭衆亦可以事上可以裁庶務亦可以佐戎
機任君諳練而謙冲非拘文牽俗者匹以是獲
知遇於名公若決江河而放之海誠何以尼君
也行乎敬之哉諸大夫既以歌騶之觴觴任君
迺相謂曰君之馬首東也不可以無贈吾聞欲
人之驩者贈之丹棘欲人之榮者贈之青棠諸
文學曰不聞欲人之遠到者贈之車若言乎因
授簡而屬野人使摘辭焉以代車馬之饋

龐眉生集卷八終

龐眉生集卷九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序

送郡侯西泉杜公入覲序

蓋聞銚利吹毛不惜剗割之劇珠輝照乘難藏
璀璨之光故獻劍者揮杼於盤錯耀寶者絢爛
於隱幽何哉所扶者重所用者宏也況夫以不
器之才運通方之用風采所至天下聳然而屈
以方州之寄有不宜民人洽政理奏最大庭者
哉東平郡守西泉杜公當代毅然剛烈丈夫也
文辭津涉漢兩司馬吏治蒸蒸可比潁川渤海
人咸能道之獨念公以進士在御史臺端笏正
色朝廷肅然後持斧按閩中諸所振激百度
一新群寮承聽矣時有債帥避罪覲功欲求善
地因緣當路易置他省公持不可柄事者為之
勤請公執益堅卒列上罪狀所連及大吏三數
人帥始不得逞而公亦外補矣嗟乎當是時豪
猾馮怙輿援盤據甚深自以餘人莫見也公庶

爲抗特斥之固如拉朽而以繡衣直指之重與
法吏其二老兵不愛芒刃之挫良以正國體惜
法紀爾豈顧計哉假令公依違時好不剔蠹滿
庭即可不犯群猜以干斥逐然公自許何如人
天下後世目公何如人又何以遇齊魯絃誦之
流見燕趙悲歌之士哉故倘規矩而改錯非良
工也背繩墨以迫曲非驥足也乃知七君子之
持身自有道矣刺史蒞方州不爲不榮而自臺
諫領郡類執鞅不得意然公親民事理政務一
以愛人節費爲心於興學育才尤惓惓加意士
類有依而又拔其尤著者十餘輩與之親筆研
握鉛槧考德問業膠序之間斷斷如也諸生日
侍請益各得所求而公亦怡然自適忘其爵位
之崇以是東平人士德之甚都萬曆己卯當天
下朝會之期
天子方坐明堂制詔丞相御史大弊羣吏以政
績資望公當最東者宜必陟臺部不復勞以州
郡事夫監司澄清一路刺史入爲三公古制固

然何疑於今獨東人士飲公之惠不忍公之別
乃相與講德以爲公贈夫士君子以氣節甲天
下未必能以器量苞天下當閭事之初發也辭
指所涉不避權貴直氣峻峻舉朝動色天下想
望必以爲公之風裁所至讐伏莫敢仰視寧知
其虔恭在位平易近民愛惜人才嘉惠後進有
如是耶是器量之廣與氣節之高其所由出一
也因時而異施耳即由此居部署周臺省至卿
相何不可者乃素所蓄積者然矣諸生既受知
於公宜必知公之槩故爲道其畧如此若他崇
節大致篤行微猷在人耳目間則自有能載筆
者

壽劉母麻王二太夫人同登七袞序

考之方外記傳所稱列僊人飄笙鶴珥鸞龍遨
縣圃方壺洲島間如所謂麻姑王母者豈不怪
甚矣哉彼其翩翩輕舉與元化相終始視塵寰
蟻蠊耳夫非神質所凝與獨何得天之厚若是
野史氏曰古昔言壽考福祿詩書近之矣列仙

侍所有諸謫誕予不敢信之焉夫箕範歟福曰
壽曰康寧魯容以壽母祝君亦有耆艾昌熾之
俾以今觀于劉二太母所謂壽康昌熾者非耶
二母先中丞範東劉公配也而家嗣耘叟為今
名士中丞公沒而耘叟奉二母以居孝養稱隆
焉歲在己卯二母俱登七袞嗣君乃謂人曰予
惟先大夫奄棄遺孤獨棲棲日侍二母今者垂
白在堂未及祿養而懿範休祉弗彰予薦紳以
垂永永是重予之不孝也予小子則何以實醪

于伊于集

卷九

四

五

醴于觴以壽我二母于是賓從及門壽姻戚翼
階壽子姓宗族登堂壽而諸從子若孫嘉二母
之慈煦者乃徵言於思思視中丞公外王父也
王父實成先德自先公沒思等嘗懼內外二業
之衰幸率諸弟奉先公所傳王父書而緬繹之
用不墮于家聲方恨無以表揚我王父之遺烈
于天下而值二太母壽壽各七袞吾喜懼之情
寧不同于舅氏乎哉夫養言善也壽言德也二
太母夙嫺書史久著姆儀其指譬我方綜董家

政足以成其子而舅氏遵遺教承慈訓恂恂魯
生間掇壁藻而薦之二母歆然受之不啻維絲
之歡也今康寧富壽見孫子成立且見曾孫矣
乘園輿以怡顏羞魚筍以備物含飴抱哺逮及
雲仍翩翩足樂也斯何善非祿何德非祉中丞
公之遺休遠哉公天資穎異器量過人文學甲
海內蚤發賢科為御史有聲兩守大郡稱最平
盜西川治河汴省皆有異績後當胡馬南牧開
府中山深畧妙筭籌邊者至今宗之比掛冠歸

于伊于集

卷九

五

里琴尊吟詠優游林下餘二十年詩文遍天下
人以為福德名壽莫公若者二太母習婉燕篤
慈惠又咸治文史督耕織而計然之策日饒謂
非內外復先相輝映者耶予既有羊曇之感而
又嘉潘岳之思於其徵言也屬之聲詩使歌以
壽辭曰桂精兮椒漿璠璣兮豆觴葑芷兮蓀蘅
蕙薤兮芴房雲中君兮飄飄慕有虞兮二姚桂
為車兮荷為蓋見熊羆兮九關外煙霏霏兮霧
泱泱零凍雨兮揚輕塵我所思兮何許渺天路

兮長勤下瞰塵中兮若蜉羽聊逍遙兮澹容與
應歷兮白榆攀之兮安處吹洞簫兮凌極浦望
湘君兮樂無苦操玉珮兮曳錦雲誰與友兮湘
夫人珮陸離兮中予騷望瀟湘兮波鴻沸日既
永兮月復東頌萬壽兮君之宮稱瑤觥兮陳桂
席欣樂康兮長無斁

送雲溪高丞晉長沙叅佐序

真州雲溪高君儒雅士也以國子生授光祿丞
來佐吾邑餘五六年方假令曲阜忽有長沙叅

子備子集

卷六

六

六

謀之命蓋晉陟云或曰自光祿而佐邑遠矣自
佐邑而叅軍又加遠焉高君職大官而精辦貳
縣事而庶平四攝印綬政戒煩苛民用不擾主
計委積纖芥不私明允慈祥孚于上下凡得六
獎兩薦屢最三齊今乃有叅謀之命何居夫叅
謀祭酒授印而假之權我

聖祖所以默制武弁鉗壓其驕蹇之習秩匪輕
矣然長沙古稱卑濕遠惡地而君以勞資清望
當之明陟謂何予曰不然夫仕宦之適適志而

已崇庫通不計焉志在事君暫御為近志在
理人氏社為急志在樹勳名紆才畧則凡訟讞
推案泉穀甲兵胥至叢委無往非適志願以酬
身世者高君在光祿尚食大官日侍輦轂慕君
之志得矣及理民社司駟儉政平訟理民歌恩
之及民之志得矣今晉為衛尉古軍諮記室之
職位在衛將軍下而權乃在將軍右凡考注徵
發之司控制調和之務一以委之斯職也厥惟
不易哉楚地方六千里長沙居其上游南控八

子備子集

卷六

六

蠻西接三巴北連五湖東達吳越斯勁楚強秦
蜀吳曹魏所為傾軍隕將而爭也 明興二百
年薄海內外不識兵革叅佐文吏日與虎侯彈
碁投壺同緩帶雅歌之趣小有警息行軍掌股
之中度師衽席之上太平之餘事耳不然則方
城漢水之間形勝所都山川縹緲采中椒拾杜
若結湘靈之佩帛汨羅之流苦竹幽蘭長林豐
草虎嘯猿嗥陰霾凍雨固騷人墨客所悲然照
悴而不能自已者雖吞雲夢而劇君山猶不能

發千古之幽情而豈所以論於今日哉

代贈邑侯東洲田公入覲序

往讀太史遷所錄循吏若魯公儀休鄭公孫僑
韋奉職循理可為儀表班氏兩傳循酷而吏道
備范史因之不易其矩及考所載若甯邱杜張
其人皆能搏擊摘發裁決無滯諸所辟置精悍
文深威稜嶷嶷世主方利其一切而甘心焉顧
棄置弗取獨取質木惻惻如文翁黃霸龔遂之
倫而世祖列雲臺之勲軍功之外獨高客得侯
當時英君良吏所崇尚屏斥若是此何以稱焉
然則葆和盡化培植元元固在此不在彼與魯
博士曰良玉比德不寶龜璽而易溫潤朗鑄宜
利不恃鋒刃而廢鐔鐔圓醫起疾不遺參耆而
用烏喙故循之為言順也三順備而司牧之政
成吏之為言理也五吏議而致用之學審儒之
為言需也七儒解而仕學之符明則論宰阿乏
政如古之尹子奇今之貝公豈不藹然有威惠
良大夫哉夫尹子之治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

貝公之政精覈之慮以醇厚行之是以政通人
和今古稱循良無愧於史遷兩漢所載焉後百
餘年而有東洲田公田公者高陽雋彥也切學
潛心窮經摘辭早發績甲科筮仕茲土與大夫
士吏民語惻惻真誠若不事廉隅無所假尺幅
者諸士人業已服重器嚮高誼及鬼之措注嚴
法紀杜請謁省靡費耐勤勞戴星出入無憚驅
馳而一以惻惻子諒行之未嘗纖繞苛察以滋
文具用是租賦課最訟獄不煩百廢俱興頌聲
大作胥吏輿臺知公之威老稚黔黎知公之惠
薦紳橫經之士知公之政之學莫不曰如我君
侯所設施雖在昔所稱循良詎得專美哉公當
聖天子龍飛首期且偕郡國入計以績上丞相
治行當為天下第一弁鵬猥陋媿無識治體如
賈生者贊君之行然其初承邑博之命則述善
政闡弘學以紀發矚之偉績者職也敢不敘述
謳吟以俚傳循良者之采錄頌曰維古有政必
小於學宜民之業如磨如琢維古之學施於有

政修已安人以寧百姓學以政殫政以學康樂
只君子業懋德光皇虞粹古三季以前此風不
泯治漢猶然漢稱循吏寔本經術阜民解慍煦
如化日世主弗思一切快意剗決雖勤撫字斯
棄政懲張急理善烹鮮向隅或泣寧彼鳴絃肆
我 聖明恢弘化理吏稱民安政由百里惟
天子明加意民事龍飛初載公舉進士公乎來
我寔證所學大邑製錦小畜試割割裁不滯乎
尹斯聞如劍之利如玉之溫優禮耆宿崇獎鄉
校門無外關吏不夜召與人既誦臺樊斯崇比
及三年政底於成德存棠社績上楓宸公乎去
我孰惠我人惟

天子仁箴獨是念尚道公來俾我夷晏冠裳雲
萃俎豆星羅博士作誦是命驪歌

賀郡博午峰李先生擢南召令序代

吾讀漢循吏傳前史文翁以下六人後史衛颯
以下十二人通十有八人而止固則稱之曰原
宗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而曄又亟云良吏

不多得也如是斯績用之最章章者乎及讀
荀卿成相篇則曰請牧祺明有基牧治也基業
也祺福也堯舜萬世如見之文武之道同伏羲
夫伏戲堯舜文武古之大聖人也而必以牧之
基牧之祺鯁鯁言之牧之時義大矣哉古之所
謂牧今之所謂守令也午峰李先生廣之程鄉
人以癸酉舉鄉書歌鹿鳴而來就南宮試不謁
大司成而謁天官氏選得東阿博士之長豈為
升斗計哉蓋欲搏心揖志旁通經史而大有所
表樹於世也阿之弟子員沐其德教翕然嚮風
既云幸矣已而擢南召令諸生悵然如有所失
而又欣然有以慶也載考菁莪之詩曰菁菁者
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
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
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云者美之之辭也又曰既見君
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多之辭也言君子
既長育人材又當崇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

云爾先生橫經正席士風丕變長養人材如
我之盛章章如是一旦受命於朝制百里之
命并賜之爵祿而寵貴之乎廣至京師九千七
百餘里其為郡為縣吾不知其幾何而先生之
挈舟策馬而來某也廷某也衰某也美某也惡
吏于某也庶吏于某也貪吏于某也仁吏于某
也忍吏于某也囊篋中則其吏于南召以仁為不仁
以貪易貪而廷某美惡先一縣而後天下既然
若沉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使驥

于仲子集

卷九

七

與固操觚看作之庭當必大書特書不一書而
已牧之所以基基之所以祺不已微哉南召吾
盧令君之所遺迹也先生日朝夕令君之側必
有熟聞而飲見者執此以往如輕車駟馬馳驅
熟路吾又以為先生幸焉郡博李君龔君率弟
子員走介紹微予為言以賀予均有所重也為
序其鴻論大都以為後日俟厄言十九不足以
盡云

送張簿致仕北歸序

夫聲利之溺人豈不深哉自昔名賢豪士有樹
勲勳著物望而於去就之際遲遲徘徊回穴豫昌
清議而負平生如是者衆矣彼達人高士芥屣
軒冕脫羈而不顧計者豈甘長林豐草而與世
異趣哉悼濡迹之傷介也矧夫以不容已之情
而辭不必靡之爵如我據菴張君者乎君為滿
城名家以歲薦授東阿簿東阿齊魯劇邑當水
陸孔道冠蓋走集簿書旁午宦茲土者即文學
法紀極一時之選然皆罷于奔命而君獨曰是

于仲子集

卷九

七

豈不足為治顧自力如何耳乃攻苦食淡戴星
出入殫精力而為之期年而政成二年而名大
著錢穀委貯盜賊屏跡戶口蕃殖比及三載論
績宜明陟矣阿之人士咸稱願曰是且得大邑
且展其才也乃君以母老乞歸歸志甚懇僚長
留之不可邑人父老留之不可薦紳縫掖之倫
留之不可曰吾母老且病豈以一簿易吾母乎
阿民揮涕曰公留不信宿矣柰何遂相與徵言
予予維澤之及人也不在秩之崇庫節之服

人也不在身之顯晦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又曰塵視珠玉其重無加焉夫有及物之澤而重以自守之節出處之際不其兩高乎哉世之稱能吏者以文深鉤距羅絡物情以武健嚴酷厭服衆志固無不流聲方國著施當世及其去就之際有躋攀分寸而不能自引決者雖貴至公卿而良吏題以巧宦之目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夫古之良吏莫盛於漢班固傳循酷而曰奉職循理亦足為治何必威嚴哉張君循理而治得其盛循理而歸得其高循親之養以脫冕也得其必致之情一歸而三善集非今世所多見矣予春秋之徒也循輿情以代贈策敢為謾語哉

贈司訓銓齋趙先生部院交獎序代

庠序之設自三代已然其涵育甄陶以彰教而善俗者纖悉備至非後世所能及已漢重明經賢良而設博士弟子唐宋以來學官益備凡稱文學提舉之僚所以督勵經生弟子者相望於

郡邑要之皆三代之遺而其韻俊右文光敷道業以達之政治今古一致也

聖祖廓清海寓聘禮鴻碩基業弘覆風化羣被而又遴選經儒教北方之失學者其於文化之興庶幾哉三代遺意無論漢唐矣

列聖在御克繼前烈誕敷文德徧於寰宇治與時移文以習勝膠序之間禮樂彬彬乎動人絃誦洋洋乎盈耳矣蓋國家於郡邑置守倅令丞簿尉多者五六員或四五員而學博庠師郡

四五員邑二三員則數教之師長多于修政之

君公其於聲化彛則之本夫匪鯁鯁詳至者乎則師儒之職稱之者亦難甚矣而世多以儒相詬何哉隆慶戊辰瀛海趙銓齋先生以明經高第捧檄為東阿司訓先生褒衣句屨言雍而度謙偉然豪長者也阿在齊魯之間有古賢聖遺風而士或惰窳學殖不修先生至則日集俊髦考德修業課勵藝文無小大遠邇彌日夜不倦生徒有貧窶不能自存者先生館之庭除間食

使而牧海之君子間有文會即乘馬從徒隨所
至勞苦之用是士類歸心且服且感侯牧諸公
庶其善狀以聞於上臺省下符檄旌禮之語最
傷乃至河隄謁者亦庶其善曰是能教必有政
矣下檄旌禮之語又最優嗟乎先生為文學掾
而素心宣化序於士論即受知遇於諸公若此
則自一命以上苟不自泯恐能自盡其職業有
不獲上而得君者耶雖然此自先生之善於其
職而士習之散至今則有未易弼者夫學校所

于仲子集

卷九

七

以毓德而考業也今 朝家所以待士與士所
承於父兄長老不曰魏科則曰撫仕黌術所蓄
不弼於道德文章功業而惟聲利紛靡是勸是
趨以至求可求成之機勝患得患失之念生則
嚴廊之於軒冕川谷之於倉廩市井之於力錘
無二道矣豈學校之設端使然哉俗染風嘑而
不能自還也曷若敦在三之節以回不二之風
於凡矯飾深愿剽捷便儇躁競之習皆前去而
一新之則臯比之下皆鮮順折角之儒廊廡之

間多味道談經之士朝家需而索之如挹輝於
珠澤取材於鄧林豈乏士哉先生家世業儒與
人交不設城府了了見底裏而感人愈深茲既
受知諸公當得上考阿序或不能久留予雅重
其德意之有加於今而冀士風之幾還於古也
因諸生之請而贈之言

賀孫乾齋別駕加五品服敘代

國家定鼎燕京密邇遼薊六軍九塞之需皆仰
給縣官而漕輓所灌輸皆出江淮湖浙之間故

于仲子集

卷九

七

昔人以西北戎馬東南財賦為天下大勢大利
有以然矣往者河防多故咽喉道梗鳴柝宿衛
之士枕戈保塞之師脫巾枵腹吸吸待哺
先皇帝宵衣旰食下廷臣集議勦興鉅役於是
河防與邊防相埒而大司空朱公實奉簡書出
董是役閱三載告成維時青陽章君以倅儻之
見贊成大工天津孫君以鎮密之才補緝善後
故一時負薪沉璧之臣二君獨以能稱
聖天子心最為命銓部酬其勞章君得某郡貳

孫君得其州長先後告去建議者曰河防與邊防埒重也近例吏於邊者有能諳虜情得士卒心使者上其能率得進秩久任而河防獨不然非所以責成功固人心志也于是二君皆得留而錫章服以庸僉謂報典雖未愜然廟廊屬望之重二君之賢益彰云予舊遊東郡知二君獨悉今歲道經漕渠目擊河務井井有條維二君之績所謂全國家之大利壯國家之大勢者非耶于是適然而喜既而仰天大噓曰嗟乎今之

千仲手集

卷九

七

七

贈掌教耿先生擢鄭府教授序代

在昔英辟之命藩服也曰毋桐好逸毋邇宵人維法維則夫藩服之履率於法則以無逸之心宰之其道乃自不邇宵人始茲匪師資楷範有所觀式然我無論三代即漢董仲舒賈誼環煒光響稱世大儒然皆為諸王相太傅夫傳與相猶師弼云爾曷嘗不需當代醇懿士醇懿士又曷嘗薄之不為以茲觀之重可知也予視篆之翌歲耿公實自丘邑來掌阿序其人明允篤誠居士大夫間恂恂無所失而介然樸直無脂韋娵姍意其所自操植者多也諸生安公之德渥公之訓方相與瞿然顧化優然各得而公乃遷為鄭王教授名藩師保誠藉儒碩豈非盛遇然無如諸生何也祖道有日馬首欲西汶水悠悠我思曷寫邑文學掾執爵視白朱芾斯皇改宰侯王惟公之履咸秩有章邑弟子員執盥祝曰永蒙楚楚公乎去魯遺訓在庭誰徹臯虎予乃祝噎如爵揖諸文學口銜水瀾瀾武公授詩瞻

言德壽壽考維祺諸生其莫祝蒲輪吾以此為
先生壽遂別

代賀勅表貞節王太母八十壽頌序

嘗考列女傳晉虞潭之母以江左鼎族當盛年
遭閔凶撫養遺孤誓不改操迨潭秉訓植德宦
業聿隆榮立養堂秩加印綬享年近百得謚曰
定因竊賞慨於斯焉夫婦人之正在子從一彼
其心豈為福哉然貞固常永多祚恒必由之此
天道祐善之常古今史牒所為詠歌而贊誦者

于仲子集

卷九

三

也故共姜著靡他之儀戴嬪最先廢之思載在
國風莫可尚已而復關有妾從之悲相鼠致無
禮之誚聖人亦兩存之見民心衰正之由政俗
所從以美惡云爾聖朝統一文軌大正澆偽
制詔禮官天下誼臣翼子貞姬烈媛下郡國具
狀以聞表里賜復著之甲令風厲天下稱朕意
焉嘉靖丙申山東布政使言臣所典兗州部內
有貞女子劉氏生十六年適諸生王岐鳳育一
歲王歿哀苦孱弱植立嗣子荏苒歲月今逾五

于仲子集

卷九

三

十守潔圭雪終始一致諸生父老言之甚悉謹
列狀以聞制下御史核實御史臣復初覆如布
政使言詔付禮部禮官奏劉氏貞操異常有裨
風化得旌表如令制曰可訓詞煌煌宅里有
光而王氏為阿鼎族殖產素厚太母冢嗣亦遊
宦有祿養孫男為國子生號為雅秀享牲鼎之
奉優游充裕者垂六十年歲在丙寅登八袞矣
精神奕鑠視聽不衰戚屬鄉曲方溯清德景懿
範祝修齡慕崇祉其視國風所褒寧有間哉夫
松檜之在澗谷也摧頽礫砢以當百卉之榮及
其卷曲抑遏正性不辱挺出巖壑蒼然獨秀其
閱歲月之深得雨露之滋亦非灼灼之華所可
幾者則夫德厚流光本深末茂天之培植善人
今古一道不可觀哉太母父叅知黃石公兄戶
部東溪公而大中丞範東公於母為弟皆名臣
也一門三雋濟美聯輝以啟翊栢舟之節於世
德為無忝於名教為有光矣方今俗尚興慝貞
白風淪士族婦子皆率意容冶任機巧以司晨

而索家者何限其視節母守貞篤義正教全宗
以彰風化豈直徑庭哉初予備暫御得窺掌故
見國家所以闡揚貞烈者脩至而太母女孫
實予冢婦夙聞嫗訓幸挹芳風敢不備舉儀式
撰敘遐德以詔太史氏乃作頌曰從一而貞婦
人之正不有淑德疇克自靖棣棣夫人獨也徽
靜蚤聞所天植志舍命既保其宗實鴻厥慶歷
歲幾何家則鼎盛有孫有曾以莫不令凡鄉之
人莫之與競是謂報德如響斯應維丙之春帝
俞守臣褒自遂節表其間門景維懿操冰列蕙
馨六十四載永肩一心食天之報荷帝之仁躋
茲耆壽受祿無垠人孰無匹人孰無倫秉心盡
節視我碩人

壽萱馳祝頌序代

河東仰煦楊公舉丁丑進士剖符歷兩劇縣牛
刀之試恢恢有餘矣萬曆癸未遷宰阿邑曾不
以歲政化大洽蓋威先於隸胥惠播於黎萌明
也于聽獄嚴周於繩檢至乃崇重薦紳迨引逢

報莫不曲盡情禮自畧勢分蓋覃經濟於實學
泄精英於玄悟與襲陳剝腐者不啻千百因知
公河汾篤行君子也考其源委厥有自哉一日
紹介謂予某自施肩擔幸逮釜鍾然隨宦牒走
西東久踈定省徒戀戀西向而思今者春仲之
吉繫我慈幃實登六袞職守有地罔敢違越寸
草春暉不遑將母心焉謂何幸丐一言以寫懷
抱予聞而感焉夫人子之情豈有極哉然祿莫
貴於及親願莫隆於善養昔之仁賢有仕三釜
而樂負斗米而嬉者喜其與吾親共也萊子舞
綵衣於庭階秋公望親舍於雲喬今昔所懷諒
同一軌矣楊公弱齡得高第三邑考最績善養
之實侈於他人行且綰銀黃炳繡斧先膺褒封
以邀福于上吾儕疇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
將共聚於德門矣乃猶慕戀慈闈不能自已以
是知致養之心如參由瞻依之念如萊狄也可
無述哉魯博士曰予考方輿汾水之源大于晉
會于河東著于堯豫而知賜潤之自也夫流委

必本之乎淵源之遠則觀源者必自河汾觀
者必自星宿可也故知千里之潤始於沆泉
沛源所及厥施溥矣矧君子之滋德者乎廼作

汾水遙遙厥潤千里大河沄沄濫于蒙汜遐觀
其委仰邇其流惟茲冲澤厥施悠悠猗與昂族
肇自上古華陰之宗弘農之譜爰自蒲坂泊于
河汾培植既久爲生偉人學冠品流名康政業
有德有言有績有烈受福五位逮養二親親志

并序

卷十

五

載喻子職以仲瞻念庭闈時惟哲母將母謂何
王事靡盬允惟哲母實懿實貞式穀之誨抵我
于成俾壽而康既多受祉辰惟上春地違舊里
遙介一函載崇萬壽慈顏有配天恩斯祐霞象
畫荻錦誥回鸞熙熙孫子載笑燕言惟國有章
維家有慶允惠揚公則百斯應太行之坂親舍
靡遙誰謂河廣曾不容舳成愛以勞求忠於孝
盡斯保和純孝思報尚輝輝其有耀

龐眉生集卷十終

龐眉生集卷十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記

春江萬壑圖記

僕平生好遊每欲足遍寰海求受目之虞吾邑
山水頗幽而氣脉淺隘不能窮眼界其可遊者
不過虎窟東流諸山水而已而東流又爲範東
主人買斷則好遊之興益蹙少年落魄知交既
寡窮餓不能出門戶顏面碌碌禱于稠人中時

于仲子集

卷十

一

苦混濁每博覽僻搜思所自慰之術不得也一
日從邑人張公得春江萬壑圖一卷其中隱起
遠近連綿不絕風色凄然草木茁茂天慘慘欲
雨蓋江南二三月時也初披卷首山石巉巖地
勢甚狹二人騎驢得平路相顧而語行將入前
山矣一人負重行遲從而後一人騎白驢後負
者若里許或半里始轉于懸崖回磴之間驢步
且疲追之不及也前山迤邐樹蒼蒼懸人峽嶂
激怒江流漸有聲山外隱隱若野寺或鬼祠者

不甚分明烟勢漸開近見一橋橋上布裘拄杖
二人童子抱琴後拘縮有寒意水際草閣閣中
若有人望過橋而前大山下以杖荷者二人山
麓有籬落樓榭過此江始可舟矣江上寒林扶
疎林間一人負驅驢驢負囊橐林外小橋畔騎
者擔者蓋從茅店來也茅店有酒旗旗下門間
若婦人窺人者店下橋上一人拄杖從僮僕過
有小舟來甚近一人篙二人坐若歌載槓及琵琶
必遊人也遙望兩山間見戍樓女陣豈姑蘇
手集 卷一
若石頭踈山麓既盡洲浦漸窮津樓渺渺疑是
疑非江悠然始闊極目若數百里有舟五遠者
近者疾者徐者止捕魚者安流無波歸鴈數行
相望煙渚其志甚適舟中之人十有九櫓者楫
者力引索者出網中得者共揭罾者罩取魚者
篙試水者童子引篙者篙師漫立而望者坐艫
中者坐引楫者蓬上繫網者繫簑笠者晴曦衣
裳者業庶意遠皆悠然忘其為江湖間也遠望
江岸艫小舟岸上小橋蠕蠕一人僅可辨識江

勢稍轉山出其前山下有樓臺有人坐樓中望
有人行大樹下有人箕踞息道上指江中語花
柳毵毵林樹漸密山迴地轉始不知江上路矣
其大都如此然其煙汀霧渚斷續崩灘蕭颯香
雜如斷如續雖迹簡意淡不以細碎為工而天
趣活潑亦恍然逼真記不能盡也嘗聞古善畫
者方寸之間勢若萬里此畫廣不充幅長才六
七尺卷之不盈握閱之一過已若遊瀟湘洞庭
樂而忘歸此必二三百年物矣題云錢塘江
文馬汪孟文者不知為何人亦不詳其世次蓋
予垂髫時即從大人入關游歷雖遠猶以不見
江南風景為恨及獲披此圖甚愜情素而張公
冲澹長者嗜靜體奇予數得從遊聞爾雅之論
公不以童子故薄我也因歎愛材好士汲引後
進古人之風復見于今日及過其山莊為出此
卷余既見而愛之又恐傷公之意因携以歸
記其事而反之

壺山記

吾邑在萬山中城之東南嶺峰削壁殆不可紀而雲翠大壘二山則其最著者云大壘山去城邑頗遠又經涉窈窕嶮巇逶迤至山椒視絕頂非挿羽不可到以故人跡罕至亦罕窮其盛丁巳十月端夏多暇乃約客從僕馬携襍餼餽酒脯發憤決欲登之初出郭雲而風天淒然始寒草木黃落雲際有鴈聲因攬衣裘嘯歌跳驅歷諸村石子灘瞰範池龍祠憩東流精舍晚至扈泉飲宿池邊茅亭藤樹下夜與客論當世

手集

卷

四

山

事甚覈客有能為鄙語時調者相與共笑之凌晨携長鏡策杖而行乃至雲翠之西仰見峰下小巒剔然峻拔真如筆格又肖山字而天柱一峰隱如印函秀出層霄勢無與匹轉而南折形狀頓改古人所謂看山面面奇者良是也遠而翠可三數里始得壘山之麓而行陂陀不甚險惡山迴路轉懸崖在前石蹬蜿蜒繞看一綫有一歌者舍其簫阮而卧大樹下顧之一嘯與客攀巖樹引藤蔓相牽競進里許稍平矣而蹊逕

或滑恐或失足莫敢俯視曩時仰嘆以為非挿羽不可到者乃在足下無躋扳理前又有惡木移曲鴝鵒雜鳥之音旁視窟隙間多狐獾狼兔之踪悚然疑懼悔向來登陟之勇也又數百步至山之東北始得一坪坪上有洞可避風雨坪下有泉可坐飲食坪間有臺擬築廟宇洞中有一人面岸坐問之不言掖之不動而能視息然如木石人矣樵者云此日啖酸棗數枚水合不知從何許來狼鹿時共卧云又前至二巖巖

手集

卷

五

倚一峰如人形碗礫將墜急過之其下石崖峭崿皆如蛟螭引頸自石中橫出長六七尺或三四尺多有角觚野鴉山鷄棲噪其上翔而復躍因嘆造物之巧生此石何為又北行路益奇因暗多不相屬復恐相失逡呼而迭坐至盆泉下泉乃類人鑿之滴水可石許山中人稱有巨蛇數丈時來飲泉白鹿二隻或率其群至云又北行不里餘則有天乳泉天乳者懸泉也泉出一洞洞下為凹石如掌闊數尺泉自洞上石乳中

液出滴溜有聲如銅漏凹石承之不竭不洩而人在其下視之乃丈餘無蹬級可攀緣者有客篤欲窺之三上而一飲乳焉此皆螭峰之下遠者未絕巔也再北而轉東乃至一坡衰草靡靡雲樹蔚鬱循之南上峰巔乃為平地寬敞可三畝餘中有一窟埋蔓草中僅幾失足叫而獲免是為天井捫蘿下瞰不見其底投石測之不聞石聲皆稱天欲雨時此窟出氣如烟霧矗天彌漫山谷湏臾而合下界稱沾濡矣咄嗟夫所謂

千仞集

卷

六

隱也因名雕羽峰睇雲翠之子陵巖乃在其西南而天乳泉者舊名牛腹泉必有當也至泉畔憊矣乃坐石上出糗糒酒脯共飲食之咸稱奇嘆險悴然改容扶嚮路以歸日暮抵清水渡麗眉生曰予登螭山其上盆泉亦名許山泉云朱高潔之士不受塵壒之穢濁穴棲冰飲豈非以不朽牛腹而名與此與子陵巖適相望也載陟其巔悠悠澹蕩四顧無際衆山迤邐真如培塿矧千人之聚乎廓其神情造物與遊矣乃若烟霏卷舒莫測其妙膚寸出石澍澤天下奚直嵐嶼挺秀爾已夫螭岱宗之麓也以支山之致而穹極若是况登高丘而望遠海者乎

石淙記

雲螭岱宗之支山也迤邐自東會於吾邑東南十二里許谿谷間有磐塘焉磐方二畝其平如砥天成無缺隙上有石渠數灣蜿蜒回抱護一小洞不甚寬敞入而坐之楚然有聲蓋地受白鴈丁泉狼泉之水而東流洪範二泉亦經其右

漚而入於邑城先君嘗築樓谿上以資吟眺盖
自先君逝而予讀書是樓者數年于茲矣時戴
雲山中持竿絲赤脚釣磐石上盡其勝際云
日與客濯清坐茂則見鷗鷺沙鳥亭亭淨潔
立渠上溪流自山不染泥淖石子累如珠璣
玉遍鋪溪內水清澈在在見底無纖毫隱翳端
坐良久境與神怡淡然悠然不知有人間世也
予困頓蹇疇所遇無寸銖適意事而獨於此
樂之忘倦誠樂其幽潔自秘不與狂濁爭馳功

手集

卷

不及陂陀而不自以為愚也涓涓潺潺其出無
窮源閔而流可繼也活魚鱗長芹藻蘭茝而不
與且糞且溉者較利不也林木挺高烟雲萬狀
孔穴吐吞日夜不止而不以為勞也風雨微茫
蜺虹下飲龍雜蛭螾而人莫能察識也樵歌漁
唱騷人墨客相尋於其上采釣吟咏各得所求
而未嘗自異也上流之飲牛馬去來鼯鼠滿腹
而不見盈縮也鵲鷺屬玉陶河鷗鷺鵲鵲翠羽
小响翔集班狸聽水文豹藏霧谿谷砢砢欽岑

手集

卷

九

怪特隱伏窈清而莫可名狀也恍兮忽兮幽悠
澹淡魚泳而鳥飛也山人濯纓而樂之則見木
葉數百影布石潭下察之魚疑而矚之澄淵也
林鳥呀呀盡日無人迹悚然不敢久玩稍窮溪
源委回終不可至惟奇石類虎豹木枝相樛如
此蛇水潺潺穿石鳴客有囊琴者不樂泉聲之
獨清取琴與之爭琴聲與水聲相和切有聲如
衡牙環珮之琮琤舍之東嚮走見一物若脫兔
乃自古澤中出黃衣乘馬長尺而人物具焉驚
然不可目追客曰是名慶忌瑞應也回坐磐淙
上流觴飲水石上有鐫嚴實字嗟乎此非金左
丞嚴公乎有疆圉文武之寄乃一代人豪而今
消蕩於烟霏榛莽之中使樵牧見之而不知知
之者亦徒有其姓字而已昔時開府東土虞元
薩揭皆在幕下相與檢閱吟咏摹寫風雲月露
之趣俛仰宇宙興至飲劇流連酣暢掀髯拊掌
俯視一世馬復知鵬鷃之二物哉逮夫樂極感
一顧嘆增懷雖夫逝者不作神情可想永言千

載寧不依依况夫廈不材之閒而遊無用之地者哉夫人之欣戚靡一而士之趣舍各異志意修則輕王公而又有處江湖而憂其君者豈以地豐林壑情戀魚鳥哉亦云情志所屬而已

重修潞泉聖母祠記

原夫園象方祗精形之相屬匪遙陽變陰合理氣之相乘靡間無始之先亭毒已豫有象之後品彙咸章是以庶物露生而生生者實司其棟百昌形化而化化者不宰其功孰居無事而主

于仲子集

卷十

時

張是其必有不言之教莫名之德遐哉邈乎淵然邃矣夫於瀾漫布濩之中而不示之窾然之竅以磅礴渾淪之大而不顯以躍如之機神理幾乎室矣人謀可與能哉此名山大川所以納孔穴而注雲霧主發生而司收斂者也故西母廣生成之會東公為長養之符矢則元君司命於碧霞細則神雞耀靈於陳寶幽而涇陽震澤有怪蹟於當年顯則釋氏魯師示異生於肇歲直降魔五印振潮音而應如意之求除祟一

六輝妖星而布普垂之祐已哉晉平陽郡南餘四十里有陂塘焉溉灌數百畝菱芡芙蕖望若綺繡沙鳥錦鱗游泳翔集採蓮唱棹恍若江湖塘畔有泉曰岸泉謂其出於地上一名元泉謂其澤於元陽也總而名之曰潞泉其陂塘之交乎泉上有聖母祠所繇來久遠矣汾沁間人能道之其最著者則崇雨暘祈胤嗣也往歲大旱民靡有生群往禱之澍雨隨注禾稼蔚如民以康食或有水滂之苦禱亦如之即後無子

于仲子集

卷十

士

况兹再出靈木有合往譚盍相與重建焉公曰
新之便亦吾意也於是載謀載惟是斷是遷飛
甍畫棟耀金碧之焜煌曲檻繚垣侈雕琢之綺
麗祠宇既成小大胥慶乃以封君之命徵文於
阿夫葆和炳靈必有報功之典宣慈溥惠宜申
垂久之文自我天覆實維神力廼作獻神迎送
樂章鐫之巖牲之碑俾歲時歌思以娛聖母其
辭曰

遠陂兮回塘寒芙蓉兮上湘桂櫂兮蘭橈翳雲

千仲子集

卷十

三

霧兮衣裳芝為車兮荷為蓋要靈修兮天之外
頰濯木兮萋萋聆石泉兮沛沛般泌節兮泉之
竇潛地天兮神之牖雲何為兮澤中雨何為兮
池麓杳冥冥兮雲中君眎天路兮要美人羌紛
披兮來下謁雜沓兮網緼

右迎神

南風淅淅兮水如舞靈旗颭颭兮卷風雨神之
來兮嫺都將子無譁兮聽鍾鼓猗連蜷兮美且
仁睠流涕兮哀我下人荒札疫厲兮驅妖氛旱
暵亢旱兮洩甘霖陽不孽兮陰不育我使胎不

兮今卯不殂葆和含熙兮蕃民生子孫其湛兮
脩嗣繩繩求必應兮願必從猗嗟明神兮陟我
大庭為顯赫兮撥芳蓮踏歌舞兮君之筵醪醴
馨兮牲牲脩望雲翹兮攬雜珮靈之享兮福我
人携玉嬰兮金穰歲

右獻神

靈之來兮何許天路長兮容與桂旗張兮懸螭
靈之乘兮何之翼翼兮鏘鏘錦帟兮紛章溶溶
兮漾漾流雲兮直上下綿厚地兮上摩高空一
賜一兩兮司化工倘靈修兮不返其忘此兮幽

千仲子集

卷十

三

宮窳夷猶兮疑眊思鬱壹兮懔懔

右送神

龐眉生集卷十終

歷眉生集卷十一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誌表

明政行太僕寺寺丞介菴李公墓碣銘

嘉靖壬戌鄉先生介菴李公卒元嗣光祿署丞
培蘭伐石作碣持狀謁思求銘思泫然謝曰君
殆與予同懷也先大夫葬已逾時墓道未理思
方日夜惟度求海內匠文之士攄先人之遺德
未有當也而能殫公行執然公與先大夫居同

于仲子集

卷五

里宦同方世締姻好相與優游林下者可十年
餘又嘗題公弟龍谷處士之碣則述公之行亦
先大夫意也思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同字卓
異號介菴先生世居充之東阿祖某隱德不仕
父某贈光祿署丞少業儒有長者稱公自髫鬣
時即警敏嗜書以修潔自持年十有七歲用大
戴禮選邑弟子員數試居右有聲及贈公即世
母孀弟幼家務叢委乃以例為國子生既卒業
歸綜核家政耕牧營作早起夜息曲有成算事

母孀弟旁及親黨無不得其懽心經理數歲資
用益饒公雖任時擇人以殖生產然寬惠和厚
能急人之困以是人皆樂公弗忍負也凡遇歉
歲貧者來貸各量所求給之即不能償或折其
券邑人稱之筮仕光祿署丞董務唯謹繼晉兩
淮運判驤實貨數吏茲職者率以橐中為計而
公斤斤自檢束常祿之外一無所取由是資望
益隆臺省賢之再晉陝西行太僕寺丞治在平
涼實古安定郡地山谷之間風物寥陋公自善
地徙居之泊如也太僕所轄苑監多斥鹵阨脫
地牧軍圍吏剝下奉上馬政日弛公至維謹耗
斃時孳息曰牧馬與牧民何異去其害者而已
長吏啗圍吏圍吏啗牧人是馬害也又安得著
用是吏安畜孽邊氓利賴焉公既遠遊塞上太
夫人不能從日夜念母不寘因移疾乞歸遂以
寺丞致仕抵家見太夫人且泣且驩承顏致養
者數年太夫人年九十而沒公曰吾志願畢矣
公天性友愛愛其弟罔邕邕怡怡迄老無間言

人以為難暇即與諸耆舊賢大夫結社為歡不
怯情去留所樂也生弘治八年六月卒嘉靖
四十一年八月得年六十有七配封孺人趙氏
慈靜惠和開家有則子一即培蘭由太學生銓
授光祿署丞女四長適太學生王言次適庠生
司杲次適庠生張晚次適邑人秦養性銘曰
緊太僕公蚤游黌序茂實蜚聲厥有內行母之
孝子弟之友兄始殖生庭陶朱經理孔氏雍容
綏此乳獨惠彼顛連鄉人所稱維是翹材鴻漸
國胄列在諸卿曜政惟修牧政惟蕃國計是程
仕本急君歸實將母藉甚完名娛老林泉載周
星紀可附耆英有田有廬有孫有子亦備哀榮
何千萬年松楸鬱鬱閉此佳城我銘貞石樹之
岡阡用示後生

明故奉訓大夫河州知州怡菴陳公墓表
嗚呼世有燕靜坦夷之君子居則為士所宗仕
則謹其官常而民歌思之徒以家殖貧落後繼
無人使閭閻不聞於世此亦仁人之所隱也按

狀陳公諱鯤字伯化別號怡菴先生世為東阿
人勝國時或為州將萬戶有軍功効首虜多顯
父聞詩少為弟子員不能卒業乃獨操贏求善
馬往來素不置後因患驚致饒然蚤歿而母孫
與公居哺婦孺子不能自振貧益甚公時方九
歲乃獨取書翰從塾師曰此吾事也數年業遂
成學使新嘉公校士說之弁諸生入邑庠縣
大夫山陰周公許青海內名流也雅愛重公時
有殊遇自後志益暢學益純每為校士首擢
余公本應公櫛皆高第名家相繼視學齊魯見
公皆曰東阿人材淵藪于生殷生典美精贍已
難軒輊陳生侯生又以純雅繼之老眼鑒發為
四生燈下眊矣于公即先君也同司馬殷公學
舉戊子而公及中丞侯公鉞舉甲午皆為名臣
賢守令云云公之顯名諸生間也以明經有家法
九遇試而七舉首先治春秋後治尚書弟子從
之者雲集公悉為指譬講解課之文必得其當
而後已士多成立如趙邦彥魁鄉舉為文士李

暉授縣令為庶吏皆師法所及也公為儒故食貧母已蚤白遂謁選得慶都令慶都者西輔疲陋下邑地又衝煩公至與民相信脫崖岸而為之其事與善官者殊相反人謂公不武健嚴酷即無威稜惡能自愉快民且狎玩然公遇物平而持已廉與士大夫接披瀝樂易欣欣彌昕夕不倦遇猾胥文吏束濕次骨矣嘗與客避暑飲池邊一隸搖大扇誤落公冠脚隸即自伏請笞公曰汝不更代而倦寧知落我帽耶置之稍

于休集

卷一

五

貧無子妾將誕而無室公命給官屋廩育之且假以冠服使職迎送之後其人得生且產一子名曰陳生也慶都屬保定汶上吳望湖公為守廉聲聞朝宁獨愛重公政務多相屬時大比士學院蒙泉趙公以類試屬吳公吳公或不暇給又以屬公公拔儒士八百人得安肅鄭生名洛者首薦之曰此奇才也將以經世務豈直科第而已後鄭連登甲榜卒為名臣人以公為知人禮重儒素傾倒縉紳間曰不揖士不迎客立大崖岸乃修小邊幅耳沾沾自喜何益可者與之亦得咨詢何害於政顧斤斤如木偶哉國子生某以貲雄邑里有仇欲中之乃啖一點告其與弟婦姦而其子又烝焉弟婦者孀居而少人或信之公廉知其誣曰彼婦者異宅而與其母居其姪諸生有別業安得此口語若不過嚇其財耳竟昭雪之此生因暮夜致金茶甌十具白金三十錠謝曰微公平反士死不足道斯名何滌哉公笑却之曰爾自當昭雪耳吏以獻獄為市

于休集

卷一

六

于至再四却之益堅此生歸祝天曰吾自生來
未嘗見誠心真庶如陳父母也在慶都十年所
三考不調乃擢河州河州雖遠惡乃元之西寧
總管府城櫓壯甚所屬抱罕九族皆蕃夷雜種
易動難安時濟南范公瑟兵備西寧屬歲歉西
羌頗擾取其尤無良者磔而懸之竿公獨請見
曰夫為天子大吏持憲總一路豈非欲輯寧振
肅之哉然究項遺種俗異中土性非雅馴要在
羈縻令毋踐蹂而已今歲稔既振獨無少緩安

手仲子集

卷一

七

之范公為之霽嚴是歲也饑而不害夷夏以和
河州司茶馬務每歲招蕃市易委積頗多歲久
古庫金錢不在會計者時時為吏漁取去公初
至筦庫持銀八匣封識漫滅重不可舉皆曰此
百年迷督物也不亟收之反為盤官所詰公笑
曰汝不識乃公是治慶都十年不持一錢歸者
惡用此溷我為乃印封而貯之由是威聲大著
遠邇歸心軍民約會咸于州治而總鎮撫巡邊
事一切倚辦云公在慶都去薊遼保定甚屬

安行邊凡錢穀兵馬皆得按覈及至河州益
事債帥老兵皆噴噴驚服莫敢玩屬母夫
人老乃齊宮歸而與其姻親鄉大夫結社為
會優待下者十餘年得年七十有一歲子男
四女六孫若干人論曰古志有之貧視其所不
取豈不信哉公少年力學食無益器飲無瓶罌
獨奉母與諸弱弟居意豁如也迨舉賢科歷仕
得真誠領方州計十許年可少自裕矣而察公
所守一如諸生時與其意豈在瓶罌器間哉
解簪紵野酣適坦蕩如未嘗發仕版者又脫然
于寰寓之內矣今慶都祠祀公為名宦也
明故浙江道監察御史靜山鄭公墓表代
嗚呼世有篤道君子植蕙靖無求之操敢任而
有為既已著庸於世而顯其蘊乃至奉身早退
不涅其守以光親而善俗顧可使嘿嘿湮沒聲
稱不衰著於後哉按狀君姓鄭氏諱存仁字子
義別號靜山先生其先廣陵人曾祖榮喻准賈
無齊間相貴占籍為臨清人貴生壘以信厚聞

即公父也以公貴贈監察御史公之生也適贈
公估遊海上誕於舟中有雲鶴之異九歲受講
嘉靖丁酉學使遵嚴王公枝士器之收為弟子
員庚子學使江峰呂公首選應試已酉中山東
鄉試登庚戌進士第筮仕姚江令姚江濱海漸
之劇邑素號難治時值倭寇入境晝夜奮勵練
兵治河躬擐甲操弩與賊戰上林海口斬首二
十級獲倭船兵仗甚夥聲威大振當道倚重焉
邑故健訟訴牒倥偬而大夫士造謁無虛時公
書接賓客宵綜案牘摘伏攝奸物無遁服壬子
省試入簾所取數輩皆為名流明年入覲邑例
賁可千金公曰入覲修臣職校功過耳乃以此
病民何績之奏白監司牒罷之抵京無以為資
太守梅宛溪公醵他費佐之癸丑丁祖母憂服
闋謁選遂授御史初巡壩上及東城稱職決歲
出按甘肅甘肅孤懸邊徼距京師萬餘里蕃夷
畔服無常將校皆嫵懦貪墨成習公至首劾太
將王繼祖罷之時撫臣有邀功者欲以虜中逃

歸生口為奸細且作諛辭上之公驗其網痕力
劾非虜所遣執不會奏遂止關中地闊周環餘
數千里臨鞏二郡介在河西學使不能遍閱公
奏請如遼東屬按史督考歲得一枝至今便之
事竣還道奉命清查光祿公曰總報則疑于累
詳載即不能竟乃以歲辦者括於前傳奉者係
以日進上稱旨舊時光祿歲用四十餘萬自後
歲止十四萬有奇省至三十萬云出按順天
屬驛獻馬備乘多至三十羣前御史自乘外多
以其餘借諸要津公謂一騎廝養京師歲費芻
秣七十緡當中人五家之產徒以資送為從騎
甚亡謂也悉散遣之戶部主事劉其勅憲使張
厚賂嚴氏嚴銜之付詔獄朝臣憚嚴氏莫為昭
雪公奏劉無罪即得旨賁貸人皆壯之通州在
京輔為水陸孔道冠蓋輻輳故有牙稅四千緡
州協濟已而收入太倉民愈不堪公奏此銀在
太倉如一粒而通州民生舒慘繫焉奏如初便
從之

肅皇帝既知公嚮用綦隆而公獨不習於嚴相
凡燕召候謁多不時至又不為嬖媚態媒孽者
至遂謝病歸閉門却掃養靜逃名絕口世務繁
室闢園引流種樹有終焉之志尤篤其先曰人
本乎祖吾觀近世士大夫稍涉津要惟充私囊
悅耳目誠何心哉首建祠堂四楹左右列鍾磬
籩豆壘爵無不靜嘉朔望薦灌四仲享獻率子

李休文集

卷上

七

鄭林云居常課子授徒足迹不入州府素好養
生家言理虛極靜篤之說以自願攝時以文史
自娛擊鮮舉白招邀里士大夫郡中言得林野
之樂者必稱焉及聞百泉山水之勝即拏舟往
買田山椒自號蘇門山人意飄飄欲仙也人見
公靜而樂咸謂壽徵矣其年月日忽病病中常
盤櫛端坐子某時侍湯藥慰解之公曰死生
旦暮耳何足懼哉安息而瞑得壽六十有一歲
公自啓年即以文著聲逮為長吏御史剡制煩

劇畧不挫劔人以為能而齟柄臣之鋒噤不得
究其用惜哉然觀世之司法紀者多厲於外而
輒其中施鋒距於立名而替準繩於媒利至于
利方周容又府其于昏夜之乞者公以翹足可
俟之顯資而樂其手可熟之要地豈其甘心自
憤哉亦云介所至而已夫臣於

肅皇帝時滋不易矣竟能得君而不失其身權
焰者吐之而不敢茹豈非強力篤道君子哉公
歷履年月暨子女名數俱詳狀誌茲特舉生平

李休文集

卷上

七

龍溪陳君墓碣銘

嗚呼此龍溪陳君之新阡也陳君諱昌運字子
亨世為東阿人父怡菴公以鄉進士仕至河州
守居官平易敢為廉靖不阿歷州縣十五年歸
至無以為廬居夙承家範世載清德耕讀龍山
之原不為榮利為人樂易靜慧貌樸美有口辯
吾書多藝不以機巧御物父母鍾愛之處兄弟
有禮篤至交友皆得其懽而與貧無告者尤周

厚扶掖之鄉人父老皆嘆慕焉早歲為弟子員
與兄梧崗君讀書龍山別墅絕迹不入城市暇
即與親友兄弟彈碁度曲飲射絃誦故吾邑稱
清白家賢而有文能自得於貧富之外者必歸
之陳君云某年月日君忽得疾遂不起親識鄉
隣驚且憐之走哭號吊聲徹里門老嫗村叟或
自罵云何不死老時者而令淑且良者蚤死為
或寤寐見之傳以為神云嗟乎可以觀人心矣
先是河州公祖塋在縣城西虎窟山之北麓

且累世矣而河州公四子惟君有一男堪與家
以為祖塋地形之不協也遂改龍溪之兆於鳩
村之北是為新阡云君配魏氏阿之鼎族相夫
理家和而有制與妾丁氏守節裕嗣以不辱君
行子一延嗣丁出銘曰

於惟君也世載清德允懿允良亦緝世業明經
傳書奕葉其光資醇履厚多藝而文紹此遺芳
南山之隈有鬱其阡地脉孔長以延其祉以蕃
其嗣孔固其歲我銘其碣用播遺休以闡厥祥

雁眉生集卷十一終

龐眉生集卷十二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書

上巡道繼津王公書

伏見本道札諭虛心延訪下及韋布仰承清問
敢自退託夫容度詢謀為政之首務乞言憲老
賢達之用心而覈事理以驗學事公卿以待問
亦諸生分內事也敢不畧陳一得以備采擇夫
天下之勢猶一身也方部體體也郡縣支節也

于仲子集

卷十二

一

以支節而方體體誠小然未有支節不具而體
髀獲完者愚生遊涉未徧聞見未廣目擊郡邑
之事甚有可慮者何則政事本於令丞然日暮
途遠未必無倒行逆施之意如此而求清淨寧
一之治胡可得也學校率於師長然識庸學陋
未能免俗腐闢茸之譏如此而求振作裁成之
方胡可得也觀之市廛則操贏以逐末者衆矣
此非奸人之欲歸命者乎觀之田野則縣釐以
逃亡者夥矣此非農民之不聊生者乎至於政

于仲子集

卷十二

一

刑賦重徵派層疊郡邑委之司院司院委之京
師則小民之困終不蘇而大本之傷深可慮矣
然奸巧之影射猾胥之飛灑豪右之擅奪刁
之羅織則良監司行法用明之所也古人云
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膺風
紀之司當一路之重者乎本縣俗漸澆靡地當
孔道承平則苦於供億有變則罹於兵衝山谿
雖險而城隍一無可恃丁壯雖多而委積一無
可據有不能不殷執事者之慮然此特一邑之
事爾至於本省則海防未備於東南虜患方劇
於西北錢穀竭於徵運兵馬疲於調發山谷嘯
聚之徒閭閻無賴之輩啼饑號寒之民信識扶
妖之黨緩之則貽禍急之則生變有民社之寄
者宜何如為計哉清問又云浮沉一世苟且
前自為得矣如吾君吾民何此真豪傑之用心
而士君子之所由立政也夫苟且目前浮沉一
肉食者皆是也而明公獨以此為耻則必有
大志欲維持此世者矣然以愚生觀當世

之事如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夫賄賂公行風俗日壞紀法蕩盡而舉朝無敢言之士夷狄內侮而通國無將領之才權姦黨結鈎連而國本未定忠謹權辱殲殲而士氣日微見振古所無之大變而好諛者方言祥瑞伏將來必發之禍機而自恣者方謂治平悲哉然則豪傑士君子之流不為宣公鄒侯之論列汾陽武穆之事功則救時濟變無其人而斯世斯民

祖宗之大業更何賴哉愚生跼伏草野欲與齊

于仲子集

卷三

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一扼腕世事久矣耶因清問所及而畧陳之惟茲省覽

上吳霽寰宗師書

蓋聞健翮臨雲必藉扶搖之力朗璞駢垢難宣乎尹之形故哲士不後時以要名良工必遇主以呈器何哉其所資植附屬者然也愚生九品庸流三齊下士奇薄不偶願欲自託於前人自藝文典籍兵政雜家下逮騷賦歌詩多所究覽妄意以此馳騁當世用圖不朽然學僻而身益

困志者而智益昏鄉黨有識者咸以為自錮也自棄去不為獨取近世所謂舉子業者肆其呻吟吟餘五六年雖不能齊截觀也其歸益思假此羔雉以贊明時而取世之榮歲敵邑士大夫有自京師來者即聞當今之盛雅負寰海重名無如我宗師者思固已藏之胸中矣因念安得視學鄒魯有如我宗師者乎及見除日領教條誦文草私自喜泣下不能止曰吾之遭際艱蹇為世畸人天其令今者獲見天

于仲子集

卷一

四

日也案臨兗州思獨以文卷不當府考阻對清光幸後獲試遺才過蒙甄拔而業尚學疎卒不能有所成就是思之愚侏短淺無足言者然觀範聞風終不忍自棄於臺下又念宗師夙望素隆必不能久為諸生屈於茲土恐求益之私竟至昧沒故敢干冒威嚴奏記臺下惟臺下鑒恕之夫修身者智之府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然求士者常患不得人而士常患無以自達不得其人則輕其下無以自達則望

其上之人斯二者皆過也。愚生生二十有九年矣。上之不能樹績抒忠裨益當世扶植道教有所明白中之不能修飾細行自託鄉曲下之不能媒利治生悅父施而活妻子獨以偃蹇之資欲求知於天下斯誠難矣。魏曹植曰：進無路以効功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邀仰無翼以翺飛。生之謂矣。生常童少時入塲屋見士子皆因首跣足以為國家待士頗不以禮不能無舒元與之嘆及遷延歲月困頓名塲撫世壽身無所容措。然後知科目不得志業必廢。且古之求進者不得於明經則得於茂才不得於詩賦則得於制科。今則百年一軌四海一塗。舍科目則終身庸人而已矣。雖有絕塵之才。窮世之量。烏能自著。施於天下後世哉。夫人生之生也有盡而天地之運無窮。以有盡遊無窮之中。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與萬物何辨焉。此北夫烈士所為。腕赴功名捐筋力而不顧者也。故敢披肝膽情悽竭驚鈍以自致於臺下區區之心誠願

一接清光稍加顧盼。借以羽毛定其聲價。不惜後手之力出於淤泥而轉之清波。使瀆瀆怪物得以揚著鬣露頭角於洪濤沉翳之中。則是宗工敷德於究土之人而有以大造於思也。思然後溯先哲之長風挹餘波以自潤。要之累世之業終身之感耳。夫九方臯之相馬出牝牡驪黃之外固天下之精於馬者也。當是時為馬者惟不見方臯是恨。今而既在銜策之下矣。馬之驚駿固有難逃於一過者。而何匿焉。昔河南南溟張公督學三巴得一劉成穆。敝邑範東劉公督學吳下得一王履吉。生之庸劣固不敢望二子之奇雅。至於意業所期亦不敢以二子自止也。我師亦留意乎愚生顛直疎率不知忌避仰德範而觀容先實不恐自棄。臺下憐而察之諒其非貢諛而干澤也不勝大幸。

與中立王孫書

思魯北鄙之辱人也。行誼文采無所植樹而奇薄短淺乃復甚焉。第游泳泉石靡礪文藝隳朋

不能自己者自奠金甌于王會窺玉牒
常游愿周梁之闕晉謁秦韓之彥才
時有之未有躬淵騫之至行蘊曾史
之資志衆妙而脩三長如我殿下者也自昨
拜謁道範領沐款渥本擬日侍函席以消鄙吝
而宗師呼召不時送迎伺候不敢有違比及訖
事則已憊矣羈斯塵網疎于高賢乃知步驟之
士不足貴也夫思王賓客充牣鄴下丁劉徐阮
各抱高懷然使季重牽進取之勞德璉縈困蹇
之慮即拔簡賓右亦無從搜寫雪月之精英矣
又烏能西園清夜驪哉固知小山之叢桂留人
亦鴻烈之諸賢無紆也思委珮再拜思自滿挹
高風言歸蓬堵展書畫之清蹤讀詩章之奇韻
神遊目想實切丹棕所蓄舊稿新裁亟欲就正
乃方溫尋故業欲為濟上之行是以攘攘未能
就緒耳殿下好賢樂善藻藝絕人身處富貴之
間躬修寒素之操此其識高一世有非中人所
能企者思覲德心醉捕之人人而已安能得焉

山而加洽海哉薰涼清暑福履益崇跼伏寄簷
不勝感慕

與中立王孫書

思海嶠之鄙人也時薄異常自分棄置久矣然
幸生藩國下邑得際彥聖宗英如我公橋梓者
長養人流敷宣道藝使海寓嚮風藩服樂化雖
疎賤如思者亦數被光寵陶鑄焉是用鋏心憂
骨永矢知己之報未有繇也思則何以為感恩
委珮再拜自庚午至充晉謁辱顧愛渥綢至媿
荷駢集瀕行未遑面辭抵家怏怏不已繼蒙盛
使下及興貺珍異爾時浪曳濟上又未能躬謝
二年於茲矣前歲走京即視家弟幸遇石葵諒
議共以門下所校海嶠靈秀集為言蓋誠嘉樂
高風景企真賞方期共贊成之此舍弟承恩暫
沐即捧瑤函瑛瑤爛如群英在目固陋如生亦
被采掄匪大造焉以得此夫東阿昭明邈矣唐
宋二代如太白長吉汝愚孟顓之外不少聚見
也而才藝勲德各有未備即如門下德誼之盛

問學之博情抱之佳藻鑑之雅方之昔人益純
至矣天潢玉牒稱一代之盛孰能再屈指哉思
踐伏巖穴碌碌如昨時與家弟吟弄藝業然鵲
鵲一枝雖獲棲息之安而鵬鷃二物大有遼闊
之隔也非知已如門下者孰肯相瘦骨於驪黃
之外哉門下殫心捐貲刊此一書足為東藩千
載之光而揚確題評精覈允當數言便覺愜人
一語不肯少假識者方服大雅卓爾之見足以
信天下示來世而踈鹵如思者乃謬蒙甄拔且
獎許過情何敢當何敢當諸惟心藏已爾遊燕
數稿附上請教今春或秋定期躬詣德門敬謝
厚意尊翁殿下想宜多福不敢煩瀆世德綦隆
天休滋至春寒在候維飯是祈

答中立殿下書

思顓蒙倥侗抱拙自昔乃今淪落蓬茅不為當
世齒錄獨蒙我師丈采葑菲而收洩渤拔之嘯
人之中而列之藝苑之次指是少可以見意樂
於品流非附青雲之知烏能自著施如此乎然

薄異常又不能畧樹身名以增重於門下
則陳思開館梁王築臺在門下真可遠紹而時
之徐阮世少鄒枚芳躅空懸流風莫續不益可
惻切哉思年逾壯室久絕榮望惟以負海內名
公知遇之恩是懼年來嘯歌徒多酒賦無緒蓬
累鄉曲有似饑餓不能出門戶者鎮師策罷南
旋無能追送而久別函丈亦尚未候起居則走
之遺落世事何如哉丈夫生已不成名乃至自
踈遠於名公重可嘆矣閭閻中忽承箋貺及捧
濟美堂尊稿欣誦再四不可言盡而舍弟儲序
畧道之蓋素蒙知愛是以嘉談樂頌如此也又
勤垂問先君先母遺稿足似通家之愛先君稿
僅二帙先母有詩數首皆是生等童時記憶者
其他全稿當時皆不欲留成輒焚棄云非婦人
事也今幸俱叨園恩賜有錫命而母氏手澤遺
落悵然何如徐芳洲涉世人也雅有文藝殊可
與游愧山城冷落無以相款耳敬託尺素惟冀
照存

與朱訥齋長君書

思久慕德輝未諧瞻奉再讀手札輒承記念論
落不偶之人久玷師門大造易以得此仰惟掌
記年方英妙識乃宣誓以天挺之才攬人文之
秘九苞既具神舉不俟卜也方將登庸昭代補
袞熙朝為有明一代偉人豈直業紹箕裘功光
奕葉已哉草茅寒賤企望寔深伏念不才每蒙
尊師提携又沐掌記尉藉而仰首鳴號伯樂過
而不顧者則以駑駘之姿策勵不前故也至如

于仲子集

卷三

七

塲屋之事多有異同拙鑿字瑟頗亦難強曝鱗
再四亦云遇而已矣自分頑樸甘作抱拙下士
夫復何言惟感德恩門不能已耳前見示家
弟小箋諸詩才情逸雅藻繪天成不局之筆墨
畦徑之間而工組紉者亦未能及此詩家第一
乘也明雅正聲非足下何寄矣不才前在京省
有湖南絃誦章未敢輒獻宗師敬錄上求教又
前蒙恩師迺接歸者寒翠亭一律及近稿二章
併奉覽正如嫺母塗抹吳態於南威他惟之前

耳病叶嚴靡翹企謝候再獲佳什足慰馳絲思
慚覲恩懼再拜

奉賀大司空鎮翁朱公漕河功成進階宮
保啓

恭審懋建膚公光膺寵命念瞻依之有舊私慰
喜以良多竊以濁河之汙非寸膠所能驟止烝
民之厄豈隻手可以徒勤故當大有為之時必
得非常人之佐矧國家之命脉繫漕運之疏
通乃緣數十里之堙淤遂閱二百年之長利六

于仲子集

卷三

七

軍萬姓替替然待哺於京師九府百工憂憂乎
失職於典守下廢兆人之業上履當宁之憂苟
非績底於平成曷以功宣於香塾恭惟恩師業
著兩朝望隆一代青天白日童非亦知其名璞
玉渾金鑒識莫窺其際惟濟時之畧素韞於胸
中故拯溺之功自發諸事業側廬村舍寧懷旅
次之安循拊疲氓豈暇康食之即塹山以防沮
洳實駐足芒碭之陂為下必因川澤亦藉手昭
陽之滙遏洪河於泗上疏鑿曾未踰年通淮清

於沛中延表治將千里始誦群議謂落落以難
圖竟有果濟泊而可濟千倉山峙盡紅紫
白紫之相五而風輕皆青雀黃龍之舳見六服
之効貢洽四海以同歡湛恩海及於元勳鴻梓
長迤於世賞瓊瑰玉珮偉垂帶之陸離數衣繡
裳儼象龍之璀璨既備三公之秩仍超八座之
階恩孚鄒魯之絃歌慶浹江淮之謠誦瞻言元
輔知延治之無私耗矣諸生亦悵懽而識所歡
呼慶忭倍異等倫謹啓

本傳集

卷三

三

賀邑侯馮公擢守泰州啓

伏以顯庸朝命統握郡章驚躍士民聳動觀聽
從遊有舊喜慰良多恭惟明府仕林哲彥海國
英流夙策天府之名特應郎官之宿政維明敏
寧任怨以鋤強才本練修不矜方而媚世三齊
課最臺檄交旌數載稱能與人歸誦久謂為五
斗粟豈屈名賢必假高一丈車方酬素望果諧
衆志允荷新恩陰留濟北之甘棠香入淮南之
桂樹人家匝海方同澤國閑侯境上連江脚比

本傳集

卷三

古

漆園傲吏西溪井邇常縑天女之絲聖果招提
半穿高麗之鼓陸氏詠題其食品范公留戀于
花神廼知淮海之區久作豪遊之地棄魚齊土
已擬迹于循良騎鶴楊州方致身于蕭爽豈有
屠龍之手既試于割雞而去虎之威不埒于馴
雉共瞻旌旆敬拜光塵美名藩之士女承休悲
山邑之萌黎何怙兒童竹馬方深海徽之恩父
老銅錢忽訝耶溪之去奪我召父誰為有力之
人失此冠公儼有無天之歎思等一編落拓本
無片善之成名數載悵懽遂作平生之雅興
人作牧相看萬里之行童子何知聊舉一言之
贈青衿破帽悽悽滴淚之顏皂蓋朱轡去去然
鬚之喜登堂展賀拔蓋敘心欣感交并摺識所
寘

賀少泉侯君新拜都督啓

恭審位番中台班高上將植牙建纛式分外閭
之權鳴玉趨朝仍奉內樞之請載勳庸於盟海
聲麾蓋於戎軒伏惟大弟足下業紹箕裘

一券起家儒素不歛博士之名奮跡戎行慨以將軍自許豈盈科而後進乃有志而竟成守北邊而三晉聿寧鎮南服而百蠻率俾威名素著濟隆華敷之權才識兼資益著韜鈴之望謂兵政繁安危之本宜列屬於豪英而中樞參機密之權可盡得其精鍊是用非常之典以優不稱之材榮戟備八命之威儀朝謁視三公之階次今五單于之爭立已鳴劍於伊吾方六校尉之出師期頓兵於祁塞豈曰偏師之左距實惟上

李

奏

奏

畧之中權令嚴兩部伍馴齊氣和而鼓角聲亮禁中頗牧方隨侍從之臣池上夔龍共指詩書之帥玉龍霍霍知因建節而携金印煌煌擬侯獻俘而至道古今譽盛德奚啻愚言至將相歸故鄉方酬夙願思塊居巖穴久玷門閭既當不足畏之年寧蓄大有為之志幸叨肺腑夙和墳簞百里奚之飯牛本非干世九方臯之相馬所貴知心聊抒賀燕之忱少寫離鴻之望謹啓

代令君給由上翰苑啓

恭惟某官臺下地胄素崇資材特異學窮百氏播雲表之修名文擅三長倚日邊之佳氣額標綸閣知鳳詔而代言藻耀詞林侍蘭臺而納誨共司國論是謂儒英凡茲縫掖之倫共切斗山之仰伏念某起家儒素遭世聖明治古尚書文幸免專經之陋覓今進士舉蚤塵拔俊之科隨宦轍久歷於風塵守山邑三周於歲籥考績無能稱最承恩敢願陟明惟文字之銓衡為人倫之圭臬辭斷製妙可奪於支機一字之褒崇允逾於華袞凡在承流之列均沾扇暘之仁敢竭鄙誠用申短贊微悃聊陳於鴈錦私衷正望於龍門謹啓

代道尊作慰江陵相公啓

伏惟封君少師奄棄寵榮哀動寰宇承訃驚惶不能已已竊想孝思純至怡慕何堪日月流邁遽踰旬朔其職事所廢未由奔弔謹奉啓稱慰者切以人倫所重寔迫真情天秩之彛蓋由至理子則承考能仕而教之忠臣以得君知人而

官則哲欲偏伸其可得惟二者之難全况褒封
極九命之崇已臻上壽而綵侍備一門之盛允
發長祥是風雲際會之奇實橋梓承傳之盛表
榮之禮今古所布伏惟相公閣下志本純忠性
兼大孝望隆一代為

天子之寶臣節著三朝鍾嶽神之間氣沐
世皇之涵養感

穆考之倚憑內奉兩宮外貞百揆於允

烈祖之成憲振舉靡遺乃至近代之類綱整刷

李惟集

卷五

七

四

殆盡事關宗社言衆人所不能言憂在生民任
天下所不敢任光化機於上代培聖學於冲齡
理亂絲而懼焚無偏無黨張大絃而畏急不競
不綵昔在商宗左右有資於伊尹繼觀姬代燮
調必寄於周公即今斯世之安危舉係我公之
去就望雲雖遠終違一日之心陟岵徒悲莫以
三年之命伏冀稍裁衷懇允副聖懷萬年
肯史之勲答四海蒼生之望某無任感戴之
至謹啓

賀朱槐石君侯召列內臺啓

伏審政成棠社績上楓宸光奉明恩入膺顯
秩在輿情而共忭於私抱以尤懽恭惟臺下粹
學淵涵英姿玉立才猷藉甚伏雲表之修名襟
度豁如倚日邊之佳氣鳴琴赤縣定大謀如執
玉之堅淬刃青城理至劇如轉圜之易果乎銓
曹之譽遂為臺諫之徵南司執法於殿中東極
典書於柱下繡衣持斧多一角而觸邪鐵柱我
冠冀六美而指佞雖聖朝無闕政非關諤諤

李惟集

卷五

七

五

以昌然君側有端人莫不行行且止左拾右補
期自効於明時前疑後承見允升於至理威稜
惟舊寵渥方新蓋烈丈夫未得為宰相先當為
諫司謂可立而爭者九大政務緩則為論列急
則為彈劾即當作而行之茲鸞鳳莫棲於枳棘
而藜藿不采於虎豹者也所期危明憂治臣陳
逆耳之規納諫求言上有和顏之待丹心向日
白簡凝霜拊百姓如嬰兒憫其匍匐之狀謹正
人如元氣俾成調燮之功鶚在秋旻乘有順風

之利燕棲夏屋知無零雨之虞是罄俚言用伸
仰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啓

張詞

奉贈邑侯龍莊李公入覲帳詞并引

伏以周曆俯頒乃憲百官之象漢儀高會方登
四海之圖矧當上計之期行受大褒之典顧輪
蹄之戒道在攀卧以何堪恭惟臺下世乘華閱
學擅名儒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
自勝國荷分茅之重入本朝傳縹組之芬顧地
千仲子集

曹之特隆况資才之尤異俯就公車之召仰伸

祿養之榮經學淹通折角久仰於五鹿宦聲燁
茂升華已兆於三魚慕此柯亭號稱劇縣仁明
所被小大含熙製錦芬絲已見優游之化烹鮮
剖錯同沾撫字之恩穀有穗而麥有岐人安物
阜范則冠而蠶則績禮布俗成屬當計吏之辰
蚤辦朝正之駕第蒼生之借冠不惟一夕而一
朝諗赤土之存棠將見勿伐而勿拜俸最績
宜冠專城生等業愧橫經學慙操縵文史近

予卜祝老非翰墨之才方天子建以中和遠有
聖勤之夢心瞻黃屋喜聽課倪之勲文選青錢
聯已贈劉之意詞曰

況醉東風頤孟序陽關三疊更鮑老名傳堯民
歌徹聲價舊如青玉案襟懷鎮比梅花雪惱人
心上京馬去謁金門生離別憶帝京繁華節
朝天子冠裳列柰青山口畔離亭拍駝遠行
時竹馬聚形踴躍迎仙客普天籙攤破喜春
來瑤臺月

右調滿江紅

代賀邑侯郭公河臺褒勞帳詞并引

伏以列宿垂光著芳聲於八座仁風扇需收最
績於三齊惟藩宣庶問之周知乃撫字賑卹之
咸至譽孚臺省惠浹黎元協上下以騰驩述謳
謠而摠快恭惟門下器識英明性資弘毅儒林
巨棟翹翹直餘百尋學海健航灝灝澄波萬頃
褒衣博帶履綰趙國聞人墨綬銅章章觀齊城
長吏職分民社宦遊集東夏之衣冠學有淵源
國史緒中原之文獻臺聯棲鳳應五百之昌期

境接獲麟近三千之闕里果見琅琅之璞不同
碌碌之名惟泔潛厓當宁之憂斯平土係生民
之命水泉漂沒忍赤子之為魚田卒汙萊嘆蒼
生之懸罄肆大司空之軫念勤良長吏之敷宣
惟賢能夙著於蒞官而勤勤復徵於見委廼行
褒獎以示優崇贊書繼下於二司薦剡將登於
兩院以呈入以星出百廢俱興與日作與日息
兆民允殖高山流水雅同單父之琴烈日秋霜
利比豐城之劍烏常攫食道旁躬許祿之勤雉

手仲子集

卷三

主

不驚人樹下識魯恭之異惟冗靡之盡去與衝
邑以相安絃誦惟勤多士佩文翁之教葵織時
去與人誦公儀之庶龍圖之咲擬河關節不到
使君之清如水冰蘗常懸然且平易近人禦下
無勞於束濕優游敷政治國每效于烹鮮理亂
絲而懼焚自妙經綸之緒張大絃而畏急咸得
宮徵之宜代郡兒童馬一至而跨竹相候耶溪
父老犬不鳴而扶杖來觀化國之日舒以長春
融草木君子之心公而恕信及豚魚瑞浹農談

麥有岐而穀有穗禮興士行釐則績而范則冠
誠羨錦非墜製之人而太牢恥試割之陋者也
其等共百里以臨人叨隨鶴蓋奉三尺以從事
久沐鴻私觀河陽十里之花一遊一泳種君伯
千年之樹勿剪勿傷情見乎辭歌以為侑詞也
雨潤花封風復棠社畫簾琴韻長清使君才望
芳譽滿神京霜刃由來脫穎等閑閒化洽風成
人都道兒童竹馬今為細侯迎使君留蜀處
名揚汴曲政著柯亭更黃童白叟到處歡聲絃

手仲子集

卷三

主

管正宜新暑賓僚在共羨恩榮行看取鳳嘶丹
詔直下九重城 右調滿庭芳

壽外叔祖母謝太孺人帳詞并引

蓋聞朗璞夙宣聿奠永貞之體靈源遠濬有開
錫美之祥故德珍在物斯品彙莫之與京澤覃
於人故繁祉于焉而曠是以周歌文母徽音嗣
而多福是綏魯紀敬姜懿德具而芳聲遠被茲
匪崇敬休風古之遺驗與我懿君恩結壽母太
孺人早自名閨歸于著姓結褵執道操觚傳書

爾其勤業宜家恤孤字幼相夫君以緝學璇璣
競茂海潮息而握槩蘭芷交輝雖孟氏母之克
開內訓曹大家之號為女師方之未過也斯以
德崇禧厚天庀人綦迨乙丑之春年登八袞矣
曆元再啟壽履無疆籍屬離孫福承王母輝生
寸草念當日之恩斯慶祝千齡副洪名於任只
綵衣在望春酒載斟敢陳下里之謠敬効大年
之誦詞曰

擎露玻璃旋斫銀絲鱠鋪羅綺飄蘭蕙庭前風

千佛集

卷五

五

詞

樹靜檻外笙歌沸人通人間再見瑤池會

莫惜今朝醉共祝千秋歲願女史從今記霜
侵松骨暖日映萱華晬海籌添天邊日似長繩

繫

右調千秋歲

代賀雲溪高丞獎薦帳詞并引

僕仕版之時人也東西隨牒閱道路之風霜南
北乘輶銷簿書之歲月數周土簫倫諳州縣之
煩勞三剖邑符習知政俗之美惡然而委簪之
務必藉贊襄服政滋多允賴實渺泊茲阿邑廼

待如雲溪高若者焉高君淮海名閥維揚俊士

傳家儒雅鏗鏘絃誦之聲課子詩書濟濟圖書

之盛筮仕光祿丞嗣宗任放欣游步兵之厨曼

倩詠諧割饗大官之饌已而羞醪俱舉委計多

贏資望例遷出佐邑政或以刀牘易鵝鴻之地

枳棘乘鸞鳳之棲君有以自娛泊如也既而攝

篆四週服職六載盜戢民安政平訟簡司會計

則不玷於官常勤聽讞則洞悉乎民隱誠所謂

文而無害嚴而不殘者於是庶民稱其仁上官

庶得狀省垣馳檄部院交旌兩臺薦剡且上

笑目曰最績皆得上考佐治之譽前此罕儔倚

與偉哉夫仕患拘資而君以明允愈常格世難

遇合而君以廉平諧衆論然則人地心期施手

有政固若桴鼓矣不佞琴聲無緒方垂單父之

簾笛韻長悠擬截柯亭之竹欣與賢察同貞奇

遇小詞登奏俚引遂成詞曰

十分春色踏遍香塵陌松骨槐根也助我行春

消息記得上林拾翠侶同趣取生城寒食到而

金窳冥花朝山城倦客 天機錦時時織玉漏
水涓涓滴總憑高瞥見五雲丹碧佐治久乎朝
野望承恩肯與塵凡匹便思量騎鶴上揚州認
舊游蹤跡 右調帝臺春

外祖司徒劉公牌坊上梁文

伏惟道輓澆風扇芳聲於有永人欽舊德彰往
烈於無窮况棹楔之重新俾門閭之再耀冠紳
胥慶里巷生輝追惟先外王父戶部負外東溪
劉公孕溪山之淑氣稱斧藻之名儒氣射雲霓

手傳集

卷三

五

褒然舉首志懷霜雪邈矣絕倫科名無拾芥之
勞民社有拔薤之惠撓摧中貴直節稜稜扶植
顏綱清風凜凜聲稱藉甚交遊皆海內之英豪
贈賡何傷眉髭笑人間之婦女於戲賈太傅之
長才未試絳灌何心汲長孺之直道難容公孫
可愧祇抱痾於中道竟齎志於窮泉九京之隴
既荒誰泣萋弘之碧駟馬之門雖大不聞定國
之車聊採綴於一言唱兒郎之六偉

拋梁上人生何必居卿相但存豪氣駕長空功

名不美麒麟障

拋梁下有子輕裘款段馬力田孝弟繼家聲不
慙世上悠悠者

拋梁東海色遙涵日觀紅勁節巖巖高萬仞至
今絃誦想遺風

拋梁西弟兄文物冠三齊名德莒公渾未老鶴
鴒原上草安淒

拋梁南世業箕裘若箇探欲為外家成宅相西
州有涕洒羊曇

手傳集

卷三

五

拋梁北隴上松聲秋瑟瑟大鳥無聲但淚垂楊
公此日餘清德

伏願上梁之後天祚名賢熊館兆雲仍之瑞人

懷休烈麟臺生翰墨之光丹腹文昭嵐岫拱雕

甍而耀采青細譽播溪橋映銀膀以流輝俾茲

詩禮之喬家永作鄉邦之勝範不勝控祝莫罄

人宣

眉生集卷上終

史論

周公論

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雖聞之田夫。余信之。理有必無而不可惑者。傳之天下。傳之聖人。雖傳之萬世。吾不信也。何則。鳥之善風。魚之善水。獸之善山。石之善沉。水之善流。濕之宜暴。燥之宜濡。人之宜衣食。草木之宜灌溉。此一定而不可易者。雖田夫言之。所言者。天地之自然。必可信者也。若曰。鳥走陸。魚在山。獸能騰。石可浮。水性不流。濕者宜濡。去燥以暴。活人者奪之衣食。著草木者宜乾。此非天地之自然。故雖傳之天下。萬世傳之聖人。吾必不信也。周公之誅管蔡。管蔡之為周公誅。筆於書。短於公孫賈。辯於孟子。儒者環坐而議周公。必曰。嘗誅管蔡。無過乎。曰。無大過也。何說。曰。武王之疾。周公嘗欲代之死矣。其為弟弟無疑也。弟弟而殺其兄。必非為身。

謝蓋出於不得已。或曰。周公奉孺子。副重器。天下洶洶。朝野震驚。當是時。天下之責在周公。而二叔叛。如癰疽。昭項一吸三引。而不可活。故誅之者。安天下也。噫。此特閭悖疑戲之論。雖以尊聖人。實以病聖人。雖欲置之無事之地。實擁之於淖汚。不可居之域也。夫漢文帝之廢吳王也。不朝。賜之几杖。曰。王年老。固當不朝。吳王感悟。終文帝之世。不叛。夫不朝。叛迹也。叛而誅之。正也。而文帝若此。豈非以兄弟之間。不可以常情論乎。叛而不殺。不殺而又叛。是文帝處兄弟之間。有餘裕也。管蔡之叛。不過如吳王而已。曾謂文帝之所能處。而周公以聖人之德之才。反不能乎。且聖人處天下之事。必有出於尋常。而非耳目所及者。武王之伐紂也。非如宋唐竊奪人之國也。蓋必有以服其心。伐紂而封武庚也。非如魏晉之封獻帝後主也。蓋必有以結其志。周公之封管蔡。蔡紂也。所以使之監叛也。蓋必有以量度其人。武王服且結之於始。而周公

重慶之於終而三人者猶叛是三人者之心非
人心也是二聖人揣摩天下之勢與情不能與
於常人也有是理耶叛不叛未可知縱如其叛
之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是叛指周公為名
也叛以周公自周公視之私也聖人豈若是之
重於私而薄天下之大分哉夫代死周公之弟
武王也武王之於管蔡同一兄耳而為弟之心
遂不同至此耶昔樂羊殺子以食君陳昂尚謂
其非忠而况殺其兄乎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天地之大逆也故人人得而誅之而惟子弟不
與聖人立法之意豈不曰臣弑君子弑父大逆
也子弟誅之是以逆匡逆也使人以逆匡逆則
天下為逆者將無時而止矣苟如所云則周公
非以逆匡逆者歟如此則斷非周公之所為亦
甚明矣而孟子乃左右掩護之其亦未之思耶
或曰管叔以廢放未言殺也孟子論其致叛耳
亦未言殺也則殺之事有無未可知而世無白
其不然者予曰人之所以不敢言無者徒以古

小者之言也苟如古傳者之言則堯嘗命后羿
射十日矣從而信之亦思彎弓而射日乎

韓信論

韓信才將也方高帝操白挺爭天下不用信事
必不成及帝遂王天下度信之心必不伏故相
猜而成禍為非信者曰信既已奪廢與人矣顧
不享富貴而反即反何至居長安時為非高帝
者曰帝知信之不能屈久矣當失期不至時一
舉而遂殺之則可免後患豈待其翻藩已勁而
投刃傷手也於乎信之反非其心也料其終不
免而苟全爾初信將百萬之衆奔走於高帝當
是時天下之勢在信信何所為而不反迺至君
臣之分已定天下之勢已廼成反耶蓋信之不
反者心服高帝之才舍此無歸故以身委之而
高帝見信之難制思必不伏乃欲殺之如人縱
狗搏兔兔既得兔恐兔為狗所食則殺狗而取
兔信見其然故僞僞危懼而卒反是反非信心
也高帝成之也於厚信豪傑人也結豪傑者在

結其心而已高帝既能解衣推食而結之於前
矣獨不能推赤心而結之於後乎向使天下既
平高帝不疑信信必不反使信反即未有狀有
告信反者高祖命之曰信為朕勤勞十餘年不
反今豈肯反朕不信也信聞之必有女泣自止
者矣即不幸有狀亦當使人告之曰朕得天下
將軍之功也然朕裂土而王將軍待將軍不薄
矣今人告將軍反反之法無赦朕不忍聞以為
此必有故將軍其自實狀朕能為將軍解之信
于仲子集 卷三 五

宋太宗論

好事者首加入以大罪天下因而成之至今不
易故使古人之心迹不能白于天下古之貞臣
誣主所為冤勉終身不敢墜節隕行徒欲使心
迹白於天下耳而以一言之加受莫大之罪冒
不白之冤何異於刀筆吏執牘文致陷人於死
而莫之雪也夫刀筆吏沒於利耳儒者考千古
之善惡以懲勸天下迺効刀筆吏所為不仁哉
宋舊史言太祖大漸夜召光義入侍屏左右人
不聞其語遙見燭影中光義如退避狀已而上
于仲子集 卷三 六

有說矣陳橋之變光義之謀也謀出於光義則宋之有天下光義之功也彼既致天下以與人而以其身終處人下非其情也縱不欲傳之彼豈肯安然坐視傍人之享之哉故太后金匱之盟蓋有見夫理之不可不傳太祖受之亦見夫勢之不得不傳也何者天下有勢昧勢以求安者危相勢以圖事者吉當是時傳與不傳天下必歸太宗傳之則得勢而昌不傳則失勢而亂太祖非昧事機者豈若是冒逆理之名而取世亂之禍哉其欲傳之也必矣故其謂太宗曰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又有留張齊賢相卿之語夫太祖非有相人術安能知龍行虎步為天子相苟有賢者用之如恐不及豈有留相之理不過假此以安其心使知天下終歸之耳彼終身不立太子其迹不已明乎苟以臨崩之事為可疑則大漸而召而曰非傳位不可也傳之位而曰復執之不可也柰何疑之至是哉然則太祖之忍於其子何也曰太祖豈不欲其子

有天下哉特視天下之勢耳故欲奪其位而不能者勢也不奪而卒傳之者勢也傳之而必無弑奪之禍者亦勢也

宋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至不可為者繇苟目前之安而不度其勢之所至也夫天下大器也致至而不可已者其勢也為天下者日陶然於無事之秋有事矣而曰斯亦不足畏也安其朝而忘其夕惡其勞而享其逸其誰不能然必有受其敝者矣蓋嘗喻之瘡癰之能殺人素也而不能不由小以入大者勢也有賤丈夫者於其始生則曰是小小者耳及其腫而疾作曰吾之身豈一瘡癰所能少亦不之藥而後徧流膚腹大時死矣彼其初豈不知愛其身而亦豈不知藥之可活哉惟視其小小者耳天下之勢何以異此夷狄之患自古有之而宋之君臣舉天下以制於夷狄者蓋終其世豈夷狄之禍至是慘哉始不能杜其源而終不能拯其流也宋之初世困於契

丹繼則金既則元是三虜者其初未必若是之甚也當是時宋未必不能制也一動而勝之甚而再甚而三則犬羊之氣奪矣如此則豈不可安坐無事哉為宋謀者其上曰兵死地也以死勞民不祥今姑置之後必有能禦者其次曰敵人所欲者吾財幣耳吾以此歸之而不與之戰是兆禍端也於是蕭然而不為之備蕭然而不為之備也我之志日易而彼之志日驕我之勢日弱而彼之勢日強一旦長驅而入則束手而告曰成爾和親蓋爾歲幣以求退爾師出幣而止顧曰可以無事矣於是竭中國之財以富其國恃犬羊之盟而施其侮彼之國益富而圖益堅我之國益空而備益弛一旦羯鼓鳴而天下墟矣夫因循其未動是安豺虎寢穢縫其已熾是遺豺虎食安豺虎寢遺豺虎食希有不傷身者矣

宋論下

宋之世夷狄之禍不絕也始以契丹不能滅合

金而滅之金之禍非與丹比也繼以金不能滅合元而滅之元之禍非金比也說者曰與其滅契丹而禍於金不若合契丹而滅金與其滅金而禍於元不若合金而滅元是又惑於夫助金攻契丹助元攻金者投賊以刃者也投賊以刃者身危助契丹攻金助元者蓋嘗為力者也蓋嘗為力者國辱皆非也皆失其機者也若乘其怠而夾擊之則善矣蘇代說燕王曰臣過易水而見鷸蚌之事也蚌出暴於冰上鷸銜之蚌喻甲而蔽其喙相持莫能勝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得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鳥漁父見而捕之則蚌與鷸者俱死此善喻也蓋人之材力得於東必不勝於西一則專二則雜匹夫而欲角力手搏終日而不相勝有善鬪者歛袖而待之俟其既困一舉而兩仆焉當契丹金元之相攻也其智必盡也其力必聚也其心必惟是之圖而不暇他思也其力聚其勢易崩也其智盡其長易能也其心惟

是之圖而不睨他思其怠易乘也為宋計者擇將相大臣如宗李岳韓之流相其卻而擊之彼受敵之國其勢已弱而不可支克敵之國其力已疲而不能固以全盛之師取已弱而不可支之國以方銳之軍攻已疲而不能固之兵勝也必矣則是一舉而兩國之蠹除百年之讐報顧不美與不是之圖而助人以攻人率之國藥其毒而不悟焉不亦愚哉蓋宋之君臣惟苟目前之安為兒女子之術以悅人故見人之方強不敢與之校而助其害豈不曰吾云云彼必聽我也於厚堂堂大國相率為兒女子之術以御強虎狼之敵宋為無人也夫

刑賞

夫賞一人而百人勸者善賞者也賞百人而一人不勸者不善賞者也刑一人而百人懼者善刑者也刑百人而一人不懼者不善刑者也夫刑賞大物也刑賞而懲勸大機也而其不同乃如此則在乎所出而已何也刑賞本於好惡好

惡本於是非聖人者豈能自以其好惡為是非自以其是非為刑賞亦因民之好惡順理之是非而為之刑賞而已矣是以聖人有不賞也賞者一而勸者百矣有不刑也刑者一而懼者百矣於厚此聖人所以不勞而政舉也人見其不勞而政舉也曰聖人之能然者刑賞為之也吾從而刑賞之是亦聖人之術也於是有人合意者曰是可賞也賞之賞之愈厚而人之誹者愈急有不合意者曰是可刑也刑之刑之愈毒而人之怨者愈堅是豈聖人之刑賞不足信於天下哉一人之好惡不可易天下之是非一人之是非不可稱天下之刑賞故也故執刼者而殺之雖親戚不怨撻乞者于市斯童子訊之矣非童子之心獨爾也此天下之情也

麗眉生集卷十四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祭文

祭外叔祖中丞範東劉翁文

惟翁智出物表學為代師經綸之業可樹規儀
天濤靈竒家傳世美爰自英年儒門方軌六經
腹笥百氏言筌時才濟濟孰敢後先閉戶著書
下帷發憤玄解冥搜絕心仕進棲遲澹泊若將
終身翁於其時仲舒公孫

于仲子集

卷十四

一

世廟初年翁實登第文雅風流嶧然振世鐵冠
繡黼屹立彤庭翁於其時宣公賈生 帝念南
服才賢豐邑爰命宗工宣猷視履三吳名士悉
入陶甄翁於其時文翁宗元翁猶之難惟曰治
水出監於梁其責愈偉

世皇大狩扈從千官車徒殷賑供億稱難造舟
為梁長虹數里萬乘憑軾式嘆以喜胡塵犯順
西輔恟恟呼吸之變為雷為風爰膺簡託重師
丁撫翁曰徐之民各安堵選鋒於伍練將於行

出器於府發粟於倉技必服習兵必犀利士飽
馬騰是可敵愾翁曰徐之予鼓汝舞釀賞殊恩
揮金如土軍聲大振國勢益張翁於其時臨淮
汾陽妬欺實首從古斯然私粟秋隸馬岸沂全
翁告成功于于言邁三事之榮視猶一芥優遊
林樾餘二十春雲迷世路迹絕公門藥杖幅巾
簞輿款段謁若駑頗欣猶健飯東山賭墅北海
開尊高情雅致風軌彌敦是謂鎮俗匪曰懷寶
翁於其時六逸九老襄陽耆舊濟北英賢薦紳
于仲子集

卷十四

縫掖疇不慕旃

聖人臨御方求舊德云胡不慙以匡王國嗚呼
痛哉國有黎獻誰與右之朝有謀謨誰與究之
泰山梁木喟其息矣號泣臨風何嗟及矣身慚
稷下威在渭陽招蒐薦芷聊效楚章嗚呼哀哉
尚饗

祭中丞侯鴈泉先生文

嗚呼天泄靈秘哲人是鍾宣而不究天下所恫
邇矣德門遙遙華泮昔在金源勲名蓋代我

皇臨御聖治崇隆大廷策士公遂奮庸有猷有
為允文允武遙邇北宮委紳西府 帝作天梁
以備巡游渠護自公班倬可儔繼屬軍興
帝念北事屯田飭兵疇若予志維公請行期清
妖孽田闢兵強公在藩臬 帝曰俞哉汝績予
嘉真儒之效汝匪予夸殷茲醜虜跋扈陸梁伸
威定筭匪汝孰襄開府行臺文昌上將簡在宸
衷恩綸乃降我公受命大啓鴻圖投醪挾纊戰
士驩娛兵耗芻糧民殘首虜取我黔黎銅彼豺
虎我公爰燭怛焉於心毅然之氣勃不可禁靈
國禍衆炳有王章法不汝貸汝敗民戕軍吏屏
息邊氓按堵公之完德流惠千古維寅之歲虜
入塞垣紫荊宣武有徒孔繁我公晏然劍挺弩
發士飽馬騰躬擐甲冑虜圍既合兩射中堅我
公爰發以一當千事在急君念切將毋笑指銅
駝言旋東土維茲東土桑梓之鄉衣冠耆舊于
千翔翔昔在潘岳園輿養志宋有斬王騎驢湖
市以忠以孝既夷既安古人之致公何憾焉蓋

于仲子集

卷四

三

丁

公之歸群生屬望岳收交章二十九上簡在
上心方形夢卜彼蒼何心壞我梁木昔公存日
國是有稽儉人有畏學者有師今公之沒為時
幾何典刑寤寐善類消磨嗚呼痛哉黃山汶水
今也何辰人之無祿喪我名臣星躔玉瓜修聲
若戟蓋世之豪貫古之識入門如舊登堂已非
一朝去此終古何之嗟乎我公真不起矣臨風
一痛萬事已矣昔我先君實女公子位畧崇庫
情徹生死施及不肖國士見稱式微且陋辱知
自公逮及諸弟咸沐公教思等德公公其責報
泰山峩峩鬱彼徂徠我懷我公豈有極哉清汶
悠悠東注于海日月有期我心不改有芳在俎
有清在卮灼有神靈寧悉我詞尚享

于仲子集

卷四

四

祭少司馬虛川殷公文

維靈淵嘿簡肅端方沉毅朝宇挺英巖廊擢器
出奮甲科初筮民社學邃才優人知韞藉肇登
南床實司風紀正笏垂紳多觸冀指埋輪攬轡
在澄清國有正人折奸於萌周敷按治山嶽

鐵鉞華衮有年有懷大邦文獻重關兵馬
之所難惟公攸能公惟重制劇剽繁刃機
所嚮無前譬彼陸稼則靡弗勝譬彼朗鑑
則靡弗融豈晉虞臣鎮綏西土安集懷來民以
按劍紀軍之敵冒占遁逃蠡武弁黷貨宣驕
簡在劬公俾督俾理鈍鐸聿新羸甲載起世方
倚重公遂倦遊急流甫退寢疾彌留惟公忠盡
夷險以之言司國論行為世師方美榮歸優游
永日如何吳天殲我耆碩景維令嗣署籍緯文
于仲平集 卷四 五

會祭中丞吳霽寰宗師文

嗟惟我公派傳淮海族右江關鍾祥若水天目
之山協夢篤生得天獨厚弱齡秀發昂霄射斗
首魁鄉薦繼領春官如射中鵠如阪走丸皖彼
斗城剖符試吏惠以綏民威以起敵奕鳩司法
允平反欽恤江右解網萬千維齊維魯在山

以東寔難吏治猶重士風公耒督學瞻依闕里
崑士以行待士以禮提撕甄獎造就有程彬彬
庶士欣然以興豈伊附鳳自彼立鵠台衡之重
亦在推轂公去齊魯載叅荆藩載庶江右載鎮
黔南維茲黔南箐箐峒嶺獠獠潛躡助勦弗靖
我公秉鉞兵震南鄉方畧既授厥角耒王部署
百蠻不勞指顧丹服雕題疇敢負固胡康疆事
遂謝人言妬欺直廢後古則然望重清朝心誠
綠野公齒方強孰肯公舍云胡不吊彼蒼者天
于仲平集 卷五 六

祭外叔祖復齋劉翁文

公則溘爾人皆潛焉嗚呼悲哉施未究德位不
滿望學淳天人階窳卿相在公之心雖安固浴
勲德所被胡寧勿思嗣續之賢足光厥世著述
之繁日星永耀誦在黔黎續存信史完名如公
其猶未死某等官聯朝署舊屬門牆在三之誼
聞訃心傷辨香可滅生芻可致望望南天失聲
一涕為天下慟亦哭吾私師靈在上鑒我陳詞
尚饗

惟翁愷悌真淳通達淵毅業席儒珍字權國器
早緝家學既玄既史夙夜勤渠芥視青紫鳳翻
池上豹慙谷中玉承厥考則友其兄維兄維考
維世之良名臣聞望宗匠文章我翁爰咨才匪
資養厭飫沾濡優游偃仰旁稽遠紹精究博儲
蜚聲黌序且召公車以養以菲謂彼如黃我翁
遺世秘此璇璣璇璣秘矣而志不磨魁梧蕭灑
嗤彼姍姍驢背幅巾藍輿壺酒劇飲大噉解頰
搔首嘯傲溪山沉酣田野行窩翁童弄罔舍
子仲子集 卷中

代祭封君和菴孟公文

嗚呼千章挺幹有本斯蓄一泓之委必通其源
矧伊名世實篤駿烈學術箕裘胙弘奕葉惟翁
家世受儒有燁其章寔崇禮教蚤游上庠匡鼎

鮮願朱雲折角文學之彥一何嶷嶷亦既有文
而又有子賜葉含熊不荒以嬉肆哉諸俊繼起
翩翩長公擢秀藝首東藩射策彤庭一鳴得雋
墨綬銅章試於三晉最績明陟 帝命曰俞皂
囊白簡法紀肅如抗疏批鱗朝端動色震雷號
鸞言旋里宅山迎策蹇衢謝乘驄園興庭綵其
樂融融再起西臺袞職有補既躋而亨剛亦不
吐慨然攬轡倏爾埋輪孝實養志佳則慕君治
安揆策天人圖要事關軍國憂在廊廟六條載
布十漸已陳鼎鑊甘之何論升沉古之遺直今
也繼見資父承君幸哉咸願翁以子貴子以翁
賢章服被體恩綸自天方期榮養以享遐祉云
胡一疾遽云不起嗚呼悲哉某附驥家君幸同
甲第問俗觀風式弘交誼聊陳薄奠有酒在觥
緘辭一酌神罔時恫尚饗

祭邢一齋伯丈文

嗚呼吾何以哭翁耶世契之誼心相知也又在
德足以相報而業足以相成斯可以一貴賤生

死而不論流俗人之言今翁已矣是三者愚父子兄弟切有愧焉是安可以哭翁耶惟翁具美挺辯博之識有精詣超脫之見履卓立清修之素饒應酬幹辦之才以是而與先君友也蓋先君少每窶貧仕多輟軻退處窮困而翁之友誼如一日也先君既倦游思與言行二弟操觚苑方駕古昔或為貧養于名場有遇有不遇而翁之孜孜惻惻策勵護佑我三人者又如一日也則翁於寒門誠歷世之交知矣而寒門於翁之德其輕重大小宜如何報耶乃當翁筮仕之年而先君捐館比弟嚮用之始而翁已掛冠思碌碌弁鶚方期撰杖綬領教言以奉翁於逸老之軒而相別逾年遂終天不復見也痛哉嗚呼誼切師匠近乏就養之方友在忘年遠闕橫經之請此皆不才慎思之罪而非化者及仕者之所與也嗟翁已矣垂七袞德壽兼隆子且數人孝養咸備出為循吏有桐鄉之祝處為里師有太丘之範傳為象化與造物遊翁於生死之

際可謂無愧怍矣又何以兒女子之思悲翁為邪崇牲於俎載酒於觥數任陳詞潛馬出涕惟翁其鑒之尚饗

祭亡友吳會溪文

於乎數有適值理有固然基德而享其報者固然之理方亨而邁其屯者適值之偏此吾儕里人所以重惜君之蚤逝而悼君之不天也惟君秉資樸茂負識淵英才華雋邁性命淑靈蚤握鉛槧操縵安絃長而知方遊于諸賢秉鐸之使

楊君于庭多士爾式茲其有程邑有鉅公失侯故將文史精覈東夏之望君即擔登及門請益侯曰昇我疇肯汝惜君朝而誥暮誦千言君昕而至日試數篇邑有賢令課君于文筆節賞嘆褒然進君君試鄉闈果諧首薦所謂伊人邦家之彥君奉二親晨昏甘旨義方之迪亦暨厥子歲時伏臘南畝西疇或策款段或棹扁舟駿馬名姝良朋惠友攬勝探奇題詩載酒笑傲泉石咀嚼文藝再上春官寧校和璧名雖可卷璧不

我輩悠悠邑里孰喻君才癸未之冬言笑宴宴
何恙之臻瞥然不見初計不信乍惑今疑天乎
歎慶人也是非嗚呼哀哉玄冬窮律積雪霏微
山嵐隱翠河水含悵草靡靡而委岸風蕭蕭而
動幃念琴歌之無緒緬酒賦之長違有舊交之
赴吊追昨夢而感歎聊陳詞而一酹靈彷彿其
安之尚饗

祭內兄陳梧岡文

於藏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一存一歿交情乃真
公之知我匪以昏媾意氣襟期千人之秀我之
知公亦匪以親如璞之朗如刃之鋔蓋方吾二
父之精蘊不銜於當時而各縮銅墨於風塵也
亦嘗致勞績於朝家而不顧計於生事而吾兩
家者亦頗守庭訓而甘為清白吏之子孫齊人
之俗以居官不豐貲者為無能而不齒而吾邑
尤甚則俗眼之交白者多不以為喜而以為嗔
而吾與兄又何怪乎冰蘖之朝食而綈絺之冬
陳所賴者文史足以自嬉畎畝足以自樂歲時

斗酒連相慰勞而何憂於宴且貧故俗態不足
為我病外侮不足為我患而市人之押榆睚眦
不足為我侵則以吾二人者之相得甚深也公
嘗有言文史世事疑錯紛鶩得子一言交臂首
伏公嘗有言精神或惰志意多煩與子一言如
垢斯湔惜也君才而不自著蓋勉之哉以期一
遇嗚呼悲夫我之不才亦已焉哉公之知我曷
副曷裁此吾之淪落不偶上以為家門懼而退
竊自哀也當辰年之秋月公養痾於雲山過草
亭而西邁猶再接乎溫言豈期別者未幾計者
忽焉豈命數之有常抑人事之不詹嘆靈根之
夙殞悼具邇之凋殘子肯堂而未保妻舉案而
方屏茲公所以不起耶然明德存于耳目家聲
繼乎昔賢遺形質而乘大化又何必悲幻影於
人寰惟英靈之炯灼庶有得乎斯言尚饗

祭亡弟無擇文

嗚呼目中不見吾弟再浹旬矣自吾弟之歿吾
行則悵悵無所之居則忽忽若有忘有所欲言

若將即之而語其或有所思若弟之相益而在
吾傍也至於夢覺之頃音容宛然而求之則
弟已永不可復親而曠無所即矣則又不覺行
哭失聲而憂勞若疹也悲哉痛哉念吾與弟稍
離孩提即弄文墨少隨吾父吾母游大河之南
關陝以西年雖童髫各有英志談經論道自許
相知常其遠挺高有非世人所能識者自以
一門兄弟曠世之遇也迨夫干進求名各方鬻
戲吾弟早魁藩省煒有令聞東人固已咋咋驚
服而吾落拓下邑久困寒賤弟亦未始以棲遲
之故視我為庸下人也相期砥礪進修以究大
業雖艱難坎壈務抵於成豈謂爾微疴不救一
痛永已耶當吾父吾母之沒生事日微家業涼
渺四壁之外一無所遺儒冠在身持庶重耻誓
誓然顧子女蕭蕭然守書籍塵榻烟竈甕食不
繼吾固慮弟之不堪也所恃者令名可以慰困
曠識可以居貧凝守可以遠俗深許可以取世
而吾兄弟能朝夕相舉奉先人之遺芬守家門

于仲子集

卷七

七

于仲子集

卷四

四

祭內弟陳九郎文

猗嗟陳君胡為不延天開修者其孰使然胡俾
其善而奪之年造物之公寧有此偏猗嗟陳君
宛如清揚便旋揖讓頎而且長雅善射御技藝
多方諧謹便給溫 and 惠良睦於親黨篤於賓朋
非諾承順則友其兄田租之暇何以自適牽黃
蒼曾是暇逆花明風煥鞍馬四開金九飛鳥
騁章臺穿揚之伎命中絕倫遏雲之調雅歌

對樽熙熙皞皞樂此歲豐以耕以學易仕以農
孝弟力田足稱似續石火瞥消駒隙何速年未
壯室韶頽稚齒室嘆妻孥繼傷息子一疾不起
百歲可傷臨別之語一何悵悵嗚呼悲哉汝雖
矢札德義可稱松楸鬱鬱永莫佳城親識誼重
莫此一觥臨風攬涕哀痛拊膺沾吾臆兮動吾
神孰使爾兮淑且仁恍音容之可接渺魂夢之
弗親嘆人生之如寄幻美少而為塵抒哀情於
終古聊託之乎斯文尚饗

祭節婦王太母文

嗚呼衆萬之生靡榮弗悴霜霰所零柰彼百卉
栢根據地松骨拂天維蘭維竹傲此歲寒於維
孺人本深植厚儀鳳之質泰龍之胄維祖維父
奕葉聞人維弟維季昭代貞臣材數鄧林人派
巨淮乃降貞儀以光世類珠歲澤媚玉蘊川暉
夙閑姆訓罔有音徽親結其縞爰相君子契濶
之言戕於舉趾當斯哀賈母在韶年秉心定志
如玉斯堅上奉尊章下撫胤嗣六十四年皎皎

一致鄉人景德儒紳嘆奇岳牧以聞

天子曰嘻是著民彝是關風教爰耀厥間以令
胥倣昔在共姜栢舟自矢爰及大家諸班事偉
孺人方之異代齊聲人之所羨天之所成乂也
綦德繁祉載錫殷阜康寧壽登九袞生榮歿哀
自古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邑乘有述國史
有紀不死者誰母死可矣念昔先慈蚤承字育
感在終天均於外族璇輝永閉彤管長存酌茲
一絮式表舊恩尚饗

祭朱大司空夫人文

嗚呼天祚元德克相維匪洽陽實嗣塗山載錫
文伯楷模班姬典藉著垂紀傳有光在昔於惟
太母寶繼前閨閨擬王謝姻契朱陳姆儀克立
婦德既賢俯釐綢練旁究簡編仁風扇萬禮惠
垂渥德著宜家恩弘睦族淑休第女史之英
乃及師相維德之行剖符南服游登郎署秉鐸
八閩政宣學蔚蜀藩司憲梁泉乘輅夫人相之
令譽孔昭既晉方岳撫有海岱東土保釐萬姓

咸戴陟式冢宰仕軌一清司空治水天成地平
其迄平成維帝時資萬邦之方不噎以隘堂
掌仰嗣惟世之良挺英朗鑑諱其有章政學淵
源四顧無偶受茲義方時維詰母昭示桀黷顧
史陳圖范公身教申國家模世德彌昌方期榮
養如何昊天忽焉捐喪生榮歿顯自昔所難夫
人之風矯然鳳鸞報日七襄補天五色竹素稱
賢明彛勒德恩綸有渥考卜維良嗟其哀矣不
可彌忘嗚呼庭瞻星而喪發山隕玉而歲輝雨

于仲子集

卷四

七

祭博士夫人文

維靈世權其英天鍾厥美發星炳靈瑞月委祉
毓景儒族曰嬪名門閨儀玉潤嬪德蘭薰孝于
姑嫜睦于族姓修澹崇德蘋蘩飭敬肅恭六行
緝熙四德式修陰教克端內則相我師匠茂學
弘文燕南脫穎冀北空群桃李宜家樛木樂只

逮下之德宜爾多子惟師勒德相敬如賓庶姜
夙夜溫惠小心我師未游臯比茲土敷教弘文
青衿楚楚嘉惠後學時殷館穀中饋維勤允惟
賢淑懿茲壺政宜偕大年云胡不吊真宰茫然
聲紀授環教存珥珣雲慘珠堂烏啼萱晚生等
夙承師訓樞趨在門業勤雪立德沃春溫帳藩
幃之罷瑟嘆莊叟之鼓盆誄女師之令範聊宣
之乎斯文尚饗

代人祭姊文

于仲子集

卷五

六

嗚呼曷寄靡歸曷有不終維弟之感倍百其痛
自我先君橫經魯壁業懋蓋政稱冰蘖暨今
慈母撫育劬勞姊適名士弟困青袍姊弟相依
筑筑若此方期修齡用贊微祉乃胡不俾遽爾
棄捐聞訃哀悼痛豈言宣嗚呼原有亡簪奩空
遺珥借老之約永背君子懿德雖著嗣息渺無
天施吾姊亦何靳乎嗚呼憶哲考之棄孤方釋
衰而未稔幸萱闈之尚康又溫清之未盡除吾
姊之服緦寡兄弟而弗忍具薄奠以陳詞淚汪

而莫救嗚呼尚饗

雨雹後謝禋文

維茲四月日在乙酉辰臨于執宿次于斗大塊
噫氣風雷載吼而色西且如卵如手遂歷東南
繡漫長弘苞參傷禾稂穗如帚莢粒狼籍根穗
朋走淤泥沒阡赤地達阜蓋老稚號哭於疆畔
農夫換胃而垂首是豈造物者之有憾於若人
耶亦災沴之時有維思山居範池之陽有田一
區既瘠且荒當斯天變冰雹異常連畛同域禾

于仲子集

卷四

十九

藝俱戚戚介我前或隣我旁或封圻之相間或
阡陌之相當在彼者皆硤硤而如壓而思之薄
田曾未損夫禾旗與麥芒惟西疇之數畝云風
偃而雨殭及鉏刈而來觀則穎實而無妨也嗚
呼天道無心是豈私於下賤而一身甚眇亦何
克感於上蒼將以思之有孚於天則德薄而處
卑固無由上格也若天之有閔於愚又何為行
業之不遂而身名之未歟是亦大造之偶然而
恐不敢知其機祥者也感念明威舞抆傍徨割

牲醴酒以代社方惟明神其歆鑒之

哀誄

鄉貢進士少虛先生趙公誄

伊皇穹之敷物兮繁洵美而匪常既德資之期
慧兮亦器度之汪洋伊幼好此奇服兮鏗韶漢
之文章繁皎皎以自抗兮不軌世而矧方衆并
諧以好朋兮予短步以涼涼行委蛇而自得兮
雖輶軻其何傷惟隙駒之冉冉兮衆萬區別以
有營或皇皇以趨日兮涼媒利以馮生或襲出

于仲子集

卷四

二十

於觀縷兮亦死權而徇名伊夫君之偉度兮獨
澹泊以含貞覽浮雲之變態兮中皎潔以自持
予與俗以無競兮諒匪俗之所知言道遙於大
道兮餐沆瀣而茹芝聊乘化以歸盡兮託清興
於新辭惟達士之遺世兮外形骸而不顧念樹
績而輸忠兮亦榮名之可慕彼舍睇與宜笑兮
若大嚼於屠門享千百於十一兮亦德埒而名
埒羗夫君之高致兮同野人於小隱不戚戚於
窶薄兮不汲汲於仕進我無求於斯世兮世不

以其何妨進不效於馳驅兮退吾安於徜徉
緝青編以自快兮飽藜藿與糟糠彼狴狴之群
吠兮怪佩玉與冠裳苟邦人之我知兮乞比迹
於沅湘考懿德於素守兮亦士類之輝光述家
衷以寫誄兮託通帛以宣揚

代作東平梁王巖上舍哀辭

繫洪鈞之葆物兮紛豐約之靡度徂衆萬之形
品兮每雜糅而改錯維得喪與窮通兮世翩翩
以辟驚偉懿德之修名兮乃獨淹於修路伊夫

千仲子集

卷四

三

君之家世兮濬祥發之長源紛緝學而飭行兮
自前古而已然迄趙宋之崇儒兮胃森森而繼
盛咸胸臆乎海嶽兮亦質章於麟鳳展輔理之
鴻猷兮敷方國之惠政嘉橋梓之相席兮冠羣
英而掩映惟奕葉之衣纓兮流嘉號於無疆誕
家聲之維舊兮垂華國之文章際 聖明之撫
運兮迴高翥於南翔維縉紳之濟美兮暨國相
而益光陋荀家之八士兮邁馬氏之五常易蘭
薰而桂秀兮季玉曜而瓊芳維伯氏之琅傑兮

久讐書于祕苑良史之洪裁兮擢奇葩於天
漢公綴藻而摘文兮本資凡而承考迺高介以
絕俗兮韞藏廊之秘寶藝何博之不綜兮業何
幽之不討世僣僣而奔騫兮蹇獨持此妙修不
曲路以期通兮知利方之可羞探墳素於國學
今既公車之見收實人倫之鴻碩兮終何為乎
泌丘泉拭目以盱衡兮企騰踏之近遠胡厯塊
之逸足兮忽墮仆于九坂豈世路之榛蕪兮耻
衆北之渙恐媿垂耳於鹽車兮宜夫君之不返

千仲子集

卷四

三

幸冢嗣之承家兮亦既賢而有文酬我公之積
志兮躡上世之遺芬更孫謀之永貽兮知後祿
之無垠羨哀榮之具至今亦何慕於今之人沐
公德之伊舊兮公實女我以弱息嘉瑟琴之在
御兮亦圖史之相繹怛終天之永訣兮想恩勤
於疇昔泪泫泫而盈睫兮心嚮嚮其若惕臨陳
辭而酌酒兮魂彷彿其蟹肝

龐眉生集卷十四終

龐眉生集卷十五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雜文

金鐔傳

金鐔字長缺其先歐氏族也別居金陵復姓金氏嘗深隱群玉山鹿盧峰下非得人提拔不出故自號玉峽居士未冠時散漫不能自治常恨埋沒塵土中有冶君者見之曰是兒剛介異常少加甄化可作萬人敵乃就鑪親炙之既長病

三仲子集

卷十五

其堅澁曰吾不能利汝也可往見厲生至則時被沾濡然不能輒相下亦時時有咽叱聲厲亦為之少損鐔以治厲皆成已者凡生于孫及他有所為必請治欲磨錯自新必厲而后可以故得名天下之懷氣節有不平事者皆往求鐔鐔亦挺身赴之七國時從蒯緱客田文門下因作歸來無魚之歌得遷幸舍及秦七氏之亂鐔時在側乃格七氏秦王得免後見秦政曲狹不能容已乃往從沛公沛公一見驚曰此吾之利器

不可倒持授人賜爵大良造使斬白帝子人皆壯沛公而不知其鐔也沛公亦終依之取天下及立為帝雅任重鐔韓信反命鐔削平之加廷尉見犯法者輒戒之曰金廷尉嚴不可犯也蕭何每奏事上問曰丞相何不與金廷尉俱因勸履命獨得與鐔上殿何以此貴重由是天下懼鐔甚於懼帝矣後與中書毛生不合毛生好鼓喙譏議者上書曰比見廷尉鐔好殺非管子法且鐔與帝馬上有舊不可用遂見疎斥及帝與

于仲子集

卷十五

七

單于戰白登城下單于將形孤者烏號之後也多材幹機緘諸將莫能當帝迺嘆曰安得鋒利善擊如鴻門所見者今趙括王翦輩徒亂行陣耳軍中乃復引鐔見上喜曰更為朕破此勁酋鐔觀之曰此勁而好角觔力盡矣曲曲不逞道也遂戮其背而殺之愈益近幸入大內宿衛遊止巨闕上尊重無比雖竹奴湯婆侍上枕席者亦不得與並也上有所怒則付鐔治之嚴厲寡恩形象凜如水霜宮中號為銳頭兒有公孫大

如者獨善鐔藉鐔得名鐔怒曰吾當宰割萬里
何至為兒女子玩弄乃去求四方君子從之與
龍門桐氏及蒼頡之後名籍者共几案行李相
隨尤善銅川玉鑒與共顯晦目為素光先生當
言吾居無征戰勞故得與諸君子遊世亂則當
附司馬以共功名耳古今上下獨慕李長吉謂
其細身長爪凡有動作若可洞心腎穿脇腋者
百步外令人畏之必欲與較則吾短矣故相援
引為徒伍平居魚服善談好食膏求鵲鵲膏食
于休集 卷五 五
之曰膏梁味食之肌膚光澤飲血曰上古飲血
吾從古每登戰飲血人無敢忤視者有決斷必
索血焉且曰吾戰功甚多可絕我血食乎故世
世血食然疑疑露圭角鄙蘇模稜之為人拜刺
史曰吾直斷橫攻無不可者安用刺也天下以
此寒心文明之主不甚親幸焉七世祖曰昆鎔
君居伊州有子曰辟和見魑魅鬼物直衝逼之
無不驚伏因名辟和辟和生莫邪流于楚好神
仙乃閉廬斷爪髮自燒鍊焉歷世多自珍對人

曰吾千金軀可輕付人人亦無知者至曹孫湛
盧見闔閭好戰曰吾自先人以來輒晦累世
王豈宜挫人之鎡鏑而隱人之光焰乎乃求為
先鋒登城一揮而死千人有謗其酷者下豐城
獄雷煥補豐城令見紫氣逼牛斗曰有冤獄乎
遂治獄得之驚曰是免膽而蛇精龍嗥而龜文
額如隱月目如嘶星神如注水氣如騰電吞吐
焰發豈可同於刑人者乃釋其繫而以自隨行
止左右皆不相失遂大顯明煥死益無棲依東
于休集 卷五 四
遊過延平津歎曰丈夫無主不能割破澆漓吾
今焚魚腹矣遂投延平津流為青萍湛為結綠
陽文陰縵與秋水之神相屬後得河伯術上升
其子孫散處天下皆能顯其宗姓然多居西北
曰伊州吾祖也不可失而鐔居金陵云初鐔之
徙卜於巫陽巫陽占之曰流鑠被纍是產金氏
紫電青冥百里可至威以掌握榮以冠履七世
之後莫知其紀已而果然
贊曰古稱肝膽化仇動多坎坷理或然矣若鐔

之胃臆氣質可並大俠非補履聯縫者擬也而
鮐背蝕而人無識者夫剗刀錐皆為世庸矣
乃獨不能容歐三尺身豈乏便儼微利而然耶
將所謂硤硤者易缺也誦龍蛇之章三嘆息焉

原樂述贊并引

夫古之於樂也重矣哉列之六經討之六藝用
之朝廷郊廟以奮豫而象成自黃農虞夏商周
可考而知也下逮列國亦設樂師如魯摯晉曠
莫可殫舉皆有先王之遺音焉季札聽樂而識

于仲子集

卷五

五

治孔父聞韶而忘味雖見有淺深而樂之情文
聲志得之一也夫古樂之極際乎天而蟠乎地
成變化而行鬼神澹澹要眇之音醇和希夷之
氣乃有不在器數而宰於神解者今之所守者
器耳由器以達神則存乎人焉故曰不復古禮
不變今樂而能致治者不也吾邑秦氏東村公
長自衣纓之族陶於詩禮之教始為弟子員雅
有名稱再舉司馬法居多技藝而於聲律之學
尤所素習隆慶三載詔下兗州孔氏廟庭考輯

禮器更訂樂章衍聖公某以其名上謂某明習
樂律聖化聿新樂且有興無壞繫天子是賴爰
薦小臣用稽遺制制曰可魯諸生曰樂其可知
也襲聲容而祖功德極情文而盡善美沿度數
而入神理因上邇成周洎魯衛而下作原樂贊
其辭曰

粵在成周景后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州鳩
闡律立均出度古之神瞽厥考中聲量之以黍
制度均鍾古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

于仲子集

卷五

六

十二六中之色命曰黃鍾宣養九德三曰太簇
贊陽出滯宣以金奏三曰姑洗考神納賓修潔
百物四曰蕤賓以安靖神獻酬交錯五曰夷則
平民無貳詠歌九德六曰無射宣布哲人示民
軌儀為之六間以揚沉滯以出散越宣物大呂
出隙夾鍾宣中仲呂展事林鍾任肅純恪俾莫
不通南呂陽秀均利應鍾律呂不易用無奸物
和動順成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旅陽上生律陰
下生生生之妙本於黃鍾細鈞大鈞有鍾無鐃

有鐃無鍾無大鈞無細鈞甚大無滯小昭大鳴
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始作翁如純如
皦如繹如以成始奏以金復亂以玉鳳儀獸舞
鸞球拊石天子是崇以制律曆大餘治歲小餘
治閏天道聿亨無大餘無小餘上邇甲子閏攝
提格曆元遂逢以制律度以較權衡以平繩準
嘉量既成乃思黃鍾萬事根柢千聖所融降及
師曠實懟靈公莫悲清商莫悲清角莫悲清徵
人君聽之天地荒札氓隸困窮靈公不悟再四
千仲子集 卷五
曲瑟寡人耄矣所好者聲商音一奏風雨勃窣
有鶴自東赤地千里靈祚以傾音入濮水靡靡
之遺至不可聽亡國之鑒是在舉國監于雲仍
三王之盛武舞大武總于山立志協太公雲門
咸池大夏韶濩熙熙穆穆和樂春容以達四氣
以齊七政以歌九德以宣八風上邇皇帝命彼
伶倫截竹象氣雄鳴以律鳩鳴以呂以聽鳳鳴
鳳鳴矣雖雖喑喑于彼梧桐麟在郊藪龜龍
沼畢至四靈五音大治百政維熙是謂大同

元氣周遊回薄上下溶液薰蒸何千萬年逢此
仁聖禮樂有興上邇帝王近接賢聖述裨休賁
夫子之道久而彌光述而彌芳爵而聿通萬世
之下子孫千億禮樂明備惠我後生光揚昭代
不壞不崩豈若當時泣麟嘆鳳稱吾道窮歲事
來辟縣有鍾磬鼓有琴瑟吹有簫笙庭有司樂
列有籥舞以象聖功聖功隆隆聖德明明聖貌
瞳瞳永贊太平

屠龍子辯

千仲子集 卷五
往年余遊濟城寓同文閣側偶作歷下歌有屠
龍字用事耳一二君子噴噴驚訝目為大怪曰
何物少年敢爾猖狂如此遂飛語中傷以為屠
龍者不法也此語相傳徧人口耳里人已氏與
余有怨迺大罵曰而作此大不道吾必白之官
必白之朝必於臧爾然卒無一人為余明之者
已氏者不知其言之可笑也猶日啾啾曰爾曷
取犯吾吾方執鑊鉏柄待爾矣嗟嗟此特市兒
知之言耳獨惜士人君子不復審究其故群

起而和之不將如劫遊龍門者之殺杜少陵乎
密有遊龍門者盤桓信宿因誦老杜欲覺聞晨
鍾令人發深省之句撫掌大笑曰少陵可殺少
陵可殺有竊聽者赴縣投牒告有謀殺人者問
所欲殺為誰曰杜少陵也嗚呼非愚昧之極不
能周章狂惑作千載笑事然則今日之說不與
此合乎余書生也于世無所好獨好為詩苦心
酸骨風吟雨喟于九寒暑之侵離別之狀湖山
之秀涉歷之遠交遊之情歲月之變順逆之感

于仲子集

卷五

九

悲愴慷慨振迅歡呼窮搜遠覓發憤棄奇一洩
之于詩自成童至弱冠卷軸頗積志欲希蹤古
人托名當代而世人漫不我知吾之技蓋至是
窮矣故遊歷下時方都試多士而余踈于應世
無成而返因以屠龍為况非有它也就令造言
生事一如所云海內亦有解書義達道理者安
知聞此語不發一大笑乎後唐熊礲命其集為
屠龍集蓋以屠龍名書不止見于字句之間不
知所著者何人所為者何詩所命者何意而當

時亦劫之為不法不劉伯溫開國元勳奇謀秘
計每出於造膝附耳之頃其勢在嫌疑之間而
屠龍子事三見于郁離集中不聞當時避忌形
迹惡令人見此集又不聞見之者却制詆譏以
為不法也關中王敬甫贈湘厓子歌云郭杜赤
子苦無母割鷄暫借屠龍手不知所贈者何人
所命者何意而受是詩者亦不聞驚訝惶汗以
為貽我以不祥也夫熊礲名屠龍集劉伯溫題
屠龍子王敬甫用屠龍事三人者果皆奸宄悖

于仲子集

卷五

九

逆為不法之事者耶當時豈無親見之者豈無
私怨之者豈無羅織蔓菲敢于誣善如今一二
君子者則三人者俱不得死牖下矣夫人之盲
瞽何所不至固有聞扣銅盤而以為日者夫銅
盤之不為日日之不為銅盤有目者所能辨而
瞽者以銅盤為日有目者寧不笑之今之人固
莫能辨矣安知天下無有為愚一辨者哉屠龍
之言始于莊子證于埤雅雜出于傳記百家之
書取喻者尚其切摘詞者嘉其藻比見疊出不

可枚數此詞林墨客之常語爾而聞者以為大怪屠龍事不足怪而此不亦大怪也哉莊子朱萍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產技成三年而無所用其巧埤雅釋曰此言技術雖高而應世稍疎則無所用之是以君子因時施宜事在于適而已宋攻愧齋曰近世文章猶可以發身學詩雖工反如屠龍之技此屠龍之指也不知一二君子者未嘗見此書聞此言耶抑見之而獨立一議論出古人上耶必如一二君子之說則朱萍漫之學屠龍支離益之教屠龍莊周之取喻于屠龍皆奸宄悖逆謀為不法者乎學詩雖工反成屠龍之技猶言學詩工即為奸宄悖逆為不法乎白樂天之在唐文行君子也讐之者譖其因母墜井作賞花詩後人往往辨其非是張文潛曰無怪宜爾也才高者仇衆學富者謗深固宜爾也何以辨為余區區一童子耳才不足以守圖書學不足以數一二而得謗慘于天則大出意料之外者往年從大人西遊居

隴千道旅窮荒絕塞民多夷風雖日有述作無可與語者因念鄉土豪雋軒軒有士君子風他日東歸當與把臂劇談神交意會豈謂一二君子疾我若讐或履迹相隨而肝膽胡越一有動作毀謗輒起貽人以不滌之辱邦人諸友亦少薄矣每欲緘口而物論紛紛不能堪忍故反覆辯論發其不平之意亦以博知者之一笑云

喪小記

季路有言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夫親之於子德罔極矣古人有捧檄罷守棄主而歸命者凡以人事可謀大恩難報也蓼莪之詠載在宵雅其言鞠育顧復之勤劬勞瘁瘵之意千載之下猶有餘悲豈獨廢業於終身不西之人興思於千乘還南之士哉吾是以知人心所同古今如一日也

先妣之慘有慎動之叩首墳起慎思之嘔血幾殆慎言之孺子慕而哭失聲慎行之總而執喪如成人禮焉夫四子者之喪愧古人矣若其過

變不奪哀不自止母亦古今人之所同與

魯君子曰仲慎叔慎不善居喪三日不急矣而難為繼三月不懈矣而如有求期悲哀矣而未盡如禮三年憂矣而有門外之事既歛而葬亦既誠信矣而未能母之有憾也仲慎叔慎曰予未離弱冠而臯復予蓋無俚賴之至也歟魯君子聞其言而哀之

予初膺慈訓職在絃綬融融熙熙如春登臺夫其去嬰兒之未孩也何遠哉及先母不祿出自

牛仲子集

卷五

五

意外籲天扣地竟死何裨然後知貧士之所傷蓋惻惻憂骨也夫古人之於喪紀重矣即如檀弓曾子問喪服喪大記所陳曷有於今曷不重於古之人哉而予未之有行也夫靡俗者標也難言者懦也偷食取容以苟簡自便者不才也古人具者予未有焉獨取世人之所安者高下行之是浮沉於世者也吁嗟乎悲哉予之為小人而不為君子也昭昭矣其所能者不為浮屠不為宴樂不為舒舒容不為吃吃志而已

是尚為能守其學也哉

弟子為師喪服議

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者心誠致其哀戚云爾而解者曰若喪父而無服夫君子之著情也以文而其事生也以心以心事之必以心喪之以心制之必以儀呈之未有有其心而無其儀者也夫鐘鼓羽籥所以飾喜也鈇鉞干戚所以飾怒也衰經麻絲所以飾哀也有是哀於中方有是服於外有是服於外必有是哀於中故曰戚容稱其服夫容不可以偽為也孝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夫不樂心不樂之也不甘心不甘之也若曰心甘之而不甘心之心樂之而不樂之則喪禮者偽而已矣本人情以制禮不如是之強世也予近歷內外艱始知聖人制禮無毫末加於人情之外者節而之於中則有之矣夫九族之等以次而推則以次而降其推也情之不容已也其降也義之不可加也無意必也故由齊斬

牛仲子集

卷五

五

以至於總其志一也故父之喪謂之斬母之喪謂之齊祖妣伯叔兄弟之喪謂之期又由是降而大功小功總皆以父母兄弟身推之也師之喪既不可等之父母又不可同之兄弟故謂之心喪也夫先王之制服也緣事生之情以定喪死之制由喪死之制可以知事生之情故有以義服者有以恩服者人之於父子兄弟也以恩言也其在君臣朋友也以義言也師之於弟子恩義之間也恩既可以擬於父子兄弟義亦可參之君臣朋友四者之間可以行服矣故子安議以為心喪之說心誠篤之之謂也弟子之事師也事之以心而師之教弟子也成之以心故弟子之報師也亦以心心至而禮篤矣昔者孔子歿七十子服心喪三年然後去夫不去者不敢死其師也心喪者不敢欺於內也若是而古人嚴師之禮不亦切乎當群弟子各致其土之木而植之乎孔氏之冢其志固已哀矣迨夫治任將歸相嚮而哭失聲此情此德固無毫末之

子仲子集

卷五

五

強流於心而感於人可動千古者也三年之久哭尚失聲始喪至期吉容而無服孔門弟子必不然矣吾意古人之喪師必如期之喪服而期之外未能遽忘也故曰心喪云爾是心喪者言其無已之心也非無服之文也或曰師之義誠重矣然遽同於至親之期則至親之恩禮為殺奈何余曰今之人無師也今之世無師道也自洙泗之教衰民不興行秦漢而降有經師訓詁焉耳晉宋隋唐有辭賦師菁華焉耳唐宋迄今有業舉師聲利焉耳皆不可以稱師昌黎氏作師說嘆人之無師而舉夫巫醫樂師今之為師者其計利之心固無異於巫醫樂師之類而事師之禮曾不如巫醫樂師之專也不亦異哉夫人之生也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倫而朋友留乎其間獨若無所為者乃共之而稱五何也蓋惇倫必須於明德而進德必資於取友朋友之義盡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兄弟以睦夫婦以別故友道之於人重矣師也者友之致嚴者

子仲子集

卷五

五

也成德之莫切者也可以繼往可以垂後可以
聞人經世皆於師乎得之則師之為德輕重大
小宜如何報也昔宋岳武穆王學射周同及同
歿朔望必祭其墓終身不輟夫武穆天性忠孝
以之事師固宜如此然武穆猶武人也於學射
之一藝圖報如此矧以達掖之倫受賢聖之訓
而在三之事可忘哉曩者思師事吾邑侯鴈泉
先生先生之於思非今所謂師也思也生多偃
蹇少所遭際然舊服先生之為人地方先生撫
雲中之師忠勇煥發智畧輻湊籌邊料敵不失
尺寸而其練達之才慷慨之氣又可以鎮服海
內而讐伏夷狄思嘗私嚮往焉公子國儲之侍
公於雲中也予祖之於郊執手曰予慕古豪傑
人而不獲見見之於鴈泉公矣比先生罷鎮歸
里思往候之一見如舊相與罄平生歡真有伯
疑王符之意每見論古豪傑英雄之迹及當今
利病邊備兵政談駁經史疑義品藻藝文浸浸
語移晷不知倦思益自感憤求所以副先生期

望者而先生謂思曰觀子之器識志業方今縉
紳中少見其比然子何以自見於世乎夫致身
者用世之機而科目者致身之塗今國家以科
目取士而子獨置舉子業不為是舍輪轅而修
長道也思於是為舉子業俯首受書一以先生
為取舍然思蚤多涉獵學為古詩文以之應時
制枘鑿不相入先生曰爾為博所使文不中矩
去茲長物的的合矣思於是不敢用枘鑿語改
竄繩削一以先生為法凡三歲而先生所更定
點注制文二百許首曰可矣持此以取科第如
執左券矣每入場揭曉之夕必與先君夜飲候
報騎不至即悵悵鬱鬱慰先君而歸先是思弟
慎言以垂髫魁省試又數年弟慎行又以垂髫
魁省試親戚交遊皆斷斷鄙笑思以為浮言無
實効是在二弟下獨先生惓惓懇懇以為思不
在二弟下也斯誠世人所難而思之得於先生
者如此思則何以為感思受氣甚偏遇事感激
卒然勁直有不可遏者以此多齟齬於內外先

生每戒思曰以君剛介涉仕要津非敢言直諫者乎夫古之達人不貴能言而貴能訥今君剛而近禍非所以涉世也時時戒勉如此或思有所困苦於邑不自聊先生知而不言則使子輩召之別墅歡侑而娛樂之假絲竹焉稍平即令拉至授以題旨令作藝業蓋每每如此嗚呼先生之於思雖骨肉親戚不能及者思則何以為感也蓋先生之於思業雖止於經術而用意之深則有古人之義言雖止於談議而規誨之

于仲子集

卷五

九

正則非今人所及此思所以不能自已於先生者也嘉靖壬戌秋七月先生夢奠先君作詩哭之及十月先君亦遂不起啻衰茹荼五內交摧至乙丑正月先君之服禫而有三弟慎言之喪至七月而除乃又三月除者以公故也於是更作師喪服考及製服行禮於公墓次而先之以弟子為師喪服議

龐眉生集卷十五終

龐眉生集卷十六附

東阿于仲子慎思著

宋體樂府

滿江紅

庚戌送大人北上

冷落長亭離鴈起海天風列望燕山紫塞滿城胡羯薄宦天涯雖間阻清白舊是吾家業任我行白馬與黃金存名節官裏事休重說薄世態堪愁絕嘆一囊羞澁滿頭風雪不是尋常兒女淚難堪寂寞今朝別莫悽涼兩袖貯清風朝

于仲子集

卷六

丹闕

滿庭芳

中秋憶舊

悽楚情懷別離心緒那堪風物清秋盡闌人靜涼月滿南樓正對寒光萬里憶舊遊潭是閑愁愁時候冰紉瘦骨舞罷却成羞舊時行樂處朱闌翠幌玉液金甌香熏桂子清影透簾鈎倚遍闌干十二玉人寒貂帽籠頭到如今青天碧海芳信兩悠悠

臨江仙

懷人

如玉劉郎心似鐵生來不解傷春眼中雙淚意
中人夢回芳草路無語亦霑巾 玉瘦花啼楊
柳嫩愁伊春恨難禁半生離別一生心相逢應
有日題起莫沾襟

朝中措 咏佳人彈箏

纖羅無力曉風輕歛黛不勝情粧罷綠窻清晝
背人低按秦箏 繁絃促柱兩行秋鴈 轉春
鶯傳盡柔腸幽恨研綾裙上嬌聲

菩薩蠻

南園綠草飛蝴蝶紛紛又見楊花雪風雨任顛
狂鶯啼客斷腸 凭欄多少恨鴈字南雲盡樓
外是斜陽 萋萋道路長

浪淘沙

紙帳夢難成綠酒初醒斜陽半背笛吹聲掃雪
煎茶清興遠忘却身名 古道遠難行多少豪
英鷓鴣啼罷子規鳴寄語鳳凰樓上客莫逐飄
萍

朝中措 得書

多情心膽似平生芳信斷魂成零落章臺楊柳
應非舊日青青 風流才子愁懷縷縷別淚盈
盈腸斷蕭娘一紙春來誤却開行

鵲橋仙 七夕

幽恨才終歡情未稔已見玉繩低度舊來愁緒
總成空此別後新愁無數 銀箭流情金梭織
恨渺渺碧天歸路人間兒女勝天孫浪作雨朝
雲暮

上西樓

忽然粉瘦香羞上眉頭欲問落紅芳草一般愁
上西樓向天際認歸舟傷春傷別紅淚一江
流

訴衷情

游絲斜墜暖烟浮歌管在高樓闌草踏青初倦
閑結半仙遊 蹙絲結擲香毬總閑愁年年寒
食盡梁初架暫放眉頭

減字木蘭花 秋懷

拭香汗失却搔頭尋不見羅襪生塵月上樓

臺未掩門 同行女伴乍遇潘郎偷眼看明日
佳期為怯歡難少着衣

兩同心 秋思

昨夜西風雨洗秋容似水斷鴻聲裏舊恨曾題
起漸老黃花瘦怯寒香襲人如此玉容慘淡
目斷心千里

玉蝴蝶 秋夜憶舊

秋老碧梧霜夜夢迴虛館獨對青燈羅衣寒透
羞將鴛被重烘想舊事十年夜雨喚新愁一桃

并傳子集

卷六

四

愁聽更闌

西風人孤另愁腸萬結別緒千重
夜永天邊歸鴈階下寒蛩多情多思玉山瘦骨
也零丁嘆盧女全無芳信况檀郎舊是多情人
薄倖一生離別兩處恩盟

長相思

數春歸怕春歸春去悠悠蝶未知園林花影稀
弄金微怨金微譜盡離情訴與誰相思雙淚

垂

秦樓月

人孤另青樓多少成薄倖成薄倖十年一覺楊
川夢枕上餘香誰與共潘郎消瘦秋娘病秋
娘病多情多思湊成薄命

浪淘沙

花落又匆匆淡翠輕紅遊絲嫩嫩漾晴空置我
相思千點恨長在樓東枕上酒初醒春思盈
盈流蘇帳暖碧雞鳴洞裏蘭香何處也月色蕭
聲

元體樂府

并傳子集

卷六

五

詩

折桂令四首 題情

恰相逢景物新秋畫閣風生玉宇螢流霧濕雲
鬟香消寶鼎月上粧樓想殺人誤情事醺醺病
酒想殺人訴衷腸的歷含羞春筍雙擗羅襪一

鉤牽纏着沈約閑身所注出宋玉閑愁

俏多情忒也撒乖意惹情牽眼去眉來見了他
性格溫柔心腸疼熱笑語和諧勸酒呵促鴈柱

春風調改動情時卸鴛幃夜合花開好夢須猜
好句難裁話青樓幸遇知音到良宵休負多才

倩紅卿鎮日凝眸一遇嬋娟便結綢繆他有盼

盼聲名瓊瑩體態小小風流遊冶未御橋畔行

行垂手供奉時春殿前嚶嚶歌喉幾度開籌委

實難丟子今日撥銀箏醉倒蘭房不枉了拍雕

鞍走徧紅樓

俊周郎胸次非凡惆悵千秋潦倒十年掉臂紅

樓焦心黃卷過眼青錢暫未到沂水畔鶯花翠

館怎忘却魯壁中魚承殘編誤入苑源幸結盟

緣巨耐多病多愁禁當他相愛相憐

南呂一枝花自慰

甚踈狂舊姓名但瀟灑閑風度解千金腰下劍

藏八陣袖中圖萬事模糊辨白黑休開眼混龍

蛇且任俗閑來時錦繡場特地招邀問了可歌

吹海喧天笑語

梁州

秀人豪胸襟忒煞謊書生膽力空粗終軍不過

封侯數忽刺入青春歸去眼睜睜綠鬢蕭疎不

飲呵堯花笑您赴心時明月隨吾利名場懶去

迢迢翠紅鄉索自支吾拋撇下蝸角蛇頭成就

風驚傳屬侶燕子鶯雛狂歌醉舞那裏

是章臺誤了青雲路對韶華怎辜負子倦這三

尺青萍數卷書老盡了多少頭顱

罵玉郎

雲英掌上纔歌舞恰又早對春風醉玉奴蓬壺

深處無窮趣粉牆畔綠楊烟盡闌前紅杏雨重

門外白蘋渡

感皇恩

醉瓊花杜牧江都是清流坡老西湖也只是夢

胸懷等今古為朝暮這手韻誰人比數醉來時

天地吾廬正秋風月兔圓又春來梁燕語忽來

草寒鴉沒

採茶歌

麟閣盡待何如黃梁夢總成虛休要把潑形骸

浪自苦利名途一任他珠勒路殘芳草路倦子

待金樽沉醉碧紗厨

尾聲

他本是輕裘駿馬諸年少白眼青天舊酒徒他
有蓋世文章志不遇落魄江湖不混塵俗敢子
是做乾坤千萬古

雙調新水令遺興

多情偏惱玉堂仙業相思那生少欠殷紅濕錦
翠細粉醉嬌始春色堪憐這歡會怎消遣

駐馬聽

何處情緣十里紅樓御路邊許多幽怨兩行清
淚落花前筆鋒愁難碧雲天琴心肯負白頭願

六台子集

卷六

多留戀助才情風月宜春苑

沉醉東風

他有時節教鸚鵡晚粧庭院有時節抱琵琶午

夢亭軒愁懷疑新月眉醉態入春風面謊書生

打俏偷憐一覺青樓十許年把一個薄倖的名

兒傳遍

折桂令

俊周郎豪氣翩翩下筆凌雲揮塵談天萬里貂
裘千金寶劍數卷殘編也曾跨駿馬嫖姚塞上

也曾聽春鷄西谷關前錦繡蟬聯簫鼓喧闐則
今日困守螢窗待何時淨掃狼烟

鴈兒落

再不請終軍繫越纓再不彈介子平胡劍再不
望淮陰拜將壇再不讀定遠封侯傳

得勝令

因此上費盡買花錢可又早時值艷陽天相邀

明月樓中客簇擁着天台洞裏僊舞羣袖雲

鬟倚東窗羅袂軟腰肢倦貼玉面花鈿嬌東君

六台子集

卷六

粉容嬌春印淺

沽美酒

逞風流醉綺筵寫離恨滿雲箋只是當時已惆

然則這花明柳妍休負了鶯聲喚

太平令

蘸秋水芙蓉小院弄春晴楊柳輕烟揉染就花

嬌月艷醞釀出蜂愁蝶怨俺呵燈前酒邊任狂

吟醉眠似這等風情無限

離亭宴歇托煞

浮綠蟻流霞灑詩成玉管春雲絢不是咱自
侃比風景似西湖論胸襟同北海說標格勝東
山花時醉玉樓月下陪仙眷更相看默然怕朝
雨渭城秋怯夕陽南浦暗恨芳草天涯遠追歡
在少年行樂開華宴再休學守寒窗續斷簡那
窮酸做若是錦標場名利苦相招你則道傲元
龍功名意見懶

龐眉生集卷十六終

下中子集

龐眉生集十六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于慎思撰慎思字無妄號航隱東阿人于慎行
之弟也是集詩七卷雜文八卷樂府一卷皆有縱
橫排界之氣而頗涉粗豪

玉恩堂集九卷附錄一卷

〔明〕林景暘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林有麟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恩堂集

九卷附錄一卷》提要

朴先生玉恩堂集序

今上萬曆癸酉首嗣應



落詔舉重人名士綜參典禮以徽

新政林公由庶常擢為禮科給事中

實應其選公少時經明行脩壯面顴

見者履綦相喘經義之暇輒思

序

本朝掌故考鏡成敗得失皆中窾會得

情寔既讀中秘書益練習曉暢慨

然欲縱譚天下事適擢諫垣遂得

發舒所欲言如在禮首上

聖德十二歲又上正文體宗寔學脩

會典議宗藩諸疏在兵請勾補比

試操練工作請廣名募立選鋒均
量賞勤教演凡十餘事其它激揚彈
駁皆以正直忠厚相補而行每奏事
上輒報可識者以名給練計之次次晉
太常意有所不合請改而罔徇羊故
滌山水間遂解綬歸堅卧不出笑余

序

二

與申少師先後秉政欲推轂公以起適
余兩人謝病歸公遠巡家食以殁及
是讀公諫草而悲之且戚之有怵于
予心者

至土聰明仁聖莫及邇來臺省虛負
諫牘不下回視簪服紹庭之初僅三

十年耳比時公在禁闥知無不言
無不報允替何轉圜今何釜隔豈公
之正直忠厚更有感悟

聖意于語言文字之外者歟余嘗退
而考公鄉行懸車以沒動履脩謹
聽學數族割腴田動以百計橋梁道

序

三

路浮屠老子之廬仗以振仆起敝者
稱是廷獻家脩兩無愧色此非托空
言以市名者也子有麟父行廉喜
為德于鄉大有父風名諫議未了
之事當在君矣故樂而序之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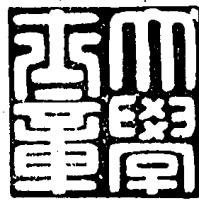
經筵

國史

玉牒總裁西賜存問太原王錫爵撰

序

四



周裕度書

玉恩堂集叙

余既壹讀先生諫草善作
而歎曰先生於乃古之道
哉古君子模心憂國歷憂
適務其效忠以款因勢利
導率漸辯智為君志行言
聽故右尹子革緣墳典而
道新招之詩左師觸龍詔
饒粥而及長安之貢第盡
事之之意靡取然之名
然而仁人及物之麻功上
臣愛君之至分斯已闕矣

序

一

方先生出入環闥政

主上垂裳之初庶明勵

宮府一體橐籥含絳太阿

養光盡掃翫陂與眈更如

先生白心赤慮夙夜乃職

一顰千憂片帟萬里嚔為

序

二

春颺唏為秋覽精神響在

度於置郵重睦婁迴天聰

自呼夢無族編鬚嬰鯨之

抗濤劍鏢樹之激而風采

肩美九有振宗室不敗之

權之庶幾古之相得益章

者歟先生既際時朗融應踐

清嘉昉自中秘擢補夕垣

仲山喉舌之司孫孫奉常

之職翕翕九列前賁後延

籍古之榮夢談往招抑亦

風雲感會膝塗自隘者矣

序

三

然而先生領牧瑯琊遠近

六一之尚朱尊千里遠系

鷗夷之舟天下矜以未竟

之用恨之先生歟不自謂

惜者善唯其以人事共門

牆壁髦往之皆補天刊地

之手玉鉉金醜之儲新又
先生諫垣時以爲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者也後者益
急先生忠計奉公之大贊
爲國均樹爲國損非後斤
斤以筮筭等牘論功者矣

序

四

不佞城南望之彼舉自胷
馮公則於先生一脉綿派
夢淵源有自云里居之日
風迎昭昧典型頓育景以
愴深屬與先生子仁甫等
茲遺緇勃諸琬琰著人召

避人焚諫學騎之欲輕栖
之句而趙營平則之兵執
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
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
哉是其用意惻至有在便
文自著之好者先生它名

序

五

德泊仁甫子治之義已詳
太原相公序中不備誠欣託
尾驥敢云弁玉要令後人
續書諫苑之篇者得以論
至世爾
賜進士第翰林院修撰儒

林郎門下晚生張以誠頓首拜撰



徐期生書

序

六

王恩堂集叙

往不佞髫年負笈則惟太僕林先生
帷中高足厥有吾師林先生又與家
大父同上公車者再稱綰帶交迨先
生敬履三事而大父亦土苴五斗以
歸當其相思率爾命駕而吾師周旋
康成門下亦復如初不佞蓋從祖若
師之後陪奉林先生杖屨蒙長者之
嘉醕而遂窺其武庫之藏綺繡盈箱
琳瑯觸目蓋心形俱服之日長矣先
生既沒而仁甫佳公子思慕先生甚
謀所以不朽先生者固不既厥心力

王恩堂集叙

二

念惟是笥中遺文亦先生之一翫一斑也安忍其韞櫝而藏諸爰出而詮次之以授剞劂工既竣手一帙眎余且命之序余以世好師承之故諚不得辭因爰而卒業焉始讀其奏䟽惓惓款款朴以忠矣乃若條議得失洞

王恩堂集

叙

二

若觀火則晁賈之石畫也既讀其叙傳灑灑洋洋富以美矣乃若削墨督繩恪遵矩矱則班揚之牙慧也已又讀其古歌行五七言近體優柔平中得性情之正矣乃若緣情綺靡體物劉亮則黃初大曆之嫺音也蓋先生

生而穎特又釋褐盛年而讀書中秘固宜其畋蒐博而煅煉精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濡於寸心質不傷文麗而有則庶幾乎作者之極盛矣觀止矣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先生之神明精爽不閱百代而常新也耶抑不佞又

王恩堂集

叙

三

聞穆叔之論不朽有三乃以立言居功德之殿蓋言之比德也有本枝之辨而較功也有華實之分與其蘖浮華而逞枝葉乎毋寧沃本根而躋實地也是三者相提而論不得不置先後於其間矣今仁甫之所鐫刻與不

佞之所表章僅、先生之言耳嗟乎
林先生豈遜膚於立德立功者耶竊
觀其蓋棺之日吳門申太師為誌墓
中之石而婁江王太師又予其諫草
三致意焉盛德大業不啻詳哉其言
之矣語有之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

王恩堂集

叙

四

或者又稱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可為
大夫讀林先生斯集者何足不知林
先生而謂先生僅、一立言之士也
與哉

賜進士第南京吏部主事門下晚生
杜士全頓首拜誤

顧乘書

全

未

不孝孤一輟斑衣三凋隴葉悵光陰之易邁痛
手澤之或湮爰放故笥蒐羅遺草蠹魚為宅漫
滅者莫識幾何掌記乏人零落者亦至過半雖

王恩堂集

叙

五

掖垣之章奏天上並存而琬琰之流傳人間散
見未能萃珊瑚於巨網勉欲緝翠羽為重聚敬
捧殘編可勝浩嘆夫嘗鼎鬻者知美於疏觀象
牙者知大於虎要以片言垂訓何煩富彼彫虫
矧於立德可師安用藉茲月露延釐其篇什訂
其魯魚付之梓人藏之家塾嗚呼塵蒙匣研趨
庭杳然天喪斯文玄言不載救青之業既就洒
珠之淚全枯烏萬斯年唯我子孫其永寶之哉

丁未孟冬男有麟百拜謹識

名公校閱姓氏

許樂善修之甫

陸應陽伯生甫

王明時治甫甫

陸萬言君策甫

蔡懋孝幼公甫

玉惠堂集

姓氏

劉三畏士抑甫

馮大受咸甫甫

張所望叔翹甫

陳嗣元成一甫

李紹文節之甫

陳繼儒仲醇甫

杜士基彥恭甫

徐禎稷叔開甫

張鼎侗初甫

尹是衡公權甫

喬拱宸元恪甫

莫是彥廷俊甫

玉惠堂集

姓氏

唐憲章元肅甫

玉恩堂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

請重修大明會典疏

崇脩實政以裨安攘大計疏

條陳科場事宜疏

請酌宗藩應議事宜疏

星變脩省疏

請肅禮儀疏

玉恩堂集目錄

卷之二

奏議

條陳京營事宜疏

斥邪謹漸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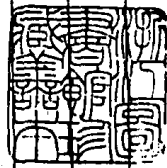
請脩省以祈雨澤疏

杜倖乞以重典制疏

申嚴越關奏優疏

糾正禮儀疏

酌議督學分職疏



清昌懲奸疏

糾劾寺臣疏

申明勅旨以隆賓興盛典疏

進十二事箴疏

卷之三

叅詞

計一百二十三條

卷之四

叅詞

玉恩堂集目錄

計一百二十條

卷之五

詩

瑞鹿圖歌有序

朱明初麗歌壽項邑侯東齋

化日舒長爲海上劉邑侯賦

觀海次韻

登虎丘

冰王篇小引

班管嗣徽爲褚節婦題

華陽洞天爲姚華麓叅知賦

贈王潤州考績

送宋遜菴叅知入滇

阻風塘橋二陸丈邀飲舟中晚霽臨波翫月

志喜

和喻楓谷大府過賞玉蘭詩依韻二首

送姚學博掌教池陽

爲林封君賦孝思卷

玉恩堂集目錄

三

送韓敬堂太史冊封便道稱壽

咏榴花二首

春花

夏花

秋花

冬花

海上觀月遇雨

和喻太守喜雨韻

松陵道中記興

登楞伽寺

靈巖

壽奉鳳樓侍御初度

秋日山行

登虎丘

鄧尉山

顧亭林中含讌集和馮京兆韻

贈姚四山文學二首

夜宿山樓

玉恩堂集目錄

四

曉發玄墓

訓陸君策孝廉見寄次韻

登小崑山內有新賜藏經

登虎山

天池

董墓

贈心源上人

送項東鰲大尹

蘆花菴

送楊大尹東野內召

贈陸元量次參四首

時公方宦豫章

送詹濟源歸府入覲

登惠山次韻

壽張山人十

龍井二首八

大江秋色爲燕鴻洲郡丞賦二首

時敝論去任

又送燕鴻洲郡丞歸省四首

詠黃甲燈

玉恩堂集目錄

五

壽張冲玄山人

江續石榮晉叅知賦贈二首

壽徐山泉大尹七十

贈蘊素上人

泃塔二首

送方山人游五岳

寒食汎舟盤龍塘二首

送陶別駕督漕北上

杜陵有料絲珠燈二架甚麗

贈陸自齋年丈六十

雙清菴

題草玄閣楊鉄崖舊廬

贈潘克菴方伯

泰岳道中一首次韻

送韓叔道擢楚藩

送趙廣文遷南成均

題書香餘慶冊

江村夜汎二首

玉恩堂集目錄

六

張玄州大宰公挽章

東峰觀月出歌

贈賈中丞春客年丈二首

錢塘懷古

題畫

送朱中宇謁選北上

九月雷電

雨聲

贈王銘池民部二首

時予本房所取士

陳司徒張京兆招飲

贈張與川太學八十

送顏嶧臯明府應召北上

景中樓

游古蕩二首

送高立峰太史服闕北上

懷年丈沈晴峰太史

虎山橋

山行次韻

玉恩堂集目錄

送王懷我令尹入覲二首

七

一雲山徐墓次壁間韻

贈蕭山尹沈廣乘年家丈

送王令君懷我歸武林

題松石老人圖

雲陽道中卽事

送廣文徐拱所令富民

晚宿長巷

青龍橋

送方山人

送進士王宗溪北上

謝郭同竹憲副借舫

壽孫南疇七十

謝陸自齋年丈

始邁

送趙撫臺雨懷丈擢少司空

三塔寺

送陳博士之東陽

玉恩堂集目錄

游黃耳祠

賀張葵所明府誕辰二首

木蘭舟四首爲姚叅知華麓丈賦

贈劉直指

贈楊給諫宜菴

別栗宮監

懷陳司徒應虹年丈

壽蔣州倅石城六十君僑居金陵

題貞孝卷

八

贈許郡守繩齋濬河底績二首

贈曹嗣山藩伯晉擢都憲二首

壽鄭晴川表叔八十二首

過留城

贈龐渾成典幕海上時承委加濬郡河

壽馮母姚孺人六十二首

壽俞雲鍾文學六十

送許侍御惺初督刷之南畿

塘橋夜泊

玉恩堂集目錄

九

春日姚孝廉伯仲招飲舟次

泛泖

贈楊戶部

夜行湘湖道中

贈昭慶能上人

送朱學博擢南雍典籍

禹陵

南鎮

送郭知慕擢山陽丞

贈金吳逸山人

壽吳起潛太學

賀趙寧宇中丞滿考二首

撫臺趙寧宇考績蒙恩二十韻

贈陳楚石操江召還北院二首

贈玄洲喬年丈二首

贈陳光宇撫臺二首

碧潭晚渡

六景皆在黔中

一山擁翠

玉恩堂集目錄

十

三水拖藍

白雀鳴臯

玄宮倚壁

武場畫角

尹公權尊人留偈坐化詩以輓之

悟石山人如余造一石壁有飛來勢可奪天

工賦此贈之

卷之六

賀趙撫臺寧宇擢少司徒二首

贈李中丞養愚請告還家二首

贈周別駕

舟行遇雪次韻

崇陰遺愛送詹濬源使君擢憲山東

慈母重榮二首

壽嬰道人

送胡克菴郡侯入覲

聖俗

玉恩堂集目錄

十二

壽詹郡伯太夫人

水西臺

海天春曉歌小引

題姜女圖

贈詹濬源太守誕辰

秋江曉發贈傅召野令君應召

壽詹使君濬源

送周志齋中丞

題楊妃春睡圖

送詹濬源郡侯擢憲山東

題丹桂圖贈徐師菴

懷李對泉太宰二首

崇陰清和歌贈項華亭東齋

郭博士壽母詩

賦鷄贈孫南疇得子

懷劉晉川開府二首

謝潤州守王玉沙

于穀峰方伯以詩見寄次韻奉酬

玉恩堂集目錄

十二

贈倪方覺明府

贈鄧純吾同卿考滿承恩

送彭按察備兵薊門

夏至前一日自齋年丈携尊見在偕何士抑

諸丈小集得麻字賦此奉酬

春日携兒曉發示同游

贈曹兵尊嗣山擢廣東左轄二首

懷燕郡丞鴻洲時在潯陽獲拜封命

送李小樓邑博令崇明二首

壽張五鹿文學八十

登天馬山

陸君策孝蕪山莊

過虎丘

雲陽道中

惠山寺

題王仲山先生祠古松

過許野有懷

閬門雨泊

玉恩堂集目錄

青溪晚渡

日下雙綸贈畢司理受封

贈張海樵茂才

送陸中復進士

壽顧環峰隱君八十二首

輓喬玄州年丈

送新都孫上舍之南雍

題寶勝菴

海雲上人卓錫于此

贈海雲上人

十三

贈吳蘭谷太醫

西湖夜月

煙雨樓

錢塘懷古

富陽晚望

覽德樓遇雷雨

柳江書渡

登桐山有懷

分水道中似蔡幼公

玉恩堂集目錄

訪倪方覺明府不遇

倪方覺明府留酌賦謝

謝倪方覺明府再讌

游月溪寺

謝真人祠

焦山夜泊

桐江再渡

曾方伯梅凝初觀察唐太參王雲峰憲副江

玉菴學憲招飲柳洲亭

十四

江續石大叅招飲湖舫

王聞溪計部招同江續石大叅夜讌

謝王雲峰觀察屢次過訪

壽蔡幼公隱君初度

麟兒誕辰接家報寄勗

登樓霞絕頂

送畢白陽擢刑曹北上三首

贈李節之文學

遐壽齊眉贈郁九齋

玉恩堂集目錄

十五

送譚二府華南督漕北上

送郭郡博令嘉魚

曹嗣山撫臺鹿門純嘏詩六首

送張邑博之沅州

送許繩齋郡侯之河南兵憲二首

壽杜見垣隱君六十二首

贈張冲玄茂才二首

豈弟同聲爲劉海上令賦

海日初升壽金陵武弁

催耕鳥黃金桃爲王洪洲學憲賦

篤爲蓮子

蠟嘴紅梅

膠嘴孩兒桃

壽李澄川封君五十

送學博顧孝泉歸養

贈青浦沈濟川榮滿二首

壽吳龍池表弟七十

贈周宦峰巡釐二首

玉恩堂集目錄

十六

一品夫人申母壽詩二首

贈陳齊巖年丈

贈王學博

賀許繩齋太守榮滿

送上海令徐觀我擢職方二首

壽沈見屏封君八十

避暑南園得林字

贈沈內宇文學

夏日三竺禪房用韻

宋初陽移居僧舍相晤有作和韻

贈莫芳亭

小序

避暑顧園得園字

夏日集三玄上人精舍得陰字

壽王仰槐封君八十

荅贈王瑞湖

贈杜敬新封君二首

淨六上人鑒石治道以便游客詩以壯之

贈鄭躍淵

王恩堂集目錄

贈桂巖黃明府二首

贈沈竹里山人

壽王碧梧太醫八十二首

游李柱史園二首

時正立夏日

崑山道中

虎丘送別

壽徐母五十

寄友

題曹位宇年侄山園

紹興塔山偶成示水輪上人

盛吏部惠花紅口占爲謝二首

壽何孝廉尊慈七袞

賀繩齋許太守報政

盛園賞刺桐吏部復有紅衣之約三首

畫衣二首

出塞

疑航爲陳鍊師賦

孫玉陽司理奏最

王恩堂集目錄

贈許侍御惺初

壽王襟宇文學尊翁七十

東海爲霖歌

小引

復過寶勝菴二首

贈尚寶徐繼齋二首

送鷺峰上人掌記之金陵

送莊赤雉國博

夜行

夏日訪孫漢陽留酌次節之韻

卷之七

文

送胡克菴郡侯入覲序

賀郡侯喻楓谷報政序

賀詹濟源太府考績序

匡容所郡丞贈行序

贈傅兆野邑侯入覲序

送邑侯傅兆野應召序

玉恩堂集目錄

十九

贈上海顏澤臯明府考績序

賀項東鰲明府考績序

送徐檢吾司理擢南戶曹序

賀司理李中石應召序

送邑侯東鰲項公應召序

送觀察秀南彭公之薊門備兵序

斗山遺仰序爲姚學博作

賀楊世叔兩尊人孝節同旌序

清風化雨圖序爲上海令仰亭許公贈

殷趙二老師律選序

楊宜菴都諫疏草後序

壽申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壽詹郡伯太夫人七袞序

賀陸敬齋大叅五袞序

官保大宗伯平翁陸老先生九袞壽序

京兆勅齋馮先生八袞壽序

壽吳川李少府公八袞序

壽莫母唐淑人七十序

玉恩堂集目錄

二十

壽唐母金孺人六袞序

徐母于太孺人七十壽序

卷之八

文

賀郡司理孫玉陽明允奏成序

壽王明府留菴年丈八十序

壽孫南疇七十序

送徐觀我邑侯晉擢職方序

壽王母何太宜人九十序

送邑侯瞻白俞父母入覲序

表

世宗肅皇帝升附禮成奉慰表

時翰林院庶吉士

跋

錦源劉先生硃卷題辭

澤國敷庸詩冊小跋

隴西世寶後跋

記

青村所復舊制免漕運碑記

玉恩堂集目錄

三十一

郡司理白陽畢公去思碑記

贊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

時翰林院庶吉士

棠陰紀盛圖贊

有序

希隱岳先生像贊

丹崖鄭公像贊

姚四山徵君系圖贊

都諫陸阜南公民運疏序贊

唐氏謚孝烈陳節婦贊

有序

傳

馮廷尉南江先生傳

墓誌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致仕遼陽劉大

夫澗南潘公墓誌銘

王母楊孺人墓表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雁山李公

暨配贈恭人姜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陳門節婦謚孝烈唐氏墓誌銘

玉恩堂集目錄

三十二

明故孫母王孺人墓誌銘

勅贈文林郎臨海縣知縣沐齋李公暨配封

孺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行狀

誥贈奉政大夫春山喬公暨配封太宜人儲

氏行狀

贈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碧峰金公配

封太恭人管氏行狀

卷之九

行狀

明故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中

江莫公行狀

明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玄洲喬公暨

配誥贈宜人周氏行狀

誥封奉直大夫南京車駕司郎中寶山俞公

行狀

明故從仕郎武英殿中書舍人師菴徐公行

狀

玉恩堂集目錄

卷之十

附刻碑文誌狀

玉恩堂集卷之一

雲間林景陽

奏議

請重脩大明會典疏

題爲泰道方亨 國家開暇懇乞

聖明及時脩輯成憲以垂永圖以光

繼述大孝事竊惟帝王君臨天下議定法于廟堂

之上示人以有尊也頒紀法于邦國之間示人

以可守也故事不師古則無以建皇極而觀成

玉恩堂集卷之一

法不畫一則無以同民心而善治唐虞之典謨

夏商周之典則訓誥率是道也則雍熙泰和之

盛所由致也我

朝

二祖開基

列聖續緒代有制作惟

大明會典一書挈領提綱鉅細畢舉

兼該益我

宗敬皇帝集

昭代典章之大成視唐虞夏商周之爲烈也萬世子孫所當恪守而不易矣然其間所載者上自洪武戊申下止弘治壬戌自是而後年逾六紀事歷

三朝體統之大者有革有因度數之詳者或損或益無之建言之士炫耀以爲奇任事之臣紛更以爲悅行一令也而此甲彼乙設一官也而朝東暮西奏牘滿乎公車簿書盈于几閣未流之弊將有無所措手足者若不及時整齊之何以

王恩堂集

卷之一

二

肅紀法而示臣民哉恭遇我

皇上

岐嶷天成

英明夙啟

登極一詔首以遵

祖制爲言

聖謨洋洋善繼善述之盛心也矧

嗣御以來

緝熙典學而政本端

勵精圖治而遠人服輔臣同寅以勵翊儒臣殫力以編摩邇聞

兩朝實錄漸次告成正

國家閒暇之時也昔人所譙讓而未遑者謂不有

待于

今日哉伏乞

皇上上念

累朝貽謀之重下思

奕世繼統之傳

王恩堂集

卷之一

三

特勅內閣發金匱石室之藏括

三朝六紀之籍命官分局類事歸曹或揆之天理

或酌諸人情或仍其故而釐其新或矯其偏而

反其正俾兵民利弊井然有條禮樂章程燦然

不紊彙爲

當代不刊之成憲以續

會典未備之全書頒布四方通行遵守則內而百

司庶府咸知

上章之孔昭而不敢倡異說以駭俗外而撫按諸

泉咸知

國是之攸定而不敢創新法以愚民上下相安遐
邇一體雍熙太和之盛視唐虞三代其比隆矣
我

皇上繼述大孝將不有光于

列祖與再照官必有職職必有事隨事而紀錄者謂
之掌故今之諸司冊籍非不多也或汙漫而難
稽條貫非不繁也每勢雜而無統官病于遷轉
之不常吏弊于彌縫之太過乃其散逸而牴牾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四

者不知其幾矣如是而望人知守法也得乎伏
乞

勅下各衙門于司屬等官擇其才識通明器局遠大
者各因官而授其職各因職而討其事凡昔所
已行而暫停及今所見行而未妥者分門別類
原始要終一如四司職掌之例仍送堂上官叅
互古今劑量可否然後造爲二冊一留衙門以
立成案一送

內閣以備採擇則筆削合輿論之公經

人心

之當事易集而不勞法一成而不變矣臣等又

唯文獻通考一書乃先臣馬端臨著輯以續通
典之所未備者誠經濟之具也迄今又越三百
餘年其間變通張弛之故闕然莫之或講方

今車書一統寧非竝當究心者乎伏願

會典告成之日

申勅儒臣續加編纂俾數千載憲章制度一開卷
而在目中則考古者有所依據準今者有所適
（從天下咸稱曰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五

大聖人之所作爲誠有垂之萬世而不可朽者矣豈非
熙朝一盛事哉臣等待罪該科職司典制管窺一
得輒敢冒昧陳

請伏惟

陛下留神賜省臣等不勝惶悚祈禱之至緣係泰道

方亨

國家閒暇懇乞

聖明及時脩輯成憲以垂永圖以光

繼述大孝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崇脩實政以裨安攘大計疏

題爲武備方飭玩習未釐懇乞

申飭大小臣工仰欽

明旨崇脩實政以裨安攘大計事臣聞法久則人必玩故貴有明作之功文盛則實必衰故貴有綜核之術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此言武事之當講誠不容一日少懈也矧天下無不可振之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六

法而亦無不可回之風欲飭武備者在乎以實心脩實政耳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朝乾夕惕勵精圖治一時文武大吏

祇承

德忘協贊

廟謨故疆圉之間三貢告成諸酋效順東俘王虜西

殄絲蠻嶺表蕩平海氛寧靜即舜之征苗文之

伐密武功之競不是殪我

上猶安不忘危嘗形諸

明旨有曰近來武職頽靡武事廢弛已極於諸臣題

奏事件一則曰着實舉行一則曰務着實行蓋

真灼見時弊而深懷隱憂也臣待罪該科伏觀

聖綸嚴切思有以報塞而未遑乃繕閱章疏稽查冊

籍但見題覆雖侈而奉行者率目爲虛文奏繳

徒勤而攢造者咸踵爲故事稽其文則是校其

實則非以故議論愈繁而寡效章程日密而罔

遵近者稍稍脩復

祖制人遂以爲厲已求其實心任事以弭變於未然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七

也可多得乎此無他良由姑息久而

國法不伸習染深而人心不信有爲者招謗而無能

者幸免也臣愚以爲秉軸運樞在

朝廷而提綱挈領在撫按巡撫以彈壓爲威巡按

以糾察爲職任不可謂不專權不可謂不重

天子所以不出九重而風動四方者恃有此也今之

撫按叨受

殊恩者固多而蒙被薄罰者間有亦既知所勸懲矣

第恐習俗之移賢者不免請再

中飭以新耳目以一心志各要仰體

皇上夙夜之裏匪懈懋建

中興內外交脩之業勿謂地方遼濶而閱歷之未周勿謂條貫繁夥而檢察之難遍毋以意見左而相猜毋以言論岐而求勝消其忿爭之客氣敦彼寅恭之誠心視我

皇上一令之出畏之如雷霆一政之行守之若菁蔡君令臣共上行下效以責之司道則司道以實應以責之郡縣則郡縣以實應一切因革事宜罔不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八

犁然振舉又何患武備之弛哉如其不然而封已養高剝民私殖比周爲黨欺蔽作好此則自棄于

聖明之世者也臣職掌所關武備爲切謹以得于見

聞所當嚴覈其實者析爲十款以

獻夫臣所陳非有奇謀遠慮皆昔人已言而未盡行與行之而鮮克終者但目擊時弊不容終默倘有可採乞

兵部議覆施行則於安攘大計不無裨益

備方飭玩習未釐懇乞

申飭大小臣工仰欽

明旨崇脩實政以裨安攘大計事理未敢擅便謹開
坐具

題

一覈勾補之實照得清理軍丁所以實營伍壯國威也軍政條例及節年題

准事例亦既詳且密矣立法非不嚴也勾到新軍存恤三箇月方許送營差操待之可謂有恩矣奉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九

勅憲臣分道而出宜乎勾解如法而軍伍漸克也臣管理存恤自三月迄今所收新軍不過一百七十餘名乃其幼小猥瑣老病羸孤獨零丁狀如乞丐者十居七八一加詰問則彼此串同牢不可破甚有連長解而包攬者送驗之後取獲批廻不旋踵而軍丁隨過矣軍逝而保歇被累又不免重勾矣其在京衛如此則在外衛可知夫一軍之解全戶之津貼長解之盤纏所費不下百金卒乃虛糜月糧無裨實用甚可駭恨及

查條例原有選揀精壯親丁及連妻小起解之文非謂苟且備數也今之勾解者果皆親丁乎果係選揀者乎果盡有妻小者乎良由殷富之家百計買間里胥之輩千方作弊往往雇募亡命棍徒以克之如前所云安有固志而得生聚也竊惟

祖宗立法各省按察司有清軍副使各府有清軍同知設有專官責成必重今皆視為虛文漫不加意以故奸謀熾而弊孔多頗廢若是極也合無

王恩堂集

卷之二

十一

今後御史不必專差

特賜申飭撫按嚴督司府等官奉到軍單務要殫誠覈實選揀精壯親丁及當房妻小僉照相應長解正身起解其文移掛號由府而司由司而撫按如臂指之相使本部查驗真確方准收存其在外衛亦要撫按衙門驗收如有前弊即便駁回五人以上仍將各該司府叅究而於收軍衛分又必申通景之條重遊亡之罰其各衛所經歷吏目有管幹管工等項別差希圖覓利陞賞

而本等職業付之不問者是所謂舍已田而芸人之田也亦一體禁止裨脩厥職庶人人皆知所儆而清勾不虛矣再照各邊每年繳到軍務文冊有一鎮迨故幾至二萬人者不知又何以補之假令所勾不能償其所亡又何惟乎邊備之日就單弱也此尤籌邊者所宜悉心經理者也伏乞

聖裁

一覈比試之實照得武職襲替

王恩堂集

卷之十

十二

國家所以重軍功而延世賞也其應襲官舍自有定例無容議矣然比試一節

祖宗朝未嘗不嚴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十三年復舊制再比試不中仍令食半俸三試不中者發克軍又一款武職自來不曾比試者子孫襲職俱任俸三年夫嚴駁於授官之初追罰於繼世之後匪特以名器貴欲較其長技以責報効也故比試之日各衛五府堂上官各一員錦衣堂上官一員

一員而又以內官監之初試馬步弓箭次試擊
畧法至詳矣以故應襲官舍或知習武藝讀兵
書義理頗明氣節亦壯先輩嘗有握大兵建奇
功者蓋其自待誠不輕也因循日久法紀漸弛
以襲替爲定額以比試爲虛套步射之規廢而
專用騎矣諳曉文義之人鮮而有不識丁字者
矣建言者雖屢申明而當事者猶存姑息掉臂
而來授官而去此等齷齪庸流安望其樹勛而
報

王恩堂集

卷之一

十二

國也臣于四月內曾赴教場監比見有逸馬而墜
者有未及開弓而失箭者乃報中鼓聲譁然不
絕沿習至此有同兒戲臣將掌號鼓手責治一
二人始知稍飭然步箭卒未易復也大日赴試
中府其間僅成文理者百無十人餘皆籠諸書
寫甚有曳白而出者亦無可奈何矣今倖倖之
例尙存也而再比三比之例罔聞焉豈
祖宗立法初意乎臣愚以爲與其責備於臨時莫若
練習于有素自今合無

申飭撫按衙門嚴督各省都司責令各衛掌印官
查出應襲官舍俱赴學肄業併習騎射每遇撫
按官按臨下操之日隨班操演果可進取方准
保送如未經操演者不准此雖
會典之所未載而例可因時議起者也及其赴京
比試斷自萬曆五年爲始務要查復步箭舊規
先馬箭次步箭次校文一視武舉之制而少殺
焉其再比三比不中者恪守

王恩堂集

卷之一

十三

成憲罰不容貸毋更萌姑容之念毋曲爲遷就之
說庶幾人知畏法而倖得之心不生人皆重官
而向上之志益勵鷹揚可望而干城有托矣豈
獨名器不濫倖糧不耗已哉伏乞
聖裁
一覈月糧之實照得
國家撫養軍士歲漕粟四百萬石以實京通二倉
所以重積貯而固根本也放舊存新按月關給
人懷渥惠矣近見軍士所支月糧堅好者固多
而濫惡者不少紅腐朽蠹人不可不察

草土每石不值二百文錢者蓋由數年以前漕
規大壞初運入倉已是不堪無之年久愈頽勢
必蒸泄故至此耳夫糧徵之私室而納之公家
百凡耗贈之費舟車之資與夫輕賫等項銀兩
秋毫皆民之膏脂而軍士不得一飽良可慨也
邇四五年來漕政整飭無漂流無挂欠度今見
貯太倉之米約有七年之蓄卽漢文貫朽粟腐
之富何以過之使漕歲如其數則舊者未除而
新者復聚待用于七年之後能保其必需實惠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十四

也況今東南竭于供輸運卒疲于奔命不稍爲
通融之法恐漕者徒勞食者鮮飽豈非膠柱而
鼓瑟哉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端有望于
今日也合無

勅下兵部詳議移咨戶部通查各處漕糧隨其原派
多寡定爲分數每年本色若干折色若干軍士
支糧某月本色某月折色上上不虧國下不
病民除所輸本色自有議定其折色一
節出納盈縮之宜尤要參酌

門及折直等處撫按實心遵守夫然後徵於民
者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散於軍者多一分則
領一分之實此正

明旨所謂本折通融支放事例蓋軍民兩利者也且
餘銀可以備邊運事可以番休一舉而三善備
矣若嚴禁改折乃缺乏之時不得不然是在司
國計者隨時轉移耳再照賞賜冬衣布花

朝廷所以播挾續之仁也臣嘗于萬曆二年給散
一次所據布疋稀鬆綿花般雜皆無實用軍士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十五

所得沾沾喜者惟此折色銀耳臣竊以爲折色
銀兩未易改圖以後合無

申飭撫按督解本色務令有司如式驗解不許棍
徒包侵解到之日驗糧廳從實估驗方准交納
如有仍前以籠紕不堪搪塞者聽巡視衙門照
例送問原物發回另解仍將本地方官叅究庶
人知儆懼

朝廷賞賜之典不爲虛惠矣若蒙斷自
裁盡改折色則民不勞而軍有益乃

聖世浩蕩之恩也伏乞

聖裁

一嚴操練之實竊照京營之制

國家所以演武事而防不虞也今設我政府以統之總以勲臣一員協以大臣一員副將而下體統相維彼此相制而又有科道以巡視之制甚詳矣春秋二季依期開操比年一小閱三年一大閱而舉刺行焉法何其密也然搜求太過則將領抱洗垢索瘢之冤教習或疎則軍士鮮有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十六

勇知方之效何也詳在上而不在下也方今在營之軍不滿十萬除老疾幼小及常川做工者無論矣其號爲強壯者果皆能親上死長靡室靡家乎果皆能披堅執銳不測不克乎果皆能目習旗幟耳習金鼓乎卯而集已而散連發數砲而一日之事畢矣總計常期一歲不過六月一日不過三時如是而望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胡可得也今後乞

總協大臣務嚴撥工之禁杜私占之門查禁嚴武

永樂年間操法大約五日之間二日走陣下營

三日演習武藝其走陣下營必號令齊一指授嚴明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鼓動則行金鳴則止如書之所謂不愆于六步七步可也其演習武藝必整備器械厚募教師如舞刀棍牌之方挽弓併鎗之法分隊而習合營而校如詩之所謂踴躍用兵可也既有成效又必選其精銳者爲一等稍次者爲二等比照家丁之例遞加優給復選謀勇無資將官若干員領之使上下相孚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十七

恩義相結則將有鳴劍抵掌之風士有投石超距之氣而常勝在我矣至若車以防衝突馬以備馳驅皆營中所急需者今車既造矣尤必練之使熟於縱橫闔關之宜馬非乏矣尤必練之使熟於聲控進止之則夫然後人與器相習車與馬相依開操不爲虛文而緩急有備也臣又聞之帝王之道以全取勝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今欲操練而我器不除其可謂之有備乎國家監甲有廠兵仗有局造作不如法有例誠思

患預備之良策也承平日久軍器少用委官監造冒破居多以故每年所製盔甲等項及天下軍衛有司解到弓箭鎗刀等項大都不堪雖有科道驗收不過觀其麓畧猶念道遠費多亦不一揀選積之數年幸皆朽壞鏽鈍所謂有實費而無實用者此也近該戴給事中親見其弊條例具題已經覆行天下如式製造外但人情樂簡便而憚紛更恐應之者不以實則亦空言耳合無

王恩堂集

卷之一

十八

勅下兵部移咨工部再行

申飭各撫按衙門嚴督軍衛有司毋以戎器爲可忽務以

明旨爲當遵諸凡歲造盔甲等項之類逐一試驗合式方准起解如有因仍故套者聽該管科道駁回叅問庶兵甲堅利而操練有實功矣若乃隨時制宜酌定規則使軍自辦而官責成焉則又權以濟經之術也伏乞

裁

一嚴武舉之實照得

國朝武科之設與文舉並行將以延攬英雄而備養將帥也初時法制猶未備累經先臣題請品式漸周恩禮稍厚意甚善矣但收錄之數太狹推用之途不專以故致身顯廕者間或有之而皓首淹抑者不終無也何也蓋收錄太狹則無以盡踴躍之材推用不專則無以作鷹揚之氣相沿既久此舉將視爲虛文甚非建言設科之本意也臣觀前代故事唐增置武舉遂得郭子

王恩堂集

卷之一

十九

儀以成再造之功宋詳定武舉遂得令狐挺以除儂智高之亂古者豪傑之士感恩思奮類如此今幅幘之廣億兆之衆混跡于武弁跽伏于草莽者何限雖未必皆郭皆令狐其人豈無傑然而出以赴功名之會者乎夫求相既不外乎文科則求將宜不越乎武舉合無自今開科之年移文兩直隸十三省巡按御史廣蒐博羅賢典優給至其會試也仍分邊方腹裏如南北之式以藝精氣壯爲先以摘革繪句爲次更

其名數以收驍勇毋偏重世胄以遺寒微中式之後卽與考選薦舉相參焉因資而授隨才而使或處以行伍之長或寄以方面之司器識宏遠則畀以邊疆之重任助庸懋著則晉以督府之崇班不必咨送軍門委之廢棄則人人得效其所長不至有白首下僚之嘆而爭自濯磨以圖報効矣此武舉之所當重殆與比試一節相爲用者也訪得近來各營標下有各色把總有納級鎮撫夫名色把總非游手好閑之徒卽鷄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二十一

鳴狗盜之輩所在假托以逞括剋之奸者如薊鎮之陽春是也然各邊寧獨一陽春而已乎納級鎮撫非貴寵之子弟卽罷閑之吏胥所在鑽刺以遂溪壑之欲者如常州之須調元是也然天下寧獨一須調元而已乎此而不懲其爲兵戎之蠹不小伏乞

勅下兵部宣諭內外鎮臣痛自脩省嚴行驅逐毋以便私圖而出庇毋以習便令而姑留其中軍頭目止許選用官舍而不許白丁納級事例止許

以榮終身而不許管事則武職仕路庶乎肅清而冒功竊祿之弊亦藉此少杜矣伏乞

聖裁

一覈警報之實照得沿邊一帶逼近胡虜地里廣袤守備單薄所恃以知敵之形知敵之勢而吾得制其命者間諜耳故有曰尖哨有曰夜不收草行露宿忽如風雨使敵莫測吾之所之而敵無遁情者也往時所用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遠探賊管者有之潛入羣醜者有之千方百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二十一

詭神出鬼沒而爲之帥者豐其犒賞厚其耐報以鼓舞其心故人皆用命而虜不敢南牧今時則異然矣居逸爲勞掩虛爲實或賊未至反妄言以希功或賊已入却高卧而不覺如昨歲遼東之報聲言大舉上廕

聖裏而虜竟杳無踪跡近者古北口之報逾牆荼毒損軍折將而主帥顧漠然罔聞者則實用間諜爲也何也以擇之不精養之不嚴察之不嚴而責成之不信也近見各處塘報在官則

曰據某兵備道某呈據某標下夜不收軍某稟稱在總兵則曰據某路叅將某呈據某臺堡夜不收軍某稟稱是虜人之動靜三軍之進止一待命于此輩乃偵探不確傳報匪真何惟乎詭以傳說相率爲詐而坐失事機之會也查得大明律內守備不設飛報有失二者厥罪惟均正欲謹烽燧而戒不虞也自今合無

申飭各邊文武重臣務要加意遴選設法檢察必其精力健捷者而後用之奔走必其膽畧沉毅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二二

者而後委以腹心又必定爲賞格或每年通論而優賞或三年類查而超擢設或死于非命則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夫古有懸千金之賞而募得死士者體勞既異規避必真先知則有備有備則無患兵法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此之謂也如或因仍故智襲守虛套勇無幾何動稱數十萬衆而虛張聲勢以邀零散之賞勇既入境敵人攻堡尚且隱匿含糊以掩僥幸之失此

等奸徒悉聽各邊諸臣應得其狀按法處治不容少貸若諸臣不思痛自濯刷亦利其譸張幻妄以爲己冒功脫罪之地朦朧上

聞此則瞞

君誤

國莫大之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亦聽彼處巡按御史及該科指實叅

奏度人心惕勵而欺玩可革也伏乞

聖裁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二三

一嚴弭盜之實照得

國家之制在京則有巡捕營在外設有巡捕官凡以杜竊發而遏亂畧也近者捕盜條格節次申明

嚴旨屢頒森然可畏宜乎令行禁止而道不拾遺矣乃却庫越獄在在有之此豈

聖世所樂聞哉臣愚以爲追捕于既發之後者治其標也消之于未然之前者治其本也今世稱清明而盜賊猶未屏息者則以五蠹之未除耳五

者何曰貪殘之害政也曰妖異之禁典也曰打行之橫出也曰賭博之公行也曰奢侈之太甚也此五者皆盜之所由生也夫民得所則不思亂今之爲政者以循良爲闢耳以搏擊爲風裁誅求竭乎膏脂羅織深于箠楚饑寒切體廉耻頓亡如是而欲民委命以待斃胡可得哉故貪殘之未除致盜之機一也民務本則不惑于邪今之僧尼道士十伯成羣焚脩爲業私剽庵觀以圖利愚弄閭閻以爲奸如往年王志學近日

王恩堂集卷之一

王西

李一真章

盛世所宜有也故妖異之未除致盜之機二也民知守禮則心不偷今之海內薄惡成風儼捷是習輕生好劍之輩充斥於街衢利口健訟之流聯結爲心腹此而不禁刑軻聶政之禍可鑒也故打行之未除致盜之機三也民有恒業則各安其生而無求今茲無籍棍徒持梃執袂以爲歡呼虛縱博以爲樂朝上春無事時其誘誘良善設騙貨財及其一旦而

也故賭博之未除致盜之機四也名分素明則民志自定今者仕宦之家衣不曳地而富民墻屋被錦繡世祿之長食無無味而戚獲飲饌尚珍饈轉相效尤則力或不繼謾藏誨盜則禍起不測故奢侈之太甚致盜之機五也有是五者而不能禁于未然則勢有必至故依山者阻山爲險負海者蹈海爲亂小則明燈執仗大則劫庫攻城紛紛而起愈捕而不可滅也今之治盜者不過曰盤詰曰巡邏曰團保甲然而行實事

王恩堂集卷之一

王五

者則少臣往年奉

使攬陸路經過之地惟見北直隸真保及河南磁州等處規度整飭過此以往曾有一人守把關津者乎是盤詰之懈弛可知矣臣嘗聞石州之變先數年有胡僧募緣鑿山開路近日建昌王府之寇乃工匠爲之潛通則奸細誠不可不防也水程由大江而行亦惟黃蘗之間舟伍齊備號令嚴肅自留都而下以至漕河等處綿延數千里曾有一船爲之哨守者乎是巡邏之懈弛

可知矣邇者輕齎銀兩往往抽封被劫而商民船隻失事不聞者更多則禦暴誠不可不密也以至保甲之法每見司道移文舉行而應之者不爲吏胥開騙局則爲里老啟弊端沿門書罵惟懷科索之私挨戶稽查徒咨騷擾之害及其有警未聞協力而出被髮而救者又奚取於保甲爲也此有司所當首爲究心者也合無

申飭撫按督令司道府縣等官視國如家視民如子仁以聯之禮以節之潛消其致盜之由政以

王恩堂集

卷之一

二六

道之刑以一之振作其捕盜之法則無事而安生先事而有備盜賊將自是屏息矣斯清源正本之道也否則

明例昭然罔有攸救乃或相率欺蔽以干

上之罰悔何及哉臣復有過慮焉淮揚之間其人悍勁而連遭胥溺之災河間順天等處其地遼曠而不免其吞之苦無之盜徒出沒潛運經行設

實

廟堂之上所宜亟爲預慮者幸弗以爲迂也伏乞聖裁

一覈功罪之實竊惟

朝廷之賞罰乃天下視以爲勸懲其在軍政關係

尤重我

皇上中興

英謨獨斷奏捷者賞陞不吝失律者降黜必加

恩威昭布一雨露雷霆之無私矣然賞罰之權雖

在

王恩堂集

卷之一

二七

上而功罪之報則在下今撫按之所據者司道也司道之所據者將官也撫按司道俱未嘗親履其地目擊其事彼將官者大抵皆貪功畏罪之流貪功之心勝則互相欺罔畏罪之念多則競爲蒙蔽臣聞塞上之戰馳驅沙漠之場雖時有執訊獲醜之捷而掩敗爲功者不無也海上之戰飄忽波濤之中間亦有沉船俘馘之舉而捏無爲有者恒多也乃司道不察報之撫按撫按不察奏之

朝廷後卽有覆勘之章歷時既久真偽愈淆無以
豪富鑽求奸猾彌縫益遂其計卒使有功者無
聞甚則反以抵罪有罪者獲免甚則反以微榮
軍士含冤偏裨喪氣此等積弊誠可恨也頃兵
部議上賞格伏覩我

皇上既賜允行又以兵敵衆寡斬獲多少等第當別
責令風憲紀功官隨管查驗凡以報功之當否
所係匪小也邊鎮諸臣寧無聞

命而思惕者乎臣愚以爲自今各宜仰遵

王忠堂集

卷之一

三十八

明旨將官以禦侮逐北爲先而司道則協恭贊理撫
按則調度督察毋令攘首級以冒功毋令飾虛
詞以文罪看驗必明覆查必實我

皇上儼然臨之而賞罰行焉有功卽陳還不遺有罪
卽驕貴不免如是則人心奮而士氣振矣再照
將官之賢否視撫按之舉劾古之所稱將才有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有驍猛絕倫所向無敵
者舍此卽繩趨尺步小廉曲謹皆所不與而况
如願指氣使倖仰奔走庸鄙夫之所爲乎

之論將者但取其浮名而不究其實
爲容者嘗蒙顯褒慷慨負氣者輒至貶抑或一
人也而朝由暮陷或一事也而此是彼非或以
內地論罷矣未幾而用之邊方或以總兵議斥
矣未幾而陟之督府夫舉與刺不兩立也始而
撫按刺之是矣已復用之者何歟繼而不兵舉
之是矣始不免棄之又何歟彼文職亦

朝廷官也一經指摘不復叙用卽將才未可例論
然一時之舉措有若轉圓而撫按之彈章無嫌

王忠堂集

卷之一

三十九

矛盾如之何其勸且懲也乞

勅兵部今後遇有撫按舉劾尤宜悉心查訪必其實
有經畧之壯猷而後可以議陞必其實有違犯
之重科而後可以議黜不得一槩徇情混覆以
致政體有乖爲撫按者亦要詳加評騰廣爲詢
謀取其大不苛其細養其志不挫其鋒毋惑于
一己之愛憎毋動于一人之毀譽若至喪師辱
國決不少有假借廢功罪明賞罰實謂所混淆
枉濫之弊可無煩

珍慮矣伏乞

聖裁

一穀邊儲之實照得各鎮建置倉庾以貯王客兵餉所以廣儲蓄恤邊軍即古實粟塞下之遺也既設官撥以典之通判以監之矣而復註選戶部郎中一員以督理之蓋以錙銖盡出于徵科顆粒悉由于輸運恐虛耗之爲患故登記必詳恐折損之爲虞故關防貴密郎中之設正以慎其出納調其盈縮俾利權撙之度支而督撫等

玉恩堂集卷之一

三十一

官不得以自專也相沿日久漸失其初上下雷同互生奸弊于是有受貨賄而虛出通關者有覲美餘而巧爲扣除者有轉輾那移以補虧欠者有侵尋蒸滷以致朽敗者有不鈴束將領而任其尅減者斯數者皆邊儲之大蠹也夫軍士在邊辛苦萬狀供瞻望之役親畚鍤之勞賄領養之費重稽朋之追即使月糧料草依期散給猶懼不堪乃詠求大過腹削日深所得本色則紅腐而不可食者有之所得折色則短少而不

穀直者有之以故身無完衣腹不宿飽雖幸免殺戮之慘實未蒙惠養之休無惑乎所在嗷嗷不知有生之樂且兵馬之數漸少年例之需日增苟非耗蠹將安用之邇者

朝廷洞悉弊端特允戶部之請通行各鎮稽查兵餉自往年定額以至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及互市撫賞脩邊等項一一比照上年孰減孰增造簡明之冊或按季或歲終依期解報而又嚴舉冒破之誅發遣梟示則宿弊宜無所容而人心

玉恩堂集卷之一

三十二

宜惕然震懼矣矧當

欽命閱視之期諸凡錢糧似皆燭照數計而無遺者以臣觀之積習難除利孔難塞飭廉隅者固有而懷溪壑者亦多豈無串商侵盜如延綏鎮劉畿其人者乎豈無恣意攘竊如遼東鎮王念其人者乎又豈無挹損虧折如宣府吳巡撫所論者乎其間不可不深察而嚴爲之禁也伏乞勅下兵部會同戶部再行申飭又必查照律例刊爲榜文督率司官堅心遵守毋覓刀圭之環

可得也再乞

申飭各邊巡按御史虛心詢訪嚴示戒諭文官以
廉明爲本武職以撫恤爲先每年查盤邊儲糧
必倒倉驗斛銀必拆封驗秤毋憑紙上之虛文
毋了目前之故事庶那東掩西以無爲有之弊
可盡革矣其諸一應蠶食之徒悉行驅逐耗財
之端併爲停罷亦安邊足餉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一覈邊工之實照得邊牆之設所以設防禦外

之防是故乘時脩築不容已也頃者廣酋叛款
國家閒暇邊臣銳意興創一時雉堞連雲墩臺門
峙屹然成保障焉功緒良可嘉矣然工作之興
必資乎軍士軍士之力必係於生養今以築邊
者言之燒造輓灰則手足爲之盡瘁採辦木石
則筋骨爲之極勞晨起暮休則風日磨其肩背
星行野宿則霜露裂其肌膚且月給之糧不時
則沃釜而待炊者居半鹽菜之銀不裕則枵腹
而執役者恒多或追補課程而嚴刑以聚歛或
指稱供應而設法以誅求無之司道沽名速化
將領阿意邀寵有一工原估二百金而剩餘三
之一者矣有一役原議三年之久而報完不及
期者矣豈知節縮太過則工作不霑毫末之償
程限太嚴則疲卒益罹箠楚之苦此等情狀邇
閱視大臣觸目激衷必有陳於

皇上之前者臣聞王者不盡民之力今訪諸人言蓋
民力可盡不可繼之時也夫築邊本於衛民乃
邊未告完而軍已罷病至此若不稍爲調劑臣

恐閩外之憂不在虜酋而在蕭牆之內矣合無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酌其衝僻之宜定其先後之序
而於工之不甚急者量行停緩矧茲

皇威震疊虜不渝盟卽有工程必先加意驅軍務從
優恤而後責之盡力以漸脩舉毋慕節省之虛
名以賠股削之害毋行欲速之苛政以逞敲朴
之威工完之日仍

題遣司官一員親詣覆勘如熊秉元往延綏故事
逐一驗報若有捏工冒破如石總制所論匡潮

王恩堂集

卷之一

三

等峻刑科罰如王侍郎所論吳昆者輕重處治
不少姑息則軍士感恩趨事可收不日之成功
矣此之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臣愚又有
說焉禦戎之道曰守與戰先年建議八事亦以
脩築牆臺訓練兵馬並言蓋二者不可偏廢也
乃今奉行諸臣但曰今日脩某牆明日築某臺
不聞曰某處訓練兵若干某處練馬若干此何爲
也哉且軍伍日耗所存無幾使復以版築之務
而盡奪其操縱之功竊慮刀不恒持則手割陣

不素閑則目眩設虜四突難阻雖有金湯之固
天險之崇豈能守也請再

申飭各邊總督會同撫按衙門議處就于見在軍
士從中挑選列爲三等其最老幼者汰之其稍
次者分別遠邇專事脩築其最强壯者另聚一
營豐犒而厚綏之統以驍勇之將令之日習訓
練其數有未敷或取諸餘丁或取諸召募悉聽
便宜措置如是則強者養其氣弱者效其力戰
守無資邊工不爲徒費而長城益增之使固矣

王恩堂集

卷之一

三五

伏乞

聖裁

聖旨兵部知道

條陳科場事宜疏

題爲

改元伊始秋試屆期懇乞

明申飭科場事宜以掄真才以隆

政事竊惟爲政以得人爲先取人以科目爲重
科目者

朝廷選士之正途而士君子榮進之階也我

朝設科取士其制固盡善矣邇來節經言官敷陳

部臣議覆比之

先朝尤爲明備以故人知守法而得士稱盛焉矧我

皇上嗣登大寶百度維新孰不思自奮庸以答

帝簡但情恒忽于相沿而法貴嚴于更始苟防範少

疎將巧僞漸滋清脩蒙詬其爲

盛治之累不淺也臣待罪該科謹摠見聞所及條

玉恩堂集卷之一

三六

爲八款開坐上

陳如蒙

勅下禮部再加參酌若果臣言可採乞

賜通行兩京十三省當事臣工務要誠心體

國着實舉行則俊乂有彙征之休邦家獲維翰之

助矣緣係

改元伊始秋試屆期懇乞

聖明申飭科場事宜以掄真才以隆

新政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防透漏臣聞之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言幾之當謹也況主司命題校士曷敢不孔愆乎間有需次將及求工試錄而預擬者亦有夤緣之徒拜投門生而請教者一爲左右所窺其幾鮮不洩露或不才子弟因而銜售干人以致興謗未可知也雖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其能免不密之誚乎臣愚以爲欲主司之自完莫若令其防檢之有素其命題也必待舉子入場之日會同房考隨手揭書而定之母得先期鎔鑄則彼此皆無成心卽有善伺者不得睥睨其間而謗亦無由起矣伏乞

聖裁

一核互看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此言任事者貴同心以共濟也今酌考官之用革限卷之弊已經題奉

依但兩京同考無用教職及附近有司意氣每不

玉恩堂集卷之一

三七

相下則所謂覆檢別房落卷填名不得論官者未盡遵行也臣愚以爲隨房分卷實出無心其偶優劣不倫亦勢有固然者苟互看之不嚴能保無眼迷五色之虞乎故必錯綜而繙閱之勿以秦越視同官勿以桃李爲私物惟期爲天下得士焉庶幾一體相成不負朝廷設官之意矣伏乞

聖裁

一重後場臣聞之傳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故士

玉恩堂集卷之一

三十八

必有經濟之學而後可以膺濟世之任非徒以其文而已也今此多士豈無通達國體博洽如賈董者乎顧帖括之習勝則性理通鑑諸書尙有未識面者安望其通今博古也甚者各經轉換弊不可言矣臣愚以爲欲覘實學必責成于閱卷諸臣勿徇弔取之便勿憚遍觀之勞勿避互異之嫌一取正于總裁焉苟得經學之士雖前場稍有未稱必兼錄以寓激勸之機苟空疎雷同即使經書可觀亦不得槩取如是則剽竊

者絕倖進之望而人知實學之當崇矣伏乞

聖裁

一緝奸徒臣聞之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夫小人閃倏狡獪如隼之馱疾而靡定在制之得其情而已今主司皆文學之臣動遵桀黷寧敢少萌苟且之私哉然而一經揭曉羣喙呶呶人皆曰此落第不才者倡之也臣愚以爲不然蓋兩京之地五方游食之徒雜居於其間因事生風者每以科舉一事爲利孔而富

玉恩堂集卷之一

三十九

室庸流渺法希進則恒爲此輩所眩惑故有考官姓名未定而題意流傳海內者即其指稱情狀似爲可據乃考官則初不之知也此不惟壞士子之良心且玷主司之名節其爲害豈小小哉請自今當科舉年兩京十三省及各府州縣先期一二月內督令巡緝等官嚴加搜訪如有前項棍徒即便拿解官司不拘有無過付贓物及經營之人一體治罪庶小人知所畏而不爲微求之孔塞而主司亦得以永終譽矣伏乞

聖裁

一別蠹役臣聞之詩曰莫予弄蜂自求辛螫此言任使之不可輕也近年場中如搜檢之嚴席舍之章衣服有禁糗糒有禁以致燭硯等類莫不先輸而後給焉其所以待士者防之可謂密而馭之亦甚厲也非喪心病狂者詎肯自罹法網壞其身名哉但賞格一懸則無知役卒往往有夾帶以希賞者亦有讐家報怨買卒以中傷者夫片紙隻字之禁誰不知之然不檢察于唱名

玉恩堂集卷之一

四十

之時而乃糾舉于入號之後甚至二三場中尚撥入初場文字者安保其無覆盆之悲也自今請

飭監試等官嚴加稽察脫有此等奸人則其間必詳究而痛懲之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則毒螫不得肆而善類藉以保全矣伏乞

聖裁

一糾怠職臣聞之詩曰夙夜匪懈其爾位言且司者貴勵精以供職也今之外臺職司糊名易

書以防關節所係誠匪輕也乃亦有玩愒而濫

畧者如彌封所之編號則有前張後李之訛甚者頭場既中而二三場求之不得矣謄錄所之硃卷則有魯魚亥豕之誤甚者遺落太多讀不能句矣若是卽班馬文章無益也此雖從事之失檢而諸司怠曠之罪其何辭焉自今請

飭監試等官用心糾督如遇前項差錯不得姑爲優容以負三年一舉之望則官常知儆而士子蒙實惠矣伏乞

玉恩堂集卷之一

四十一

聖裁

一議省試我

朝之設科也有監臨以司防範有考官以司校閱此內外之簾所由分其法本相成而非偏重也兩京無容議矣乃十三省監臨則巡按也其勢有常尊考官則教職也其分有常卑尊卑之分旣懸故內外之權漸易無惑乎視硃卷爲虛文而目考官爲冗員也況外簾固是督司道府縣等官豈無門生故吏鑽刺營求者乎卽無納賄

之弊亦有徇私之嫌是以鄉書一出而空不無
于紛紛耳自今請

飭各省內外簾官並取正卷備卷務俾族異相同
方許登錄而權不專於外焉斯補偏救弊之道
也臣又照得嘉靖初年分遣京職官爲考試官
爲得

祖宗立法本意今文臣郁郁合無仍復京考如兩京
之制度事體歸一而議論永息矣伏乞

聖裁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四十二

一廣制額臣聞聖人在上則賢才輩出蓋雲龍風
虎以類相從也伏惟我

皇上御宇德教覃敷海內蠕動罔不喁喁嚮化矧茲
儒紳之士涵濡有年孰無際會風雲之願乎臣
照得隆慶四年遵奉

恩詔拔天下秀士而貢之

王廷以鄉試舊額不足俯從部臣之

請兩京各加十五名此特典也又照得嘉靖等年
間湖廣江西貴州各增五名廣西增三十名蓋

人才既盛則不嫌于博取也頃雲南等處亦有
增額之奏矣况近來會試額已加多則鄉試獨
不可以益乎臣請于萬曆元年兩京首善之地
寬取以疏貢途之克斥各省多才之鄉量增以
收遺逸之英俊則彬彬濟濟有光熙朝之運而
感恩圖報者當無涯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酌宗藩應議事宜疏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四十三

題爲申酌

宗藩應議事宜以一

國紀以圖萬世治安事竊照

國朝建藩樹屏以篤親親恩至渥也歲久藩滋恩
窮法弊逮我

世宗肅皇帝遠覽周思博采獨斷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優恤之仁裁制之義並行不悖萬

世子孫所當敬承而無教矣迄今纔十三年中
間或補初例之未備或奉

詔書之特恩或沮格于釐正之難或通融於調停之
易以致續次損益微有異同是故有昔不議裁
而今裁之者如

親王之選娶妾媵庶男之

請給婚資是也然亦有昔不議與而今與之者如

世長子夫人之繼選將軍生母之

准封是也他如奏請過期之年漸寬名糧冠帶之給

漸廣以輔國而進

親王之尊同越關而別三等之禁諸若此類不一

玉恩堂集卷之一

四十四

而足無亦仰體

朝廷敦睦九族之心不得不曲爲之所耳然臣等
聞之帝王之施恩也必有節而後不窮帝王之
立法也必有信而後可守恩以聯乎其情法以
定乎其志二者相濟而不偏斯久安長治之道
也方今

宗藩查覓在食糧之數

親郡王將軍中尉至君宗庶而下二萬三千八百
有餘位而未名未封及儀衛等不與焉其

處之狀汗背酸鼻前人意之已詳所恃以厚下
而防潰者惟有

成憲耳苟條例既不堅持而近例又或數易其弊將
必蒙

恩而不知感歎法而不克遵人懷妄覲之私

國有倖得之寵何惑乎奏乞之紛紛也臣等愚昧

待罪該科四月于茲矣每接到各

王府奏本備細看閱其宗支一節有生於嘉靖三

十四等年越二十餘歲而始報知

玉恩堂集卷之二

四十五

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孫銑前後所奏者

其

請名一節有逾期二十五年以上及生母來歷不明

如

藩王恬煥所奏者其

請封選婚一節有是年三十八歲過期二十三年如

交城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所奏者其乞

恩婚禮一節有男奉勘合二十五年以上女奉勘合

二十餘年以上如

局王在銑所奏者其乞

恩管理家務一節有見存一妾二妾而再請推舉官

人如

建安王多嬖所奏者有違類奏之例而單本竇擾

如西河王表相者有恃

欽依之式而洗改字樣如

陽曲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知燐者其他恁情

垂錯非分陳請不可悉舉臣等擬例叅駁或寢

四十六

或勘該部固已酌而行之矣但條例之所載如

彼而近例之所行如此若不及今申酌著爲畫

一之典其能垂諸可久而無弊耶伏覩

皇上議擬歸一之

旨大哉

皇言真萬世治安計也臣等祇承

德意而不欲推廣

皇上親親之恩以慰各

宗嗷嗷之望顧

藩封之地所產有限而

宗室之胤其生無窮無以情實多端弊孔業出瀆

亂

天派耗蠹民膏是不可不詳爲之制也臣等姑就近

日得于傳聞者言之竊以爲源之當清者有三

如妾媵有定制矣然私納從人一宗數十額妾

物故暗地抵克諸凡濫生通作正報者尚多也

則何以察之報生有常期矣然嫡庶不明百方

詭捏一登

四十七

宗牒天不以聞侯有別生朦朧頂補者尚多也則

何以覈之擅婚有明禁矣然變視

王章輒云禮娶既生子女溷乞名封公然越關希

圖養贍者尚多也則何以杜之又以爲流之當

塞者亦有三如擇壻有凡例也然挾騙財禮輾

轉營求消遂已私者大方嫁富室連姻虛糜廩

餼者不知其幾也得無太濫乎犯非有正律也

然廢宗無行朋比作姦支解平民橫行街市有

司歛手莫敢誰何者不知其幾也得無太濫乎

喪禮有定則也然已故不報冒支祿糧停柩多年凌挾官府假稱別故嚇詐善良者不知其幾也得無太忍乎夫此六者皆目前增長之弊起於法不足信而人無定志也然此皆其小者也至如議捐祿糧議革冒襲議清府第議處名封等事則有科臣何起鳴之疏議限封爵議酌繼嗣議裁王君議處擅婚等事則有郎中戚元佐之疏其說具存臣等不敢勦述竊惟法因勢極而變事以時至而起今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四八

宗室瓜綿椒衍恩有所不能周正所謂勢極而必變者也而我

皇上勵精飭法大小畢舉又賞制度維新之會臣等以為隨事議省以濟權宜之術終不若因時議法以立萬世經常之典之為愈也伏乞

勅下禮部當此重脩

會典通行備加細議寓裁抑之宜於雍睦之中妙變通之術於循守之內務俾法不廢情恩不掩義斟酌之以求其當損益之以歸於同分別款目

取自

上裁著為

令甲與

諸藩更始庶

大宗小宗各安自有之分或隆或殺咸為可繼之

恩法改而情則安惠溥而

國不病萬世親睦之典端在是矣臣等不勝惶懼

懇祈之至緣係申酌

宗藩應議事宜以一

玉恩堂集

卷之一

四九

國紀以圖萬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聖旨禮部知道

星變脩省疏

題為星變示儆懇乞

聖明督率臣工上下交脩以圖消弭事臣等竊聞之變不虛生必有所以致變之由災不為害貴有所以弭災之術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言天人相與之際其機甚可畏也故天

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顧人君脩省之何如耳先儒胡安國曰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異之來必矣然則遇災而懼非有天下者之急務哉仰惟我

英資天挺

聖敬日躋百度維貞萬方咸輯卽堯舜之世無以加茲宜乎天心克享而景星慶雲昭回于上以彰

玉恩堂集卷之一

五十一

今德乃頃者初一等日昏刻有星見于西南光芒偏指其長丈餘詢之臺官蓋所謂彗星也按前史彗星有掃除之象或爲兵火水旱饑饉之兆乃變之非常者故孔子作春秋朱子脩綱目凡星變必書正以垂萬世帝王之大戒耳不圖

聖明在上而忽有非常之變耶無亦上天仁愛而藉此以示儆也臣等反覆思維良由中外臣工不能祇承

廢厥職所致請以其畧陳之蓋我

上有惠綬之仁而奉行有無愛民之實政

上有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驕國之實心如吏治請矣而闢茸庸流醜小輩未盡汰也財用節矣而冗食巨蠹冒賞積奸未盡革也苞苴之風雖少息而鑽刺以干進者尚多驛傳之費雖漸省而剋剝以取媚者猶衆北虜稱貢矣而邊氓之困于饑寒者何有投石超距之歡廣寇稱平矣而生靈之斃于干戈者未免玉石俱焚之慘蠲租之詔屢下而以措克爲然者豈無竭澤而漁

玉恩堂集卷之一

五十一

者乎

欽恤之命屢頒而以擊搏爲事者豈無同隅而泣者乎諸若此類皆所以上天夫和而災變之所由生也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詩曰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而示正已而維去周宣側身而早魃除宋景出蓋言而妖星退天人感應捷于影響類如此故古之明王聖主遇災而懼有素服避殿者有撤樂減膳者有求直言者有下罪已之詔者有罷無益之工作者凡以上畏天戒

而脩人事以消弭之也今日星變天之書或昭
昭矣矧宜雲滇閩之地震繼輔淮揚之水災粵
西之火晉中之電數月以來形諸奏報者不一
而足是何可以不懼也伏願我

皇上

專精凝慮

端拱靜觀以帝王爲必可師以

祖宗爲必可法

審持大寶

玉恩堂集卷之一

五十二

慎簡百僚始終以大經大法是程斯夕以十二事

自儆

握乾綱以獨斷

懋聖學于緝熙務使

明德升聞

天心降鑒如是而不轉災爲祥轉禍爲福者未之有

也更望

初下禮部移文各衙門除循例修省外尤必崇尚本

實洗滌舊染恪遵

聖祖明訓如掌銓衡者必求黜陟之當掌國計者必

謹出納之稽掌邦禮者秉寅清之恩掌邦政者

條戰守之備秋官慎庶獄之折冬官酌造作之

宜司風憲者毋事阿縱以市恩司言責者毋逞

浮誇以干譽疆圉之臣誠效死綏濟之臣誠

效保障郡縣之臣誠效牧養務期大臣各懷翼

翼小心之忠小臣共持寒寒匪躬之節夙夜匪

懈以事

一人其有封靡自植朋黨作奸譚空炫名殃民負

玉恩堂集卷之一

五十三

國者容臣等指名叅究斯則由內以達外如元氣

周流于營衛而無壅滯之患自上以至下如手

足之相爲役使而無偏枯不舉之處

上下協心

君臣同德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端在是矣何天

意之不可回而星變之不可弭哉伏惟

聖明財擇臣等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等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肅禮儀跪

趨爲仰體

聖衷恪遵

明旨申飭禮儀以尊

朝廷以光

盛治事臣等嘗讀魯論鄉黨一篇言孔子事君之禮

詳矣如入門而鞠躬過位而色勃升堂而屏氣

復位而蹴踏周旋曲折靡不有節此豈好勞哉

蓋自天澤分而上下定君位乎上有常尊焉臣

位乎下有常卑焉人臣之事其君者必尊之如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五十四

天而後可以言敬聖人之心亦以爲如是始盡

禮耳夫魯君一國諸侯也孔子猶且尊之况堂

堂

天朝四方九州之主而可以慢事乎恭遇我

皇上心存宥密

敬懋緝熙

臨朝端穆穆之容

聽講肅譙譙之度

踐祚以來動容中禮莫可殫述即大禹聲律身

之懿範也頃者

嘉禮初成

聖衷益勉會有

歷代帝王之祭即

親御

文華殿致齋嗣後昧爽

視朝未嘗少輟此一念朝乾夕惕與文王之小心翼

翼何以殊焉爲臣工者得於忻逢正宜仰體

皇上勵精之心克勤之政凡事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五十五

君禮儀敬共無數乃所以尊

朝廷而襄

盛治也何數月以來人心漸玩諸所睹記大有不如

初者故敢歷陳

皇上之前試求一

整齊焉夫

皇上陞殿以建極

御門以聽治正所謂居上臨下

威不遠咫尺之時也其間秉禮自防者固多而侈

然自肆者亦有如入

左右掖門則互叙寒暄聲聞上徹視孔子之所謂鞠躬者何如也及至

丹墀則轉相回顧嘻笑自如視孔子之所謂色勃者何如也侍班而嚙涕不已奚有屏氣之誠序立而傾跌失容全無踧踖之敬甚至稱疾而偷安者有之任情而高卧者有之序班顧惜而不糾御史容隱而不舉究其凌夷之漸是可欺而孰不可欺也他若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五十六

朝天宮習儀

虛位所當欽也乃輿騎直馳於中道廝徒囂雜於兩廡可乎

承天門

頒詔

綸音所當重也乃未

開讀而奔逸以避雨方入班而偃蹇以愆儀可乎救護則携茵褥以自隨而致班行之錯亂祭祀則擁僕從以相掖而致跪拜之參差以至燕會有

明禁矣而羅芳筵以合歡者旋盛優戲有嚴約矣而狹歌童以爲樂者漸滋凡若此類皆由無敬

君之心故恣慾敗度而不自知其非禮也會謂生斯聖明之世而可甘蹈匪彛哉查得萬曆三年十二月

內接奉

聖旨這不到官員趙光遠等都着罰任祿俸三箇月指揮魏惟賢等官各一箇月近來人心頗懈各衙門官出入禁門擁帶多人託病不赴朝叅公座往來宴會職業漸墮着吏部都察院遵照前旨嚴加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五十七

申飭有違犯的叅奏處治欽此又查得萬曆四年四月內接奉

聖旨這朝叅不到官員李應臣等姑各罰任祿俸三箇月以後如有懶惰的着禮部通查前後失朝次數請旨處治該日侍班御及不行糾奏且不查究欽此

明訓森然固臣子所當恪守而不違也然人情狃於故習而憚於自新久則玩玩則弛故我

皇上求治雖勤而臣王之應之者或不以實耳苟不

特為振刷何以挽頽圯而張維新之治哉伏乞

勅下禮部一應禮儀各嚴加申飭并咨吏部都察院

及行鴻臚寺互相糾察其有一犯於斯叅治勿

貸庶幾懲一可以儆百禮儀肅而人心齊體統

正而

朝廷尊矣臣等不勝祈禱之至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日朝儀不肅侍班亦不糾奏

且每月託疾註籍數多殊為玩肆着禮部看議來

說

王恩堂集卷之二

雲間林景陽

奏議

條陳京營事宜疏

題為採集群議以裨戎政事竊惟

國家京營之制所以居重馭輕而鞏固

皇圖也節經言官條陳部臣議覆無容別論邇者創

設軍營與步騎叅錯並用而文武大吏同心整

飭大小將領協力贊襄一時旗幟鮮明部伍齊

王恩堂集卷之二

肅進退步伐之法奕然改觀真足以壯

國威而消奸宄矣然處泰切復墮之慮未雨興徹

桑之思古人所以安不忘危者恒汲汲也臣等

奉

命以來夙夜兢惕懼無以稱塞任使每于下營之日

羣集諸將領俾得各陳所見今當歲終謹摘其

有關時務者條為七事上獻聖鑒之忱蓋救弊

補偏之良圖而非敢好為紛更也如果不謬伏

乞

勅下兵部詳酌施行則於戎政或有不補錄係採集羣議以裨戎政事理未敢擅便謹開坐請

旨

計開

一議廣召募以實行伍照得

國家初兵原額四十萬衆歷世相沿漸以消耗在世廟時尚十萬有餘庚戌之秋復募三萬以益之始更三大營操練之制而兵威振焉近來述三者多清補者少查見操官軍不滿九萬較諸

玉恩堂集卷之二

國初不及四分之一比之

世廟僅存三分之二

堂堂京師兵馬何若是之單弱也且分營之時議設戰兵十枝城守十枝每營各足三千其餘則歸備兵營以待撥補乃今各營尚多老弱城守僅足二千而備兵日以空虛矣倘遇有警何以捍禦訪得在京衛分往往有餘丁願投軍者合無責成各副將將各營覓在操兵汰其老弱就於各衛分召募精壯餘丁以克之仍令各衛掌

印指揮總其綱各所掌印千戶理其目什伍互相保結而後取收管於百戶其或未敷再募居民有來歷者亦照前例隸籍各衛所以便食糧務足十萬之數夫曰十萬視改營之初已虧三萬計除見食之糧每歲加添無多以天下之民供天下之軍與其取辦於倉卒孰若預養於平素似乎可行者中間有賣放逼累奸弊容接管巡視衙門歲終查覈逃亡分數將經管各官輕重叅罰如是則人知儆而撫恤周軍得所而行

玉恩堂集卷之二

三

伍實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咸有備而無患矣伏乞

聖裁

一議立選鋒以倡勇敢法曰兵無選鋒曰壯家丁月食雙糧先年取用邊人及曾經戰陣者充之正欲其衝鋒破敵爲衆軍倡卽選鋒之意也近多無籍之徒希覬厚營幹克補乃其技藝生疎反有不如衆軍者而衆軍爲營制所限雖有材能將焉用之其不足以示激勵而服人心也

宜矣且家丁止隸之六副將而不列之各營則
每秋出防二枝朝夕與虜爲隣卒然有急安所
恃賴以故有虛糜而無實用也爲今之計合無
革去家丁名色改立選鋒通將在營人數責成
總協衙門督率將官中軍千把總及各衛所指
揮千百戶拘集正身設法從公挑選無論家丁
軍丁但膂力驍猛騎射絕倫者卽爲中式除城
守營外每軍戰營各取三百名共足六十之數
號曰選鋒月給米二石以優之統以智勇兼全

王恩堂集

卷之二

四

把總而豐厚其口糧俾之日事教習無間冬夏
無事則分營而操有事則更調而出在營則如
子弟之於父兄出防則如手足之捍頭目語曰
士得其養勇氣自倍此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
緩急得濟者也其他次者爲戰兵稍次者爲車
兵又次者爲城守餘者悉歸備兵營而家丁選
退願留者卽隸各衛所爲召募軍分別補伍又
必春秋兩行簡閱列其等第而進退之則於甄
選之中寓鼓舞之術而人樂於爲兵矣其有

情不法縱令奸軍規避虛冒及仍前後占者聽
接管巡視衙門指名叅究伏乞

聖裁

一議均糧賞以溥慈惠照得京營舊制每年防秋
口糧戰兵六斗車兵三斗城兵一斗因其強弱
而差等之意甚善也但因循日久選汰欠精車
戰未必皆強城守未必皆弱況今名曰戰兵原
無驅逐之勞隸于車兵實費推挽之力多寡相
倍人心已云不平乃復上下通同弊孔百出有

王恩堂集

卷之二

五

因點開而扣侵者有包差撥而乾沒者以至旗
號季兒等錢巧立名色科索無厭而軍士飲恨
不敢言是

朝廷惠軍之資祇歸此輩私橐耳何益之有若監
此弊而盡裁之所謂因噎廢食非情也自今以
後合無稍變其制非遇有警將城守營一斗悉
行革免而車戰二營通以三斗爲率務令將官
嚴覈確數散給以濟貧軍不許姑容司總管隊
等役仍舊科剋以遂溪壑之欲則軍實實

不均之嘆而所革除之糧亦可以厚養選鋒而不多添矣其出防二枝官軍離室家觸霜露履之辛苦萬狀較之營軍歇五操伍者勞逸頗異乃口糧日給一分有奇餉口不足奚暇顧其他乎雖以軍法驅之人情必有大不堪者再乞比照庚戌事例稍爲降殺除口糧外量給安家銀兩有差庶俾妻子無凍餒之憂而行者亦免於溝壑采薇遺戍之義豈是過哉伏乞

聖裁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六

一議更將領以張兵勢法曰將者三軍之司命故軍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今照營中將領在京衛者十之七八在外衛者十之二三中間固多智勇超群之人而柔脆庸懦未履戰陣者恒有也歷任年久未蒙轉遷循襲故常抱負何從表見故中材得以藏拙而磊落不羈之士不無抑鬱之懷耳況每秋調發車戰二枝出防薊鎮使以寡謀無勇之人統之一時遇虜將自顧之暇而暇對敵乎此皆所當深慮者自今合無慎

加遴選必其膽氣驍雄邊情習熟者推補戰兵營以備堵截其稍次者推補車兵營以備應援再大者推補城守備兵營以備防禦如是則任用得人而出戰入守皆可恃以無恐矣將官而下有中軍掌一營之號令有千總主兩掖之進止有把總專一司之紀綱所係咸匪輕也乃有一任十五年至二十餘年不調者使以爲賢則當因資叙遷如其不賢不宜徒取克數仍乞比照邊方選官事例通將三大營各官破格精選除衰老不堪者徑自汰斥餘各因其所長而調補之務絕請托之私全器使之義則主將材官精神意氣煥然一新而常勝之道在我矣伏乞

聖裁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七

一議勤教演以精武藝嘗稽古之用兵者一則曰脩我戈矛一則曰脩我甲兵又曰中國之長技五蓋不徒以射言也今觀營中將領獨演神鎗射法至問各家武藝則曰學而未能即善射者每隊能有幾人若演神鎗往往手顫目眩而心

悻矣此無他良由教之不勤而習之不專也不
知制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制人於十步之
內者戈矛之類也以擊則用刀劍以刺則用鎗
戟以衝則用牌盾隨其所用莫不有法乃萬全
取勝之道也故爲將者平日練人之身尤貴練
人之膽武藝既精膽氣自壯見敵何懼之有焉
請自今挑選之後厚募師範分隊教演卽歇操
之後亦要遵依派就日期進營學習務使習刀
劍者擊之必斷習鎗戟者刺之必中習牌盾者

圖闢之有機習弓矢者縱送之有則其他挽強
弩發火炮一一指授之各中其式由是以一教
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再令彼此相角以別勝
負而豐稿以作興之則人人有鼓舞奮起之念
藝雖不精而氣無不壯矣所謂練胆者此也又
考以禮曰甲冑有不可辱之色謂其足以禦侮
也昔父老之時各軍只穿號衣及其擺隊擺門
乃備人然益甲體質厚重儒怯不勝如是而望
其銳也無也訪得南兵有紙甲皮冑之製價廉

而不糜費輕而適體合無依式製造人給一
令其日服操練庶乎與身相習而無捍格不勝
之患斯亦教演中急務也伏乞

聖裁

一議酌時宜以脩馬政照得京營馬匹每歲開領
料芻本色三箇月折色九箇月養之可謂足矣
春秋兩次驗烙瘦損者比較暗病者變賣倒死
者照例追納椿銀而經管官員分外叅罰督之
可謂嚴矣宜乎馬騰于槽而雲錦成群也臣等

驗烙之時太約以十分計之中間應壯者居二
暗病者居一羸弱及矮小者居六七不勝比較
變賣之數姑且去其太甚者從而廣詢其故皆
曰喂養不敷如折色月給銀五錢六分不等日
二分且不足而單月又有朋銀之除本色月給
草三十束黑豆九斗似爲加厚乃苦於馱載之
難或沍爛不堪食往往寄賣管隊之手所得銅
錢二三百文耳其矮小者乃太僕寺寄養賠補
之馬非原解之馬也夫民間徵解一馬所費四

五十金而作踐至此誠爲可惜臣等反覆思惟因時酌處縱不敢望巡捕管人錢六分之例亦可比照巡捕管每月給銀之規且以一馬爲率每歲折色九箇月約銀五兩有奇本色戶部召商買運草一束該銀三分二厘黑豆一斗該銀五分五厘總計三箇月約銀四兩五錢是一馬一年之費大都不下十兩合無就中損益每月折色銀七錢則每年十二箇月所給不過銀八兩四錢尚餘銀一兩五錢有奇也且單月朋銀

玉思堂集

卷之二

十一

每馬一年只徵三錢計合營一萬四千匹所徵纔四千二百餘兩今料草餘銀當積有二萬餘兩其多寡之數不較可知就令戶部扣解太僕寺以備買馬之用其該寺寄養各州縣賠補小馬不得一概准開如是則朋銀不必除商人不必召而軍有實濟馬無失所矣查得管馬把總舊例原該共槽喂養驗放以時稽察有法今但知剝削每遇開操則每馬索銀一錢以爲常視馬之肥瘠若秦越不相關也雖有歲終奏報之

例漫不經心猶觀幸免自今須慎選秉心塞淵之人推補量添軍伴一名以恤其私責令用心督率喂養調習如春秋驗烙之際中有年遠不堪者許明白稟賣不得朦朧冒支料草若瘦損分數過多即便從重叅治庶官知盡職軍知守法而馬政其不變乎伏乞

聖裁

一議革積蠹以肅禁兵竊照勇士四衛二營禁兵之設所以拱護

玉思堂集

卷之二

十二

掖庭而戒不虞也設有坐營中軍等官及馬步等隊諸司上下相臨體統相制

祖宗立法蓋盡善矣第日久弊生名存實廢臣等每次進營查點不到者勇士營不下二三百名四衛營不下五六百名就其見操者率以庭廡衰老之徒充數器械不設弓馬不調雖有大小將領不過擊拳曲跪如木偶狀問其頑玩之故則默無以應恬而不知恠浚民之膏脂以養成驕惰之勢興言及此良可痛恨後訪求之實由坐

管等官鑽求進用貪冒貨賄串同積年管隊識
字人役以滋影射影射不已則爲役占役占不
已則爲納班始焉託以腹心終則受其才挾彼
此牽掣前後效尤甚至有迭爲賓主而各分蕩
然掃地矣節年雖累經叅斥竟無有一人自超
於流俗之外如是而望營務之飭也得乎語曰
稂莠之不除則嘉穀之害也臣等今次論列已
援其尤不肖者一二員以儆有位但管識人役
根深蒂固牢不可移卽欲驅逐之莫知所措合
玉恩堂集卷之二
十三
無

勅下兵部議處以後坐管官務要擇取賢能不苟者
推補假以事權令其通查積年管識嚴行革退
另選曉事畏法者充之祛其因循之習振其廢
墜之規中軍把總而下悉受節制開操之日張
弓矢戒戎兵諸凡教演射藝之法悉照三大營
而行歲終仍聽閱視各官馬步箭數題奉
欽賜賞罰不得踵蹈前弊故意違慢其有卓自樹立
鼎新營務者一體薦揚超格優叙以彰激勸斯

體統正而號令申

輦轂之下赫然有不可犯之威矣伏乞

聖裁

聖旨兵部知道

斥邪謹漸疏

懇乞

聖明斥邪謹漸以成

先志以光

盛治事該臣等於本月初七日接到禮部一本爲

玉恩堂集卷之二

十三

再乞

天恩垂念祖功永延道脉恭祝

萬壽以圖補報事內覆龍虎山嗣漢天師五十代孫

提點張國祥奏大畧謂張氏真人名號起自末

俗謬稱詳稽

典制皆無可考至于加授世襲承歷亦無事功可

查祇緣子孫相沿叨沐

國家恩寵傳至張永緒荒淫故絕仰荷

先帝宸斷特議革除許令旁枝張國祥承襲提點住

持奉祀可謂仁義無至乃今張國祥聽信撥置兩寶

天聽乞

聖明俯念邪正之辨堅杜其請等因奉

聖旨張國祥伊祖封號既傳自累代我

祖宗以來亦相因不革還准他承襲祖職給與印信其糧差止照品級優免不許侵占影射以後若不守清規所爲不法着撫按官奏來處治不饒欽此臣等伏念我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十四

皇上稟至聖之資撫綏隆之運

御極以來講學求治崇政闢邪無非所以成

先德而嗣

洪業也彼焚脩異說何足以仰感

宸聰今茲張國祥之奏我

皇上但許其承襲祖職給與印信而嚴戒其侵占影

射不守清規等事蓋誠

洞見其害民情狀而預爲之防若祖職印信以爲

相沿所有卽

准襲給無傷也然臣等竊聞之邪正不兩立名器不假人邪說之行世道之蠹也名封之濫

成

先志之孝也臣等恭詳禮官所陳張氏顛末及我

先帝議革訂謨則國祥之不可襲給者有五夫真人一名號自古未有迨至正年間始襲封正一教主真人是胡元之陋習也

國朝明文無從考證今以既革之號而復令襲之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十五

豈用夏變夷之休烈乎其不可一也張氏所傳

不過一二符籙卽有靈應尚當伏左道惑衆之

誅况假此欺世寬利民之蠱賊也乃崇名號以

榮之乎其不可二也府印一復則虛張聲勢鼓

弄愚蚩黃冠羽衣之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將

日熾焉驅天下爲游民非

盛世所宜有也其不可三也除張永緒淫惡自絕

于天無論已卽今國祥所承之術將使救災捍

患果能之乎庸鄙之夫衣冠猶且不勝一旦蒙

此

隆遇則撥置奸徒能保其不蹈前非克遵

聖諭也其不可四也

先帝斷自宸衷華除印號此

卓越千古之見也我

皇上善繼善述永言孝思今

先帝升遐未久遽因小豎子妄奏而輕授之乎其不

可五也夫此五不可皆禮官之所已言而臣等

所當申

玉忠堂集卷之二

十六

悉而嚴杜者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故魏徵有

十漸之陳司馬有五規之奏古之人臣愛君類

如此臣等寡昧無所知識恭遇我

皇上勵精圖治法

祖敬

宗乃忽有此

綸音之降竊恐四方聞之以他道小技駕言祈福延

生進者接踵其爲

之累匪細也伏乞

皇上毅然獨斷收回

成命仍令張國祥以提點職銜住持奉祀俾異端

之徒不得乘間倖覲則

君德治道赫然並美而善成

先志之孝在是矣傳之當時垂之青史豈不曰

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哉臣等不勝戰慄

祈禱之至緣係懇乞

聖明斥邪謹漸以成

先志以光

玉忠堂集卷之二

十七

盛治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請脩省以祈雨澤疏

題爲雨澤愆期懇祈

申飭臣工共圖脩省以回

天和以慰民情事嘗觀之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蓋

言百穀之生必資於下土而雨澤之降尤藉乎

上天故方冬而有霏霰之雪及春而有霏霰之雨然後優渥霑足土膏潤而物生遂豐登之象不占有孚也我

皇上純心格玄勵精求治而存敬畏謹天戒等事惓惓然常自在茲固宜

天佑明德而雨暘時若矣乃自上年以來三冬無雪一春不雨及今入夏逾月但見暴風恒暘雖灑微涓僅浥浮塏土脉乾曠地氣蘊隆麥秋無望其告成東作有難於盡力蓋不特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十八

京師方千里爲然江南財賦之區視此尤甚無之亢旱既久疫癘必多小民籲天無門憂心如烈竊惟陰陽不和故雨澤不降今茲久旱皆臣等奉職無狀上干

天和所致也伏望

勅下禮部查議脩省事宜行令大小臣工痛加淬勵務期實心以肩事而毋飾靡文協恭以亮采而毋徇虛套併查禱雨事例行令順天府合屬官吏秉虔祈禱庶幾變之道得而

天和可召民情可慰矣臣等又聞之桑林禱而甘雨隨雲漢歌而旱魃息天人相與之際其幾甚不爽也更冀

皇上俯念民艱益懋明德脩舉萬曆元年

聖諭宮中竭誠致禱則

聖心感通

天心響應尚何雨澤之不霈而豐年之不可必哉緣係雨澤愆期懇乞

申飭臣工共圖脩省以回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十九

天和以慰民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杜倖乞以重典制疏

題爲恭際

鴻恩仰祈

聖斷杜倖乞以重典制疏

典制事臣等待罪禮垣職司典制竊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爵賞者名分攸關人主之操柄也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古之明王爵罔及惡德官不及私昵誠慎之矣豈臣下所得而私請哉我

皇上御極以來

彰憲飭度

植義秉虔頃緣恭上

兩宮徽號禮成

濡恩海內上自

宗藩勲戚下及臣庶億兆損益隆殺咸當其宜蓋

玉恩堂集卷之二

二十一

我

皇上酌禮之中而建其有極也一時遐邇臣民歡聲動地各安其分而無求矣不圖今日復有肆然無忌妄行陳乞如某之書者哉夫某之疏兵部事也某之疏吏部事也各有司存無容越俎及其疏而讀之所援者則

兩宮徽號之推

恩也夫

詔之頒昭然具在彼一臣之所援者果合乎

詔旨乎抑有悖于

詔旨乎連篇累牘干冒

天威非禮之求漸不可長使臣等緘默不言文武諸

臣效尤者將紛紛矣

國家典制幾何而不至於淪夷也謹以二臣所奏

參詳于

皇上之前其不可者各有三焉夫

國朝令甲伯爵非軍功不封某祖陳萬言以戚畹

而驟得之已厚幸矣萬言物故蒙

玉恩堂集卷之二

二十一

世宗皇帝裁革准授某都指揮同知此正以義割恩

之

宸斷也今某比例陳情一旦輒欲

俯賜爵典何其舛與其不可一也武職亦非軍功不

陞授某都指揮同知食從二品俸四十餘年以

匹夫而徵

國之榮此布衣之極矣無功食祿猶越分涯而貿

貿焉加級之請不已泰乎其不可二也

命出自

上裁所謂維辟作福也頃加陞李鶴王鑑是我

皇上特恩非可援以爲例者某乃撝拾之而繫長比

短藐視

朝廷不幾於挾制乎其不可三也有是三不可而
某之罪莫近矣此武臣倖乞之端所當杜也文
官以公孤爲極品某父雷禮以土木得幸位躋
柱國少傅寵孰加焉使核功叙勞今猶當在追
奪之例某乃乘機濫乞善履盛滿者固如是乎
其不可一也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二十三

恩詔欵開止云文官二品以上致仕大臣年及八十
者有司備彩幣羊酒問勞原無進階之文彼枉
國少傅品階已極豈宜復進某誤擬

詔書泛引王用賢張時徹故事不知人既不同級亦
稍異況時徹因其子邦伊考滿例又不合乎其
不可二也

宗人府經歷正五品秩非卑矣故必六九年考滿
而後實授某一介草茅席父之蔭效勞未久卽
荷

殊恩被

誥命從大夫之後已爲非據復欲藉此以推及其父
乎其不可三也有是三不可而某之情難徇矣
此文臣倖乞之端所當杜也夫此二臣皆於

明例有違相應叅

奏叅照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同知某情不虧

恩老而貪得世叨厚祿罔懷負乘之羞妄覬崇班殊
味循牆之義載觀

奏詞之諄謾尤屬臣節之乖睽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二十三

宗人府經歷司經歷某學未有聞少不更事致身
五品任子之分已逾乞父一階體親之心安在
既迷知足之訓難免實奏之愆以上二臣所當
量懲以儆將來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特賜罰治以爲妄行陳乞者之戒自今以後或有不
安本分援例乞

恩仰竇

天聰者容臣等從重叅究如是則倖孔塞而

恩不濫施

國體重而人無妄想矣

萬曆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來陳乞紛紛妄干非分好生煩擾各罰俸三箇月以後再有奏擾的叅來重治不

饒該部知道

申嚴越關奏優疏

題爲宗室違例越奏頻仍懇乞

申嚴禁約以防姦萌以肅法紀事臣等昨接到宣武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二十四

門守門內官監右監丞張祥等一本爲門禁事

內奉萬曆六年五月十三日辰時分與同會州

衛指揮僉事湯世賢等盤詰得

韓府樂平王府已故輔國將軍偕潮夫人某氏令

長男某勝妾王氏齋奏本一封進城等因及錦

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余蔭一本爲看得事內

奏同前事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見之不勝疑訝竊怪夫

國法屢飭而奉行者屢玩

宗訓愈密而違犯者愈多及今不爲申嚴將來有

不可收拾者查得

宗藩條例越關奏擾一款六畧議稱

宗姓違例奏擾除已經

請名者照例送在開宅其未經

請名自稱

宗室者逋回該府查勘如果來歷不明卽送該布

政司着籍當差及議得

宗室私自來京奏擾者俱不給以應付一面差人

玉恩堂集

卷之一

二十五

徑送開宅拘禁其同行人伴務要追問擬極邊

永遠充軍所奏情詞不拘事理曲直俱不准理

等因奉

世宗皇帝聖旨這事宜既經多官會議都准行欽此

又查得萬曆四年五月內禮部覆議越關奏擾

宗室就中區別分爲三等其已有封爵者爲一等

照例徑劄順天府逋回開宅安置給與廩人口

糧其有已經

名未經

請封及過期未經

請名者爲一等俱遞回該府收管不給口糧仍放

王嚴加鈐束毋得容其再越封城其有花生舊生

及生育不明者爲一等俱遞回該府查轉送

布政司着籍當差仍通行各省巡按御史處行

申飭驛遞衙門凡有越關

宗室經過不許給與口糧及應付車輛人夫如有

跟隨棍徒卽係撥置之人所在官司卽便拿問

照例發遣再行各

玉恩堂集卷之二

二十六

王府長史司啟

王知會查有來歷未明越關奏擾者卽送各該布

政司着籍當差毋循姑息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繕閱再三該部先後所議其防奸

振紀之方可謂至精至密矣使各

王府果能嚴加鈐束與經過官司依例稽察拿問

撥置人從則各宗自然畏法守分雖有窮迫萬

不得已之情必當啟

轉

奏及赴該地方撫按官告理何至相率道路而絡

繹不絕也今無暇他論卽自萬曆五年十二月

以迄今日甫及半載各宗私自來京者接踵而

至如在

慶成王府有二起在

懷仁王府有四起在

宣寧王府

邵陽王府及今

樂平王府各一起其間已封未封有名無名紛紛

玉恩堂集卷之二

二十七

不一所據奏本到科悉從叅發該部固已照例

遞回矣乃今某媵妾王氏一婦人耳由平涼而

抵

京師相去三千餘里跋涉山川動經旬月不有撥

置伴送之徒豈能飛越至此觀瞻不雅情僞難

測其貽

宗藩之玷匪細也竊照

朝廷之待同姓有恩以聯之而所以節其濫者未

始不至有法以裁之而所以恤其私者未始不

周蓋仁義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也頃者伏覩

恩詔優恤

宗室條款

皇恩浩蕩卽古敦睦之仁誠不是過爲各宗者正宜

銜感

鴻造聽候各府遵奉

詔書處分將見人人各得其所相安於樂利之天矣

何乃甘犯

明例不遠千里而來哉且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二十八

國家常憲止於遞回而遞回一節尤多煩累以無

辜之民供有罪之役任情凌虐飲恨而不敢言

徒跣奔馳終歲而不得息及其在途能保其不

擾驛遞乎其有拿問棍徒者未之聞也至其回

府能保其悉聽約束乎其有着籍當差者亦未

之聞也蓋事關

宗室人所難言故

令甲森然而莫之信條例屢下而意之遞無之各

宗視閒宅爲樂土以越關爲禪

下而路矣夫以宗男而越關且猶不可况婦人
乎王氏斯奏其違例之甚尤從來所罕聞者使
不申嚴於今日何以懲戒於將來伏乞

勅下禮部將某媵妾王氏查審真僞併根究撥置同

伴之人如果實係宗親照例遞回倘有別情合

行從重叅究仍將節年題

准事例通行再飭行移有

王府去處刻榜曉示俾各遵守後有犯者重治弗

貸臣等又以爲奸玩之生防之於未來也易而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九

制之於已至也難合無請

旨叮嚀各

王府不分

親郡王凡係管理府事者務將該府一應宗人嚴

加鈐束安插得所如一年之內但有一起越關

奏擾卽將本

王罰治庶人知畏法而奸宄消事有責成而

宗藩靖矣伏惟

聖明採擇臣等不勝祈望

聖旨禮部知道

糾正禮儀疏

題爲糾正禮儀事臣等於本月初三日恭遇

皇上御門視事有鴻臚寺左少卿某等唱引南京前

府掌府事成山伯王應龍等三起奏稱慶

賀事畢回任辭俱奉

聖旨與他酒飯喫飲此臣等侍班目擊心維不勝悚

惕竊念人臣之道莫大乎尊

君臚臣之職貴先於明禮蓋禮以義起有吉有凶不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可以並行服以章身有常有變不可以無別古

明微之君子所致慎於俯仰高卑之間者良有

見于此也諸臣以慶

賀來

朝禮孰大焉今其

陛辭而去所以脩禮之終也

皇上演布綸音賜以酒飯所以畢逮下之

恩也蓼蕭湛露之盛豈是過哉爲臚臣者正宜慎重

其事待吉而行斯可以彰泰道之美而休有烈

光也乃僭不講究當此輟朝變服之日而引奏

焉臣子之心安乎不安乎輟朝一節先于八月

二十二日禮部題奉

欽依臚臣非不知也既曰輟朝不鳴鐘鼓

上位服淺淡服色視事是禮之變也一應協吉

朝儀似當暫免乃以慶

賀諸臣混雜其中服素服而被

殊恩不惟

朝廷之上觀瞻不雅且使來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二

朝諸臣亦不知吉禮之爲重矣矧

皇上勵精勤政不遇風雨不免

朝參三日之後自有

欽定日期何急于去而倉皇荷簡之若是也假云恪

守舊規前此二十九日奏祭祀期尚可移之二

十八日則是舉獨不可移乎此非諸臣之過實

由臚臣昧禮而弗思所致耳臣等據義責之夫

復何辭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某等

加罰治以爲昧禮者之戒仍

勅該寺今後有合行禮儀務要知會禮部講定方安
方可施行典禮不悖而

朝廷益尊矣緣係糾正禮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聖旨慶賀諸臣候辭日久承便引奏俾得早回原任
供職永爲大差某等姑免究今後吉凶禮儀有
相礙的還斟酌行禮部知道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一

酌議督學分職疏

題爲恪遵

明旨酌議督學分職以便責成事竊惟學校之設士
習之淑慝係焉風化之隆汙關焉所以鼓舞而
作興之者其權則在督學官也我

皇上

勵精求治

銳意作人嘉納輔臣之請

降勅諭一洗敎政而維新之可謂善矣美矣臣

等夫復何言近該禮部題爲陳末議以裨學政
事奉

聖旨依議着各提學官一體着實行每年務遵勅諭
歲考一次毋得托故偷安致廢職業欽此又該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胡時化題爲遵

勅諭飭學政以振興人才事奉

聖旨提學官奉專勅行事如有不稱及懶惰曠職的
巡按御史只合從公糾奏豈得侵伊職掌這本要
提學官每歲將入學名數開送巡按御史考察不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二

是事體着照舊行禮部都察院知道欽此大哉

皇言無非專任責成之盛心也提學諸臣敢不竭誠
畢智以仰荅

休命顧其間有不能盡然所當量爲酌處者用是不
避煩瑣敬爲

陳之夫三年大比所以網羅英俊而登諸

天府之用也若歲考則教官之勤惰士子之優劣皆
於是乎取裁焉即古人提撕警覺之意所以豫
養乎人才也大抵中人之性不日檢則日弛而

士之問學不日進則日退惟是督學之臣時時
而振德之然後師嚴道尊士子兢兢業業相率
而勉於爲善經明行脩堪備興賢之選近因提
學官不能徧歷自錄科舉之外有數年不行歲
考者以故遠方下邑之士目不覩斧鑕之榮耳
不聞絃誦之雅生者淹抑而不得前關茸者
逡巡而不進無惑乎士習之日頽而風化之
不古也節奉

聖旨着提學官每年歲考一次豈非洞鑒斯弊斷然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四

以爲必可行與然地方有廣狹人才有多寡他
未暇論卽如江浙人才雖多而地方不甚廣漠
蜀地方雖廣而人才不甚多使提學官果能遵
勅行事殫厥心力未有一年而不過者至若南直隸
之十四府湖廣之十五府廣東之十府考之興
圖所載延袤不啻千有餘里又自古稱多才之
地必欲提學官每歲行之非惟力有不周抑亦
勢有不及其究豈特廢格

皆旨而已哉臣等反覆思惟竊以爲法貴必行事在

慎始不及今酌議停妥而但責之提學官曰某
府未經歲考也某官歲考未徧也亦不足以服
人心矣請以見行事例律之或者其可變通乎
夫陝西之有甘肅也山西之有宣大也北直之
有遼東也同一省隸也學校一事乃不盡歸之
提學而以無攝之巡按豈分其權哉蓋力與勢
誠有所不能也故提學不以爲侵官而巡按亦
不以爲越俎凡以仰體

聖朝造士之心耳今之南畿湖廣廣東何以異此故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五

就中斟酌在南畿自江以北如廬鳳淮揚等處
則宜以江北巡按兼之湖廣自湖以南如衡永
長寶辰靖等處則宜以分巡道兼之在廣東自
海以南如瓊崖等處則宜以海南道兼之

特頒勅諭令其欽遵管事如三鎮之例庶幾事有分
轄而人不煩官不添設而政易舉易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其是之謂乎乃曰巡按有案牘之
勞巡道有地方之責以此無彼則用志不專是
又執一之論非通於三皇之事務者也其餘各

府各省仍舊確守

勅書務要親歷地方每歲考一徧卽大比之年不得委府縣類考而黜陟之典悉照歲考例行行之數年上之所以率下下之所以應上精神意氣流通貫徹而賢愚僉受其益矣至於官必擇人非年力精強德學醇正者不得輕授人必久任非歲考二次科舉一次者不得輒陞是在廟堂加之意耳臣等又惟提學官以考校爲職巡按御史以監察爲權二者各有攸司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六

明旨固昭然在也兩京事體原與各省不同無論已若各省提學官與巡按御史有相臨之分故遺才之收考試錄之代筆往往惟其所命而莫敢誰何不知考遺才是巡按侵提學之職也代試錄是提學與科場之事也其流之弊難以盡言要之皆非制也臣等以爲歲考既勤則真才自辨而競門可杜矣嫌疑欲避則關防貴密而侍寶可塞矣請一如兩京事例遺才科舉盡屬之提學官而巡按不得問科場事宜盡屬之巡按

而提學不與聞但有應試生員文理荒謬者徑許巡按劾奏斯法紀畫一亦遵

明旨便責成之大端也伏乞

勅下吏禮二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請施行自今以後復有偷安吊考玩時喫職者卽係違

制容臣等訪實不時叅究

萬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聖旨吏禮二部看議來說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七

清昌懲奸疏

題爲看詳童章懇乞

聖明清昌濫懲奸宄以飭

宗訓以申

國紀事臣等待罪禮垣日接各

王府本章到科細加檢閱其名封婚禮等項違碍

明例者不敢一一瀆

奏照例輕重叅發該部固已酌量定奪矣乃諸宗欺蔽之弊群姦糾結之謀竊嘗懷隱憂焉上年

七月間臣庶得其狀具疏上

聞然泛無指着雖經部覆但欲議之

朝廷而未遑頒之邦國也近接得

建德王府輔國將軍載堪一本奏為陳情檢舉濫

妾

宗室冒爵食祿懇乞

天恩彰法免費以蘇民困事內自首冒封違例及奏

陽夏王載堃擅婚濫妾冒封食祿等因又接得攝

理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八

楚府事東安王顯梈一本奏為恭謝

天恩請擇賢能輔相幼孤併乞急殄國蠹預拜大患

事內奏內官郭倫劉華鄔恩趙臣李恩關昇乘

隙詐請專權恣肆左長史王懷梅承奉正張成

齒力衰憊為各黨驅使不堪輔導要各遴選得

人及將各賢究擬併乞安置別所以避讒譖等

因又接得

楚府崇陽等王府儀賓汪若泉等一本奏為披瀝

積誠陳言

宗國利弊懇乞

天恩加意興革以全幼藩以圖報塞事內條例五款

大畧評奏鄔倫等罪惡王懷梅等貪婪及該府

積弊乞要清查等因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反覆參詳不勝駭異以為

當此

聖世

宗訓脩明

國紀貞肅乃有此冒濫姦宄如三疏所奏者哉夫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三十九

冒濫之未除

國紀之蠹也姦宄之未靖

藩府之災也使不及今清刷而懲治之則冗食者

何以節其流而樹黨者何以防其漸此臣等所

以不能終默於

皇上之前也臣等竊惟法必有恒而後天下不敢越

令必能信而後天下不敢欺

宗藩條例一書

世廟所以補偏救弊與

王府更始之盛典也但人情久則玩玩則弛振飭雖嚴而奉行者視為故事勘覈雖嚴而應答者率踵虛文故今未及數年而弊端叢生耳如冒濫一節不獨

陽夏王為然也即載堪所奏陽夏濫收員封等事鑒鑒指實則各府之朦朧保結可類推矣今載堪既以越關奉

旨旋回閑宅彼陽夏所犯寧可寘之不問乎事干宗訓似未宜以私許而廢公法也如姦宄一節不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四十一

獨

楚府為然也即

東安王及儀賓汪若臬所奏王懷梅張成鄧倫等事歷歷有據則該府之用比欺孤可槩見矣既經攝理府事者具本糾舉彼群惡所犯寧可縱之使逸乎事干

國紀似未宜以小故而釀大禍也臣等仰體

朝廷親睦之仁目擊

諸藩屏翰之盛私心願效忠款久矣乃今看詳章

奏得於見聞者頗真故敢為

上陳焉伏乞

初下禮部再加叅酌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請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官從公勘處明白有違犯者依律重治以儆其餘仍

申諭各

王府遵照查章員封慎簡官僚條例其有冒封者准令自首改正及行撫按官將長史而下等官嚴加考察去留庶幾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四十二

冊牒可清而冒濫息輔導得人而姦宄除固各王府維新之一會也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糾劾寺臣疏

題為欺玩寺臣不堪

典禮重寄懇乞

心以崇

大祀事臣等查得吏科都給事中某等題為

臣以重

祀典事該吏部覆議奉常清卿於科目中慎加揀擇
若資俸人品相應照常叙遷如未得人即奉寺
少卿可補亦所不拘務才識通達學行無優儀
度端莊語言正當者推擬上

請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吏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是

改太常寺卿該寺職司典禮今後有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四十二

稱稱職年深酌着加銜久任不必數易欽此臣等遇

事繹思仰見我

皇上欽崇

天道敬共

明神洞洞屬屬昭事匪懈即成湯之日躋文王之亦

臨也為寺臣者既蒙

恩造擢實清班正宜秉寅畏之誠脩明潔之德以翼

贊

皇上事

天饗

帝之治豈可以欺玩乘之哉今按太常寺卿某則深
有可議者矣方其由太僕而轉京兆由京兆而
轉常卿一歲三遷位顯榮而叨
知遇何厚幸也乃不急趨

君命戀住私家致塵

明旨切責此何心哉比時得諸風聞皆言先遭妻喪

扶輿歸葬隨納繼室治裝來京凶吉無行故耽

延日月而不顧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四十三

大祀之為重耳及見

朝最任之後尚在期月之內也使某以凶服不可

與祀則當明奏

御前辭避之弗暇乃復隱忍就列逡巡將事此又何

心哉夫

國之大事在祀而祀之所重曰

郊我

皇上登極以來兩舉

郊之典必

躬御

文華殿致齋三日無非用展對越之忱也可以某奉常之臣而獨昧此乎夫知其不可而安然匿之是欺

君也不知其不可而冒然爲之是玩

天也欺與玩罪孰大焉以是人而登降壇壝之間周旋俎豆之側臣等竊料

皇天必不格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四四

配帝必不歆是仰負我

皇上昭事之盛心矣今當歲暮

大禡在邇某自知過舉公論弗容因而託籍杜門優

游偃息如是尙安望其稱職以副

簡畀至意哉臣等嘗細訪其爲人始調銓司也由納

賄爲捷徑繼參臬藩也以受餽爲常規摻括南

劉之罰金計筭錙銖而必悉囑托淮清之關稅

網羅商賈而無遺晉秩銀臺關節每求通於要

路濫竽罔寺供給輒取資於圉人鑽刺入神藏

汙可耻此其素行大較貪而且肆者也夫貪則必無清脩之操肆則必無寅畏之衷其甘心欺玩以瀆

國家之大事也又奚怪哉叅照太常寺卿某心術頗偏性資剛愎始聞

命而戀鄉土全乏急君之忠繼冒服而登

郊壇殊昧事

天之敬跡其素行之有玷久爲輿論之共嗤此一臣

玉恩堂集

卷之二

四五

者不宜苟容於

清明之世以干

天怒者也臣等職掌所關義不敢默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蒙不謬將某亟

賜褫職別選賢能以克是任庶幾

祀典益重而

天心可回矣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申明勅旨以隆賓興盛典疏

題爲申明

勅旨以隆賓興

盛典事竊惟

國家取士莫重於科目賓興之典所以網羅英雋而揚之

王庭也二百年來人文漸開法制寔密得士彬彬稱盛矣恭遇我

皇上登極稽古右文釐奸謹始諸凡積弊一舉而維玉恩堂集卷之二

新之莊誦

勅旨森若日星固以人事君者所宜永矢弗諼也茲當大比屆期臣等待罪該科思效芹曝之獻而智識寡昧竟無有出於條議之外者敬摘其有關大體屢厯

勅旨五事曰正文體曰嚴實學曰嚴防範曰勤緝訪曰懲詐冒凡此皆人情之所易溺而成法之所易玩者敬列欵以

聞夫亦矯輕警惰之意云爾如蒙不以爲謬伏乞

勅下禮部特加申飭通行兩京十三省着實遵行庶綸綍聿新而觀聽頓改真才集而治道光矣其他更易席圖慎選分校互檢落卷督責彌封專任內簾早差監試條分縷析事制曲防節經議行具有明效臣等不敢煩瀆悉聽禮部照舊頒布一體奉行

計開

一曰正文體切照

國家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玉恩堂集卷之二

說卽漢人所謂經術也先達之士多嚆噉道真

沉酣墳典故施于文則美而于行則純而科目得人爲盛後世浮靡勝而雅道衰士習漸不如古萬曆元年該禮部題照科場事宜奉

聖旨士子四書經義還照先條題准限以六百字上下冗長浮泛的不得中式欽此一時頽風固因之不振矣乃競進者多敦本者少始欲變浮靡爲簡實今復變簡實爲空虛探玄挾奇談禪說傷其于聖賢大旨茫未講究旁觀書肆所刊良可

扼腕奚取明經爲也今次宜嚴行申飭士子作文悉要崇尚正大根極道理不得雜用老莊泛引左穀競爲纖巧雕琢以傷大雅主司校文必須遵照

明旨慎選體認真切詞理明暢方許中式其有似前駕空鈎深尋章摘句者必加黜落場畢之後仍速將取過硃墨原卷依限解部會同該科稽查如以悖謬不堪文字中式及謄錄別卷行欺者定將各官叅奏處治併士子除名如是文體庶主恩堂集卷之二 四十八

聖裁

二曰覈實學切照

國家設科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矣必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法至善也後來偏重經義而忽論策以致士子學日謬而識日卑殊失

祖宗掄才初意萬曆二年改給提學官

勅書惓惓以頒降諸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于世用爲言無非仰遵

成憲欲其博古通今以掃相沿之陋習也奈何士習既成勢難猝變臣景暘嘗備員會試同考取諸士卷而繼閱之但見該治通達者百無三四而空疎冗泛者十乃七八故先臣丘濬有登名前列者或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正旁之嘆今日之弊正坐此也查得隆慶元年題

准主考官閱卷除初場仍舊分經外其二三場改發主恩堂集卷之二 四十九

別房各另品題呈送主考官查果三場優取者卽真高選其後場偶異而初場見遺者務必檢出詳看雖未盡純亦爲收錄若初場雖取而後場空疎者不得一槩濫中今次宜再申前例寬其揭曉之期嚴加掄選如此經不足寧以彼經足之不必拘定分經強取充數如是則科目所得皆通經學古之士而上不負

天子矣又查洪武二十一年

殿試罷對策不稱者一人此例向未舉行請間一

行之使人知警而務實學是亦挽末流之大機括也伏乞

聖裁

三日嚴防範切照科場之制順序進以章倩代固局鑰以防傳遞禁燭硯以防夾帶所以爲祛奸計者何其周且詳也惟是懷挾之弊巧僞百出鬼運神輪中間知自愛而守法者居多然寡廉鮮耻之儔僥倖萬一者代不乏人訪得各省鄉試都有通同衙門執事人役而爲奸者兩京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五十一

雖有枷號之例當事人員顧恤斯文體面往往冀之空閒處所不及一月而釋放則又揚揚自得恬不爲恠此臣等所親見竊痛恨之萬曆元年該禮部題覆科場事宜奉

聖旨士子進場入號都照舊嚴加搜檢巡緝有懷挾的照例拿問處治欽此

明旨昭然宜乎人皆畏而不敢爲矣而猶有犯者豈非奉法者尚未至與今次宜及時申飭各監試等官一切關防悉照原題事理加意經畫如

檢于進場之始巡緝于入號之後以及百執事人役一體稽察除人役有犯者從重問擬外若士子而犯之則良心盡喪人道淪亡合依近例于舉場大街人煙湊集之處枷號一箇月滿日方准送問發原籍爲民不得輕縱如是則不才之徒知其無益而自止而賢者得免於遺羞矣伏乞

聖裁

四曰勤緝訪照得當科之年游食之徒往往以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五十二

科舉爲奇貨或假托王司或捏寫字號傳播各地方而富室豪家每生覬覦之念然亦有幸而得之者乃其人文理原自可觀遂墜其術中而不知耳此所謂撞大歲也以故不安義命之人嘗受其詐騙如監生呂兆熊蔣應熙何處無之此不惟有壞士子心行而王司名節亦因之受汗深爲可恨萬曆四年該刑部題覆緝訪事奉聖旨近來每遇科舉年分輒被積棍奸徒指稱誣毀致壞求賢公典汗累考試官員好生不畏法度王

英許卿程道直李三省着錦衣衛用二百斤大枷於崇文門舉場枷號三箇月滿日發煙瘴地面克軍呂兆熊姑免枷號照例發遣其餘依擬未獲的着緝事衙門遵照前旨上緊多方緝拿務在得獲已後兩京及各省鄉會試年分但有違法的都照這例行欽此夫覆輒在前嚴旨後宜平士子懷刑而奸徒屏息矣近訪得有等無耻富人挾貨來京自計營幹豈無如王英孫恩輩設謀以騙之者乎蓋

王恩堂集

卷之二

五十三

京師五方之民雜居奸詭叢集而各省權寄外簾其窺伺動靜而請張爲幻者不盡無也今次宜更加申嚴在京行五城御史及敵衛衙門在外行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先期多方巡緝設法訪查如有犯者當併詐騙之人一體照例拿問不貸庶

世道日益清明而王司亦可弭謗矣伏乞

聖裁

五日懲詐冒照得科額之設兩京十三省各有

定數蓋風氣人文品格不同故同籍之禁特嚴非但防其多寡偏勝實恐遠方蒙垢之流或得濫廁其間也先經癸卯甲子二科嚴查同籍一時中式發回原籍肄業故人有畏憚之心近因各提學官絕濫進徇私之弊是以巧猾生徒每欲窺各軍匠托跡流寓以遂其僥倖之私內而順天府外而山西雲貴等處爲尤甚尚文之習易取勝於尚質之地也伏讀萬曆三年

勅書內一款近來有等奸徒利他處人才寡少往往

王恩堂集

卷之二

五十三

詐冒籍貫投充入學及有詭爲兩名隨處告考或假捏士夫子弟希圖進取或係娼優隸卒之家及曾經犯罪問革變易姓名援納粟納馬等例僥倖出身殊壞士習訪出嚴拿問黜若教官納賄容隱生員扶同保結者一體治罪

聖謨洋洋何其嚴也今次合行各提學官宜遵照

諭備將冒籍之徒查革不許姑留應試如有幸而朦朧中式者許隣里人等從公糾舉照例發回原籍肄業或照行止有碍事例遞發爲

如是則南北人士久安其故土而奔競鑽刺之風息矣伏乞

聖裁

萬曆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進十二事箴疏

題爲特逢熙泰仰繹

宸謨恭撰

十二事箴以獻愚衷以贊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五十四

聖德事臣等嘗讀周詩有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又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乃邇其所自有思齊之太

任則成之者遠下有嗣徽之太姒則助之者深

故聖道未見小心翼翼曰緝熙曰純一文王之

所以爲文也仰惟我

皇上

聰明天縱

向學日新

冲齡御

極首書十二事以自儆卽文王聖道未見之心也伏

遇

聖母垂訓于慈闈

后妃克相于椒壺視昔思齊嗣徽之美何以加焉固

宜比德文王先後其一揆矣然明君不以德之

已至而廢言盡臣不以主之旣聖而忘諫故緝

熙純一之功所望于

皇上之懋脩者恒惓惓也謹將

玉恩堂集

卷之二

五十五

皇上初年自儆十二事恭繹

與旨龍述蕪箴慙非丹扆之芳規竊效自牖之微義

倘蒙

萬幾之暇上塵

乙夜之觀則

聖心黽勉而

聖學日益高明

聖體康強而

聖治日益隆洽文王壽考作人綱紀四方之化不手

今日躬逢其盛哉

計開

謹天戒

箴曰維天生民維君出治君位厥艱天命不易

宋景一言成湯六事敬天之渝勿貳以二

任賢能

箴曰惟茲賢臣及彼吉士爲王之楨爲國之紀

濟濟盈朝維君子使因才授任庶事乃理

擇賢輔

玉恩堂集卷之二

五十六

箴曰宰衡重任實惟股肱馮翊孝德靡所弗勝

待以一體治化斯弘設非稷契慎弗濫登

逆權倖

箴曰孔壬敗德巧言鮮仁况彼權倖可認朝紳

惟其比之播惡有因明明厥后勿邇斯人

明賞罰

箴曰惟賞與罰立國之經匪公曷信匪斷曷行

一命必慎三尺惟平昭乃大政下民其承

與出入

箴曰辟爾爲德萬民之章出警入蹕端拱乎

毋游于田毋作色荒穆穆在庭以式四方

慎起居

箴曰鷄鳴遺規昧爽垂式待旦而興向晦而息

無懷宴安其儀不忒豈惟保躬乃脩天職

節飲食

箴曰維辟玉食亦孔之厚易牙調鼎儀狄進酒

三爵八珍不過適口登薦惟時爰以基壽

收放心

玉恩堂集卷之二

五十七

箴曰治由身運化從心起謬以方寸馳以千里

如馭六馬如捧盂水戰戰兢兢終如其始

存敬畏

箴曰君道之隆實惟主敬無敢戲豫欽崇天命

乃畏民艮秉心無競永言保之是爲作聖

納忠言

箴曰盡臣進言匪阿君好卽逆于心必求諸道

辟彼四海爲百川導從諫如園嘉謨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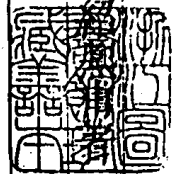
樽節用

箴曰九賦九貢邦有常額寧儉毋奢視盈思瘠
勿作無用而害有益天下之財爲天下惜
萬曆七年五月初二日具本奉

聖旨

玉恩堂集卷之三

雲間林景陽



參詞

萬曆五年三月

參看得陽武侯某姪男某一本奏爲遵例陳情懇
乞

天恩俯賜祭葬以光泉壤一節爲照與減繼絕

聖王固有深仁而革冒懲奸

天朝則有常憲某于嘉靖二十三年病故彼時雖未

玉恩堂集卷之三

一

立後而應嗣者必有其人卽惡族某捏訟爭襲
獄貴初情諒法司定有明斷何至隆慶五年而
始奏辯也事隔三十餘年世遠人亡恐不無乘
間妄覲之弊既稱會勘明白曾否奏奉

欽依本科無從查考則某之應襲與否皆未可知以
故請給恤典累經本科叅寢今云故侯屍棺未
葬情似可憫但封爵考內敘述此侯世系視各
爵頗畧而又冠之以停封陽武侯附一語或有
微意存焉死者無辜暴露固所當憐而生者用

計希襲則不可不嚴爲之覈也事關重典抄出
慎之

叅看得秦府邵陽王府已故輔國將軍某男某一
本奏爲懇乞

天恩憐恤貧苦俯賜名諱等事據所奏詞多涉支誕
無憑實對焉知非奸人詐稱宗姓希圖養贍而
故爲此奏乎且越關竄擾法有明禁即使委係
宗枝尚當繩以條例設或詐冒其不容誅也甚
矣抄出嚴杜施行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二

叅看得西河王某六本奏爲乞

恩請封選婚等事內除奉國將軍某嫡生長子某第
二子某鎮國中尉某嫡生第二子某奏請封婚
過期未達聽本部徑自查處外其鎮國中尉某
所娶第一妾某氏生庶長子某鎮國中尉某所
娶第一妾某氏生庶長子某皆不明開有無恭
人所娶各妾何年奏奉勅合會否造入妾媵冊
內俱屬含糊其爲濫妾可知也查得近例濫妾
所生止許請名不許請封則二位庶子當從別

議耳又奉國將軍某嫡生第一女某鄉君不開
見年幾歲但云嘉靖四十三年間奏報隆慶三
年具奏請封選婚迄今方乞恩婚禮其中久近
遲速似不無那隱之弊且新

題事例凡男封女封男名按季類奏及奏本背面
俱要細書對本長史教授等官今西河王府不
奉

欽依單本實奏背面皆無對本職官至查勘教授亦
不列名俱爲違錯抄出合行查究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三

叅看得陽曲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十本奏
爲乞

恩請封選婚等事案查新

題事例凡男封女封男名按季類奏及奏本背面
俱要細書對本長史教授等官所以杜詐冒防
混淆也今據陽曲王府所奏各本不遵

欽依體式瑣瑣竄擾或期限多愆或來歷失實而緊
要字樣洗改不可勝計其爲欺隱何如教授等
官不行救正職守安在此而不懲欲望法紀之

畫一為得也除奉國將軍某嫡生第一子某嫡第二子某奉國將軍某嫡第四女似無違碍其餘通應立案仍行彼處撫按將輔導官提問嚴覈施行

參看得周王某一本奏為乞

恩婚禮事內除奉國將軍某等十位奏奉勘合選婚後或適當期或過十年以下者相應議覆外其他若鎮國中尉某某俱過十一年奉國將軍某過十五年鎮國將軍某某俱過二十年鎮國中

玉恩堂集

卷之三

四

尉某奉國中尉某俱過二十一年鎮國中尉某過二十二年某過二十四年此必婚媾已久乘類奏之例而混竇以邀

天寵也

制於前而希寵於後將來濫乞者何所限極揆宜查近例施行

參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三本為奏報宗支事內奉國將軍某所娶某氏鎮國中尉某所娶某氏皆係擅婚則所生之子當從條

明矣但查歷年題

准事例各王府所生子女三日內即行具本奏報其冊一年一次造繳并取宗室長史教授兩隣收生人等不扶耳結以憑查考今某氏所生第一子於嘉靖三十八年雙生第二子第三子於嘉靖四十年某氏所生第一子於嘉靖四十一年第二子於嘉靖四十五年近者十餘年遠者幾二十年又不遵例開明來歷其為乞養傳生皆未可知也豈得謂擅婚之子止許請名歲給口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五

糧而忽之乎他若奉國將軍某等五位所生嫡庶子或越三年或越五年何奏報若是遲遲也而某之妾又稱例前亦無所據往因徑自奏下宗人府漫無稽查故近題抄部轉發以杜竇亂天潢之患今又違例奏擾從何覈實抄宜慎重施行

參看得襄垣王府管理府事輔國中尉某一本奏為乞

恩請封選婚事除奉國將軍某嫡生第一女年與例

合相應題覆外其輔國中尉某見年三十七歲
自嘉靖四十一年奉有勘合所選某氏方年一
十五歲鎮國中尉某見年四十八歲自嘉靖二
十八年奉有勘合所選某氏方年二十二歲各
逾期甚久年命必有那移實爲違例若奉國將
軍某某皆于嘉靖二十八等年授選封婚何
至萬曆四年而始具結也該司駁回必有確見
今乃一槩朦朧混入前事實奏將誰欺乎抄宜
照例立案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六

參看得趙王某一本奏爲乞

恩婚禮一節除奉國將軍某外鎮國中尉某見年三
十二歲自嘉靖三十九年奉勘合迄今一十
八年而所選某氏方年一十九歲其中必有別
情若不行勘從何覈實抄宜查照施行
參看得趙王某一本奏爲乞恩事內奉輔國將軍
某夫人某氏病故欲乞討內助爲查條例夫某
宜人等成婚病故不分有無子女但有妾媵止
許推舉一妾進爲內助管理家事撫養子

得仍前濫請今照得某原啟並不明開有無子
女妾媵混乞內助是必有欺隱情弊合從抄寢
參看得秦府管理府事秦世子某一本奏爲乞
恩請封事爲查條例進封

親王者大嫡廢子止依原封世次遞降授封秦宣
王某一再從侄進封某係宣王庶生止應授輔
國中尉不得封郡王萬曆二年題奉

欽依得某年足請封中尉今奏朦朧前因止稱年歲
已足請給封號冊服是欲希冀郡爵也長史等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七

官不行救正事屬違錯且本府各奏俱稱冬季
該請人數却于三月內方行又違每季仲月類
奏之例矣抄出某遵照

欽依事理題覈長史等官合行彼處查究

參看得秦世子一本奏爲乞

恩選娶內助等事內奉國中尉某奏請內助鎮國中
尉某妻妾媵似應查議其鎮國中尉某獨不
明開年歲及授封成婚日期然其有別文而
爲之請也事屬違式合從立案

參看得秦世子乞

恩婚禮一本內輔國將軍某庶生第一女某縣君不開年歲又不言何年月日奉某字勘合會選所選儀賓某亦不明開籍貫來歷但云長史司申呈撫按詳允成婚例該謝恩此必逾年已久未經奏請而私與之婚者也今日帶奏謝恩爲他日請乞誥命祿米之端耳且奏本任意遺式抄宜查覈以杜其後

參看得陽曲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乞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八

恩婚禮二本內奉國將軍某某奏選未久似無違碍某于嘉靖三十七年奉有勘合迄今已二十年所選某氏方一十九歲某于嘉靖四十年奉勘合迄今一十七年而所選某氏亦一十九歲鎮國中尉某于嘉靖三十五年奉勘合迄今二十年所選某氏只二十歲中間不無先婚後奏那隱等弊抄宜照例行動

參看得陽曲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爲請名事內輔國將軍某庶生第十二子其生母

某氏但云憑媒禮娶不言曾否造入妾媵冊內安知其非濫妾也今見年一十五歲是過期十年矣何得云例該請名夫請名者他日請封之地也本內字有洗補抄宜覈實施行

參看得藩王一本爲請名事內擬永年莊憲王妃某氏稱有嫡第一子某存日授封爲永年王因夫人某氏病故奏娶內助某氏於隆慶二年五月初七日庶生第一子於萬曆元年三月初十日奏報今年歲長成例該請名一節查見行事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九

例請名十年以下者題行無容別議但查諸王表內永年王世次明書某爲莊憲王子自嘉靖四十年襲封至隆慶二年薨無子絕除夫謂之絕則嫡庶並無一人謂之除則該府冊印諒當奏謝諸王表之輯宜必考攬精詳而後書也今某妃乃有此請則某之後尙有庶生第一子見年十歲何得言絕若言絕則某氏所生其爲詐冒明矣天潢正派他人得詐冒之實亂之罪可勝誅乎該府轉等官不行覈實妄爲勘

奏自合依律重究設某果有內助某氏所生之子比時一旦薨逝奏報遲緩當生之日合府宗室必有知見之確者其真偽固自難欺一事實關該府絕續抄宜嚴覈施行

叅看得潘王一本為選婚事內奉國將軍某原選某氏未經成婚病故例應繼選無碍若鎮國中尉某過期已久然未有終身而不得娶者但原選某氏曾否成婚有無病故皆未可知據奏情詞懇切合從查酌

玉恩堂集卷之三

十一

叅看得潘王一本為乞

恩請封選婚事除奉國將軍某嫡生一子某等一十五位外查有已故輔國將軍某庶第二子某稱係再娶內助某氏所生彼時已娶某氏又娶某氏果否奉有奏請勘合觀其於隆慶元年具奏於萬曆三年賜名中間延緩不無別故至奉國將軍某嫡第二子某已故鎮國中尉某嫡第二子某已故鎮國中尉某嫡第一子某皆屬愆期據奏止因文移差訛以致轉展停閣情詞以各

可憫但未經覈實遽難准信抄宜查明酌議施行

叅看得慶成王某一本奏為乞

恩冠帶榮身事為照儀司職掌內一欵追封妃父不准授職奉有

明旨著為定例蓋謂恩不容於重推也今夫人某氏既係追封則某贈之不當授兵馬冠帶昭然可見矣乃違例竄奏豈理也哉合從核寢

叅看得慶成王某一本奏為乞

玉恩堂集卷之三

十一

恩俯賜欽撥淨身男子平巾事為照見行事例內使冠帶係郡王者須歷十二年之上方許具奏今淨身男子某等三名俱萬曆元年到府甫及五年豈宜越例陳乞耶抄出案候

叅看得潘王一本為婚禮事內查奉國將軍某已有另本奏請繼選則此繳咨本內自合明開病故緣由况某氏故於正月部咨繳於二月何得槩稱家道清白堪為婚配等語且同日一本一則云是年一十九歲一則云是年二十一歲將

取信乎該府教授等官恁意違錯合行查究奉
國將軍某奉勘合于嘉靖三十九年迄今越十
八年矣奏稱四十二年繳部未蒙題賜封中
間或有別故未可知也抄宜勘實施行

叅看得潘王一本為請名事內查鎮國中尉某嫡
第三子生于隆慶二年是越十年矣萬曆元年
具奏部中不與題覆者必有確見合當查明輔
國將軍某嫡第一子生于嘉靖三十一年何至
四十五年而始具奏方是時已越十五年矣况
玉恩堂集卷之三 十二

今越二十六年耶逾期久甚宜照例立案

叅看得肅王一本為乞

恩俯賜樓閣匾名書籍等事為照條例內一款各府
今後有讀書好禮以書院名奏請者本部即與
題覆翼成美意但不許假借虛名以滋欺罔其
書院止令自備工料蓋造不許因而干涉有司
滋擾百姓蓋所以與其向善之心而節其邪謀
也今肅王生長藩服性嗜讀書奏請閣樓匾名
書籍尊嚴

宸翰以便吟讀一念孜孜好古樂善即古
不是故也委可嘉尚但奏內止云欲於某地
地造閣未明開自備工料恐題行之後不無別
項干擾而城外樓居延儒講讀豈皆端人正士
設有撥置奸徒雜其間將不重為王累耶此防
微杜漸之慮不可不周也抄出酌行

叅看得建安王某一本為比例乞

恩管理家務事為查事例凡王妃以下病故雖有許
于宮人內擇請管理家事之文然為不欲選娶
玉恩堂集卷之三 十三

繼室內助者言也又云不許溺於私愛濫請名
目則未始無限制矣今照建安王某氏故後見
有一妾某氏二妾某氏是必曾經奏請各分昭
然內助未嘗乏人也若據稱有疾而再請宮人
管理則二妾將置何地乎想溺愛所私欲邀榮
名以寵異之耳且奏內不明開年歲若子子女
長幼位數又與奏請管理格式不合抄出覆之
叅看得奉聖夫人某氏奏為題乞

恩俯賜祭葬以光泉壤以廣聖澤一本為恭

恩恤之典

國家所以酌勛報功示勸于天下也詳觀會典及條例所載隆殺予奪各有攸當並無澤及乳母之文彼某氏一老嫗耳雖云乳待微勞乃臣下常分其夫某生前微錦衣之榮可謂厚幸極矣今日死後豈容復有希覬乎不安本分妄援違年特恩溷賣

宸聽是縱其侈心而蔑視

王章之重也抄出立案

玉恩堂集

卷之三

十四

叅看得交城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乞

恩請封選婚一本照得已故奉國將軍某庶第六子某生於嘉靖十九年至四十年方獲請名必其本生之母來歷不明故遲遲如此當是時賜名幸矣豈可復冀封耶且見年三十八歲婚期逾久揆之十五請封之例大相悖矣此而與之將使違例竇奏者紛紛也抄出立案

叅看得魯王一本爲乞

恩照例賜給資粧以便婚娶事爲照庶男婚資固載

之會典近因各府藩行地方所出祿糧尚且不敷若庶男更欲請給婚資有司匱乏無處終屬有名無實已經議革題奉

欽依合行一體遵守今照鉅野王府庶人某嫡第一子某年歲已足但當奏請應得口糧乃復請給婚資是未知有

赫然明旨也抄出寢之

叅看得魯王乞

恩婚禮一本內除鎮國中尉某等六位奏奉選婚勘

玉恩堂集

卷之三

十五

合未甚年久似無違碍其輔國將軍某見年三十二歲已逾婚期乃自嘉靖四十年奉有勘合迄今越十有七年而所選某氏方年一十七歲年命不倫逾期太遠焉知無擅婚那移之弊抄合勘實施行

叅看得代府饒陽王鎮國將軍某一本爲遵明示

辯封祿等事照得

朝廷親親之仁本無所不厚只緣各宗恣情縱慾

致收官人以致生育不明汙亂

王牒故立條例以制裁之此

世廟仁義並行之意爲宗社萬世計也今某庶第十

子某既經禮部查明比照濫妾事例歲給口糧

必已題奉

欽依違更職所能上下其手也乃復有此竇擾且奏

詞悖謾大非對君之語本當叅治念係宗室爲

子陳情姑從抄寢

叅看得管楚府事東安王某一本乞

恩請名事爲照

王恩堂集卷之三

十六

宗藩請名所以爲他日請封之地也據奏各宗四

十八位父母授封及生年月日似亦詳確但訪

得近來

王府情弊多有那移頂補之說及所娶妾媵果否

奏奉勘合有無造入冊內皆當備細稽查如鎮

國中尉某一妾李氏於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

十二日入府却於本年閏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到勘合豈非擅婚在先乎已故輔國將軍某於

隆慶元年嫡生第七子過期請名乃駕言覆

豈果無他故乎中間或有止許請名而不許請

封者通於類奏之時濶開希寵是不可不預爲

查明也抄出覆實施行

叅看得管楚府事東安王某一本爲請封選婚事

據奏各宗三十二位生年來歷似無違碍然特

就其所奏而觀之耳其他擅婚所生若鎮國中

尉某第六子某者部中冊案具在舉一可以類

推恐非粉飾之詞所能掩也抄合查確施行

叅看得管楚府事東安王某一本宗支事爲照奏

王恩堂集卷之三

十七

報宗支所以重天潢之正派也他日各封率由

此爲張本故條例內有三日奏報之文令一奏

子女六十餘位尚有生于萬曆一年者且該府

各本皆稱四年冬季人數地非遼邈乃越半年

而始至非長史司那擡月日卽實奏人恁情違

限也如此玩視法紀其間以庶作嫡捏無爲有

從何處考覈耶抄合查究

叅看得慶成王一本爲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某鎮國中尉某嫡第四子某奉國

將軍某嫡第二子某輔國將軍某嫡第二子某擬奏似無違碍其鎮國中尉某庶第二子某已故奉國將軍某暮生第七子某本生母某氏某氏皆稱憑媒禮娶是未奉有勘合自係擅婚所生於例止應請各糧豈得一槩請封也抄出查明施行

叅看得管楚府事東安王某一本乞

恩婚禮事內奏某郡君於隆慶二年奏奉勘合會選儀賓某就便成婚訖後於萬曆三年某因事呈玉恩堂集卷之三 十八

誤革去冠帶乞請某郡君應得誥命祿米從人及某未奉革前俸米一節爲照儀賓婚配郡縣君而下半年終類奏請給誥命等項例也某郡君既於隆慶三年四月與某成婚比年何不及時請給至萬曆三年某緣事革去冠帶已隔八年今又越二年矣豈有成婚十年方始乞

恩婚禮耶儀賓革去冠帶郡君應否支祿條例原未開載若儀賓未經請給誥命既有過犯恐無補給俸米之理抄出查議

叅看得慶成王一本乞

恩遵例賜給口糧冠帶事內奏鎮國中尉某等嫡第三子某等七位皆因過期情愿不敢請封比照靈丘王府請給冠帶口糧一節揆之新例似亦相應但各宗逾期太遠生育來歷明白與否皆未可知若止愆期並無違碍則照宗庶事例給以口糧亦所以溥

天朝親親之恩也倘有別情不得一槩准給况庶人原無冠帶之條不當援以爲請抄出酌之

玉恩堂集卷之三 十九

叅看得慶成王一本乞

恩遵例選娶內助事訪得近來各宗私畜婢媵者甚多一經奏請遂以爲有名人數所生之子希圖請封及以庶作嫡以生作死假借內助之名恣情縱慾者比比皆是也今奉國將軍某既有子女彼原娶一妾某氏曾經奏奉勘合者乎其私畜決不止某氏一人也特欲微榮名以寵嬖人耳抄出寢之

叅看得韓王一本爲乞

恩婚禮事內除隆慶年間奏奉勘合過期不達如鎮國中尉某等七位外其輔國中尉某自嘉靖三十七年奉有勘合迄今越二十年例應行勘若輔國中尉某則自嘉靖三十年奉有勘合迄今已逾二十七年此必婚媾已久而混奏以微寵所當照例立案者也抄出查行

參看得韓王一本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除鎮國中尉某等嫡生第四子某等二十二位或為嫡生或為繼室所出授封成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一

婚及奏報請名年月據奏似亦明確但未知冊結果相符否其鎮國中尉某庶一子某某庶一子某奉國將軍某庶三子某某庶一子某已故某庶二子某輔國將軍已故某庶五子某皆云例前妾某氏等及例前三妾某氏等所生夫謂之例前是未奉有勘合及曾否造入妾媵冊內亦未開明焉知非冒濫之流而藉例前以為詞也輔國中尉某嫡第二子某生於嘉靖三十七年至萬曆三年請名比時過期十二年未經行

勘今復請封恐未可輕許通行抄出查之

參看得韓王一本為乞

恩請名事內查鎮國中尉某庶三子開係例前妾某氏所生輔國將軍某庶第三子開係例前妾某氏所生鎮國中尉某嫡第二子過期八年奉國將軍某庶第四子過期一十三年皆於明例有違所當嚴勘以杜他日請封之端者內某既有二妾某氏又有二妾某氏何例前所娶之多也恐不無冒濫尤宜覈之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二

參看得懷仁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奏報宗支事為照宗室子女系出

天潢誠不可以混淆也故奏報之籍節經題有明例今懷仁王府所奏子女四十二位除萬曆年間生者姑勿論外其隆慶元等年所生十六位俱在十一歲以下嘉靖四十等年所生十一位俱在十七歲以下查歷年該府無人管理方始奏報耶視三日具本及年終類奏之例盡為虛文其間傳生花生乞養等項何可稽察他日據此

請乞名封欲其無冒濫也得乎該府教授等官
箴視法紀合行查究

叅看得懷仁王府一本爲請給祿米事內稱鎮國中尉某以王長孫降今爵乞要補給任過祿鈔一節爲照查華胄封正以節祿糧而紓財用也某昔冒封王長孫事屬朦朧則萬曆二年以前叨享榮名皆爲犯分今得不罪猶降鎮國中尉之封厚幸極矣自合安分支給降封以後本等祿鈔豈宜更有希覲也抄出寢之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二本爲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查奉國將軍某嫡第二子某已故某嫡第二子某鎮國中尉某嫡第二子某各於嘉靖三十四五等年所生俱過期十年以下奉國將軍某庶第三子某第四子某奉國將軍某庶第六子某第七子某第八子某皆稱例前妾所生明係濫妾之子又皆生於嘉靖三十二三三等年則過期亦十年矣已故鎮國中尉某庶第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二子某生於嘉靖二十四年是過期二十年以下者也奉國將軍某庶第二子某鎮國中尉某庶第二子某雖未逾期亦係濫妾之子至奉國將軍某嫡第三女嘉靖三十一年生已過十一年某第三女嘉靖二十七年生已過十四年某嫡第二女嘉靖二十六年生已過十五年均於明例有違者也該府一時所奏子女二十六位皆云夏季該請人數乃據拾遺年及生育未明之人混擾使一槩憫其失所而准給之恐條例不足憑而有司之供益難繼矣抄出酌議施行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奏爲請名及請給口糧冠帶二本內查鎮國中尉某第二子已故輔國中尉某第三子俱嘉靖四十二年嫡生是過期十年者也鎮國中尉某第三子嘉靖二十七年嫡生是過期二十五年者也某庶第五子某庶第二子年歲未遠俱稱例前妾所生若某庶第九子既云例前二妾所生又逾期一十八年是違例之甚者也其奉國將軍某

生第六子某嫡生第二子俱無奏報日期已得請名而去不知所擬耶訪得該府人數甚多中間冒濫者不少近見有題給口糧之例故將年遠生育未明之人今年奏報明年請名又明年請封及請給冠帶希覲無已不然何嘉靖三十四等年所生直至萬曆三十四年而始奏報及請名也今當請名請封之時理合備細查確應封應革卽與題庶免他日紛紛之乞耳抄出慎之

王恩堂集卷之三

二十四

參看得周王一本爲

請封選婚事照得將軍而下十五歲請封例也今奉國將軍某嫡一子某某嫡四子某輔國中尉某嫡三子某各見年二十一歲輔國將軍某嫡二子某輔國中尉某嫡二子某各見年二十二歲鎮國將軍某嫡一子某見年二十五歲皆過期十年以下者也鎮國將軍某庶十二子某見年二十八歲某嫡二子某見年二十六歲皆過期十五年以下者也該府去京師不遠旣已按

類奏何敢於遲違若此中間必有別故抄出查例施行

參看得周王一本爲乞

恩婚禮事爲照條例十五歲請封選婚蓋婚媾自有定時也旣已奏奉勘合卽當依期會選乞恩各宗玩視條例往往私自成婚久而後請若不嚴爲查處將來何所懲創查得奉國將軍某年三十二歲鎮國中尉某年三十歲某年三十二歲俱於嘉靖四十年奉有勘合是過期十六年者

王恩堂集卷之三

二十五

也輔國將軍某年三十三歲奉國將軍某年三十三歲鎮國中尉某年三十五歲俱於嘉靖三十七等年奉有勘合是過期二十年以下者也奉國將軍某年三十九歲鎮國中尉某年三十八歲俱於嘉靖三十三年奉有勘合是過期二十四年者也若奉國將軍某年四十三歲嘉靖二十九年奉勘合鎮國中尉某年四十九歲嘉靖二十二年奉勘合則皆在二十五年以上矣此必擅婚已久生育已多姑乘此類奏之

入以爲他日子孫微寵之地也抄合分別酌議
叅看得周王一本爲言名事內查十歲而下者姑
寔勿論若輔國將軍某嫡第五子見年二十歲
奉國將軍某嫡第二子見年一十九歲鎮國中
尉某嫡六子十六歲嫡七子十四歲鎮國中尉
某嫡二子十九歲奉國將軍某嫡三子二十一
歲嫡四子二十歲奉國將軍某嫡一子十七歲
嫡二子十六歲是皆過期十五年以下俱屬違
錯所當照例行勘者也其他年雖未遠細加叅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二十六

詳有衰年而多得者有連年而接生者恐不無
捏庶作嫡之弊今日一幸請名他日何以杜其
求也耶凡涉可疑者通合嚴覈

叅看得周王一本爲請給內助事內查遂平王長
孫某年力方青又係應襲似無可疑鎮國中尉
某恭人某氏於嘉靖四十五年病故輔國將軍
某夫人某氏於嘉靖四十四年病故各逾十余
年矣豈無一從人而迄今方請耶其意不過籍
內助之名以蓋濫妾之失爲他日所生子計耳

此宗室之通弊所當嚴杜者也

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二本爲
奏報宗支事照得宗支一節先年徑下宗人府
以備禮部行查中多牴牾漫無可憑故近題先
下禮部附記輔發蓋防奸謹微之意也今各宗
奏報在萬曆初年者已違按季類奏年終繳冊
之例乃有生於嘉靖三十四等年者三人生於
嘉靖四十一等年者十四人生於隆慶元等年
者九人不知視法紀爲何物而敢於玩愒若是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七

也方其奏報時已越二十余年則何日請名請
封耶且其間濫妾及擅婚之子尤多恐未可因
今日之報而他日遽准其名糧也該府春季報
宗遺例已經叅覈今又據拾遺年所生之人混
奏教授等官不行釐正罪將安辭抄出提究
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一本爲
乞

恩請名事內稱已故奉國將軍某等所生之子委係
擅婚止該請名是矣但生於嘉靖四十等年間

已該十五歲以上俱於萬曆四年方始奏報何太遲耶一經奏報邊欲請名則請給口糧之疏又將相繼而至其真偽從何而辨也比時陳乞紛紛該地方有司不苦供億之難耶抄出行勘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二本爲乞

恩奏請內助事內開奉國將軍某淑人某氏嘉靖四

十三年病故要進一妾某氏某淑人某氏嘉靖

四十一年病故要進一妾某氏某淑人某氏嘉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一

靖四十五年病故要進一妾某氏鎮國中尉某

繼恭人某氏嘉靖四十年病故要進二妾某氏

各爲內助一節爲查條例雖有夫淑恭宜人病

故許舉妾媵一人爲內助之文然所娶之妾必

其奉有勘合者也今詳某等各妾不曰例前則

曰禮娶均爲濫妾無疑矣若因其請而遽許之

其所生之子不又將請封耶況淑人某氏等之

故俱在十五年上下向來未嘗之

借內助之名以遂其私也四件一體

本竇奏殊爲違例抄出立案

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請給名

糧二本內查鎮國中尉某嫡第二子嘉靖二十

五年生已故奉國將軍某例前庶第七子嘉靖

二十四年生見存某嫡第一子嘉靖二十七年

生已故某嫡第一子嘉靖二十年生俱過期二

十五年以上相應照舊立案其奉國將軍某擅

婚所生第一子于嘉靖三十八年雙生第二子

第三子于嘉靖四十年至萬曆五年春季方來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二十五

奏報乃今隨請名糧何奏報之遲而請名糧之

速也律之五歲請名之例已越十五年未經行

勘胡得遂請糧耶不守

朝廷之法妄希

朝廷之恩恐不當玩易若是抄出酌議

叅看得魯王一本爲乞

恩賜給平巾等事爲照淨身男子係

內府分撥應戴平巾若該部撥發者止戴小帽此

定例也親王奏請出自

特恩准給郡王則查未有例今鄒平王府淨身男子
某不在應給之數抄出寢之

參看得晉府一本爲乞

恩請各事內除六歲至十一歲者過期不違相應准
覆若庶人某嫡一子年二十三歲嫡二子年二
十二歲已逾十七八年雖有寬限新例恐未可
遷徇其情也抄出酌之

參看得崇王二本一爲宗支事內稱歸德王某第
三妾某氏於萬曆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生一女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三十

其某氏止云憑媒禮娶不言奉有某字勘合又
不言庶第幾女似涉朦朧一爲

請封選婚事內稱春季該請人數却于六月初十日
方發又細書字紙之數不干結尾總計乃在計
開之前尤係違式該府輔導官事體生疎可知
矣抄合查究

參看得瑞昌王府奉國將軍某一本爲極惡橫宗

兩抗

明旨科叅欺隱部院成案等事據奏

言無非爲子女被革遂與某結讐五年之間三
寶

天聽但其所奏某擅婚冒封事情部中必有冊案可
考一經揭查是非便曉然明白何必行勘本宗
已革子女萬無可復之理然猶屢奏不已只因
初次科叅及某叅政批詞稍有一線之路耳若
某第五子某委係擅婚某氏之子萬曆四年該
部查駁止給口糧則同母所生某等四子俱合
停祿本宗奏勘緣由亦當依限回繳豈得遲延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一年果如所言該藩各宗及教授吏書用比作
奸何若斯之極也事關

國紀宗牒干碍人衆似應通行嚴究如本宗挾讐
逞臆捏情妄奏法亦難逃卽當明正其罪以杜
訐陷之害抄出酌議施行

參看得准王請名二本爲照五歲請名雖一定之
制見行事例過期十年以下者猶爲題覆所以

廣

親親之恩也今鎮國將軍某嫡第一子生於隆慶

年爲八歲輔國將軍某嫡第二子生於隆慶三年爲七歲奉國將軍某嫡第二子生於隆慶元年爲十一歲嫡第三子生於隆慶四年爲八歲過期未遠俱在十年之內也前二子則曰年足五歲後二子則曰年已九歲年已六歲此年齒多寡一屈指可知何形諸章奏間乃不以實耶事涉面諷合行查究若紹興王某嫡第三子見年十一歲永豐王某庶第五弟見年十五歲先曾奏請該部不與題覆疑必其母來歷有未明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三三

也通行抄出覈之

叅看得江川王某一本爲懇乞

天恩軫念災異衰病等事爲照儀司事例親郡王某

患篤廢之疾方許世長子暫代行禮蓋爲父在

子不得自專也今某奏稱衰病不能行禮具

某病故欲將嫡一孫輔國將軍某代行禮儀

例似亦相應但某未經改封長孫而以輔

爵代之班行未定恐非所以服諸宗之心

請給袞冕皮弁等服查郡王原無舊

戒於火致被燒燬尚有補給之理乎抄出通行酌議

叅看得韓王乞

恩冠帶婚禮一本內稱某郡主選中儀賓某要請誥命冠帶祿米從人等項行令成婚一節爲查見行事例凡各王府郡縣主君儀賓務選家道清白保結到部看係無碍方與題准冠帶回還成婚又查條例一款選中儀賓出親郡王者照舊赴京蓋爲儀賓連姻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三三

帝室至榮且貴不可不重其事也今韓王所選某奏

內不開赴京到部遽欲徵求

寵命成婚似於明例未合抄宣案候

叅看得韓王乞

恩婚禮一本內查錄國中尉某隆慶四年奏奉勘合過期未遠相應准題其鎮國中尉某奉勘合於嘉靖四十一年某奉勘合于嘉靖四十年某奉勘合于嘉靖三十九年皆過期十五年以上內稱某患病守制俱似有因其某竟無先婚後奏

之弊均當照例行勘者也抄出慎之

叅看得吉王乞

恩賜給平巾一本爲查淨身男子不係內府分撥者不得與稱內使止戴小帽間有親王奏請覆奉

欽依准給

特恩也若郡王則無是例矣今某等十名稱係親王府荅應人役應否取自

上裁其某等四名乃撥郡府者効勞未久似未可破格與之也抄合分別施行

王恩堂集卷之三

三十四

叅看得弋陽王請封生母一本內稱輔國將軍某生母某氏見年七十歲欲比照本藩某氏某氏事例封爲夫人據其情詞懇切似應俯從但查奏本內開某氏本生來歷脫漏其社某圖字樣不惟疎忽之罪難逃想其母例前所娶或有未明者在也抄出立案

叅看得鎮守雲南總兵黔國公某一本爲乞

恩復職銜賜祭葬以光泉壤事爲照

與內一款公侯伯爲事病故者祭葬等項

恩典俱無又查得條例內一款公侯伯被劾勘實而罪重者併本爵應得祭葬一槩盡削明例昭然所以申彈惡之典也某罪犯深重屢經勘實仰荷

皇慈垂念勲舊不加斧鉞今得卒於牖下實曠蕩之

恩也爲之子者正宜感戴

朝廷不殺之仁安分恪職以蓋父之愆乃可言孝胡得妄有陳請既幸脫網於生前復希微寵於歿後此而與之是法不足信而恩有濫及非

王恩堂集卷之三

三十五

聖朝仁至義盡之道也合從抄寢

叅看得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某一本爲乞

恩俯容奔葬等事爲照滇南重鎮控制百蠻

朝廷設總兵官世守之正以彈壓軍民而綏定遐方也奉有

欽敕自合

欽遵行事豈得復顧私情今某病故而其子某奏請奔葬一念烏烏之私似不容已但君臣大義攸關必當權其輕重越萬里而往來不惟沿途騷

援亦非固守封疆之義且忠孝一道効忠以報國卽克孝以光前又何必遠離信地而負

朝廷委託之重也某此請人子之心可謂盡矣抄出以義裁之

叅看得代府太平王某一本爲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查輔國將軍某庶三子某生母某氏鎮國將軍某庶一子某生母某氏皆云憑媒禮娶未聞奉有勘合不知果係額妾否也又且故奉國將軍某嫡一子某見年二十五歲鎮國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三六

中尉某嫡二子某見年二十三歲律之十五請封之例皆屬愆期未知果有別故否也抄出覈實施行

叅看得代府太平王某一本爲乞

恩請名事內除過期未遠者不論查得鎮國中尉某庶三子係一妾某氏所生奉國將軍某庶一子係一妾某氏所生然某氏只言以憑媒禮娶並不開何年奉有勘合其果額妾乎其果濫妄乎今日之請名正他日請封之地辦之不可

不早辨也抄合查奪

叅看得代府太平王某一本爲乞

恩選娶內助事爲查條例內一款將軍而下正室故後但有妾媵止許推舉一妾進爲內助不得濫請如原無妾媵行勘明實方許奏娶一人就作本位第一妾此定例也今奉國將軍某但云淑人某氏有出病故欲要另選一人並不明言有無妾媵焉知非隱情而朦之爲請也抄出案候叅看得原任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已故復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三七

職某男某一本爲遵例陳情請給

卹典等事照得條例一款因事革職給與祭葬者乃以其人才猷名節爲公論所歸者而言非槩以爲例也某于

世廟時被劾謫戍病故事越兩朝蒙

今上俯賜昭雪准復原官此曠蕩之恩足慰幽魂于地下矣乃其子復有此奏固人子無窮之情然國家旌賢叙勞自有差等若削奪者一槩准給復官不已卽請祭葬祭葬不已必請贈謚贈謚不

已必請錄蔭是茲奏牘之紛紛也及查本官立
朝委無大過連日訪諸鄉評尚有未盡協者某
之奏是亦不可以已乎抄出酌之

參看得襄垣王府某一本爲乞

恩請名事內鎮國中尉某嫡第一子雖逾期二年詳
其生年來歷似無違碍若已故奉國將軍某庶
第二子已逾七年尚未甚久但生母某氏稱係
側前禮娶未經奏選終不免濫妾之流也所生
之子自有定例抄出查照施行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三十八

參看得安南國歸順土人子孫某一本爲比例習
學世業以圖補報事據奏有兄某收克通事以
來其子某比例具奏蒙部題奉

欽依後因病故無子相承某係某親弟欲要比例收
克一節爲照通事各缺禮部選補自有定規未
聞有因陳乞而得者今某稱係某親弟是否酌
派援引某等例委否相同本館有無缺人應否
收補其習學譯語果否諳熟乃輒有此奏不無
竄擾乎抄出查核

參看得趙王一本爲乞

恩婚禮事據稱鎮國中尉某見年三十一歲嘉靖四
十年奉有勘合迄今已越十七年所選某氏止
一十九歲蓋過期十五年以上所當行勘者也
輔國將軍某見年三十七歲所奉勘合在隆慶
三年雖云尚在十年之下然男女婚媾之期太
過而所娶某氏方一十九歲年命果相宜乎又
駕言得患痞疾不無摭掩先婚後奏之弊抄出
併勘施行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三十九

參看得崇王乞

恩請封併宗支三本據奏事情似無妨碍但本內禮
部事樣與奏字王府等字並作擡頭總計字紙
之數在開款之前及用寶高下俱屬違式該府
去京師不遠奏報格式必有頒布者存長史輔
導等官漫不經心敢於差錯合當查究
參看得慶成王一本爲乞

恩婚禮事內鎮國中尉某見年三十四歲嘉靖三十
七年奏奉勘合是過期二十年矣所選某氏年

一十七歲乃會選三年後而始生者何其久也而必任之求耶恐不無隱匿情弊相應照例行勘

叅看得岷王一本爲乞

恩請名事內廣濟王某所稱嫡第一子見年九歲未得雙名止因投結遲悞詳其奏詞來歷似爲有據若鎮國將軍某第九子見年二十歲第十一子見年十七歲俱稱例前妾某氏所生兩次具奏而不與題覆疑必有違碍者存也及查選婚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四十一

一本輔國將軍某見年二十二歲某見年一十八歲亦係某某氏所生以前二子觀之則某乃第八子某乃第十子也何二子俱得請封于前而此不得請名耶設以某氏爲濫妾則前二子之授封當究其朦朧之弊假令後二子或有別故但許請名而不許請封亦例所宜明白釐正者奚爲逾期十五年也抄出嚴實施行

叅看得秦世子請名一本內庶人某嫡第四子生於嘉靖三十一年第五子生於嘉靖三十六年

某庶第四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某庶第二子生於嘉靖二十七年某庶第三子生於嘉靖二十八年皆過十五年以上至三十年者逾期太遠明例故違相應立案

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乞

恩請名二本及請名種一本內奉國將軍某嫡第四子輔國將軍某嫡第一子俱於嘉靖四十五年生輔國中尉某嫡第三子某嫡第五子俱於嘉靖四十三年生已故奉國將軍某嫡第三子於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四十二

嘉靖三十七年生律之五歲請名之例皆逾期十五年以下者也奉國將軍某嫡第四子生于嘉靖三十三年已故奉國將軍某庶第五子某庶第六子俱生于嘉靖三十一年皆逾期二十一年以上者也其奉國將軍某庶第五子見年六歲奉國將軍某庶第四子見年九歲雖云逾期未遠而生母某氏某氏皆未奉有勘合焉知非濫妾而藉例前以爲解也若鎮國中尉某嫡第二子生于嘉靖二十五年已故奉國將軍某

庶第七子生于嘉靖二十四年某嫡第一子生于嘉靖二十年皆逾期三十年以上雖有寬限新例仍不得乘機濫請者也該府離京師不甚相遠又每季類奏不缺乃其所娶妾媵未聞有一人具奏却與各府不同及請名封率多以年久事情實擾既曰類奏而或分或合恁意從違該府教授等官何其敢於玩法也此而不懲將來效尤者不紛紛耶抄出查照施行

叅看得秦世子某一本爲乞

玉恩堂集

卷之三

四十一

恩婚禮事內查輔國中尉某見年二十歲乃開稱隆慶元年奏奉勘合是十歲而選婚也其中必有差誤輔國中尉某見年三十八歲嘉靖三十三年奉勘合是過期二十四年矣據稱兩次選勘俱未入府病故似爲有因然男子有室之情決未有逾多年而不遂者此必擅婚已久而姑爲掩飾之詞也輔國中尉某見年三十歲嘉靖四十年奉勘合亦過期十五年以上相應併勘叅看得秦世子某一本爲乞

恩選娶內助等事爲照內助妾媵條例而載其所以所以節諸宗之縱欲且懼濫配

天潢也今世子一時具奏一十七件中間固有情不容已者但妾媵有無必須明勘方可得實如輔國將軍某不開見年若干歲查其十五請封之期應在五十以上豈無一從人而朦爲之請也大都各宗先以濫收多人一得請名藉榮名爲他日生子請封之地此近來通弊不可不嚴覈者抄出查之

玉恩堂集

卷之三

四十二

叅看得周王請給內助一本內鎮國中尉某不言有無子女但云有母某氏七旬無人侍養情似可憐然後中宗室有縱慾而收多人者未可知也奉國將軍某淑人某氏於嘉靖四十五年病故迄今已越十二年豈無從人與俱而今方奏請者不過借此以蓋濫收之失耳抄出勘實施行

叅看得周王請給過期擅婚名字等事內奏已故奉國將軍某嫡第三子見年二十一歲第

見年二十歲已故鎮國中尉某擅婚某氏所生
第一子第二子俱要請名字口糧一節爲照條
例雖有題給之文然必查係委是宗姓非可朦
朧而苟得者也今二宗旣已病故則諸子來歷
未見明白若遽徇其請將來陳乞者不紛紛乎
抄出嚴覈以杜幸孔

叅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某爲乞

恩請封選婚事爲照宗藩選擇婚配必由巡按覈實
具奏者正以巡按彈壓一方可以糾正奸弊也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四十四

今據奏內輔國中尉某見年三十八歲自嘉靖
三十三年奉有勘合迄今已越二十四年而所
選王氏方年一十八歲是奏選六年之後而始
生者事屬愆期未見查覈雖有擅婚情弊何由
舉正不然三十八歲豈新婚之時而濶與類題
也抄出摘勘

叅看得周王乞

恩婚禮一本爲照男女婚配有定期條例所載甚
明也今據該府奏乞婚禮除隆慶三年奉勘合

者雖屬愆期尚未甚遠姑且勿論其鎮國中尉
某奉勘合于嘉靖三十六年是越二十一年者
鎮國中尉某輔國中尉某某奉國將軍某某俱
奉勘合于嘉靖三十九年是越一十八年者輔
國中尉某某奉勘合于嘉靖三十二年是越二十
五年者鎮國中尉某某奉勘合于嘉靖四十一
年是越一十六年者奉國將軍某某俱奉勘合
於嘉靖三十五年是越二十二年者鎮國中尉
某自嘉靖二十年奉勘合是越三十七年矣中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四十五

間雖有托病遷延等情詳其年歲俱過時已甚
乃謬稱秋季該請人數將誰欺乎是必成婚旣
久見新例寬限而混奏以希他日之寵耳此而
不杜則玩法者益無忌憚而條例之頒也爲贅
旆矣抄出嚴覈施行

叅看得周王請各一本爲照見行事例男請名過
期者分別久近題請所以約齊人心而遵成憲
也該府按季類奏動以數十位計宜無過期者
矣今次所奏乃有鎮國中尉某第一子年二十

五歲第二子年二十四歲第三子年二十三歲
改作二十一歲者有奉國將軍某第一子年一
十六歲有輔國將軍某第二子一十八歲某第
四子年一十三歲者雖有久近不同皆援視條
例而不奉行者也使一槩准之明年不又將請
封耶其他庶生及十歲以下者尙多抄合詳覈
叅看得周王爲

請封選婚一本除過期十年以下者不論查得已故
奉國將軍某嫡二子某見年二十二歲鎮國中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四六

尉某嫡二子某年二十六歲已故鎮國中尉某
嫡一子某年二十五歲奉國將軍某嫡一子某
年二十一歲俱于萬曆三年四年賜名魯山榮
安王某庶十一子年二十八歲鎮國中尉某嫡
二子某年二十九歲卽其婚媾之期俱越十五
年以下例當行勘內請各過期某等四位皆在
十六年以上比時題給雙名未知果究其愆期
之失否纔得請名而去隨又相繼請封不量爲
分別將來玩法者何所懲創耶抄合酌議、

叅看得潘王一本爲乞

恩請名事爲照各王府選婚不許及本府軍校人等
節奉

明旨嚴禁非一日矣今潘王奏稱妾媵某氏自備財
禮選聘羣牧所正軍某之女是本府軍人之家
也所生之子當從別議若今日朦朧得請則他
日請封卽爲郡爵關係匪細是不可不嚴杜其
後者抄出查照施行

叅看得潘王婚禮一本內開輔國中尉某見年二
十四歲奉勘合於嘉靖三十七年迄今二十年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四七

矣而所選某氏方年一十九歲奉國將軍某見
年三十三歲奉勘合於嘉靖三十八年迄今十
九年矣而所選某氏方年一十九歲是皆奏選
於未生之前者也鎮國中尉某不曰見年若干
歲而曰比年二十二歲計其隆慶二年請封蓋
三十二歲矣所選某氏亦不言若干歲但云隆
慶五年具奏繳部未蒙題覆是必婚配於未封
之前者也俱於明例有違抄合行勘

參看得鄭王一本乞

恩婚禮事內稱鎮國將軍某擅婚某氏嫡第三子某年二十四歲未婚欲要選配一節爲查條例擅婚之子止許請名其歲給口糧照依歷年原議減廩人三分之一給米五十石毋得別有希望奏擾蓋以其擅自婚配無人臣禮故設此條以懲戒之也今某乃云條例並無開載禁子選配之條輒有此奏不知擅婚之子既不請封已同庶人查得新題事例庶男婚資稅不准給何得

玉恩堂集

卷之三

四十八

別有希望而奏擾也抄出案候

參看得交城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乞恩請名事內稱庶人某嫡生第一子向因缺管府事之人未經奏報今欲請名一節爲照宗室子女三日報生五歲請名此定例也今某於隆慶六年嫡生第一子比時雖云管理之人然奉國將軍某已於萬曆二年四月內奉勅則兩年以來何不卽爲奏報未奏報而請名縱有傳生乞生之弊從何稽考此違例之甚者也抄出立案

參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一本乞

恩婚禮事爲照男女婚媾自有定期既已奏奉勘合卽當依期會選具請蓋以慎擅婚之防也今據該府所奏有奉勘合于嘉靖三十九年如輔國將軍某者有奉勘合于嘉靖三十八年如鎮國中尉某者俱過期二十年以下有奉勘合於嘉靖四十二年如鎮國中尉某者有奉勘合於嘉靖四十二年如奉國中尉某者俱過期十五年以下雖有寬限新例然先婚後奏之弊不可不

玉恩堂集

卷之三

四十九

察抄出勘酌施行

參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請給擅婚男名一本爲照擅婚之子雖有請給名糧恩例必須依期奏報於前方得請名于後今據奉國將軍某第一子某年二十歲第二子某年十九歲第三子某年十七歲奉國將軍某第一子某年十九歲第二子某年十七歲鎮國中尉某第一子某年十二歲俱稱擅婚之子不敢奏報今年已長成欲請雙名夫曰擅婚則配匹之際已不

知有

朝廷矣而又失於奏報是蔑視

明例而不遵者况過期皆在十五年以下縱有傳生乞養等弊從何稽考耶此悖謬之甚似未可以寬限之例而許之也抄出立案

叅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乞

恩請名一本內開各宗該請名四十五件除過期十年以下者不論他若已故奉國將軍某嫡第一子雖云十歲但奏報被訐必有別情鎮國中尉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五十一

某嫡第五子不言某年奏報又見年二十歲是

違例之尤者輔國中尉某嫡第一子見年十六歲則過期十年以上矣其庶人某等五件雖尚在十年以下然其奏報日期俱未明開不知冊結果相符乎否也抄出分別勘酌

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乞

恩請封婚選一本內奏輔國中尉某嫡第三女見年一十五歲正當封婚之期似無相碍但其奏報在本年六月間是即十五歲也年至十五而奏

報不惟故違明例其中傳生乞養等弊亦安所稽考該府蔑視

朝廷法紀非止一次累經叅駁畧無懲創抄宜嚴覈縱使得實應封亦須究其違例之罪庶可以儆將來也

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奏報宗

支一本內輔國將軍某一妾某氏二妾某氏但稱禮娶不言奉有勘合則其所生第二子第三子果係額妾之子乎鎮國中尉某于嘉靖四十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五十二

五年嫡生第三女是十二歲而始奏報也該府各項事情按季奏請未嘗間闕而違例者甚多抄宜附記候請之時嚴行勘究

叅看得守備鳳陽等處太監某一本庶男照例婚配事內稱庶人某等各男某等十名俱各年已長成相應婚配欲照先年事例每人給與表裏首飾等件婚配為照庶男婚配向奉

欽依舊例行令彼處軍衛有司行選似無容議但婚資一節近經部題奉

裁革著爲定例卽各府宗庶且然矧高墻罪廢之裔乎鳳陽等處連歲災荒各墻口糧之給猶恐不繼何暇及其婚資也抄出查照議寢

參看得已故忻城伯某庶兄某一本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等事爲照襲爵事例行查應襲子孫曾請祭葬畢日方與具題則奏請卹典之人卽是承襲之人也今某身後卹典不由其妻若子陳乞乃庶兄某爲之請焉豈本爵病故嫡宗子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五十二

孫並無一存者而祖脩卽應襲人耶奏內不明開有無嫡庶應否承襲似涉含糊及訪本爵生前雖嘗管理紅盈行檢頗多物議却又張飾其詞朦引加祭之例妄行竄擾是尚得爲安分乎

擬合勘議

參看得山陰王某乞

恩請名一本內開已故輔國將軍某庶兄第一子見年六歲例該請名似無遺碍但查一妻某氏雖稱奏准進爲內助然其始進之時已在例後未

聞奉有勘合恐亦非額妾也且本宗於嘉靖六年授封卽使適當十五之期距隆慶六年計在六旬以上血氣既衰某氏入府又越十年矣何始生第一子耶或者嬖於所愛傳生乞養以邀榮貴未可知也抄合嚴勘

參看得弋陽王某爲極惡宗室抗違

勅命一本內奏奉國將軍某性克健訟驕驕某屋價指勒某財禮等情果若斯言某極惡不道之人也及查某與某三賣

王恩堂集

卷之三

五十三

天聰似非安靜無爲者前某奏詞因于碍人衆已經本科參出該部題奉

欽依行彼處巡按查勘則是非曲直自有公論所奏該藩擅婚花生不下百餘有無真僞亦難掩人耳目某豈能開騙媒利也詳王本意只緣某討正某擅婚四子之封各宗或有奸弊慮恐一時發覺故借指婚事以洩衆憤耳不然何萬曆四年該部行勘竟致沉閣不聞一言改正及奉欽依遂有此奏耶抄出案候勘覆至日再議

參看得靖江王一本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春秋季該請人數計一百三十一員其母俱未奏請封號今所生之子欲照某某事例一槩請封爲照該藩僻處粵西雖去京師稍遠然明例頒布決不遐遺該府漫視不遵寔爲玩法先經本王原情乞

恩朝廷曲賜軫念一時准其請者數已不少纔一二年何又至百十之多耶訪得中間有年二十七歲及三十三歲者先期俱已成婚萬曆三

玉恩堂集卷之三

五十四

四年間幸請雙名已爲體卹之極今更欲請封多至一百三十以上則有司祿糧之給歲增幾何而明例之頒無以取信于天下矣使他藩效尤將不滋擾耶念各宗嗷嗷待哺固當施恩若以擅婚過期之條律之似不可不量爲區別也抄合酌議

參看得靖江王一本乞

恩請名事內春秋季該請名四十員除過期十年以下者勿論查有鎮國中尉某嫡第三子奉國

中尉某嫡第六子某某嫡第二子某某各見年一

十六歲某嫡第二子某某見年一十七歲某嫡第

三子某某見年一十九歲輔國中尉某嫡第三子

某奉國中尉某嫡第四子某已故某嫡第四子

某各見年二十歲而某繼娶又係典仗所軍校

之家某嫡第五子某某見年二十三歲已故某嫡

第一子某某見年三十二歲某嫡第四子某某見年

二十五歲俱過期二十年以下委于明例有違

雖籍歷代相傳與腹裏諸藩不同之說然均之

玉恩堂集卷之三

五十五

宗派同食天祿似不宜玩視于前而邀榮于後也及訪奏內所開禮娶某氏大都捏寫仕宦之家使一槩准之他日請封之奏又相繼而至矣該府地里雖遠未有數年不入京師者如此違例竄奏不爲畫一之法以齊之何以善其後耶抄出分別議處

參看得弋陽王一本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照例賜定管理等事內稱本王近患風痰病症又乏子嗣欲比照南渭王府某事例將親

代行禮儀併世授鎮國之封賜勅管理仍令其
孫奉祀各一節爲照郡王無嗣宗支止以本等
官職奉祀例也若管理重任則在得人故節年
題奏皆以賢能倫序爲序是推選不可不慎矣
今王自稱乏嗣欲令一人奉祀例固相應但其
所推親叔某管理倫序果否次及賢能有無懋
著皆未可知及查該藩同城尚有二府可以分
管又與另城居住者不同則世授鎮國之封於
例未必相符也其代行禮儀必須行勘本王果
患篤廢之疾方可請裁事體關係匪細通行抄
出勘議

王恩堂集卷之三

五十六

叅看得管理府事已故陽城王嫡長子某請各一
本內開鎮國將軍某嫡第一子嘉靖三十四年
生是爲二十三歲某嫡第一子嘉靖三十五年
生是爲二十二歲某庶第二子嘉靖三十六年
生是爲二十一歲過期皆在二十年以下而某
庶子生母某氏係郡牧所軍人某之女又本府
軍校之家也乃樂云年頗長成例該請名是焉

得爲遵例乎抄合勘實另題施行

叅看得弋陽王請封生母一本爲照將軍生母雖
有加封近例然必年踰七十孝行著聞方許具
實奏請今輔國將軍某生母某氏原係鎮國將
軍某例前之妾賢否是未可知且鎮國見存則
其妾應否授封明例亦未開載據奏詞懇切固
人子無窮之情而分有限制似未可以曲徇也
抄出查酌

叅看得琉球國中山王世子某一本懇乞

王恩堂集卷之三

五十七

天恩憐念海國等事爲照遠夷朝貢所以尊中國而
脩藩度也諸凡往來事例確有成規爲子孫者
恪守弗渝方盡以小事大之禮今據某所奏伊
祖尚思達念貢獻菲薄愧無補報節次奏准自
備工料造船往來至嘉靖年間始比例收買民
船克用細加叅詳我

天朝原無給船歸國之例却乃駕言本國備倭費多
人民窮乏無力脩造援引洪武初年舊事要行
有司造船賜還是悖伊祖效順之誠而妄意非

分之求也且福建地方連被兵燹即今

勅封造船已不免勞民動衆若每次朝貢必取給焉將不疲中國而事遠夷乎非惟民力不堪恐

國體亦不宜若是褻也抄出合行戒諭本國使臣宜安藩服之分無負柔遠之仁

叅看得萬安王某乞

恩請封選婚及請名二本內稱已故萬安王某所生嫡第十子某見年二十歲要得請封選婚庶第十二子見年一十三歲要得請名各一節爲照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五十八

一宗室名封雖有寬限新例然必查無違碍方可題給今某請封過期雖云不遠乃其雙名之賜甫在本年七月正所謂一得請名則請封之奏相繼而至也庶第十二子其母例前所娶儀衛司某之女乃係本府軍人之家二位竝稱郡王子使一槩准題皆應授鎮國將軍之封矣爵崇祿厚似不可無斟酌于其間也抄出勘實施行

叅看得弋陽王某一本爲懇乞

恩俯憐勸明淹抑賜給追卹等事內奏宜春王玄

孫某某稱伊故父某比照陳留郡君事體要請給奉國卹典一節爲照宸濠之變宗室裔從者已經奉

旨處治比時某某押發高牆事必有因也後某應詔辯明送回原府居住

天恩浩蕩猶得享宗族名糧可謂厚奉之極矣今某等尚冒宜春王玄孫之稱乞請伊故父奉國卹典登誠爲于孝親之心蓋調幸而得請則他日又可援例請復封爵耳事隔數十年所引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五十九

恩詔殊不相合抄出寢之

叅看得弋陽王等府鎮輔奉將軍中尉某等四本奏爲乞

恩俯賜宗室無依照例仍賜親支管理等事內稱弋陽王病故管理乏人在本府則欲請鎮國將軍某在瑞昌王府則欲歸附樂安王在宜春王府某等則欲歸附樂安王某等則欲附屬建安王各一節爲照管理之職所以鈴束宗儀奏請名封關係匪細也故必推擇得人然後各宗有所

仰賴江藩自逆濠之後郡爵紛爭部議以無王
五府分屬有三府管理覆奉

欽依爭端始息遵行非一日矣今弋陽王故絕各宗
願分附帶管就其相為倚倚之情似當俯從但
支派遠近趣向順違必由彼中從公勘數方可
題准為久安之計先該弋陽王存日請要親叔
某代管本科念其事體重大已經參勘乃今所
奏願從某者止是本府而瑞昌宜春各請分屬
焉則某似非輿情之所同歸也且其年已老其
王恩堂集卷之三 六十一

參看得韓王乞

恩請封選婚一本內某年十六歲某年二十三歲某
年二十歲某年十九歲過違封婚之期雖云未
違查其奏報請名之期皆屬違悞比時題准賜
名曾否行勘果於封爵無碍乎某年十八歲某
年十七歲均稱鎮國將軍夫人某氏嫡生果係

期年之間連得二子何某請名于隆慶二年某
請名于萬曆元年第先于兄其理又未可曉此
必有那移頂補以庶作嫡之弊抄宜覈實施行
參看得代府管理府事太平王二本乞

恩請名及請封選婚事除過期十年以下者不論內
查鎮國中尉某庶第六子生於嘉靖三十八年
是十九歲乃臧作十八歲鎮國將軍某庶第七
子生於嘉靖四十年是十七歲乃改作七歲夫
生年屈指可數為過期十年以上尚且恁意那
王恩堂集卷之三 六十二

參看得代府管理府事太平王一本遵例

請封行造事為照條例請封選婚自有常期未聞有
擅自婚配補給封誥者今據各宗奏稱先因偽
封後勘明改正然其所娶軍民之家既未奉有
勘合焉知盡無違碍者乎彼所謂遵例者例果

安在即使矜其無辜恐不妨一勘以杜擅婚之端也抄出查照施行

叅看得鎮國中尉某一本爲極惡冒封橫宗逆倫騙財讐陷全家等事大畧謂奉國將軍某挾讐誣訐致伊某等四子革封不勝忿激反覆力辯無擅婚之罪乞復男職一節爲照條例擅自成婚欵內開嘉靖二年令王府子女有不遵禁例擅自成婚者俱革退另選又嘉靖十三年晉府鎮國中尉某繼選某氏就結成婚不准授封可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六十一

見擅婚之禁遵行已久非一日矣各宗往往復視法紀任意婚配無以棍徒撥置朦朧請乞得計遂使

朝廷親親之典反爲奸人營利之謀令甲不申真僞錯雜良可痛恨今照某恭人某氏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題封而一子先於本年二月內生其爲擅婚明矣第五子某請封之時若非部查明確幾不爲其所濶耶某等子女既係同母所生例當一體查革前此榮名冒爵也近

蒙

聖慈浩蕩不加譴責猶准以冠帶終身爲某者正宜感恩引過恪遵明旨以圖今終也乃忿不知悔大肆懟怨之詞雖曲爲巧飾而擅婚之弊顯然卽恭人某氏之封似亦當革豈可以例前例後爲解事已題奉

欽依無容別議但其所奏某不法情狀乃該藩互訐故習况某前奏既經行勘則此奏相應併勘以息其紛爭也抄出酌行

王恩堂集

卷之三

六十二

叅看得慶成王府已故鎮國中尉某遺男某某一本爲懇乞名糧等事據奏父母雙亡無人經理以致過期年久不能奏請名封情似可憫但該府見有郡王則查理各宗事件皆教授之職也二子委係某嫡生卽當代爲具奏今逾多年致令越關實擾豈該府因其貧窘故意抑勒耶或者無籍之徒希圖開宅之養同頂宗名以犯禁也抄出合行備查曾否報生是否真派教授有無抑勒奸徒有無撥置送回照例施行

參看得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某一本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奏查覈過稷山等王府將軍中尉某等婚配無碍緣由爲照宗室婚配必經巡按覆覈蓋爲巡按彈壓一方可以糾察奸弊也今據各宗所選各配除隆慶萬曆年間奉勘合者不論若奉國將軍某等十位俱於嘉靖三十六等年奉奉勘合迄今遠者二十年以上近者十五年以上即使果是十五請封皆已在三十歲之外逾期太久不無先婚後奏之弊且奏內不

玉恩堂集

卷之三

六四

參看得建德王乞

恩請名一本內稱已故某庶人所生庶第五子第六子第七子各年長成例該請名爲照宗室舊例

必先報生而後請名目

親王至于庶人一也今據某庶人等第五等子俱生于嘉靖三十等年是在二十五歲上下過期已久而各母來歷皆係濫收人數並不明開其

年月日奏報是又未登宗冊者一旦遽欲請名均屬違錯該府教授官不行查駁輒爲代奏職掌何存姑從抄寢

參看得西河王二本乞

恩俯全擅婚子女及請封選婚等事內奏鎮國中尉某等五位嫡生各子委係擅婚欲比照永寧王府某事例乞恩及奉國將軍某等嫡第二子某等請封選婚各一節爲照擅婚子女禁例甚嚴然有量爲題給名糧者必其具奏在前過期未

玉恩堂集

卷之三

六五

遠也今某等所生嫡第一子俱於嘉靖三十七等年皆過期二十年以下正部議所謂向未具奏乘機濫請者豈可一槩曲徇之耶其某等請封乃過期十五年以下見行事例所當另題止給口糧者也通抄查照施行

參看得管楚府事東安王一本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已故鎮國將軍某庶第九女先經部查奏抄奉到勘合日期係是虛捏宗人府亦無回稱奏報以致立案今奏乃稱與輔國將軍

某同爲某二妾某氏所生反覆力辨仍欲請封不知部中所據以考證者全在堂稿及宗人府冊籍也今勘合既係虛捏而行查又無奏報其爲濫妾所生明矣胡得以某已獲授封而累及其女弟也假令某請封之時部覈果若是嚴切恐某之封亦未可幸而得之者却朦朧援請據例不當併某追勘乎姑照舊立案

參看得泰世子一本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查鎮國中尉某嫡第一子某過期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主

雖未遠然其母某氏於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成婚却於本年五月授封是成婚在未封之先其爲擅婚彰彰矣隆慶六年具奏該部不與題覆正爲是也且擅婚之禁其來已久豈曰新例以前今奉賜名但當請給口糧可耳安得援例請封耶抑宜查照施行

參看得慶成王府已故奉國將軍某遺男某一本乞

哀憐筑苦俯賜名糧事據奏某係某存目第一妾

某氏於嘉靖二十八年庶生已經奏報夫曰一妾竝未奉有勘合其爲濫妾可知曰嘉靖二十年生迄今已二十九歲曰已經奏報不言何年月日其真僞亦未可考乃越關竄擾焉知非奸人詐稱宗姓耶雖有寬限新例亦不爲此輩開奔走之端也抄出覈實照例施行

參看得衡王一本乞

恩請封內使事爲照條例凡

親王乞請內使若原額缺人量撥四名蓋恪遵

玉恩堂集

卷之三

主

祖訓恩不得以濫施也今衡王初履藩服其原額有無缺人無從查考輒欲請給十名不幾於越制乎該府輔導官何坐視而莫之救正也抄宜查酌

參看得趙王乞

恩請封請名二本內奏奉祀鎮國將軍某庶第二子第三子係妾某氏所生爲照選擇婚配條例必須會選軍民良家子女蓋重其所自出雖妾媵亦不得以濫娶也今某氏爲承奉司人役某之

女乃本府供役之家與軍校何異彼時雖云禮娶恐未必以正而所生之子却應授鎮輔之封貴賤果相宜乎抄合比例裁酌

參看得周王一本乞

恩請封選婚事爲照見行事例請封過期五年以下題十年以下行勘蓋示各宗畫一之法也今查奉國將軍某嫡第三子某嫡第四子某已故鎮國中尉某嫡第一子某嫡第二子某鎮國中尉某嫡第四子某鎮國中尉某嫡第四子某鎮國中尉某嫡第四子某鎮國中尉

玉恩堂集

卷之三

本八

將軍某嫡第四子某輔國將軍某嫡第一子某已故鎮國中尉某嫡第五子某已故輔國將軍某庶第八子某奉國將軍某庶第四子某嫡第五子某各年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皆過期十年以下者且中間得請雙名在萬曆四年居多不知彼時請名過期會否嚴實若不爲分別竊恐各宗視條例爲虛文非所以節其流也抄宜通勘

參看得周王一本遵例乞

恩請給擅婚過期名糧事內奏某等八位各子孫擅婚所生某等三位各子孫患病過期俱欲比例請乞各糧各一節爲照擅婚有禁所以重

朝廷之命也過期有例所以懲宗室之玩也令甲具存遵行非一日矣今各宗敢於私自成婚是不知有

朝廷也又過期多在二十五年上下正部所謂向未具奏乘機濫請者若槩憫其無依而與之是率天下而路徒茲奏牘之紛紛矣抄宜照例立

玉恩堂集

卷之三

本九

案

參看得周王一本乞

恩請名事內查奉國將軍某嫡第三子年二十六歲輔國將軍某嫡第六子年一十六歲內鄉莊順王庶第八子第九子年二十四歲皆在二十年以下逾期太遠似未可藉新例以爲辭其他在十年以下者尚多中間生年月日及捏庶作嫡之弊無從考證抄合嚴覈施行

參看得周王一本乞

恩婚禮事爲照見行事例另選婚過期者比之名對
稍寬然擅婚所生子女又皆別議則婚禮一節
似亦不可不覈實也今查各宗奏奉勘合輔國
中尉某鎮國中尉某輔國將軍某俱于嘉靖
四十一年輔國中尉某輔國將軍某俱于嘉靖
二十八年鎮國中尉某輔國將軍某俱于嘉靖
三十九年鎮國將軍某于嘉靖三十七年奉國
將軍某輔國將軍某于嘉靖四十年鎮國將軍
某于嘉靖三十二年各宗見年皆在三十歲以
下恩堂集卷之三
七十一

上而所奉勘合又皆在二十年上下此必先已
成婚而乘類奏之例以微榮也使一槩准覆則
內有擅婚者將何所懲耶抄合覈實另議
叅看得周王一本懇乞

天恩俯准祭掃以全孝思事內奏京山王某祖父塋
園坐落禹州今自備祿糧脩葺要得前詣塋所
祭掃一節爲照

親郡王襲封之後出郭拜掃固入子追遠孝思然
必道里附近當日即可回也今禹州去省三百

餘里往來必有旬日之久而夫馬供應費勞又
多設有撥置奸徒生事其爲地方之擾何如恐
非所以謹微而防漸也抄出酌議

叅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某一本乞

恩請給口糧冠帶事爲照新題事例過期宗庶雖有
歲給養贍之條然必來歷明白別無遺碍者方
准題覆今奉國將軍某等嫡第一子某等八人
見年皆在二十五歲上下萬曆三年准與雙名
比時果曾查理明白則養贍之給似亦相應但

王恩堂集卷之三

七十一

該府此等奏乞何季無之恐其中有倖得者是
恩不足感而法無定守也抄出查之

王恩堂集卷之三終

玉恩堂集卷之四

雲間林景陽

參詞

萬曆六年正月分

參看得潘王爲

請封選婚及婚禮共三本內查已故輔國將軍某嫡

第二子某生于嘉靖三十二年迄今已二十六

歲隆慶元年具奏行查疑必有別故奉國將軍

某于嘉靖三十六年奏奉勘合已越二十餘年

玉恩堂集卷之四

而所選某氏方一十九歲且本宗見年三十五

歲則婚期太過似當照例行勘者陵川王府新

市鄉君曰見年幾歲而曰比年二十歲顯是隱

匿情弊祇因儀賓幼小不倫故爲此言以蓋其

失耳抄出嚴覈施行

參看得懷仁王府鎮國中尉某嫡二子某等

請封請名二本各因奏請過期越關冒竄據其情詞

似可憐憫然明例方嚴而敢自犯之其不安義

分也甚矣且數月以來各府越關者不一而足

豈真迫於饑寒耶抑鈴束無法致致好人得逞其
撥置之謀也抄詞立案本宗仍遞回查例施行
參看得慶王一本乞

恩婚禮事內除隆慶年奏奉勘合十年以上者不論

其奉國將軍某見年四十六歲既非當婚之時

且于嘉靖二十六年奏奉勘合是越三十餘年

某雖稱患病遷延照例仍應立案者又奉國將

軍某嘉靖四十年奏奉勘合已是十六年以上

在行勘之例亦未可以駕言脾疾而准覆也抄出殿之

玉恩堂集卷之四

參看得楚府東安王一本乞

恩照例撥給伴讀以便供職事爲照

祖訓親王內使額設定員如司冠司衣之屬及查條

例凡

親王乞請內使若原額缺人量撥四名並無伴讀

名目蓋典制有限固不得濫請也楚府既有管

理則供職於內者必非缺乏且恭王二子年方

幼冲即請封世子尚宜有待乃遽欲請伴讀四

名少壯內使十名是縱其侈心而敢於濫撥

既日照例則例果安在哉府輔導官不能救

正其玩視

訓制爲何如姑從抄出立案

叅看得代府太平王爲

請名請封婚禮三本內查鎮國中尉某于嘉靖二十

一年五月受封並不言有無選配而一妾某氏

先于二十年四月入府其爲濫妾顯然則庶生

二子請名似當明白另議奉國將軍某庶第三

子某生母某氏于嘉靖二十七年娶入原非例

玉恩堂集卷之四

三

後可知輔國將軍某嫡第一子某年二十三歲

某庶二子某年二十七歲某嫡一子某年二十

五歲奉國將軍某嫡三子某鎮國中尉某嫡二

子某鎮國中尉某嫡三子某各年二十一歲皆

在十五年及十年以下行勘之數而某改作二

十六歲某某俱改作二十歲是具奏不以實也

又奉國將軍某選婚嘉靖四十年奉勘合迄今

已十八年而本內落一年字且多洗補敬

君之心安在哉抄出嚴查施行

叅看得夏陽王爲

請封選婚一本內開庶第七子某年已長成要得請

封選婚及查一妾某氏係羣牧所軍人之女夫

羣牧所隸王府是本府軍校之家也所生之子

可照常准封乎且鎮國爵尊祿厚尤宜慎重當

此有司困乏之時似不可不稍爲節制也抄合

查行

叅看得樂昌王乞

恩請封選婚一本內奏輔國將軍某第二子某第三

玉恩堂集卷之四

四

子某查明舊冊欲照例請封爲查擅婚之禁所

以重

君命而正人道之始也某先奏開夫人某氏嘉靖二

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封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成婚而禮部查堂稿某氏係嘉靖二十七

年九月初十日封則擅封在題封之前一年九

箇月餘彰彰明矣以故有另題之議乃某不思

反已安分却將本王累次告擾勒令署教授事

總旗范仲憲捏作已故典膳某賊殺死罵字某

造冊差錯緣由希圖朦朧請封不知宗室名封所據以查對者全在冊籍而禮部堂稿題覆年月次序應不會差既已題明擅婚即宜聽朝廷處分矣豈可強辨以邀寵耶該府輔導之人而以總旗代署其稱已故典膳殺死馬字皆無可質證者顯是被勒而為不得已之詞也本當通行叅究念係宗室而總旗原非職掌之官姑從抄發某二子三子仍照例另題施行

叅看得荆府管理府事安成王二本奏為

玉恩堂集卷之四

五

請名請封等事內開都昌王已故長子某嫡妻某氏所生第一子第二子請名一妾某氏所生第一子請封各一節為照擅婚濫妾之禁明例昭然各宗所當敬守而勿替者今查某嫡妻某氏未經奏請是擅婚也一妾某氏入府于嘉靖三十六年在某氏成婚十年之前是濫妾也犯此二條則所生之子自當別議如庶一子某雖已賜名終非應襲人數嫡一子二子並無奏報日期從何質考此郡爵關係匪輕豈可以遺例者

徵俸萬一也抄合查明另題施行
叅看得德王乞

恩討給內使一本為查條例凡

親王乞請內使若原額缺入量撥四名郡王乞請

內使查係未經撥給量撥二名蓋遵奉

祖訓而酌有定額藩王所當敬守者也今照德王第

一子德世孫及第二子第三子委係承襲

親王及應封郡爵位數即使已授冊命猶宜遵例

請給乃各討內使八名將不為逾額乎上年會

玉恩堂集卷之四

六

經奏請既蒙欽撥何未閱月而數數陳乞也

該府輔導官獨不能諫止耶抄出查例施行

叅看得宣寧王府管理府事長子某一本奏報宗

支事為照條例各王府所生子女三日內奏報

年終造冊進繳如過期者候請各封之日將輔

導官治罪蓋所以重

天潢而杜奸欺也今鎮國中尉某嫡一子生於嘉靖

四十三年為十五歲嫡二子生於隆慶元年為

十二歲嫡三子生于隆慶三年為十歲

名之期亦已遠矣乃方奏報又不明開註
有花生傳生等弊從何稽考耶此宗牒所以日
淆而難信也他日據此即欲乞請名封則條例
益不足取重于天下矣抄合查覈愆期之故附
記另題施行

參看得襄垣王府管理府事輔國中尉某乞

恩請封請名及遵詔陳情併乞冠帶口糧四本內查
輔國將軍某一妾某氏于嘉靖二十五年成婚
乃例後也奉國將軍某年七十歲於嘉靖十二

王恩堂集卷之四

七

年娶妾某氏即使十五歲成婚比及嘉靖四十
三年已閱三十餘年矣何尚能雙生二子也各
妾是否正額曾否造入冊內皆未可知奉國將
軍某嫡雙生一子某鎮國中尉某嫡第一子某
庶宗某及奉國將軍某嫡一子某已故某嫡一
子某委否准復封爵及應給冠帶人數且某嫡
第二子某庶第二子某嫡第二子前稱雙生該
府一時所奏是何雙生之多也此必有那移頂
補之弊通合抄出嚴查分別施行

參看得晉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乞

恩婚禮一本為查見行事例凡男選婚過期十五年
以上至二十五年者行勘今照鎮國中尉某某
俱嘉靖三十七年奉勘合是越二十一年矣某
于嘉靖三十八年奉勘合是越二十年矣某新
海俱嘉靖三十九年奉勘合是越十九年矣各
宗年都二十以上而所選某氏等不過十五歲
以上是皆奉選之後而始生者抑成婚已久而
減年以蓋其失耶抄合摘勘

王恩堂集卷之四

八

參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乞

恩請名一本內稱奉國將軍某嫡第四子于嘉靖三
十三年生隆慶四年具奏請名以部查無奏報
未蒙題覆今愈覺過期欲賜給各封一節夫五
歲請名例有定限過期十五年以下尚與行勘
者必其曾經奏報者也某嫡四子生于嘉靖三
十二年距隆慶四年已過期十二年在行勘之
數况未經奏報何所據以稽查無憑言宗人府
遺失原奏每歲年終造冊獨無憑者耶此必

有虛捏之弊未可以無故愆期律之相應照舊立案

參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一本乞

恩請名事內查已故鎮國中尉某繼恭人某氏於嘉靖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具奏授封四月初四日入府而一妾某氏亦於同年月日具奏即於五月二十日入府其間情弊不可無疑且第五子生于四十二年是逾期十一年矣乃改作十五歲可乎鎮國中尉某第一子某既係擅婚所

王恩堂集

卷之四

九

生又見年二十歲未經奏報則又違例之甚矣是二者均當立案者也至若庶人某等所生嫡七子某等或過期十餘年或過期二十餘年已故庶人某第五子年二十三歲第六子年二十八歲乃罪廢之後亦欲比例請名正部議所謂向未具奏棄機濫請者也雖有寬限新例豈得一概准之抑宜查候

參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一本乞

恩准娶妾媵事為照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未有終身

而不娶者今據鎮國中尉某以婚配過期願以原選某氏准作妾媵情似可憫然揆之條例並無以妻為妾之文且本宗年至四十以上必無不娶之理特欲遷就其說以蓋擅婚之非耳查係嘉靖三十年奉有勘合迄今越二十八年即新例稍寬已在立案之數抄出寢之

參看得周王乞

恩婚禮一本內奏春李該請婚禮二十一人查照見行事例奉勘合十五年以下者不計外其鎮國

王恩堂集

卷之四

十

中尉某則過期二十年以上輔國將軍某鎮國中尉某奉國將軍某則過期十七年以上各宗皆年逾三十通以染患弱疾停選為言未足盡信設有擅婚情弊所生子女後日何所據而裁抑之以明法紀耶抑宜照例行動

參看得周王一本遵例請給過期擅婚名字等事內查某嫡第三子過期尚未甚遠其某某等所生各子或二十餘歲或三十餘歲是明知其不可而濫為之請者某某既係擅婚所生之子又

未奏報何得比例請名耶

朝廷雖有敦睦之仁若此等故違明例者恐不當廢法以徇之也抄出立案

參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一本遵例乞

恩請名事內查已故輔國中尉某嫡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隆慶五年方行奏報是奏報之日已過請名之期四年矣該部行勘未與題覆度必灼見其有別情也若某庶子計年二十

王恩堂集卷之四

十二

七歲某嫡第二子計年三十三歲皆過期二十年以上者始既違例後時今又違例竇擾該府教授等官所司何事耶此而與之無怪乎視條例為土苴也抄出仍舊立案

參看得衡王一本乞

恩賜給平巾等事內奏淨身男子某等十名自萬曆元年禮部撥府收用要得請給平巾以便役使為查事例淨身男子不係內府欽撥者不得謂之內使止帶小帽今其等乃禮部為其懸住京

師而設處以散之該府者非奉

欽撥人數也且効勞未久何得輒請平巾耶今日既請平巾他日必請冠帶與內府

欽撥者何異焉是非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抄出案候參看得瑞昌王府將軍中尉某等一本為世遭讐

害已奉

先朝明旨處分等事內奉該府各宗同與樂安王府爭構奏奉

欽依改附弋陽王某去冬弋陽王病故却被樂安王王恩堂集卷之四

十二

某套駕其本童朦朧妄奏歸附今具陳顛末欲分附建安王以脫樂安讐害一節案查上年十一月內有該府某等奏稱弋陽王病故願將該宗附屬樂安王府本科念其關係匪細已經參行勘議去後今某復有此奏情詞懇切無非預為子孫身家之計也果若斯言則前奏非其本心某之為謀亦詭矣不然何某一人也奏改於前而願附於後乃自相矛盾但在彼中難以逢度且聞各府雖係同宗實為讐敵不及今

勘停妥使之彼此兩安則他日之相讓相害實
擾紛紛何時而已也抄出速行併勘題署以杜
弊端

參看得弋陽王府奉國將軍中尉某等一本比例
陳情乞

恩俯賜親支管理等事內奉弋陽王病故要將鎮國
將軍某以本等官職統束宗儀等務一節案查
萬曆五年十一月內該弋陽王某存日爲因患
病奏請親叔某代行禮儀賜勅管理後王病故

王恩堂集

卷之四

十三

其等復具四本奏乞分屬親支管理俱經本科
叅行彼處撫按官勘議去後事在彼中各宗自
宜安心靜守聽候處分即輿情未安止合於撫
按處明白告理何乃聚衆保奏紛紛瀆擾耶只
如瑞昌王府某等初心願附建安却被樂安王
套寫其本章妄奏蓋該府自逆濠之後人心離
渙爭許風行無有撥置奸徒常抱空本赴京希
圖奏准以爲謀利之地故數月之間瀆奏不已
是以管理爲奇貨也抄出案候撫按回覆至日

議行

參看得襄垣王府奉國將軍某一本爲申明封爵
懇乞

天恩給賜勘合事據奏本宗先經已故襄垣王其叅
係傳生之子章爵向雖轉辦多端而各案之詞
皆涉支吾並未覆奉

欽依准其復職者何得尚冒奉國將軍之稱見支祿
米三分已蒙

朝廷惠養之恩矣豈可朦朧復有希覬耶事隔二

王恩堂集

卷之四

十四

十餘年所援

恩詔全不相合抄出仍舊立案

參看得晉簡王繼妃某氏一本爲乞

恩停免遣官冊封事內奏輔國將軍某病故乞停免

遣官冊封揆之情理因爲允當但金冊冠服欲
請給賜本府原無條例可查夫金冊冠服所以
彰生者之榮也某雖蒙聽襲王爵之

命然未經遣官先已不祿則前項冊服猶懸之內府
恐未可俸而得之也抄出查議

參看得晉簡王繼如某氏一本乞

恩喪禮事內奏輔國將軍某病故比照輔府藩府事例要請祭葬謚號寔器喪儀及遣官祭葬等項為照

親王病故例有應得卹典此國家一定之制也今某雖奉

欽依聽襲王爵未經冊封猶稱輔國將軍耳非王也生不享王者之榮歿欲叨王者之典揆之禮制得無未安乎其所引某某事例或出世廟特恩

玉恩堂集卷之四

十五

乃條例之所未載者竊念

朝廷親親恩固無窮而制則有限故禮貴得中而後可繼也抄出酌之

參看得安定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乞

恩婚禮一本內自稱定安王某嫡長玄孫管理府事

鎮國中尉為查該府自某為事停封之後子孫

照依世次降遞授封並無嫡長玄孫之名也某

嘉靖二十三年封鎮國中尉隆慶元年奉

管理府事一應重奏止當遵照本等名位開稱却

乃朦朧妄加以嫡長玄孫之號此其意欲何為

也背後無對本教授職名又屬違式其輔導失職不言可知矣查得萬曆四年七月內襄垣王府輔國中尉某自稱嫡會長孫欽蒙

聖旨切責罰任祿米半年併將該府輔導官提問今某妄自稱謂事體相同合從抄出查議施行

參看得晉簡王繼如某氏一本乞

恩賜勅管理府事以安藩國事內稱夫侄某聽襲王爵不幸病故無嗣欲將親弟某管理府事等因

玉恩堂集卷之四

十六

為照親王無嗣例許親支繼爵所以重大宗也然必係親弟親侄方許請繼蓋以優厚之內而嚴冒濫之防

令甲森然著矣今某病故一府宗儀名封等項委

不可乏人管理但其倫序應否次及有無違碍

皆未可知不為查勘明白則今日之管理即他

日之襲封其關係甚匪細也抄出嚴嚴施行

參看得德王一本乞

轉補官員事為照各王府內使照資遷轉知由門

官而典寶典服典膳以至承奉自有定序不容紊越所當遵奉

明旨依例保奏也今奏將典服副某轉典寶副某轉典膳正是不免越資矣而內官某等又不明開何年月日

欽撥到府所轉資次亦未相應豈可一緊濫請也且三月之間兩次陳乞此必求保之人急于嗜進耳抄出查例施行

參看得樂平王府已故輔國將軍某夫人某氏一玉恩堂集卷之四 十七

本為遵奉明詔懇乞

天恩俯宥歸養等事內奏本身年老二男見發高牆要援恩詔宥罪侍養為查

恩詔並無釋放高牆之文即民間七十以上許一子侍養亦非為有罪者言也某氏所引皆不相合且令某氏抱本之京并犯越關之禁彼某氏一婦人耳越三千里而來不唯

明例有違抑且觀瞻不雅已經題參候

抄宜照例立案

參看得代府已故寧津王某長嫡孫某奏為乞恩遵例請給祭典以伸孝思事內稱祖寧津王某于萬曆三年六月病故例有祭典謚號等項已經具奏禮部以其係弟襲兄爵未蒙題覆今比懷仁等王事例復行陳乞一節為照

親郡王病故例有卹典此

國朝令甲遵行已久但查萬曆四年五月禮部題覆疏內開某存日原係伊父某冒襲兄爵相傳後奉例查革某明知冒襲不行首正且節為子

玉恩堂集卷之四 十八 孫朦朧請封委于

明例有違既經身故姑免追論由斯而觀則某生前所享王爵皆為倖得之榮歿後應論之罪又已奉

免所據祭典等項禮部非無故而斬之也却乃要引條例

恩詔自行越奏不幾于竇擾乎且某雖見封長孫今奉

依查據世次止應授鎮國中尉所當于請封之日

改正不得一槩混稱者也合從批寢

叅着得德王爲乞

恩請給冠帶事內奏臨清王妃某氏已經冊封要將妃弟某授以兵馬職銜一節爲照儀司事例止有請封妃父之條並無封及其弟者今某氏既係王薄某女自應以某請封奈何以某乞

恩耶查與事例不合抄宜立案

叅着得陽曲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奏

請名封婚禮及請封生母等事共一十三本爲照奏

玉恩堂集

卷之四

十九

請格式載在條例甚明也後又題奉

欽依有按季類奏之例謂之類奏則每一事共爲一

本可也且奏本進呈

御覽尤宜詳慎不得苟且差訛今查該府各奏一事而任意分合過期而違例竇擾無之字面差落筆畫潦草殊無敬謹之心卽有寬限

恩詔中間悖謬太甚者恐不可無分別也再查某先于四月內爲人命事都察院覆奉

旨革去管事今後給與關防自當別有所屬豈宜

久懸而不舍耶抄出查之

叅着得浙江巡撫某一本爲大臣病故事內奏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某病故遵例請給卹典一節爲照本官三品未經考滿被劾致仕揆之條例雖有應給之文但查本官生前心行頗多物議如濡足權門躡陞京秩且未暇論卽巡按江南適倭寇猖獗嬰城自固束手無策走數千金于京師而江西之命隨下不然而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轉江南不五月而改江西又不逾年而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二十

陞兵侍也此本科爲諸生時所目擊者舉一可槩其餘矣後被劾致仕比時公論猶未稱快今事久論定是可無斟酌其間乎抄出慎之

叅着得山陰王一本爲久病未痊年大未婚乞

恩俯賜選娶妾媵等事爲照見行事例男選婚二十六年以上者立案既曰立案則以後所生之子與擅婚者同科亦未有不娶正室而先娶妾媵者也今據某於嘉靖二十五年奏奉勅旨是過期三十餘年矣卽所選某氏病故本宗

十八歲豈真初婚之時耶其以娶妻爲請疑必先有嬖人特欲徼榮名以爲後日生子計耳雖有

恩詔恐非別無情弊違碍者比抄宜查酌

叅看得慶成王一本乞

恩催奏繳咨事內開已故鎮國中尉某恭人某氏啟稱嫡第三子某於隆慶五年遵依選到某氏爲配已經保勘具奏未蒙題覆乞爲轉奏等因爲查選婚奏格必明開年歲若干何年月日授封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二十一

奉到某字某號勘合會選乃定例也今照某氏所奏不言某生年月日及曾否授否與何年奏奉勘合其中必有朦朧情弊自隆慶六年奏雖到部本部不與題覆亦必灼見其情而爲之寢閣也今復有此奏事屬可疑宜嚴覈之

叅看得陽曲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遵奉

恩詔乞憐過期婚禮事爲查

恩詔雖有寬卹新例然必未成婚配別無違碍情弊

者方准保送今照各宗有年至四十五以上者無論奏奉勘合過期年久卽其見年已當衰暮之候豈尚未成婚耶若先已成婚卽爲違碍止宜明白具奏或有另題事例可從似未可以恩詔而徇行陳乞也合抄送部酌之

叅看得岷王一本乞

恩請封事爲照長子十歲請封例也據奏南豐王長子生于隆慶四年九月屈指計之纔九歲耳乃捏作十歲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二十一

君父之前豈容僞增以徼榮也輔導等官不查勘明白卽爲具結職守安在哉抄合案候

叅看得弋陽王妾某氏奏爲比例懇乞

天恩矜憐無後俯准原繼親侄送葬養生以隆

聖澤亭內稱弋陽王某病故要將從弟某奉祀香火

一節據奏反覆數百言無非欲私其所親之意也使此言誠出某氏然事已題奉

欽依令彼中撫按會議具奏當自有公論在不容以私意撓之今細加叅詳某原係某之子

得遂其謀于身而更欲其謀于子也夫賢者在人必有寔行可考昭然難掩其曰有司推賢却被某乘機假賢用計惑官舉管府事又云某自幼愛養在官賢不亞于某既曰賢不亞於某則某似非不賢者而又曰假賢用計何其自相背戾與不安心聽撫按之公議而瀆奏以遂一己之私謀是離斷之所爲也抄出案候

叅看得弋陽王妾某氏奏爲乞憐寡氏俯改無依以廣

王恩堂集卷之四

三

聖恩事內稱要將內使某某等四名改撥益府一節爲查郡王薨逝內使改撥別府事例原無開載今某等既票撥本府服役五年王薨之後正宜安心供役俾寡居宮妾足使令于前也乃以存亡易心輒起趨炎情狀捏詞瀆奏其爲奸欺何如姑從抄寢

叅看得蕭王一本爲久缺官員乞

恩俯賜保陞以便任使事爲查

訓王府官員止是一正一副又各王府保陞自有

定序固不得越次混奉也今照蕭府所奏門副某陞補門正典服副某陞補典服正似矣若承奉副員缺則宜以典寶正揆補典膳副員缺則宜以典服正揆補典服副員缺則宜以門官揆補斯循序而不紊也茲乃欲以門副某內官某某等而陞將不至于違例乎且門副一員耳却又以某某二人補之是蹈額外濫保之失也抄合查酌

叅看得德王乞

王恩堂集卷之四

二

恩討給內使一本爲查萬曆五年八月內該府奏討內使已蒙查例

欽撥御墨猶新也乃復兩次瀆撥且親在則世子不得自專郡府未經撥給於例止應二名耳今世子欲請八名二王各請四名恐難免逾額之嫌矣事關訓典輔導官何不行諫阻與抄出查之叅看得鄭王乞

恩請討藥物以治疾患事爲查

八明會典一款凡各王府差人請醫視疾本院奉

差官或鑒士往視蓋

祖宗惇睦

宗藩之盛心也若請討藥物歷稽訓例從來未嘗有之今鄭王感患寒濕等疾欲請遠方難得之物以微惠于

朝廷非奉

特恩恐未可創始抄宜酌之

參看得隍川王府奉國將軍嫡長男某一本為懇祈

玉恩堂集卷之四

二五

天恩垂憫一豚子女俯賜俸祿等事內稱嘉靖四十二年請封被奏事人役抑勒以致爵祿懸絕不聊生命據其情詞似可矜憫但越關奏擾已犯明禁相應照例立案

參看得陽曲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乞

恩請封選婚三本內稱奉國將軍某嫡第一女生於

嘉靖四十一年為十七歲今開作二十一歲鎮

國中尉某嫡第一女生於嘉靖三十九年為十

九歲今開作一十八歲鎮國中尉某庶第一子

生於嘉靖四十一年為十七歲今開作十六歲

夫年齡多寡一屈指可知而任情差錯何其不

恭也又請封選婚三本內稱奉國將軍某嫡一

子某年三十三歲嫡二子某年三十一歲已故

輔國將軍某庶第五子某年三十八歲奉國將

軍某嫡第三子某年三十二歲嫡第四子某年

二十九歲庶之十五請封之例何逾期甚遠也

又婚禮一本內稱奉國將軍某年三十八歲自

嘉靖二十九年奉勘合迄今已越二十九年而

玉恩堂集卷之四

二五

所選尹氏方二十歲豈無先婚後奏之弊耶該府本章舛謬太多屢經駁駁不行改正且本爵奉

旨革去管事今既三四月而猶冒管理府事之稱累

累賈擾輔導官之失職何如也合聽類奏所奏

事情仍應案候

參看得懷仁王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一本為

乞

恩仰遵

明詔俯憐復爵以實

恩典事內奏某等先以越關拘禁閑宅後遇隆慶

單恩已蒙釋放今兩奉

恩詔欲請復爵祿一節為查

恩詔原無罪庶復爵之文某等先年犯禁越關送真

閑宅實係有罪之人也後蒙

恩釋放歲給米七十石以為養贍之資

皇仁浩蕩固宜感戴無量矣乃不安分復有此奏何

其竇擾與合從抄寢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三七

參看得懷仁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為

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奏輔國將軍某等所生嫡第三女

等雖有過期尚未甚違若某第二妾某氏某第

一妾某氏某第二妾某氏某第一妾某氏皆在

例後並未奏奉勘合亦不明言造入妾媵冊內

所生各女請封又多愆期似于明例有違抄宜

嚴覈

參看得懷仁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奏

報宗支事為查條例各王府所生子女奏報自

有定期今觀所奏萬曆二年生者四人萬曆元

年生者一人隆慶四年生一人嘉靖四十一年

生一人則奏報之期已越請名之期矣其真偽

何由而辨哉抄宜候勘且該府各本字畫潦草

格式不齊乃教授之失職也合行查究

參看得管楚府事東安王三本為覆奏

請名及請封選婚等事內奏鎮國中尉某嫡第二子

過期未名某等嫡第六子某等過期未封各因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三八

駁勘遲延今遵例覆奏乞請題給各一節據其

奏詞反覆千言似為有據但過期已久即使始

之差訛今之結勘是實止當與另題近例同科

若一槩覈復封爵亦非

恩詔之所及也抄出酌之

參看得西河王某乞

恩婚禮一本內查鎮國中尉某奉勘合于嘉靖三十

九年過期二十年以下猶在寬限新例之內似

應查覈他若某某等四位過期或二十七八年

或三十八九年齒已衰遲必其婚嫁既久而妾援

恩詔以蓋其擅婚之失者也抄合仍舊立案

叅看得懷仁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乞

恩請名事爲查五歲請名例也該府一時所奏二十

位除鎮國中尉某嫡第一子外其餘皆屬愆期

尤甚者則奉國將軍某嫡第三子鎮國中尉某

嫡第二子某嫡第一子某第一子第二子第三

子某嫡長子俱過期十五年上下而某嫡第四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二十九

子則二十年以上者也且其間庶生之妾並不

言奉有勘合又不開造入妾媵冊內或係濫妾

亦未可知抄宜覈實

叅看得西河王某六本爲

兩名請封選婚事內查各宗成年歲之已過或妾媵

之未明而鎮國中尉某則但有妾而無妻輔國

中尉某嫡第二子則過期一十七年者也且奏

本潦草任情分析事屬違例

叅看得代府太平王一本爲遵

詔書開讀乞

恩奏討內助妾媵事爲查

恩詔一款止爲過期年久未成婚配者言非謂擅自

成婚者一槩准從也今太平王所奏各宗二十

二位內除請內助者應照例勘覈明實方准奏

選外其未經奏奉勘合私自娶爲妻妾者如某

等十五位皆犯擅婚之條所生子女例不得請

封者也乃朦朧混入奏討數內豈非欺罔宗名

以爲他日子女計耶似與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三十

恩詔未合仍應立案

叅看得秦世子一本乞

恩婚禮事內查各宗奏奉勘合雖有過期見遵

恩詔無容別議但鎮國中尉某年已五十四歲血氣

既衰况自嘉靖十八年奉有勘合迄今四十年

矣豈有未婚之理玩其准作妾媵一語擅婚之

弊顯然若一槩准之非所以一法守也相應立

案

叅看得陽曲王府奉國將軍某一本懇乞

聖明洞鑒明聖等事爲照管理一節原以賢能素著
倫序相應爲言非可求而得之也某縱子殺人
蒙

恩寬宥僅得革去管事可謂厚幸矣該府管理彼中
撫按自有公議正宜靜聽處分豈有身既被革
而復謀及其子也相應案候

叅看得代府太平王某二本遵奉

詔書乞

恩請名事爲查

王恩堂集卷之四

三十一

詔書一款止及年久未成婚配者初未爲請名者言
也今該府一本內開三件一本內開七十一件
皆係請名過期人數中間有逾十年以上者有
逾二十年以上者即使嫡庶所生來歷明白只
當照見行事例另題俾不失所足矣若一槩准
給不與分別他日請封之奏紛紛而至邊郡祿
糧其何以濟哉抄宜酌之

叅看得代府太平王二本遵奉

詔書乞

恩請封選婚及請封行造事內奏請封選婚者六十
八件俱屬愆期既奉

恩詔似應查覈但同一選婚同時奏請何昨既有一
十八件而今復有六十八件也若請封行造除
近奉勘合者于例無碍其他過期二十年上下
者疑必擅婚已久而假

恩詔以蓋其失耳觀各宗不開見年若干歲及所選
某氏亦不開年歲顯是朦朧且一奏二百九件
何一時怨曠之多也使彼擅婚者槩准其封則

王恩堂集卷之四

三十一

所封子女將無限制而條例不信于天下矣抄
宜分別酌議

叅看得慶成王某一本爲遵

恩詔乞

天恩俯加品級等事爲查

恩詔原無加品之條慶成王之父某係追封郡爵其
弟某某得授輔國之封寵幸極矣豈宜復有進
爵之請中間牽引支離實與

詔未合相應立案

叅看得慶成王一本爲膳錄乞代奏比新例等事
爲查擅婚之禁條例甚嚴頒行非一日矣各宗
不守明例故犯擅婚該部查出另題給以口糧
亦云厚矣乃妄援

恩詔朦朧陳乞何其玩視法紀耶抄宜立案

叅看得代府太平王一本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奏饒陽庶人某請封庶子某一節
爲照條例革爵所生子女不許請封今某既係
庶人之子自當從便婚娶不得復有妄覬固非

玉恩堂集卷之四

三三

恩詔所謂過期未成婚配者比也抄出立案

叅看得慶成王一本膳錄代奏懇乞

天恩查成卷比新詔等事內奏輔國將軍某等庶生
第二子某等欲復成婚一節爲查濫奏事例所
生之子止許請名不許請封今某等俱係濫妾
所生已經該部查明具題給以口糧所當順受
其正者也且

恩詔內原無宗室因事減革過期年久者俱許查復
題覆等語何故捏造而妄奏哉抄

叅看得慶成王一本乞

恩遵例俯憐過期等事爲照某嫡第一女及選到某
俱不開有年歲其奏奉勘合又不明言何年月
日但云咨呈繳遲未蒙題覆焉知無別項違碍
情弊也詞涉朦朧抄出案候

叅看得慶成王請名一本內查各宗雖有過期者
年尚未遠似在見行准題之數但其間可疑者
有三如奉國將軍某一妾某氏鎮國中尉某一
妾某氏鎮國中尉某一妾某氏皆未奉奏選舉

玉恩堂集卷之四

三四

係例前所娶造入冊內否乎又如輔國將軍某
一妾某氏冊開嘉靖二十四年禮娶輔國中尉
某一妾某氏鎮國中尉某一妾某氏俱稱嘉靖
三十七八年禮娶是係例後濫收之妾也又如
鎮國中尉某一妾某氏奏聞典仗所校餘某次
女是係本府軍校之家也此三者所生各子疑
屬止許請名不許請封之例抄宜查明

叅看得慶成王乞

恩遵例俯憐過期請名一本內奏某等第二子某等

請名過期

恩詔新給一節為查

恩詔但為過期未婚者初未及名封等事也該府所奏三十五位內查未違者尚有見行事例可從若違限太久止當照另題事例況其所開嫡廢來歷委否明白是不可不嚴為之覈也

參看得慶成王一本乞

恩奏報遺失宗支事內稱其於隆慶三年嫡生第三子向失奏報今欲轉奏入冊為查奏報宗枝

王恩堂集

卷之四

三五

明例昭然其有未逾十年而方報生者所援

恩詔不合抄立案

參看得慶王一本乞

恩請封選婚為查條例濫妾所生子女不許請封

今照輔軍軍某一妾某氏冊開嘉靖二十四

年禮娶所生之子尚未給名則其女可知

也某氏奏開嘉靖二十三年禮娶入府

奉國將軍一妾某氏奏開典仗所校餘某次

女皆於慈有請相應酌處

參看得崇王一本懇乞

天恩暫代禮儀以全臣節事為查

恩詔一欵

親郡王一應禮儀有衰病不能自行者子為代行蓋為衰而且病言也今崇王年方強壯遽欲引疾偷安是何偃蹇不恭哉抄出立案

參看得韓王一本乞

恩請封選婚事內過期十五年以下另題十年以下勘稱有見行事例相應查覈獨輔國中尉某所

王恩堂集

卷之四

三五

生某其母某氏乃儀衛司校尉某之女是本府

軍校之家也似涉冒濫合照例分別

參看得韓王一本

請給廢人名糧事為查

恩詔止為婚禮過期者言初未及名糧也今廢人某

嫡第三子年已三十一歲某廢第三子從來未

經奏報者皆于明例悖謬已極安得妄援

恩詔以圖僥倖乎抄宜立案

參看得韓王一本乞

恩請給名糧事內查各宗有已故者有衰年者而所生各子皆過期年久所娶各妾不無冒濫如校餘某長女某氏某女某氏俱係本府軍校之家並非

恩詔所寬恤者豈可妄援陳乞也抄宜案候

參看得韓王一本乞

恩請名事內奏夏季該請名二十人除過限未久嫡庶來歷明白者無容別議其年至十五以上及二十以上者雖有寬限新例尤當分別酌處以

王恩堂集卷之四

三七

杜濫乞以爲玩法者之戒

參看得襄垣王府管理府事某一本乞

恩請名事內除已故中尉某嫡第三子見年五歲似無過碍其餘十一件俱係擅婚所生大都年至二十以上者換之請名常期故違已久且未經奏報正部議所謂向未具奏不得乘機濫請者也相應立案

參看得襄垣王府管理府事某二本乞憐過期婚禮事內查各宗及各縣鄉君有奉勘合在二十

五年以上者有年至四十五十以上者人壽幾何尚未婚配此必擅婚于前而藉

恩詔以微寵似非別無情弊違碍者抄宜分別酌處參看得韓王一本乞

恩請封事爲查諸王考內開建寧王某嘉靖十七年襲封三十七年以罪廢爲庶人隆慶三年故子孫俱爲庶人蓋明註其罪除也今某尚稱嫡長子請襲王爵豈該府冊印尚未進繳故復有覬覦之念耶奏內援引

王恩堂集卷之四

三八

恩詔全不相合抄宜立案

參看得周王一本乞

恩請名事爲照五歲請名例也卽有見行新例二十年以下另題今奏除過期十年以下外其奉國將軍某第二子年二十五歲鎮國中尉某第一子年二十三歲第二子年二十二歲皆在二十年以下在另題之數抄宜分別

參看得周王一本乞

請給擅婚名字事爲照擅婚之子雖有准給名糧

之例然必奏報於前而後可請名于後今各宗除奉國將軍某嫡第二子見年二十四歲似在另題之數餘皆係擅婚及未經奏報是不知有朝廷者部中何所據而查覆耶正與向未具奏不得乘機濫請議合相應立案

叅看得周王一本乞

恩婚禮事內奏請婚禮三十九人然過期者不少有奉勅合二十年以上者亦有二十五年以上者至鎮國中尉某年四十七歲某年五十二歲豈

玉恩堂集卷之四

三五

皆未成婚配者乎雖稱

恩詔寬卹恐不當借此掩其擅婚之弊也抄宜分別酌處

叅看得隰川王府奉國將軍某一本爲貪侵違宗故違明例賄挽倫序等事內奏鎮國中尉某以疎屬鑽刺撓越不宜管理欲要另推一人一節爲照管理府事條例以倫序賢能爲言可見親親尊賢二者並行不悖也今該山西撫按實題議處

宗藩事宜將該府管理會同各官各宗焚香普衆秉公推舉以鎮國中尉某上請蓋以親則枝屬未遠以賢則輿論攸歸反覆參詳擬議畫一撫按固灼見其可任而爲之請耳豈某所得而與其謀耶據某奏稱賄賣教授某奸宗某等暗捏挽越查撫按會議並無某姓名而各宗推舉同時三四十位焉得人人而悅之也彼其所計陰私不過包藏忌心如某橫阻之計事經撫按題請自當靜聽

玉恩堂集卷之四

四十一

朝廷處分奈何以一己之私而溷濁

天聰耶此說得行將使奸宗效尤紛紛該府管理迄無定議而撫按亦何以彈壓一方也姑從抄寢叅看得石城王府鎮國中尉某一本遵

詔陳情乞

恩俯容于代父罪等事內奏父奉國將軍某先因越關拘禁閑宅欲援

恩詔替父出獄一節察其情詞伊父原無大過似可矜憫但

徽號

恩詔並無釋放閑宅之文其所援分別原犯情由具

奏定奪者乃隆慶六年登極

詔書初時何不赴撫按申訴却至今日而妄行陳乞

也查與見頒

詔款不合抄宜案候

參看得藩王一本比例乞

恩賜給平巾角帶以便役用事爲照淨身男子不係

內府

玉思堂集卷之四

四十二

欽撥者止帶小帽不得槩用平巾此定例也間有賜

給者出自

特恩耳今該府奏乞多至二十九人不幾于太濫乎

且同時奏保陞官奏給帽帶已有三本乃復有

此奏奏稱各男子俱係萬曆元年到府不過六

年卽使委係

欽撥尚當遵十年十二年之例况非

以撥者乎待後積久勤勞懋著請之未晚也抄宜案

候

參看得太常寺冠帶樂舞生某等一本爲懇乞

天恩俯憐十分虧苦等事爲照太常寺額設各官舊

有定員後因建置添設漸至冗濫實非

祖制也隆慶三年議裁冗員該禮部題覆云祀典既

經厘正冗員自當裁革考校精詳擬議允當其

應革人數猶得量與冠帶照依樂舞生糧食事

例已爲優恤某等不安本分乃復有希覬妄行

陳乞是又踵師宗記之故智矣當此

聖朝禮明樂備之日豈宜令貪穢異流得遂其私也

玉思堂集卷之四

四十二

抄出寢之

參看得建德王府輔國將軍某一本爲陳情檢舉

濫妾宗室冒爵食祿等事爲照越關奏擾明例

昭然不可犯也該宗止以私讐奏許陽夏王敢

冒越關之罪其當依例遞回無疑矣但其所奏

冒濫事情朦朧結勘歷歷有據可見該府如此

等弊不獨陽夏一人已也使一槩立案則撥置

奸徒益無忌矣事干法紀相應嚴勘改正以

其餘抄出送部酌處

叅看得楚府崇陽王長子降封鎮國將軍某一本
爲懇乞

天恩比照訓例明詔等事內奏本爵無罪降封原食
將軍常祿請襲

祖爵以全宗祀一節爲照條例郡王而下緣事降革
以後所生子孫例爲庶人今查某之父某原以
毆死總麻親屬勒令自盡罪非輕也犯罪子孫
例不得襲明矣嘉靖三十年某請封之時部議
念其生在犯罪之前故題准降封鎮國將軍夫

王恩堂集

卷之四

四十三

爵至鎮國將軍不爲不崇矣正宜感

恩安分以蓋父愆乃據拾遺年寬宥事例覲復王爵
何其玩視法紀哉事涉積擾抄宜立案

叅看得肅王二本俱爲違

詔乞

恩追封生母等事爲查

恩詔欵開生母一節止爲存者而言並無追封之文
也今淳化王欲追封其祖母某氏及生母某氏
延長王欲追封其生母某氏俱病故年久與

恩詔不合抄出寢之

叅看得懷仁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乞
恩請名事爲查見行事例男請名過期十五年以下
行勘二十年以下另題二十一年以上立案今
照各宗請名如其第四子年一十七歲第五子
年一十六歲某第四子某第一子各年一十九
歲例當行勘某第三子年二十四歲例當另題
某第四子年三十六歲某第一子年二十九歲
第二子年二十七歲例當立案本內計開冬季
該請名一十三位失落十字又不書對本教授
職名乃以過期年遠者濶奏却云教授某查理
明白彼輔導者是焉得爲盡職乎抄宜分別酌
處

王恩堂集

卷之四

四十四

叅看得懷仁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申
明

詔旨俯憐復爵等事內奏革爵庶人某等三名援引
恩詔要復原爵爲查

詔並無宗室爲事革爵者得復原職之文某等先

以越關犯例禁住閒宅後奉

登極詔書釋放尚支庶人口糧亦云幸矣乃妄捏

詔款希復原爵何其不經之甚也而管理者爲之代
請不幾於瀆擾乎抄宜立案

參看得管理府事陽城王長子某一本乞

恩請各事內奏鎮國將軍某庶第二子嘉靖三十五
年生例該請名夫生于嘉靖三十五年迄今已
二十三歲揆之見行事例蓋在另題之數者也
且其生母來歷曾否造入冊內抄合查明

王恩堂集卷之四

四十五

參看得肅王一本仰遵

明詔懇乞

天恩追封生母等事爲查

恩詔原無追封生母之文今開化王某生母某氏嘉

靖三十四年病故亦已久矣乃妄觀追封似涉

竇擾姑從抄寢

參看得懷仁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奏

報宗支事照得

宗支奏報例有定期也該府一時所奏十五位

萬曆初年者不計即生于隆慶年間者已過請

名之期況某庶第一女生于嘉靖四十三年某

庶第一子生于嘉靖四十一年某嫡第一女生

于嘉靖四十五年皆逾期年久真偽是未可知

他日據此奏請名對幾何而不至于冒濫也

參看得代府新寧王某一本爲仰遵

明詔曲宥不職等事爲照

恩詔宗室因事減革祿糧者除敗倫傷化奸盜人命

重情方准量支以資養贍今查新寧所犯居喪

王恩堂集卷之四

四十六

宣淫陷兄唆訟因姦而致某氏之死逞刑而吞

某之房正所謂敗倫傷化奸盜人命重情也比

時法司勘擬革爲庶人後奉

明旨僅革去祿米一半

天恩浩蕩可謂厚幸極矣乃不自揣悔過遷善妄援

恩詔以圖復全祿其真怙終不悛者哉抄宜立案

參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一本乞

恩婚禮事內奏秋季該婚禮三十件除奉勘合未違

年尚未甚長者相應查覆他若某等九位年至

四十上下奉勅合于嘉靖三十等年皆在行勅之數雖有

恩詔先婚後奏之弊不可不嚴數也

參看得慶成王一本乞

恩婚禮事內奏鎮國中尉某嘉靖三十七年奉勅合是在二十年以上者而所選某氏方年一十八歲豈非會選三年而始生者耶何其久待也即奉

恩詔寬恤似宜覆查本內冬季該選擇婚配十位十

王恩堂集

卷之四

四十七

字乃乞補者事屬不恪按宜類參

參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一本乞

恩選婚事內開鎮國中尉某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十

三日嫡生第二女本上嘉靖四十二年六月俱

係磨洗填補此係緊要字面非有那移情弊即

輔導官之不恪也抄候類參

參看得慶成王一本乞

恩賜給冠帶等事內奏庶人某等援引

乞欲請冠帶榮身為查

恩詔所開止為軍民年七十以上德行著聞者言並

未及宗室也某等既係罪宗之裔猶得賜名食

糧則亦幸矣豈可因其素性悍頑而反榮之以

章服也委與

詔旨不合抄宜覆查

參看得楚世子某一本一為玩法宗儀故違

勅旨等事一為群奸侵欺墳料銀兩撥誣抵飾等事

案查楚世子雖受

冊封年方八歲尚在冲幼國事宜未諳也先因東

王恩堂集

卷之四

四十八

安王及儀賓某等具奏該藩內外輔導不職及

相沿積弊已經本科題參禮部覆奉

聖旨行彼處撫按官勘問則事之曲直當自有公論

也詳見世子此奏乃有庇護群小之意疑必撥

置奸徒聞風避罪姑且支吾其詞以瀾

天聽耳不然東安有攝國之責冲年世子正宜相倚

何遂生嫌隙耶既奉有

明旨相應併勘以辯真偽以杜奸萌

參看得慶成王一本乞

恩婚禮事內奏選擇婚配八位皆奉勘合年久者如
輔國中尉某嘉靖二十八年奉勘合迄今越三
十年矣豈真未婚者耶故

恩詔雖議寬卹然必曰未婚婚配別無情弊違碍者
方准保送非謂緣此可掩其擅婚之失也抄宜
覈之

參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奏報宗

支一本內查係隆慶年間生者已在十年上下

他若鎮國中尉某嫡第三子嘉靖三十八年生

王恩堂集卷之四 四十九

第四子嘉靖四十年生第五子嘉靖四十一年

生奉國將軍某嫡第二女嘉靖四十年生某嫡

第一女第二女嘉靖四十四五年生某嫡第二

女嘉靖三十九年生某嫡第五女嘉靖四十一

年生鎮國中尉某嫡第一女某庶第一子俱嘉

靖四十二年生奉國將軍某嫡第一女嘉靖四

十四年生是皆過十五年上下者今方奏報則

他日名封之請又當在何時且該府奏報按季

不缺每每以違年冒濫者濶入其開節經叅駁

而輔導官曾莫之省改姑記此待請名封之時
嚴覈之

參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乞

恩請名一本內奏秋季該請名四十一件中間多有

過期者既援寬限新例在部自當酌處若庶人

某嫡一子年二十八歲嫡二子年二十六歲某

嫡一子年二十二歲奉國將軍某嫡二子年一

十八歲鎮國中尉某嫡一子年二十二歲嫡二

子年一十五歲嫡三子年一十二歲某嫡五子

王恩堂集卷之四 五十一

年二十一歲嫡六子年一十九歲皆過期太遠

至如某庶一子某庶一子某庶一子皆係擅婚

所生又未經奏報此在條例昭布之日而故違

之似未可以曲徇也

參看得慶成王一本乞

恩遵詔請復全祿等事為照庶人某係廢罪之後今

得賜給名糧乃

天朝敦睦之

鴻恩也只宜安分守已妄擬

詔書輒欲請復全祿何其不知量與合從批寢

參看得靈丘王府鎮國中尉某一本乞

恩請封內助事內奏奉國將軍某等三位要將例前娶妾媵某氏等進爲內助各一節爲照擅自婚娶例有

明禁今查某氏娶於嘉靖三十八年某氏娶于嘉靖四十二年某氏娶于嘉靖三十九年皆係例後漏收之妾並非奏奉勛合者乃一旦欲徼內助之榮名以蓋冒濫之失爲所生子女計得矣

玉思堂集卷之四

五十一

其如違例乎抄宜立案

參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一本乞恩請名事爲照擅婚之子雖有請給名糧之例然必依期具奏庶便查覈今據某嫡一子二子某嫡一子生于嘉靖四十四年某嫡一子生于嘉靖四十四年皆在十五歲以上某嫡一子生于嘉靖二十五年該三十三歲某嫡一子生于嘉靖二十年該三十八歲是皆逾期年方有也既冒擅婚之條又蹈愆期之禁抄宜立案

參看得靈丘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奏報宗

支二本爲照擅婚之子近例固有口糧之給然

未有越十餘年而方奏報者今查某一子二子

嘉靖四十三年雙生某三子嘉靖四十五年生

某一子嘉靖四十四年生某一子嘉靖四十一

年生某一子嘉靖四十四年生某一子嘉靖四

十五年生某一子某一子俱隆慶元年生皆逾

請名之期數年矣乃方奏報其抱養花生情弊

從何稽考耶卽如某一子一面奏報一面請名

玉思堂集卷之四

五十二

且同日奏報又分爲二本該府輔導官何其瀆

擾亂而不經也抄出合行彼處查究

參看得瑞昌王府鎮國中尉某一本懇乞

天恩詳查通例以隆親親等事奏爲嫡生五子革封

旁援曲引不服擅婚之禁要復賜封祿一節爲

照擅婚有一以重

朝廷之命一以正人道之始

諸藩通行莫之敢違也今某已生子而題封既昧

正始之義因查革而強辯復蹈怙終之愆先于

萬曆五年十二月內竄擾查係

欽依事理曾經參覈復有此奏何其玩視

明旨即抄宜立案

參看得瑞昌王府輔國將軍中尉某等一本爲懇
乞

天恩崇正歸附等事內稱某等年茂職卑行劣不堪

管理願同附樂安帶管一節案查萬曆五年弋

陽王病故該府某等奏附樂安某等奏附建安

本科因見趨向不一俱參行彼處撫按官勘議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五三

後撫按會委司府等官集諸各宗從公推舉某

管理仍以瑞昌王府附之駁勘詳明輿情輸服

已經題奉

欽依欽遵去後各宗只宜遵奉

勅旨相安於無事乃所以享和平之福也何連名累

牘復行奏擾不亦任情而玩法矣乎訪得樂安

用賄營買貧宗捏奏希圖帶管使果有之是踵

某之故智耳本當參究緣事出風聞姑從抄寢

如更竄奏卽係抗違

明旨定將爲首本宗參治併差來人役撥置奸徒從

重究處

參看得弋陽莊僖王孫輔國將軍某等一本正倫

序辯爵位以妥廟祀以服人心事內奏其疎遠

未支越序妄保及稱弋陽遺下田產家資校尉

厨役并原造大器應沒入官以充祿資各一節

爲查弋陽管理先經各宗紛紛奏請行彼處撫

按官從公會議據其反覆參詳明開某各宗齒

德不稱難堪表率某賢聲素著倫序相應又經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五四

各官重覆保勘故特爲題請禮部覆奉

明旨欽遵去訖其故王遺產仍咨彼中撫按查勘或

留本府或議入官當自有畫一之論以聽

朝廷處分也某等圖謀不遂輒起垂涎之心妄行

竄擾是焉得爲安分乎姑抄出立案

參看得廣元王乞

恩婚禮及請封選婚二本內查得本奉國中尉某嘉

靖三十五年奉勘合是越二十四年某嘉靖二

十五年奉勘合是越三十四年而奉勘合在四

十以上其非未婚之年明矣

恩詔雖有過期無碍保送之文然必

詔書到日五箇月以裏方可准覆今又逾期何其慢視而不恪也至某生于嘉靖二十五年爲二十四歲某生于嘉靖三十三年爲二十六歲卽請封過期十年上下矣計其請名乃在萬曆三四年間已合另題之例豈得復有希覬耶訪得該府剛愎自是往往不以條例爲重如益陽以從女所生子而請封以濫收之妾而請入冊內皆

王恩堂集卷之四

五五

事理之未可輕許者抄出酌之

叅看得管楚府事東安王一本爲懇乞

聖明究察欺罔以安孤幼以明心跡事案查上年十

二月內該王具奏爲恭謝

天恩請擇賢能輔相幼孤併乞急殄

國蠹預弭大患事內奏內外官員諸不法狀甚悉

及查儀賓某等所奏大畧相同本科念其王少

國危豈容群奸播弄題請究治禮部覆奉

依行勘去後隨於本月內該楚世子二本奏爲

法宗儀故違

勅旨及群奸侵欺墳料銀兩等事玩其奏詞似有庇護群小嫌疑東安之意恐撥置奸徒聞風捏奏叅行併勘未報今詳王奏乃云前奏係儀賓某帶取空本詭名卸禍動搖

國本尤可疑駭反覆辯驗本章今次字跡與楚世子二本如出一手却與前奏不同而前奏年月墨跡乃在硃上中間情狀殊有不可曉者夫東安有攝國之責始而糾舉奸弊正所以植孤今

王恩堂集卷之四

五五

而首明欺罔亦所以安孤也但事之真僞不從彼中勘覈何以燭奸萌而申

國法耶訪得該府自惡王遇害恭王早薨之後奸黨頗多東安鑒武岡覆轍每事因循不振故釀

成今日之紛紛耳

國家敦睦睦族憲典具存而奸人乃欲以一己之

私簧鼓

聖德登

天朝所宜輕貸也抄宣嚴行勘報

叅看得韓王一本乞

恩婚禮事內除過期十五年以下不開外查得輔國將軍某奉勘合于嘉靖三十七年輔國中尉某奉勘合于嘉靖三十六年鎮國將軍某輔國中尉某俱奉勘合于嘉靖三十年近者二十年以上遠者二十五年以上皆於

明例有違者也應勘應擬抄宜查別

叅看得交城王府管理府事奉國將軍某一本乞恩婚禮事內奏輔國中尉某年四十三歲嘉靖二十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五十七

九年奏奉勘合遵例會選某氏年二十二歲例

該請封爲查新例男選婚二十六年以上立案今照某奉有勘合迄今三十年必非未成婚者特欲微榮爲他日生子地耳抄合照例立案

叅看得襄垣王府管理府事鎮國中尉某一本乞

恩請名事奏開春季該請名九件內查已故奉國將軍某擅婚所生嫡一子二子鎮國中尉某擅婚

所生嫡一子二子俱于嘉靖三十八年所生既

屬愆期又未奏報將何所據而奏之三部議

所謂向未具奏乘機濫請者也相應立案

叅看得襄垣王府管理府事輔國中尉某一本爲

陳情乞

恩事內奏輔國中尉某先娶正妻某氏病故後娶某氏見存欲要收入玉牒進爲內助一節爲照條例將以下正室病故止許推舉一妾進爲內助蓋爲奉有勘合選娶者言非謂擅自婚配者樂其前也今查某所娶某氏未經奏選明係擅婚豈可妄覲榮名羽厠玉牒該奏自爲計得矣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五十八

其如廢法乎抄宜立案

叅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一本

恩請封選婚事內查奉國將軍某所生庶第一子某

其母係儀衛司校尉某長女是乃本府軍校之

家萬曆三年具奏該部不與題覆正爲此也相

應仍舊立案

叅看得代府戴罪管理府事太平王一本遵奉

欽依分例陳情乞薄實惠以便貧宗世爵事內奏路

城等府輔國將軍某等所生嫡第一子等原

嫡庶真宗並無違碍情弊乞要照例題請賜給封號等項共該五十六件從中備查有因擅婚而另題者有因濫妾而立案者有因偽封而降革者先經禮部查覈處分無容別議今欲比照襄垣王府某等改封事例從寬查覆是視題奏為虛文而令甲不足信也況曰另題曰降革俱有口糧足以養贍非無名貧宗無所依賴者比豈得妄有希覬耶抄宜查酌

參看得晉府管理府事輔國將軍某一本乞

玉恩堂集

卷之四

五九

恩請名事內查已故輔國中尉某庶一子二子係擅婚某氏所生已故奉國將軍某嫡一子係擅婚某氏所生俱未經奏報真偽何由而考鎮國中尉某庶生二子一與一不與其中必有別故至婚禮一本內開某縣君及會選某不直曰見年幾歲乃一則曰彼年二十二歲一則曰彼年一十七歲似或有隱匿之弊也抄合覈實酌之

參看得代府太平王一本乞
奏討內助事內奏輔國將軍某正配某氏及一妾

二妾相繼病故欲要選娶一人為內助為否例將軍等爵年五十以上子女長成者止許奏乞管理不得更請內助又云不查其妾之有無與題覆殊為大濫蓋自有限制也今某年已五十前此娶有二妾皆在例後未聞奏請何獨至今日始請內助耶此必濫收有人欲微榮名以寵嬖之耳抄出案候

參看得周王乞

恩請給擅婚名字及請給過期名字二本為照擅婚

玉恩堂集

卷之四

六上

過期之子給與名糧例也但未經奏報者部議不得與題覆今查某某擅婚各子及其過期第三子俱未奏報禮部從何稽考且本章字面洗補太多事屬不恪姑抄出立案

參看得周王乞

恩婚禮一本為查近例男選婚過期二十五年以下行婚二十六年以上立案今查輔國中尉某嘉靖三十六年奏奉勘合是在二十年以上例中尉某嘉靖二十二年奏奉勘合是在三十二

以上皆過期其久者抄出照例分別

參看得周王乞

恩請給內助一本內奏奉國將軍某淑人某氏病故
欲要請給內助一節爲查選娶內助必須明白
具奏方可行勘令某不言見年若干及有無妾
媵但言俱係春季該請給內助人數殆與奏格
不合是必有隱匿情弊抄出立案

參看得周王一本遵

恩詔以全婚配事爲照

玉恩堂集卷之四

六十一

恩詔所開雖有男女過期年久未成婚配者許五箇
月以裏具奏之文然必別無情弊違碍方與酌
量題覆今照該府奏請選婚各宗一時多至二
百三十餘位內除過期十五年以下外其某某
奉勘合于嘉靖十八年是過期四十年者某某
勘合于嘉靖二十一年某某奉勘合于嘉靖二
十三年某某奉勘合于嘉靖二十四年某某
奉勘合于嘉靖二十五年某某奉勘合于嘉靖
二十六年某某奉勘合于嘉靖二十七年

某某等奉勘合于嘉靖二十八年以上二十八位
是過期三十年外者某某等奉勘合于嘉靖二
十九年某某等奉勘合于嘉靖三十年某某等
奉勘合于嘉靖三十一年某某等奉勘合于嘉
靖三十二年某某奉勘合于嘉靖三十三年以
上四十四位是過期二十五年外者其于嘉靖
三十四年奉勘合者則有某某于嘉靖三十五
年奉勘合者則有某某等又減年二十九歲于
嘉靖三十六年奉勘合者則有某某等于嘉靖
三十七年奉勘合者則有某某等于嘉靖三十
八年奉勘合者則有某某等于嘉靖三十九年
奉勘合者則有某某等于嘉靖四十年奉勘合
者則有某某等于嘉靖四十一年奉勘合者則
有某某等于嘉靖四十二年奉勘合者則有某
某等以上一百零七位是過期十五年以上至
二十五年者且見年四十五左右已非當婚
之時豈有未婚之理必其過期已久始乘此
恩詔寬卹而濫奏以微榮也

玉恩堂集卷之四

六十二

恩詔限五箇月以裏今又逾年豈得與查覆哉既
有見行事例抄宜分別酌奪

叅看得鄭王一本乞

恩請討原設官員事爲照條例裁革冗員一款已經
多官會議題奉

欽依似未可以輕改且各府星羅棋布一旦驟欲復
此多員將不至於太濫乎抄宜立案

叅看得襄王一本乞

恩襲封事內奏鎮寧王長子某服滿例該承襲郡爵
玉恩堂集卷之四

三

一節爲照長子某既已授封則父終子繼承襲
郡爵乃其常也但查生母某氏係儀衛司校丁
某之女乃是本府軍校之家近見

親王妾媵若係出軍校女所生之子俱未准封不
知某先年何故得封長子也應否承襲其例開
載未明而郡爵子奪關係匪細抄合酌

玉恩堂集卷之四

玉恩堂集卷之五

詩

瑞鹿圖歌

有序

皇帝御極之十載維時日次壽星律中無射翌夜之
五日爲我徐老太師八十初度先期

皇帝念

三朝元老特允輔臣之請坐明堂朝百官遣使授冊
曰維茲少師翼贊我

玉恩堂集卷之五

皇祖

皇考景運以及朕躬嗣茲大服實維股肱之力今春
秋高矣朕循古尊高年重有德之義發帑金綺
幣命爾存問爾其往欽哉王人稽首拜命駕輶
車捧 璽書乘傳而至有司飭儀以俟我太老
師齋沐具服率子若孫伏迎於郊門之外親戚
故舊競攜壺榼結綵帳以光大之士民觀者填
溢街衢靡不忻忻嚮慕鶴城谷水之間炳焉生
色矣噫嘻真可謂榮壽哉真可謂榮壽哉門人

某在滁聞之喜形于色爰攷之瑞應圖諸書有
曰天鹿者純善之獸也有曰德至鳥獸則見我
太老師精忠貫日懋勛格天在 朝朝重在鄉
鄉重當世之人瑞也則歛福極而享長壽宜有
天鹿之應焉廼命工繪圖綴以蕪詞南望遙拜
媿非濠洲之作賦聊效華封之申祝云爾

我聞天鹿之生馴且好飡風吸露嘗百草越有
千年蒼素更濯濯爾質呦呦鳴霜露靈質如冰
鑑光騰顯宇耀長庚維昔黃帝稱至德白環來

王恩堂集卷之五

獻瑤池側亦有伯陽季下生空濛騎向東周行
自古瑞應固乃爾七星臨澗安足許飄然一幅
鮫綃輕丹青運筆神采羸羸菱菱兩角參差見烟
烟雙眸絢赤晴蒼松紅日相掩映紫芝金菊紛
芳英瓊樓玄圃世罕有惟此天鹿爲嘉禎特以
獻之潭潭府南極老人星正明倚與太師應運
出八十助猷誰與京一朝

天子恩湛露萬石里第聲嵒嵒漢家廣受不足貴涓
濱釣叟齊鴻名君不見度索山靈薦珠果三千

花實祝長生又不見大椿代謝八千載逍遙海
外誇蓬瀛吁嗟鹿兮並長久爲作清歌稱兕觥
唯願

明君元老泰道合玄纁 丹詔安車迎年年四海樂
昇平

朱明初麗歌壽項邑侯東齋

蟠桃花開歲三千移栽東海瓊宮前朱曦燦燦萬象
妍韶華淑景光無邊異人佐運生人寢還同嶽降申
甫年寓內共推項伯賢丰稜儼若蓬瀛倦弱冠已賦

王恩堂集卷之五

鸚鵡篇挾之長安獻耳泉鸚頭忽報 天子宣符分

百里出雲間銅章手握墨授鮮翩翩綵雉依朱軒下
車布令遠近傳明如寶鑑徹九圍鋤強摘伏善類全
輕徭薄賦懸清鞭玄經一披琴一彈江城三載聞管
絃清風兩袖何悠然吳山嶠响水潺湲驚皇棲庭驅
鷹鷂蒿薇含露柳含煙黃鸝紫燕薜蘿田晴曠絳節
霞錦聯義和御輪馳中天公堂孤矢正高懸羽衣競
進長生編三台八座指日遷凌空海鶴來蹁躑爲報
永錫難老如彭錢

化日舒長爲劉海上賦

分符出宰五湖邊
鸞月薰風畫入絃
鳬鳥遠依僊關曉
鶴書初度海門煙
美如荀令香猶在
異似中牟世共傳
父老懽騰歌化國
年年此日戴堯天

觀海次韻

潮撼孤城日夜浮
沉沙折鉄至今留
金隄雲擁山齊聳
銀漢天連水倒流
白羽尚傳遼左信
青霄誰接美門游
任公處處堪垂釣
何必從人買沃州

登虎丘

王恩堂集卷之五

四

黃葉丹楓覆碧苔
祇林煙暝寺門開
龍潛劍壑雲光冷
雀上經臺月影來
半醉吳姬歌子夜
多情野老餽春醅
同游大有驚人句
不數當年謝朓才

冰玉篇小引

恭維 白陽畢公祖老先生稟咸池之秀挺泰岱之精對策 楓宸司刑松郡情田廣布黃雀啣環神鏡高懸豐狐閉穴三尺同嚴霜而並凜寸心與秋水以俱清黔黎方戴若一天執法已移于五夜攀轅莫遂借寇無階爰采群謠勒成

短什豈敢擬戔刀之贈聊以附耳堂之思云爾

城頭月落烏啼急
雲外雙星露華濕
驄馬嘶行不行長
亭父老隨車泣
啼泣胡能挽去車
何以贈行轉輓輓
贈君射虹貫日之
玉案脩以消炎辟
塵之水壺玉案霽
霽生陽春水壺冷
冷映心神冰清玉
潤不易擬將君比
德真其人豪傑炳
靈原太岳晴峰萬
丈聳昨嶠濟流一
派鑄肝腸豈受塵
埃半點着吳松司
理已六年風揮雷
掣明鏡懸正直寧
遭官長怒淹留肯
藉世人憐公庭片
語警妖鬼三尺何
曾加赤子南山

王恩堂集卷之五

五

可動筆難移老吏人人啣其指問田幾畦桑幾枝紛紛童稚欣相依官厨竈突恒不火靡慚衾影惟天知今古循良有幾人如君嘉政誠爲少 帝爲東南借福星連城照乘俱非寶丹書紫鳳來清晝暫權含香佐司寇明允當爲天下平慈仁不復吳民有行李蕭蕭伴素襟一籠白雀一牀琴不道趙家清獻後千載風流直至今繪將琴雀丹青裡更添三益成知己歲寒冰玉相輝映萬里炎空霜雪起

班管嗣徽爲諸節婦題

山南有喬松山北有古栢托根同嚴阿霜霰苦相逼
歲月滋已深枝葉不改易嗟哉貞節婦芬芳正堪匹
惆悵河南宗兩世遭否塞少婦二十二姑年二十七
于飛會幾何倏焉乖比翼耿耿乳下雛撫哺終朝夕
白日照形影青燈淚慘惻人事更多艱天意竟何極
既已飲寒水寧愁食苦蘗豈是愛一生孤在情孔棘
孤成會地下皎然雙白璧孰知此佳事近出我鄉國
拂拭如椽管三歎幾幽德庶幾采風使馳奏 君王
側

王恩堂集 卷之五

六

華陽洞天爲姚華麓叅知賦

七閩懸車早三吳築舍精華陽頻入夢長樂不開情
峰卽時乘興湖山更結盟靈巖開洞府高閣倚江城
天目山源遠錢塘水脉繁六橋青草合千嶂紫霞明
月落銀河影風吹鉄笛聲狎鷗知吏隱馭鶴覺身輕
詩酒消岑寂漁樵混姓名玄談花雨墜松響海潮驚
瑤圃雲常護玉堦芝自生大丹還九轉此地卽蓬瀛
贈王潤州考績

閩海鍾靈秀江城展壯猷含香僊署久露冕漢官優

鐵甌稱三輔銅符重一州棠陰垂白晝風範肅清秋
卧閣花明綬行車鵲擁騶望同焦島峻澤並大江流
雙鳥家聲舊三槐世德悠循良斑管述姓字御屏收
錦里迎賓語徵書出鳳樓叩關誰借寇四境起歌謳
送宋遜菴叅知入滇

廿年把袂上南宮今日相逢嘆轉蓬宋玉才華雄作
賦魏公策畧在和戎孤雲綠綺蒼山外明月青尊麗
水中此去勛名標漢柱不妨匹馬向西風

阻風塘橋二陸丈邀飲舟中晚霽臨波翫月志

王恩堂集 卷之五

七

喜

盡日狂風動地哀晚來風靜碧天開一輪皓魄當空
見匹練晶光入座來何處笛聲堪折柳幾枝松影對
卿杯雄談喜有機雲在愧乏相如作賦才

和喻楓谷太府過賞玉蘭詩依韻二首

草閣依山是舊居庭柯秀起正紛如千枝綴玉當窓
見萬片飛瓊向客舒雨後濕含西子淚溪邊光照水
僊袂最憐太守憂民日暫解征鞍賦子虛

其二

憶昨城南傍水居高車雲集盡相如坐臨玉樹人堪
比句有瑤華酒自舒裏露嬌姿疑蝶粉迎風芳馥襲
羅袿凭欄罷席愁無賴掩抑朱絃學步虛

送姚學博掌教池陽

五載交游道誼欽冰壺秋月古人心文光直射豐城
劍俠氣嘗傾季子金千里朱輪青草合九華絳帳白
雲深嗟君此別休辭醉暗首爲期思不禁

爲林封君賦孝思卷

慕我讀罷意淒然爲戀椿庭不記年隴上黃雲頻入
玉恩堂集卷之五

夢塚邊青草暗連天朱書已近新綸綽自有憫憐舊
几筵知君無限松楸感秀髮孫枝雨露偏

送韓敬堂太史冊封便道稱壽

望望荆南四牡馳綠陰過雨燕差池光生魏闕絲綸
重瑞集槐庭草木知時翁庭中牡丹石榴
俱開並蒂花故云五色宮袍
誇畫錦千齡厄酒獻齊眉目憐椿樹三江遠爲爾南
歸有所思

咏榴花二首

拾得空林種移栽玉砌前樛枝連翠幄叢葉綴青錢

乍訝珊瑚聚旋疑絳蠟燃河陽堪作賦愧乏子雲篇

其二

共喜人施巧花開有洞天紅英含玉潤朱實耀星懸
障隙香風透簾疎皓月穿何年來異域人說自張騫

春花

含情西子笑巧艷太真粧一夜東風度清芬繞畫堂

夏花

丹葩呈綠樹碧水映紅蓮寂寂空齋裡薰風入綺絃

秋花

玉恩堂集卷之五

畫省迎風舞南山裏露肥白雲自來去黃葉闌芳菲

冬花

百卉具腴日一枝獨占魁何來春信早相對雪中開

海上觀月遇雨

極目滄波天地開呼尊候月共徘徊浮雲忽起青山
暝凍雨旋驅白浪迴便有魚龍喧几席不聞鸛鶴下
蓬萊驚看拾得驪珠在爲有玄虛作賦才

和喻太守喜雨韻

病榻憐長晝虛堂夜雨聲炎蒸辭枕簟涼思入簷楹

三
江色雲含四野情桑林誰感召太守是神明

松陵道中記興

荷花六月間吳波青雀凌波柳覆隄飛鳥不如帆影
疾晴雲番似客游奇湖添新水田田滿蟬帶涼風樹
樹嘶幾處畫船香霧繞紫簫齊和竹枝詞

登楞伽寺

度嶺霜寒木葉稠上方臺殿肅高秋波浮鴈鷺征帆
渺橋駕黿鼉亂水流茶磨雄風吹短鬢漁竿遠思動
滄洲霸圖文苑今安在野鳥平蕪向客愁

玉思堂集卷之五

十

靈巖

金輪消歇玉池荒白石青林輦路傍我愛淨因叅古
佛僧傳勝蹟指吳王琴臺花雨浮空翠經閣香雲露
寶光七十二峰湖影動碧天無際鳥飛忙

壽秦鳳樓侍御初度

十年簪筆侍明光共說秦封世業昌直節埋輪張伯
紀清風攬轡范公滂辭榮丘壑龍璫早列架圖書燕
翼長最善華辰正秋半紫芝丹桂薦霞觴

秋日山行

白恰盤輿典轉生任他風伯太縱橫群峰蒼翠遙相
映萬壑煙嵐早已清過午共甘藜藿飽饌寒始覺布
袍輕誰人更話風塵事喚取深杯浣俗情

登虎丘

青眼看山似舊歡入門便解鹿皮冠歌聲繞壁松風
細劍氣騰波竹日寒落盡杜鵑花事晚浮來鸚鵡酒
腸寬綺羅香散蒼苔靜更愛彈經玉漏殘

鄧尉山

獨倚胡床喘暮煙別來荒桂幾經年風回松籟和僧
玉思堂集卷之五

十二

梵秋老藤陰覆鹿泉猿雀依依千嶂月魚龍寂寂五
湖天旁人莫笑題詩句留與青山結淨緣

顧亭林中含讌集和馮京兆韻

珠履群超萬石家綺筵香暖月輪斜重重火樹千枝
焰點點星毳五色霞玉漏頻催傳桂醕霓裳一曲落
梅花恍疑身世逢壺上莫負陽春玩物華

壽姚四山文學二首

十載橫經舊結盟江亭今日枉班荆一枝話屈鴟爲
杖雙鸞夢寐是齡謝宅芝蘭紛異種

桃李聚群英門下登荷香挹酒連枝會開壽堂前兩
鳳鳴清山

其二

雙蹀躞馬身上身逍遙河畔好垂綸連枝喜得三荆
秀懸矢勿逢七奏新已有青精駐顏色能將白髮傲
風塵即看桃李門墻下已有燃藜第一人

夜宿山樓

小樓倚竹巖下樹白雲深曉石含星動寒蛩抱露吟
竹懷遲素月不寐擁孤衾可是煙霞骨滿清松桂心

主恩堂集卷之五

十二

曉發玄墓

夢筇隨所適旭日在林端露氣沾衣翠雲光絡石寒
徑香浮橘塢谷響瀉松湍却笑吟詩苦時時墮鴈冠
訓陸君策孝簾見寄次韻

雨後沙堤長綠苔芙蓉片片碧雲開不辭安石青山
破爲戀平原白雪才池上浮鷗驪狎客庭前馴鶴勤
卽杯知君將母如潘岳秋月清風載酒來

登小崑山

內有新賜藏經

躡磴扶筇到上方爲尋二陸舊祠堂藏經上界雲霞

繞理玉空山草木香清響數聲疑雀啖白浮千頃是
湖光人間姓字留雙壁千載風流詎可忘

登虎山橋

空林支徑踏氤氲野市人家滿白雲塔擁孤峰山四
起橋橫雙嶼水中分丹青排冉如生色竿籟泠泠若
有聞木食草衣生計足不妨麋鹿日爲群

天池

一泓浮玉翠微開鳥語青蘿報客來絕壁千尋多古
色小松三尺盡新栽鍊魔僧去留塵榻洗鉢泉枯長

主恩堂集卷之五

十三

石苔二月春風茶事好相期直欲上崔嵬

董墓

翠嶺俄相近青芝若可尋牛眠知地勝犬吠覺山深
始信王孫遠聊爲梁父吟濁醪多妙理且爲菊花斟

贈心源上人

雙屐破蒼苔雲門霽色開緇經支遁課揮翰惠休才
世路頻揮拂迷津可渡杯松濤堪洗耳何日賦歸來

壽項東齋大尹

百里分符帝念深吳松無地不棠陰循良異代方

神爵詞賦當年滿上林望去峰文迴製錦流來泐水
和鳴琴華亭便道同勾漏卽有丹砂肯浪尋

蘆花庵

片片蘆花作雪飛中流梵刹傍漁磯波浮菰米供僧
飯珠擁龍宮照佛衣征鴻幾聞清磬下暮帆遙指一
燈歸結跏趺坐叅禪觀不覺潮音動夕暉

送楊大尹東野內召

雙鳬報政著循良忽見徵書出未央始信闕西饒閬
闕頭教宓子重臺廊棠陰猶戀三春雨劔氣先飛六

主恩堂集卷之五

十四

月霜一聖王只今容獻納日持封事五雲旁

贈陸元量六叅

時公方宦豫章

自昔才名重陸洪操來白雪和人稀關迎紫氣看朝
暮吏隱蒼山謝是非過江秋色早涼歸庭樹午
陰肥公餘美爾稱觴地玉立風前試舞衣

其二

空梁落月夢何之人在南州擁傳時久擅雕龍稱絕
伎新看蠟鳳有佳兒恩露孟博冠仍夢賦就潘安鬢
未絲聞道康姑山水好知君春醖已盈卮

其三

各天鴻雁久離蹤索其如舊社何總謂熊車高雨
露豈因鷗夢落煙波當時兒盍盍杯火此日風流緩
帶多極目故人千里外不禁秋思入庭柯

其四

萬里浮雲失九閭漫歌清瑟掩衡門青山高枕無長
物白首通家有哲昆駟馬何年看畫錦并州他日是
江藩莫言峰泖非箕穎出處由來總帝恩

送詹清源太府入覲

主恩堂集卷之五

十五

紫宸玉帛萬方欽熊軾遙看指上林寒雨霽散銀浪
潤黃雲鰲鍵雁沙深時危接劔中原意日近封章澤
國心最是驪歌聲徹處不堪回首暮江濤

登惠山次韻

六載重遊落日登積陰初散最高層松杉影裏家家
水梵唄聲中院院燈到處低頭還拜石老來行脚似
游僧繩林欲共煙霞計此事於今尚未曾

壽張山人八十

平子當年是謫僊五湖寄傲傍雲煙胸藏錦繡猶彈

欽筆走龍蛇可濟川六月薰風浮玉宇八旬華髮勝
青蓮斑衣接武開文運定有恩綸下九天

龍井

寒流一派落祇林雨後潺湲轉不聞近者雅深丘父
嘆冷然如和伯牙琴平分甘露瓊瑤頂倒影青蓮最
賞心却惟老龍眠未穩諸天春暮日陰陰

其二

謾說風淒松樹林危厓嗚咽思難禁一函映地爲冰
鏡九奏鈞天有玉琴客自風塵來洗耳僧將清淨坐
玉思堂集卷之五 十六

觀心蒲團不受人間暑青鬚常生六月陰

大江秋色爲蕪鴻州郡承賦

時被論去任

三春江上羽書馳匹馬聞關鼓角悲已識波能恬北
海何當舌可變南箕魚腸夜色明吳岫鶴首秋雲滄
楚湄莫戀湘蘭與沅芷更看霖雨下芟茨

其二

金風颯颯片帆開折柳河橋送客迴望去長城青海
上歸來親舍白雲隈大堤楊柳迎征蓋短棹芙蓉入
酒杯獨有蓬蒿啣覆露留君不住暮砧哀

又送蕪鴻州郡承量移歸省四首

一受干城寄鯨鯢總宴然誰知展采日翻是量移年
白璧偶遭點緇衣誰好賢楊朱雖有淚莫灑路岐邊

其二

世路乃如此君還坐謫書那看令駿足却復問鹽車
四郡循良最三吳撫字初競嗟慈母去借冠竟何如

其三

功名齊卓魯妻非事堪悲三至却投杼九秋爲別時
白雲依楚嶠綠樹滿吳陂慈幄承顏後彈冠慰我思
玉思堂集卷之五 十七

其四

書空眞恠事按劍發長歎遺愛歌南國高名嫉上官
流言成貝錦作賦紉湘蘭聞說扁舟下洞庭波浪寬

詠黃甲燈

爲做螭蟬製作燈龍門午夜見橫行嶙嶙身帶煙霞
動湖海心窺日月明氣吐波臣文自炳光回星漢足
逾輕功成照耀凌煙閣方表胸中有甲兵

壽張冲玄山人

憶昔論交五十年多君野服自翩翩詞場賦就推平

千博物名高並茂先酒近尊絲鑑正紫冠
猶玄謝庭騰有參差玉五色斑斕雜管絃

江續石榮晉參知賦贈二首

虎帳雄開斐水濱壯猷清節出人群三江霧捲鯨波
息千騎雲連豹畧新南去勛名隨劍履北來烽火望
車塵淮陰自古英雄地高閣應知早畫麟

其二

忽聞鏡吹動江聲飛傳遙驚漢使行立馬看山秋野
靜射鵬臨水古淮清匣中明月開牛斗峴外丹楓颯

玉恩堂集卷之五

十八

旆旌何日重來惠南國津亭楊柳共關情

壽徐山泉大尹七十

南州高士即僊家典到常浮八月槎三載鳴琴留雨
露十年採藥貯煙霞鵲隨綠杖身方健鶴起斑欄餐
未華自是丹砂勾漏令朱顏感歲比桃花

贈蘊素上人

淡淡青山靄翠微白雲深處遠僧歸竹房苔徑松千
尺宴坐無言鳥自飛

迦塔二首

千寶生明臺日照玻璃混濛開忽下星辰漁火
驟聞風雨海潮來歸帆片片移沙岸落葉蕭蕭送
酒杯惟得法堂雲氣清晚鐘靜裏鉢龍回

其二

大水中浮一席沙寺門風起日初斜霞標掩映懸孤
塔樹杪微茫識兩涯白鷺似來迎客棹紅塵那得到
僧家宰官意氣吞雲夢未許魚龍鼓浪花

送方山人游五岳

杖策翩翩五岳游爲尋真訣到丹丘匣中劍氣干霄
玉恩堂集卷之五

十九

漢鼎裏靈光貫斗牛隨處煙霞爲伴侶行來龍虎自
添抽不知飛鳥何時返遙慰青山未白頭

寒食泛舟盤龍塘

揚舲春水湯平橋對客芳樽破寂寥荒塚眠狐藏宿
草小檐歸燕掠殘桃陰晴天意成寒食感慨吾生轉
斗杓常得普天無戰伐自拚隨地老漁樵

其二

柳枝桃葉霽煙浮寒食驚啼河上游風颭浮雲時作
塵潮添宿雨自爭流黃金臺上誰收駿白石山前合

飯牛迢遞滄江人落拓故園回首動新愁

送陶別駕督漕北上

片帆斜颺木蘭舟萬里需漕上帝州握手相看煩按劍
銜杯猶喜共登樓江南春雨霑君澤薊北秋雲動客愁
應念資勞重晉秩一封紫詔下螭頭

杜陵料絲珠燈二架甚麗

杜陵家自有陽春萬樹煙霞照眼新絲吐水紋投織
女珠含海霧獻鮫人侯生此日人虛左枚乘當筵賦
絕倫盛會只今能彷彿昔年吾亦醉茲辰

玉恩堂集卷之五

二十一

壽陸自齋年丈六十

士衡一賦上明光兄弟才名動洛陽迢遞黔山誇露冕
風流漢殿憶含香酒龍吸月神逾王金帶生花鬢未蒼
試數慈恩題柱客幾人猶復擅循良

其二

南紀文星照越臺玉皇僊吏在蓬萊雕龍業就千秋在
青鳥書檄三島回楊柳涼生滄海暑芙蓉紅映紫霞杯
明時政自推人望翹首中宵指上台

雙清庵

幽居下諸天古寺高林萬壑前落盡瓊花知法用
燒殘松葉散香煙僧無秘義隨人問家有閒床借客眠
詎謂煙霞非素業夜深清夢復依然

題草玄閣楊鉄崖舊廬

金鈎落地生丈夫老鐵老鐵來三吳目光射人劍戟
鬚風流跌宕骨相殊煙花隊裡歌鳴濁酒鯨吞三百壺
黃金百萬擲呼盧黃塵蔽天跳黃狐干戈染血流江湖
英雄意氣一不須閉門高卧草玄居太玄草就神鬼需
鑿金鑿玉飛明珠玉山才子空望廬何況

玉恩堂集卷之五

三十一

瓦缶牧猪奴天風一日清皇衢九重詔下求賢書延
英殿中白髮儒鍾山賦就天顏舒眼中事業輕石渠
宮袍擲解綬枯予翻然一笑歸來與梅花故園江頭
踈嗚呼英雄一去二百年俠骨幽魂竟何許昔日風流
逐逝波當年樓閣成今古山中薜荔怨芳春壁上經
綉挂煙霧月明環佩夜蕭瑟露冷精靈到庭戶草砌
寒壘莫浪吟鐵笛一聲大江左

贈潘克庵方伯

勝日桃源蕪麥秋霏霏紫氣滿滄洲功成淮海分猷

此奏峨嵋惠愛留珠樹好樓千載德蓬空應報萬
年靈嶽展恰與純陽會歲歲吹笙醉玉樓

泰岳道中一首

相期玉杖破網緼麥隴桃蹊馬首分天關定應纏紫
氣雨師先爲淨塵氛流泉曲抱孤村日近海晴飛大
陸雲五岳壯將今日始可能無意子長文

送韓糧道擢楚藩

忽聞鏡吹動江舟父老攀轅不暫留霜劍氣冲雲夢
澤星輶光射岳陽樓恩酬國計三年在清徹吳江一

玉恩堂集卷之五

三

水流臨別何須更惆悵歲星日夕照滄洲

送別趙廣文遷南成均

閩海雄才擅甲科十年絳帳豈蹉跎夕陽枉務鷄山
近夜雨橫經虎觀多萬里雲霄稱伯仲六朝文藻逼
陰何長亭對酒人天隔一片離愁付棹歌

書香餘慶冊

徐拱所先生以廣文佐郡庠六載薰陶名實烜赫
今且擢富民尹有民社之寄獨用恭錄未艾矣邇
厥所自實惟先大夫南村公世德燕翼之譜縉紳

爲書香餘慶冊以贈予不佞受知最深敢效古體
不遵續貂之謂云

江水綠如酒黔峰高插天名家種奇秀奕奕挺才賢
厥初佐龍飛金貂幾葉傳哲人慕詩書文章遂昭

宜郡丞發鴻藻桃林早騰聲歷試稱賢勞水蘂流川
漠拂衣樂高尙葆光得大全卓哉二雛鳳九苞炫日
鮮大者歌鹿鳴萬里需翩翩八翮雖遽摧文采雅足
憐幼君尤英明白璧合紫煙三獻誰能剖一揮守青
瑣青瑣道自尊桃李爭燦然鶚薦西臺疏姓名丹袞

玉恩堂集卷之五

三

前詔下分銅符百里民社專懸知循良績二代還
比肩遠紹先人澤近佐清平年異時徵世美南州喬
獨偏

江村夜泛

扁舟狎橫濤邁往偕群哲寒生島上霜光散林端月
田父問迷津燈火指明沒數里得山莊人語猶未歇
良夜喜不寐登高眺雲物倚劒發長歌天風吹短髮

其二

湖美得遨遊疏觀契名哲冥冥鴻雁天皎皎蕙葭月

火香不定飛禽驚自沒野靜山鍾鳴霜繁蕙草歇
年華駛隙駒天地亦長物行樂貴及時莫待如絲髮

張玄洲太宰公挽章

天上文章問玉樓錢塘紫氣黯然收山公水鑑名猶
在白傳風流事已休帝錫寵恩光石窮史標直節
著陽秋只看箕尾宵騰後總繫蒼生四海憂

東峰觀月出歌

芙蓉拔地青冥破誰云去天只尺五僊僊蟾蜍浮空
游下見鵬搏却如墮大羅僊人素風冠白羽絳節窺
玉恩堂集卷之五 二十四

朱闌洞簫一聲雲忽斷嚴頭捧出黃金盤千山萬山
苦昏黑須臾化作層冰白光明世界總琉璃突兀巖
巒從圭嶺涼風颭颭草萋萋猛虎震嘯玄猿啼酒狂
大叫衆辟易但見桂花亂落群峰西廣寒更深象床
冷吸盡銀河醉初醒紫微之星挂雙袖三尺劍光不
得逞殿前唱徹步虛聲龍堂夜半天鷄鳴寧知斗畔
真人氣便是雲間處士星

贈賈中丞春容年丈

憶從五馬蒞江城此日重開漢將營廿載棠陰留令

三山蓮幕起鴻名戈船霧擁鯨波息鐵騎雲連豹
畧宏熊軾何時東海上許有萬里德星明

其二

大傅才名冠洛陽曾居青瑣奏封章節臨河北黃熊
渡旌向江東白雉翔楚水尚流仁澤遠玉關猶使武
威張於今開府粉榆地應見勛猷紀太常

錢塘懷古

王氣消殘秋復秋夕陽煙樹尚含愁遙思翠輦臨江
日誰念青衣不出塞鸞行殿盡從衰草沒寒潮依舊海
門流漁翁不識前朝事只釣松陰古渡頭
玉恩堂集卷之五 二十五

題畫

亭亭千尺松皎皎白鶴舞獨坐小茅菴山深似太古
仰觀瀑布泉俯吸薤圃醴香弄綺琴不知月既吐
送朱中宇太學謁選北上

東風細雨上征裘文季雄心寄剡緱廿載才高鸞鶴
賦五雲春到鳳凰樓桃花綵筆成新夢芳草王孫歸
舊游莫道功名遲晚合平津一出便封侯

九月雷電

九月中旬已立冬繞巖雷電客吳峰便教林樹驚棲
鵲豈是江湖未鰲龍卧覺牀頭添亂瀑曉看牕外失
雙松乳坤東北烽煙息野老猶然抱爵惊

雨聲

暮雨空山掩竹扉若聞天籟一燈微湯隨落葉臨牕
下遙帶疎鍾度嶺飛林靜淒淒和玉漏嚴廬歷歷中
金徽那知驚破家鄉夢猶有周南客未歸

贈王洽池民部二首

時王洽池民部二首

烏衣滿口總琳瑯寶漢身依日月光郢里昔稱詞賦
玉恩堂集卷之五

其二

客燕堂早拜度支章風流不傳何郎粉侍從常含漢
殿香闕下久推經國計一時轉餉東方

其二

翩翩青鬢駕朱輪詔督儲海濱一親丰神原
瑞鳳乍聞高調總陽春談經詎敢稱先軍擁傳真應
避後塵旦晚還朝上封事願將民隱達楓宸

陳司徒張京兆招飲觀園

傑閣空亭起清溪檻外流臨風開綺帟對月舉觥籌
憶舊疑溪夢談今抱杞憂太丘頻看劍張敞暫停騶

雁憐分袂簪更異及秋叨陪珠履後飽德愧難酬
贈張與川太學八哀

移家久傍秣陵煙八十逍遙儼地德採得三花原園
苑種成雙璧自藍田蒙華胄宋供吟草浩蕩秦淮作
酒泉共道張蒼長壽者不須鍾乳覓三千

送顏嶧臯明府應召北上

茂宰循良譽久馳忽傳綸命下彤墀風行四境嗟來
暮雨沛三江繫去思花似河陽方吐錦柳如彭澤正
垂絲袖中新草憂民疏佇聽明庭奏對時

玉恩堂集卷之五

其二

京中樓

言乘青雀舫同問白雲居山色釣簾外鶯聲解帶初
望窮芳草合歌動落花疎窈窕風塵花柳意有餘

游古蕩二首

一棹逶迤入村村水竹居松花啼鳥落桑葉卷蠶時
杯盡繁絃急衣涼片雨疎禪關猶未叩清賞且留餘

其二

爲愛谿山好那愁風雨生山僧不禁酒江女解彈箏
翠結湘蘭佩香參玉板羨百年聊自適何物是浮名

送高立峰太史服闋北上

涼颯關河片月秋，乘槎僊客問金牛。
三年已作周南滯，千里仍爲洛下游。
賸有青藜分秘閣，遙占紫氣動瀛洲。
彈冠此日真堪慶，會握絲綸佐冕旒。

懷年丈沈晴峰太史

憶昔追隨拜聖顏，于今踪跡兩茫然。
夢中雞舌香猶在，鏡裏霜華鬢已偏。
吳越鄰封纔百里，青書阻隔動經年。
謝公莫戀東山屐，會有徵書下九天。

虎山橋

玉恩堂集卷之五

二八

秋水無痕浪接天，千林楓葉淨娟娟。
東西崦嶺浮雲合，遠近帆歸落照懸。
塔影乍標滄海月，漁歌時答碧山煙。
神龍此夜同叅席，好悟方僧一指彈。

山行次韻

絲絲細雨濕煙蘿，風快彌雲逐隊過。
黃菊逢時爭爛熳，老僧留客少婆娑。
水清天敞玻璃界，樹密人巢翡翠窩。
好客佳山容易別，別山別客意如何。

送王懷我令君入覲

萬方虎拜朝元日，千里鳬飛入帝鄉。
江海年來勞撫

姓名天上紀循良，青萍傍斗星辰麗。
皂蓋依梅驛路香，已識東南民力盡。
可能一語對君王。

其二

畫舫朱旗送北征，紅亭綠酒話離情。
共憐父母瞻依遠，獨憶風波感慨生。
王霸漢時名自起，林逋湖上閣初成。
雲霄若問冥鴻興，倚杖柴門看晚晴。

一雲山徐墓次壁間韻

我從天池來，迤邐度雙嶺。
高林樛湖雲，陡入清涼境。
飄風颯颯來，落葉窸窣響。
井鳥語墓門幽，佛香蓮漏永。

玉恩堂集卷之五

二九

老僧話昔游，十載一俄頃。
客子去來身，辟彼浮雲影。
雅慕脫樊籠，斯志誓不猛。
芝草帶煙秀，石花含露冷。
誰云黃壤人，而知白日景。
河山自古今，俯仰真堪省。

贈蕭山尹沈廣乘年家丈

英年獻賦五雲浮，玉刻符分浙上游。
忽聽絃歌清興發，更看桑柘綠陰稠。
堂開蕭嶺煙霞繞，門對湘湖日夜流。
循吏只今誰得似，黑頭應拜富民侯。

送王令君懷我歸武林

紅亭折柳帶微霜，感慨離尊對夕陽。
白壁未消鮑矢

玷青銅奮恨詩眉長雙飛鳥浮雲外十載棠陰滿
路旁莫憶湘潭憔悴客歲刀終夜吐寒光

題松石老人圖

白石兮我我青松兮鐵柯風生兮澗曲雲起兮山阿
僊人兮綠髮釋冠兮衣薜蘿拂苔蘚兮箕踞聽秋濤
今婆娑丘壑兮寒廓揮塵兮高歌逢王烈兮投石髓
衰荻苓兮勾天柯松爲薪兮石爲礪千秋萬歲兮朱
顏酡

雲陽道中卽事

玉恩堂集卷之五

三十

不耐炎蒸苦那堪道路長青天無片靄赤日有層岡
哀響高林外勞歌野戍旁偶逢嘉樹憩勺水卽瓊漿

送廣文徐拱所丈令富民

鱣堂早向五湖邊鳥島南飛萬里天已見橫經振多
士還將異政續先賢鳴琴秋雨紅蓮沼祖帳薰風白
苧筵此去梨鰲誦遺愛口碑應徹九重前

晚宿長巷

煙景通牛背風塵任馬蹄石田山上下礪水岸東西
沙渺魚難憶林深麝不迷晚來投宿處明月下前谿

青龍橋

樹流雲合寒泉灑雪清石梁一以懸曳曳葛衣輕
故國多幽境閒牕少俗情不歸緣底事奔走困紅塵

送進士王宗漢文謁選北

長楊一賦動明光此去應含漢殿香共說元方傳盛
德久知王氏擅青箱落花細雨春風暮芳草斜陽驛
路長天上故人殊不少相逢若箇問柴桑

送方山人

玄鶴春風不可留翩翩又作采真游圖中五岳精靈
玉恩堂集卷之五

三十一

吐頂上三花次第收曾向壺公分竹杖還從太乙問
蓮舟朝元若到蓬萊去爲我應添海屋籌

謝郭同竹憲副借舫

范蠡於今賦遠游五湖何處問扁舟相煩三老驅青
雀遂有孤帆漾碧流犯斗自憐成獨往登僊人尚擬
同浮使君擊楫滄溟後波靜無難到十洲

壽孫南疇七十

隱君卜築柘城隈望望平疇海曙開那有風塵侵曉
夢祇將清瘦比寒梅蘇門長嘯高風遠楚相芳名種

來此日忻逢正初度與君共泛菊花杯

謝陸白齋年丈

渡口桃花暖客顏
尊前楊柳暗松關
但欣赤水魚龍
曾久忘形塢鷁鷺
班高與敢誇同雪
夜浮生今已託
雲山如君遲晚功名大
聖主恩深未擬閑

始邁

秉性寡達慕幽悰
嗜泉石矧茲於越中
名勝實咫尺
替組靡所嬰何寧
滯雙屐杪秋天氣清
景物淨如拭
出門卽滄洲虛曠契
沉寂明霞映江流
黃雲溢阡陌

王恩堂集卷之五

三十三

菊蕊帶雨秀楓葉點霜積
陳踪逐感興新趣卽境得
同好二三人相與對
昕夕游魚有縱鱗
飛鳥有高翼
雖乏子長篇庶幾向平適

送趙撫臺雨懷丈擢少司空

中朝誰不讓才雄
屢命懸知帝眷隆
前後四爲中執
法東南漸轉少司空
棟梁望重丹霄上海島
氛清白羽中惆悵衰衣
今不復欲鐫吳嶺紀豐功

三塔寺

昔傳三塔勝此夜月堪乘
到院惟聞磬敲門不見僧

松陰凝法地螢火代慈燈
東廓諸天靜涼風吹古藤

送陳博士之東陽

元龍豪氣故依然
宦轍風塵幾幾年
自挈青瑣吳苑
後重開絳帳越山前
將尋玉洞金華近
若望天台紫霧連
首荷莫嫌官舍冷
蘭溪有酒碧如泉

游黃耳祠

叢木疎籬野水流
一杯猶自晉時留
傳聞慧犬名黃耳
感慨詞人易白頭
敝蓋荒原恩尚在
古堂寒雨客生愁
只今鶴淚還如昔
蕉鹿浮生夢未休

王恩堂集卷之五

三十三

賀張葵所明府誕辰

懸弧旭日啟東華
海嶠霏霏映紫霞
其道神僊爲令尹
早吹陽律向天涯
鳬飛高並華亭雀
梅信先傳綠萼花
異日薇垣持大斗
應調玉燭佐天家

其二

春風有約拂華筵
鳥語花香綺幕前
詩詠南山推岳降
文呈東壁見星懸
冰壺澄澈鳴琴處
水鑑空明剖竹年
邀取幔亭僊侶至
吳門新釀正如泉

木蘭舟四首爲姚叅知華麓丈賦

何處不蹉跎三月桃花紅雨多千里碧僊依舴
舂十年紫氣滿江湖思鱸自喜投竿得問字無勞載
酒過宛轉沙棠芳樹裏月明幾聽柳枝歌

其二

青蒲一幅五湖天飛棟危闌鏡裏懸虹雨乍收疑屨
氣腥風忽起度龍淵時從漢浦尋娟佩還下橫塘問
采蓮丘壑也知君計得笑他楊閣老耽玄

其三

紫綬金魚歸上方蘭橈桂楫水雲鄉江鷗已狎忘機
玉恩堂集卷之五 三五

友薜荔偏宜化羽裳得酒人同楓葉醉揮毫波染墨
花香他時拾得支機石直上星河總不妨

其四

逍遙東海一波臣驚舫隨風不問津雪色三山迴晚
眺梅花千樹浥芳塵遠驂鸞鶴知何日早脫風埃有
幾人滿地恩波 明王賜賦成應不似靈均

贈劉直指丈

洪都洵雄服翼軫開靈宿江湖吐磅礴卯金寄神胄
龍種自不凡冠冕代相授在史挺國靈玄圃朗瓊瑤

乘時荷金轡皇途紛馳驟一乘西臺憲純白媚我后
持斧出燕都淹駕歷吳岫陰陽互舒慘歧蠕等載覆
伊余屏中林蓬荻經時茂傳聞駐高軒兒童迎夢繡
邁合良自今綢繆乃存舊高誼誠慙勤循中已衰謬
徒懷芳非意維珮安足有所願崇日新馮助彌宇宙
贈楊給諫宜菴時賑貸江南

雲漢興周咏皇華命使臣共傳 天子聖軫念海甌

貧奕世關西彥承 恩闕下新時危能仗節地遠可

埋輪青瑣瑋宵闔滄江棹晚津鷗羨辭色萊鴻服近

玉恩堂集卷之五 三五

三五

懸鵲盡發公儲粒均分少府緡填溝紛自起獨疏更
重陳已與回生策還安不死身千山留雨露一字比
星辰天借蘇民困才應秉國鈞好將三殿日散作八
挺春

別栗宮監

廿年龍袞奉恩輝番老陵園悟息機已授丹方食相
葉猶藏玉露號蕃薇青萍共喜尊前合華髮相看鏡
裏非正是芙蓉江上好鱸魚無奈又思歸

懷陳司徒應虹年丈

元龍清譽滿朝端經國憂時計頗難未遣黃金如土賤應教白髮似霜寒人從南國三年別月向新秋兩地看翹首薊門煙樹雙魚惟有勸加餐

壽蔣州倅石城六十君僑居金陵

慷慨如君未易才早從青鬢挂冠回寓公正喜山爲蔣僊尉還呼市作梅根底綠衣紛玉樹客中秋色共金壘玄言笑我憑誰著漫說關門紫氣來

題貞孝卷

南山有鷓鴣北山有烏鵲無故雄鳥是舊雛雄飛不復

玉恩堂集卷之五

三六

反雌鷓十年孤哀鳴度中夜淚盡形亦枯舊雛既長成老鳥苦朝哺雛也反哺之反哺血與俱一鳥豈靈物至性天所生君不見張家子母當年事一時貞孝馳令名

贈許郡守繩齋丈濟河底績

五馬駢駢勞來忙鴻裁寧肯薄淮陽卽看春鏤如雲集頓使溪流似帶長城郭秋來浮練影樓臺月下漾波光不須遠覓江湖伴離落於今有釣航

其二

市塵衣帶久難行此日恩波忽滿城當郡鷓鴣還下乘湖舟楫任縱橫耳棠舍後留芳蔭黃鸝歌成是頌聲別有寒潭澄澈底其言堪比使君清

贈曹嗣山藩伯晉擢都憲

丹詔清秋出漢宮中丞仗鉞前元戎貌貅再擁軍容壯吳楚兼承節制雄鯨島雲霞依赤舄轅門賓客賦彤弓折衝尊俎知能事綏帶輕裘自不同

其二

海上年來羽檄頻一時衽席藉何人保釐重作東南

玉恩堂集卷之五

三七

鎮簡在偏深社稷臣執法星高中夜朗耳棠雨過一番新桑榆久荷陽春色那得酌恩報大秦

壽鄭晴川表叔八十

誰道人間少倥傯須知悟處卽成僊心通運氣傳其訣術擅岐黃總內篇鳩杖携來松徑外霞杯捧向菊花前最誇戲舞斑斕日正值泥金報喜年

其二

由來世德已千秋今日喧傳畫錦游片玉名高南國偶一尊光泛海天籌機忘白鳥閑相狎吟罷黃花興

更悠其美翁家多慶事許君咫尺到瀛洲

過閬城

野水孤村一窻自居民猶自說封留報韓不受千金
產佐漢何心萬戶侯事變淮陰還翼勢機先黃石竟
同游沛中不少粉榆杜王氣銷殘蕪麥秋

贈麗渾成典幕海上時承委加濟郡河

浮雲何處失雙鳬留滯江潭賦請君尉是僊人稱吏
隱書從太史續河渠十年謀國心逾壯兩地憂民瘼
漸疎聞說明珠南海重麗家兄弟有誰如

玉思堂集卷之五

三八

壽馮母姚孺人六十

絳帳當年倚校文獨誇汗血小馮君影分鸞鏡嗟時
邁膽和熊九佐夜勤翠竹迎風餘晚勁天桃帶雨播
清芬舊藜吹徹堪裁頌西母翩翩到白雲

其二

欲向瑤臺歌燕喜先看寶篆燦靈辰紅顏猶抱終天
恨大藥還資閱世身一片冰壺堅雅藻千秋彤管挹
芳塵絲綸指日輝閭里歲進霞觴軟大椿

壽俞雲鍾文學六十

昔年素絲相對尚依然千金番出驛驄
後第五猶居驃騎前櫻郁梅花供壽酒參差玉樹起
春煙囊中自有丹砂在何處蓬萊訪僊仝

送許侍御惺初督刷之南畿

津亭把袂共啣杯正值清和霽色開攬轡爭傳驄馬
使振衣重到鳳凰臺六朝煙景歸新句五夜星文燭
上台共識陪京根本地澄清須仗濟川才

塘樞夜泊

獨坐扁舟對石梁蕭蕭夜雨伴更長祇因避俗來江

玉思堂集卷之五

三九

許兼爲尋幽到上方呬嚶鷄聲催曉漏參差梅影落
燈光久知世路風波惡取醉寧辭典鵬鷄

春日姚孝廉伯仲招飲舟次

江上春光半已闌故人僊舫坐相看隔簾梅萼香方
吐夾岸楊枝雨未乾碧玉盤中魚膾細青絲壺裏蔗
漿寒翩翩雁尾談鋒銳邂逅寧知得一難

泛湖

澄湖浩淼接長天一島孤浮塔影懸雲外波濤開澤
國鏡中城郭想由拳數行鷗鷺依晴渚九點芙蓉隔

暮煙便欲乘槎御風去此身如在斗牛邊

贈楊戶部

雞舌香含三殿上樓船秋泊五湖陰傷心西北儲胥
急蒿目東南涕淚深莫聽饒烏啼夜月行看霧雪散
春霖三秦豪傑知無數長孺終當漢代尋

夜行湘湖道中

買得西陵棹還同暮色浮烏棲江樹冷人靜海風秋
歌枕聽湍瀨推蓬見驛樓山城臨水閉隱隱送更籌

贈昭慶上人

玉恩堂集卷之五

四上

越游何處寄孤踪雙向禪林謁遠公問法未能傳半
偈登山先已借枯筇蓮花燈暗高樓曉桑葉林空浦
院風已識維摩原不病將無猶病葛藤中

送朱學博擢南雅典籍

寒空蕭瑟黯離情雲挂江帆指石城上國更瞻韓博
士環橋仍聽象諸生書藏二酉新迎寵藻過三都舊
著聲此去鱣堂微氣色蒲輪不久詔承明

禹陵

八載紆堯慮千秋莖越鄉江山朝石穴風雨失梅梁

陵樹青龍老祠宮白日長若同垂拱治天地幾洪範

南鎮

表鎮雄南紀陵空接上台冠裳王會集人物霸圖開
雨濕松杉徑雲深竹箭材試看雲氣結不獨仰崔嵬
送郭知慕擢山陽丞

多君儒雅一官清父老依依忍送行花縣簿書看獨
領淮陰竹馬喜相迎雲開南國憐吳樹帆挂西風指
越城五斗風塵應莫厭林宗元不愧時名

贈金吳逸山人

玉恩堂集卷之五

四上

棕鞋桐帽目風流竹杖蒲帆事遠游閒借青山供傲
骨醉成白苧付歌喉夫容爛熳湘江月楊柳蕭疎茂
苑秋知爾姓名猶未得羊家方欲問眠牛

壽吳起潛太學

野雀雞群自不同蘭臺竹院五湖東知魚藻上莊生
樂數馬車中萬石風桃葉歌殘江月白芙蓉秋老海
雲紅吳剛原是天空客丹桂瓊來第幾叢

賀趙寧字中丞滿考

東南形勝重陪京鎮撫還應屬上卿帝命三吳別

幕府天教萬里作金城苗裔已見春畊徧郡邑會
夜柝驚麟閣助名誰第一黃扉且暮倚台衡

其二

德星連歲耀東吳境內爭傳章表歌晉潤三江蘇蔡
骨風恬滄海息洪波 朝瞻麟鳳方縣表帳列貔貅
盡偃戈報政只今高人枉野人無柰借問何

撫臺趙寧宇考績蒙 恩二十韻

扶輿鍾秀遠巖嶺協符貞邁跡賢科早登朝宦轍清
栢臺霜並肅葵院日偏傾粵海資屏翰奏開擁戟旌

玉恩堂集卷之五

聖心

聖心留澤國 簡命屬台卿節鉞山河壯風稜虎
豹驚漸看棠樹茂坐使海波平戶省機中賦人安龍
上耕庭開黃鳥晚公暇素琴鳴熊軾揚丰采龍謁見
老成憂時訪疏草匡國舊臣盟自是三朝枉還同萬
里城圖麟收偉績獲雀重高名最奏知勞勩 恩覃
荷寵榮謙光辭懋賞眷注愜輿評公有疏疊語雲霜
燦 溫綸雨露帡公嘗請告陽春原有脚稿項更含
生樵野謳歌徧徽垣位望明熙朝虛席待驛路脂車
迎仰止高山久聊據下里情

陳楚石操江召還北院

江上全收保障功重書徵召復乘驄儀庭自是稱虞
瑞秉憲還看重漢宮吳楚群心思化日星辰八座想
高風陽春收望嘯寒谷漁釣安然谷水東

其二

清朝誰不讓雄才 恩命俄看天上來官署高懸惟
半榻留京節制重中臺威行江海鯨鯢靜功紀旌旗
日月回龍鼓逢逢秋水潤借問無計幾徘徊

壽玄洲喬年丈

玉恩堂集卷之五

聖心

海上三山勢欲浮僊家樓閣俯層流花遙見斑龍
集繞砌長看玉樹稠望重星辰霄漢迥賦歸煙月鑑
湖秋憐余雅在滄洲社共醉蕪葭不記籌

其二

碧霞紅樹小春時佳氣清慈晚日遲會記曲江同躍
馬忽看東海共傳卮玉輪漸滿千秋月瑤圃行尋五
色芝泉石優游皆 聖德好憑身世蒼雍熙

贈陳光宇撫臺

中宵執法動三台喜報元龍天上來千里獨當推轂

寄十年同慶袞衣回清江夜月樓船擁滄海春風幕
府開談笑佇看兵甲洗功成不仗羽林材

其二

當年攬轡向江東此日重來節制雄
馬飛騰多壯氣甘棠蔽芾又春風
曾懸一榻留餘種欲覆寒灰藉
子公知已再逢三徑在遲君小隊百花中

碧潭晚渡

六景皆在黔中

一泓潭水碧潏潏日日斜陽渡口人
人說五谿風雨惡于今到處是通津

玉恩堂集卷之五

四四

一山擁翠

一峰常自護風凰坐鎮炎方迥出群
五岳受成原不易好將肩寸去爲雲

三水拖藍

架谿藍色灑谿同宛轉風流澗壑中
海晏河清今日事那能萬里不朝宗

白雀鳴皋

惟雨蠻煙不近城九皋風露正秋清
懸知此日華亭雀飛向殊方試一鳴

玄宮倚壁

憑崖古殿栢森森玄武朱旗絳帙臨
夜夜神光依北斗蠻歌雞卜漫相尋

武場畫角

椎髻班衣不愛生長鏢毒弩敢橫行
一從大將征南後膽落沙場畫角聲

尹公權尊人留偈坐化詩以輓之

居士觀空斷世緣蕭然歸去得真詮
頓超欲海千年劫盡了楞伽三語禪
法相金剛原不壞玄言寶月妙

玉恩堂集卷之五

四五

常懸人間縱有貞名在總作浮雲度碧天

其尊人稱義天故云

悟石山人爲余壘一石壁有飛來勢可奪天工

賦此贈之

一區怪石勢崢嶸信手拈來類削成
片片芙蓉窓外合亭亭僊掌霧中擎
花明峽洞桃源勝月照琴臺漢
時平共美人謀奪天巧愚公番寄卧游情

玉恩堂集卷之五

終

玉恩堂集卷之六

雲間林景陽

詩

賀趙撫臺寧宇擢少司空

頻年白羽畫相催天借元臣海上來授鉞當年千里
寄還朝應見五雲開英風遠播消豺虎甘雨時霏
潤草萊鍾鼎鴻勛知未艾斗間徹夜耀三台

其二

璽書遙出建章宮入拜名卿禮數崇
矢昔曾標偉玉恩堂集卷之六

續玄圭今擬告成功秋深一雀飛騰外棠蔭千年
蔽芾中清獻高風彌宇宙攀留無計思忡忡

贈李中丞養愚丈請告還家

一疏曾將天地回高牙榮戟五湖開
明時久抱澄清志重鎮人推節制才威遠鯨鯢消島嶼惠澤雨露滿
蒿萊紫微終夜瞻星象惟有中丞切上台

其二

紫氣飄然春又闌元戎小隊出江干
吳松道上茸棠樹神武門前鐵豸冠詞賦莫因湘水動芙蓉早向故

分章貢難高卧四海蒼生仰謝安

贈周別駕

飄飄皂蓋五湖天半刺聲華早共傳
一郡徵科能不擾十年經術許誰先
周顒身致青雲近郢曲歌成白雲篇
莫道時平難自見漢家循吏重當年

舟行遇雪次韻

朔風寒切切玄雲黯悠悠靈曜匿
光彩密雪灑行舟亂渡洲渚宛轉赴江流
深棲絕去鳥未暮來歸牛
旋汗翻呈潔因高易爲丘
阡陌混莫辨七聖迷華輶

恩堂集卷之六

二

寒園高燕會藍關念阻脩人自異
苦樂景亦殊稀稠狐裘篋中理羔酒
村上求清吟洵可悅何須怨石尤
棠陰遺愛送蒼瀟源使君擢憲山東

銅符新命出平臺憲府秋臨海岱開
百二關河雄巨鎮三千車騎仰雄才
東齊再覩非熊入南國無從借寇回
蔽芾甘棠民共戀須知惠澤滿蒿萊

慈母重榮二首

鸞封五色燦桃花恩命重沾帝寵加
簾外群芳三秀草雲中遙下五香車
祥煙裊裊搖紅蠟卿月輝輝

慈幄百年榮壽母雙獲絲綢進流霞

其二

恩綸寵賜 帝恩殊春酒香生滿玉壺共喜斑斕雙
綵袖居然東北雨金符靈萱色借朱明麗寶琴晴看
紫氣舒祿養千秋應未艾瓊漿時出大官廚

壽要道人

達人心不役城市亦林丘抱朴揮塵網忘機狎海鷗
使明瑩島淨露冷紫芝秋煙水東吳接赤松時共游
太上忘言而要道人僊踪所至輒有贈言歷年茲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三

久爛然盈映不既多乎余觀道人吞吐煙霞翩翩
物表澤名似非所貴也又賦一絕以戲之

一瓢一衲一黃冠瀟灑襟懷天地寬識得箇中真趣
味五千道德不須看

送胡克庵郡侯入覲

千山落木風前響楓葉蘆花滿江上一聲離思水茫
然雲逐高帆共搖颺驚魚噴浪樓鶻飛青天涼露濕
征衣驟歇忽斷黃龍浦別意遙深白雀磯一片平沙
五馬蕭蕭斷斷雲橫野老稚遮留不得行况余固

同袍者君來人人戴二天君去行行近日邊風塵

道宵馳騎雨雪黃河夜度船 天子王正朝百辟

玉帛車馬來萬國三輔雄稱帝股肱扶風秩長諸侯

形庭召對語從容日照螭頭僊掌紅詔賜千金

旌異治一時誰得比吳公天上夔龍共台斗江邊竹

馬空搔首鴻雁分飛恨雪泥却向丹青寄杯酒

望岱

昔訪安期更曾登日觀峰三年如有約百里竟無從
天濶分齊嶺雲迷失漢封石壇花正發吾欲借弗龍

玉恩堂集卷之六

四

壽詹郡伯太夫人

江南五月麥風輕葵花爛熳榴花明長河耿耿星歷
歷光搖寶婺當茸城咄哉君侯正強仕比堂慈母徽
音嗣紅顏綠髮自精神於萬斯年縣福祉君侯五馬
健如龍優詔新承出九重翩翩介翁稱雙璧兼憲行
將錫爾庸霞觴膝下勤三祝競披宮錦花相簇氤氳
瑞氣簾外紫葡萄美酒樽中綠况復諸孫雅好文森
然玉樹千霄雲霄次第紉芳躅寵秩應同萬石君
慈顏此日猶未艾鸞鵲祥光霽子而又子孫復

思綸世世蒙天賚天賚其將柰爾何毋德真能
人相雲瑛而奏懽悰洽且聽薰風五月歌

水西臺

水淨天空湖上臺
皎官涼吹拂人來垂龍觸石波常
立老鶴尋巢日
幾迴楊柳千門帆外見芙蓉九點席
邊開前賢舊蹟重新地薦罷寒泉竹栢哀

海天春曉歌小引

詹侯潛源治松三年政成化洽小大胥戴春三月
穀旦乃懸孤之辰士大夫咸奏詩章以侈其盛連

玉恩堂集卷之六

五

篇累牘無慮數萬言矣不佞辱侯推轂之愛自愧
寒拙靡能對揚高雅謹托門人陸君策繪是圖以
獻侑之蕪詞聊效并州竹馬之謠云

太末溪山寂靈秀篤生異人自華胄冠詞壇狎主
盟一朝賦就長楊奏爽鳩夙著為郎聲分符出作雲
間守雲間占郡雄東南萬家煙柳故珍珍風吹酒花
浦路香水邊雲外三農 酣年來鴻雁不可聽海堦
春事安足譚一自隼旟回紫陌虎節過開九峰碧
老峰頭望朝暉紅日沉沉起深澤澤中不染秋霜寒

眼前惟有冰壺色掩抑清風坐高堂一琴一雀時相
將琴聲滴滴雀起舞陶然上世歌春陽春陽盤礴海
天潤三五僊人來扶桑始知三月風光好華陽洞前
春正曉家家采得曼倩桃人人爭獻安期棗且看杏
花紅刺天緋映斑斕護芝草長生寶訣玉女書熊車
銖衣曳繡裾天門定奉綵山駕 帝闕須乘渭水輿
恩如春暮猶餘閨野人長得耕新畝

題美女圖

梧葉西風弄早秋美人團扇不禁愁平生自恃如花

玉恩堂集卷之六

六

貌却下金堦望玉樓

贈詹潛源太守誕辰

滄溟萬里祥雲輕紅霞紫霧金銀城蓬萊羽衣紛蒼
鳳翠旗絳節雲中迎麒麟為羞瓜為棗酌以瓊漿調
玉笙浩歌起舞雲和曲天風吹入青冥冥桃花樹底
月華白垂柳啼鶯酒乍醒乃知神僊官府宅君侯原
是歲星精玉皇閣上朝元出朱顏綠鬢氣崢嶸簪紱
聲華高越嶠早時獻賦追兩京翩翩五馬雙熊駕東
南半壁春風生案牘糾紛游刃解寸心炯對冰壺清

村廬菜色花明處處淨妖精召父杜母人爭
二天五袴歌頻興已知卿月升金掌還看北斗煥
又星古來岳降真不偶至人出世當昌齡君不見娥
眉天遠錦官城成都使君齊高名吳蜀雙旌相映照
却是君家好弟兄

秋江曉發贈傅召野令君應召

大江東南秋色饒丹楓樹樹鳴寒蛩官河新添千尺
潮錦帆揚舫吹洞簫祥雲萬片凌紫霄忽飛鳬舫來
王喬借問王喬者誰是惟我華亭傅明府明府聲名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七

齊召杜肯向民間詢疾苦彈琴豈獨奏高山製錦真
堪補華黼當日銓曹簡循吏材望如公更誰伍良弼
原從帝賚生玄纁何必商巖取即今海宇如大旱傳
說行看作霖雨作霖雨佐絲綸從容青瑣皂囊新余
亦曾爲青瑣臣至今夜夜夢批鱗公懷諫草逢明
主願布陽和徧海濱

送周志齋中丞

北斗名高歷下才泰山日觀卿雲開解鴈作冠鐵作
面麒麟爲綬蘭爲臺聖王宵衣眷南顧中丞繡斧

從天來雄風動地江水立東南半壁何壯哉歲侵無
奈歲爲虐陽灼土土欲裂雷門赤龍不敢呼枯樺
殷殷聲幾絕憂民揮涕白日知擘畫難向誰說露
章日上監門圖乞得金莖潤膏血三吳憔悴如林爐
中丞一切除煩苛明光徧燭迺三屋輕徭薄賦樂業
多春回菜色盡鼓舞桑麻在在聞絃歌南樓坐嘯庾
公幙潢池頓息鯨鯢波即看海甸春膏滿天吳海若
肯輸欬經綸獨秉壯心長節約已舒民力短勸學典
禮先作人澆俗回風黠狡遠頃者遙聞召畫熊雙旌

玉恩堂集卷之六

八

忽颺桃花紅健兒色喜吳兒泣中丞已拜南司農縱
使儲胥憐舊土何如咫尺奉仁風擊目同心幸其代
去留總憶當年功野人久狎垂綸伴何以投公青眼
盼慙無明月報深恩剝有浮名堪自竄攀轅敢後竹
馬曹日咏棠陰凡幾徧聖代商霖膚寸間願將東
海分其半

壽詹使君濬源

卓矣東南美翩然絕代資符分驚虎竹旗轉識熊羆
許壤直何幸皇天似有私陽和車共集淑氣節同移

仙先教植蒲鞭青浪施錢猶授馬飲清亦畏人知
本好專美給親身布被宜行春山九點呈瑞麥雙岐
蒼來蘇後黔黎有後時禮賢能結機無訟只寒帷
其美星爲壽爭欣日正進培萱堂北砌夢草蜀中池
獻出桃堪頌浮來酒作厄願將蓬島日長此奉襟期

題楊妃春睡圖

春日春風帳殿開內環群睡未曾回漁陽此去無多
路誰道胡兒夢裏來

送詹滄源郡侯擢憲山東

王恩堂集卷之六

九

憲府新開碣石東地當什二古稱雄法星歷歷天門
夜渤海決決大國風攬轡都亭何慷慨談兵尊俎自
從容惟餘吳苑甘棠在去後應憐萬樹濃

題丹桂圖贈徐師巷中秘

望舒宮中芙蓉闕星臺露帳寒光揚西風吹動絳河
秋千樹萬樹吐紅雪香氣霏霏露凝露露驚峰高夜
正長大地橫斜金粟影並珠歷歷玉輪光徐卿家世
稱喬木桂蘭建禮驅朱轂丞相天開柱石勳司空地
太平成福百年種德豈無徵雀夢飄然入太清嫦娥

笑贈一枝出扶桑日上天雞鳴曉日懸孤佳氣紫後
堂已恨生男子古稱有子萬事足試聽啼聲堪濟美
鄰林一枝何足傳燕山五寶更森然湯餅且開今日
燕弄簾幃和昔賢篇君不見紛紛造化逐時來百花
開後桂花開也知遲晚無須恨要儲他年梁棟材

懷李對泉太宰二首

台星一報斗邊明不淺彈冠貢禹情北闕虛懷原
聖主東山強起爲蒼生持將水鑑收入譽步入雲霄
聽履聲異日燮調功業就漢家麟閣早題名

王恩堂集卷之六

十

其二

驅車憶自下滁陽荏苒山中歲月長麋鹿九峰新結
侶薜蘿三殿舊成行梅花無處傳春信落月依然夢
屋梁若問漁樵生計外含飴終日弄孫忙

棠陰清和歌贈項華亭東嶽丈

吳之山何崢嶸泖之水何泠泠山花浦城照眼明甘
棠之樹何青青吳山似君高泖水比君清風流不讓
河陽生吳民愛君葵日傾君來華亭二年爾那得民
心便如此漢庭卓魯稱循吏千載重逢項君起清和

淑景飄風來撞鐘考鼓公堂開紛紛父老不知數
呼競進黃金罍看君兩頰桃花赤看君兩鬢鴉翎黑
雞袍銀帶繁生花儼然天上神僊客問君流年還幾
何子奇年少臨東阿況君牛刀已三試青雲初是稍
蹉跎不知 天子勤東顧聊爲吳民移父母政成吳
會已熙熙君應不久登公輔勸君酒祝君壽循良之
名永不朽

郭博士壽母詩

細侯經術起爲師聞說高堂訓自慈絳帳壽鵬吳市
玉恩堂集卷之六 十二

酒白頭芳節栢舟詩板輿行馭春花候鱸膾常供秋
雨時堂上三鱸應有報共看孝養百年期

賦鷄贈孫南疇得子

村居垂柳似柴桑雖下花開弄晚芳眼看雞雛成五
色雄飛欲出萬人場

懷劉晉川開府二首

淮甸咽喉接兩京一時鎮撫借威名風雲擁處軍儲
集壁馬沉來水勢平絕島公魔新破膽中朝骨體久
馳聲當年共吐匡時策此日先鞭竟祖生

其二

玉堂熬火夜分燈青瑣壺鵬頌代興別後襟期知不
改向來出處難憑一枝垂老安棲鳥萬里雄飛見
大鵬剛道盈盈江水隔薰葭欲賦愧無能

謝潤州守王沙王丈

京口雙魚寄別情瑤華照眼一時驚國書獨寄春秋
筆江水同流日夜聲甌越山深開憲府甘棠風細繞
行旌欲將明月酌君意千里相依執法清

于穀峰宗伯以詩見寄次韻奉酬

玉恩堂集卷之六 十二

爰立中朝屬望多東山高卧意如何天扶報國身愈
健人覺夢時鬢漸皤尺鷃久甘棲枳棘雙魚忽見下
河波古人珍重停雲句猶憶當年共曉珂

贈倪方覺明府

蓬萊官署紫霞新僊令孤懸海嶠展豈是銀河槎上
客應知玉帝案頭臣桃花暖醉龍宮日鳬鳥高飛鳳
閣春勾漏丹砂如九轉分來好寄社中人

贈鄧純吾同卿考滿承恩

鶯花春滿鳳皇城枉筴遙山爽氣生卿月三年還燦

房星五夜轉分明西臺諫草爭相購北闕賢書
聖王恩深勞歷試佇君早晚寄台衡

送彭秀南按察備兵薊門

馳驅南北王恩偏才子薦揚建節年下瀨乍收京
口戌凋戈重挽薊門天高標漢月長城外淨掃胡塵
大漠前自有如椽丹筆在異時還去勒燕然

夏至前一日自齋年丈携尊見在偕何士抑諸
丈小集得麻字賦此奉酬

籃輿忽報枉山家風雨虛堂典轉除招隱爲誰歌桂
王恩堂集卷之六

樹開尊相與酌榴花蘭臺下晝今朝永吳苑占星此
會誇但使風流傳白社何須雷漢問黃麻

春日携兒曉發示同游

欲訪僊都問畫船西溪曉發暮春天新鶯巧囀江城
柳乳燕輕翻浦口煙愧我嬌兒方學步多君玄詣已
成僊蕪陵玉樹相依傍揮塵談經不記年

贈曹兵尊嗣山擢廣東左轄二首

一自婁東憲府開天吳海若膽俱摧千山不動烽烟
色十道誰先節制才賜履更分南粵地褰帷恰放大

於今借寇知無及日下人多望表來

其二

天借雄才靖島蠻百年漁釣幸相寬驟驚吳苑旌旗
動新唱陽關驛路寒四岳又當分土重九重惟計
遠人安漢家正待蕭曹業中夜薇垣子細看

懷燕鴻洲郡丞

時在遼陽獲丹封命

吳門柳色綠於煙憶別春風又幾年宦跡總持滄海
節懷人常減碧雲篇緘書託鴈來千里封詰盤龍貢
九臬竹看黃金成鶴印千旌重到五湖邊

王恩堂集卷之六

十四

送李小樓邑博令崇明二首

鱸魚初報後忽欲泛靈槎雙鳥煙中島孤城海上沙
龍門人漸遠鮫室錦堪誇渺渺青霄望愁深桃李花

其二

鯨浪一時息騰符百里分莫言成異域峇得借神君
地近蓬萊影波搖北斗文也知循吏績應使島夷聞

壽張五鹿文學八十

探玄久已息塵機春雨新裁薜荔衣身到煙霞如雀
夢回霄漢似熊非年逢閏月開重壽天明文星暎

少微若著五茸高士傳鹿門荷世尤稀

登天馬山

天馬行來向碧空相傳出自渥注中霜蹄慣踏桃花
雨竹耳時迎楊柳風日擁驪鞍千佛殿霧凝繡褥五
花驄世人謾着揚鞭力却是雲間第一峰

陸君東孝燕山莊

覽勝乘機到十洲扶藜偏向草堂幽青青樹色侵朱
牖曲曲流澗流澗橫樓蜂蝶有情隨上下鷺鷥無意任
沉浮曉來旋入桃源路爲問主人留不留

上思堂集卷之六

十五

過虎丘

殿閣差巖勢接天一丘虎踞古今傳林花點徑成統
綺野鳥鳴春奏管絃竹外鐘聲和梵唄鏡中燈影悟
真詮懸虛遠眺西山勝何異吹笙駕雀僊

雲陽道中

紫陌迢迢春晝遲東風匹馬渡江湄松篁載道晴光
迴桃李成陰翠色奇響泉金鉦彌谷口風翻羽幟動
山隱蓬萊咫尺雲中見振策前驅慰我思

惠山寺

石自剎半山隈曲徑逶迤長綠苔雲鎖洞門芳草
合寺鐘僧舍碧桃開涓涓石溜千巖出瑟瑟松濤萬
壑哀聞說上方多秀色月移塔影共徘徊

題王仲山先生祠古松

亭亭特立一松孤千尺干霄冠此都老幹龍蟠鱗甲
動修枝虬屈雪霜無雀棲雲氣溱山景風送濤聲滿
石湖歲寒高節先賢在不數秦封五大夫

過許墅有懷

五兩風輕晚渡開雨餘羅袂欲生寒吹笙人醉層樓
玉思堂集卷之六

十六

上撾鼓聲聞返照間遠近帆檣商舶集十千權稅主
恩寬遙知不是瀟湘水寂寞憑誰賦采蘭

閶門雨泊

曉望西山爽氣清何來風雨颯江城天低波浪亂鼉
起露冷松杉鶴鵲驚樹色蒼茫連海色春聲悽切似
秋聲扁舟且傍漁磯宿卧聽樓頭畫角鳴

青溪晚度

吳江只去片帆飛日暮鄉關動客衣浦口野花空寂
寂渡頭春鳥自依依千家篝火漁歌發百雉連雲夜

南望九山應咫尺月明清夢到庭闌

日一雙綸贈畢司理貽封

賢室風流遠淄川慶澤長挺然周柱石卓爾漢循良
鴻脉宗顏孟文源接馬楊龍門傳信早虎殿策名香
花擁江城下風清肺石旁懸魚微雜操按劍灑秋光
三載休聲懋九重德意揚雲章昭日月霞服耀鸞
鳳綠野絲簾奏高堂綺席張南山應有祝並喜壽而
康

贈海樵茂方

玉思堂集卷之六

十七

七尺昂藏邁世譁十年詞賦勒成家青山長嘯一輪
月白日著書五綵花棠棣相依陪杖履塵塵有意伴
煙霞春秋已在靈椿外雀髮飄飄萬里餘

送陸中復進士

花滿江城水滿川風輕鷁鷁五雲天平原賦奏雄名
起楚客書成藻思懸已聽臚句傳玉殿還看鳳閣照
金蓮一尊試折長亭柳共羨班生去若僊

壽顧環峰隱君八十

京髮論交髮已玄歌成伐木思依然探奇獨擅楊雄

字灝常稱孟頫篇花下琴尊同永日山中魚鳥共
忘年最憐椿樹偏多壽何用吹笙問僊仝

其二

灰飛葭管一陽回玉洞群僊絳節來瑤華香樹耳露
滿琅函賦就白雲裁花明丹室逢茲月雪映寒牕看
落梅我亦趨陪珠履後爲君重進紫霞杯

輓喬玄洲年丈

憶日長交四十年杏林携手儼登僊陽春到處勛名
茂帝鑑無私雨露偏老去孤山惟放客榻來梁國却
玉思堂集卷之六

十八

聞鶴最憐謝玉參差秀野見箕裘慰九泉

送新都孫上舍之南雍

早歲登壇擅大名翩翩文藻逼西京山環靈石家聲
舊秀衍楊溪世澤泓馬首竭來龍虎地墨花飛傍鳳
凰城陽秋自是君家業佇聽南雅唱鹿鳴

題寶勝菴

海雲上人卓錫于此故十集云

偶從東郭到叢林竹徑逶迤秋氣深苔海茫茫知有
嘶白雲冉冉出無心丘中燐火依蓮鰲村外漁歌雜
梵音此處禪關能早透一瓢一衲可相尋

贈海雲上人

兀坐蒲團小洞幽龍堂鐘磬杳然收手持如意空手
忽念轉蓮華幻十洲門外竹聲常歷亂庭前鳥韻自
秋咽遠公恰是棲雲客奚數當年衆比丘

贈吳蘭谷太醫

素髮蕭蕭海宦姿廿年江國重名醫卽看藥籠多春
色曾向長桑飲上池丹井泉香分玉液藍田日煖護
瑤枝公爲堂上人三世酌爾深杯醉莫辭

西湖夜月

玉恩堂集卷之六

十九

一去西湖三載餘邇來明月照山居光搖疊嶂疑銀
海影落寒潭似玉冰殿閣凌空分隱見松杉帶露自
蕭疎憑高欲共誰奴語此夜青尊莫放虛

煙雨樓

六里街頭桂叶時南湖樓閣淨煙霞霜含古樹明秋
色風急征帆起鷺鷥躡屐不解蒼蘚徑憑欄共狎白
鷗沙登高纔過東陽後猶喜茱萸插帽斜

錢塘懷古

江畔蒹葭接素秋鳳凰山畔不勝愁樓船帝子廿航

江頭鐵將軍背倚簷簷霜角啼烏悲夜月雲帆落葉滿
寒流古今不盡悲感長使英雄嘆白頭

富陽曉望

席挂天風出富陽江流曲折迴澗長樵樓山從晴照
巖雄堞雲連宿鳥翔幾處笛畲收晚稻萬家砧杵倍
秋光更勞地主能相送直到桐廬夜未央

覽德樓遇雷雨

危樓突兀倚山隈十月純陰氣未回忽觀重雲四野
合驟聞凍雨半天來六橋水漲歡鳬雁千嶂煙含混

玉恩堂集卷之六

十九

草萊霹靂一聲驚客夢欲將調燮問鹽梅

桐江畫度

濛濛風高秋暮天片帆搖曳逗江煙溪迴百折湍聲
急山疊千層黛色偏萬樹丹楓迎翠幙一雙白鷺戲
清漣分明卧看王維畫便欲持竿上釣船

登桐山有懷

砧砧中流聳一峰桐君曾此寄僊踪日移塔影標山
色風入松聲度午鐘隔岸人家煙霧合繞江鷗鴨翠
雲重獨懷李白西湖裏四望踟躕興已慵

分水道中似蔡幼公

迂曲澗接蓬萊解纜鳴榔詠迴澗細溜含風紋似
紋怒濤噴雪沸如雷登潭倒影搖蒼玉石壁高懸繡
綠苔兩人故有煙霞癖共與還同訪戴來

訪倪方覺明府不遇

冒險能移訪戴船溪山迴合縣門前煙開萬井絃歌
集政頌三奇卓魯傳飛鳥鳴秋空自語野花獻笑共
誰憐應知題鳳非吾事祇賦蕪葭白露篇

謝倪方覺明府再譔

玉恩堂集卷之六

王

永夜追歡肝膽摠書來旋復滯回車芳尊應是蕪泉
釀秋樹還因化國舒自媿行踪憑蠟屐即看官舍似
僊居若論好客推高誼當日臨叩恐不如

倪方覺明府留酌賦謝

已到僊都思返棹忽聞地主促歸裝相逢逆旅花饒
笑獨解離情柳欲狂高館張筵呈妙舞良宵秉燭侑
飛觴坐來嘉客元同調丙夜雄談興更長

許月溪寺

曲徑逶迤秀色深雲屏山麓布黃金層巒四起嵐光

古樹千童爽氣侵飛鳥迎人傳梵語老僧指水見
禪心忻同二妙携壺榼一曲清歌展素琴

謝真人祠

陝過雲山上釣磯晚來碧色漸靈敏化成白雀真人
現採得青芝道士歸樹藟青芝多紫芝日臨丹竈映
荷衣至寶分袂憑尊酒共唱騷駒逐落暉

焦山夜泊

渡頭把酒解征鞍行到焦山更已闌洲底磷砢多亂
石舟橫汗漫激哀湍榜人夜宿烟光暝童僕衣濡夜
玉恩堂集卷之六

王

氣寒秉燭相看渾不寐幾迴惆悵涉江難

桐江再度

溪流滾滾出江邊日暮微風動客船西望釣臺迷滄
靄東窺閬苑隔蒼煙汀洲雁叫寒生浦野渡人喧月
在天巖邑有誰稱早魯浪游何處問桑田

曾方伯梅疑初觀察唐大叅王雲峰憲副伍玉

菴學副招飲柳洲亭

尊酒湖山此會奇十年相見鬢如絲重瞻執法臺中
象獨詠甘棠海上詩秋水近城搖薜荔暮雲當檻宿

青雲事業群公在五岳吾將去采芝

江續石大叅招飲湖舫

天寒星聚水雲隈青雀筵從暮雨開五世傳經高甲
第三吳定亂英雄才眼中青竹人何在老去登臨賦
嬾裁萬里扶搖原一日天池六月且徘徊

王問溪計部招同江續石大叅夜譚

湖亭柳畔德星明雨後張筵夜氣清銀燭煌煌搖綺
席嬌喉宛轉仙飛航江淹夢筆雄名早王談經藻
思宏愧我迂疎甘廢棄何由報稱展生平

王恩堂集卷之六

三

謝王雲峰觀察屢次過訪

一卧吳山已二月丹方藥裹不離身囊空嬾問馮驩
缺裘敝誰憐范叔貧黯淡寒光共枕席蕭條旅况寄
鴻鱗談經幸有文中子高誼慙慙立雪頻

壽蔡幼公隱君初度

中郎玄抱世間稀早歲窮經心事違笑傲江湖憑杖
屨淋漓翰墨滿珠璣西風湖上寒砧急明月尊前朔
雁飛五十欣逢初度日與君同醉看荷衣

麟兒誕辰接家報寄助

年來誦爾身于今又值登榜展偶然榮華雙雙湖
山已離家五浹旬孤雁西來傳尺素三江東望懸
足親共窓肯服明師訓始慰高堂白髮人

登棲霞絕頂

獨立中峰四望賒空濛黛色雜流霞北臨江渚虹光
繞南瞰山陵紫氣華小鳥出林傳佛偈老狐隨客禮
楞伽杖藜未盡登臨興歸路崎嶇夕照斜

送單白陽擢刑曹北上

山東英妙古稱奇弱冠才高佐郡時聽訟獨持三尺
在民民有寸心知恩深野鳥依青蓋化被南邦詠
秦絲此日朝天何所似一琴一雀雅相隨

其二

津亭柳色不堪看老去方知送遠難六載循良誰得
似一時輟轍可能攀尊前別淚江流瀉道上清風著
月寒此地蒼生待霖雨從龍還望濟時艱

贈李節之文學

太白天才是謫仙窮經綺歲已探玄文成五彩星辰
麗腹筒三墳河海懸偶來湖畔尋猿雀正值孤辰降

徐酌酒勸君休厭醉相期廬唱鳳樓前

又贈畢白陽比部

鷺鷥野書田帝鄉鷗鵠分署近明光片帆遙挂千江
雨三尺猶含六月霜域內總知天網濶吳中剩有口
碑香谷陽門外青陰合半是新栽桃李牆

遐壽齊眉贈郁九齋

避世歸來有道聞依然梁孟德超群琪花並蒂凌秋
碧玉樹交香滿院芬春色稔承僊堂露歲華閒藉鹿
門雲山中釀得流霞熟却泛金樽共酌君

玉恩堂集卷之六

王五

送譚二府華南督北上

遠上黃河佐轉漕大夫從事獨賢勞分携不覺傾尊
酒意氣相看解佩力客裡秋風燕樹早帆前明月蘄
門高君王若問東南事民力于今盡桔槔

送郭郡博令嘉魚

使君姓字美除書百里今看製錦初帳下桃花人自
愛門前蘭草爾能鋤月明莫忘華亭水煖還客丙
穴魚郭伋千秋真接武兒童竹馬候行車

曹嗣山撫臺鹿脰純嘏詩六首

皇輿奠北斗左輔襟大陸形勝雄渾沅靈瑞肆停蓄
矧茲際雍熙盛代久濡渥奕奕起家風雲護喬木

其二

哲人繼佳璧抱道契冲和世德能作求履素耽嚴阿
稍欲行仁術旋樂擊壤歌禮義會成俗恩慈甦坎軻

其三

猗與太丘子卓矣王彥方月旦里黨推古今相顏頤
更有鹿門人偕隱齊芬芳基培年並茂源濬流益長

其四

玉恩堂集卷之六

王六

維天佑純懿俾爾昌爾熾伯氏燕瓊林鹿鳴聯乃季
繩武上雲霄璫璣盡國器遂建中丞節開府臨吳地

其五

東海振英聲鯨鯢遠遯迹秋霜肅枳棘春風披蓬蒿
江南數千里覆露何遙遙分陝功告成入佐步夔皋

其六

凡茲鴻慶萃詩人咏貽厥褒錫馳泉臺榮名高日月
述祖揚徽音樹勛光前烈不數金張門徒然後閣闕

送張邑博之沅州

送許繩齋郡侯擢河南兵憲二首
官桃李忽生春經傳虎觀名還重官擬鸞臺道
自申千載汨羅魂可好將騷賦覓靈均

塞帷五載擅高名秉憲懸知聖主情共道鷹鷂隨
日化更看琴雀去時清江南春雨餘棠樹河北霜風
擁騎旌遙想輕裘緩帶處幾人樽俎解談兵

其二
歸卧煙蘿與世疎千旌時復枉吾廬敢將涸轍希濡

玉恩堂集卷之六
沐喜觀天雲自卷舒事變循良爭欲借年衰離別轉
增嘯太行秋色轅門靜莫斬南飛過雁書

壽杜見垣隱君六十

杜曲傳鴻業清時有逸民貧能高月旦老更見風神
一局供游戲三山慕采真飄然塵垢外鍊得雀爲身

其二

無人歌鳳德有子是龍媒歲月中老風雲天上催
花明萊絲舞壽進紫霞杯甲子欣初度泥金秋色來

壽張冲玄茂才

冠推世德松栢挺脩齡家有尚書笈天高處士星
雀形誇轉運社喜常醒自得長生訣無勞飯茯苓

其二

耄耋真希事如君乃雁行雙梧同四世群鳳已鳴岡
竹吹飄萊絲荷香薦羽觴會看靈壽杖次第出明光
豈弟同聲爲劉海上令賦

黃金能鍊玉壺清牘奏天曹報政成三載賢勞多異
績萬家歌頌有同聲桑麻夜雨遙連海桃李春陰正
滿城漢代久高循吏賞徵書早晚下承明

玉恩堂集卷之六

二十八

海月初升壽金陵武弁

海屋初添第一籌徐看晴旭此中浮光搖四表來玄
嶠浪擁三山起沃洲闔闔齊開紅日麗衣冠共把紫
霞流懸弧直向扶桑外咫尺恩波屬虎頭

催耕鳥黃金挑爲王洪洲學憲賦

東風吹桃花散作黃金色鳥語似催人及時藝黍稷
豈是田畯魂化爲花間翼不願多黃金但願多粒食

鴛鴦蓮子

可憐並蒂花侶此比翼鳥同飛亦同開依依在玉沼

翠影戲時分蓮子摘來少月落煙霧生吳宮正清曉

蠟嘴紅梅

春風不散早春寒紅雪繽紛香滿闌何處飛來雙蠟嘴南枝頻啄未曾殘

膠嘴孩兒桃

亞枝柔弱不禁風斐疊窻間弄小紅山鳥也知春色好含情無語夕陽中

李澄川封君五十

卓矣猶龍譽猶與倚馬才居臨三泖勝秀發九山來

玉恩堂集卷之六

二十九

繼世深玄德摛文燭紫台發光頻看劍樂聖幾街杯燕翼詒三鳳蓀枝植兩槐知非同伯玉逢命適齊諸初度金風轉芳晨綺席開鵲橋臨漢渚兔魄照蓬萊戲綵琳琅映封章雲錦回歲星移北極理學詠南陔愧我金蘭契忻君玉樹栽願言長壽考林下共徘徊

送學博顧孝泉歸養

弱冠登壇奏賦時辭榮策馬別江涓鱣堂每切瞻雲想講院常歌陟岵詩高比冥鴻秋愈勁潔尚孤隼素爲絲此行已遂娛親願不向西風嘆路岐

贈青浦令沈濟川榮滿

名溪久已著才名百里分符赤旌坐對九山消白日行兼兩篆爲蒼生匣中劍氣冲星動筆底虹霓洞壑明奏最漢庭膺帝眷封章指日下璫京

其二

風流僊史沛恩波烏影翩翩拂署過花滿河陽春色偏琴揮谷水德聲多素絲不愧羔羊節化雨爭傳棧樸歌望重江南難久借天街早晚聽鳴珂

壽吳龍池表翁七十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三十

憶昔兒童竹馬時朱顏忽改鬢垂絲心持丹訣馴蒼鹿口誦玄經啖紫芝伊陟多才繩祖武青霞詒穀裕孫枝年年初度群僊下泛菊簪更進壽卮

贈周霍峰巡鹽

惠文冠指法星開繡斧時巡江漢來霜氣稜稜寒栢府風期皎皎映蘭臺暫從斥澗舒鹽策端倚巖廊展鵠材攬轡時艱蒿目外回天一疏早須裁

其二

白簡純裘翼聖朝何期折節訪漁樵總緣沈淪通

氣遂使陽春播遠條
遙策風雲還紫極
重瞻日月
就丹霄野人自飽
澄清澤鼓腹猶堪
奏短謠

品夫人申母壽詩

遙傳紫氣滿黃扉
阿母筵開會古稀
天府翠濤頻上
壽台垣寶婺正揚輝
彫盤雨後供鱸膾
萊綵風前颺
袞衣試問古今賢
宰相幾人林下奉
慈闈

其二

東山太傅老吳闈
南岳夫人在北堂
身侍版輿懸綠
紱家分法部奏清商
五湖流處恩波永
三島移來化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三十一

日長不佞通家逢盛事
聊將泖水佐霞觴

贈陳霽巖年丈

早辭金闕着荷衣
廿載探玄悟息機
荆益文衡收下
璞江湖大隱戀魚磯
三陽律轉霞杯泛
二妙庭趨玉
樹輝自古崑岡稱
福地朝朝紫氣擁
僊扉

贈王學博

地屬金台勝天開
命世英際時周洛
邑振藻漢西京
月下王喬扇琴鳴
必父聲龍門增氣
象玉溜轉澄清
野霖旋至行春雉
不驚絃歌傳比屋
桃李徧江南

詞癡寬嚴濟賢勞
教養并緹溫
歡愷悌摘伏誦神明
政暇披殘卷公餘
托勝情吟詩唐李
白作賦漢長卿
奕奕經綸手煌煌
綺繡名綸章隆錫
予桐邑下弓
旌棠樹長留蔭丹
旌並勒銘願言崇
令德台鼎佐昇
平

賀許純齋太守報政

盛世軫民艱保釐
賢達大儒崇岱靈
丰標具特拔
挾策早趨朝才名
籍禁闈分符屬
葦城召杜承衣
鉢仁風覃冥海際
天無天闕憫茲
草野情深衷塵惻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三十二

恒飭法林奸回迎
機破膠轕四境如
覆孟三農溫德
襪清流淪市衢洞
門表疎豁翛然薄
世營軒冕齊蔬
褐躬化既休明澆
俗賴旋幹悠悠案
牘暇圖書殷檢
括翰藻方古初朱
絃且疏越濟濟操
觚士咳唾爭濡
沫望隨九峰高澤
涵三泖濶政成書
上考公卿直如
掇庶幾借冠君用
以慰饑渴坐看棠
陰滋千秋識所
芟

送上海令徐觀我擢職方

宮香綺歲侍金華
製錦河陽滿樹花
壯志遠吞瀛海

浪英標通映赤城霞禁中頗收還千載塞上經聚盡
一家此去雲帆勞極目矧看談笑淨胡沙

其二

尺一徵書下玉墀龍江握別動瑤巵五雲高起鳥爲
烏百里遙傳口是碑芳草王孫裁賦後黃金猶更拜
恩時自今借著紆籌策帷幄親承 聖主知

壽沈見屏封君八十

少年俠氣動星辰垂老簪纓拜 紫宸翰墨 兩朝
蒙春舊科名奕世沐 恩新班衣庭下輝華豳白髮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三十三

堂前祝大椿榮壽從今知未艾歲時菊釀慶長春

避暑南園得林字

小憇山堂靜微風逗竹林桐花疑落雪蟬噪亂啼禽
茶熟松風瀉雲移石洞陰水壺人得似妙語滌塵襟

贈沈內字文學

隱侯許學志雄哉贏得青衿馬上面短劍風流憑俠
骨長篇雄燦見鴻裁芝蘭並同階前茁棟蓂常從雨
後培陽月竹逢初度日僊家頻進紫霞杯

夏日三竺禪房用韻

臥覺清涼界還從物外尋半潭流水淨一架紫藤陰
湘飲追袁紹新詩出道林蓮花非色相聊此證禪心

宋初陽移居僧舍相晤有作用韻

亦知摩詰病欲老給孤園解脫能如此飄零何足言
綵筆人前健玄經醉裏翻莫嫌縈素集已作總持門

贈莫芳亭小序

余自束髮時與芳亭公同黌序當中江方伯鳳郊
鴻臚二公鼎盛公獨以謙益自持布袍疏食恂恂
若處子畧無貴介態尤孜孜問學捷戶伊吾屢試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三十四

高等僉調博一第如拾芥乃畧南棘闈僅授儒官
留有餘以淑諸公子震嗣擢甲午文魁次皆濟濟
髦士行將雲蒸繼起而公恬澹自適優游巖壑之
間宴如也今春秋七十縉紳學士方欲懸綵攜藻
烹鮮酌醴考鼓擊鍾誇詡而張大之公一切謝絕
遜避若恐免焉此其中高曠玄達當與宇宙同量
其爲福寧有既乎詩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芳亭
公之謂矣余故不爲綺語且述其事以嘉尚公之
樸茂雅意併系之五言一律云

人備家彥餘然飲太和襟期原磊落門闕自嵯峨
跡謝風塵繁榮分雨露利百年遲杖屨相傍在煙蘿
避賢傾閣得圖字

驕陽臨北陸知榻下西園午醒莊生夢同然古佛尊
葵香蜂去采松影雀來翻安得凌風去三山上海門

夏日集三玄上人精舍得陰字

蒲院青苔似布金炎蒸應不到秋林伊蒲竹裏分僧
供流水尊前淨客襟度嶺風生無盡藏彌天雲起大
慈陰廿年已識塵勞苦何事猶論去住心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三五

壽王仰槐封君八十

飛鳥吹笙在昔傳逍遙今見地行僊家居海上三山
近語下天邊五色鮮芳墅每耽詩裡畫清尊能解醉
中禪一時齒德如君少况復芝蘭繞膝前

荅贈王瑞湖

白石青蘿賦考槃北山猿雀報平安吟成買島髭堪
斷貧似馮驩缺癩彈閉戶獨傳童子易經句不戴簪
皮冠炎天忽有郵筒寄句神驚非白雪寒

贈杜敬新封君

蓬華遙從杜曲傳衣冠三代見彈聯少微高傍郎官
星花甲初周帝命鮮春色墮龍松徑裡恩波廻繞
竹園邊諸孫濟濟堪繩武爭羨君家世澤偏

其二

鳳詔琅函出建章德門作述總循良共看珠履乘風
集白同形關愛日長漢殿官袍爲舞綵商羹春酒是
瓊漿三闕咫尺三山地璫草梅花歲歲香

淨六上人鑿石治道以便游客詩以壯之

開土分身爲衆生高山斃石白雲平層層法界因緣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三五

入歷歷天宮自在行珠樹千童通窗條蓮臺九級等
呼喚阿誰竟坐毗羅頂不假津梁到化城

贈鄭躍淵

達人耽市隱城郭亦林丘俗從呼馬忘機目下鷗
一經開燕翼兩世紹箕裘氣霞明日黃花露冷秋
絲衣煩進酒游塵更添籌爾康成裔相期畫錦游

贈桂巖黃明府

水明龍渚正無涯忽賦歸來碧未華門掩薜蘿開日
月心懸蓬閣接煙霞非熊夢入名逾重綠蟻香浮興

除爭羨重顏能久駐曾從勾漏覓丹砂

其二

東南靈異嶽崑崙度汪汪萬頃同惠政獨留江漢
上生涯常在簡編中綺筵偏映葵榴色荒徑忻看杞
菊叢叩角何須歌白石捧觴贏得氣如虹

贈沈竹里山人

平原村樹碧參差茗盞蠶熏燕坐時詩興自隨芳草
徧閒情惟許白鷗知松花香暖飄棋局楊柳風清引
釣絲共道山林饒勝事肯將憔悴怨江離

王恩堂集

卷之六

三七

壽王碧梧太醫八十

王公避世在墻東裘葛飄然上古風墨妙故應齊逸
少醉鄉甘自老無功高梧影入秋雲裡理章香生暮
雨前三徑向來多長者牀頭尊酒不教空

其二

家有丹方可化銀幾從湖海復尋真倉公到處稱神
術子晉憑誰識後身鍊得雀形逾自瘦降來龍性轉
堪馴相將共結東隣社時對青山頌大椿

游李柱史園二首

時正立夏日也

白石參差通畫閣瑤臺綺閣白雲寬游人愛割鳬鷺
席佳史宜投綈笏冠遠岫平分僊掌秀清池斜映竹
林寒紅桃一樹垂垂發誰道春歸花事殘

鶴林

高士餘陳跡孤亭兀翠微亦知滄海變清見白雲飛
山豁江濤見春深筍蕨肥冷然心賞處能不戀清輝

崑山道中

楊柳歌殘楚水梅花夢繞吳宮往往來來江上風風
雨雨舟中寒色全憑麴友行踪半似漁翁惟有玉峰

王恩堂集

卷之六

三八

留客一螺青黛浮空

虎丘送別

古石深林秀色饒雪殘松頂尚飄飄風含澗溜搖蒼
壁雲護花宮倚碧霄踏翠忽逢游女至看梅不待老
僧徼人天此地難爲別酒盡離魂黯自消

壽徐母五十

遙瞻婺彩萃豐融半百年華日正中萱草菲菲添鬢
綠榴花冉冉映顏紅箕裘懋衍清卿緒閨闈我承上
相風對景稱觴歡不極西池月色起簾櫳

寄友

野水孤帆曙色催
蕪葭吟罷獨徘徊
客途魚鉞知三
恙江國梅花久自開
尺素春風憑雁足
黃金此日屬龍媒
向平婚嫁相將畢
竹杖應從五岳來

題曹位字年侄山園

園林出閭閻野水相迴互
昔構自華宗今游暢良晤
維時值冬深落葉紛四顧
窈窕嚴霜通僂僂蹇行步
虛榭危疾颼亂壑生寒霧
綠坡竹競秀負嶺石蒼怒
池潤濕滋苔臺迥高泥露
山堂頗敞朗禽語誼枯樹

玉恩堂集卷之六

三九

情勝慨幽賞地僻登世慮
僊客贈芝蘭主人愛詞賦
倘許一蒲團吾將謝塵鷺

紹興塔山偶成示水輪上人

黃金化盡草凄迷
花雨霏霏塔日低
心境清涼無一語
山光都在小窓西

盛吏部惠花紅口占爲謝

山禽解妬綠陰中
百顆尼珠餉晚風
自愧囊無青李帖
欲將何物報山公

其二

爲冰盤綠玉沈
分鮮情到野人深
遙知不羨頻婆
果無復中宵夢上林

寄何孝廉尊慈七袞

何君卓犖天下才
揮毫落紙風雲回
聲華故已冠詞苑
踪跡猶未遑遊萊
北郭水雲繞十畝
長廊綺閣飛華構
峰峰削出青芙蓉
樹樹橫鋪新錦綉
脩竹鶯啼別館春
芳林樹隱嶙峋白
雲不斷松意影古
木崇峻對結隣一
立一壑疑高向東
山久繫蒼生望問
君何事懸煙霞北
堂慈母其留養花
晨月夕敞郁厨玉

玉恩堂集卷之六

四上

杖蒲輪手自扶
寒林夜雨抽冬筍
曲沼秋波釣紫鱸
綠衣踴躍頻起舞
雀髮婆娑藥鼓肯
將一日易三公
愛道看山勝陟岵
母年七十精神強
芝蘭蒲砌春風香
瑤池度曲期千歲
詞客稱觴走四方
即今聖主崇仁孝
徵書且晚長安道
天教烏鳥報深情
日燦彤庭下封詔

盛園賞刺桐吏部復有紅衣之約

深林密葉暗藏鴉
人影鷄聲在綠霞
片片燕支飛作雪
北窓猶有刺桐花

其二

惜花相與醉花旁
醉裏群簪白幘香
寄語繁英休折盡
一枝留待醉紅粧

其三

花開猶剩武陵春
相賞何勞更問津
莫怪夜來風雨惡
林間添得紫綃茵

畫衣

吳姬雙袖白雲長
翠染嬌枝鎖鳳皇
舞罷六么銀管急
粉花零亂墨花香

玉恩堂集卷之六

四十一

其二

公子休歌金縷衣
王家紅紫繪芳菲
今留得春風在
醉殺蜻蜓不肯歸

出塞

千金裝寶劍
萬里事胡沙
戰馬嘶龍子
將軍號虎牙
星移開玉帳
風遠遞金笳
七尺酌明王
從來不顧家

疑航爲陳鍊師賦

一室白雲外
居然太乙舟
不從瀛海去
欲傍漢槎留
夢入桃花雨
涼分蘆葉秋
瑤池風浪少
豈學世沈浮

孫玉陽司理奏最

曹公多奇俊
郁輝史冊何如君
侯家一時兩白璧
氣若陽春和神如
秋水碧早奏長揚賦
世號文章伯
簡拔來東吳
黃堂司三尺
明鏡則高懸
狐鼠驚奪魄
片言兩造服
覆盆見天際
浩蕩寬商網
寂寞虛勝石
品添耀棘園
羣材倚揄擇
再視郡國篆
利器表煩劇
臨風肅水泮
坐嘯資石畫
歌頌流下隸
令聞滿交戟
卽今報最時
賜策何烏奕
登庸諒非遠
翊運佐明辟

玉恩堂集卷之六

四十二

贈許侍御惺初

維皇畀明粹
末流迷厥真
靡靡不復竟
天鑑紛蒙塵
猗與我良友
夙稟何清淳
涵養多自得
切磋更日新
致身雲霄上
內境朗冰輪
虛白無纖翳
混沌常相親
已逾知命歲
燭同赤子純
聖澤靈覺老
聃養谷神
吾儒極位育
豈與二氏倫
青陽啟泰運
促駕瞻紫宸
玄悟請太始
返照合蒼旻
境袂頗若創
繼絕江之濱

壽王際字文學尊翁七十

烏衣何代不琳琅
鳳雅如君更頡頏
家傍青山饒薌

臨流水漢文章女亭間字源應遠綠酒催詩樂
木杳指日僊郎看鵲起斑斕歲進紫霞觴

東海爲霖歌

恭唯觀翁徐父母老先生鍾九僊之秀秉太末之
精獻策 楓宸分符海邑仁同麟趾之厚操比米
壺之清簡在 帝心召襄邦政駕朱輶而早發望

魏闕以言旋借冠無階攀轅莫逮爰抽彤管敬

撰蕪詞用寄耳崇之私敢擬皮刀之贈歌曰

我唯三衢之秀天上來溪山蜿蜒何悠哉地靈毓異

王恩堂集卷之六

四三

從帝容爲生子奇逢世泰弱冠登壇狎王盟一朝詞
賦奏 帝京分符出宰洪都里風流不讓河陽美讀
禮遙違長樂鍾芳名赫奕徹 九重九重淵慮勤南
顧聊爲吳民移父母雙雙飛鳥來雲中儼似王喬下
海東停早布令洽遐邇高懸寶鑑潛孤徒鋤強摘伏
善類全輕徼薄賦懸清鞭雨過村村無菜色春回處
處歌明德玄經一披琴一彈江城三載仁聲揚當日
銓曹簡循吏才望如公更誰二螭頭街鳳綸綸新擢
真司馬爲謀臣運籌帷幄胡氛息健兒拍手吳兒泣

翩翩五月麥風輕葵花照眼榴花明驪歌忽動黃龍
浦無計攀轅酌清醑安得馬駿一滴霈蒼穹潤我甘
棠萬樹濃

復過寶勝菴

望遠高樓上晴天轉沈寥閒心波浩蕩秋疊樹蕭條
亂草迷荒塚回風長暗潮美人隔溪水惆悵采蘭名

其二

客從蓮中佛僧開竹裏堂黃花猶不見佳節近重陽
日落遙山翠雲來高樹涼一竿盤石隱還欲釣滄浪

王恩堂集卷之六

四四

贈尚寶徐繼齋

璽甲初週鬢未華晴開南極瑞光除箕裘慶衍黃扉
口霄漢恩濃尚寶家已見水清承 帝詔會看玉樹
綴宮花歌傳西顧翻新調欲酬理臺宴裏誇

其二

天南襟袂奏雲璈玉露晨流碧漢高匣裏餘珍丞相
笏日邊綢彩鳳池毛百年乍鍊安期石千載初榮曼
倩桃洛社于今堪並駕相携筇杖醉松醪

送鷺峰上人掌記之金陵

五月涼風江上多錫飛千里奈愁何蓮臺豎拂青柳
吼石室分經白馬馱上界法輪依日月南朝古寺半
松蘿嬾融巖下無心坐野鹿野花也自過

送莊赤雉國博

裝劍晴雲馬首開統征鼓曉風催九峰對酒生愁
思六館傳經屬妙才官闕近瞻龍虎地登臨欲賦鳳
皇臺莫嫌苜蓿官厨冷旦晚調羹用作梅

夜行

淡月墮煙霧沿洄尚未休隔林明鬼火出浦駭眠鷗

王恩堂集卷之六

四十五

搖曳醒殘夢依稀作卧將祗憐人叩角猶自飯畊牛

夏日訪孫漢陽留酌次節之韻

下榻山堂幽俱成不速客涼風逗竹樹桐花香滿席
驪然吐衷素呼酒盡一石何必踏層氷炎燭頓相失

王恩堂集卷之六

王恩堂集卷之七

雲間林景暘絕編補註

文

送胡克菴郡侯入覲序

萬曆紀元之十四載天子御明堂朝萬國我郡侯
胡公以治松之職入覲陛下禮也先是公則已滿
三載績矣載牘將行庶人嘆曰公去誰其生我士嘆
曰公去誰其廸我諸寮屬嘆曰公去誰其範我已而
不果行則士庶人及諸寮屬交相慶也不幾月而公

王恩堂集卷之七

二

有茲行庶人復相聚而謀曰公今果行矣意者其復
來乎我郡之民出財賦以供天府幾當天下之半

天子不忍吾民之疲於奔命幸賜公以慰撫之自公
之來老者有養少者有學壯者安于田畝饑寒疾苦
者有告豪強莫肆而冤抑者有伸也公視吾民若子
弟而吾民人人得公爲父母矣天子之重念吾民
者猶昔也豈其三年而遽奪之必不然矣公其復來
乎士則曰公必不來矣國家之馭臣也俟其歲月而
均其勞逸今公之治吾郡也遇歲稔則勞于輯寧理

訟獄則勞于聽斷議里役則勞于平允別宿蠹則勞于稽察宣教化則勞于鼓舞早作而夜思遠計而旁應竭其精神以稱任使三年如一日矣 天子既已知公之賢而又極知公之勞且久將寘公于清華雍容之地安肯復以郡事勞公也華邑爲公首善之地而丞劉薄朱荷公之甄陶獨深聞之不能決一日走不佞而質之不佞乃謂公天下才也 天子以吳民之故試借公於一郡一郡烏足淹公也公胡爲乎來哉若曰竊歲月而均勞逸又非所以待公也今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二

天子勤心庶績嘉惠元元念所與共理者維是守令之臣申勅之詔時下於有司近復有所舉措微示意旨乃者當上計之日必且考校廢治甄別賢否大彰黜陟之典思得如公者尊顯之以風在位而公正以治松之績奏於 丹宸 天子所以待公者不言可知矣古今言吏治莫過於漢神爵間其後莫過於我朝漢宣帝慎重二千石而黃次公諸人應之賜金露冕往往起家至丞相我朝 列聖每當入覲時舉循良卓異者錫宴午門兼賜璽書馳驛以行或不次

至台輔此舊章也今 天子承 列聖之意遠懷漢法而公之治松又無媿于次公在潁川時試遲之朝正而退午門之宴儼然而首別者非公耶賜金露冕大拜之命褒然而首舉者非公耶是千載一時矣不佞與公爲同年又辱公之愛則喜公之來而不恐公之去者視衆爲尤切顧獨以爲公之必不復來者以此歲月勞逸之論烏足以語公哉二邑佐仰二天之庇恒恐一日去公之左右無能有所覩露聞不佞之言促脊而起踟躕而去已而屬不佞文其詞而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三

贈之行

賀郡侯喻楓谷報政序

蓋古今吏治率以三載考績而實殿最焉制也然儒者之治行遲遲與俗吏相徑庭則其器殊矣財賦獄訟簿書案牘俗吏之所爲儒者亦烏能變革反事以施才乎其窳則俗吏與儒者得之混砥砭于美玉四鳳驚以雀鷁也若我喻侯之烈其何以尚之侯以經術飭治以家庭孝友之節效之民訴訴焉雍雍焉蓋治松七月而政成矣合所以守處者且三年所前後

御史監司使者上侯治狀爲二千石高第郎
以鑒鑒能言之然孰與吾郡哉頃者歲霖潦不易
上下感有痼焉民生之不聊任然失圖矣曾守關
上軫東南計時容於廷有能緩惠茲土者昇之治左
右顧諸曹郎暨一切需次者無逾喻侯輒自處往侯
於松時方泯焚出倉卒匪豫政罔有成畫而閭里饑
人鵠形爲面望門而乞賚官庾無半菽儲侯惻歎割
切從容徇於衆曰尋且賑饑人廼扶老携幼去侯輒
與我邑今日夜相講尋利端不可得因募民間粟數
玉恩堂集卷之七

四

千碩爲鄉賑而城鬻之令亦悉心奉行被風雨躬阡
陌饑人賴不顛顛溝壑載道驩呼如赤子之戀慈母
會一二豎挾鼓噪桂蒲間民亦嚮嚮運將遁從潢池
中博一生勢耗起矣侯聞角巾緩帶扁舟蒞其境不
震不竦掩捕首事者寘之法不從坐乃不終朝而定
遠近懾焉謂此舉駭動出不意下且未習侯教令何
以呼吸間去危殆而衽席之若是速也是非有神武
焉不厲色而民靖則侯儒術勝耶侯負才警敏於書
無所不闕而又性任赤洞見亡隱以故物情曉暢賦

此寬平不爲操切苛細視身爲素蕭約皎皎如白日
分符吏上事侯匡坐抱牘環立數十人欲嘗侯侯一
覽悉鏡其情靡不殷栗擁階下者又數百人詆譎爲
姦侯不待悉兩造而剖各得意去乃又狎于民煦煦
類就哺狀卒之上官文符不爲膠貴勢請謁不爲動
信心行志抑何超歟暇則進諸生較執論道廸以孝
翁務本之訓躬親胥宇復學宮故地宣洩久湮之風
氣他郡有諸生受蒙侮者當事莫敢誰何兩臺檄侯
至片言折獄輿論大快之蓋鑄情風化之原甚悉也
玉恩堂集卷之七

五

故當寓內無事休養滋殖節目疎濶爲郡者得展慮
無所顧則陶然而治有之未有若侯之際刈敕劇若
焚絲而獨晏處焚香談笑而理者此其神用若庖丁
解牛游刃其中而體解領剗然已解何必發摘鈞
攬剔垢而任奇乎故徒見侯登高能賦據梧而吟逍
遙偃仰若游于方之外而不知所自得者深也在昔
談詠欣賞風流自命之士何足窺侯萬一况可與俗
吏道哉侯今報政 天子將疏名屏風以需公卿缺
矣旦莫徵入 禁廷侯何忍遽忘松哉 國豪崔賦

孰不仰東南而給卽縣自畢命耕墾悉地力致之上
以大漁竭焉又安所望歲且縣官亦安得歲賜租乎
無亦惟侯眷眷有所獻納宜莫先于寬東南又莫先
于按吳中賦額爲元元請命如頃之命所守聚戶口
故籍俾俾具在一朝舉而行之是藉侯百世恩長我
子孫奚啻一時敷庶焉生爾也夫有非常之器必有
非常之功是在侯留意余何辭之有序當屬余第述
鄉情紳諸君子所欲頌侯者請書之以上太史裁焉
若侯所撰結咳吐珠玉三處千萬言鬱山川之靈秀

玉恩堂集

卷之七

六

據民物之麗衍則俟太師采之業有三稿行于世

賀詹濬源太府考績序

歲辛卯郡侯詹公鳴玉入 觀邑博士嘗屬余言以
當歌驪之曲士民咨洩而戀公矣乃今復得借公而
士民喜可知也會公三載考績當報成於天官氏郡
博士文學則又屬余言余朴鄙不能更有所談說第
竊惟古與人之頌抑何朗朗至今哉夫鄭在當時以
彈丸介虎狼之間子產執政卽繕銘利簡車旅猶恐
後計乃不此之務而懇懇焉群國之子弟時而教誨

之其他如固疆圉睦鄰好鑄刑書除大慝人不以頌
休烈而第津津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由斯而談教
化尚矣夫與人一賤隸也而其言適中窵繁遂以爲
古今風謠之首卽余也鄙安敢讓與人矧我公又今
之子產也公之守我松旱澇交仍流離載道幾厘隱
憂公問民疾苦一切蠲除之賑卹姁嫗真若痼瘵之
切身公猶以非急所急者俗多醉食狡悍痛抑斥之
半歸之農而以其尤置之法至於剔蠹訟省簿書本
貴未賤歲課自集公猶以非要其要則嘗曰勸學興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七

禮文翁迄今猶炳史冊是郡以文物著而教之不興
其若師卽何於是合郡之衿髦簪文訂稅手加評隲
已而析可否使人人極意去而公大指則在尊禮讓
厚風化也稍間則開拓覺宮增飾俎豆諸所未備煥
焉一新明經脩行之士彬彬於變焉間有踴躍踰情
凜然改玉銳刃以故外若師嚴而內狎於民又若倪
孺之就哺也此詎可多得于鄭耶夫以與人善頌執
政之賢而今櫟雲舊壤擅鉛槧之伎褒吉光而挺鏞
鍊者林林必且嗣絃撲之章庶泮宮之賦無乃借余

以先諸士乎一輿頌無足多矣雖然余樂聞諸文學之頌而願其姑闕之也夫公之治行述職之日天子既已嘉其卓異籍姓名而登之斧展矣今公上其牘而兩臺復採諸風謠與荇剡並列則廟廊且旦夕需公安得長我子孫爲余與若有也故願諸文學之闕之也儻微天幸終惠吳民晉秩益俸假東南以歲月庶幾覆露之非余與文學大願哉不卽遂而褒德陟撫有意乎甘棠之鄉異日者以中丞繡斧臨焉則歌頌自今始矣諸博士文學沐公教化感頌不容口

玉恩堂集

卷之七

八

故因其請而爲之叙

匡容所郡丞贈行序

屬者容所匡公以三載考績將謁天官氏國人攀轅遮道以請于邦伯邦伯請直指更請于御史大夫得以駐公之旌于海上具如士民意故民莫不婆娑里門式歌且舞息跡于甘棠之蔭而恩施于桑梓枌榆之鄉者尚未艾也蓋公起官廣文尋試公于吳職防海之役上方以文武吉甫待公而公之拮据于三編繆于方千里以內者亦已恢發刃之礪而脫出

之類矣歲丁龍蛇旱潦相囇百姓借荒以逞寬之則日叩富人之關而嘆其粟急之則疾走震澤以爲救公與郡伯字之若小鮮而日夜隄防搜輯之如穴鼠而窟鬼于是人人闔戶靡敢折枝而起聞嘗署部已篆公務爲解繩理瑟剪剡獄所至以冰壺稱吏屬于公之庶重皆舌縮股栗具受成事而已公之政以敦大爲主法可矜時寬解之或有蠹風化而中大辟者公必不愾三尺以徇上吏之壘笑其居官堅于執法類如此而終以是與吏議左公行父老子弟菽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九

關遮留者宛若孺子之脫乳哺而釋于其懷也公鄉廬陵其先象山諸公揭白鹿之學以誦世而其後陽明一峯諸君子又相與羽翼而鼓吹之公獲其真傳于世之是非得失一切如晝夜寒暑之序飛蟲雷鳴何足以亂黃鍾大呂哉第不佞所驟者公之副松若射矢雉鴿一而靡他乃兩臺之待公則東西望位而朝暮其言此何以令當事者勸後事者師也御史大夫以下所條奏薦公有文武材屈指而計刻章凡十上矣公之身一而三年之中驟進驟退雲飄霧散

之不定世寧有是理乎即天官氏能覈公治狀不以
三至而受樂羊之書然公非懷璧而獲鏤金則輿論
謂何耳嗟乎此非獨于公也即邇者群咻聚訟廟
堂之上固是亦若此矣余于送公益增其感嘆云

贈傅兆野邑侯入覲序

傅侯之今華亭也實以咸陽令補任云居一年而爲
萬曆十四年當大會之期侯循故事將入覲於朝邑
之人冠而矜者笠而褐者華顛者稚齒者扶耒者列
道紛紛奔走悉集於公門願阻侯之行不可則人

王四堂集卷之七

十一

人惘然若失其恃怙也亡論邑之人人若失其恃怙
即侯之寮采劉君某朱君某度不能旦夕親侯亦無
不惘然若失其師帥者乃相率而乞言於不佞以爲
行李重不佞不能辭憶昔黃次公在潁川龔少卿在
勃澤是當時所稱循良最也其去往往多吏民思其
者或關廟宇或感慕歌詠立祠勒石凡此固守令
之賢與所爲來不倦者皆以久故今侯爲華亭令僅
暮年所爲吏民寮采被德服義者亦僅暮年何以得
此于人人哉諸君曰然侯之始至也屬當定賦邑莫

賦莫難于賦長一不當輒破產人各以其巧相

規避他令雖久之莫得也侯爲令不三月爲定五歲
賦賦視其家與其入靡弗當諸不中賦者無關入悉
舉手誦頌即受賦者亦帖然也邑無破產者矣得吏
善作奸因緣上下手侯至則發擿之左右懾息其聽
訟不待悉兩造片言而剖邑無滯獄爰書不敢上下
手矣諸監司使者與諸過客履錯于境故事盛供帳
牛酒爲役人苦侯至則悉屏之曰吾不忍以吾民膏
脂餽諸貴人賓客歡也邑無苦役矣俗之尚侈侯以
至思堂集卷之七

十二

儉先之士之氣浮侯以質牖之邑之席不加豆而儒
雅彬彬矣夫侯不出堂皇而坐照八百里之內不動
聲色而柔輯千萬人之心不待歲月而立貽數十年
之利以華邑之民不幸而不能以暮年留侯蓋儼然
一慈父母驟得而驟失之以吾曹左右觀法不幸而
不能以暮年留侯蓋儼然一良師傳驟得而驟失之
能無惘然悲思哉何以不得此于人人也不佞曰微
君言固已知之深矣竊獨念今之良守令寧無蒞職
未幾而赫然名高者乎然視勢取附巧合援上乏米

國之治而標列高第者有之純任智術鈎隱索微務
其善之數而明其歸者有之不近利害矣梯脂膏
其所善便因事暴長而見形籍籍有有之假令以此
買速譽之秋雲夏潦焉貴哉乃侯則不然遠而望
之穆如也即之藹如也即之淵如也薄青旁午于子
雍雍徐治而安應之獨計所以爲吾民利害者何如
斷弗之變也嘗弗之受也勞弗之憚也便弗之居也
察弗之事也存之以明作精毅出之以寬大和平而
無一毫名高自喜之念暮年之內未嘗不以至誠感

王恩堂集卷之七

十二

人故受治于侯者無一人不歸于侯之至誠則喜其
驟得而悲其驟失者亦以至誠應之耳侯之得此于
人人豈與前三者可同年語哉若是暮年而宛乎大
公少卿之去後係人思也宜矣侯行矣入而觀于

天子 天子亦將曰令何以治華亭暮年而得此聲
于人人也必且大異侯待侯以寬諫馴至大用矣今
而後邑之民惘然若失其恃怙諸君惘然若失其師
帥者無已時也則奈何遂授簡而書之

送邑侯傅兆野應召序

聞子賤之治單父也琴聲不輟於堂而單父治至
焉期繼之以星出以星入日不暇給而單父亦治此
何以故哉則任人與任力之辨也今天下元元所饑
寒而衣食疾苦而蘇息者莫親於邑父母 朝廷專
之令長而兼之丞簿尉所以分職理其賢勞也自權
重於令長而誼疎於寮屬丞簿尉始有才而不自見
令長始獨賢自尊而情日隔以睽此未講於任人之
道矣兆野傅公晉人也少負奇才丁丑成進士筮仕
咸陽雍州之境權若更生聲蔚然起司銓氏才之移

王恩堂集卷之七

十三

治華亭故東南劇邑公縮章來筮吉日坐堂皇則進
諸尹前再拜言曰某不佞分 天子咫尺之符辱茲
大邦維是二三君子相與矢心協贊之司錢穀者爲
我董漕征需府庫期上不廢法而下不急民司捕擊
者爲我弭宵警清道遺而無務毒刑以成善司水田
者爲我疏溝洫備旱潦無務繁役以妨農事語畢又
再拜曰凡我同心之人言歸於好有績者爲報功不
用約者交規之不從則報毀繇是丞簿尉感泣謝曰
敢不惟長君之命遂相與淬勵振策以共理邑事一

侯之約束是遵未暮月華之邑若無事案若無牘
亭落若無人郵無夜行之卒而鄉無夜召之正民之
懽然政之蔚然者浮咸陽焉任人之報其彪炳卓異
也者誠然哉善哉管子之言曰駕餘艘者可以涉千
里之淵然非一木之材也策驂騑者可以歷萬里之
途然非一足之力也丙戌歲當上計後銓曹列咸陽
迄華亭政首疏公 天子下詔召公行補諫官之缺
公治裝促駕有日矣丞簿眷懷公依依莫知所從且
圖報揚之無跡也廼請余乞言余謝不文則又請曰

玉恩堂集卷之七

十四

古循吏照曜史冊惟劉漢稱多材倘非太史氏之言
亦何以信竹帛矧公日覩記我令君于桑梓之區也
能無言乎遂爲詮述其語而申任人之說公行矣指
日入臺省登殿庭持此以進舉天下利病休戚博採
而籌計之與公卿重獻之 天子將朝出袖中而夕
流海內豈徒以一得自任曉曉待首鼠沽直名已哉
余故出今之任諸令尹者上之矣

贈上海令顏嶧皇考續序

大江以南蘇松稱重地兩郡者財賦亦畧相當而蘇

之邑七公之邑惟三凡獄訟錢穀明會甲兵之事實
佐之侯邑者有鉅制繁無下郡長通察三邑風土人
情異軌又若玄素庭徑然華附郡爲最古廣饒八百
餘里士好脩而民稟稟知奉法青邑再建厯數閱載
百務草創雖更賢令長而禮樂未洽上海去郡治獨
遠舊爲市邑 世廟末始城之其地濱海浦之間其
俗強毅果敢而多義然亦武悍善訟訟而得情者什
不一豪里閭者多推埋爲奸以故官華者宜寬宜儉
宜靜官青者宜拊循宜振刷宜弘官海上者宜嚴宜

玉恩堂集卷之七

十五

警宜敏宜精嚴此其大較然也始寧嶧皇顏公少以
文章名海內弱冠登科比對公車成進士才名復籍
簪輦轂下銓部以濱海巖邑難于置令遂以公名上
天子俾令海上公綰章來觀風境內則閉閣思曰
此未可以驟而理也夫馴暴以仁止訟以明還澆以
樸古記之矣乃爲歌豈弟之詩懸堂上之鑑約三章
之法卧而治之豪雄乘之不撓刁頑亂之不眩糾紛
助勦雜沓于下而不擾鞭箠不聞而輪計者恐後聽
斷不煩而庭爲空舞文爲奸者日伺其傍疎息而不

勸蓋一月而民疑三月而民服三月而民歌于道
曰惠我無私兮匪公其誰寶獲我所兮以帖以熙大
造無恩兮莫知所為三年政成儒臣故事宮上最
天子將以治平第一顯擢其身而褒榮其親孫是華
亭張侯喻齊青浦羅侯柱宇叩余辱曰維是海上
之政公聞之習矣古循吏照曜史冊者獨建元元狩
間號稱多才儻非太史氏傳其事亦何以信竹帛而
唐丹青余信不文觀兩侯之請而異顏侯之政則爲
鼓躍嘆曰有是哉盛美之萃于一方乎 朝廷啟
王恩堂集卷之七 十六
明之運方羅天下才賢共登上理俾三君子者彙進
清時出顏侯之治海上者樹精明之烈而照以華之
寬靜振以青之恢勵即躋黃唐何難哉客有請聞者
曰以公言海上之政與華青異宜三侯之才其彪炳
卓異也者亦人殊矣倘亦可以易地而治乎余笑
曰是未觀天海之全而欲管蠡計也夫三侯信天下
兼才今各從百里見一斑耳昔子路治蒲三年去子
入其境曰善哉恭敏以嚴乎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
入其庭則曰明齊以斷矣此經緯一居者猶然異視

謂由有偏長哉夫君子厚積而遠施淵涵而流順
若洪鍾然聲無大小惟所叩也客起而謝曰微子言
吾何以觀君子之深余因兩侯之請故并道其爲華
爲青者以爲顏侯贈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
征吉而否之初六亦云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結綬貢禹彈冠欣
其類也今臺省之 命且旦夕下顏侯兩侯者亦可
以彈冠侯矣

賀項東齋明府考績序

王恩堂集卷之七

十七

庚寅秋七月華亭項侯蓋考三年滿云惟時兩臺業
具牘奏之 天子留侯視事如故金山學博暨弟子
員德公之深來謁余叙余知侯最久不敢辭余惟華
爲江以南巖邑號稱財賦淵藪非有深沉卓犖之識
精明練達之材不足以勝之又適遭水旱之後民俗
士風稍稍些厥所望于父母甚殷也主爵者憂焉乃
遴已試高等者移賓之而遂昌項侯實當是任項侯
之來也觀其容盎盎然聽其言諤諤然甫其年而善
政善教浹洽于人心者更僕未易數如始至之日民

方薦饑饉百計全活之俾無失所 天子軫東南重
地特捐帑金遣近臣出賑侯分別上下二等設法散
給植僵起仆而民不擾獲待之徒頗乘間竊發務推
誠撫綏之不假芟夷而自戢有黑頭好興訟爲善良
蠹者折以片言帖帖輸服去吏伺其旁縮頸吐舌錯
愕以爲神歲徵金花漕折及官奉軍需費例不盡蠲
則調停其先後緩急之次第不籌楚而額辦悉完編
審里甲奸民多竄豪家以圖倖免乃蒐羅燭照主客
貧富釐然各得其平至其裁總收革美耗除市行高
玉恩堂集 卷之七 十八

治體者也我項侯以庚辰成進士入宦籍十有餘載
歷雲陽建陽暨西川之巴邑其調劑施爲已熟蓋未
至華而聲名章徹矣色溫而氣和志銳而言厲寬而
不弛精而不刻當此煩劇凋敝之秋隨事輒效如玉
脫石如劍出匣文治吏事蔚然爲一時首稱今以前
後四邑輻輳而成三年之考其在他邑者不暇著獨
著其蒞吾華者詩云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我項侯真
父母哉夫太常之勲始于民牧鍾鼎之功起于邑長
所貴上數化而先風下緣督而自勸耳漢五鳳神爵
玉恩堂集 卷之七 十九

送徐檢吾司理擢南戶曹序

古者設秋官以禁奸糾隱地官以阜成兆民蓋恤刑
而重國計也故理官不難苛詰而難平恕司徒不貴
繁政而貴公廉余嘗讀太史公刑法志及食貨志則
慨然感焉夫漢用張湯杜周深文峻法以震讐天下

桑孔言利至析秋毫乃天下重足而元氣索然治
亂得失之機不章章驗哉檢吾徐公少握瑾瑜髮未
弁業已聲蜚寓內以公才譚即令粉署含香扈從耳
泉猶未厭人望奈何以簿書獄訟煩公而公不煩也
性寬仁而平直坦衷而不設城府與人交任直推分
洞見肝鬲亦不知世間有涼暄谿徑諸所聽斷必虛
中研析不爲操切健武之令逮遇豪雄爲奸及挾權
有力者居搔三尺立裁之不色撓以是沉寃滯牘剖
若電擊而升猥爲空暇則杜門冥搜博綜墳典出與
玉恩堂集卷之七 二十一

多士談掌故評詞章旬旬朗朗雲爛風生悉軌各理
嘗典試南畿所甄拔皆海內雋流一時爲名縉紳居
多古稱經術吏治公實兼之矣夫以經術治者其政
必博大而不苛廉靖而有守視世所稱文法吏不啻
若逕庭然人以是益賢公而監司登薦之劾屢上王
爵者竟以戶曹往公曷故哉蓋公宅心平恕而其所
操持者公且廉也以平恕者居理官而以其公廉者
用之戶曹何施而弗可况南都戶曹朝廷外府事
權匪渺小矣佐大司徒計安國家一旦緩急可以取

皇上軫念東南至重且切而錢穀所關非廉仁
如公者不可一日居故暫借于南有深意焉公行矣
南都黎赤引領慰曰庶幾其復我乎而五茸之民則
又日夜雙首相顧語曰公實生我奈何其去我天
子褒嘉底績一朝大拜輦轍下爲股肱臣必訝公見
何晚也辰入廟廊夕需台鼎其汪仁需澤瀾洽四
海則東南猶日在响嘔內何去任淹速之足云郡學
博士感公陶鑄重公之行徵余言爲公賀余素辱公
知聊爲次第其事如此厥後勒旂常者端自有在余
玉恩堂集卷之七 二十二

賀司理李中石應召序

上在宥之二十年大計吏治嘉與海內元元更始制
下銓部察舉廉吏以肅官常一洗貪冒之風上君
曰子大夫有不媿羔羊能祗席吾民者其簡拔以聞
無令失舉于是部院循故事請雷臺省選而吾郡司
理李公首列名以上衆曰公此行跬步銅龍入
抗簡侍清密出鳴珂委蛇朝路煌煌乎翫星辰而近
日月之光其休明盛際也歟榮矣以爲公賀余惟

竊謂不然夫鵬搏九萬鶴鳴九臯談者率誇大侈
言之以其處寥廓而聲聞廣乃所乘之勢然也仕而
來時遽會登延明廬以摠發其材猷聲光顯燦豈其
以一榮進爲備觀已哉余竊覩李公人貌而天游雖
有榮觀宴處超然浮名填尾之談矧足置頌然余於
公茲行獨美其有適也夫 國家寄耳目於臺諫主
國是以司獻替與宰執爭可否厥任重矣乃余考觀
古昔材賢俊彥列侍從以翔翺近輩英騰茂者代
不乏人其指在識大體持平秉公以提衡公論或抗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二十三

顏不以爲忤將順不以爲阿乃若毛舉鰲擊務摶
以爲名高規隨抵疊務揣摩以眩名實論議紛紜幾
若聚訟使識者蒿目言責之謂何李公在事久余雅
知其人真所謂燕明平恕者居嘗檢括如處子不輕
顰笑杜請謁門無私交自當原外一新一縷遊之若
不屑然意度恂恂不立崖異兩造至降顏鞠之苟怵
愛善視三尺在黜胥罔所出入卽有力者爲之居閒
不能得每一訊讞諸要囚置罰者追而莫不輸情蓋
事事者六年或攝篆以居或捧檄而出所至稱神明

焉夫以公恬澹寧靖之操勵羔羊素絲之節究宜於
燕明平允之政其裨身立政素孚於人者大致若此
廼今受 上簡知晉居臺省恭侍從之列司諫諍立
殿陛咫尺地風裁論議激揚表著持大體以定國是
回忠厚正直之風爲時砥柱以興廉起懦卽異日者
躋崇陟要肩鴻鉅建俊偉卓犖之勲幸權輿於此蓋
所謂美公之遭者若此而竊復有私冀焉夫三吳爲
東南財賦淵藪國家外府邇以歲之不易民力之詘
也而轉輸徵發供億百出民不堪命矣公自佐郡以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二十三

來數從直指使者巡行郡國其於吏弊民艱耳目聞
見有槩于中者久矣今 王上加惠元元簡求賢哲
期與百執事秉公執法以事交脩公嘉猷入告尚一
陳東南之故爲吳民請命萬有余冀焉余不佞從吾
黨搢紳樂道公盛美幸吳民之有遭也而并致其私
爲祖道之贈

送邑侯東鰲項公應 召序

括蒼項公爲華亭者垂三載邑以平又民用康 天
子下璽書徵治行第一褒然首公 綸章煌煌焜耀

卒卯口暮挾雙鳬見 闕下將懸白筆立竊頭爲
國家培元和壯神氣開鴻昌懋明之業必本之正直
忠厚以實殿最其間度有先華亭者乎華亭雖名邑
其錢穀城雉當中土劇郡歲計戶口四十萬有奇公
府文符輟轉支粟金錢無算廉廣無贏羨之積而委
輸若陸海然重以歲屢稔卽公來而嘆者一潦者二
其休勞拊循靡有寧日而卒以考成於歲會故時驚
訝謂公爲神明嗟公曷嘗任奇炫誕矯誣其跡取
愉快哉先是催科之政不問稔細嚴督窮治坐令中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二十四

民捐產大者麗辟繫索相望公一切措不用而民亦
刻肌膚啣德厚爭一旦之命以趨上之急而不恤其
私公固時時軫卹屋間吁飮嘆休乎乃間收一二豪
奸寘之法旋鵠形相戒毋干項公三尺剖獄刁獄不
數語各得意去胥謀之儔褻鮮衣盛氣叫號於鄉者
至是重足稽息矣學宮歲久傾圯幾鞠爲茂草公悉
舉而維新之費以千緡不勞而裕又增置學田計所
入可供諸貧士歲需暇則群子弟課誦論道振聵發
蒙宛然家人父子其留心教化如此蓋公性警敏明

習利弊不爲刻核小辨卽劇若焚絲事出倉卒匪豫
一持以弘靜視身儉素庶清皎皎如白日此其從容
坐照百態至前不能遁復肫肫任赤詞見亡隱卽以
間過從縉紳士靡不懽然奉情也然竟亡所執法而
薦紳士居恒輒又自相勗曰項公過率我不可以不
法失上權遂獲終事公三年如一日也此豈上有所
市而下有所要哉無亦惟公循俗錯治動協情竅至
其中默有所消伏整齊使人不見跡而能不忘卽屬
者徵令旁午責積通饑饉凋瘵之民惴惴焉駭出不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二十五

意而公爲憫然設科條與發緩急中程雅不欲襲功
於一時而遺難于後人抑非傳舍吾華者以斯知公
之才德並茂寬嚴中理人故聖之如秋霜而就之如
冬日也所稱正直忠厚非耶方冀公爲父爲母長我
子孫而奈何荷車行矣民且擁軌而啼巷聚而咨涕
而邑傅先生暨青衿輩服習教化又德公廣厦大庇
之恩益睽睽公之去也要余一言爲贈余惟士民之
啼洟睽睽欲以一邑私公耳詎知公正直忠厚政今
日立朝之本所爲覆露吾華者更有賴於是行也邇

者亦曰之羽南北交馳兵屯塞上不聞凱旋之聲民
苦侵凌更疲奔命時而獨語小豪脫投足起島夷復
內窺憂未可量已所幸公入侍詰禁圍其精誠通於
黻座而所操攝下徹于閭閻內培元和外壯神氣
計必先於安東南今塞上枵腹腹甲固起霜霰者喘
不飽吳會粟也設令吳會人錯賊而畔膏壤竭而餉
不止度支何以出內乎第願公之計天下以安東南
則華宜首恩焉亦烏得私公矣雖然異日者謚寧中
外相與謳歌太平借公中丞繡斧出填乎甘棠之鄉
玉恩堂集卷之七

三六

余尚能從里中兒竹馬以待

送觀察秀南彭公薊門備兵序

彭公之以叅政蒞吳也實當轉餉治水開府吾松云
會有東警兩臺上言吳中四郡俱邊海重地幾千餘
里惟以一人控制其間狎有變首尾不相應江陰當
江海之衝舊京陵寢藩孔亟安可無專督願如
製時軍興故事以蘇松隸鎮兵使仍鎮大倉更設一
兵使鎮江陰以常鎮隸之其轉餉治水各兼攝焉事
甚便上報可於是以前曹公治蘇松而以彭公改兵

使移江陰蓋彭公令晉江時治行為天下第一徵拜
給事中既遷藩臬所至赫赫有聲始聞蒞松松之民
咸戴之及奉簡書不果來鄉士大夫多戀戀者乃彭
公之在江陰馭兵以律馭衆以恩出之以精明存之
以敦大大都似曹公之治太倉而軍府新立庶事章
創所經營區畫勞瘁加焉非久原野日闢衆庶懷附
萑苻之徒望風消散五陵俠少亦不敢馳騁四境藉
令一帶內向潛駭波官以彭公抗其西曹公扼其東
何難剪此朝食哉蓋江以南熙然若春臺矣彭公政
玉恩堂集卷之七

三七

今雖未施於吾松乎間嘗親履其地獲以瞻望丰采
其餘風流懿沾濡披拂者無異於曹公吾松之民鼓
舞大造者亦視公與曹公非二人也今歲之冬曹公
晉爲嶺南左轄未幾而公亦晉爲按察使旋有薊州
之行矣鄉士大夫僉謂廟廊之上多士如雲何不爲
膏腴腹心之地留一二循良以干城吾民乃南警則
借以南北警則借以比將無有獨賢之嘆乎余曰良
工之擇刃也而莫邪之利先之良御之擇駕也而騏
驥之逸先之良宰之擇人也而才智之彥先之理固

然也當事者恒因緩急輕重之勢而劑量焉今之東北何如也麟介餘腥屢劉我屬國至勤王師遠戍萬里之外進未得志于倭退復旋軔于虜九重爲之宵衣旰食而薊州東通漁陽北接桑乾西拱郊畿於神京爲肘腋於山海爲咽喉羽書飛騰軍餉繹絡以視江南其重且急奚啻萬倍非有卓犖環堵之材居要運奇以底定折衝何以固疆圉而奏膚功哉然則彭公安得爲江南久留也古有社稷臣以其身係天下之安危若彭公其人矣且子無動太白當饒玉恩堂集卷之七

王人

斗山遺仰叙爲姚學博作

余觀方輿惟楚地爲大衡和二岳欽聖舉擇南北拱峙峨峨導江來自萬里而滙爲九澤其下則九疑聯綿橫亘無際山川之氣勃鬱旁睨則必有聞人詰士挺生其間理固然也故一時雲蒸霧會上之躋金闕

步玉輝襄猷補袞致中興之盛治次之建旂秉鉞綏夷戡亂弘樹四方耆定之勲再次之談經論道敷教育才振作斯文爲已任致用不同同歸于行其所志其有裨世道均也以余所觀記九疑先生非楚之聞人詰士也與哉先生少負穎特博聞彊記內而經濟之猷外而安攘之畧其載諸子史百家者罔不究心綜核崛起膠庠中卓有文望咸謂踴厲雲霄可立致藉以展布其平生乃竟數奇屢試屢蹶迨巡歲次而就廣文來訓吾松松之士習稍稍靡矣先生視身以玉恩堂集卷之七

王九

潔行已以恭推赤心以教士其所朝夕漸摩而開導者悉出其所抱負端學術至品藻統文欸欸中肯磬宛然有蘇湖經義治事之風以故門下士相與淬礪宗法轉列爲方易雕爲樸彬彬濟濟拔茅彙征而居常所器重者則以萬言策對大廷魁天下何其朗鑒也又好義恤貧不責贅餽不問餽廩嘗捐俸以周人之急先後六年所橐無美質有是哉先生之高乎其鍾全楚之秀者哉夫北斗懸象于天燦然示人麗矣泰山奠位于地巍然示人崇矣故人皆得而仰之

先生鍾全楚之秀不以其身而以訓吾松其敦行高
誼赫赫爲人師表此何異斗之麗而山之崇乎昔韓
昌黎以振作斯文爲已任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蓋
正學懿範有以服其心也然昌黎出入朝署平章軍
國卽自內而外猶不失爲潮州精誠所格鱷魚遠逝
非終三年淹也先生學成而道尊師立而教行斗山
之仰方之昌黎奚愧譽望隆起薦積累登僅僅擢石
埭論石埭小邑論何加于謂哉乃先生處之泰然兢
兢若以爲不勝者其汪度未易量也以彼其材藉令
玉恩堂集卷之七 三十一

逢適步趨禁闥翔幕府聲施勛懋足以耀當時垂
後世與楚之先達比肩顧其所以律已而作人者一
介不苟及門之士如景星慶雲昭回天紀則以人事
君之功其有裨世道不較著哉夫奚必踔厲雲霄而
後快也先生秣馬膏車戒行有吉九華池陽之間行
將忻覩泰山北斗之在望第吾松文學之仰之者何
時已也諸縉紳重先生之行咸爲詩歌以送之燁燁
成帙不揣習先生之素僭是言以弁諸首

賀楊世叔兩尊人孝節同旌序

今聖天子在宥敦崇教化褒揚幽潛以風示四方
而吾邑孝廉楊世叔匍伏闕下具奏父母孝節狀
天子憐之賜璽書旌其父某爲孝子其母袁爲
節婦命有司豎坊表其廬悉如孝廉所請稱盛事
云先是世宗朝孝廉大父抑齋先生爲給諫有直
聲坐言事與權相左中危法下請室孝子手書懇願
以身代格不得上亟走平坡山劉芝數本擬獻以期
竹宮之赦又不得晝夜號哭奔走長安市飲血柴立
者五年竟絕粒死無何而給諫亦不免時孝子偕袁

玉恩堂集卷之七

三十一

孺人就養邸舍舉孝廉僅彌月耳孺人哀痛躑躅不
欲生其姑黃太孺人止之曰楊氏一脉何在汝欲從
地下者忠孝之鬼不其餒而於是相與間關奉兩親
歸風雨一室中手辟纁形影相吊內外拮据所以撫
育訓誨孝廉者備且至孝廉用是績學工文詞起科
第績如綫之緒而昌大之迄于今微國寵靈揚休
布烈與世無極則孺人之力成之也猗與盛哉竊惟
隆古治世道化洽隅閭壺罔不率俾謂宜縫掖盡
會閔巾幘盡栢舟矣乃史傳所載何寥寂也卽代或

數人人或片善秉如椽者輒以爲奇翰瑞角視若麟鳳誇詡之不置烏有忠孝賢節萃于一門若我楊氏者乎論者以孝子節婦篤行卓識明於大義大都天性使然抑亦詩書之澤其素所漸摩者有自以故禍福利害無足動心然未知其處此者固難也夫孝子以羈旅之身一旦而罹非常之變上有不測之雷霆下有甘心之鬼域進則不能與父而俱存退則虞其與胤而俱焚求生之不得則死之難也自殘以從地下不難也噫其奉蒸嘗之典則難極祿以稱未亡人

玉恩堂集卷之七

三十一

不難也噫其紹予台之傳則難垂白而觀墓木之拱不難也噫其紆泉壤之憤則難求死之不得則生之難也於此可以識天道焉惟天聰明鑒觀不爽方楊氏遭難之初死者抱恨生者裂肝視天若夢夢者顧未幾而孝廉生未幾而權相削藉以均又未幾而穆宗登極錄給諫贈少卿廕一子未幾而孝廉登鄉薦又未幾而孝子節婦並受旌褒居第爛焉生色是獨三朝明聖類能分別善惡以示章勸云乎哉天道固昭昭如此也先給諫時有馮御史者亦以直

言逮獄其子刺血上書得減死戍雷陽後御史賜環而子爲京兆直指奏旌爲忠孝之門較之楊氏雖有幸有不幸然皆吾邑中人也夫華亭彈丸耳一時兩家齊美遠踰前史所載今峰泖如被九錫爲鄉邦之光豈淺鮮哉余與世叔爲通家又嘗館於馮氏備觀其詳故並列之俾後世有考焉

清風化雨圖序爲上海令仰亭許公贈

傳曰鼓萬物者莫如風潤萬物者莫如雨是風雨非亭毒之所以化成而品彙之所資託者乎古之君臣

玉恩堂集卷之七

三十二

道四氣宣八方而中和之節應故陰陽不忒時序順成衆庶淪洽於熙皞之天綦隆之宇宙可想也迨治不古鏡玄化漸爽穆如者變而爲鳴條又變而爲暴爲烈爲盲爲颶爲拔木偃稼而風斯下矣霖霖者變而爲破塊又變而爲澍爲淫爲雹爲怪爲隕山溢海而雨斯偕矣我朝明聖代作玉燭常調披淳醴而濡豐澤者不可勝紀上之行無所不吹蕩而下或有所障上之沛無所不沾溉而下或有所格矧遐邇小章若吾邑之界在幽僻者不過望霄漢之間時賜一

扇一絲而已至豫章許公之爲令海上幾十年乃所爲風者恒若清所爲雨恒若化也嗟夫豈易得哉公丙戌成進士起家常山令有惠政歲在亥子吾松大侵兩亭思得其材而興燠之乃請于朝移公于海上甫下車問民疾苦巡行阡陌間親督鋤以開溝洫而旱不爲災騶從供億一切減省浮靡爲之不變民俗健訟兩造盈庭公呼里人諭解之非大事五百不輕下壩落莽年之間邑大治無犬吠之驚旋以憂去邑人德之乃肖像祠諸城北隅焉服闋仍補茲邑益

王恩堂集

卷之七

三

堅初志視民如子撫字催科互相爲用民不苦苛而無逋賦輸稅者第令可克解二責美羸罪有疑者多所縱舍不以文致爲快故俗諺有曰公有道無容禱大事化爲小今歲復大旱瀕海五十里一望草萊公冒暑雨勘視籍流民枯槁狀上之當事者卒得從輕折屬有島夷之警則增城濬濠戰守具備浦水啣厓距城僅數武又設方畧築石塘以捍之役不逾時而厓不受啣蓋公實心爲民每事訓劑如此以故向之憔悴者漸次甦甦久而茅萌甲拆以生以長人願終

戴二天而南銓之命下矣先是公嘉績騰起前後薦剡至三十上主爵者懸臺省之缺以待公會有沮不得已遷焉議者以賞不酌功相與扼腕邑之民若以爲奪其清涼去其煦沐攀轅卧轍至馬足軼不克前又勒石紀勲流誼頌德門下士復繪清風化雨圖以贈而問序於余余唯君子抱位育之材悟消息之理得志則普其德施不得志則杜其德機要以遵時委運潛見厥光有易道焉公之令海邑也其風之始噓而雨之初集乎然網緼布濩亦旣勞止其漸假而作

王恩堂集

卷之七

三五

解以優游于沈淲清靜之墟斯杜機時也其積愈厚其蓄愈極一旦簡在宸衷翊贊大化爲岳牧之臣則流膏飛朱灑洪澤而振槁葉者惟公爲疆場之臣則滌境宣威掃沙漠而洗甲兵者惟公爲密勿之臣則沃心披膽酌大斗而調元氣者亦唯公何往而非公異日德施地耶雖然蘭臺馬鬣之餘以惠露吾土也是諸士子之望也願公毋忘之

殷趙二老師律選序

殷趙二老師故大學士濟南文莊公棠川先生內江

肅公大洲先生也兩先生以翰林耆碩爲宗伯待
穆廟講帷相繼躋大拜非久各去位雖未究厥施
識者稱賢相云殷先生蘊籍長于經術趙先生慷慨
有策畧皆窮極性命明習典章啟沃 帝心楷範多
士齊聲天祿石渠之間巍然鉅儒也兩先生秉如椽
之筆黼黻 聖代輝煌綸綍之外多所吟咏談執者
以爲殷先生主調而優于韻趙先生主氣而裁于理
不其然乎不佞謂齊魯東維平原極目綿延曠達馳
驟自開區中之觀是名坦蕩中作西界巖嶮深阻峨

玉恩堂集卷之七

三六

眉于霄岷江激矢方外之觀是名奇勝兩先生誕降
斯土將無地氣使然與傳曰詩言志歌咏言殷先生
之志在內故謨謀弼諧類吐和平嚶適之音趙先生
之志在外故經緯振肅類宣明作奮厲之調抑亦志
之所至耶辟之大呂黃鍾清濁殊響麒麟鳳皇飛走
異形要以叶律大韶而禎祥盛世較若畫一也歲在
戊辰不佞濫竽中秘之選兩先生實簡在之閣傳妙
論復啟蓬心比來三十餘年所河山無恙宰木已拱
不勝山頽之嘆偶寓白門暇日從兩集中選其律之

精者刻而傳之以廣同志昔屈原離騷布于宋玉
揚雄太玄廣于侯芭千載而下竊比斯義云爾

楊宜菴都諫疏草後序

余在丁丑濫與校文之役俛首淘汰得一通今博古
之士衰然爲本房冠以其卷上之總裁 今相國申
公亟嘆賞不已逮啟封乃西蜀楊君直卿也直卿以
明經世家弱冠卽舉學有文名既雋咸擬躋鼎甲膺
館選乃試冊先後多黜竄不入格曾演使者以保山
請銓部偉其才遂以直卿往越五年緬曾底定 天

玉恩堂集卷之七

三七

子擢寶瓊垣爲耳目之臣適東南大疫民流亡死者
過半仰厪 天子宵旰憂 詔曰國家根本重地惟
直與浙歲屢荐饑民不堪命其捐帑金往賑之爾廷
臣可使者左右以楊君對於是 賜璽書而行星夜
兼程奉揚 德意江淮吳越之間餓者億萬計次第
安集車輟所至蒿目焦心乃詢訪民間疾苦具疏疏
前後凡幾上歷歷中肯綮而尤亟以蠲請夫 國計
歲出逾所入東南通稅不下若干萬司會望若饑渴
若受 命發帑金既四十萬乃復有所請何以策必

從且君受 命在賑卽不請非職也君獨念賑偏而
獨全賑之利不若獨之利溝中瘠棄故土若敝屣卽
通而不獨其且自獨則思悉歸 上獨通而徵新
則利亦悉歸 上求所以報 上莫急于此矣乃竟
得請嗟乎士居平扼腕時政輒勃恨不一當事比
資適逢合却顧望忌諱噤不敢發一語又離齷齪寸
長見士何以自解而 國家安用士爲也以今觀楊
君登時常矜帶文學之夫可同德而聚材者耶余入
山已深無能借箸爲 國家謀賴所進士有如楊君
王忠堂集卷之七

奉祝申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天開萬曆維岳生申 聖天子端拱玄嘿虛已欽容
而聽焉宮府內外一切付之揆衡而太師申公以身
係天下安危者十年所矣太師有母王太夫人在吳

累陳情不得則屬孝廉次公里中侍寢膳祝之曰而
時寒暑潔七箸無煩更意也辛卯之歲太夫人壽六
十再陳情不得則命長公駕部尚書郎歸爲太夫人
捧觴而又祝之曰而維盡驪而維實好用文藻爲也
秋七月二十三日太夫人爲設晚服太師申公晨起
節沐南向稽首而祝於朝駕部尚書郎偕弟孝廉君
擊鮮浮蟻列鼎重茵幸子婦下拜而祝於家宗黨姻
婭與夫紳衿耆舊能言之士紆體接踵而祝于鄉而
其鄉人之官於舊京者奉常顧君其儀部郎顧君其
王忠堂集卷之七

三十九

駕部郎陳君其等欲效一言之祝於太夫人而不可
得迺因俞君汝爲屬言於年家子某某曰人情有所
不足而後可願也太夫人爲師相之母諸孫饒大以
甲第顯也於人間世稱顯榮極矣阿錫在御法醴珍
苾在前二八便嬖之屬在左右太夫人以碩媛聖善
之賢共養自矢之節綽約婉婉神德之姿冠雲翹披
霧縠盱衡而視列矩而步閑適於連機虛闕之間胡
然天胡然帝望之若洛川瑤臺非塵寰人也者而又
何能贊一詞卽欲以一詞進也倣齊義而擢管焉豈

能加於太夫人哉雖然聞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
源繼之曰誕彌厥月不拆不副無害夫姜源享
有后稷之奉而無拆副箇害之苦周人灑然異之至
形歌詠而誇美焉若太師申公前有身之者矣大夫
人無彌月之勞而獨享完福奚啻無拆副箇害已哉
三十年來備極寵榮而福履猶未艾也誠異數矣夫
后稷事姜源不以孝名而固得之有虞氏以舜所齊
慄而事者非屬毛離裏者也所事非屬毛離裏而舜
以孝聞所享無拆副箇害之苦而姜源以異聞然則
王恩堂集卷之七 四十

壽詹郡伯太夫人七袞壽序

蓋太夫人以明歲癸巳介七十而吾郡侯詹公日且
晉山東臬憲以行郡士民靡不心戀公因爭先爲太
夫人壽也余獲從薦紳後脩祝者之詞云公故以名

進士起家與次公潼關臬憲克世厥德先後廿載聞
翔鶴振鷺爵王鳴珂人稱爲伯仲神僊而望天末若
瑤池瑤圃靈氣盤礴有壽護在焉宛然琪花綠樹谷
梨期棗葱蒨鬱鬱不減於長隄觀姑射之山蓋先是
皆壽太夫人於家其奉太夫人入松而以申祝者詞
也則今歲始也詹公曰以不佞之無似而十年內外
踐踐牛馬走焉所不皇將母也則幸以吾弟而待吾
母所皇將母也又幸以吾母而即不佞是 君之賜
也吾母之福也不佞何以及此善哉公之言壽母乎
王恩堂集卷之七 四十一

自余讀詩四牡篇所云王事靡盬而必曰將母來諭
信乎先王之身體其臣也而爲之臣者即馳驅王事
亦足餘矣迹公賦之遊尤大奇焉公自筮仕迄今爲
郎爲守四牡行部所至靡不以才壽者而松尤號劇
郡公一持以弘靜履身儉素無清皎皎如白日以故
松之人即歲暮稷而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賴有公耳
公教靡墮于 天子而 天子亦聽將母于公于潼
關公其以今日同縉多而壽太夫人遊甚奇也不亦
宜乎公曰王臣王臣不佞兄弟所爲得幸 上恩以

吾母也則吾母自爲之蓋吾母歸先大夫司城公
爲武侍官中昆久婉孌恭慎無弗當先大夫指既先
大夫致政歸吾母旋攝家政自好娶重儀以遠米鹽
項細又無弗當猶如江孺人指以斯佐江孺人成賢
婦賢母而先大夫稱令德令儀靡匪吾母即不佞兄
弟之微有今日幸亦靡匪吾母者故曰自爲之也余
唯世之人于所不能必之親者壽考親所不能必之
子者榮名乃壽而七十也榮而重榮也稽之選牒案
繁焉以今觀太夫人內德靈獨小星稱賢卽彤管希
下恩堂集卷之七

四十一

觀者其有公又有次公而又齊奉 天子恩以壽也
洵公所稱自爲之不虛矣然恩必稱君公之忠也善
必稱親公之孝也藉弟令公無以大庇松人沮如震
澤沸爲潢池公將挾松之父老子弟折樹爲兵晝宵
鈴拆如詩所云靡盬者余與衿紳輩亦且就公計度
支諸戈矛不給能以一觴爲太夫人壽乎則所拜教
誨之賜又曷匪太夫人賜也公之忠孝抑遠矣諸士
大夫然乃謀所以爲太夫人曼壽祝特覓青羊尊
通鳳爲羞以進乎謂幻莫予信將獻

之率薦西蜀之榴醺天台之竹葉醞蓬島之蘭
以進乎謂遠莫予致唯是公術新命行且備兵於
幕矣乃采九峰之石酌三卯之波爲歌魯侯燕喜令
妻壽母萬有千歲無害之詩以祝太夫人慶以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之詩頌公而出

賀陸敬齋大叅五袞序

陸大夫叅江藩之明年當五十二云里閭親知辱造余
問所以壽大夫余曰何哉爾所謂壽者禮云五十曰
艾服官政大夫髮斑斑如艾也服官政始蒞政也今
至恩堂集卷之七

四十二

大夫稱侍從掌風憲出入中外幾三十年矣嶺南之
節改而建於大江之西高牙大纛節制千里威儀國
簿儼如國王郡縣長史匍匐伏謁莫敢仰視軀既遠
谷豪傑聞右狡悍之夫聞風響息奔竄恐後不大貴
倨哉眉如積翠顏如渥丹飛雪一星素絲一縷曾不
敢入其髭鬚春秋其盛艾於何有何輒言壽耶有肅
而前曰千目之屬不如千吻之祝天保與于上南山
作于下善頌善禱從古于今大夫爲德于越之東越
東無不尸而祝之爲德于嶺之南嶺南無不社而稷

之今爲德于江之西其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亦
無幾矣其爲德于鄉也猶越之東嶺之南江之西也
沐澤而既義若之何其緘口而捫舌也願有以爲大
夫壽余曰是衆附之愛也有肅而前曰樹榆者休其
陰樹桑者嗜其樵雙街表於雀環左顧影於龜紐鴻
烈丕謨厥酌不爽大夫所全庇越東之命若而人所
全庇嶺南之命若而人所全庇江西之命若而人所
全庇而冥識夫安得大毗賢哲哉願有以爲大夫壽余
曰是神享之報也有肅而前曰名岳勝區靈僊所都

玉恩堂集

卷之七

四四

匡廬浴秀于天池江湖濯潤于彭蠡乘瀛氣而凌倒
景者不可勝數大夫夙挺靈根早懷玄訣軒軒震舉
朗朗玉徹攬轡問俗之暇登臨沿泛遐邇至人桃實
可餐龍杖欲化焉知不遠過飛騰之鳥爲陸沉之金
馬哉願有以爲大夫壽余曰是機契之遇也余嘗聞
之壽者厚也有也受也久也大夫抱瑰偉之材負皇
王之畧萃昌大之氣溫沈雄之資止若岳峙動若川
流千里迅其着鞭九苞快其觀目天之所畀大夫不
既厚乎一爲司理而環錢塘百萬之衆滯者釋冤者

顛連而無告者是翼是緝再爲西臺陳利害辨涉
武城狐社鼠爲之屏跡按部炎荒而實入黎獮之類
奉命惟謹晉位藩臬爲秋霜爲冬日所至稱爲循吏
大夫其富有者乎以故名日益盛位日益起五十而
壯若嬰兒其受弘其久徵也其何說之辭且大夫之
大父鶴江公尊人縝菴公同德比義奕世好脩咸弗
獲大庸積而至於大夫蓋非獨天厚之矣經自今大
夫之受與久也寧有艾乎衆附而神享莫之或逆九
轉之九君其問諸匡公余獨謂大夫所以壽者如此

玉恩堂集

卷之七

四五

諸君子以爲何如言既海上之鶴矯而南飛借以爲
郵以致諸大夫

宮保大宗平翁陸老先生九袞壽序

士君子生際熙隆維是朔風教培綱常壽國脈于無
窮而已出與處其蹟也顧出則以用爲用鴻名懋伐
炳煥宇宙者其道顯而易見處者以不用爲用其坐
鎮雅俗陰挽頽風屹然山立身江湖而澤社稷者其
道隱而難窺辟陽秋鑄物然榮粹昭灼風行雷動凡
圉光天化日者類耳目而戴荷之若一元太赫嘿回

造化之柄而不可其功此其大造于萬類也
於穆無朕時能形窺名舉以髣髴其侶哉是故繫漢
綱于一絲植晉綱于五柳彼其視萬彙麟閣若潛見
殊科迺砥狂瀾而維世運又時能與之較尋尺也我
明興二百餘禩來匡弼聖治賢哲代興即更僕未
易數要以型世範俗反漓登淳陰佐維皇之極以不
用爲用者則孰喻我宗伯陸老先生乎方 毅皇初
年國家醇醖之運方開先生會川嶽之靈應期而生
至辛丑 世宗皇帝在御先生巍然冠禮閣讀書中
秘備顧問爲明經道德之宗天下想望以爲公輔而
先生志薄紛榮性其恬澹數數請告夷猶於峰泖之
間臺省之薦疏日上 詔書踵接于道先生雖勉爲
一出司成南雍無何即稱疾歸席亦不暖也迨 穆
皇壬申特晉先生秩宗旦夕且大拜先生輒又飄然
鴻舉矣今 上御極之十五年先生壽躋八袞 上
特遣使馳幣隆禮存問鄉拜以爲盛典又十年而爲
今戊戌先生壽九袞臺臣復將具疏請于 廟堂如
魏蕭山故事吾黨之士欲預舉千歲之觴以爲祝相

玉恩堂集卷之七

四十六

與徵言于余余受教于先生久茲得藉手以效華封
幸甚安敢以不文辭余惟先生之肩道脈登詞壇理
學文章冠冕一世卽 國史賢碑所不能殫迺獨稱
超越前賢者有二夫繕玄抱漠不挂人代之憂秉鈞
握衡復鮮箕穎之致故身出而道行賢者之常惟先
生難進易退獨立于風煙寥廓之表辟之神龍海鶴
矯焉出羣而主持名教師表後學是得聖人之清而
有其任冲夷渾樸游世無競孫碩膚而致盛美雖後
生末學庸夫孺子相對必罄款曲假容色比當大事
玉恩堂集卷之七

四十七

持大議則又毅然獨裁九鼎片言三公一羽不能易
也是操聖人之剛而綱以和也夫晦而用彰高而能
卑大人之完脩備焉以是名詰讓德士大夫讓勲賢
不肖者不化無論立 朝居鄉冠紳布席靡不視先
生謦咳嚙笑以爲斧衮僉夫宵人寧陰受俗指摘而
惟恐爲先生知非所謂一元嘿運而造物無窮者哉
卽今以望百之年鶴髮童顏神光煥發與談時事津
津娓娓議論丰采類不減強壯時臺臣郡邑長下車
必首謁先生詢地方利弊先生爲擘畫規陳悉中窾

矣人人奉爲指南先生足跡始終未嘗一履公庭也
家居惟手一編或與長公大行君舍館弄孫暇則命
肩輿過禪林適同焚香靜憩共目爲神僊中人或見
先生慈祥普濟風有靈根則又以爲如來後身不知
先生玉質金相天符人合一源常湛大塵自清儼稱
冥契三教之宗而默臻賢聖之軌者非與繇此而百
而千則所爲翊風教培綱常壽國脈于靈長者寧有
既耶學士大夫聞而相謂曰善哉公言之當於先生
也敬書以漁酌者

玉恩堂集

卷之七

四八

京兆勅齋馮先生八袞壽序

今上御宇二十有六年京兆勅齋馮公春秋八袞高
矣春王正月之三日爲公覽揆之辰一時儒紳雋彥
靡不鼓舞稱祝而山人蔡君幼公文學沈君公緒李
君節之二張君元白伯明與公爲通家分誼尤渥謂
知公莫若余將藉手以脩詞於酌者余辱公交四十
餘載稱莫逆而公之弟憲使元敏太學孝卿有一日
之雅胡敢以不文辭竊惟世之紆金拖紫赫然貴倨
者詎歟哉乃造化恒靳以大年卽大年矣而聲施鮮

無裨世道卽或表儀一世身擅榮名而子姓寥寥
文采不流茲數者何以語備貴人倫之床也資譚士
之颺謂哉乃知壽固難以德獲壽尤難惟以德獲壽
斯諸福備焉求之當世瞻喻我京兆公者肅皇帝
朝稱四鐵御史公之尊大人也御史公劾奏權要違
群喙幾罹不測公方番署晝夜泣長安市攀貴人轅
爲父請命已刺血上疏天子動容得未戢戍雷陽
未幾賜環莊皇登極晉大廷尉優游者三十年海
內益山斗宗之固其忠赤之報乎非京兆公孝感何
玉恩堂集

卷之七

四九

以得此庚子秋公計偕北上都人士聚觀曰是卽行
泣都門上書救父孝子也咸舉手加額會恩詔天
下舉孝廉郡以公名上報可命旌其閭比待次選
得署光祿尉奸弊佐應天多惠政而清白之操凜若
冰蘖僉謂不愧世家云時貴人炙手可熱欲處公要
津公絕不通一字飄然挂冠神武矣居恒恂恂篤於
孝友日惟掩關下帷博綜墳典吟咏自適不知有戶
外事而緇塵不染五十年如一日也兩丈夫子鸞停
玉立公篝燈夜課廼以義方長公雕龍繡虎業已置

身青雲仲亦翩翩鵠起諸孫英英並世其學直指使
者行部至郡輒玄纁綈額以觀面爲快信豐耳公尤
重公行誼特疏於 朝錫公爵爲大夫蓋異數也公
雖未究厥施而清風高節廉頑起懦過者式瞻儼然
負鄉邦之望古稱彥方太丘萬石君過哉夫大光
啟則壽於家端型範則壽于鄉道惠澤則壽于天下
而又揚芳旆苑則壽于億千萬禩方序屬攝提萬彙
俱融而公之懸弧適符其候又得長生之象焉長公
上公車對 大廷泥金旦暮下行將宮綵承歡捧大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五十

官法醞以爲公壽天之報施善人其不爽云語云德
備則福備京兆公之謂矣是歲太宗伯陸公躋九臺
諸縉紳屬余一言爲壽而又應諸文學之請爲文壽
公八袞從此而九臺而百歲余又將以壽宗伯公者
壽公必不敢以毫釐筆札之役敬書之以爲券

壽吳川李少府公八袞序

郡西錢涇里之有李氏也蓋世德亦世壽云自壽宜
秋田公而下若郡伯鶴峰公太學春樓江樓兩公俱
壽八十餘處士梅溪公則壽九十有六而憲副海樓

公壽亦至七十今少府吳川公春秋八十高矣是歲
五月廿九日爲懸弧之辰公宗人乞余一言爲壽乃
介文學節之以請余雖未識君之面習聞公行誼於
節之蓋古萬石君家有流而公之侄孝廉峻夫文學
冲之又余甥也時時頌德不容口因是樂爲壽余惟
蒙莊之論樗木以不才全其天年竊惟其言謬悠不
根也夫木之質有美惡有貴賤大都根本固而後萌
甲茁乃栽培之理固然設不才者必永年才者必摧
折則榱桷豫章與朝菌等耳孰任棟隆故大夫秦封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五十

孔林于霄合抱見者幸加愛護焉彼橫樹之亦生倒
樹之亦生薪樵者先之矣余始信全天年者必嘉樹
乎人猶木也非賦性冲和制行粹潔仕則循良居則
逍遙者不得稱才亦不得享上壽故箕疇演五福首
列壽而繼之以攸好德才非德之標而壽之基耶吳
川爲郡伯公家孫憲副公猶子生長華門絕無貴介
態長益醇謹游成均有聲筮仕三衢郡幕已遷潮陽
少府潮陽故稱嚴邑而公薰以持身勤以作事芳名
善政徹于遐邇兩臺交獎方期大用乃嶠然解組歸

歸而植菊盈畦每花開時籬下若舒金燦錦日偕群
從采落英觴咏竟日撫琴彈碁不問家人生產意澹
如也夫少而耳布素不以靡麗蕩心非才乎壯而流
惠澤不以苞苴役志非才乎老而娛花木不爲子孫
計深遠非才乎是之謂極楠是之謂豫章采于匠石
之手則以其用壽天下老于山谷之間則以其不用
壽一身豈與夫樛櫟樸欵之輩較得失短長哉今當
杖朝之年猶矯健善飯步履若飛顏如童而耄如戟
飄飄類神僊中人蓋相忘于才不才之間其得蒙莊
玉恩堂集卷之七

五十二

養生之旨者與古方書言菊最益人久服之能長生
昔有一村在深山中村民皆繞潭而居潭上多菊花
日汲飲之壽至百歲餘公雅好菊秋風雖落寒香
滿庭日夕婆娑其間安知不飽其精華宛然潭上老
人乎節之試質之果爾余將從公乞數本矣遂書之
以佐酌者

壽莫母唐淑人七十序

唐淑人者大方伯中江莫先生之配孝廉振菴君之
母而大參唐純宇公之妹也唐與莫皆以世故名碩

冠冕吳淞中江先生文采道德早自輝映謀嗣圖中
之政訟聞淑人賢遂委禽焉先生掇巍科受知君相
人望攸屬公輔伊邇而性樂恬愉難進易退著述是
耽不問生產作業淑人酌量多寡裁劑豐約繁蒸嘗
宴賓旅中外嫻戚有無黽勉動中細墨母令有內顧
之虞使先生之獲遂其高者淑人之力也先生之庭
珪璋成行芝蘭森列淑人惟以鴈鳩爲念提携膝下
時其寒燠而撫字之爲之置塾授書訓課靡倦使孝
廉輩之獲成其學者淑人之力也昔鹿門偕隱不聞
玉恩堂集卷之七

五十三

善教鄒國三遷罕著婦功若淑人者可謂兼之矣歲
在戊戌十二月十五日實惟淑人設悅之辰先生之
季弟方亭率其嗣孝廉文學諸君儼然造余曰淑人
之嫂不佞而叔之也伯母諸子而侄之也寧徒叔而
侄之也蓋不啻若母焉不佞之與諸子敢不以母奉
淑人願乞一詞以爲壽余曰甚哉孝友之風而世家
之澤乎北園省軒一公之遺風所由來遠矣淑人不
亢長而薄其恩方亭諸君不緣久而弛其敬雖自天
性亦漸磨然哉夫壽名之與壽身二者至難得也淑

人爲大賢之匹爲才子之母平生懿行又在鹿門鄉國之聞名且不朽淑人雖臻古稀乎乃神氣間王體格克健却几杖而強七筋年且無疆壽固淑人所自有者矣雖然有進于此者余聞履盛昌則心愉快心愉快則氣滋溢而性命永淑人當一崔初化群龍遵晦之際其中不無少歉及甲午而簡菴君高第丁酉而振菴君繼之遺經在篋華胄益彰則天暢靈臺喜浮大宅卽撫韶華雍容閑閣已足忘老而况撞鐘考鼓吹金饌玉群從俊英更起上壽殆登瑤池上幔亭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五十四

彷彿神僊界矣尚何計冀焚椿萱耶方亭諸君辟席曰誠然哉可以壽淑人矣遂書以爲祝

壽待封徐母金孺人六袞序

海上有唐並珍先生者世廟末爲柱下史有聲余歌鹿鳴而起揖于縉紳間偉然奇男子也已余幸雋南宮先生以中丞之節督兵江上旋督督離將有所振樹會疾請告不究厥施以終浩嘆久之爾時唐甥某尚呱呱在襁褓中也今上御極之十六年脩穆廟恩唐甥用中丞勳齒國用焉夫當中丞之初捐

館舍時移事去世能競紀歲月及平石馬塢之詠矣金孺人獨以一釵珥其當戶之任內外經畫拮据萬狀比太學稍長卽爲之延名師勤課誨諄諄然垂涕泣而程督之卒之堂廡不改而栢樞猶存德澤永延而大業丕著孰非孺人之力哉余之友甥爲孺人婦余倩喬伯子曰誦孺人之芳淑縷縷不可勝計總之不媿爲中丞室爲太學母云今歲戊戌五月吉辰孺人周一甲子伯子徵余蕪語以佐觴祝余惟天之哀聚福祉爲令德報也若漫之而實信若紛之而實一若

玉恩堂集

卷之七

五十五

緩之而實要之於必然世徒熙熙攘攘於茫渺不測之鄉或用管蠡以臆決之而天固一之乎無心也物視其所自取器視其所自受如是而已唐故世德也而中丞益之中丞之世業也而孺人傳之太學之世祿也而孺人啟之且豐而能約尊而能卑困而能立所以凝祥導和周慮紆籌以效之唐氏者豈一朝一夕哉宜其舒眉解頤優游件與以臻壽考也其始也天若生孺人以福唐氏其後也天若爲唐氏以報孺人然天亦何心夫其所自取而自受也有道矣昔陶

上行之母剪髮治具以待賓客事啟長沙之勳歐陽
永叔之母布灰畫荻以抗慈訓用開文忠之烈古今
稱爲美談孺人彷彿有二氏之風二氏皆榮封大國
食令子之報太學雖隱居未仕乎其文成五彩聲譽
鵠起行且對公車擢上第安知異日不若長沙文忠
弘樹不朽以姬芳二氏耶余請執爵者賦衛風之千
旄母益怡愉耄耋宮錦斑斕燿長春之席則請賦
閨宮之八章蘭蓀萬千庭堦與北堂之萱交夢母日
含饴而弄之則請賦有駉之末章伯子持余言語太
玉恩堂集卷之七 五十六

徐母于太孺人七十壽序

于太孺人者太學在菴徐君母也君之父爲司寇覺
公在菴君髮方覆額而公零露晞矣比長攻文詞
毫穎五彩踴躍作者之場出奉賓客習禮讓入侍諸

父兄唯諾惟謹里中月旦甲乙引重人謂司寇公在
乎疇爲玄黃也者何寧馨乃爾衆遠巡避席無不嘖
嘖太孺人也太孺人旣以賢有聞曾在菴才名鵠起
顧角稊棘闢黑貂幾救太孺人尚健飯已亥歲登古
稀設帨之辰則正月二十九日也在菴之嫺戚暨交
知凡若而人咸願舉百歲觴問言于余余間語在菴
君君愀然再拜曰長者無勤某何足觴吾母哉某垂
髫見棄于先大夫吾母脫襁褓撫之膝下噓息視趨
形影相共命就外傳一意訓誨之肅齊內政綢繆外
玉恩堂集卷之七 五十五

虞拮据萬狀矣時謂某曰先大夫之業尚在忍忘諸
三十年不易也嗟夫親於子疇不欲子顯于於親疇
不欲以身顯親卽某不穀寧不知雲霞之帔麗于某
縞尚方之醢芬于菽水大官之饌美于山脯乃不願
效之吾母乎無論某卽吾母口不言其心亦寧不欲
有此以自愉暢乎今某之齒日壯縫掖如故而母之
縞綦與菽水山脯亦自若也顯親謂何何以慰母一
日之望蓋承顏而中折者數矣某何足觴吾母而勤
長者哉余曰否否君所欲致者志也所不能者命也

吾聞孝子不衡命于養賢母每安養於志古賢母多矣文伯孟氏何以稱焉夫亦望諸子者非尋常乎由斯而談太孺人之心可想也以子之砥行誼嫻文詞使諸父昆弟頌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可無媿司寇公矣諸大夫國人頌曰此吾郡中翹楚也可無媿司寇公矣推原本始致美太孺人太孺人不封而貴不顯而尊氣體益溫七節益進以安君之志養所樂多矣豈必易綦綯揮菽水棄山脯始爲孝哉且君之材何患不富貴少須之所謂雲霞之帔尙方之醢大官之

玉恩堂集卷之七

五十八

饌致太孺人者有日也第恐一挂章甫王事靡盬番恨不如以縫掖將母歲時伏臘雍容膝下之爲得耳則今日非君觴孺人時乎在菴君愀然之色始解余次第其說爲壽至太孺人之恭儉淑懿當有識之者不復具云

玉恩堂集卷之七

終

玉恩堂集卷之八

雲間林景暘紹興縣志

文

賀郡司理孫玉陽明允奏成序

沁河孫公司理我郡而奏三年績也兩臺業已上其治行于朝以俟 璽書褒嘉爲異日 召拜地惟時郡之縉紳先生靡不沐浴麗恩聲施駿烈謀所以賀公者而丹青翰藻蔚然成帙矣題其首曰明光奏成而問序林子林子曰夫今之爲司理賀者獨二三

玉恩堂集卷之八

一

君子及余一人之私也乎哉嘗游膠庠履闕闐而頌聲洋洋卽吹萬不同皆本于天籟孰非信而可徵者與請得一人效其說而以鄙言裒之可乎乃肅諸縉紳而叩之曰夫朝廷耳目寄繡衣繡衣耳目寄司理至貴倨顯赫已公以妙年登上第來蒞茲土此奚不能振厲風裁無人乎五步之內顧恂恂長厚退若不能諸望見顏色者未嘗不從容詢訪卒也屹然守三尺不可干以私至其飛旂所指近自玉峰遠迄北固而郡邑篆缺主者一切受成焉蓋決壅若建瓴而

聖澤之指掌其業在嵩高之章矣請以是爲公賀
又肅諸青衿而叩之曰昔虞庭命官明五刑因以弼
五教乃後之爲理者往往詳於法而畧于文溺其職
矣公于直指觀風日群四郡士而殿最之洞若觀火
庚子入棘所甄收十餘人皆東南名雋識鑒豈在孫
陽後哉今吾曹首荷陶融既專且久將來薪標趾美
桃李成蹊皆邁種之德教所漸也其業又在泮宮之
章矣請以是爲公賀已又肅諸父老子弟而叩之曰
吾儕小人一旦不戒罹于文罔視王者如帝門者如
玉恩堂集卷之八

鬼方囁嚅不敢置辭而析楊篋撻不勝毒楚惟有槍
地誣服耳公遇事一見輒悉其底裏乃霽威下究款
款如家人然少涉矜疑必再三讞而後具牘牘成而
胥史無所上下其手是公在而覆盆有太白骨可肉
也其業又在洞酌之章矣請以是爲公賀林子擊節
而嘆曰有味乎其詳言之也安能復贅一詞無已請
折衆言而麗是冊所爲稱名意乎夫江海之所以能
受者惟其虛也金石之所以不磨者惟其誠也公延
納冠裳採聽不倦品藻藝文絲髮不爽小大之獄不

廢察察必以情其真江海爲量而金石可質者乎可
謂虛且誠矣虛故不炫明而明誠故未施信而信是
以政成而人懷之說者又謂公椿庭胡考棣棠爭榮
天寵易奕實相望于高門而嗣武者森森未艾意
太行孟門風氣所鍾天必篤生異人以襄泰符而集
嘉祉公其人也今以人情驗之良信憶昔趙清獻韓
魏國皆起自司理厥後入爲名執政以身係安危者
各二十餘年我國家昌明之運如日中天邇一二
宵人譸訛鴟張元元莫必其命任事者不無杞憂所
玉恩堂集卷之八

順聖天子仁聖從善轉圜一旦召明允如公者實
之要津俾得誠以悟王明以釐奸宇內將快觀雍
熙之化而吾松亦永荷其休矣然則與其以一司理
私公也好寧使公沛其業若韓趙兩公以竟其用於
天下于是諸縉紳青衿及父老子弟聞之皆曰善遂
次其言以爲序

壽王明府留菴年丈八十序

蓋聞大道猶張弓然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有能若天意以脩人事者天所福也

願五福孰有先于壽者乎吾于是而知留菴王公之
爲留與其所爲壽也夫公生始孩而孤遂屹然有巨
人之志卒用攻苦茹辛以底于成長時有經師望山
泰公者門下執經如雲不啻季長康成復出也公乃
負笈造焉踰年而業大就應有司試與余同補博士
弟子公獨文譽藉然動人諸操贊稟業者亦不減秦
公時先後以薪樵起者甚衆皆公治化之力也辛酉
鹿鳴之歌余不自意復附驥尾每睹公誠心爲質不
言躬行尤斤斤儉素自守郡邑自歲時旅謁外耻不

玉恩堂集卷之八

四

再錯以故爲孝廉二十餘年牧廬不過數廛負郭不
踰三頃蒼頭不越數指而布衣蔬食處之晏如絕無
豪芬態累上公車數奇不售乃慷慨嘆曰夫挾琴而
踵好等之門祗自困耳丈夫頭顱如許能效兒曹作
新聲媚聽耶遂謁選人得大梁之中牟令中牟故省
會要衝使者冠蓋鱗比長吏送迎午夜不息而又值
歲大祲殍相望于道上劑而下撫之厥惟艱哉公悉
心設方畧禦患災人賴以全活者無算咸起而尸
祝之曰賢侯沛澤如天視民猶子真不忝父母也已

願天錫父母壽以永作吾民之怙恃而可無何以也
曹之不戒屬公廉訪公憐其無辜欲予之輕比因而
失當事者指徑投劾以歸而策蹇驅駕牧車橐不三
四而皆盡也人以是欽公之約而公會不自知以爲
約日晏坐一堂課諸子經義暇則偕二三故舊逍遙
于吟咏間所設觴豆裁足洽情而已無美品也公之
所用于造物者不可謂不尙矣今年日長至爲公懸
弧之辰春秋且八十以老而神明之用不少衰健履
却杖別聲辨色甘七箸便談論自郡侯而下莫不以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五

老更事之澤宮三子皆領袖青衿需世大用一時縉
紳學士景仰高風爭欲構一言以佐觴者謂余習公
爲甚深也拜命之辱其何敢辭蓋余嘗誦詩而有感
棧樸之什云芄芄棧樸薪之樵之則繼之以周王
爲考遐不作人暨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卽繼之以樂只君子遐不黃耇夫由前所稱則公之
未第事也由後所稱則公之既仕事也矧其自命留
餘之意又與天道相昭合哉然余從歲首一叩公郊
居見堂廡頓加闢而敞可集賓僚矣爾旁畝亦漸拓

而廣足具耳義矣僮奴生養保聚亦既實繁有徒矣此雖諸郎君能負荷而昌大之而公所爲歛其精以自壽留不盡以俟後人者抑何彰灼不爽也顧猶然履謙冲抱不改素節是天固善補不能當公之善留進此而大畫而大齊樂觀諸郎君爲奕制科游歷魏廬其蒙安襲慶蓋未艾也公等請以余言爲左券而俟之矣

壽孫南疇七十序

東海之濱春申浦之南有隱君子曰南疇孫君與余

玉惠堂集

卷之八

六

交歡有年所其震國子君力學能文以公車稅問金於余業有素矣以是耳習南疇君之概非可縷指丁酉夏五余携子入留都就試國子君亦挾策圖南旅相去百武而近又朝夕懽甚也小春之十九日爲君誕辰余可無一言爲祝按語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其壽五福其一曰壽必歸之攸好德蓋仁爲元德而元神元精從此根抵故仁德凝其精神完精神完則形骸固此必然之理也區寓間長固不遷者惟山以賁然厚德合仁壽之體詩人介壽者亦曰如岡如

陵厥有旨哉君生而醇謹樸茂實有其文其飭躬勵行以禮義廉耻爲藩垣以矩度繩墨爲檢柙以善惡報應爲箴砭以天理國憲爲隄防以慈祥惻隱爲安居以勤儉撙節作爲實地以清淨平寧爲樂國以格言彞訓爲芳佩其治家區畫約束握盈虛劑寬嚴家人懷恩而慕政者肅如其交隣推誠處厚守谿谷煦春陽里之人沐聲而飲和者翕如其言笑居止足以樹表儀而端軌範月旦推高焉比之漢世諸名德殆無媿矣汚和稟慶之入不當素封而性不喜纖繡量

玉惠堂集

卷之八

七

已以周人之急諸族黨交游咸有賴醇酢施于斟酌飽滿靡不人人得其懽心尤好客客至山肴海錯茶祭酒具欸洽信宿雅有烹葵燔兔之風居恒所晁汲汲者閉門課子吾伊聲琅琅徹戶外卒成大學君文譽鵲起而仲子彬彬亦漸有成立其次留意公家歲輸卽版籍編占稱煩重則以往從義也慨然赴之不避君之好義急公類若此此其大致足術者今行年七十矣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其嗜之好德君實有焉丹家惟吐納導引希長生駐顏君凝仁德攝精葆神

爲延年大藥南山壽考不著而決矣且太學君儒雅
孝思偕仲子承懽膝下又足娛君而益之筭異時兄
弟聯登取官錦爲班欄其所聚百順而壽君者更未
艾也余因書之在百歲鵬祝若東方安則門僮佺
神僊繆悠之談寧涉不經雖世所謔後未暇旁引云

送徐觀我邑侯晉擢職方序

夫文事武備談者每岐而二之不知兼才如漢尹翁
歸則惟所設施焉往而不治乃今又得我侯觀翁先
生矣先生天下才也以明經取高第筮仕南昌政成

玉恩堂集卷之八

八

績懋讀禮家居三載 天子加惠海上命先生照臨
之下車來以實心行實政無論其他如民之匿稅者
先生爲稽戶田使可按籍考厥賦四十餘萬不俟敲
朴而辦邑東引潮貫塚而壅於版築先生鑿之復古
道而水利始通藏有積鐵守者乾沒臺使者檢覈不
得先生庶知其狀亟遣捕置之辟而奸黨破暇則進
學宮弟子與談菽示以指南客歲校士留都所得皆
名士而解首實出其門一時稱爲文鑑而又素諳韜
鈴胸中有數萬甲兵此其大較也今職方有缺王爵

者推先生 上報可行將有大受矣先生出所蘊蓄

借箸而籌繁單于頸斬月支頭以固我疆圍俾 九

重無比顧之憂所謂有文事必有武備先生其兼之
矣乎譬之善射者布侯則中侯布鵠則中鵠置七札
則貫札百步而置楊則穿楊通命遞中動輒弗効先
生真其人矣雖然不無望焉吾邑濱海之區民窮賦
重一遇水旱軍興束手無策先生蓋嘗蒿目而焦心
者儻不遐遺建石畫可以潤枯槁而回溝壑卽先生
在千里外猶在堂皇哉某等忝辱年家並有通家之

玉恩堂集卷之八

九

誼故于其行也繪圖賦詩以識別而某爲長歌以致
祝頌之私云

壽王母誥封何太宜人九十序

何太宜人者封君松陽公之配觀察後陽君之母也
耶邠之族自一明先生起家進士官建禮有聲交戟
間早自乞休士論高之其子若孫世載其德至松陽
公天資穎慧博學嫻文詞尤工韻語而皆沈采丘園
負奇弗耀太宜人以名家淑媛齊志偕隱抱壺挽車
有桓少君之風觀察君自孩時業矯矯若神駒矣松

公授之詩書與太宜人朝夕督課不少假借公落
拓不事生產太宜人耕澣統佐之如是者幾二十年
而觀察登進士第太宜人輒謂曰而何幸乃得遂如
禮部公往時也然安得而奉公守職如禮部公平粥
一孟練一具老人雅自安不欲累而勉旃惟廉慎
庶幾無忝爾祖矣觀察敍歷中外守大州者再守大
郡者三檢柙若處女煦嫗若慈母英鑒若神明治行
爲天下第一稱名臣者太宜人教也前時觀察莒
政成太宜人拜五花之誥御板輿流覽四方比大梁

玉恩堂集

卷之八

十一

之節下太宜人不欲行謂觀察曰老人爲而守舍中
納豎子衣尚健飯母苦憶我也觀察徘徊久之不忍
去去逾歲日夜念太宜人置因自嘆曰古人不以
三公易一日養奈何以升斗遠吾親數千里外乎上
書兩臺請自罷歸視之飭兩臺不可辭益力不得已
疏於朝詔下許自便遂疾趨而南拜太宜人於邸
第太宜人笑曰而遂能如禮部公急流勇退乎觀察
于是扶持几杖頃刻弗離融融泄泄而喜可知也歸
之明年爲萬曆辛丑太宜人進九袞觀察亦臻耳順

玉恩堂集

卷之八

十一

太部邑之士大夫與文人墨卿無不歌詠其盛不佞
亦執爵而前曰若太宜人之福觀察之幸非世之所
謂希覲難得者哉夫士之具須眉提鉞藥所汲汲圖
維者非欲堅尺寸事顯揚肆鍾鼎娛榮爲勛勞萬
分之報乎然幸不可幾志不獲申常十九矣標梅行
盡抱璞誰明虛捧檄之懷與負米之嘆衡門泌水何
以樂親有則感河清之難俟無風木而興思有則屬
王事之多艱企曰雲而在望雖欲自致其道無由焉
乃今觀于太宜人何如也觀察以盛年躋膺仕懋功
疆場勦助旂癸三遷之訓旣彰四德之華尤著所垂
令名無有已時雲霞之帙尚方之醞大官之珍日進
於北堂太宜人雍容而享之旣已開耄耋矣氣體充
腴視聽精爽行不藉杖食不謝鮮百歲且未艾也四
郊無壘簡書稱潤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割白駒
之愛慰鳥鳥之情令觀察一意承歡獲竭無方之養
卽耳目之所親紀寥寥幾人非所謂希覲而難得者
哉然非瑯琊之世德太宜人之令善觀察之仁孝安
能歛厥五福萃於一門自天申之若此其盛也猗與

不佞之母淑人實出自王氏不佞視太宜人猶
也懿行流布諡於耳擲晚與觀察結粉榆之社稱
金石契逢茲嘉事敬獻一言以佐酌者不佞往聞壽
星方池吳分其下多長齡永年者以今考之良信太
宜人今去大齊一甲耳不佞斯時倘獲從賓客之後
尚擬爲太宜人頌

送邑侯瞻白俞父母入覲序

萬曆癸卯之三月華亭俞侯合前後所蒞邑滿三考
將奏最郡士大夫不忍其去相與走兩臺監司計輓
玉恩堂集卷之八

十二

留之臺使者疏諸朝侯不果行是時諸士大夫徵一
言以爲賀余大要謂官司莫難于守令而江南爲尤
難今日之江南更難乃俞侯之才雍容辨治則百里
之地豈能久淹驥足哉諸君以爲然不八閱月而大
計之期已及侯當入覲卽欲輓留之不得矣則又謂
余欲有以贈侯者余惟君子之教用莫急於才而莫
先於時時也者經綸之會而建樹之機也侯此行也
正其時乎余居田間久老且耄矣不陪公卿之末議
不聞朝宁之鴻猷獨計瀕年以來三方遊變不旋踵

多靡遺威靈振疊四郊之內杆軸空而蓋藏鮮
民無逸志是遵何道哉蓋聖天子在宥三十一年
矣開歷日益久聰明日益啟思慮日益周雖銓選不
無阻闕而慎擇推舉務在得人詔書未免督責而綜
覈各實加意柔輯其於吏治民瘼未嘗不兢兢焉春
王正月群軌畢萃必且脩先朝列聖之典舉賢能
異等者錫燕午門璽書褒美則侯之治行業已上聞
所謂第一者定不能舍侯而之他矣日者賴雅惡少
美兵潢池必得雄才大畧以寄推轂而交戟之問議
玉恩堂集卷之八

十三

論相左閣部大臣紛紛請告九重方有側席之思
妙選中外宜莫如侯則侯之茲行也展經綸而宏建
樹非千載一時乎請預以爲侯賀而更有望於侯夫
馭馬者急之則蹶張絃者急之則絕豈馬與絃之故
哉亦在調策之何如耳先朝周文襄公之在江南目
擊時艱勞心焦思經畫區處上足公家之賦下緩百
姓之力三吳之境至今戶祝之今又百幾十年矣獨
欸日甚事勢可虞侯之才無讓於文襄又適其時第
令非久而以直指中丞來蒞茲土吳民之仰藉何啻

期陽春而希雨露侯安忍此涸輒之鮒不令一沐汪
滅哉所謂尸祝者更有待也敢以是爲侯望

表

世宗肅皇帝升附禮成奉慰表 時翰林院
庶吉士

伏以 闕寢宏開爰安神靈于如在 爨章肇舉式
隆孝享于無疆肆昭穆之有嚴乃愛敬其兩盡萬
之懽心既洽一人之哀慕以伸敢撰蕪詞用據芹曝

恭惟 世宗肅皇帝 堯德配天 舜華協帝承八

葉而繼統丕延日靖之休秉一敬以宅尊文闡心傳

玉恩堂集卷之八

十四

之秘功成治定禮備樂和方垂裳以致太平奄脫麗
而超萬乘神游漸遠偃馭旋歸 玄德昭宣永貽豐

亨之燕翼 英靈峻爽宜修羣假之薦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儉符夏禹 敬法殷湯親祝南郊荷

天心之純佑日臨講帷採 至學之淵源 大寶

嗣登亮陰終守撫闕湖之弓劍莫窮千載之悲觀原

廟之衣冠倏屆兩期之慕爰遵古制誕敬新規肅肅

形闕共仰珠璣之冊煌煌 翠座咸欽黼黻之文

圭璧薦而百禮森嚴鏘鏘陳而九成咏間黃增如見

上 穆后以駿奔妥侑兼脩率羣工而虎拜制已終
于素趾興雅重乎 宗祧幸訊日以告成敢致詞而
奉獻雖瑣瑣在茲難忘罔極之恩然業業萬幾貴勅
維時之戒矧 聖政新作之始實民情僣戴之初伏
願少抑餘哀期世德之善繼益寬 宸慮俾先烈之
對揚用賢去邪奠蒼生于有永永遠能邇輦 皇祚
于不搖

跋

錦源劉先生殊卷題辭

玉恩堂集卷之八

十五

余覽圖記西蜀峨眉嶺嶺二江旋繞故其精英勃鬱
靈秀昭宣發爲人文如司馬相如楊雄李白代有作
者斑斑可考也逮及我 明則有楊石齋趙大洲張
岷峽諸公相繼而興文章德業彪炳宇內至嘉隆之
際余始登第獲與劉氏見嵩見台二昆交其文行超
卓號稱畏友惜乎天不假年所志未竟後余歸田會
內江錦源劉先生以茂年甲第辭民社之任振鐸吾
郡溫恭端肅望而知爲清廟明堂之器私心仰止無
異交一劉公時也一日社友李子節之持先生禮闈

似卷見示余浣手讀之其光蒼然其思淵然其理超
躍然其鋒危峻而不可攀猶裂眉之峻嶒也其波浩
蕩而不可測猶二江之旋繞也觀止矣因憶杜子美
詩云春色來天地浮雲變古今其先生之文之謂乎
邇其淵源則二劉公之侄也二劉公挺生于前先生
振起于後茲者論披美箭溥新標之化特其發軔地
耳他日出建節鉞入秉銓衡勛名照耀當與石齋大
洲嵒嶭諸公比肩彼相如輩僅儔於雕蟲之技者安
足數哉乃知斯卷也先生精神所會聚為鴻駿左券
玉恩堂集卷之八 十六

以廣其傳

澤國敷庸詩冊小跋

古之成大事者必有紀載歌咏其來尚矣他三論論
治水者禹貢一書胼胝之功為萬世永賴宣房作而
瓠子之歌與白陂復而黃鵠之謠起非續鉅者感德
盛者思乎江南水利大患于今日其專設治水使者
亦自今日始而我鴻川許公實奉 兩書首事焉閱
三年而功告成以故頻遊瓠瀝而吳淞數郡之民安

享粒食利柰之何弗念也士大夫食其德愛其人作
為詩歌以紀其盛雖言人人殊要以閔勞勸揚休美
著於詩訓神智上陳 天子紆昏墊之虞下寫萬民
免為魚之苦蓋爛然成帙矣余嘗至郡北之金澤順
浩寺見有尚書櫺乃夏忠靖治水時所會棲者於今
幾二百年深堂重鑄蒙以絳帙流塵不溜鼠雀遠避
其鄉民至不敢睥睨若有神也者嗟乎功德之繫人
如此哉後之觀是冊者可知矣

隴西世寶後跋

玉恩堂集卷之八

十七

萬曆丙申季秋余偕幼公節之同載為武林游一日
節之出先世所藏名筆一卷示余展玩數周不忍釋
手竊視前輩風致俊雅興趣灑落其吟咏酬答言人
人殊而綴韻高古濡染道媚如隋珠出匣光彩陸離
雷劍發硎鋒銛犀利令人絢目誠心應接不暇猗與
盛哉蓋海樓公才望為宇內所欽而中條先生繼之
究心名理怡情翰墨所與為金石交者盡一時名流
故校閱報以蠟蠟成帙節之從而以縑緗裝潢之神
采燁然矣夫中條稱貴介顧察如秋水圖書之外所

道無長物飾之風流縕藉不愧鳳毛他弗之問獨視此爲木難火齊是皆善知所寶者與李氏子孫其代珍之異日脩隴西世家當又增一段嘉話矣幼公曰然遂書于卷後

記

青村所復舊制免漕運碑記

國家之有南都比于成周洛邑以蘇松四郡爲門庭而松之金山南滙青村三城錯峙海上何藩屏焉海夷出沒于鮫宮龍窟之中橫戈森戟與鯨鯢鱗齒攻

王恩堂集卷之八

十八

海濱而卒不得一窺陵寢者則三城之爲藩屏固也祖宗朝運籌計遠靡以漕役役三城士舊矣嘉靖癸巳當事者洊群喙始有此更張未幾以癸丑之警報罷承平日久奸萌漸開歲在丙戌復有創茲議者三城士恟恟思叅戎馬公海防匡公行部至其地周覽旁視慨然嘆曰三城之爲東南重地信然哉乃手自爲牒具列三城不可復運狀至二三千言徧謁諸臺司而議獲寢以故三城士德兩公勒石金山以爲不朽則既悉其大都矣惟茲責何爲三城要衝其

德兩公尤甚是不可以無紀夫三城之稱要也爲其逼于海也昔年之豁運艘爲其傷于夷也顧三城並與海爲隣而青村隔大洋才一線三城同困于夷而金山完且未破南滙破而旋復獨青村則席卷無遺豈不以卒伍單弱故哉往事可鏡已故議初與青村諸士相顧駭愕倉皇無固志較之兩城爲更急仗兩公力言而橫議始定其便于諸士有八夫士不斂于漕則得以彎弓秣馬畫地而卧守焉利一士不開丹楫視洪濤若強敵然今倉危而就安利二在昔漕時

王恩堂集卷之八

十九

遲遲褰裳負釜携妻孥以竄乃今席故土婦子嬉嬉水草之旁利三漕艘歲事脩船動以百計城守躬親畚鍤卽勞而不費利四瘠軍奔命千里斥堠津梁之役咸得虐侮而嗽其骨茲幸而免矣利五離家而漕苦留難苦抑勒苦漂流苦虧耗百憂攸萃今有一于是乎利六金山免漕迄三十餘年始聚生齒自是青村得永永抱子孫以長世利七南滙戶口殷實士無內顧青村賴以休養生息漸致蕃殖而保有室家利八故青村之免漕與兩城同而青村之蒙利與兩城

鼎列三城鼎峙甲富兵強外肩藩屏內衛門庭島夷
彎弧則曰有三城之士在鄉伍揭竿則曰有三城之
士在是兩公者有大造于海邦者也方今 聖明在
上波清烽息請纓之臣視專城若寄誰肯以七尺軀
而肩 國家之鉉鉅者叅戎公緩帶紆策深切時宜
而海防公同心一德襄贊其成調和衷之盛事非耶
叅戎公業已去金山而握節吳淞廟堂且將虛樞筦
以待乃濱行時復以三城囑代者而新叅張公體公
之心守公之法畫一不變則三城士沐新叅恩撫者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二十一

郡司理白陽畢公去思碑記

郡太守而下各有司而司理治刑獄最繁其關係民
命最重臺使者按部必以司理從不恒在郡然得以
使者委行事其體最隆銓曹慎選雋異之士克之居
是官者務摘發幽隱明敏裁決故上信任下震懾而

深始最往往得臺省去去亦不甚思勢使然也若乃
英年久任惠愛循良治行彌著而得民彌深者則惟
白陽畢公公來吾松甫弱冠筮仕若素官然方其坐
堂皇次兩造而聽之也探察中肯竅曲直立見操筆
治牘緣情麗法明允詳慎老胥滑隸騰落驚嘆久之
有不自白者咸願就公理豪右望風吐實即受荆櫛人
人心服焉諸不具述述其著者如陸慶祥潘遂王賓
等之受侮士類則痛懲之陸恩朱敏之苛王許訟則
糾正之朱魁胡明錢小樓及尹文卿輩以市魁橫行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二十一

則枷責之趙成顧曉韓栢韓榛吳蒙曹觀諸人以強
族蠶食則究遣之又如校吏高尚忠蘇泉之侵官帑
積棍金萬鑑之匿官布也門役周文元沈文之索詐
常例也莊億等之賈牌私販朱應祥毛文榮之爲盜
營脫也博徒何三楊文陸孝等之夥聚爲奸也各以
輕重置之法不少貸他如雪江嚴姜子明許仲譽吳
鯁等之冤活張子明戴秀戴明數人之命釋潘愛久
繫之獄復韓士忠幾失之產平勢家之爭田反奸僧
之攘地黜黥生之主唆爲下嗣者異後爲才訟者疏

衣省刑緩征以紓久憊濬墮脩城以防不虞種種善政難以縷屈至若三署篆數委差而秋毫無染此又公米粟之賜根諸性者歲一裘旬一肉有寒士所不能堪而公處之泰然操履可知已暇則進諸生談校文擇其穎敏者宣示矩矱矜倚爲指南兩試中所得雋者多出門下云蓋公之于刑亡所縱舍而不欲以精明勝寬恤于事亡所刻深而不致以敦大畧防維于人亡所踈慢而不肯以尊昵破軀稜請託之門杜窺伺之跡消而公亦與民相安絕無邀名生事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三十一

之念以故環峰泖間靡匪戴若父母敬若神明焉前在事幾七年兩臺諸使者屬劾不下二十餘上時皆以公輔期之謂曰暮且榮召非天曹則青瑣則烏臺矣而董董遷刑曹王政以去去之日冠蓋矜裾之士城郭郊野之人莫不扶杖曳裳焚香額手騎竹提漿奔走擁車轍留之留公而不可得則相與謀勒之石以識不忘卿大夫思公禮遇士思公提挈氓庶思公併隊凡所平反昭雪者思公拯援而總之思公惠愛思公循良也隨去隨思愈思愈悲其去此可以觀

公德政矣嗟夫士君子未遇時學術非不早辨及當官蒞事不鍛抹以利鋒則搏擊以露穎不依阿以希媚則峻岼以矜高不脂膩以私潤則矯激以市譽此寧才智計量數不勝耶中不足也若公者純粹得之天涵養得之學講究得之父師見卓而守定其中宏矣故不炫才不示德不長奸不戾和以之治刑刑清以之獄獄獄平動罔不臧斯所謂誠明之效與異日者位益尊道益進出此以贊 雍熙其勛猷赫奕則太常勒之太史紀之公所藉以不朽者獨今日此碑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三十一

贊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

時翰林院庶吉士

古之言天者有三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蓋失傳久矣惟渾天近得其精堯命羲和授時舜在璣衡其政皆是物也歷代相承互有沿革與天官太史無慮數十家若乃研覈陰陽妙探造化之靈籙者

張衡唐僧一行宋張思訓而外罕見焉故其所製
渾儀雖闢天地冠絕古今咸爲一代步天之懿矩世
遠年移漸以差失測日造曆莫可稽憑耳至有元郭
太史守敬者承詔率南北日官分掌其事乃首重責
驗蓋考積習之失而釐正之爲作簡儀用相比覆其
形放璣衡之製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
列日月五星二十四氣及二十八宿之位又爲南北
極以經之黃赤道以緯之表裏錯綜燦然昭晰視昔
三辰六合四游之遺蓋加密矣緣是測撥分步爲得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二十四

天之實數所考正者有七事所創始者有五事越五
載而新曆告成嗚呼非夫識洞玄機心伴大造惡能
制作之精若此夫亦天開一代之曆而斯人獨擅其
技與爰撰斯贊俾觀象者知所宗云洪濛既判爰立
兩儀三光吐曜宿度昭垂維聖欽天簡命重黎仰稽
乾文治曆授時瞻彼法象普應符契代有作者王顯
厥世漢唐遞矣宋室亦逝卓矣太史適新偉制乃定
四極載列五行日躔月道星紀天泓直斜隱見經緯
交橫玲瓏齋員瑾瓌瓊瓊內轉外旋圓規方矩機竭

心思巧倖字字於鑠璇璣璣璣與秘府冥之靈臺垂鑒
千古

崇陰紀盛圖贊有序

蓋聞宣化承流上專師帥之任政平訟理下沾樂利
之休故二千石之治行稱良斯億萬口之謳吟永播
建標自昔步武在今恭惟許老先生溟海涵靈岱宗
毓秀慈惠愛彼旭日以揚輝愷悌寬平垂德星而開
昭覃精金石之府吏治飾以文章游神翰墨之林功
名并乎著作心清若水政燠如春疏隍浚濠則環河
玉恩堂集卷之八

三十五

之流漸盡徹平賦黜美則悍卒之溪壑不盈恢朗鑑
以燭奸庭無伏虎樹清標以範俗尉有懸魚沃賴川
之系脉饒蜀郡之襦袴橫經校藝桃李盡在公門沿
弘案荒苔薛時侵官履追旬宣之逸駕係艾方殷聆
絃帶之與歌栽培伊始政成三載績奏九天秩增漢
署之公卿寵賁虞庭之車服某分榮陰于江漢望幸
登龍蕙花氣干裳衣情均賀燕爰矧尺素用獻蕪詞
贊曰 天錫明哲爲郡循良冰蘄比潔蘭芷薦香矯
然鶴立山斗藉光蔚乎豹變春容大童雙旌揮曳五

馬騰駿無私造物有脚春陽慶雲廣陰荷雨滂洋解
繩渤海決資汝防鞭蒲行化拔薤鋤強清會畫一艘
摩義精誠斷明允獄絕飛霜往待息海波不揚風
清郡閣教洽膠庠手操鉛槧人別蠅書新標濟美鄒
魯齊芳九峰蠹蠹三泐湯湯仰止方切沾濡木央表
奇鹿鵲徵瑞鸞鳳口碑籍甚薦剡孔張指揮召杜伯
仲龔黃最奏輦下名馳帝傍哀綸烏奕晉秩輝
煌寒帷行部瞻衰東方冠裳駢集老稚相親鼓腹擊
壤拜手言颺對恩滋永流澤彌長位惟樞棘愛在耳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二十六

棠千秋萬禩德音不忘

希隱岳先生像贊

希隱諱濱初號見泉靜隱公玄孫也與余同游膠庠
稱畏友資弗逢適安貧樂道至老乃自號曰希隱以
明繩武之志此燕居小像也余不佞知先生最深故
爲之贊云 望其容科如聽其言訥如叩其衷坦如
漱六帖之芳潤抱荆山之璠璣試每蹶而志彌勵室
屢空而樂只且繩趨尺步若無若虛年登八袞而神
閒意王慶集三世而栩栩遽遽其殆徐孺子之高標

而郭有道之潛德也歟

丹崖鄭公像贊

莊子其容儼乎若思胸蟠蛟黃之妙訣手握盧扁之
神奇抱仁蹈義醞酒賦詩吹噓於行龍奔虎逍遙於
食霞茹芝閱百年而名猶振於空谷歷四世而秀始
發乎孫枝猗與我公其榮陽氏間氣所鍾而後人之
芳規也與

姚四山徵君采圖贊

汪信民有言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夫菜微物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二十七

耳世之醉醲飽鮮沉溺口腹者何限遑戀一菜哉不
知菜之味淡淡則可以培精神滌嗜慾強筋骨日用
得此視芻豢尤愈焉故曰淡中滋味長士大夫不可
不知此味四山先生力學好脩安貧樂道自少至老
嗜之不厭爰繪之圖以供清玩故年躋耄耄而視聽
聰明踴躍矍鑠望之如神僊其所得者深乎爲之贊
曰菜之葉惟其菁矣菜之根惟其白矣菜之色民不
可有矣菜之味士不可無矣猗與四山不改其樂矣
迪彼後人世守其訓矣

都諫陸阜南公民運跡序贊

余昔在禮垣列職奉章嘗得所上民運狀兼責漕臣疏讀之蓋中丞阜南陸公爲都諫時言也嗟嗟我先達爲桑梓慮深哉方今縣官積弊率仰給東南五郡民運而百官厚祿常三郡有之往困艱于內局是役者重則罷辟輕則蕩產民甚苦焉自徐文貞公當國都諫通方趙公條議改辦祿米廢層一旦易輸而省費民以爲便乃五郡民力轉徙往往交頓于途則未有計安之者實惟阜南陸公深中隱惻慨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三九

然上疏陳利害纖細井井以贊穆廟初政而五郡之困憊乃獲小蘇迄今二十餘載有攸賴蓋以成文貞公未竟之志云然公不言功而後之往役者習而安焉亦莫稱公之功公今逝矣功卒何可護也頃其子太學君梓其疏以行余得再讀之而宗伯姜公學憲王公咸謂此舉有十利次顛末甚悉余故不復著獨著先達軫意閭閻後先一揆者以爲後人告而五郡之飲恩所繇來遠矣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阜南公有焉又曰其祖父有美而揚之孝也太學

有焉謹據其畧而爲之贊贊曰偉矣陸公忠嘉

則振羽掖垣恪共乃職五郡歲輸江左殫力民懾千軍如不我克黃河湯湯開吏赫赫羊腸在前骨驚心置公擊時雖憊焉興惻條疏開忠九閭動色申命司農漕規載飭艦艘齊驅自南徂北飛芻如雲波濤在席睹茲汪濊厥維公績上佐文貞共枉邦國施于孫子食報罔極

唐氏陳節婦謚孝烈贊

有序

陳節婦之亡也余既銘其隧矣乃其義至高匪昭揭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三九

奚以垂訓哉蓋唐世有令德而侍御公父子相繼顯能以禮開其家故節婦含秉貞淑自生至死二十有六載勤合女則跡其行事未嫁而孝其母已嫁而敬其夫夫亡無孤孤亡事舅舅亡而無復之矣然後節勉襄事而以身殉焉嗚呼自古斷髮毀容者流非不稱節然猶忍須臾之死迺節婦生長富貴家非有流離閨內之迫而視死如歸了無難色此其心殆與陳氏相始終乎人誰無死死而有裨於人道以光厥宗豈不毅然女中丈夫也哉故表而出之以存栢舟之

云贊曰唐兩柱史奕世載忠爲生淑女克嗣貞
風日歸于陳蚤喪其特旣集于暮八年一日撫孤孤
人子男男三誰謂荼苦憂心孔傷愛慕斯立忻然赴
死見何卓學從容乃爾相從曰義代終曰仁匪烈曷
謂孝曷成女子有行不言而信始終條理原孔謂
謂天與之疇微爾形謂天奪之疇完爾名埋璧沉
珠維此同穴爾所不滅皎如日月

傳

馬廷尉南江先生傳

玉恩堂集卷之八

三十

語曰不涉洪波不知滄海之大也不登峻嶺不知泰
岳之高也以予觀南江馮公其信然哉公以直諫顯
世亦以此目公乃公居鄉孜孜樹德惟余知之最深
偶于省中閱公遺藁退念疇昔不勝感嘆公諱某字
子仁別號南江以戎籍補應天諸生旋改松庠舉嘉
靖乙酉鄉試明年成進士拜行人奉使之嶺南執贊
于陽明先生聞良知之說已丑擢南臺御史慷慨言
事與大司寇論爰牘宜關臺中疏留守魏國不得越
江役衛卒皆著爲令諸大僚正不目憐公矣已上巡

江故事捕盜格頗峻容有濫及以邀功者小民重足
立公下車輒更之自是民不被盜而亦不虞誣盜御
史大夫汪鉉挾寵橫甚其姻張指揮殺人有驗公立
寘之法與汪忤汪又請大計觀吏御史母得先有論
摘公力爭以爲非汪益銜之時 郊蠶之議起公抗
言 皇后不宜出外取譏後世 南北郊合祀百餘
年一旦改之適父天母地之義且以堯舜用元凱爲
勉唐宋徇林甫安石爲戒 上猶弗責也會彗星見
復品第諸大臣賢不肖上之因論大學士張孚敬及
玉恩堂集卷之八

三十一

汪鉉方獻夫爲彗星之應詞旨峭切 上恚甚遣緹
騎逮 詔獄榜掠慘毒數瀕死移刑部具獄論比附
上言大臣德政律而擬之或得從輕比 上益怒尚
書而下削職奪俸外謫有差遂真論斬汪遷太宰當
秋錄秉筆公廷辯不屈直達 宸聰時長子年方十
三伏闕上書白父冤狀日夜號泣長安市見貴人輿
輒攀訴其詞絕悲楚不忍聞起與者疾過之已聞事
迫刺指血書疏願以身代父死 上心動有旨更審
得減死戍雷陽六年會赦歸雷人祀之賢堂

穆宗登極錄用先朝建言諸臣公時年七十七矣即
家晉大理丞又四年而以疾終正寢爲壽八十一云
公身不滿七尺貌又甚癯其襟度軒豁矯然負命世
之意與人交談雄縱橫娓娓不倦至論天下事稍有
低語雖豪貴人必面折嫚罵髮指目裂須臾怡然雲
收冰泮矣歸自雷陽客有誦公前事者輒正色曰此
臣子常分何足言已特創忠貞祠祀太伯文王周孔
夷齊子房孔明狄公文山凡十人徵自寓意焉公性
至孝奉母吳竭力事養少貧乏耳首仰天哭中野忽

玉恩堂集卷之八

三十三

有雉入懷中以佐午食既貴日徵水陸之腴以薦良
辰令節必張燈設饌捧觴上壽或板輿畫舫周旋山
水間依依膝下有老萊之態太孺人愉愉泄泄優游
至九十五而考終迨太孺人歿前事一不復舉矣公
爲諸生時嘗自命曰大丈夫當沾溉天下寧可徒自
潤乎既遭坎壈大志不遂復嘆曰陶朱公去越三致
千金散之良足多矣吾今爲德于鄉可也公材既大
又有心計乃出嶺南門生故友饒適買汴邪既脫之
區墾爲菑畬亦有天幸傍畝日拾歲入漸豐乃視其

姻黨之不能衣食者衣食之不能家室者家室之不
能喪葬者喪葬之不能訓迪者訓迪之鄉先達坊之
圯者新之居之棄者復之往往恃公爲緩急島夷之
亂督府徵兵禦之公廩所儲以充徧一時郡縣不苦
于供輸士女徙入城投匭傳餐無不得所欲歲饑出
粟設糜振之全活甚衆年割田以畀貧者視親疎
爲寡寡悉殫力委曲以卹其私又捐百畝屬區賦長
曰公家事安忍獨累若薄田稍以助踐更耳邑人頌
誼迄今不衰初公之治直或者不能無疑至是始竊

玉恩堂集卷之八

三十三

議曰馮公什一向爲他人計耶公自處素約無錦衣
鼎食之奉亭榭輿馬之飾內室自金宜人而下唯質
孺人間關戍所同患難餘足供使令其柔曼怡艷不
好也以故實真葆神耳目聰明手足矯健終日鶴立
諄諄以訓子孫無異壯年所治室取具敝亦不復顧
循其囊腹恒枵如郡守馮桐江公扁其第曰富屋貧
人真知公者耶臨歿之日家無餘資僅存圖書數卷
以遺後由公所重在彼不在此也長君某卽前刺血
上疏者舉庚子科奉 詔旌爲孝子官禁近臣守蕭

而又好施至不能自給仲叔彬濟美季君某成
辛未進士爲郎有聲孫某舉已卯科卓犖不群孫曾
之秀而文者繩繩未艾殆天之所以報公者與嗟夫
士結髮而事詩書語其志時不欲投露經緯建樹彪
炳哉及遭時遇合輒囁嚅顧望念首尾少受馳驅
卽萎靡不振何者欲累之也若馮公英懷卓識幼學
壯行道義所在勇往必遂踰鑊在前九死不折豈利
害禍福能動其心乎洵可謂豪傑之士矣因施而積
能聚而散惠自然之利而不尸其功凡以自成其志

王恩堂集

卷之八

三四

耳庸見之徒何足以語此有謂其舒暢逸氣耗磨壯
心亦非知公者也所著有芻蕘集行于世詞理詳贍
獨駕胷臆根極領要尚華鮮賞言士君子爲學當
務躬行何煩屑吻又言凡人作陰德只盡此心蓋公
之所重乎天者全而其所自得乎己者厚故樹之爲
道德發之爲節義煥之爲文章合三者而兼之歷世
不磨也余弱冠識公又辱延爲塾師四載朝夕瞻公
之範聆公之言跡公之行事動皆可師故于休沐之
暇爲作傳贊云 贊曰天挺偉人豪傑自命爲帝

觸邪九死彌勁雷陽之竹克紹清風翱翔千仞奚美
三公出思盡忠入則盡孝型義根心屏絕玩好割腴
潤涸澤被宗親捐貲急公隱約終身爲善無名施德
不報嗟我後生是則是倣

墓誌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致仕進階朝列大夫

滬南潘公墓誌銘

海上故多世家迺若衣冠者碩之士萃於一門褒然
負鄉國重望則潘氏爲最盛余嘗登四老堂拜四老

王恩堂集

卷之八

三五

於堂上皆古貌當時心竊鑑之四老者尚書恭定公
笠江溫州公松崖比部公滬南光祿公認齋兄弟並
以名德相頡頏爲士林宗即白傳香山富公洛社未
多讓也及是比部公卒尚書公繼之老成凋謝典刑
遂遠良足慨云比部公薨且有日其子太學君允合
允台等持從兄學憲君狀來乞銘予素重比部笑取
謝不敏按狀公諱忠字子鑑別號滬南其先世居昆
陵元季添二者始徙上海三傳爲紫軒諱慶隱德弗
耀生項城尉願菴諱奎以尚書公貴得贈紫軒願菴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公實願菴叔子也母錢太夫人公少淳樸穎異稍長受經尚書公尚書公品騰門下士首以國器期公尋補博士弟子員甲午督學使聞人公校士得公卷大奇之謂邑諸生孰如潘生者是秋邑中登應天鄉薦者惟公一人人咸信公才服尚書督學爲知人既登薦復杜門脩業業益通博顧數奇六上春官不第迺謁選得天台令公知天台俗淳簡可無事煩苛一意撫循其民久之民愛令如慈母不忍釋第弗克曲奉上官當其意爲憾遂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三六

徙僊游公悉以治天台者治僊游僊游事更簡監司檄公兼治莆田莆劇治頗難公至則理沈繫刻宿蠹均里役吏胥不敢上下其手時島夷弗靖公嚴備以待夷聞輒引去山寇五虎者久爲患公計滅之四封晏然稍暇則進諸生稱說經義人樂公爲師類蒸然起如進士鄭遷李多見陳紳一時名流皆公所簡拔也大較公之治天台僊游用寬治常因用嚴各因其俗並稱景云政成入爲南京大理寺評事復中憾者口調威縣公益習爲吏黎庶安之已歷順天府通判

以賦諸所稱舊例滿革殆盡擢南京太僕寺寺丞督馬政登耗覈實大猾以飛語中公公自若尋晉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歷浙江司郎中兩奉制誥階奉政大夫公理部宅心仁恕多所平反至執法處凜凜不爲威富所奪有魏國族豪某者縱奴犯法應死公當覆案愛屬權有力者行千金新脫公毅然曰王上所任使者謂何何至爾三尺市金錢乎立遣去卒寘之法由是貴胄側目咸欲斡旋公會京考憾者得藉手中公公因自咤謂生平以強項故重煩兒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三七

女頰舌我歸行樂耳安用久溷我遽致仕歸今皇帝踐阼復晉朝副大夫林居者幾二十年捷戶燕坐圖史自適間一賓鄉飲外足跡不輕至公府獨時奉尚書温州公家庭中杖屨追隨靡間晨夕居恒念願巷公錢太夫人不逮祿養爲之歎歎涕下或至廢食蓋公之天性純至篤於倫誼如此所著產不踰中人公能以約處之人或疑公久養膏粱不以自潤顧令家人屢空何拙也公笑不肖意日唯以經書教敦詩訓諸子有萬石君之風焉萬曆壬午二月四日疾

於正寢距其生弘治乙丑三月九日享年七十有
八配楊氏贈宜人繼沈氏今繼張氏封宜人子男四
名合名台允奇允京卜以今癸未十二月十二日葬
陸家浜新塋嗟夫以余觀公之治行所在輒著此黃
次公所用起家爲名相者也公顧不免多口娥眉賈
妒信然哉要以守官守道九折必伸真可稱矯矯者
與至于推誠接物孝友無間又恂恂然篤實長者也
是宜銘銘曰 三仕三黜忠信自白是曰古之遺直
一出一入孝友自力是曰今之令德滄海收靈青山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三八

藏壁勒此銘詞億萬年其有識

王母楊孺人墓表

上蔡後軒王公爲博士于吾郡之金山講德考稅循
循罔倦乃其意恒若弗憚也者或微叩之則曰不佞
有懷蓋在夢我之章矣因出崇節錄一帙示諸弟子
於是諸弟子始知有楊碩人云碩人之夫爲王河卽
博士父也碩人性端肅稍長孝經烈女傳知大義
益以貞慎自將及笄歸王其姑党操督過常以衡目
碩人卽竟日廢食歲餘脫離耳以供其孝而飯蒸

孺人爲碩人生五子一女而以病幼時碩人
纔三十一耳姑以七十在堂所謂五子一女大者甫
髫鬣小者尚襁褓室如懸磬若不能一日存者碩人
嘗輟涕嘆曰未亡人何愛一生顧孰與奉白髮而飼
黃口乎我死死矣遂置身機鋤鋤斧間拮据以給
俯仰姑以天年終襄事無失禮諸男長各令授一業
獨遺其最少者入鄉塾跪而訓之曰汝貧家孤兒母
與王謝子弟爭席少不若吾扶汝矣最少者卽博士
也博士感泣受教惟謹卒能自奮以儒顯庸于世兩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三八

臺聞之各旌其廬焉嗟夫史記載巴婦守節秦皇帝
至爲築懷清之臺其事甚著然彼擁豐資雍容自解
視碩人貧苦無告其難易爲何如且巴婦不聞有撫
孤事而碩人植立五男子更啟經術紹王氏如綫之
緒而光大之豈尋常孤寡可同日語哉碩人以八十
九卒博士之服既除猶衰毀如一日真可稱孝子矣
金山之子弟感博士之孝而頌之而施之必自今日
與夫碩人以節感而博士成其孝而施之以孝感而子
弟成其賢則教化之感深哉余故表而述之以詔來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雁山李公暨

配贈恭人姜氏合葬墓誌銘

曩余爲諸生與季公同庠同社今若干年矣度生平
友籍中要以淳心行稱恂恂長者則莫如公又嘗
命其子如山受經于余稱實主雅厚善其卒也蓋不
勝雍門之涕云一日如山手徐太常狀扶服過余請
曰惟先子厚交先生久所以不朽先子者惟先生是
賴敢以累執事余曰此私願也雖不文其何敢辭按

玉恩堂集卷之八

四十一

狀公諱鴈字元服別號雁山其先滇南人諱之隨者
來判松郡沒於官因家焉遂爲華亭人生本善再傳
懋德三傳耕隱公丙四傳南溪公浩以孝弟力田聞
隣有娶艷數挑公公絕不爲動人比之魯男子五傳
十亭公錦以明經待貢功實生公以公貴贈承德郎
再贈中憲大夫母湯氏贈安人再贈恭人公弱不好
弄九歲輒善屬文十歲道拾遺簪立歸其人識者大
奇之及長出太師徐文貞公門與聞道德仁命之與
益自負居常與十亭公父子相師友凡六經子史百

家古今典章稗官小史靡所不閱文譽騰起顧敷試

高第數不第公慨然有四方志乃北游成均甲子薦
燕書明年成進士尋以內艱歸又三年而授工部都
水主事分署夏鎮漕卒狡得運艘赦空下抑旅舟不
得交楫民大苦公爲調漕七民三之令俾便費而進
兩便之昭陽魯橋諸處歲苦衝決公爲築豐沛長堤
八十餘里至今尸祝轉正郎督採石大工宵旦舍郊
外忽遭姜恭人變不及訣咸稱國爾忘家之義於禹
爲烈焉乙亥出爲汀州守汀故有例金若干左右循

玉恩堂集卷之八

四十一

例進公輒叱去曰乃公斤斤奉三尺常祿外胡得私
一錢若曹奈何以例嘗乃公左右屏息會武平饑公
出四載節膾九驛美金當邑中歲賦民始不大困寧
化有某豪魚肉閭里公摘發立斃之杖下上杭河頭
坪當孔道洞照時出剽剽爲立撫民館請于督學擇
洞民之秀者青衿之名曰向化生洞民稍厚慕義
矣先後凡五年許禱雨雨應賜賜應則又公精誠
所格也晉江西憲副未行偶言事者揣當路意據公
馳驛細故意落職歸而闔戶教子若孫意澹然無他

營居仁何補嘉興郡理蓋以公望不待詞選云甲申
量移紹興郡貳公所至撫流振滯及一切嚴密藏敦
教化不以左遷倦勤逾年復拜建昌守建昌地最險
駛不可舟陸貴若玉屑民多茹淡當道議令若干引
散諸屬邑權利公力爭之乃已 益王爲少子選婚
得王應姑業受其聘公聞亟請於王曰王置婦奈奪
人婦何王謝焉宗婦陳塋地與傳宗說址相錯誣宗
說以他事圖得地公蕪其狀執以地歸宗說王致王
孝有善產某宗貴橫強委直焉公立取直還宗貴而

玉恩堂集

卷之八

四十二

王氏田亡恙此皆其大者已晉雲南憲副竟爲宗室
所中未幾以老報罷矣時尙神王偕友輩酌酒賦詩
尋香山洛社之盟乃以間關成療而遂不起惜哉厥
配姜恭人庠生順軒公岡女也母曰夏節婦蓋詩禮
望族順軒之父竹軒公與十亭公居比隣相得驩甚
竹軒物色公群兒中輒謂婦夏曰必季生也爲汝佳
婿者十亭公亦曰佳婦無如夏氏女者及笄歸公姑
湯恭人嚴頗難事恭人恒先意旨左右承順之能得
姑心性尤儉朴不喜靡麗操井曰外日以敦詩書親

師友場公有古雞鳴之風島夷俾發恭人徙城中依
夏節婦居逾日而家具畢集公歸自泖上忘其身之
旅也方公未遇時慰勞懇勤無愠色及公登第既貴
矣亦無愉容第諄諄以清白訓飭其子初執舅氏十
亭公喪已執周太母喪又湯恭人喪勵勸戚易動遵
古禮稱至孝焉公在夏鎮雖官署荒落恭人處之泰
然無異布衣時長姑爲文貞公家婦儀從甚設恭人
見不加禮次姑適田氏者傲而貧終始賙卹之不少
衰至公之從弟有不利於公家者恭人故彌縫而撫

玉恩堂集

卷之八

四十三

煥之以脫其阨困尤人所難也迄今內外戴德固公
誼甚高亦恭人之佐承居多哉公生嘉靖癸未五月
初六日卒萬曆辛卯五月初十日享年六十有九恭
人生嘉靖壬午二月初十日卒萬曆癸酉五月初一
日享年五十有二子二長如山次如斗云 上以是
年十二月初十日啟奏恭人兆合塋焉先是公爲封
中憲十亭公擇地五里塘之原爲季氏世墓此殆昭
位云嗟夫公以名進士敷歷中外餘二十年再起再
躋足不能越二千石而上之人耶天耶蓋世貌操切

而公以寬大爲候人解世競巧合而公以繩墨于強宗怒直道信難事人矣其人何有何三節縮儉勤以備創遺處貧祀而貧富不以動其心抑何明識達理也嗚呼若公之夫婦所謂存順殁寧非耶是宜銘銘曰玉其中表則石是維今之隱德貴不援威不怵是維古之遺直處貧富無異色是維女之懿則水作龍蟠其側是維季氏之佳宅

明故陳節婦謚孝烈唐氏墓誌銘

節婦唐姓文學陳允正之妻也其王父諱自化監察

玉恩堂集卷之八

四四

御史仕終鴻臚部正郎父諱本堯亦御史歷陞貴州大叅母胡氏贈孺人大中丞浦南公女孫也中外斬斬蓋唐氏稱世德云萬曆戊子嘉平既望節婦自縊卒有司具事聞兩臺兩臺以上之天子旌其門有日矣及塋其兄茂才君光啟奉大叅公命述其狀來屬予銘予交大叅公久習聞婦之賢而尤高其義不敢辭謹按狀婦生于癸亥二月二十一日迨卒之日爲二十六年字而發者八載矣自幼敏慧婉淑五齡授女誡諸書輒能口舉大義七齡會胡孺人病侍奉湯

藥至廢寢食孺人下帝號躄踊無異成人卽奉遺命依長姑事姑猶母及長日爲一室習女紅至于夜不休中懸胡孺人像歲時享祀淚落襟裾間斑斑然痕也觀者爲之動色大叅公極憐愛之爲相俟得陳生允正爲陳大史懿德子大叅公與太史同舉于鄉雅厚善遂委禽焉已歸陳生舉一子生素羸疾至是幾殆婦多方醫禱時時籲天願以身代兒復呱呱襁褓間婦委頓骨立亡何而生物矣婦屢救地不欲生諸兄姆從旁進曰而欲死死若則生者立槁矣死生者

玉恩堂集卷之八

四五

非生者意也盡自圖之婦謝而嘆曰藐孤如綫孰與爲父者微此未亡人何所愛亡何而孤又以瘳功矣婦尤不欲生諸兄姆說再進婦輒謝而嘆曰大人春秋高孰與爲子者微此未亡人何所愛語輒中哽不能竟爾時太史方善病婦又曲爲周旋少間則市耳羹鮮腍躬上食太史忘其無子也太史病既久家政憤憤黠奴乘隙爲奸計百出婦百計調護之卒不勝廢箸奴復徙太史田中居婦不得已乃歸于唐然日東媼豎偵起居供饌億數里踵相爲泊太史以天年

終婦拮据治喪具畢飭諸兄嫂問過勞苦之則曰未
亡人庶幾得當大事歸報地下矣行且與若決乎諸
兄嫂泣左右亦泣婦神色自若若弗聞也者葬太史
之明年爲陳生壙心期附之將事者請訊曰婦曰訃
日者以趨吉避青也未亡人青政吉耳何訃爲壙成
遂沐浴更衣登小樓水漿不入口者若干日至是使
諸婢出闔戶自縊家人驚往救之絕矣居恒見大叅
公有憂色輒曰翁勿以兒爲念兒志自有在也始莫
知所稱及是驗云衣帶中有遺書首謝大叅公次經

恩堂集

卷之八

四六

紀陳事末籍記饋遺內外家甚悉已啟其笥殮含隧
服秩如也嗚呼世之死節者有矣安有從容就義如
此者哉茂才君謂共姬敬姜所不逮而許穆夫人亦
不多讓固然余則以爲卽古所稱奇男子亦未有較
著賢於節婦者也荆卿田先生之流不難捐七尺以
報酹知已彼其意氣感激立名須臾耳下宮之難程
嬰辛勤十五年卒立趙孤然後死此足強人意然亦
有天幸撫孤孤存立孤孤立庶幾尚有賴藉乃今予
然女子上下無告卽一日而十五年矣視此不更難

人徒難節婦之死不知其一日而十五年者越八
載也其於死矣雖家訓有自亦其天性然哉京兆馮
勅齋曰節婦含生殉義於人倫有光賢者尚易名况
女德乎請以孝烈謚之諸縉紳咸以爲然余故因茂
才君之請系以銘曰懿厥節婦天植其良而身旣
亡而名益彰封其藏埋此銘章時嗟乎千載有耿光

明故孫母王孺人墓誌銘

余讀詩有可異焉葛藟以儉稱采蘋以孝著谷風以
勤聞豈不以女德不外見卽如是足以成賢哉始余
玉恩堂集

卷之八

四七

承乏南銀臺而休之孫君君化奉牒來謁遂從余游
時時過余言其母王孺人操行云以余所聞卽詩書
易加焉蓋五年而君化忽匍匐千里携王公狀來絮
泣以銘請曰惟公之習不肖亦惟公之習聞先孺人
也敢邀惠一言以爲不朽余聞而悲之孺人王女也
父爲汝楊公公與君化之大父德茂懽相得也已兩
家母同時歿又預相慶曰生男女者母他婚尋汝楊
公舉孺人而孫亦生長公汝言遂委命焉孺人甫髫
鬢卽能佐其媼拮据家政又脩其色以佐二尊人懽

至愉快也從父愈憲公奇之曰此女何減但少君已歸孫長公則敏給詩幹整飭鹽米酒醬脯飽之屬井井也雞鳴佩登參然候舅姑寢櫪間退而親浣中裙綸廁以孝行聞又搗揖自下得伯妯娌懽心君化稍長就塾師孺人爲其茗菓相勞苦其自奉食不重肉至四方以行誼與君化交者輒不惜脫簪珥擊鮮設醴也歲時伏臘茲芬孝祀桑盛秩如以故長公雖多客游乎而無內顧憂曾大舅遺一媵老而疋羸孺人善護持終其身三十年如一日君化既與客留都遣

玉思堂集

卷之八

四十八

使迎孺人就養孺人曰兒勉旃守官箴於母足矣勿以我爲念我隨而父安也卒不赴迺君化念孺人不置每以孺人素所訓督者自砥礪故君化雖以貲補官恂恂有儒者風嘗捐俸梓餘慶諸集暨戒殺放生文以廣惠同志其愛物向善肫如焉繇孺人之教也以是遠近靡不嘖嘖稱賢母賢母云孺人尚疆飯無忘一口若經紀後事也者曰吾運且盡當別而曹去耳長公方疑孺人作喃喃語扁期果卒人爭異之余視孺人後獨其無非無儀炳炳內德即預識其奄忽

而從容就寂此豈釋氏所謂有夙因者耶致之於世惟後漢李南女先以幼期告今而復有孺人之事千古爲偶詎不異哉孺人生以壬辰九月二十四日卒以丙戌十月初十日春秋五十有五丈夫子二人長承宣卽君化南京鴻臚寺序班次承君化以今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柩窆于三教堂之陰是宜銘銘曰媛之淑今籍甚二惟媛之摧兮蹈順而歸素車翩翩今崑崙之隈丘墟慈慈今亦孔之綏相而夫以千秋兮佑爾胤於百廻

玉思堂集

卷之八

四十九

勅贈文林郎臨海縣知縣沐齋李公暨配封孺

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沐齋公楊孺人者今尚書戶部郎李子應祥之父母也沐齋之卒也是爲戊辰李子爲諸生矣越十一載當丁丑而李子舉進士高等又四載當辛巳而李子以臨海令最贈沐齋爲文林郎封楊氏爲太孺人又二載當癸未李子拜今官矣又三載當丙戌而孺人卒李子啟贈君之兆而附孺人焉李子余丁丑所舉士也越三百里匍匐來乞銘余安敢辭按狀李之先

有元丑者以智畧從 高皇帝征伐有功當封輒辭
不受 賜璽書以斗門里之千畝爲湯沐李氏遂著
斗門里中矣五傳至拙逸拙逸生爾齋諱望終峽江
諭娶陸氏生三子季卽公也諱縉字文甫沐齋蓋夢
帝錫之號云少穎異治博士家言再試不利遂棄去
務爲躬行之學爾齋之喪也哭逾年不輟聲仲兄天
撫其孤而教之如已出久之里屬孤賦長當受役公
毅然曰以一未亡人望藐諸孤肩茲重任無不立稿
者老弱相對嗚咽縉縉死者有知焉用此急難哉立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五十一

愬之令願以身代至破產公弗怨也王姑老不能養
公迎而養焉友人徐生者貧適病疫人莫敢視公出
橐中金身日往事醫藥徐生賴以全公旣以篤厚稱
里中里中人咸嚴重公卽諸惡少亦無不嚴重公者
有爲不飭惴惴焉惟恐公知庶幾有王仲方之風楊
儒人父曰前谿翁爲時宿儒擇壻得沐齋公遂字之
儒人歸奉姑嫜深得其驪處如嫗間又得其驪時時
私侍姑側輒道嫗事稱其長如嫗之無不大權
德儒人者沐齋公廣交道儒人微頃之曰寧愛雜佩

恐以佐群居也沐齋時有省焉已沐齋逝則日夜撫
李子膝下而訓之曰而不憶而父沐齋之夢乎不沐
之地土當令沐之地土苟不努力者百歲之後未亡
人何以藉手見也馮人泣李子亦泣李子以是歟歟
功而登之庸儒人在臨海李子出聞其庭夏楚聲歎
如也返而考其政有所活恬如也不得已而有所刑
又愀如也五年之署無懸魚矣李子以是能於官而
屬之遷孺人前後禮約更僕乎乃未嘗有欣戚容又
終其身無悍戾之言也斯不爲難哉公年四十有九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五十二

生于正德庚辰卒則戊辰之四月九日孺人年六十
有五生于嘉靖壬午卒則丙戌之八月十有七日塋
則今十二月十有八日也子三長開祥先卒次卽李
子應祥嗚呼人不可以無年信哉以沐齋之資置之
齊魯之鄉假以歲月不褒然巨儒乎不幸中道而捐
幾泯泯也至於今聲稱在公卿間則以李子故人亦
不可無後哉若成李子之功則孺人君多矣故爲之
銘 銘曰維公之先代有聞人武功受田博士席珍
而公繼之圭璋特達資不逢辰爲善如渴土也盡養

死也盡哀毀幾滅性僉曰孝哉義重恤孤吾產可破
時族廣交周窮起卧德不長世天乎何尤貽厥哲嗣
有媛作求雞鳴相夫九熊課子雖離在宮淑慎爾止
處約能泰履豐不移終溫且惠先君之思 恩寵駢
蕃歛茲多福馬鬣之封千載有叙

行狀

誥贈奉政大夫春山喬公暨配 封太宜人儲

氏行狀

河南僉憲喬君木下於己卯歲十二月十三日舉先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五十一

太宜人樞合先大夫奉政公兆以夢先期僉憲君以
書抵余為狀余既辱世講習聞奉政公隱德及太宜
人賢易敢以不嫺辭奉政公諱鏗字子聲別號春山
先世蓋新安人宋樞密執中裔也元季占籍海上數
傳至大父南庄公南庄公生竹溪公娶丘氏生公公
生而魁梧有警敏才工舉子業雖屢試不偶當時皆
器重之配宜人儲氏儲父守村公海上巨姓也尚豪
舉愛宜人甚為擇所歸見奉政公偉視之即以歸公
宜人婉孌有婦德而公個儻好奇不事家人生產宜

人持家政居處井井以此鄉里交賢之公年二十九
詣闕入太學既卒業歸海上與海上豪士游人有緩
急赴者輒援手救故縉紳先生納交者冠蓋相望戶
外之屢恒滿云且性純孝與宜人色養竹溪翁及丘
孺人未嘗頃刻懈家居則疊山堯池植卉構臺榭以
娛竹溪翁翁泮泮然適也歲辛亥謁選至清源忽心
動乃還道聞竹溪翁病既抵舍而翁勿藥愈矣其孝
感類如此尤喜施予所捐地二百畝有奇為里塾義
塚鄉人茂不誦高義公辭弗居曰以繼父志也時侯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五十二

寇海上都憲可臬蔡公檄公往計事首建團練土兵
議省客兵費十之九是年當道議濬海塘外濠公董
其役延袤九十里兩月告成當道材之明年寇勢益
熾乃復以團練屬公公驍勇得百金之士千人日夜
拊循之人人自奮前後斬首虜若干上功幕府又經
塞窪口使寇巢繞施狼顧轉徙廣成公川沙無倭患
者多公力也當是時公名震海上士無遠近皆願交
公公與之欵洽宜人躬親中饋務使豐潔士愈益高
公而賢太宜人時石崖周公觀所用公文上續于朝

兩荷冠帶金幣之賜而忌公嫌孽者籍籍矣適郡守
漢門黎公獨公城川沙公為郡邑計嚴督不少假竟
至騰怨憤憤不三日卒奉政公既卒宜人稱未亡人
哀毀幾絕乃復念諸子恐而自活其在內政卒以中
夜起奉政公闢以內雍雍如也子女八人不盡已出
愛之必均教諸子誦習日夜有程不中程不休即少
怠輒戒曰忘若父耶以此諸子學益勵長君以戊辰
舉進士為安吉守迎養歲餘念諸子甚即移棹歸無
何長君擢佐潞安以考績荷 恩誥贈公奉政大夫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五十四

母封太宜人親捧 綸命拜於膝下宜人始喜溢于
色謂長君曰爾父不一遇及難寇難感時仗義試不
測險以捍桑梓德施于鄉人甚厚而人以忌報竟不
祿今汝乃成父志也庶不忝爾先人哉已而曰受此
隆恩爾何以報豈其我故而久留曠職謂 王命
何長君乃馳之任越二年而宜人病長君即欲上疏
歸會有 詔以君為中州僉憲乃晝夜兼程馳還抵
睢陽而宜人病革竟不及訣諸子環泣問家事第曰
依國承家更何言者遂卒奉政公卒于嘉靖丁巳十

二月二十日距其生正德戊辰正月十有七日享年
五十太宜人卒于萬曆丁丑十月十有九日距其生
正德辛未四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七子男五
長即水河南按察司僉事娶周氏贈宜人有賢行蚤
世術本語有之發源深者必長值際際者自南庄
公以來代有令德而奉政公暨宜人益懋交脩以元
厥宗故子孫繩繩上喬氏之福澤未艾也余本不文
以道不得辭簞屨所聞如此以狀立言君子云

贈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碧峰金公配封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五十五

太恭人管氏行狀

余自束髮時與憲副毅所金君同研席因而習贈中
憲大夫碧峰金公蓋古之淳樸長者云金公墓木拱
矣厥配管太恭人卜葬有日憲副君嚙恤而來告林
子曰藐諸孤無能為已行將乞言太史氏圖不朽知
孤父母者莫于君子蓋為狀諸林子追維瞻昔恍惚
存亡之感歎嗟莫能已其敢辭按金氏之先世居海
上莊氏里自竹溪公諱顯徙郡城居焉以生芝疇公
臨廷璋代有隱德廷璋生碧峰公諱鍾是為贈公憲

君從洋父也贈公生而仁慈性復謙冲簡約居家以孝友稱與人交言呐呐不出口乃胸中頃洞無他物待族黨務爲惇睦遇有患難如惻隱切身赴之不懈勞有相愛者輒置不校人亦莫敢侮初欲試爲功曹嘗之曹中見舞文乾沒者喟然嘆曰丈夫貽穀之謂何何至假刀筆爲子孫累亟謝去稍稍通岐黃家言用以濟人輒効然不以媒利不求人知也配太恭人管氏處士菊泉管公女幼開姆訓管公爲相攸歸贈公有孟光舉案齊眉風偕贈公事芝疇公暨繼姑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五十六

曹碑力供胸臆甘肱承顏順志靡間朝夕卽曹亦以誠動撫如已出忘其爲繼焉後芝疇公夫婦考終而贈公仲弟夫婦亦相繼物當是時歲遭兵燹家道益中落贈公與太恭人匍匐襄事先後四喪哀而成禮人以爲難其督教憲副君最勤斥置經史晝夜課誦不中程不休且令隆師親友歲再擊鮮峙饌邀致其家曲盡情款每謂余有切礎益見輒加禮又雅好花木庭下雜植數種以自娛適余從傍學之飄飄若神僊軒舉狀卽家徙四壁不顧也太恭人脫簪珥躬紡

績以佐之無倦容以故憲副君安心篤學曾有文名方爲諸生贈公旋已謝世憲副君含痛悲號太恭人亦撫其仲子與其季子而哭幾不欲生已復謂憲副君曰而父死不可復生吾不以一豎生而不以一第成也地下寧瞑目乎督教之如贈公時歲庚午辛未憲副君連舉進士第太恭人且喜且泣曰未亡人幸有今日恨而父不逮耳尋授曲江令奉太恭人同之官時時誠之曰以而屬在官守毋志溫飽以負國家爲地下羞念茲茲憲副君恪遵母命以克勤其官

玉恩堂集

卷之八

五十七

秩滿擢冬曹王政會今上登極覃恩贈碧峰公爲承德郎母封太安人旣而敷歷黔中少參滇南憲副二省去吾松萬里達弗克迎養憲副君日夜歌鴛羽之章太恭人屢貽書止之曰吾固無恙而第矢忠報國仲養卽而養也憲副君遂不果歸三載考績晉贈承德郎爲中憲大夫封太安人爲太恭人憲副君旣承恩典嗣所以爲戲綵懽業具牘請急而計音至矣贈公生正德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嘉靖四十二年閏二月初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先于本年葬上

海祖望南太恭人生正德六年八月十八日卒萬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八憲副君以贈公在國久道遠莫致乃卜新塋于郡城北張家浜以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二十日奉太恭人窆焉蓋不合塋君子以爲古也子三長卽憲副君仲自洋季繼洋嗟乎昔人有言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一功曹奚不可自食以稍解貧窶之厄乃公如坐塗炭若將浼焉日惟好行其德說禮樂而敦詩書其擇術何審也卒之歿後之澤賁及泉壤獲報不爽哉禍福無不自求

玉恩堂集卷之八

五十六

之者太恭人懿訓諄諄皆丈夫語履泰二十餘年曰首冠帔游地下見贈公可稱無憾矣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憲副君之成兩先人志也其斯以爲孝與余不敏厚君交久姑述所見聞以爲狀俟立言君子採擇焉

玉恩堂集卷之八終

玉恩堂集卷之九

雲間林景暘

行狀

明故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中江

莫公行狀

嘉隆以來號稱盛際學士大夫續藻太平粹然一稟於古洵足樹鴻業隆休稱如毘陵晉江歷下瑯琊諸君子各以所長羽翼當代吾淞莫方伯公文章德業翺翔上下相與並噪中原蔚爲後學楷范而今典刑

玉恩堂集卷之九

二

云亡良可慨哉會諸子要余狀公余故不文而生平敬仰公無煩文致其詞者敢披淚效片言之役公諱如忠字子良別號中江系出宋內翰壽朋後自九世祖正一占籍華亭三傳而爲贈君文通四傳而爲虎賁衛經歷勝由歲貢工詩畫爲英廟所賞又再傳而爲一軒公昊以尚書舉成化癸卯第二人終東昌府別駕生省軒公愚舉正德癸酉公父也端敏直亮爭其陸文裕公誌中娶於朱前侍御竹坡公之女省公一夕夢神人出明珠授之曰此而家寶也而母

小亦夢麟入帷宿而生公公少穎異甫五歲省軒公
訓偕行公攀裾淚下至忘寢食時占口對鑿鑿語驚
人竹坡公大奇之語人曰此兒麟鳳材不當成我宅
相印稍長肆力問學讀書至丙夜不休善屬文耻爲
時師訓詁窠極要取即天官律呂皇極象數之學多
所悟入弱冠以增廣入膠庠亦異數也每試輒冠以
選貢入對 大廷時晉江王先生毘陵唐先生閱卷
具隻眼嘆賞置第一貴谿相公比之買董名籍甚公
卿間矣甲午舉順天名次與一軒公同人以爲傳經

玉恩堂集卷之九

二

之驗云乙未下第歸遂游毘陵之門三年盡得其秘
戊戌成進士 廷試二甲第四初蓋爲進呈首而抑
之者時貴谿相公雅重公嚮意用之公意不可以親
老乞南授南京虞衡司主事會當分署蕪湖蕪湖權
貨爲利蔽公嗜簡澹顧令持緡錢出內意又不可廻
就真州直州當孔道傳車絡繹供帳治具一切倚辦
民力公至下令立罷之絕不餉過客客亦諒公不復
循故事有快望邑令木與公同榜厚托郵筒致百金
爲壽公笑曰吾不欲以賓客故股他郡民面乃以身

股我父老子弟乎亟謝而反之亡何移疾歸晨夕
省軒公慈戀若嬰兒態即省軒公亦忘其爲朝士
矣比省軒公沒哀毀骨立喪葬一如禮服闋補禮部
主客司轉精膳員外滿考贈省軒如其官母封太安
人尋轉祠祭司郎中故祠部郎無乞假例而公獨念
太安人給假迎養人以孝稱其職掌在葬謚鉅典舊
多圓轉而公獨秉正不難與宗伯爭可否人以稱忠
故相楊遂菴助望素著久未易召公特疏請於 朝
賜謚文襄當路弗能奪也 孝烈皇后升祔禮部祔

玉恩堂集卷之九

三

仁宗公力諍不可上千 聖怒禍且不測公出則
詰 闕待罪入則溫養太安人無幾微見顏色 上
意解止奪俸已徐文貞爲宗伯祧廟議復起文貞悉
公言天下咸以爲正當公爲郎之日貴谿相公中
議死東市門下客多削籍引去公獨竭力經紀其喪
又據文哭之怨家有輓輓其孤者公與其婿吳陰決
策保護之卒免於難分宜相公子浮慕公肅爲上客
席半衆客起舞爲公子壽公獨整襟危坐公子莊事
公卒爵不敢以情見故侍御包蒙泉按楚與中貴人

父奏上怒下詔獄廷榜百公營救得免包君得
不死其高義類如此云庚戌陞貴州學憲次岳陽夜
夢太安人忽忽心動已微知太安人病狀輒大慟曰
恨以不討勞之身試九折之阪而貽老親憂須富貴
何爲從從聞之皆感泣遂復乞歸甲寅丁內艱乙卯
屬倭亂時承平久民罕知兵當事者就公問討公爲
條議方畧一體統核軍伍募勇敢備障塞處快壯設
國伍擇將領昭激勸酌經費數事甚設上當道郡中
稍稍氣振明崖張公梅林胡公並以大司馬節制事
玉恩堂集卷之九

四

得從便宜二公故善公公營款無不響答比有坐軍
興法當死者有冒軍功冀速化者各重裝要公居間
公悉謝之曰刑賞國之大柄可私于耶絕不與通二
公無已檄有司爲公建坊公復謝已之戊戌科之無
坊以此公通告連起至是家食者十五年矣日惟杜
門謝絕足不闕戶外有里中豪侮公者輒斂手不與
校卽政府落落不作一字書以故月旦推崇薦剡交
薦前後無慮二十餘疏會 莊皇帝卽位徵召耆碩
言者復薦公是時滁陽何柏泉先召入爲參事宣旨

公不起何以稱得人而選部曹見臺欲以莆田蔡
公例超拜公祭酒不果補湖廣副使未幾擢河南叅
政分署京糧署中荷辦多倚中貴罷救百出公至悉
報罷中州輓漕者稱便尋陝西按察使善行法文
無害所傳爰書此號公平邊將坐失機論死不殺法
兩臺檄公覆核多平反賴以全活俗故好訟公始至
進而諭以禍福教之禮讓衆皆唯唯散去其桀黠者
嚴寘之法自是告訢之風息而析楊門草矣爲立社
倉申保甲訂鄉約而泰益治先是地震民居半圯公
玉恩堂集卷之九

五

爲料理完葺次第安堵至今德之戊辰陞浙江右布
政軍政士風丕變已已入賀 萬壽太宰楊虞坡雅
器公會光祿卿需次疏且上而鄉人齟齬之不果比
公亦病疝浩然有歸志偶擊時事嘗手勒疏以明老
臣去國之義先示貞石吳公吳謂公疏誠當如出位
何力止之迺已遂乞歸兩臺交留之不可特爲請得
旨病已有司其具狀聞 朝廷尚不忘公也後
晤陳張公梅墩邵公及南臺薦疏累上而公已絕意
榮進矣公世業儒家學既有承藉及游諸大家觀劇

師友益大以博加以沉潛純粹之養發之論議爲一時
時林赤幟而公又恂恂長厚嘉惠後來即繩墨之
側不担枉士以故官轍所至皆浹俄頃之化先後入
楚入洛入秦士從游者嘗數十輩接馬首片語了如
商溪汗後而去泊歸里中吳越之士執經負笈者踵
相錯公一切與進之士益爭附焉公不自懈逸也每
言撰著布格徵詞會意融境鍊肝膽歲鍛月鍊單
詞隻字未累玄心不草草湔其素毫大都出入左國
秦漢混然成一家言其古詩抗步建安近體長揖岑

玉恩堂集卷之九

六

孟歌行藻飾雋永風骨遒勁便當鼓吹青蓮著有程
朱綱旨六卷尚書大旨八卷崇蘭館集二十二卷古
文原一百卷吳松詩委十二卷先正粹言四卷質疑
錄一卷格致臆見一卷行於世至其書法種種如龍
蟠虎臥公嘗自言初從紫陽入顏後摹石軍懷素凡
三變故能穠纖合度永爲世寶公性尤孝友事庶母
吳存歿稱情陸春秋高九十齡奉之如一日念季叔
母趙孀居苦以其子爲後仲弟鳳岡業後北溪矣仍
劉省軒公所遺厚給之叔弟鳳郊策名仕籍季弟芳

亭振足儒林咸稱謙君子實公訓迪之功居多妹
嫁凌崇福有家中落爲之捍患周急勿令匱乏焉子
姓蕃衍群而庭教之有志者加誨不倦故諸子並列
青衿彬彬甚都也公卽世貴乎然無愧太丘有道之
風矣公晚年已耄而神氣閑王步履輕捷人望之如
神僊性不飲然每燕會與親知連連款款夜分無情
容自長君捐館公傷悼嬰疾濱于殆猶柳沐危坐策
身後事縷悉諸子進藥餌輒屏去曰我辦此久矣今
了無望得無恐怖惟待盡耳至瞑神色自若異哉公

玉恩堂集卷之九

七

初娶富氏副憲春山公女繼楊氏儀部五川公女並
贈安人公少時爲二公所奇故擇而配之再繼唐氏
處士及泉公女今大參純宇公從妹伉儷久而賢子
九人是龍是驥是麟是鳳是虎是龍是驥是麟是鳳是虎公生于正德己巳四
月七日卒于萬曆己丑八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一以
十一月十一日葬于城南御史公之新阡啟富楊二
安人之窀穸焉嗚呼昔孔子脩明六經無非教人全
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是
其所爲道也歷千百年世與道離而爲二有宋君子

以明道爲已任以至於今弘正間諸講學縉紳先
主務立門戶各以名相高公嘿嘿言不出口退然若
不勝衣及歿其所躬行靡不合于道蓋公之所自得
者深也詎非濂洛之正傳而叔季之砥柱耶世徒習
公之學而不得其宗是猶睹枝葉而迷本根土木而
妄得爲公傳神也余生也晚始以師事公已辱公不
鄙夷許爲姻婭時時見公于欣戚得喪輟輟容與而
不爲變以共謹惇篤稱八十一年如朝夕此豈可以
強勉襲取哉故敢以道脉淵源之說按公之實至所
玉恩堂集卷之九

八

以不朽公于幽者則有當世立言君子在謹狀

明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玄洲喬公暨配

誥贈宜人周氏行狀

滇憲副玄洲喬公余兩同榜又姻家也萬曆歲乙未
夏五月四日以疾終正寢余往弔焉厥子拱宸拱宿
拱璧擗踊涕泣而言曰先君已矣知先君者莫若公
乞銘墓之石以垂不朽敢以狀請至是上塋于八竈
港之新阡將啟周宜人藏而合封焉余適退將白下
復馳緘申請余不敏辱公交最深其敢辭公諱木字

玄洲其號也始祖執中仕宋爲樞密副使仁霸
爲翰林學士承旨燧爲龍圖閣直學士世次不可考
已闕休以岳武穆征湖湘奏辟管機宜文字著懋績
一時傳贊皆名筆載家乘中世居新安元季有彥衡
公任府幕課離海上因徙家焉再傳爲士安公士安
傳子實公朴朴傳東隱公瑜瑜傳南崖公經授七品
散官經傳竹溪公晟亦散官爲鄉飲賓配丘孺人晟
傳孫山公鏗太學生調儒懷既有禦後功語具王司
馬誌以公貴贈奉政大夫配儲封太宜人寔生公公
玉恩堂集卷之九

九

生而岐嶷廣頰豐頤氣度凝遠若淵停岳峙性警敏
七歲時夜有盜入其家家長潛逸公即自床蓐避竄
下獲免嘗侍竹溪公游客以閑坐山亭看落花屬公
偶應聲曰獨登月殿攀僊桂坐客起賀以青雲霑期
之及就外傳日誦五百言裕如也竹溪公以穉弱抑
使不盡程然心知其不凡授以禮經十歲能屬文十
三補博士弟子同邑陸文裕公有人倫鑑少許可一
見大奇焉四明袁文榮公請生時與奉政公締碩交
後講學鑑湖之上有從從游學益進文譽蔚起院試

泉然首原于學宮嘉靖壬子島倭內訌邑故無城公
私廬舍焚劫幾盡奉政公方被檄團鄉兵而竹溪公
重遷無遠避意公進曰家業長物耳倘驚及大父母
如子孫何竹溪公有感令護丘孺人及儲太宜人就
居郡中會疫大作丘孺人老矣疾尤憤懣獲皆病不
克振獨公與儲太宜人周宜人侍湯藥而丘孺人竟
不起則爲治殮具不以播越殮奉柩歸塋哀毀有
加邑旣城復護太宜人而下居焉內展倭城勢張
甚士大夫分陴而守時爲諸生守西隅寇聚而東攻
玉恩堂集卷之九

十一

十八晝夜不息人皆之城東觀公獨東之曰彼豈綴
我師於東而匿其銳以乘我不備耶戒邏者毋怠夜
半寇果潛渡西濠梯而登陴不及咫尺卒大呼駭石
雨下寇墮而還漲濠溺死七十餘人皆被重鎧稱精
銳者始奪魄解圍宵遁東南自此息肩識者咸服公
高見謂不獨保全一邑云奉政公蓋奔行間五年不
避嫌怨者造蜚語齟齬之遠憤懣抑鬱而功公號
慟歎絕躋自廢居常惴惴叩之不省久而痛稍定
計無可伸先志者益肆力于學哭泣聲與伊吾聲相

玉恩堂集卷之九
公病且亟矣公不欲行竹溪公撫床曰吾所爲忍
汝亟往毋念我不得已灑泣行行後里族不逞聚謀
謂老者且暮人壯者屢試無所短長豈其於公而忽
命中也相與慙慙候竹溪公屬續卽往魚肉之俄得
雋群黨駭散公持賢書上竹溪公竹溪公疾爲少瘳
乃出燕客笑語如平時襲不逞者紛錯席間公怡然
不問也無何竹溪公卽世以適長承重偕周宜人行
玉恩堂集卷之九

十二

三年喪執禮若喪父然又仰體竹溪公意分田贍族
以親疎貧富次第授之不逞者亦與人莫不惟之而
公亦怡然不問也當是時公以一身肩家政規宗祏
以脩蒸嘗披草萊以復堂構日從旁斐亹承太宜人
歡又爲諸弟延師析產慰太宜人心綢繆補苴巨細
畢舉乙丑上公車弟益下帷爲焚舟計戊辰成進
士觀工部政爲大司空雷公所推前六月授浙江
湖州府安吉州知州州自國初割歸安長興兩邑以
爲一縣二鄉壤錯易湖胥吏那爲奸有力者以

沃土隱下圩貧者瘠產服上賦又地受天目諸山之
委雨不崇朝輒成巨浸涉歲十居六七而州治介深
山中士習猿陋豪猾競起獄多出入上供逋欠守土
者戚憚其難公至一一勾股其田區別高下務在懲
奸避困曰四境猶四體也令偏枯可乎已巳大水囓
城禾苗泮沒民告饑則請于臺以所貯軍米平糶賑
之活者甚眾四門壘石築水埧若干區爲捍庚午復
大水乃躬行阡陌視溝瀆壅闕者教民疏導之復請
于臺得蠲卹復捐俸糶穀繼之民忘其災臺司善之

王恩堂集卷之九

十三

檄公遍勘旁邑一以安吉爲準安吉城以埧故得無
恙卽斥鹵處藉灌漑利入亦不遜上畝鄰邑兵起臺
檄州分餉之公念土瘠賦繁何暇他餉具申請免不
得親詣力爭卒免之行遇大風舟幾覆公揚揚如常
弗悸也諸生行誼峻潔者進而獎之若僕僕猥瑣卽
文稅見賞心弗善曰文與行孰先吾寧取賢焉士風
德之不變烏程豪溫希明殺人得脫與其族某有御
某癸丑舉進士第恐見報以計鳩于京事下公蒙
目馳朝貴書抵州行千金求活公持之益急判曰當

申於一方法難逃乎三尺卒伏其辜衛薪者朱相
頗僥自他郡來徙與大猾范文比隣文謬輸心脅
其室尋喉隣境五百誣相故群盜公詰問無狀心
疑之因相以族而相猶不知爲文所陷也文益厚結
相圖有其室徐應得之一鞠輸服萬口稱快潘宦故
隕族多不法問者相讓莫敢誰何公奉臺檄竟置於
理民萬孫一陳三亦爲警家誣置群盜中獄三十年
不決垂死矣謫知其冤特昭雪之故兩臺遇疑獄每
屬公覆覈多所平反州故貢栗栗疏有正副通政司

王恩堂集卷之九

十三

誤上其副得 旨詰問移罪於州奪俸兩月公謂章
奏失格罪不由已爲京朝任過罰固當第州民瘠
聖主豈以口實腹之爲建白能貢粟州民便爲販鹽
者引輸金若干給公費里役供億者月若而人謂之
大月公悉罷所食用非取諸家則奉入也州商有稅
公以非制痛革之及瓜民有獻者立色卻之曰感泗
而去後人請祀公名宦其詞有運米運鹽猶然家食
一錢一俸悉備公需其清操可見矣初流寓吉甯
仙太宜人養以周宜人從居一年所而太宜人公

忠歸公重違太宜人意又恨不能承膝下歡也則
今周宜人侍以歸時久任法未行守令稍委蛇輒得
善任去公獨泊然三載僅還貳路安路安古上黨多
宗藩產納內供外攘好用浩侈公分職清戎故事正
軍絕官爲攝其餘丁設無支屬則波及同姓或佃戶
吏緣爲奸乃下教非期親母得溫補地方始安居
三月視郡篆滯府將軍中尉而下無慮千人季給祿
以萬計帑例出入有贏美宗人亦習爲故常公進諸
宗于堂親衡而給之母損錙銖懽聲載道其豪悍者

王恩堂集

卷之九

十四

彈壓不少貸及視汾州篆亦然絀局有樸戶解戶給
直不盡酌故織者苦不中程解者不以時納往往破
產則爲酌議停妥著令勒石以垂永久卽他美金舊
以供篆君交際者公半歲所貯悉出之繕費宇振貧
乏士林感之大抵公處官如治家視民之疾苦若痼
癩乃身而水蘂之操又足以展其志故所至得人心
焉臺使有薦疏有云任事惟持大體遠邁咸寧居身
不亂屋漏鬼神可贊蓋實錄也一日帝藏火都治在
山麓去水遠倉皇不得汲公亟傳各解取所儲日用

水和主揚之火旋息藏如故其應變不亂云方赴
安復以迎養太宜人請太宜人曰我衰年善病且
追遠地蚤寒非便汝第甘壯有室可供救水汝第戮
力王事毋以我爲念公請留周宜人則又曰汝遠
宦閭內不可無主則請留家孫拱宸侍焉之官甫半
載而周宜人卒以孤身撫弱息退食聞兒女嚶嚶泣
公亦泣又念太宜人聞周宜人計必悲傷不自禁慨
然思解綬歸太宜人遺書止之乃堅忍服官乙亥報
罷獲贈春山公而母儲封太宜人公捧 誥觀堂下
王恩堂集

卷之九

十五

色喜曰今得少酌先志可奉板輿歡矣太宜人謂公
中饋乏人將謀繼而公自以靡鹽廢養獨何心安妻
子養哉竟不復娶丁丑秋拱宸以太宜人臧體貌日
羸馳書問公公持之泣卽奏記乞身者再臺司方勉
留而愈兵大梁之 命適下卽目就道星夜走次邯
鄲太宜人計至矣公痛不及親視舍 號天長慟容
色慘黑幾至委頓或宿郵傳中夜起哭斷斷皆驚
抵家經紀喪葬獨力任之不以煩諸子也辛巳服闋
補以原銜飭井陘道兵井陘京師右臂連控倒馬

京故關秋班東制節領諸屯管西轄太原諸屬
帶千里最稱嚴要公蒐簡軍實繕脩關隘訓練技
藝久以時將帥慨然者策勵之不悛曰兩臺罷之
由是片甲兵馬爲諸道冠壬午癸未 詔使大閱上
狀並有白金文綺之 賜歲旱民饑援燕根榆皮爲
食衛子女者相望于道公白兩臺議賑兩臺疏請于
朝公先以便宜發粟賑其尤困者疏下卒如公議
萬姓賴以全活奉 勅稽數驛傳贊賞盡塞歲省什
之二中丞辛公直指范公以先後治傳者莫能及交
爲爲善政之首驛置有馬有驢往來者幸用馬惟貢
免頗用驢歲一二差耳故畜馬者受餼浮四分之三
而猶不願公議併役于畜馬者俾之苦樂適均茨溝
營卒皆靈丘繁峙五臺所應募多下賴日報跳亦日
報補出入礦盜土匪之閒潛伺我軍動靜人無定志
公以谷受子所領八百人上著長子孫奉法可用移
補茨溝營而召募者以漸銷之毋使爲礦盜耳目
中丞宋公得公議即疏行之境內帖然時 上籍巨
山爲澤州雖本鄉所貯唯斗斛頭畜或慮 聖怒

則纂取平民以附益之公不可爭甚力卒全無辜
者數十家郡縣以里甲所入待邦交而又重聞之臺
司於是有用而不籍者司帑實受其害請輸誠臺司
相寬經約使用者無憚于籍而司者不苦于無據所
籍邑有衝僻則使僻而饒者佐衝而疲者一時稱平
井陘非才望不授家宰王公灼知其治行故昇公將
以需遷才選公素薄宦情恒致書相知求閒徙甲申
二月陞福建少參分守建南道建自漁梁以南三路
以北綰輟盤詰等棘柴阻爲茲數上杭大田間桴鼓
數起公奉 勅往蠹賊旋除民卒去湯火乃清稅歛
省僅與躬爲節約率屬裕下一歲所須不足當他人
一月費其上官贖贖貯各屬者瀕行悉取爲道路資
公戒郡縣毋溷我留以積穀備侵有他令以例餽三
白金叱之曰何不信吾語罪其胥以故貪墨化瘡痍
復康實貫朽三郡艾安中丞趙公手書褒治效之美
期以始終共事無何趙公移鎮保定而公亦以資
出省行既還建南直指問所屬賢否公以才品當採
與評不宜臆決乃提長吏所上籍進之中有米操不

愧四知語觸直指諸遂斷公直指復心嫉延平守黃
建陽令何爲公庶其事公不爲毛舉傳會益又街公
泉若某儉側人也阿直指意日規公微語單詞目爲
譏訕以媚直指而直指恚愈甚蓋直指性好苛泉君
以陰鷲迎合之公獨不設城府以坦衷居其間何惟
乎水炭不相投也丙戌陞雲南憲副飭臨安道兵公
自官潞以來衝寒積勞疾入肅裏時作楚畏涉長
途遂于途中具疏請告既上旬日而直指劾疏至矣
疏語摭拾無影聞者稱冤若所謂賢否混淆代註考

玉思堂集

卷之九

十八

語則前所啗兩事也公怛然不爲意及冢宰覆疏則
曰歷俸已深素稱廉謹惟擬量行左授而公竟堅卧
不出時論高之公既懸車杜門不與外事所居如諸
生時惟延師課季子拱璧執文戒童僕務本業毋號
爭里中有語及生產處細則若弗聞也者戊子郡大
役饑民千百爲群托丐貸以行劫掠村落稍有積貯
者咸不自保甚至焚家乘亂燬室廬焚齋幣幾釀大
變公居川沙城念宗黨隨危請於花總繇以兵護宗
人遷之館中諸村落藉聲援借遷者如歸市父老嗟

嘆曰自奉政公以鄉兵刈倭又築塘以捍水濬濠以
儲水而旱澇有備活我瀕海遺黎皆荷氏力乃今重
厯大夫世春令德所謂鄉先生可祀于社者非耶於
是有專祀奉政公議辛卯拱璧薦於鄉公更徧召族
屬之貧者剖庾而輸之粟人數鍾營買舟游姑蘇武
林諸名勝以拱宸拱宿從綸巾羽扇逍遙物外灑然
適也是歲輯所著詩文稿各二卷文皆宦游論著政
術簡切鑿鑿可行詩皆陶寫性靈闡釋藝教續竹溪
公家乘二卷甲午冬十二月奉政公祠成公方冒寒

玉思堂集

卷之九

十九

訃日入王乃強起捧奠之深思奉政公以公壽終文
適與忌辰會觸境憂集號慟過情輿歸則病入膏肓
矣拱宸等迎殯于邑第過謁名醫不克愈乙未春增
劇子孫環列榻前公顧謂曰我祖父拮据起家居鄉
不善脂帛如寄書家股掌中至勤苦矣不得享我一
日之養我以涼薄守先人塚墓優游林泉者十年者
汝輩森立我復何恨時公疾彌留而孝思馳篤終始
一致如此五月三日呼拱宸云爾世 誥命汝收之
諸畢微曠良久乃甦拱宸等問大人苦乎公曰我無

所苦視萬境皆空得正而斃焉已矣豎四指曰半夜子時夜分果逝嗚呼傷哉公孝謹天成屏去緣飾自表徹裏粹然純白素重交誼先不妄交既論交久而情摯娓娓不啻金石同邑劉太學晴原伯仲王學憲洪洲石文學仲元浙友李復丘四十餘年歡好如一日晴原君之喪臨哭甚哀捐資佐襄事守安吉時應天叢尹烏程抱病輒與迎醫校則爲之治喪併卹其家郡守南昌黃卒於官待之如叢尹且爲申祀名宦每事皆從厚焉雅不喜飲酒或子弟以觴進強飲數

王忠堂集卷之九

三十一

酌頽然與賓客相觸汝忻樂若抱遺幅爲偶人形則攢眉蹙矣居常口未嘗道人過人道之亦默然時手一編校訂訛贗呼子弟討論之又業業自持如有伏莽竊起于几席間者至義之所激毅然必行已忘於國象六體尤殷殷究心丁內艱時有海舶飄至中二十餘人僂僂向人膜拜過卒諱爲倭耽耽奇貨視公急止之曰天朝藩離海外者安南朝鮮琉球若而國奉正朔二百年矣儼非倭而殺之如柔遠何衆飾而止檢其牒果朝鮮所部濟州貢方物於

其國者其長名梁成貴願知禮公白當路爲奏請使使護歸朝鮮君臣具表謝焉性更喜儉朴衣浣衣非邀客不宰牲無重彩疊珍之奉及義舉善事爲斯民造福者不少斬里距浦遠潮汐不至多旱災爲發粟募衆濟渠二十餘里歲方饑民得種粟以活旦夕命越二年大旱他里農糶未而鼠獨並渠禾獲全徙家焉者踵相接親舊有鬻田而求贖者亟折券還之其前人百年之業以家難故爲勢家徒手得者則寧竭困廩脫宜人箝理必恢復乃已其高誼偉識又如

王忠堂集卷之九

三十二

此云周宜人大父竹泉公河間府知事父處士雲湖公輕財敦睦有牛弘風配陳孺人亦名家令淑是生宜人宜人幼敏慧婉嫕女紅一見而習不苟言笑十歲陳孺人有疾輒不寐以待先意其藥物唯謹代理紙核井井如成人竹泉公奇而欲貴之見公英異已屬意而翁與陳家相望聞宜人賢最許遂委禽焉十七歸公時丘孺人已老儲太宜人病不任操作宜人朝見後即躬代之夙夜嚴事諸尊人咸得其歡而後即安諸季皆孩提宜人啍啍撫哺不令號啼聲聒太

宜人耳居歲餘竹溪公嘉宜人賢而有才乃舉闔以內事屬之宜人慎局餉飭供具盈縮有度不豐不嗇諸婢受事庖厨斬然各得其當且孺人病瘵宜人方娠躬滌器煮藥與公互抱持而進且孺人從牀第中見媳以娠姪勞頓謂儲太宜人曰汝得佳婦仁孝若此願其有子俾汝有孫吾得孫言係吾目瞋矣未幾果育拱宸二旬而丘孺人歿宜人於展室拊拱宸曰此太孺人所祝而得者則潛潛泣也及奉政公捐館宜人朝夕上食舉哀如禮猶慰儲太宜人年漸衰

玉恩堂集卷之九

三十二

左右篝燈夜讀躬組紉以率之少倦則請讓批持無所贊拱宸等敬畏亦肅然若嚴君雲湖公廢箸家中落宜人日饋飲饌問起居如在室然侍陳孺人病無異侍丘孺人歿爲治喪甚具更憐雲湖公老艱井曰爲娶子願以母禮事之不衰公之赴潞安也宜人請留養不得則號泣累日曰媳此行不知復得歸養否已而別諸妯娌輒泣下作永訣語拱宸送至淮宜人撫而慟曰汝行受室成人矣代汝父母養祖母當令祖母安汝養忘汝父母而後可且爲汝父當戶

玉恩堂集卷之九

三十三

母隕汝父家聲拱宸慟而敬諾既抵潞署則無日不憂思太宜人也壬申秋積憂成疾會公中寒宜人殫力周旋勞苦病憊越歲不痊泣告公曰婦竟爲異域鬼耶所恨者不得終事姑及見兒女子成立耳遂瞑後公報訃訃贈宜人宜人孝慈莊儉出自天植洞曉人情分煩中節靡不要之至當無論其事父母事舅姑曲致懇款即諸妯娌素所母事宜人者宜人亦不以長故有所陵狎諸所當辦輒引爲己任不以遺囑如婢間有忤于太宜人者則曲爲之解

承歡久之闔門感化既貴無所紛華蔬食布衣澹然
自足及奉養則樽壘俎豆必躬親之以佐公孝敬
其課內外僕機杼錢鏹無停晷有小過則匿之務以
善言諷諭察其怙不良者始懲之以故內外凜凜負
霜雪亦未嘗不頌宜人乎也宗人頗多有弗能舉火
者男艱娶女艱嫁者死不能棺殮者以告必周振之
常過其望先是竹溪公承析產易簣時謂太宜人微
家孫家且不保是不可無以軒輊及諸季長太宜人
申竹溪公命公泣不敢任德宜人從旁贊悉出所有
王恩堂集卷之九

二十四

均諸季不私一錢一穀此尤婦德所難云公生于嘉
靖己丑十月七日距其卒享年六十有七宜人生于
嘉靖辛卯二月十二日卒于萬曆癸酉二月十一日
享年四十有三子三長拱宸次拱宿次拱壁嗚呼懿
行如憲副公世可多得哉而位不副才壽不消德君
子於是有遺憾焉乃其簡牘若呂正獻孝友若石中
涓冲夷若黃叔度廉介若楊伯起若天若陶靖節其
卓然表見于天下又何萃衆美而聲施無窮也宜人
在室稱孝女在家稱孝婦貴而能勤富而能儉服勞

致死死而不忘其姑非貞純而能若是乎天雖不假
以年而所生丈夫子三人翩翩望雲霄起諸孫亦濟
濟露頭角是以繩武元宗宜人可謂不死矣余交公
先後垂四十年其芳軌亮節不能殫述聊舉耳目所
親記者詮次如右敬竢立言君子材擇是爲狀

公行狀

不佞往爲諸生時與寅山俞公同學舍已而遺其嗣
愈愈從不佞游雅習公知公最深曰者愈愈衰經踵
王恩堂集卷之九

二十五

教廬乞不佞狀公烏能辭公諱明時字際之別號寅
山其先吳興人遠祖清老以詩名於宋有猛虎一聲
山月高之句爲蘇文忠公所賞後有道德者避元亂
徙華亭隱皇山之集賢生再傳爲澤陽處士顯有潛
德許吳門王太史汝玉公之教肅李公誌狀中顯
生嘉言允又名永號山月取清老句也永樂間以麟
經魁應天起家進士爲循吏魯山人尸祝之終儀部
郎次子悅贊于周又家莘溪里悅生倫倫生琳舉成
化癸卯應天教授臨江司理子二長曰緝仲曰緒公

緒出也母林氏卒公方髫髻里中急踐更挺身爲解
事旋釋衆謂非凡兒矣稍長執贊於宋一愚之門宋
故名士一見奇之妻以女益自振奮詞藻煥發年二
十三入縣庠試輒高等食既原視一第掇之耳比七
試竟弗偶丁卯愈憲舉於鄉辛未成進士報至公嘆
曰兒輩遂得繼山月公之武箕裘弗墜矣總轡青衿
何爲者即曰棄諸生去直指近臺李公嘉之表其廬
曰高士今有司致爲大賓 今上十一年封文林郎
建德令十九年晉封奉直大夫南京駕部郎皆用食
玉恩堂集卷之九 二十六

每便道歸省念公老輒欲留養公固弗許比備兵
東竟得調還意不肯出公亦不强也數月而公疾作
矣公雅好養生家言常讀參同契悟其篇諸書窮其
奧妙方士至往往延接之相與印證期脩齡之術七
十三猶舉子矯健若少壯素髮丹顏望之若神僊中
人初病不良於步已稍聞會少子天清益進一日見
紫衣使者擁衆來迎公舉手相向若永訣者遂命理
後事禁房宰辭奠賻且謂慈氏自了此心毋爲俗溷
語畢強起正襟危坐蕭然而逝公生于正德乙亥十
月二十八日歿于萬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享
年八十有二公有至性常食貧時其父多賓客游公
悉力治具務得其驪退而甘餽糲不令父知也少假
館族人舍中隣女薛笄而艷屬意於公數以果餌私
相餉公弗應中夜奔焉公正色曰奈何爲青驪而玷
白璧汝不知魯男子乎女慙而去居常言男女失節
等耳未婚而外室輕人倫不可知者服其義氣度冲
夷與人交無貴賤周有說言偶色遇有不可輒面指
斥不少假須臾永釋矣馭臧獲輒捐去煩苛庄有盜

昔六家捕覺得之願自蓄以償公焚其券舍之戊辛
廟山年七十無所依坐卧木中書其旁曰首陽山不
食者已七日公聞即遣人慰諭之給餽者三歲山
以天年終復收葬焉周氏之墓無主日削于搜鋤公
白之官代輸稅而禁樵採得不夷先達周方伯可竹
者山月之善友也公爲祠祀山月并祀方伯及衛文
節於其中其敦大誼好施與類如此公初娶于宋即
一愚公女也生僉憲三歲而卒後贈太安人又賈贈
太宜人繼楊李俱無出再繼王生汝梅汝梅俱產生
玉恩堂集卷之九

王八

女一適唐之儀副室張生汝觀及中葛晉女二適
莫一受張聘汝爲娶莊贈宜人繼娶工部郎中楊南
溪季女封宜人汝梅娶金山衛指揮使西昌季女汝
梅娶范太僕卿中方公侄女汝觀聘楊憲副九華公
侄女孫男長廷謂也產生孫女長適國子生宋敬文
次適文貞公孫徐繼美俱汝爲出次廷妻女一俱幼
汝梅出十以是年十月二十日昇於大溪溪新阡記
曰合葬非古也王儒人而上仍舊阡公自爲至以存
古初遺意實公遺命云語曰一年種穀十年種木况

德者乎命之先代有聞人至公隱不喪節達不渝
志孜孜好修務培其砥雖詩書之澤亦其天性然與
至誠所發詩書義方之訓不期前哲矣其以于賢
而貴也宜哉不佞稍論次之俟大方採擇焉

明故從仕郎武英殿中書舍人師恭徐公行狀

徐公諱 字虞卿初號鳳巖後更師菴云余與公同
居豐樂里稔聞達齋翁庭訓嚴而公兄孝雅敬慕之
已與同朝望之儼如即之問如惻惻焉長者也今
歲八月公以疾終正寢余屏之泣然雪涕至是葬有

玉恩堂集卷之九

王九

期矣厥弟郡守文學過余請狀辱在姻婭其何敢辭
徐之先世家華亭之楓涇始祖得成生 國朝洪武
間有銘行人呼爲徐佛子再傳爲高祖賢賢生樂善
從徵西之德豐繼生寧都永復齋以耆德祀貴官樂
善從徵皆以文貞貢贈少師復齋有四子而其二大
著伯南仲文貞叔西湖季少司冠達齋翁公考也
娶宋氏實生公幼而岐嶷多所博綜冠帶游邑庠族
上成均下筆陸離文與蔚起自謂一第折腰耳久之
不得志乃嘆曰承明咫尺豈在天上安用以青衿元

元老轅下乎遂謁選授中書舍人直 武英殿公氣
體雖弱儀度矍鑠而識其為名家子消一考請
告者未幾乞休歸矣方公之列作從官 肅皇時
文貞秉大政達齋歷卿寺並躋通顯而公以貴介雍
容其間世無不艷重士大夫爭欲交公邇近傾蓋望
風遜避脩刺造請一不與通或以非義相溷者咄咄
不休甚且冒絕之載筆數年屢進屢退視一官若海
陽然人謂公何不少須更為金紫地公笑而不荅歸
則焚戶下帷于旄之影不入庭除賦獲憑藉作過輒

王忠堂集卷之九

三十一

榜片之門可張羅識者稱焉又喜藏書牙籤緗帙富
同郭架時以一櫺箕踞萬卷中婆娑繙閱六經子史
周鼎夕股醫藥方伎之流靡不精曉弄筆紙窓間作
行草字案書皆端重有法暇則延墨卿詞客若王屋
張公等諸名人相與談枕吟咏時雅多自得鬱鬱
清詞目一二知外秘示人人亦未能盡知公也
性至孝居常為宋淑人早世眷戀思之與孺子間
一語及淚淫淫垂睫矣事達齋翁精思左右膝
下務得其歡心稍弗慍輒屏息長跪即中夜必色露

而後起翁有疾奉湯藥洗胎臍目不交臂百方愈之
不得比及擗踊長號絕而復甦者再深盡繼之以血
血又盡幾歇一日令其子疏斷足聞闔閭長如一日
王戎死孝廉幾近之達齋翁以三品例得 諭祭會
當事者脩舊鄉尼之公觸目霜露扶服長安道屢上
疏卒得請罷貢丘壠公意稍慰然猶以縞帛果頂數
數自循其髮曰而敢忘而父之未姐豆乎蓋傷達齋
大賢不獲追隨復齋公祀以此待驛嗚呼公之志良
足悲矣公有弟三待之莊而有恩竟老無聞言遇父

王忠堂集卷之九

三十二

之執如陸宗伯平泉馮京兆勅齋蔡郡伯滇陽諸公
行此隨坐必隅偃偃而脩子弟之禮甚恭經師劉功
公哭之慟為之喪葬又收其孤婚嫁之故人李為諸
生貧公治裝令人太學其重于行誼若此乃公自處
端約在外無情客在內無嫌語衣不純帛食不重簋
不侈帷幕不徵聲夜寢然處焉若素士惟男子施
舍族黨親隣之內老而寡者少而孤者貧病不能存
者喪葬弗舉者嫁娶無力者不難割腴膾膾以赴緩
急其望廬而待炊者指莫數歲在戊巳郡大疫白骨

公具櫺裡掩塵之不少斬斯所謂篤厚長者哉
 歲好道慕神僊冲舉之術數召致方士與語導引
 及鉛汞不覺墮其雲霧而然者又百孔燒之不置於
 是公之癡幾埽矣公素矯健今春微有痰疾頭岑岑
 暈會僕丞大祥且莫且泣輒復委頓比將逝神氣不
 亂從容呼側室魏語之曰我業已空有破戀汝自爲
 汝地毋溷乃公已又念達齋翁于文學君幼時嘗命
 之爲嗣今復多子合終先志遂撫其叔子屬之曰我
 子也汝子之有先人之息在地下不餒矣遂絕顏猶
 王恩堂集卷之九 三十一

生公生于嘉靖癸巳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戊戌八月
 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娶吳氏先卒女四一配錫
 山安光祿子保御隆吉吳出一配吳太學子庠生嘉
 胤一配不憲副子庠生如斗皆魏出一尚幼嗣男元
 調即文學叔子奉遺命者也昔太史公作萬石君傳
 而石氏父子之名始彰以今觀達齋翁之位卿貳而
 諸君皆青紫並列不啻萬石跡其壽考又何相似也
 中書公政足富慶更有太史公傳之不朽矣余獨惟
 公慕游宦而官不過執戟耽長生而年不逾中壽廣

積德而祿不及胤子名不稱事施不食報豈天耶抑
 人耶安得不撫几而三歎是爲狀

集卷之十

附刻碑文誌狀

明故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弘齋林公神道碑記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戶部尚書太

子少保前南京工部尚書舊寅侍生中平張孟男

撰文

賜進士第文林郎南京吏部主事門下春曉生杜士

全彙類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浙江衢州府知府前刑部河南

王恩堂集卷之十

清吏司郎中門下春曉生張所望書丹

當今

上初政華亭林公與余同在諫院相得其驩及公掌

南太僕事余副之深以為快亡何公以外艱歸竟

不出不相聞問者景年至庚子公挾帛君就試南

都余時守司徒獲并握手自髮皆種種而公尚雄

飲不衰自媿不如公逍遙第也甲辰夏公之計音

忽至不覺淚下旋命兒往吊問及家乞文其麗

杜之名諱焉忍辭公諱

字紹熙別號弘齋林

之先譜牒莫考未有聞者有聞者

上海五傳為阜翁又再傳為壽官時

學從華亭則自時齋公始子里齋公濟為應天其

舉科第則自直齋始連刺沔沔二州稱循吏生思

齋公章思齋生肅公省涵祥省涵生封公南濱隆

皆有隱行其贈封皆太僕卿以公章南濱公配王

氏實生公公資性警敏六歲出對語驚人甫長屬

志誦讀工屬文十六補博士弟子屢試優等既學

官授經里中少年雋異者爭願出門下戶屢常滿

王恩堂集卷之十

名德先進咸器重之辛酉舉鄉薦第九人戊戌成

進士選庶吉士徐文貞位首揆為公鄉人欲有所

資公輒謝曰不敢以桂玉煩長者時西蜀趙文肅

公為館師談性理之學公服膺弗失斤斤守繩墨

報刺外郎杜門校讐矣內艱起授禮科給事中已

轉戶科右兵科左禮科都給事中其在科也上聖

政十二箴以諷上嘉納焉疏請脩大明會典及詳

議宗藩事例又疏請革龍虎真人位號又疏請

剏于集簿傳註決裂雅道遺書聖其宜一切絲毫

以正文體崇實學其地方綿遠者督學使不能徇
歷宜以南直隸之江北屬按臣湖廣之湖南廣東
之瓊州屬守巡於考校便以軍政不脩凡勾補比
試操練工作諸風弊疏請釐革巡視京營則疏請
廣召募立選鋒均糧賞勤教演凡十餘事前後疏
數十上多所允行時江陵秉國刻覈成風望省間
咸毛舉驚聲以才請自見而公慷慨論事務當機
宜存大體與余意契合余之所以相得驩然者
也江陵志難自用於公言每稱盛公目擊時事私

王鳳堂集卷之十

相桓掌輒復慨嘆且念親老不能就養力請留都
乃以太常少卿轉南通政已而滁開之命下矣至
滁脩舉馬政興葺諸名勝處逢掖有諸益者輒爲
之談說稅文暇則與余相倡和蕭然吏隱焉未幾
封君以天年終於家公扶服東歸服闋遂爲終老
計有印之者輒曰身無尺寸微上寵靈恩及四世
踰涯多矣安敢有他望況不孝親幼寧敢厭養乎
家君無樹碑之樂願言嗣子朝夕靡懈當良
辰嘉賓與舊舊舉雅之士把酒酣歌當立誓之起

幾二十年雖口不結關節事至地方疾苦未嘗
不取爲陳說如有欲改金山衛爲州治者公方言
不可乃止巡撫胡公執禮令官民家助役公固請
賦十之七徐文貞公嘆曰此舉實遠福江南寧止
松一郡已也公性好施子急人之難踰於已而尤
篤親族厚友朋五服之內亡不滿潤者晚割田三
百畝以贍族人復割田百畝以贍學之貧士復割
田以贍親友人各幾畝內外之籍而舉火者若干
人籍而婚喪者若干人葺橋道若干處每謂爲無

王鳳堂集卷之十

益以希冥福不若爲有益以裨生人言哉公家食
既久時望愈重臺使者前後推薦三應數十則馮
宗伯諸公咸相勸駕一不之顧久之而公老矣卒
年七十五公個儻有大度遇事迎刃而解常以天
下爲已任然宅中和厚濟人利物念不忘造化
愚才弗克大展晚而爲德於鄉鄰之人至今思之
嗟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豈謂自期待雅志
弘濟願居廟廊無所建白於後世無所謂澤熙熙
懷撫務爲身圖至竟與草木同腐安所於士林

若林公者可謂不死矣。君名某才而賢，將究公之川天之報，公意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明故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弘齋林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總裁

國史

會典

玉恩堂集卷之十

五

子告

存問吳郡年生申時行撰文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戶部尚書

太子少保前南京工部尚書舊寅侍生中牟張

孟男篆額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前監察御史

特旨起補河南道督劄留都管理大計年家眷侍

生許榮善書丹

太僕林公之里居也。余適在政地，公嘗推轂公

數矣。而王爵者故難之會，余謝病去，公遂家

以老，不究于用。特論惜之，公卒之明年，其孤有

麟，卜吉將葬，奉王學憲狀請余泣請銘曰：此先

子志也。余與公同舉于鄉，知公深銘安得辭？按

狀公諱景暘，字紹熙，弘齋其號。松江之華亭人

也。姓林氏，其先自上海來徙成化中，濟者以鄉

薦仕為沔裕二州守，再傳為省涵，公祥配鄭氏

是為公祖父母。祥生南濱，公正蔭配王氏是為

公父母。祖父母贈封皆如公官。妣皆叔人公生而

玉恩堂集卷之十

六

警敏弱，不好弄，淬志力學如成人。年十六補博

士弟子，年雖少，里中賢豪長者爭延致，公執經

之士多取高第。會有家難出，詣有司對簿入而

吾伊，指授竟夕不輟。業名益起，嘉靖辛酉舉于

鄉，隆慶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徐文貞

公為首揆，屬意公欲資給之，公遜謝不受。時同

館皆聞人于

國朝，禮部盛公斤斤守繩墨，頗頗其間。趙文肅公

為館師，談理學公退必書之簡，仍督其詩文以

訓來學庚午丁內艱服除授禮科給事中已轉
戶科右兵科左禮科都給事中

上初即位公上聖德十二箴以諷

上嘉納焉公又言當今士子剽子集薄傳註夾裂雅
道而背聖真宜一切禁治務以正文體崇實學
其幅員綿曠者會學使不能遍歷宜以南直隸
之江北為按臣湖廣之湖南廣東之瓊州屬守
巡于老校良便又請脩大明會典及詳議宗藩
事例

王恩堂集卷之十

七

詔皆免行公以軍政不脩凡勾補比試操練工作諸
夙弊疏請釐革其題視京營也請廣召募立選
鋒均糧賞勤教演凡十餘事公在禮言禮在兵
言兵疏凡數十上文多不載其通達國體遇事
敢言稱名諫議云甲戌冊封荆藩會燕優者以
吳蜀爭荆於進公正色曰今海寓晏然大王宜
祇服明從不宜復及戰爭事王改容謝之丁丑
分校禮闈所舉皆世名士多改通顯者以公
次擢太常寺少卿與柄政者齟齬又敘念封公

乞改南以便迎養遂遷南京右通政或謂公垂
天之翼奈何游榆枋間公笑曰吾蓋以六月息
也踰年擢南京太僕寺卿公至則脩舉馬政以
間訪環滁名勝多所興葺時與滁人士揚摧稅
文人以為有六一之致云

皇太子生公三世獲贈封及廕典而封公之計至公
毀瘠幾不支比終制中丞直指數薦公公曰吾
嚮以親故徵祿養今已矣尚有他親耶所知或
勸駕公遜謝而已公家居則與鄉紳耆者為真

王恩堂集卷之十

八

率會或夷猶峰泖間及徧覽句曲武林諸勝親
朋相過輒盡歡絕口不言仕進意泊如也蓋二
十餘年乃卒公性至孝待宗黨有恩尤好施予
人有志傾囊濟之無慙色郡城內外津梁廟宇
所脩繕不可勝紀以上廛百畝為學田仍用置
義田三百畝以贍族曰大丈夫不能親親何言
仁民范希文我師也瀕沒以屬有麟必成其志
居恒不問時事而郡中利病不惜緩頰有謂濱
海多盜宜千金由衛建州治公力言不可乃止

公沈體撫江南令官民家助役率七十畝而徵一金公固請減十之七卒從公議徐文貞公嘆曰公此舉實造福江南寧第一郡而已蓋公雅負經濟所為利國便民具有方畧藉令都崇撫持兼用事助業正可量而竟止此天可問乎此余所以重為公痛惜也公純行隱行甚多詳狀中不悉載其大者公生于嘉靖庚寅十一月廿有三日卒萬曆甲辰六月二十有三日年七十有五配滕氏累封淑人先公卒子男一即有麟官生娶徐氏太常寺卿璠女文貞公孫也女三一適副喬公木子中翰拱宸一適楊繼祖一適方伯莫公如忠子諸生是彥孫男二希顯聘王氏希顯未聘女三有麟一以萬曆乙巳八月三日薨公于郡城東曹家橋之新阡而余為之銘銘曰

謂公不遇耶則已儲玉堂歷官而位躋乎列卿謂公遇耶則嫺嫺以歸爵而老而未獲究其生平徒使公顯光于豹變而遺于鴻冥邦

族載其恩施而衿紳服其典刑彼造物者胡奪胡予胡虧胡成則余不能不愴然于公也而納詞墓中以爲之銘

明故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弘齋林公行狀

林岡卿弘齋公卒之二年其子貴君仁甫衰絰詣余曰先大夫襄事有日矣將以墓中不朽微靈於當世立言鉅儒惟先生習知先大夫平生敢以狀累掌故嗚呼余何忍狀公哉余自楚歸與公結香山社社中凡六七輩俱先後物故獨公歸然爲靈靈光乃今公又先余逝也嗚呼誠何忍狀公哉然余與公居同貫生同庚長同舉弟子員既壯同入

朝爲言官時剖心析肝相知誠無如余又安能不爲公狀狀曰公姓林氏諱景陽字紹熙別號弘齋林之先爲上海人徙華亭則自壽官時齋公春始居上海老爲樂耕爲有早皆以隱德聞時齋公擅文學名生直齋公濟舉成化甲午應天鄉試仕歷河裕二州刺繡循吏生惠庵公章思

庵生贈太僕卿省涵公祥省涵生封太僕卿南濱公正蓬則公父也南濱孝友嗜義哀然篤行君子事具陸官係誌配贈淑人王氏實生公公自少敏悟羈縻屬對即出驚人語封公手摩其頂曰是兒必亢吾宗十六補邑庠生三何食縣官聲名大噪執經問難者趾相錯今學憲元成馬公僉憲毅夫俞公孝廉君策陸公昌門下士也至西鄉應天鄉試第九人戊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公故博物如茂先在館益肆志

海後非報刺造請即鍵門壯手一編矣庚午丁王叔人艱癸酉服闋北上格於功令授禮科給事中公卿間雅知公者靡弗抱項斯之惜已轉戶科右兵科左禮科都給事出入省闕前後凡十七年遷太常寺少卿庚辰念親遠欲改南以便省親遂遷南京石城以又積年勞至今官公性慷慨遇事如舍是石必吐乃已既給事被坦前後疏無慮五十上幾致十萬言在禮科上

德十二歲曰謹天戒親賢臣遠佞明賞罰簡出

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樽財用及諸倫

會典皆用經國長計

穆廟悉嘉納又疏正文體重實學分考試廣制額又

疏

宗藩日盛法弊恩窮宜詳議損益俾親疎各得維

城永固又疏請削龍虎張真人位號在兵科則

疏安撫大計曰勾補比試月程操練武舉登報

海盜是儲選工又疏廣召募立選鋒均極實更

王忠堂集卷之十

將領勤教演脩馬政革積弊其它舉刺封駁悉

協輿論多所報可雖或未盡施行議者以為臺

閣計謨矣守奉常時值

今上有事國丘值公司香慈飭竣事有白金文綺之

賜尋以文綺留都固開曹而納言尤無所

事事公行事在太僕講究馬政

利弊馬大書恩治在滁山中多古勝時大同

徒中卒張公為貳與公素友公行暇輒相

與公言古今又斥俗美新公諸亭榭

咏其間滌士慕義挾策往叩公爲剖析疑端指授玄奧蓋居然六一風流矣歲壬午以

太子生單恩追贈大王父及父俱中大夫大母

鄭及母王俱淑人又延賞一千肆業成均四世

國恩一時游被所以報忠諫者魯魯幾而下封

公報還慨然有終焉之志前後中丞直指使者

數數推轂黃門遂昌項公特以遜才疏薦宗伯

馬公屢手書勸駕公以翰音爲勉且謂卒輕折

軸自古如茲一丘一壑吾足老矣堅卧不應公

玉恩堂集卷之十

十三

性秉道嫉邪不以目挑色授賈惟悅人有過則

端言雖褊心者輒俛首引咎又好施賑乏敦舊

睦族種種有古人風初選吉士時徐文貞公居

首揆平旦側肩爭門投刺旅見後不一私謁嘗

造問長安米貴得無苦珠玉乎公謝幸不乏朝

夕文貞公雅知公以此愈益重之奉使荆藩

王欲以儀儀格公謂王人與藩僚殊禮竟不爲

屈比留燕優伶以吳蜀爭荊州爲戲公復引大

義折

王王肅然敬憚江陵柄國東邸如市公獨引嫌

自便且數進諫言而江陵弗省此公之所以南

也丁丑嘗分校禮闈有同事者挾一卷語曰是

卷舊金紫可立致耳不則當不免然亦不失

爲完人公以是言移其意遂成令各說者謂公

耻獨爲君子矣公習知人情嘗謂士卽一日千

里而悲厄窮廬不無意沮乃割腴田百畝籍之

賢官佐其嘗大事載廣文李君相虞碑記先是

公未貴封公中落從父翠庭君承家指以產

玉恩堂集卷之十

十四

誣封公幾爲所中後翠庭日不給公迎養於家

沒而歛葬如禮里人多公之不念舊而猶未也

宗人之待公爲婚嫁者若而人待爲市賈者若

而人待爲生養死送者若而人脩於師贖於傭

食於產者又若而人公又念俾其家於我與俾

其有以家孰爲周而可久乃復割腴田三百畝

令一切吉凶災校所不足者率取財於其間雖

至彌留一一經紀其事令胥君聞於郡邑以爲

永久諸大夫咸高公義詳載批案及義田記中

又嘗以黃冠姚一先世交分田數畝爲香火資
它若琳宮梵宇如梁衡路捐金脩厥者不可指
數朋友雁一交臂白首不忘歲時招尋理舊或
解衣推哺率以爲常日著簪履故自不可遺
蓋不特厚報昔所見德者先達曹氏女許字
非類公白有司爲擇仕族以貴適之事勝淑人
父母無異二尊人生于公平養死于公平葬暨
淑人之兄弟亦如之車贈公及鄭淑人備極愛
敬鄭淑人壽九十時封公壽七十矣長安諸縉
紳賦萊庭重壽詩以祝之一時修爲盛舉封公
里居公常鬱鬱不樂曰安得以一杯承大人權
乃遣勝淑人歸侍朝夕封公夫婦先後捐館公
奔計哀毀踰禮幾於安豐滅性歲時蒸嘗未嘗
不款款頓涕遇諱日不飲酒聽樂朔望必肅衣
冠謁祠下雖松楸間亦數數展敬凡遇封公故
交或居處游宴之地靡弗周旋加禮詩稱敬恭
桑梓公實有焉又雅好遊獵卽義族姐有矢志
栢舟者以貧故無聞公爲白憲大夫表其間凡

鄉居二十年絕意請託至地方利病獨不惜錢
類國初瀕海置衛曰金山建議者以衛去郡七
十里而避軍民雜採多負縣官租難治請得如
吳之太倉增立爲州公貽書兩臺謂是舉所費
計緡錢當不下鉅萬勢必竭帑藏以濟方今邊
腹多故日夜講尋利端大司農猶仰屋顧計無
所出安得復捐必不得已之輸以興得已之役
兩臺趨公識議遂寢歲甲戌胡中丞雅齋議出
錢踐更每頃加賦大益常額民情洶洶莫敢昌
言公適奉使歸力請于胡得減十之七至今江
南蒙其福文貞公聞之嘆曰仁人一言其利溥
誠然哉行見商瞿之邾下繩繩耳時公尚未舉
子文貞公故云未幾果舉冒君文貞公卽以女
孫字之公屢負人偷鑒如宗伯琢菴馬公少宰
龍溪公公同公同公同公同公同公同公同
行吾道公先公同公同公同公同公同公同
公刻意公同公同公同公同公同公同公同
秘西蜀趙文忠公濟南殷文莊公皆嘗聞人

夙懷許可每讀公課執輒嗟賞不已二公喜談
聖學少年不無狎掄公獨默識簡冊以爲指南
得古今人一格言亦未嘗不疏記曰此後事之
師也公素耽誦讀非柿冰泰廟未嘗不以細帙
自隨既老猶挾冊片鉛不置寒暑少工舉子業
與毘陵琴川諸先生更主其盟嘗指示胄君以
文體奇正離合塾師未嘗不恍然自失也與人
接洞見肺腑絕不効世俗囁嚅耳語態雖遇孩
嬰竟亦不廢禮至燕坐狎友終不以跛倚失容

王恩堂集卷之十

十七

滕淑人喪時卧病方瘥胄君泣請殺禮公毫不
自假居常頗以米汁自娛與吾黨高會惟公稱
杯尊英雄然獨不喜長袂以爲乃公手持鑿落
卽擊瓮叩鏡亦足快意安用齷齪靡曼爲故竟
席鮮酒失其生平自矢有四戒起憂勤教優伶
收游觴受倚勢皆僕始終不渝其志城南有園
居頗饒花草公竟售之宅可知已將不爲方名
勝所在輒一破屐其間亦未嘗爲旬日留乃其
持已嚴飭每日出行事必疏之牘以自鏡故

王恩堂集卷之十

十八

墨丈尋常無少舛誤下至厮役扈養約束具有
條理具矜慎細行如此公詩文恢奇博大似其
爲人所著有諫垣奏疏王恩堂集藏于家公素
強無恙庚子携自若應試留都偶患河魚疾兩
月而神消耗王復思瘳兩月而神再耗癸卯
滕淑人以疾終公忽忽不樂而神益耗自是伏
枕不能起馴至大故嗚呼傷哉公疾且亟凡內
外尊卑差次各有分酌余與自齋陸文後陽王
丈就榻前問疾公尚額手稱謝延坐呼茶爽然
不亂不兩日遂以計聞是爲萬曆甲辰六月二
十三日距其生嘉靖庚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得
年七十有五配滕氏初封孺人加封淑人先公
一年卒行具別狀子一人有麟卽胄君娶徐氏
太師文貞公孫女女子三人一嫁憲副喬玄洲
公子中翰拱宸一嫁楊繼祖一嫁莫中江公子
庠生是彥男孫二人有顯希顯希顯顯顯顯王
後陽公子庠生元維女希顯希顯希顯希顯一
許字杜孝庶後城公子元學餘復幼墓在郡東

曹家橋附於南濱公之昭位公先所經營也余嘗憶鄉先達夏方伯正夫以不學失時敗名為三可惜公博物洽聞通達今古即董賈不富於公矣褫躬繕性皓首不懈即衛武不賢於公矣孝友忠義身無擇行即曾史不烈於公矣復何惜哉惟是聲不昭實位不配翌豈挹彼注茲天回將以遺公之後乎嗚呼公奇節魂行朝野共聞余既不能飾公所本無亦不敢掩公所誠有謹據其大者次第成狀以備

王恩堂集卷之十

十九

大君子之采擇

萬曆歲次乙巳秋七月朔

賜進士朝列大夫陝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前侍

經筵雲南道監察御史奉

勅提督湖廣學政眷侍生王圻頓首拜狀

明詔封滕淑人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建

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國史

玉牒總裁

予告

存問太原王錫爵謨文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年

家眷侍生陳夢庚篆額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表侄王

王恩堂集卷之十

二十

明時書丹

余解政歸四方謁文者一切謝不內有孝子累然詣門泣而告曰有麟親歿而無所以報地下者伏惟當世有韓歐其人能令死者生生者不死故敢以母之誌請若先君則少師申公哀而許之銘矣余誼不得異同按狀銘如左淑人者太僕寺卿弘齋林君之配也君中戊辰榜由庶吉士授給事中累官至太僕以

皇太子生覃恩封三代而配加封為淑人淑人之先

吳門滕文成公後裔滕翁愷者自長洲徙家于
松生女婉嫻而賢翁敏妙又旁通孝經列女
諸書爲麗澤者久之舍方與林氏炊汲相望顧
見太僕君神宇嶷嶷年爲諸生名傾里中矣
遂以淑人歸君淑人甫十六歲入壻之昨階
端靜疑遠退而省其梱政遠適大君子之淑
人性嚴操下多下意淑人以精心善氣迎之寢
食慰帖雅得其驪心太僕君高尊歸于官執經
者輒湊集淑人新尊將俎其則傾囊以待客

王恩堂集卷之十

三十一

太僕君以此得發舒舉于鄉兩上春官罷免歸
則又慰勞數四曰君天飛有日所不足者五色
繡耳乃擇名家之媛進之戊辰太僕舉進士實
者趾錯堂下淑人起居如恒常色不爲動戊寅
徐氏舉一子則戟手加額喜不自勝備以告林
氏宗人郵酒遙薦于家廟且祝且謝曰君故不
飯矣於是與保母更相哺抱中夜聞啼聲輒驚
起痘瘍則匝月不解衣既長游南來小園藉藉
冒暑趨都下護視惟謹今有麟文行卓犖子女

王恩堂集卷之十

三十二

且繞前矣淑人性至孝養母如其姑衣食兄弟
以及女弟之子三皆賴有成立封公履于家舍
檢如禮太淑人京邸遭危疾淑人無晝夜持左
右抑搔欠伸心手相屬彌留之頃偏照多不類
淑人泣而圖之酷有生感識者以爲孝感所致
云淑人嘉靖丙申生萬曆癸卯卒享年六十有
八男一卽廕子有麟生母徐氏出娶太常卿仰
齋徐公女女三適喬拱宸楊繼祖莫是彥孫男
二希顯希願孫女三擇八月初三日與太僕合

葬迎秀橋祖塋之次太僕公好施晚而得子其
爲德益力凡橋道渠井以至浮屠老子之廬無
一不仰仗君君謀之淑人未嘗辭以故里人爭
推君爲長者而加誦淑人之賢而謂此非淑人
所難也淑人能使太僕君士忘貧官忘家兩尊
人老忘病子長而忘所自出爲婦孝爲母慈豈
非難之難者哉是宜銘銘曰
東臯之陽水深土煥霍表龍章穹碑遠谷白首
偕戴以逐景福景福維何子孫千祿松栢芄芄

其無忘淑人之標本

誥封淑人林母滕氏行狀

中大夫同卿林弘齋公元配誥封淑人以舊曆
癸卯終于正寢同卿時猶在堂越一年而同卿
棄柩槐又一年而其子詹君有麟下以今年八
月初三日並舉大葬成先志也先期以淑人墓
前之石乞銘于婁江

別翁相師王老先生以先生文章德業取徵百
禮而仲氏督學公又與同卿為同榜乃屬不肖

玉恩堂集卷之十

三

平叙狀紹介以請蓋不佞誼與督學公同而淑
人有女姑又為先仲氏儀部公家婦知淑人莫
若余謹就詹君所為行畧詮次如左惟

先生賜採擇焉淑人姓滕氏上世本吳門長洲
里人吳郡滕文成公裔載在申相師所撰王淑
人誌中父樂亭公雅志考槃母葉以蘭範聞避
役遷吾松居郡城西豐樂里與封同卿南濱公
隣炊汲相望淑人幼凝重長不苟顧識字好
讀列女傳及女誡諸書聞閨貴家女善事軀主

容審聽其女紅中饋不惰肩也父母以為有貴

微不輕字人同卿少壞秀舉止不凡未冠補諸
生名籍甚乃封公為擇婦多不偶目者以為郎
君富貴者必年弱乃配不則棄也時邑中
已噴噴淑人女德而年又少同卿六齡于遂
委禽焉迨歸同卿年甫十六即同卿之弟公
姑王淑人及大姑鄭淑人俱相類同卿家
僅中人產又封公斤姑王淑人六歲家幾左右
鮮富意獨喜得淑人以為稱其家婦淑人亦謹

玉恩堂集卷之十

三

事姑與太姑姑食始食姑寢始寢以至問安
膳進來靡失歲辛酉同卿舉于鄉兩上春官不
第同卿執執淑人每慰勉之曰以君才何有於
一第卒堅乃志無輟乃業終當成獨念同卿壯
未有子聞徐女賢而宜男聘為同卿副禮家有
加即今詹君生母也歲戊辰同卿成進士以文
舉選入翰林讀中秘書適同卿公王淑人京邸
淑人携徐隨居無何而王淑人念其姑鄭淑人
少成疾淑人侍湯藥浹旬不交睫王淑人執

淑人手曰吾無以報汝惟願汝異日有年婦如
汝所以事我已耳言訖而逝淑人慟絕絕同
卿扶喪還途次朝夕哭奠哀聞者皆泣嘗先
命工人爲淑人寫遺容不挂肖淑人持之哭若
有所思者然舉筆改綴即潔潔有生色衆以爲
是姑是婦彼此孝感不獨同卿刑于以也壬申
歲同卿服闋北上改禮科給事中給事稱華要
多貴人往來淑人以同卿命每公出必申嚴局
鑰戒家人無得闌出入門序肅然癸酉同卿得

主恩堂集卷之十

二十五

恩命封南濱公禮科給事中贈王淑人太孺人封淑
人孺人拜命之日淑人痛姑王不得生封泣然
淚下其孝思久而不替如此歲戊寅同卿舉子
廕君即淑人所置副徐出當徐妊時淑人日夜
禱祝而得男淑人不勝喜即產所抱爲已子謂
同卿曰若有子林氏有後矣吾當子之君但善
事產者他無慮焉是時同卿身居禁近室有掌
珠先後在科六年餘一無所成同卿所賴于淑
人之助爲多矣晉太常少卿尋改南納言壬午

晉今職皆三品會

皇太子覃恩封贈三代皆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淑
人晉今封姑王太姑鄭皆贈淑人廕君甫發送
國子監讀書四世蒙恩一家受命可謂奇邁矣
適封公以吳母鄭淑人致疾報至同卿惶迫不
能行淑人遂請勞廕君先歸封公聞而喜曰吾
固知兒未得還婦今來吾可以瞑矣病尋劇淑
人爲治後事并井易簣之日哀慟如王淑人時
衾縫含歛務竭華腆且戒諸侍喪者一切以禮

主恩堂集卷之十

二十六

如同卿身自爲之無令有遺憾迨同卿奔喪歸
就几筵前泣謝淑人曰賴君送吾親終何以爲
報淑人收淚答曰此婦職宜盡何報爲免喪之
日兩堂交薦將復用同卿親友亦多勸爲淑人
曰君才未盡展

國恩未盡報誠不宜自遂其高顧君之子幼且君
佔俾時能遂謂有今日耶吾願與君爲鹿門隱
耳同卿爲憮然曰微君言吾固已早計矣遂絕
意仕進杜門掃軌同淑人一意課子爲事乃廢

君曰：自後無時刻離淑人，即出就外傳書則呼聲相聞，夜則篝燈課讀，丁酉歲同卿携往南都，應武淑人乞不貴，又不便偕行，別未及旬而卿君亦心動，有言及卿，卿不得已迎淑人至留都，而後母子皆即安如故。無庸淑人愛卿，君如所生，即卿君亦不知非淑人出也。冠之日，京兆馮勅齋公為卿君言之，卿君請於淑人，淑人曰：淑人是爾生母也，爾非生母何以有此身爾？身非我何以有今日兒？善事之，無忘所生也。一

訓以女誠長為選壻，必名家，嫁皆從厚。生平奉佛，旦晚焚香，誦經獨不喜，師巫女媚，戒門者無納。素善攝生，無他恙。癸卯六月，偶患脾疾，遂不起。醫藥多不效，子女環侍，不一省。卿君泣而問，輒明目連呼吾兒者三，遂瞑。蓋淑人為同卿婦四十餘年，至是而可以無憾矣。嗚呼悲哉！實癸卯之六月十七日也。距生丙申享年六十有八。子一有麟，即卿君側室徐出，娶太常卿徐仰齋公女。女三一適同卿同年憲副喬玄洲公。子中翰拱宸一適楊繼祖，一適方伯莫中江公。子庠生是彥孫男二，希顯希願，希顯聘憲副王後陽公長君文學伯台女，希願未聘。孫女三一許字孝廉杜後城子元學，餘俱幼。余惟坤德在，順婦道無儀所由來，舊矣。淑人本同卿糟糠，寵膺綸綍，而能抑汰侈之風，崇止足之誼，始相以臻，應仕繼相以完，令名已度越閭閻中一等矣。至其保護獨子任嬖，任勞備嘗艱劬，克底成立，此於林氏宗祧所係非數小矣。律以春秋立孤

原缺

玉恩堂集九卷附錄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林景暘撰景暘字紹熙華亭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卿是集爲其子有麟所編凡奏議二卷奏詞二卷詩一卷文三卷附錄碑誌行狀一卷王錫爵張以誠二序及張孟男所撰碑申時行所撰墓誌皆不稱其文章惟杜士全序及王圻所作行狀稍稱之云